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西湖佳话
豆棚闲话
照世杯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序 言

客有语酌元主人者曰：“古人立德立言慎矣哉，胡为而不著藏名山，待后世之书，乃为此游戏神通也。”今日：“唯唯，否否。东方朔善恢谐，庄子所言皆怪诞，夫亦托物见志也。与尝见先生长者，正襟敛容而谈，往往有目之为学究，病其迂腐，相率而去者矣。即或受教，亦不终日听之。且听之而欲卧，所谓正言不足悦耳，喻言之可也。”今冬，过西子湖头，与紫阳道人、睡乡祭酒纵谈今古，各出其著述，无非忧悯世道，借三寸管为大千世界说法。昔有人听妇姑夜语，遂归而悟奕，岂通言傲俗，不足当午夜之钟，高僧之棒，屋漏之电光耶！

且小说者，史之余也。采闾巷之故事，绘一时之人情，妍媸不爽其报，善恶直剖其隐，使天下败行越检之子，惴惴然侧目而视，曰：“海内尚有若辈，存好恶之公，操是非之笔，盍其改志变虑，以无貽身后辱。是则酌元主人之素心也哉！抑即紫阳道人、睡乡祭酒之素心焉耳！”

吴山谐野道人载
题于西湖之狎鸥亭中

豆棚闲话

艾衲云：吾乡先辈诗人徐菊潭有《豆棚吟》一册。其所咏古风、律、绝诸篇，俱宇宙古今奇情快事，久矣脍炙人口。惜乎人遇世远，湮没无传。至今高人韵士，每到秋风豆熟之际，诵其一二联句，令人神往。余不嗜作诗，乃检遗事可堪解颐者，偶列数则，以补《豆棚》之意，仍以菊潭诗一首并之。诗曰：

闲着西边一草堂，热天无地可乘凉。
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长得长。
栽得豆苗堪作阴，胜于亭榭又生香。
晚风约有溪南叟，剧对蝉声话夕阳。

豆棚闲话叙

有艾衲先生者，当今之韵人，在古曰狂士。七步八叉，真擅万身之才；一短二长，妙通三耳之智。一时咸呼为惊座，处众洵可为脱囊。乃者桥鸽弥矜，懒龙好戏，卖不去一肚子“诗云”“子曰”，无妨别显神通；算将来许多社弟盟兄，何苦随人鬼浑！况这糊猕队子，断难寻别弄之蛇；兼之狼狈趱生涯，岂还待守株之兔！收燕苓鸡壅于药里，化嘻笑怒骂为文章。莽将甘一史掀翻，另数芝麻帐目；学说十八尊因果，寻思橄揽甜头。那趱旧闻，便李代桃僵，不声冤屈；倒颠成案，虽董帽薛戴，好像生成。止因苏学上满腹不平，惹得东方生长嘴发讪。看他解铃妙手，真会虎背上斜斗一番；比之穿缕精心，可通蚁须边连环九曲。忽啼忽笑，发深省处，胜海上人医病仙方；曰是曰非，当下凜然，似竹林里说法说偈。假使鼯呼宰我，正当谑浪，那思饭后伸腰；便是不笑阎罗，偶凑机缘，也向人前抚掌。迟迟昼永，真可下泉酝三升；习习风生，真得消雨茶一盏。谓余不信，请展斯编。

天空啸鹤漫题

序

宇内不乏佳山水，能走天下如鹜，思天下若渴者，独杭之西湖。何也？碧嶂高而不亢，无险崿之容，清潭波而不涛，无怒奔之势。且位处于省会之间，出郭不数武，而澄泓一鉴，瞭人须眉。苍翠数峰，围我几席，举目便可收两峰、三竺、南屏、孤屿之奇，随棹即可跻六桥、十锦、湖心、花港之胜。至欲穷其幽奇，则风雅之迹，高隐之庐，仙羽之玄关，名衲之精舍，山之麓，水之湄，杰阁连云，重楼霞起，又竟月之游不足尽也。所以佳人才子，或登高选句，或鼓楫留题者比比；而忠贞节烈，寄影潜形者，亦复不少。甚而点染湖山，则又有柳带朝烟，桃含宿雨，丹桂风飘，芙蓉月浸，见者能不目迷耶？黄鹂枝上，白鹤汀中。画舫频移，笙歌杂奏，闻者有不心醉乎？随在即是诗题，触处尽成佳话，故笔不梦而花，法不说而雨。自李邕侯、白香山而后，骚人巨卿之品题日广，山水之色泽日妍；西湖得人而显，人亦因西湖以传。

嗟嗟！西湖至今日，而佳丽几不可问矣。以淡妆浓抹之西子，竟成蓬首捧心之西子矣。然而人皆为西子惜，余独为西子幸。幸古人之美迹犹存，品题尚在，则西子之面目自若也。但有其迹，而不知其迹之所从来，犹不足为西子写生，因考之史传志集，征诸老师宿儒，取其迹之最著、事之最佳者而纪之。如仙翁之药炉丹井，和靖之子鹤妻梅，白苏之文章，岳于之忠烈，钱镠之崛起，骆宋之联吟，辨才、圆泽、济癫、莲池之道行，小青、苏小之风流，俱彰彰于人耳目者，亟为之集焉。今而后有慕西子湖而不得亲见者，庶几披图一览，即可当卧游云尔。

康熙岁在昭阳赤奋若孟春陬月望日古吴墨浪子题

嶂（zhàng，音丈）——直立像屏障的山峰。

篇目目录

| | |
|------------|-------|
| 西湖佳话 | (1) |
| 豆棚闲话 | (183) |
| 照世杯 | (291) |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1995 年 7 月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三部清代小说集《西湖佳话》、《豆棚闲话》、《照世杯》的合集。

《西湖佳话》共十六卷，全名《西湖佳话古今遗迹》。讲述与西湖有关的故事。小说描绘人物众多，多为人们广为流传、喜闻乐见，如卷二《白堤政迹》、卷三《六桥才迹》详细地叙述了白居易、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迹。卷七《岳坟忠迹》写岳飞被害后，葬在北山栖霞岭下，“故借他增西湖之雄”。其他各篇，写葛洪、济颠、冯小青、白娘子等。小说意在“西湖得人而题，人亦因西湖以传。”作品文笔朴素流畅，叙述生动，描写葛岭、白堤、孤山、灵隐等地景色，无不尽态极妍，颇具兴味。

《豆棚闲话》共十二则，各则独立成篇，且连环相扣。每则故事都由一些人在同一豆棚之下轮流叙说，故以书名。这种短篇连环的结构方式，类似外国古典名著《天方夜谭》、《十日谈》，在中国小说史上尚属首例。作品中不少篇目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明代末年的社会现实，直接抨击和讽刺了投靠清政府的明代士大夫文人，或揭露了明末吏治腐败、世风日下、人情浇薄的现象。作品谈古论今，诙谐生动，意味隽永。问世后即产生广泛影响。

《照世杯》共四卷，每卷演一故事，单名为题，另列若干偶句为子目，颇类章回小说。这是短篇话本容量扩大而向中篇小说过渡的一种形式。作品风格新鲜活泼，或将夫人小姐与青楼妓女对比；或写投机取巧、招摇撞骗，反而被骗落难；或写小商贩因祸得福，做成一笔大生意；或讽刺乡绅慳吝。语言幽默俏皮，令人解颐。

西湖佳话

卷一 葛岭仙迹

西湖，环绕皆山也。而山之蜿蜒起伏，可客人之散步而前后观览者，则岭也。岭之列在南北两峰，与左右诸山者，皆无足称。纵有可称，亦不过称其形势。称其隅位而已，并未闻有著其姓者。独保叔塔而西一带，乃谓之葛岭。此何说也？盖尝考之。此岭在晋时，曾有一异人葛洪，在此岭上修炼成仙，一时人杰地灵，故人之姓，即冒而为岭之姓也。

你道这葛洪是谁？他号稚川，原是金陵句容人。在三国时，从左慈学道，得九丹金液仙经，白日冲举的仙公葛玄，就是他之祖也。仙公升天之日，曾将上清三洞、灵宝中盟诸品经篆一通，授与弟子郑思远，嘱以吾家门子孙。若有可传者，万勿秘。故此葛洪出身，原自不凡。但父母早亡，其家甚贫。却喜他生来的性情恬淡，于世间的种种嗜欲皆不深恋，独爱的是读书向道。却又苦于无书可读，只得到山中去伐了些柴薪，挑到市上去卖，卖了银钱，就买些纸笔回来，借人家的书来抄读。且抄且读，不畏寒暑，如此十数年，竟成了一个大家儒。

有人劝他道：“兄之学业，亦可谓成矣，若肯出而求仕，便不忧贫贱了。”葛洪答道：“读书为明理耳，岂谓功名贫贱哉？”劝者道：“功名可谢，而贫贱难处。今兄壮年，只因贫贱，尚未授室，设非出仕，则妻子何来？”葛洪笑道：“梁鸿得孟光为妻，未闻出仕。即欲出仕、亦自有时，何待人求？”劝者不能答而去。

葛洪学问既高，寄情又远，故于闲居，惟杜门却扫，绝不妄交一人。有兴时，但邀游山水以自适。一日，在青黛山数株长松之下，一块白石上箕踞而坐，静玩那满山的苍翠之色，以为生于山中，却又不紧贴于山，以为浮于山外，却去山远了则此色又不复有，因而感悟道：“孟夫子所言‘醉于面，盎于背’，正是此种道理，此山之所以称寿也。”正在沉吟注想，不期此日，恰有个南海的太守，姓鲍，名玄，同了许多门客，也到青黛山来游玩，先在半山亭子上吃了半晌酒，酒酣之际，各各散步。鲍玄偶携了一个相士，正游到葛洪的坐处来忽见葛洪坐在石上，昂昂藏藏，丰神飘逸，不觉惊讶，因指谓相士道：“你看此人，体态悠然，自应富贵，何如此青年，甘居泉石？”相士因定睛看了一眼，道：“这少年富贵固有，然富贵还只有限，更有一件大过人处，老先生可曾看出？”鲍玄道：“富贵之外，则不知也。”相士道：“你看他须眉秀异，清气逼人，两眼灼灼有光，而昂藏矫健如野鹤，此殆神仙中人。”

鲍玄听了，尚不尽信，因走上前，对着葛洪拱一拱手，道：“长兄请了。”葛洪正看山到得意之所，低着头细细理会，忽听得有人与他拱手；忙回过头来看时，却见是一个老先辈模样，只得立起身来，深深打一恭，道：“晚辈贪看山色，不识台驾到此，失于趋避，不胜有罪。”鲍玄见他谦谦有礼，愈加欢喜，因又问道：“我看长兄神情英发，当驰骋于仕路中，为何有闲工夫

左慈——东汉末方士，庐江人，字元放，习炼丹补导之术。

葛玄——三国吴琅邪人，字孝先，传说从左慈修炼成仙。

梁鸿——东汉扶风平陵人，家贫好学，不求仕进，娶同县孟光为妻，后夫妇隐居，以耕织为业。

盎（àng，音昂（去声））——盛貌。

寻山问水，做此寂寞之事？”葛洪答道：“尝闻贤人君子之涉世，即居仕路中吐握风云，亦宜有山水之雅度，如老先生今日是也。何况晚辈正在贫贱时，去仕路尚远，落得受用些山川秀气，以涵养性。”鲍玄听了大喜道：“长兄不独形貌超凡，而议论高妙又迥出乎寻常之外，真高士也，可敬，可羨。”因而问姓。葛洪道：“尚不曾拜识山斗，晚生小子安敢妄通。”鲍玄道：“我学生南海郡守鲍玄也，过时陈人，何足挂齿。”葛洪忙又打一恭，道：“泰山北斗，果是不虚。晚生葛洪，孤寒下士，何幸得瞻紫气。”鲍玄听了，道：“这等说是葛兄了。但不知仙乡何处？”葛洪道：“祖籍金陵句容。”鲍玄道：“闻句容县，三国时，有一位白日飞升的仙人，道号葛孝先者，兄既与之同姓，定知其来历矣。”葛洪又打一恭，道：“此即晚生之祖也。自愧不肖，尚坠落凡胎，言之实可羞耻。”鲍玄听了又不觉大喜，因顾谓相士道：“祖孙一气，吾兄言神仙中人，殆不诬矣。”相士笑答道：“非予言不诬，实相理不诬也；非相理不诬，实天地间阴阳之气不诬也。”葛洪见二人说话有因，因而问故。鲍玄遂将前看他所论之言，又细细说了一遍。葛洪此时听了，虽谦谢不遑，然胸中早已落了一个神仙的影子在心坎之上。

葛洪见鲍太守宾客纷纷，恐他有正事，说罢，遂要辞别而回。鲍玄执手不舍，再三问明了居址之地，方容他别去。正是：

漫道知音今古稀，只须一语便投机。

况乎语语皆如意，怎不身心一片依。

你道鲍玄为何这等喜爱葛洪？原来他有一个女儿，名唤潜光小姐，最所钟爱，尚未得佳婿。今见葛洪少年，潇洒出尘，又有才思，甚是注意。到次日，就托相士为媒，来与葛洪道达鲍太守之意。葛洪惟以处贫，再三辞谢，当不得鲍太守情意谆谆，遂一言之下，结成了秦晋姻盟。又过不多时，竟和谐了琴瑟之好，夫妻甚是相得。

自此，鲍玄与葛洪在翁婿之间，便时相过从。原来鲍玄最好的是外丹，并内养之术。因见葛洪出自神仙之裔，便尽将所得的丹术。朝夕与葛洪讲究，指望他有些家传。葛洪因说道：“小婿闻修仙一道，要在各人自炼，虽有家学，亦不过是些平常导引之法，只好保养气血，为延年计耳。至于飞升冲举之事，想来定须大丹。”鲍玄听了，深以为然，遂留心访求大丹之术。

那时是晋成帝咸和初，司徒王导欲召葛洪补州主簿，以便选为散骑常侍，领大著作。葛洪固辞不就。后因东南一带反了无数山贼，朝廷敕令都督顾秘统领大兵往讨之。这顾秘与鲍玄原是旧交，临行来辞，鲍玄因开筵款留，坐中命葛洪相陪。顾秘见葛洪器宇轩豁，间出一言，颇有深意，度其有才，因问他道：“目今东南一带，山贼作乱，相连相结，将有千里。本督奉命往讨，不知还该作何方略。葛兄多才，当有以教我。”葛洪道：“草野下士，焉知方略。但思贼本民也，汹汹而起者，不过迫于饥寒。有司不知存恤，复以催科酷虐之，使其不能生，便不畏死而作乱，实非有争夺割据之大志。况一时乌合，未知纪律，恩诏并宽恤之令一下，则顷刻解散矣。若欲示威，铤而走险，则天下事不可知矣。望老大人天地惜生，为朝廷惜福。”顾秘听了，不觉喜动颜色，因对鲍玄道：“令婿稚川兄不独才高，而察览贼情，直如燃犀观火，而解散谋猷，竟是仁心义举。杯酒片言，本督领教多矣。军旅危务，

遑（huáng，音黄）——匆忙。

轩豁——轩昂，豁达。

本不当烦读高贤，但思兵机叵测，倘一时有变，本督自知鲁钝，恐不能速应。一着稍差，岂不丧师辱国。意欲暂屈高贤，帷幄共事，设有所疑，便于领教，使东南赖以安静，或亦仁人所愿。望葛兄慨允。”葛洪因辞谢道：“刍蕘上献，不过备大人之一采。若借此临戎，小知大受，鲜不误事，乌乎敢也。”顾秘道：“一长便可奏效，何况全才。本督意已决矣，万望勿辞。”随命军中取了一道县尉的敕书，填了葛洪名字，并县尉的衣冠送上，道：“暂以此相屈，寻当上请，自别有恩命。”葛洪还要推辞，鲍玄因从旁劝说道：“幼而学，壮而行，丈夫之志也。贤婿虽别有高怀，然积功累行，不出贫寒，则功名二字，亦人生所不可少。况知己难逢，今既蒙顾老督台汲汲垂青，实贤婿知己也。何不出而仰佐其成功，使东南万姓死而忽生，扰而忽定，岂不于徒抱之仁心，更加一快乎？至于事后之功名，存之弃之，则无不可。当此之际，何必饥而不食，渴而不饮，虚费此耕凿之功哉。”顾秘听了大喜道：“鲍老先生之言甚善，葛兄不可不听。”葛洪见交相劝勉，知义不可辞，方才受了敕书，穿了冠带，先拜谢了圣恩，又拜谢了主帅，然后入内，拜别了岳父岳母并妻子，竟随了顾都督，领着三军而去。正是：

莫认丹成便可仙，积功累行实为先。

若徒矻守 不为善，那得丹成上九天。

顾督师兵尚未到东南之界，葛洪早献计道：“贼巢广远，难于遍剿，利在招降，固矣。但思招降亦不容易，必使其心又感又畏，方才贴服。今欲其感，须用大恩结之；再欲其畏，必须大威震之。大恩不过一纸，大威必须百万。今元帅所拥有限，何以使其必畏？”顾秘道：“如此却将奈何？”葛洪道：“洪闻先声最能动众。元帅可先发檄文于东南各府州县，虚檄其每府发兵若干、粮草若干，每州县发兵若干、粮草若干；某兵就使当守何险，某兵乘势当攻何寨；获一首级，当作何赏；破一营寨，当进何爵；候本督府百万大兵到日，一同进剿。烈烈轰轰，喧传四境。却暗戒各府州县不必实具兵马，但多备旗鼓火炮，虚张杀伐之势，使贼人闻之，自然惊惧。然后命洪率一旅，宣扬圣恩，沿路招而安之，定自畏威而感服矣。”顾督师称其妙算，一一依计而行。不数日之间，各府州县俱纷纷传说大兵到了，有旨檄兵进剿，皆设旌旗、火炮、粮草，以为从剿之用。众山贼闻知，莫不惊惧。强梁者尚思拥众凭险，以图侥幸，柔弱者早已悔之无及。过不得一两日，忽又闻得恩诏到了，沿途都写帖诏旨道：

万物皆自倾自覆，而天地之栽培不息。凡我黎民，偶以饥寒而为贼诱者，朕甚悯之。若能悔过自新，可速纳兵戈于各府州县，仍各回乡里安生，便曲赦其罪，蠲免其积欠钱粮，有司不得重征再问。若果系饥寒，事平后量加优恤。有能诛获贼首来献者，赏千金，封万户。若执迷不悟，大兵到日，尽成齑粉，其无悔？

众贼见诏书写得明明白白，又且恳切，皆大喜道：“吾属有生路矣。”遂各人将所执的刀枪弓箭，尽交纳到各府州县来，竟一哄分头散去。各府州县转取他所纳的兵器，摆列在城头之上，要害之所，以为助剿之需。贼首见此光景，无计可施，欲要拥众，而众已散了八九；欲要据险，而势孤力寡，

刍蕘——谦辞，在向别人提供意见时把自己比作草野鄙陋的人。

矻(k ng, 音坑)——固执。

强梁——强横、强暴。

如何能据，只得寻思要走。早有几个贴身贼将，打听得有赏千金、封万户的诏书，便你思量生缚了去请赏，我思量斩了首级去献功。你争我夺，竟将贼首斫成肉酱，而不可献矣。贼首既死，而余党便东西逃散，那里还有踪迹。及顾都督的兵到境上，而东南一带已是太平世界，竟无处劳一兵一将、一矢一炮矣。顾都督大喜道：“此皆葛县尉之功也。”遂细细的表奏朝廷，请加重赏。朝廷见兵不血刃，而四境扫清，甚嘉其功，因赐爵为关内侯。诏命到日，众皆称贺。葛洪独苦辞道：“洪本一书生，蒙元帅提携，得备顾问。即今山贼之平，非元帅大兵，赫赫加临，谁肯信一言，而遽解散耶？此皆元帅虎威所致，元帅乃谦虚不自有，而尽归功于洪，复蒙圣主赐以上爵。洪自惟草茅下士，何以当此？万望元帅代为辞免。”顾秘道：“解散之功且无论，即大兵之威，亦贤侯檄府县虚应之所扬也，岂尽在本督？贤侯有功而不受职，朝廷不疑贤侯为薄名器，则疑贤侯为矫情。辞之何难？然揆之于义，似乎不可。”葛洪听了，甚是踌躇。

原来葛洪本念不甚重在功名，惟深注于修炼。平素与鲍玄讲究，知修炼以得丹砂为重，而丹砂惟交趾最良，今见辞功名不去，遂转一念道：“洪本书生，不谙朝廷典礼，几于获罪。今蒙元帅训教，辞爵既于义不可，但士各有志，才各有宜，今洪欲谨辞侯爵，别乞一命。总是朝廷臣子，不识可乎？”顾秘道：“既有所受，则不为矫情矣。但不知贤侯欲求何地？”葛洪道：“乞勾漏一令，平生之愿足矣。”顾秘道：“勾漏，下邑也，贤侯何愿于此？”葛洪道：“此洪素志也，望元帅周全。”顾秘许诺，果为他婉婉转转上了一本。不日倒下旨来道：

葛洪既奏大功，勾漏一令，何足以偿。既称其有素志，着即赴任。侯爵虽不拜，可挂为虚衔，以示朝廷优待功臣之典。

葛洪拜谢了圣恩，又拜谢了顾都督，方才奉旨还家，与岳翁鲍玄将愿乞勾漏令，要求丹砂之事细细说明，鲍玄大喜。不久别了岳翁，携了妻子潜光小姐，上任而去。正是：

一官远远走天涯，名不高来利不加。

若问何求并何愿，谁知素志在丹砂。

果然勾漏是一小县，葛洪到任即薄赋减刑，宽谣息讼。不消两月，治得一清如水，真是民无冻馁，官有余闲。故葛洪在衙无事，闻知罗浮名胜，遂常常去游览，欲以山水之理，去参悟那性命之学。见那山水，到了春夏之时，则草木荣茂，到了秋冬之际，则草木衰落，因悟道：“此岂山水有盛衰，盖气有盛衰也。”偶看到梅花盛开之时，见开者开，落者落，因又悟道：“此亦非梅有开落，亦气有盛衰，故梅当其盛而开，缘其衰而落也。”因而自悟道：“万物皆在气中，岂人独能出于气外？少壮者，受生之气正盛也；老耄者，受生之气已竭矣。若欲长生，必须令此气常壮，不至于衰竭则可也。此《丹经》所以贵乎养气也。”由是朝夕之间，惟以养气为事，初惟静养；继用调息；继而闭其口，使气惟从鼻息中出纳；继而长收短放；继而吐故纳新，又直收入丹田；继而直贯至尾间，又直贯至夹脊，渐渐有个贯顶之意，行之既久，只觉满腹中的精神充足，满身上的气血流通，十分快活。因暗想道：“吾

揆（kuí，音奎）——推测、揣度。

交趾——古地名，古代相传其地人卧时头外向，足在内而相交，故称交趾。

自身中原有大乐，反不去料理，为何转在尘世中恋此鸡肋？”此时在勾漏作令，已满了三载，因而解了印绶，纳于上司，竟告病谢事而去。不日到了故乡，拜见鲍玄，道：“小婿为吏三年，真是两袖清风，惟有丹砂一筐，奉上泰山，聊以佐外丹之一用。”鲍玄笑受道：“得此，则黄白有种，无藉于世矣。”自此之后，翁婿二人，杜门不出，不是养气，就是炼丹。不数月之间，外丹已成，不但资生，兼之济世。然而细细一思，却于性命无益，故葛洪全不在意。虽不在意，而葛洪修炼之名，早已传播四方。

有一个淮南王刘安，原是汉朝子孙，朝代虽更，他却保全未失。他为人最好的是修炼外丹，只因未得真诀，往往为之而不就。他心不能死，尚苦苦的访求高人异士。今闻得葛洪之名，遂着人用厚聘，再三来敦请一会。葛洪初辞了一两遍，后见他殷殷不倦，转感他仰慕之诚，竟慨然而往。及到了相见，淮南王加礼优待，欲求他修炼之术。葛洪道：“修炼虽炉火之功，然其成败，实关天地之造化，并赖鬼神之护持。大王若存济人利物之心，则天地自然不吝，鬼神自然乐从，而铅汞通灵矣。倘妄想齐山，私图高斗，诚恐九转之功，必不能满也。”淮南王听了，不胜大喜，道：“贤侯之论，金玉也。安何敢私？但欲参明至理耳。倘蒙仙术，侥幸成丹，请悉以代民间租赋。”葛洪听了，因力赞道：“大王仁心仁政，天地鬼神实与闻之。洪虽薄德，何敢不于炉鼎之间少效一臂。”二人说得投机，彼此大悦。遂选吉择地，起立炉灶，安铅置汞，加以丹砂，尽心修炼。到了七七四十九日，如是者九转，大丹乃成。淮南王启炉，果得黄金三万两，不负前言，悉以代淮南一郡租赋之半。深感葛洪之传，敬之不啻神明。

然葛洪静思暗想，以为终日碌碌为人，而自家性命何时结果？必须弃家避世，远遁而去，择一善地，细细参求，方能有成。算计定了，此时身边黄白之资自有，不忧路费，遂暗暗的改换了道装，隐起葛洪名姓，别号抱朴子，止带了一个能事的老仆，飘然而去。又恐近处人易踪迹，遂顺着长江一路，直至京口，由京口转至丹阳，又由丹阳至常苏。常苏非无名胜之地，可以潜身，然山水浅足，故葛洪舍之而去。直至临安，见两峰与西湖之秀美，甲于天下，方大喜道：“此地可卜吾居矣。”因而遍游湖山，以择善地。南屏嫌其太露，灵隐怪其偏枯，孤山厌其浅隘，石屋憎其深沉，皆不称意。一日，从赤霞山之西而行，忽见一岭蜿蜒而前，忽又回环后盼，岭左朝吞旭日，岭右夜纳归蟾，岭下结茅，可以潜居，岭头设石，可以静坐，有泉可汲，有鼎可安。最妙是游人攘攘，而此地过而不留；尤妙在笙歌沸沸，而此中安然独静。葛洪看了，不觉大喜道：“此吾居也。”因出金购地，结庐以处。遂安炉设鼎，先点外丹，为资身之计，然后日坐岭头，观天地之化机，以参悟那内丹之理。一日有感，因而题诗一首道：

纵心参至道，天地大丹台。

气逐白云出，火从红日来。

真修在不息，虚结是灵胎。

九转还千转，婴儿始出怀。

葛洪悟后，因时时参想道：“天地所以不老，先天之气至足也。人是后天父母气血所生，故有壮有老，不能持久，纵能于天地之气吐吞收放，亦

鸡肋——鸡的肋骨，喻没有太大价值的事情。

遁（dùn，音盾）——逃走。

不过稍稍延年，断不能使受伤之后天，重返不息之先天。”再又参想道：“若果不能，则神仙一道，尽属荒唐矣。他人且无论，即吾祖仙公，仙踪仙术，历历可征，岂亦荒唐耶？由此想来，必竟后天之中，仍有开辟先天之路。故《丹经》论至精微，有曰父母，有曰戊巳，有曰怀胎，有曰调养，有曰产婴儿，有曰出元神。此必有说，断非无故而妄立名色，以炫世人之耳目。且《丹经》又有曰三九郎君、二八姹女，又有曰黄婆，不知者尽指为采战之事。试思采战淫欲，岂有得道仙人而肯著之为经耶？此中定别具妙理，而人未及参明耳。若果采战，纵有神术，亦属后天，何关性命。况且温柔乡。多半是黄泉路。”

原来葛洪自在勾漏，得了养气调息之术，有些效验，便日日行之。这一日，正坐在岭头初阳台上，吐纳东方的朝气，忽想起《丹经》上有两名要言，道：“炉内若无真种子，犹如水火炼空铛。”因又参想道：“据此二言，则调养不足重，而真种子乃为贵也。但不知真种子却是何物。若要认做药物，《丹经》又有言：‘竹破还将竹补宜，抱鸡须用卵为之。’由此看来，自是人身之物。但人身俱是后天，那里做得种子？”因而坐卧行动，凝思注想，无一刻不参真种子，再也参不透。

忽有一道人，古貌苍髯，来访葛洪，欲暂借一宿。葛洪看那人体态，大有道气，便延之上坐，请教道长何来，那人道：“来与汝说真种子。”葛洪闻言，便下拜道：“愿吾师指教。”那道人便一手扯起葛洪，道：“世兄请起，吾乃汝祖弟子郑思远也，特来传汝祖秘术于兄。”遂将昔日葛玄神仙妙旨，一一传授而去。葛洪恍然大悟道：“原来《丹经》所喻，皆系微言，实暗暗相通，所云三九郎君，即父也；二八姹女，即母也；所云戊巳黄婆，即父母交媾之媒也。父母之交媾，即父母先天之阴阳二气，相感相触，而交结于眉目间，而成黍珠也。此黍珠，吸而吞之，即吾后天中之真种子也。父母交媾，即战也；吾吞纳，即采也。采而温养之，即水火之炼也。修炼得法，而种子始成胎也。时足胎成，而婴儿始产也。婴儿既产，则元神始出也。元神出，然后化腐为神，而尸可解也。”葛洪自得郑思远之指点，此理既明，心无所惑，遂出囊中黄白，叫老仆去一一治办。又广结其庐，深深密密，好潜藏修炼，不与人知。正是：

茫然容易偏难识，得窍虽难亦易行。

药饵金丹皆备矣，大丹何患不能成。

药物既备之后，葛洪便闭户垂帘，据鼎炉而坐，抽添得鼎炉内水火温温暖暖、以待先天种子之来。而戊巳黄婆，则日引着明眸皓齿的三九郎君，与绿鬓朱颜的二八姹女，时时调笑于葛洪鼎炉之前。虽五贼为累，龙虎不能即驯也。参差了数遍，然阴阳之交媾，你贪我爱。出自天然，铅汞之调和，此投彼合，不须人力。况有黄婆勾勾引引，忽一时，金童玉女眉目间，早隐隐约约浮出一粒黍珠，现紫光明色。葛洪急开帘审视，认得是父母的先天种子。忙一吸而采入炉中，再抽添火候，牢牢固守，工夫不敢少息。过了些时，腹中渐觉有异，知已得了真种子。不须更烦药物，遂将所求，一概遣去，惟存心于调摄温养，毫忽不敢怠情。果是道参真诀，修合玄机，胸中种子结就灵胎，早日异而月不同。到了十月满足，忽有知有觉，产一婴儿，在丹田内作元神，可以随心称意，出入变化无穷矣。葛洪到此，素心已遂，道念愈坚，因拜谢天地祖先，立愿施药济世，不欲复在世缘中扰扰。因遣老仆还乡报信，

使家人绝望，自却颠颠狂狂，在西湖上游戏。他虽韬光敛晦，不露神仙的踪迹，然朝游三竺，暮宿两峰，旬日不食也不饥，冬日无衣也不寒，入水不濡，入火不燃，举止行藏，自与凡人迥异，遂为人所惊疑而羡慕矣。一日，有一贵者邀洪共饭。时宾客满座，内忽一客戏洪曰：“闻令祖孝先公，仙术奇幻，能吐饭变蜂，不知果有其事，而先生亦善此术否？”葛洪道：“饭自饭，蜂自蜂，如何可变？先祖之事，或真或妄，予亦不知。但尊客既谈及此，或蜂饭之机缘有触，而不可不如尊客之命。”一面说，一面即将口中所嚼之饭，对着客面一喷。客只道是饭，忙低面避之。那里是饭，竟是一阵大蜂，乱扑其面，而肆其攒噬之毒。客急举衣袖拂之，那里拂得他开。左边拂得去，右边又叮来了，右边拂得去，左边又叮来了。客被叮不过，慌了手脚，只得大叫道：“先生饶我罢，某知罪矣。”葛洪笑道：“此饭也，岂会叮人，尊客欲观，故戏为之。既如此害怕，何不仍饱予腹内。”将箸招之，那一阵大蜂早飞入口中，还原为饭矣。满座宾客见之，无不绝倒。遂传播其仙家幻术之妙，至钱塘县尉亦闻其名，特设席钱塘江口，请葛洪观潮。正对饮时，忽风潮大作，一派银山雪浪，自海门汹涌而来。观潮之人，尽远远退奔高岸。县尉亦要避去，葛洪笑留之，道：“特来观潮，潮至而不观，转欲避去，则此来不几虚度乎？”县尉道：“非不欲观，略移高阜。以防其冲激耳。”侍卫之人，恐其有失，遂不顾葛洪，竟簇拥县尉，亦退避于高岸之上，独剩葛洪一人，据席大饮。顷刻潮至，葛洪举杯向之，称奇道妙，恬不为怪，真是仙家妙用，不可测度。那潮头有三丈余高，却也奇怪，到了葛洪面前，宛若物阻隔住的一般，竟自分流而过，独他坐处，毫无点水润湿，观者莫不称异。

一日，有客从葛洪西湖泛舟，见洪有符数纸，在于案上。客曰：“此符之验，可得见否？”葛洪道：“何难”。即取一符，投之水中，顺水而下。洪曰：“何如？”客笑道：“常人投之，亦能下流。”洪复取一符投之，逆水而上。洪曰：“何如？”客又笑道：“西湖之水平，略遇上水微风，则逆上亦易事耳。”洪又复取一符投之，这符却便作怪，也不上，也不下，只在水中团团旋转。但见那上流的符，忽然下去，下流的符，忽然上来，三符聚做一块，便不动了。葛洪随即收之。客方笑谢道：“果然奇异。”

忽一日，葛洪在段桥闲走，见一渔翁自言自语道：“看他活活一尾鱼，如何一会儿便死了？只得贱卖些，自有个售主。”葛洪闻言，笑道：“你既肯贱，我欲烦此鱼，到河伯处一往，买你的放生罢。”渔翁大笑道：“此真买干鱼放生的了，果能活之，任凭放去，断不要钱。”洪遂于袖中，取符一道，纳鱼口中，投之水内，踊跃鼓鳞而去。观者无不称奇。

又一年，钱塘大旱，万姓张惶。也有道士设坛求雨，也有儿童行龙求雨，百计苦求，并无半点。葛洪看此光景，不觉动念。因安慰众人道：“莫要慌，吾为汝等求之。”因在葛岭丹井中，取水吸了一口，立在初阳台上，望着四面一喷，不多时，早阴云密布，下了一场大雨，四野沾足。

一日，见一穷汉，日以挑水为生者，因汲水，误落钱百十文于井中，无法可得，惟望井而泣，葛洪道：“痴汉子，何必泣，我能为汝取出。”遂于井上，大呼：“钱出来！钱出来！”只见那钱一一都从井内飞将出来，一个也不少。其人拜谢而去。

韬光敛晦——即韬光养晦，隐藏才能，不使外露。

拂——甩动，抖。

又一年，瘟疫盛行，葛洪不忍人染此疾，遂书符投于各井中，令人饮水，则瘟疫自解。又一人因钱粮逼迫，要卖妻子，其妻情急，竟往西湖投水。葛洪见了，止他道：“不必短见，我完全你夫妇罢。”松亭内一块大青石下，有贼藏银一包在彼，可叫汝丈夫往取之，完粮之外，还可作本钱度日。其夫往取，果得之，感谢不尽。

尝有客来谒葛洪，洪与客同坐在堂，门外又有客继至，复有一洪亲迎，与之俱入。而座上洪仍与前来之客谈笑，未尝离席动身。此乃葛洪出神妙用。每遇天寒客至。洪便道：“贫居乏火，奈何？”因而口中吐出热气来，满座皆暖。盛暑客到，洪又道：“蛙居苦热，奈何？”因而口中嘘出冷气来，一室皆凉。

或有请洪赴席，洪意不欲往，无奈请者再三勉强，洪不得已而随去。行不上数百步，忽言腹痛，即时卧地，须臾已死，请者惊慌，忙举洪头，头已断，再举四肢，四肢皆断，抑且鼻烂虫生，不可复近。请者急走报洪家，却见洪早已坐在堂上，请者亦不敢有言，复走向洪死所视之，已无洪尸矣。神异如此，人人皆道他是仙公再世，每以仙术济人，其功种种也，称述不尽。

但在湖上邀游既久，人皆知他是个仙人，日逐被人烦扰，不欲更留，因振衣拂袖，返于故乡。此时鲍玄并妻子潜光，俱已去世，物是人非，不胜感叹，因访遗族子孙，以为栖止。曾著《抱朴子》内外篇、医书《金匱方》百卷、《肘后方》四卷，流传于世。既而仙机时露，复为人踪迹甚繁，心每厌之，遂独居一室。其年八十一岁，坐至日中，不言不动。兀然若睡。家人惊视之，已尸解而去矣。及视其颜色，虽死如生，再抚摩其体，却柔软不糜。至后举尸入棺，轻如无物，方知仙家与世人迥异。后朝代屡更，有人登葛岭凭吊之，尚若仙人之遗风不散，故地借人灵，垂之不朽，至今称为葛岭焉。

卷二 白堤政迹

古词有云：“景物因人成胜概。”西湖山水之秀美，虽自天生，然补凿之功，却也亏人力。这西湖风景，莫说久远者不知作何形状，就是到了唐时，杭州一带地方，还都是沮洳斤卤之所。居民稀稀疏疏，不能生聚，何况山水？直到唐玄宗时，李泌来为刺史，留心政事，方察出民之凋敝，皆由水泉咸苦之故。因自到西湖之上，亲尝那西湖之水，见其恬淡可以养生，便思量要引入城中，以救那咸苦之害，却无计决凿。因再三审视，方又察出西湖之水，原有泉眼数十暗行地中，必凿井相通，将湖水引入，今居民食淡，方遂其生。因不惜一时之财，分用民夫，在郡城中开凿了六个大井。你道是那六井：

相国井 西井 一化 化成井 金牛池 白龟池 方井 小方井

自六井凿通之后，果然水泉清淡，万姓不受咸苦之害，遂致生聚渐繁，居民日富。凋敝人情，转变作繁华境界，却还无人料理到西湖上去。不意李泌去任之后，后官只管催科，并不问及民间疾苦。日积月累，遂致六井依然湮塞，民间又饮咸苦之水，生聚仍复萧条。那西湖冷淡，是不须说了。直到真元中，杭州又来了一个大有声名的贤刺史，方才复修李邕侯的旧迹，重洗刷出西湖的新面目来，为东南胜境。

你道这贤刺史是谁？就是太原白乐天，名居易。乐天生来聪慧过人，才华盖世，有人从海上来，见了他些奇踪异迹，相传于人，故人尽道他是神仙转世。唐时以诗取士，有一位前辈老先生，叫做顾况，大有才名。一时名士，俱推重他为诗文宗主。凡做的诗文，都要送来请教于他，以定高下。这顾况的眼睛又高，看了这些诗文，皆不中意，绝无称赏。若经他看了一遍，再看一遍，便要算做上等的了。故人送诗到他门首，都蹑足而不敢进，因相传顾况之门为铁门关，金锁匙，难得开了让人入去。

此时白乐天年还未冠，闻知顾况之名，也不管好歹，竟携了一卷诗，亲送到门前，叫门上人传将入去。顾家门上人是传送惯了的，一面接了诗，一面就说道：“相公请回，候老爷看过了，再来讨信罢。”白乐天道：“不消得，烦你送入，我在此候，只怕老爷就要请我相见。”门上人见他年纪小，说大话，不好抢白他，只笑了一笑，便传将入去。此时顾况坐在书房里，正对着几卷套头诗，看厌了，推在半边，吃茶消遣。忽又见门上人送进这卷诗来，他却又接在手中。原来这顾况本意原甚爱才，不是轻薄，只因送来这些诗，不是陈腐，就是抄袭，若要新奇，便装妖作怪，无一首看得上眼，故露出许多高傲之态，为人畏惧。然他本心却恐怕失了真才，故送进诗来，他又接在手中。先看见诗卷面上，写着“太原白居易诗稿”七字，竟无一谦逊之词，又不致求教之意，又见他名字叫做白居易，因大笑道：“他名居易，只恐长安米价太贵，‘居’之也还不‘易’。”说便说，笑便笑，诗却恐怕失了佳句，因展开一看。才看得第一首，便觉是自出手眼，绝不与人雷同。再看第二首，更觉淡雅中有些滋味，不禁那些嬉笑之容，早已收敛。再信手揭开中间一看，忽看见一首咏芳草的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沮洳(jù rù, 音句入)——由腐烂植物埋在地下而形成的泥沼。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顾况读完，便忍不住将案一拍，大叫道：“此诗拓陶韦之气，吐杜李之锋，好佳作也！”因问门上人道：“这白相公既送诗来，为何不请他入坐，却放他去了？”门上人道：“小的不知好歹，倒肯放他去，他却不肯去，还立在门外，等老爷相请哩。”顾况道：“如此还好，快去相请。”门上人一面出去请，他就立起身，也随后踱了出来相接。二人相见了，甚是欢然。顾况因说道：“我只道斯文绝矣，不意吾子还为天壤间留此种子，何其幸也。”遂邀白乐天到书房里去，置之上座，待以贵宾之礼。杯酒之间，细论古今，竟成了莫逆之交，当时有人戏题两句道：

顾才子掣开锁匙，白乐天撞破铁门关。

自此之后，白乐天诗名大播，长庆中就登了拔萃的进士，年纪只得二十七岁。唐时凡登进士第的都在曲江饮闻喜宴，宴罢，便都到慈恩寺雁塔下题名。他时有为将相者，就以朱涂其名上以为荣，且各各题诗纪事。乐天所题之诗，有两句道：

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九人中最少年。

乐天因诗才有名，又兼年少，故召入翰林为学士，随迁了左拾遗。每每奏对班中，论事鲠直，不肯少屈，天子变色，谓宰相李絳道：“白居易，朕所拔擢也，怎敢直言放肆如此，朕岂能堪。”李絳忙跪奏道：“言路大开，乃朝廷之盛事。白居易敢于直言者，正所以报陛下拔擢之恩也。望陛下姑容之，以发扬盛德。”天子闻言大悦，待居易如初。后又因论事触怒廷臣，怪其出位多言，遂贬为江州司马。久之，穆宗即位，闻其才名，又召入翰林以知制诰。但天子性好游畋，出入无度，白居易耐不住，又做了一篇《续虞人箴》，献于天子，以寓规讽。天子见了，不胜大怒。是时宰相无力，没人解救，遂谪迁为杭州刺史。乐天闻报，略无愠色，因说道：“我白居易，既蒙拔擢，做一日之官，自当尽一日之职。立朝则尽言得失，守邦则抚字万民，总是一般，何分内外？况闻杭州有山有水，足娱我性情，有何不可？”便就在东都收拾行囊，带领家眷，同赴杭州之任。正是：

非关有意逐贤人，岂是私心作远臣。0014.TXT/PGN>

多分西湖山与水，催他来点十分春。

白乐天不日到了杭州，上了刺史之任。一完了许多酬应的公务，即遍访民间疾苦，方晓得李邕侯开的这六井，岁久年深，无人料理，依然湮塞，居民仍苦咸水，生聚又复萧条。乐天访察明白，因又急发人丁，重修六井，不日功成，百姓感激不尽。又访察得下塘一带之田，千有余顷，皆赖西湖之水，以为灌溉。近因湖堤倒塌，蓄泄无时，难以救济，往往至于荒旱。乐天因又筑起湖堤，比旧堤更高数尺，以便多蓄湖水。放水口上，又恐水高，易于泄去，又设立水闸以为启闭。自筑堤立闸之后，蓄水有余，泄水不竭，故下塘一带百姓，竟无荒旱之苦，又感激不尽。

乐天因行了这几件德政，见民间渐渐有富庶之风，与前大不相同，他也满心欢喜，便于政事之暇，日日到西湖上来游览。见南山一带，树色苍苍，列着十数里的翠屏，甚是豁人的心眼。又见涌金、清波一带的城郭列于东，又见保叔塔、葛仙岭、栖霞乌石、北高峰绕于西北，南高峰、南屏山、凤凰

萋萋（qī，音七）——形容草长得茂盛。

制诰——诏令。

山绕于西南，竟将明圣一湖，包裹在内，宛如团团的一面大水镜。但恨水阔烟深，举动要舟，不便散步。又见孤山一点，宛在水中，而西冷一径，尽是松筠，往来必须车马，因而动了一片山水之兴，遂从那断桥起，又筑了一条长堤，直接着孤山，竟将一个湖，分作里外两湖。又在长堤上种了无数的桃李垂杨，到春来开放之时，红红绿绿，绵延数里，竟像一条锦带，引得那些城里城外之人，或携樽揭盒，或品竹弹丝，都到堤上来游赏。来来往往，就如虬一般，再没个断绝之时。初还是本郡游人，既而又添了外邑，渐渐引动四方，过不多时，竟天下闻西湖之名矣。乐天既做一个西湖上的山水主人，就有那好事的道：“这里可憩憩足力。”就添盖了一间亭子。又有的道：“这里可以眺望远山。”就增造了一座楼台。由是好佛的捡幽静处起建寺宇，好仙的择名胜地创立宫观，好义的为忠孝立庙，好名的为贤哲兴祠。西湖胜地，无不为人占去。至于酒楼茶馆，冷静处，也隔不得三家五家，酒帘高挂。若到热闹处，竟比屋皆是酒垆。初还只在西湖上装点，既而北边直装点到灵隐、天竺，南边直装点到净慈、万松岭，竟将一个西湖，团团装点成花锦世界。后来这条堤，因是白乐天所筑，遂叫做白公堤。乐天见此光景，也十分得意，因赋诗自表道：

望海楼台照曙霞，护江汀畔踏晴沙。
涛声夜入伍胥庙，柳色春藏苏小家。
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
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

自此之后，百姓感白乐天事事为杭州尽心修治，皆心悦诚服，巴不得他在湖上受用。他政事一完，也便到各名胜的所在游赏题诗。若烟霞石屋、南北两峰、冷泉亭、雷峰塔，以及城中虚白堂、因岩亭、忘笙亭，凡有一景可观，无不留题以增其胜概，只恨没一个同调的诗友，与之相唱和。忽一日，闻得他一个诗酒知心的好友，叫做元微之，也除授到浙东做观察使。虽有一江之隔，为官守所系，不能往来，然同在数百里内，消息可以相通，满心欢喜，但不知何时方能到任，因差人去打听。又暗想道：“我与微之二人，皆以诗酒山水为性命。前见我迁了杭州刺史，又见我说身临明圣之邦，有西湖山水之乐，他甚是气我不过。今日他自经历到禹穴、兰亭，并山阴道上，他岂不夸张其美，也要来气我？谅西湖名甲天下，对得他过，须要打点回他方妙。”果迟不得数日，到任后，有一和尚叫做贺上人，自浙东回杭，替元微之带了一封书来，忙忙拆开看时，却无一言寒暄之语，惟有一首七言律诗，夸奖他州城之美，并他为官得胜地之乐道：

州城回绕拂云堆，镜水稽山满眼来。
四面常时对屏障，一家终日在楼台。
星河似向檐前落，鼓角惊从地底回。
我是玉皇香案吏，谪居犹得住蓬莱。

乐天看了，知他是来争气，因笑一笑道：“他要争气，我偏要驳他一番，看他何词以对。”因而也不叙寒暄，但只题诗一首，差人送去。元微之得了书，拆开一看，也只一诗，因读那诗道：

贺上人回得报书，大夸州宅似仙居。

厌看冯翊 风沙久，喜见兰亭烟景初。

日出旌旗生气色，月明楼阁在虚无。

知君暗数江南郡，除却余杭总不如。

元微之见了，知是乐天戏他，故相贬驳，因和韵答他一首，仍自夸张，却隐寓贬驳杭州之意，又差人寄复乐天。乐天开看，其诗道：

仙都难画亦难书，暂任登临不合居。

绕廓烟岚新雨后，满山楼阁上灯初。

人声晓动千门辟，湖色宵涵万象虚。

为问西州罗刹岸，涛头冲突近何如？

原来钱塘江未经筑岸之时，那潮头起时，直高数十丈，拍天一般的涌将上来，就如千军万马奔腾，也不似这般汹涌，所以元微之做入诗中，以来取笑。乐天看了，因笑道：“微之此诗，要来笑我，却笑差了。钱塘江潮如雪山银障，乃天下奇观也。便是汉时枚乘所赋的八月广陵涛，何等称雄，也比不得我钱塘潮之万一。微之为何反以罗刹来贬驳？由此看来，我杭州的好处，他尚未尽知，若不说明，岂不埋没了。因又做诗一首，寄与元微之道：

君问西州城下事，醉中叠纸为君书。

嵌空石面漂罗刹，压捺潮头敌子胥。

神鬼曾鞭犹不动，波涛虽打欲何如？

谁知太守心相似，抵滞坚顽两有余。

元微之看了这首诗，细细辨明罗刹二字，是称美钱塘江的徽号，不是贬他之说，方自知笑差了，做声不得。复因公事到杭州，因而一游，方知西湖之美，实实及他不来，方才心服，不敢再争。正是：

柳簇花攒红袖新，山摇水曳翠眉颦。

何须着屐东西觅，日出湖中对美人。

乐天因山山水水，日对着西湖这样的美人，又诗诗酒酒，时题出自家这般的才子，一片尤滞之魂那里还按纳得定，遂不禁稍稍寄情于声色。身边早蓄了两个姬妾，一个叫做樊素，一个叫做小蛮。樊素善于清讴，每歌一声，而齿牙松脆，不啻新莺。小蛮善于飞舞，每舞一回，而腰肢摆折，胜似游龙。故乐天爱之特甚，日侍不离，因有诗二句赠他两人道：

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要知樱桃口，不是单赞其口，赞其口能歌也。杨柳腰，也不是独羨其腰，羨其善舞耳。故后人又有诗驳其樱桃口，赞之不尽道：

吐去新莺穿齿滑，吞来舌上滚明珠。

朱唇一起娇无那，细想樱桃怎得如？

又有诗驳杨柳腰道：

衫袖翩跹总不消，细看妙尽在纤腰。

轻轻款款寻思去，转觉粗疏是柳条。

乐天既有了两个绝色的姬妾在旁，便日日带他到湖山深处，或是莲藕湾头，或是风前歌一曲，或是月下舞一回，又自作诗以纪其事。所称山水之乐，诗酒与风流之福，十分中实实也享了八九。却又逢着唐朝的法网甚宽，凡是

冯翊——古郡名，今陕西大荔县。

辟（pì，音媿）——开。

翩跹（pi nqi n，音偏先）——形容轻快地跳舞。

官府到任，宴会饮酒，俱有官妓承应，或是出郊迎接，或是骑马相随。皆习以为平常之事，恬不为怪。乐天因营妓中没有出色的女子，又因有樊素、小蛮足以娱情，故不甚去追求官妓。忽一日，见了一官妓，叫做商玲珑，生得姿容鲜媚，甚是可人，又且琴棋技艺，种种皆可应酬，故此乐天亦甚钟爱，每每唤他来承应。一日，与他对雪饮酒，正饮到酣畅之际，忽元微之差人来寄书问候。乐天看了书，因大笑对商玲珑说道：“元相公一向要以浙东形胜，与俺杭州的西湖比较，只就山水论，已比较不过，今番又有你在此赏雪对饮，又添了一段风流佳话，只怕元相公一发比我不过了。待我再题诗一首，取笑他一番。”因乘着酒兴，又题诗寄元微之道：

可怜风景浙东西，先数余杭次会稽。
禹庙未胜天竺寺，钱湖不羨若耶溪。
摆尘野鹤春毛暖，拍水沙鸥湿翅低。
更对雪楼君爱否？红栏碧甃点银泥。

元微之得了这首诗，已自知争他不过，便自心服。但因“雪楼君爱”之句，访问出商玲珑之美，不胜羡慕垂涎。遂写书与乐天，并送许多金币与商玲珑，要邀他去相见一面。乐天因是好友，推辞不得，只得着人送去。微之一见大悦。遂留在浙东，盘桓了数月，方才送还，完了一案。正是：

山水既然输服矣，为何官妓又来争？
须知才色原相近，才尽焉能色不生。

此时乐天虽然纵情诗酒，却于政事未尝少废，但装点的西湖风景，天下闻名。到了三年任满，朝廷知他政绩，遂仍召回京，做秘书监。乐天闻报，喜少愁多，又不敢违旨，只得要别杭州而去，因思想道：“我在西湖之上，朝花夕月，冬雪夏风，尽尽的受用了三载，今闻我去，你看山色依依，尚如不舍，鸟声恋恋，宛若留人。我既在此做了一场刺史，又薄薄负些才名，今奉旨内转，便突然而去，岂不令山水笑我无情？”因叫人快备一盛席，亲到湖堤上来祭奠山水花柳之神，聊申我白乐天谢别之敬，以了西湖之缘。祭奠毕，遂与商玲珑一班名妓，纵怀畅饮，直饮得烂醉如泥，仍题诗道：

征途行色惨风烟，祖帐离声咽管弦。
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
丝藤荫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
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

题罢，方才归去。到了临行这日，合城百姓，感他三年恩惠，若大若小，皆来拥着马头相送。乐天因笑谢道：“我在此为官三年并无好处。”遂信口念出两句道：

惟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

须臾众百姓散去，乐天方得长行。但一路上又无病痛，又无愁烦，只是不言不语胸怀不乐。朝夕间，连酒也不饮，诗也懒做。众随行的亲友见他如此，不知何故，只得盘问于他道：“你在杭州，做了三年刺史，虽然快活，却是外官。今蒙圣恩新升了秘书监，官尊职显，乃美事也，有何愁处，只管皱了眉头？”乐天道：“升迁荣辱，身外事耳，吾岂为此。所以然者，吾心自有病也。”亲友又问道：“我见你步履如常，身子又不像疼痛，却是何病？”乐天道：“我说与你罢：

一片温来一片柔，时时常挂在心头。
痛思舍去终难舍，苦欲丢开不忍丢。
恋恋依依维自系，甜甜美美实他钩。
诸君若问吾心病，却是相思不是愁。”

众亲友听了，俱又惊又笑道：“声色场中，脂粉粉，老先生亦可谓司空见惯矣，况樱桃口、杨柳腰尚在身边，尽可消遣“为何一个商玲珑便钟情至此？”乐天道，“商玲珑虽然解事，亦不过点缀湖山，助吾朝夕间诗酒之兴耳，过眼已作行云流水，安足系吾心哉？吾所谓相思者，乃是南北两峰，西湖一水耳。”众亲友听了，尽鼓掌大笑道：“这个相思病，实害得新奇，但可惜《本草》、《岐黄》俱不曾留方，无药可治，如之奈何？”说罢，连乐大也大笑道：

但闻山水癖，不见说相思。
既说相思苦，西湖美可知。

此时乐天已将出浙江境，要打发杭州送来的船回去，因恋恋不舍，又做了一首绝句，叫他带回杭州去，贴在西湖白堤亭子上。那诗道：

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
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

自此之后，乐天为想西湖害了相思病之事，人人传说，以为美谈。后因言事触怒于人，又将白乐天出为苏州刺史。那苏州地方，虽也有虎丘山、观音山并东西两洞庭湖，可以游赏，但乐天心心念念，只想着西湖，口口声声，只说着西湖。尝对一个相好朋友道：“俺与西湖，既结下宿世之缘，便当生生死死，终身受用，为何缘分只有三年？况此三年中，公事簿书又破费了我许多，山湾水曲，何曾游得遍。细想起来，我与他相处的情分，尚未十分亲切，今突然撇来，又因官守羁身，再不能够重与他一见，真可谓之负心人矣。”那相好的朋友笑道：“害相思须要害得有些实际，不可徒害了虚名。白先生既如此羡慕西湖，吾辈尚不知那西湖果是怎生的模样，可果有三分颜色，以领略白先生之病否？”乐天听了道：“你要知他的颜色么？一时如何摹写得尽，待我说个大概与你听罢。”因提起笔来，题诗一首道：

为我踟 停酒盏，与君约略说杭州。
山名天竺堆青黛，湖号钱塘泻绿油。
大屋檐多装雁齿，小航船亦画龙头。
所嗟水路无三百，官系何由得再游。

那好朋友见诗中“堆青黛”、“泻绿油”之句，不觉惊喜起来道：“原来西湖之美有如此，莫说你见过面的害相思，连我这不见面的，也种下一个相思的种子在心上了。”未几，又召入京，后来只做到刑部尚书。他因宦情不浓，也就请告了，就在东都履道里所住之处，筑池种树，构石楼看山，与弟白敏中、白行简、裴度、刘禹锡散诞逍遥，因号为“香山居士”，又号为“醉吟先生”。后来老了，又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八个年高有德致仕之友，时时往来，故一时荣之羨之，称为“香山九老”。直活到七十五岁方终。临死时，舍不得小蛮，因做一首绝句别他道：

一树香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东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总之白乐天的文章声价为天下所重，自不必言矣。守杭时，重开六井，

点染湖山，是他一生的功绩，故流传至今，建词祭祀不绝，以为西湖佳话。

卷三 六桥才迹

才子二字，乃文人之美称。然诗书科甲中，文人满天下而奇才能有几人？即或间生一二，亦不过逞风花雪月于一时，安能留古今不朽之才迹在天壤间，以为人之羡慕？今不意西湖上却有一个。你道是谁？这人姓苏，名轼，字子瞻，别号东坡，乃四川眉山人也。他生在宋仁宗景佑年间，一生来便聪慧异常，一读书便能会悟，一落笔便自惊人。此时在父亲苏老泉，虽未曾中得制科，却要算做当时的一个老才子。只因眼中识得王安石不近人情，是个好人，不肯依附，故尔沦落，他自既不想功名，见生了东坡这等儿子，怎不欢喜。谁知那时的秀气，都萃在一门，过不多时，他夫人程氏，又生了苏辙，字子由，这子由的天姿秀美，也不亚于哥哥。故一时人赞美之，称老泉为老苏，子瞻为大苏，子由为小苏，合而称之为三苏，十分称羨。

却恨眉山僻在东南，没个大知己，老泉闻得成都的张方平，一时名重天下，遂领了两个儿子，从眉山直走到成都，来见方平，要他举荐。张方平一见了他两个儿子的文章，即大惊大讶道：“此奇才也，荐与别人，何足以为重轻，须举荐与当今第一人，方不相负。”此时称斯文宗主，而立朝廷之上者，惟欧阳修一人，故张方平写书举荐，又叫人将他二人直送到京师。欧阳修看了荐书，就看二人的文字，不禁拍案大叫道：“笔挺韩筋，墨凝柳骨，后来文章，当属此二人矣。张方平可谓举荐得人。”遂极力称赞，直送与宰相韩琦去看。韩琦看了也惊叹道：“此二人不独文字优长，议论侃侃，当为国家出力，此朝廷瑞也。”自此，二人才名便轰然遍满长安。

到了嘉祐元年，苏轼、苏辙便同登了进士。欧阳修常将他的文章示人道：“此吾辈中人也，只恐到了三十年后，人只知有苏文，不知有我矣。”当时仁宗皇帝亲试策问，大是得意。朝罢进宫，龙颜甚悦，因对太后说道：“朕今日得二文士，乃四川苏轼、苏辙。惜朕老矣，恐不能用，只好留与后人了。”遂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惟召试秘阁，及试又入优等，遂直史馆，称为学士，十分荣耀。不料后来神宗皇帝登基，王安石用事。那王安石是个执拗之人，一意要行“青苗钱法”，苏轼却言青苗法害民不便。王安石又一意要变更科举，苏轼又言科举不当变更，只宜仍旧。神宗要买灯，苏轼又奏罢买灯，事事相忤。王安石如何容得，遂把他出了外任，通判杭州。苏轼闻报，恰好遂了他好游山水的心肠，胸中大乐道：“我久闻得李邕侯、白太付都在杭州留传政迹，垂千古风雅之名，我今到杭州，若得在西湖上也做些好事，与李白二公配飧，岂不快心。”就一面打点起身。那时他兄弟子由同在京做官，见哥哥屡屡触犯王安石，恐有大祸，甚是忧心，今见他出判杭州，脱离虎口，方才欢喜；又恐怕他到杭州旧性复发，又去做诗做赋，讥刺朝政，重起祸端，因与表兄文同，于饯行之际，苦苦劝诫他一番。东坡深服其言。文同到他临行之时，恐他忘了前言，又做诗两句赠他道：

北客若来休问答，西湖虽好莫吟诗。

东坡领教而别。不一日到了杭州，远远望见山色，便觉不同，满心欢喜。到任之后，一完了衙门公事，便出游于西湖之上。果然好一个西湖！但见：

碧澄澄，凝一万顷彻底琉璃；青娜娜，列三百面交加翡翠。春风吹过，艳桃浪李如描；

眉山——县名，属四川省。

忤（w，音午）——抵触。不顺从。

夏日照来，绿盖红莲似画。秋云掩映，满篱嫩菊堆金；冬雪纷飞，孤屿寒梅破玉。晓霞连络三天竺，暮霭横铺九里松。风生于呼猿洞口，雨飞来龙井山头。簪花人逐净慈来，访友客投灵隐去。

此时东坡在西湖上，观之不足，爱之有余。政事稍有余闲，便不论晴雨，定要出游，见山水风光，变幻不测，晴有晴有的风景，雨有雨的妙处，因喜而题诗一绝道：

湖光潋滟 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

自此诗一出，人人传诵，就有人称西湖为西子湖了。东坡原久闻西湖之名，恨不能一见，今见了西湖，又觉见面胜似闻名，那诗酒襟怀、风流性格，那里还把持得定，按捺得下，便不免要淘情声色。那时钱塘有个名妓，唤做朝云，姿色甚美，而性情不似杨花，爱慕的是风流才子，鄙薄的是庸俗村夫。一时有钱的舍人，往往要来娶他，他却风鉴 颇高，看不上眼的决不肯从。东坡闻知了，因唤他来侑酒。见他不沾不染，不像个风尘中人，甚爱之，又甚怜之。饮到酒酣之际，因问道：“汝落风尘几年了？”朝云道：“四年矣。”东坡又戏问道：“既已四年，则朝为云，暮为雨，只怕风尘中乐事，还胜似巫山。”朝云道：“云雨虽浓，任风吹送，而此身飘飘无主，竟不知谁是襄王。此地狱中之水火也，不克脱去，苦莫能言，尚何乐之有？”东坡道：“既知苦而不知乐，何不早早从良？以汝姿容，何患不逢青眼？”朝云道：“他若见怜，妾又嫌他酒肉，妾如可意，他又厌妾风尘，这良却于何从？”东坡听了大喜，又复大笑道：“我倒不厌你风尘，但不知你可嫌我酒肉否？”朝云闻言，慌忙拜伏于地道：“倘蒙超拔，则襄王有主矣，无论衾绸，犬马亦所甘心。”东坡喜他有志，果就娶他为妾，正是：

风恶虽然不惜尘，弃生拼死也由人。

杨花若不沾泥去，尚可随花落绣茵。

一日，东坡宴客湖滨，召一妓叫做群芳来侑酒，酒半，因命他歌，群芳不敢推辞，因歌一道“惜分飞”的词道：

泪湿栏杆花着露，秋到眉峰碧聚。此恨平分取，更无言语空相觑。细雨残云无意绪，寂莫朝朝暮暮。今夜山深处，断魂分付潮回去。

东坡听了，叹惊道：“此词笔墨风流，却是何人所作？”群芳初还不肯说，当不得东坡再三盘问，方才说道：“这就是昨日任满回去的推官毛相公，临别赠妾之作也。他再三戒妾，莫歇与人听，妾因他已去的官，无甚干系，故偶尔歌出。”东坡听说，因而叹息道：“毛泽民与我同僚，在此多时，我竟不知他是个风雅词人，怎还要去觅知己于天下，真我之罪也。”即时写书，差人去追回毛泽民来，深深谢罪道：“若论小弟，有眼无识，也不该邀寅兄去而复返，苦苦邀回者，盖欲为群芳的云雨添些意绪耳。”说罢，二人大笑。遂留毛泽民在西湖上，与他诗酒盘桓月余，方放他回去。自此，毛泽民大有声名，又复升官别地。正是：

潋滟（liànyàn，音恋艳）——水波荡漾貌。

风鉴——高见，卓识。

侑（yòu，音又）——劝。

青眼——重视。

觑（qù，音去）——窥伺。

听歌虽好色，识曲是怜才。

一首新词美，留之去复来。

东坡在杭州做官，不但诗酒流连，就政事也自风流。一日，有营妓二人，一名郑容，一名高莹，两个都拿了一纸牒文来求判。郑容牒文是要求落籍，高莹牒文是要求从良。东坡看过，俱点点头允了，就提起笔来，做一支“减字木兰花”词儿，分判在两纸牒文上。郑容的判道：

郑庄好客，容我楼前先坠帻，落笔生风，籍籍声名不负公。

判高莹的道：

高山白早，莹骨冰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

判毕，送与府僚诸公同看，诸公看了。都只羡词义之美。却不知有何巧妙。东坡笑一笑，因用朱笔在词儿每句之首，圈了一字。诸公再看，方知已暗暗将“郑容落籍，高莹从良”八字，已判在牒上。没有一个不叹服其才之高，而调笑风流之有趣也。

又一日坐堂。有一个小民，拿一张牒文告道：“原告人吴小一，告为张二欠钱不还事。”东坡因差人拘了张二来。那张二也呈上一张诉牒来道：“诉状人张二诉为无力可还事。”东坡就当堂审问这吴小一道：“张二少你甚么钱？”吴小一道：“他发了小人绫绢钱二万，约定三月就还，经今一年，分毫不付，求相公作主追还。”东坡又问张二道：“你欠他绫绢钱，可是真么。”张二道：“实欠他二万是真。”东坡道：“既欠他的，为何不还？”张二道：“小人发他绫绢，原为制扇生理。不料制成扇子，适值今存连雨天寒，一时发卖不去，故此拖欠至今。”东坡道：“既是有扇可抵，可取些扇子来。我与你发市。”张二急急出去，取了一筐扇子来。东坡叫人当堂打开、捡取白团夹绢扇二十柄，就将判笔或是草圣，或是楷书，或画几株桔树，或画一片竹石。不多时即写画完了，付与张二道：“快领去卖钱，偿还吴小一。”张二抱扇叩头而出，才走出府门，早有好事的，见是苏东坡的字画，都情愿出千钱一柄，顷刻之间，都已买尽，还有来迟的买不着，俱懊恼而去。张二得钱还了吴小一这主债，还剩下许多扇子，好不快活，不独张二快活，连一府之人皆为之感激。

东坡又见杭人虽觉富盛，空乏者多，遂将公用不尽的余钱积了许多，俱买良田，叫人耕种，以养杭城的穷民。所以杭民无论受恩不受恩的，都感之如父母。他又见湖中葑草填塞，因想道：“李、白二公遗迹，今又将渐渐湮没，我既在此为官，若不开浚一番，仰视二公，岂不有愧！”正欲举行，不意朝廷因他四年任满，又将他转迁密州。因叹息道：“不能遂吾志矣，倘与西湖有缘，除非再来。”忙将未完的事体，尽行归结。正在忙时，忽有一个营妓来投牒，要求从良。东坡是游戏惯了的，那里管甚闲忙。一见那妓生得丑陋，便大笑指牒道：

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

又有一个周妓，色艺俱精，要算做一郡之魁。闻东坡肯判脱籍，便也来援例求脱。东坡道：“汝若脱籍，则西湖无色矣。”不准脱籍，因批道：

慕周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

人见他同是一事，一允一不允，都有妙趣，遂相传以为佳话。

葑（fēng，音凤）——即菰，多年生草本植物，生长在沼池里，花单性，紫红色。

浚（jùn，音俊）——挖深，疏通（水道）。

东坡既到密州任，不多时又迁他到徐州，既到徐州，任不多时，又迁到湖州。你道此是为何？只因他在京时曾论过王安石的青苗法不便，今青草法行，果然不好，又致百姓受害生怨，王安石却归罪到东坡身上，说是他起的祸根。因叫门下人寻他的过失，参论他。早有一个心腹御史舒亶，打听得知他在杭州，专好做诗讥消朝廷，遂特特劾奏一本道：

苏轼出判杭州，专好惜诗讥消时事。陛下发钱以济贫民，苏轼则曰：“赢得儿童好音语，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苏轼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陛下兴水利，苏轼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苏轼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苏轼不臣，乞下狱究治。

这疏上了，当事遂坐他讥讽之罪，差人就湖州直拿到京师，下在御史狱中，举家惊慌无措。兄弟苏辙，正在京做官，见兄遭祸，追恨道：“他临行时，我再三劝戒他，不要做诗，他任性不听，致有今日之祸。”遂上书，愿以自己见任官职赎兄罪。王安石道他党护，因说道：“官职乃朝廷的恩荣，又不是你的世业，怎么将来赎罪？”遂连苏辙也贬到筠州监酒场去。正是：

讥刺休言是不忠，忠心实具是非中。

倘然明主能深察，疾苦民情已上通。

此时在位是神宗皇帝，因见了苏轼讥刺诗句，在宫中甚是不乐。忽被慈圣曹太后见了，因问道：“官家何事不乐？”神宗道：“朝廷所行的政事，近被苏轼谤讪，且谤讪之言，竟形之诗句。”太后听了，吃惊问道：“这个苏轼，莫非就是与兄弟苏辙同榜的那才子，四川苏轼么？”神宗听了，也吃惊道：“正是那个苏轼。娘娘怎么得知？”太后道：“当日仁宗皇帝亲自临轩策试，朝罢回官，大喜说道：‘朕今日因策试得了苏轼、苏辙二人，实大才也，甚为国家生色，但恨朕老矣，恐不能展其才，只好遗与后人大用罢了。’因流下涕来问道：‘今二人安在？’神宗不能隐，只得实说道：‘轼方系狱，辙已谪外。’太后因不悦道：‘先帝遗爱之人，官家如何不惜？’神宗受命，就有个释放之意。恰又值东坡在狱中，自念众奸人虎视眈眈，料不能免。又想子由临行苦劝之言，不曾听得，以致遭此惨祸。因将胸中苦痛，做成一诗，叫狱吏送与子由。谁知这狱吏是舒御史分付下的，叫他留心伺察苏轼的所为，都要报知与他。狱吏梁成既得了此诗，安敢不报。舒直得了诗，随即献上与神宗，道他狱中怨望。神宗展开一看，见上面写的道：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了须还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来了因。

神宗见了这诗，情词哀切，并无怨望之念，不觉大动其心，即传出诏旨来释放，但贬他为黄州团练副使。东坡出狱，因钦限紧急，不敢久停，即时同家眷到于黄州。因那诏书上不许签书公事，东坡便幅巾芒鞋，日日与田夫野老说趣打诨。且喜听人说鬼，听了一个，又要人说一个。那个回说道：“胸中没有鬼了。”东坡道：“若是没了，姑谎言之，亦可也，何必真鬼。”众皆大笑，率以为常。正是：

珠玑笔墨锦心肠，谁说无妨却有妨。

口若悬河开不得，只应说鬼当文章。

神宗自闻了曹太后说先帝称他大才之言，便叫侍臣各处去寻他的文章来看，见一篇，爱一篇，道：“果系大才。”胸中便有个大用之意，只碍着王安石与他不合，故因循下了。忽一日，有人传说苏轼死在黄州，此时神宗正进御膳，不禁再三叹息道：“才难！才难！岂不然乎？”遂连御膳也不进了。后又闻知苏轼原不曾死，龙颜大悦，遂亲书御札，升他到汝州。苏轼上表称谢，神宗看他的表文甚是奇妙，因对左右称赞道：“苏轼真奇才，你道可比得古人那一个？”左右道：“除非唐之李白。”神宗道：“李白有苏轼的才，却没有苏轼的学，以朕观之，还胜如李白。”东坡将到汝州，又上一本，说：“臣有田在常州，愿移居常州。”神宗就准其奏。

不料过不多时，神宗晏驾，哲宗登基。东坡正感神宗屡转之恩，不胜悲痛，只以为失了明主，不能进用，谁知过不多日，早有旨升苏轼为龙图阁翰林学士。东坡喜出望外，不日到京，召入便殿。朝见礼毕，宣仁太后即问道：“卿前为何官？”苏轼俯伏答道：“臣前为黄州团练副使，后蒙恩谅移汝州，又谅移常州。”太后又问道：“今为何官？”苏轼道：“臣今待罪翰林学士。”太后道：“怎么得骤然至此？”苏轼道：“此皆际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之恩也。”太后道：“不是。”苏轼道：“或是大臣论荐。”太后道：“也不是。”苏轼惊奏道：“臣虽不才，实不敢从他途以进。”太后道：“此乃先帝之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尝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进用卿耳。今上奉先帝遗命，故特简尔。”苏轼俯伏于地，闻言不禁痛哭，至于失声。太后与哲宗也一同哭泣，左右近侍都悲咽感伤。哭毕，太后又命以锦墩赐坐，赐茶。又撤御前金莲烛，送苏轼归院，正是：

被谴亦已久，新恩何处来？

先皇与新主，都道是奇才。

东坡既感圣恩，便旧性又发。凡政事有碍于朝廷，不便于民情者，依旧又上疏争论，触怒当事。皇帝高拱九重，那里管得许多，早又被奸人将他打发出来，做杭州知府。东坡闻报，绝不以内外介意，转欢喜道：“吾昔日西湖未了之愿，今者可以完矣。”遂又移家眷出京。那杭州百姓，前番受过他的恩惠。今又听得他来，不胜欢喜，大家都打点焚香顶礼远接。

却说东坡路过金山，闻知佛印禅师是个高僧，原是认得的，今日正在金山上放参，与那些问道的人接见。东坡也思量进去与他一见。无奈问道的人，上百上千，一时挨挤不开；欲要叫人赶散，却又不雅；因思量道：“我有道理了。”遂穿起公服来，将皇上赐的那条玉带也系在腰间，叫人两边搀扶了，竟昂然直走进来。众人见他这般打扮，自然是个显官，只得略略放开一路，让他走人。将走到香案前，那佛印禅师坐在一层高讲台上，早已远远望见，忙高声问道：“苏学士何来？此间却无你的坐处。”东坡听了，知是禅机，即随口戏答道：“既无处坐，何不暂借和尚的四大身体，用作禅床。”佛印道：“山僧有一句转语，学士若答得来便罢，若答不来，便请解下身上系的玉带，留镇山门。”东坡就叫左右解下玉带，放在香案之上。佛印道：“山借四大本无，五蕴俱空，学士要在何处坐？”东坡一时答应不出，早不觉面

简——任命。

高拱——谓高拱两手，安坐时的姿势。

放参——旧时指官吏放属官进衙参见。

皮一红。佛印即喝侍者，收此玉带，永镇山门。东坡见佛印果深于禅理，有些机锋，遂弃了玉带，欣然而去。正是：

既然四大皆空去，玉带将悬何处腰？

佛法大都空里事，山门留镇亦徒劳。

东坡到了杭州，见父老远迎。甚是欢喜。及上表谢恩，就将其情写入道：

江山故国，所至如归。

父老遗民，相迎似旧。

东坡到任，公事一完，即打点往西湖上来，完他未了的心愿。不料一时大旱起来，饥荒疫病，一齐发作，百姓苦不可言。东坡见了不忍，因特奏一本，求减本路上供粮米三分之一。那时和尚的度牒甚贵，又乞多赐本路度牒，换米以救饥民。又乞将常平仓米，减价以崇。朝廷一一准奏。百姓所以不致荒乱，皆东坡之力也。穷民病疫，随地随造病坊，置药于中，延良医分治，百姓救活者不计其数。不意大旱之后，值秋天大雨，太湖之水泛涨起来，禾稼尽坏。东坡料定明岁必然大饥，因又奏请朝廷，免上贡米一半，又多乞度牒，预先籴米，以备明年出糶。朝廷又一依他所奏。果到明春饥时，百姓赖此，得免流散死亡之苦，感德不可胜言。正是：

水旱饥荒安得无？全亏仁政早先图。

若教危急方思救，多分斯民已矣乎。

自后水旱不侵，民情稍定，东坡便日日到湖上，与江干并六井处，细细审察地形，方知六井所以常常湮塞，下塘往往遭旱者，皆因湖水浅之故耳。湖水所以浅，皆葑草丛生，满湖壅塞耳。湖水若不塞塞，则蓄水有余，自能放入运河，则运河自足矣。今惟湖水浅，运河失湖水之利，只得要取给于江潮，一取给于江潮，则江潮入市，而浑浊多淤泥，三年一淘，为市民大患。此六井所以渐废也。为今之计，须先开掘茅山、盐桥二河，使其挖深，令茅山一河，专受江潮，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又造堰闸以为湖水蓄泄之限，然后潮水不入市，而六井可浚，民受其利矣。但欲湖水深，须尽去葑田，若去葑田，却将这些葑草堆积何处？因想湖南到湖北，约三十里，若沿湖往来，终日也走不到，何不将此葑草淤泥取将起来，填筑一条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又去，行人又便，此一举而两得之利也。葑田既去，再召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偿修湖之费，岂非妙事？遂先与各官计较得端端正正，然后上疏奏闻朝廷。朝廷览奏，见是利民之事，焉得不准？不日旨下，东坡不胜欢喜，即择吉鸠工。此时乃饥荒之后，百姓无聊，闻太守鸠工，现有钱米日给，俱蜂拥而来，掘的掘，挖的挖，挑的挑，筑的筑，不数月。葑草去尽，筑成长堤，将一湖界而为两，西曰“里湖”，东曰“外湖”。堤上造六桥通水利，以便游舫之往还。那六桥俱命一名：

第一桥曰映波，第二桥曰锁澜。

第三桥曰望山，第四桥曰压堤。

第五桥曰东浦，第六桥曰跨虹。

堤之两傍，都种了桃柳芙蓉，到花开的时节，望之就如一片云锦相似，好不华丽。葑草既无，湖水既深，又将茅山、盐桥二河挖深，一受江潮，一受湖水，则潮水不入市，而六井不受淤泥之害，可一浚而常通矣，东坡见大

糶 (tiào, 音跳)——卖出(粮食,)跟“籴”(dí, 音笛)相对。

籴 (dí, 音敌)米——买进粮食,跟糶相对。

功既成。素志已遂，不胜欣欣然，因题诗一首以志喜道：

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山通。

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怨卷苍烟空。

自此之后，西湖竟成仙境，比白乐天的时节，风景更觉繁华。凡游西湖者，都乐而忘返。所以有人赞道：

若往西湖游一遍，就是凡夫骨也仙。

东坡政事之暇，便约一班儿的同僚官长、文人墨客，都到湖上来嬉游。每船中分几个妓女，任凭他撑到各处去，饮酒征歌，直饮到日落西山，烟雾迷濛，东坡方教自家船上鸣金为号，聚集诸船。那些船闻得鸣金声响，便一齐撑将拢来，聚作一处，又歌的歌，舞的舞，欢呼酣饮，或会于湖心寺，或会于望湖亭，直到一二鼓，夜市未散。众妓华服骑马，点着灯烛，乘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临凡，纷纷逐队而归。城中士女夹道观者，无一个不道他是“风流太守”。有人题诗赞他道：

嬉游虽说乐民乐，细想风流实近淫

何事斯民翻羡慕？盖缘恩泽及人深。

侍妾朝云，当时有一个相好的妓女，叫做琴操，前番东坡见他时，才只得十三岁，便性情聪慧，喜看佛书。东坡这番来，琴操已是二十九岁了。东坡怜他有些佛性，恐怕他坠落风尘，迷而下悟，思量要点化他，因招他到湖中饮酒。饮到半酣，因对琴操说道：“你既喜看佛书，定明佛理，我今权当作一个老和尚，你试来参禅，何如？”琴操道：“甚好。”东坡因问道：“怎么是湖中景？”琴操答道：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东坡又问道：“怎么是景中人？”琴操答道：

裙拖六幅湘江水，髻绾巫山一段云。

东坡又问：“怎么是人中景？”琴操答道：

随他扬学士，鳖杀鲍参军。

东坡听罢，因把桌子一拍道：

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

琴操大悟，到次日即削去头发，做了尼姑，参访佛印禅师，后来也成了正果。这叫做“东坡三化琴操”。

东坡在杭州，公则政事，私则游湖，不觉又是三年。朝廷知他开筑有功，因又召入为翰林承旨，东坡闻命，又忙忙入京。百姓感他恩德，人人垂泪，甚至人家俱画像供奉。正是：

念功天子召，感德尽人悲。

终是忠良好，谁言不可为？

东坡到了汴京，朝见过，适值辽国来了一个使臣，传他国王之命，道他辽国有一对，要宋国对来，对得来便为上邦，对不来便为下邦。其对只有五字，道：

三光日月星。

天子便传旨各官，谁能对此一对者，加官进爵。文武百官奉旨，俱细细思量道：“此对指出三件事，一个三字占了去，却将什么数目字去对他？”所以皆则声不得。天子见百官默然，正自着急，忽见班部中转出那个有才

绾（wǎn，音晚）——头发盘起来打结。

学的苏轼来，俯伏金阶道：“臣有一对献上。”随即高声朗诵道：

四诗风雅颂。

天子听了，龙颜大悦，忙命侍臣写了，赐与辽使道：“此对可为上邦么？”辽使见了，哑口无言，甘心为下邦而去。朝廷果然加官，直做到礼部尚书。

那时王安石虽死，而王安石一班奸人舒直等，尚布满朝中，未曾除去。他们见东坡为天子所知，官渐渐做大了，十分妒忌，因又诬他谤讪朝政，群相附和，仍谪贬他到惠州。东坡因路途遥远，姬妾都不带去，惟朝云苦欲随侍，方才带他同行。到得惠州，未及一年，朝云因不服水土，遂患病而死，东坡甚是怜惜他，因作一首《西江月》词儿道：

玉骨那愁雾障，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过探芳业，倒挂绿毛么凤。素面翻嫌粉泥，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东坡就把他葬在栖禅寺大圣塔后，葬处因他诵“如梦如泡”之句而死，复造一六如亭覆其上，遂成了个名墓。后人到清明时节，都来滴酒浇奠，至于地下常湿。

东坡在惠州，见地方人修东西二桥，一时修不完，即解犀带以助其功，人皆感激。只可恨奸人闻知他在惠州安然无恙，遂又加谗讪，直贬他到海外儋耳地方。兄弟苏辙在京，未免有言，遂连苏辙也贬雷州。二人聚在一处，人看着好不凄凉。东坡全不在念，竟带了儿子苏迈，渡过海去，同到儋耳。以为可以暂息，不料舒亶又行文府县，不许与他官房居住，要他野居，侵瘴疫而死。东坡无奈，只得自买一间房子。却喜得东坡的文章，天下闻名，那些士人都说道：“苏学士乃天上人，今忽到此，是我三生有幸的造化。”遂都来拜从，因着人替他挑土填泥，修理房屋。

东坡原是个慷慨人，见人情甚好，便毫无抑郁，日日与这班门生学者，饮酒赋诗为乐，一些瘴疫也不沾染。后来朝廷感悟，知他是个忠臣，遂赦免其罪，起为提举成都玉局观，听其还乡，把舒亶一班奸人，尽置之死地。人人称快。正是：

害人常自夸，计策妙无涯。

不料恶将满，轮流到自家。

东坡感蒙圣恩，便渡过海来，随路到于常州。因四川遥远，归去不便，若住常州，到与西湖甚近，还可往来其间，以作娱老之计，因此买了一间房子在常州。尚未进屋。偶月夜闲行，走到一个僻巷，忽见一个老妇，倚着门，哭泣甚哀。东坡因问他道：“你为何哭得这般哀苦？”那老妇人道：“我有祖屋一间，先人创造，费尽心力，已是百年。今儿子不肖卖与另以，叫我出屋，怎不痛心？”说罢又哭。东坡问他房子卖与何人，原来恰就是东坡所买。东坡一时惻然，随着人取了文卷来，当老妇人前灯上烧了，竟还了他的祖房，一分银子也不要他还。老妇人感恩不消说了，便是旁人闻知，也称羨不已。正是：

焚券虽微事，仁心却甚深。

推行成德政，传说到而今。

东坡住在常州之意，原因与杭州不远，还可去时时游赏。不期世上好事难得再逢，在毗陵不多时，忽一朝无病安然而逝。死后有人传说，朝廷正要降旨拜他为相，因闻死信方才止了，直到徽宗皇帝时，因好道，亲临宝篆宫

斋醉，见一个有法术的道士，在醮坛之上拜表，伏地不起，久之，方起，徽宗问道：“往日就起，今日为何起得恁迟？”道士答道：“适至玉皇殿前，要进表章，恰值魁星奏事，直待他奏完，方才上得表章。”徽宗道：“魁星是何神？所奏是何事？”道士答道：“所奏事不可知，然这魁星就是本朝苏轼。”徽宗听了，大为惊喜，便传旨要他的文章墨迹观看，看了，甚是赞美敬重，因又传旨，凡有人藏得苏轼诗文墨迹，尽数献出，官给赏银。自此之后，士大夫以及田夫野老，没一个不去搜求他的遗迹。

徽宗因喜他的才名，就复了苏轼的官爵，追赠苏轼为太师，谥文忠。杭州百姓因见朝廷如此隆礼，也便闻风感念旧德，遂于孤山建起白、苏二公祠来，至今不废，游湖者无不景仰焉。

谥（shì，音式）——古时帝王、贵族、大臣等死后，依其生前事迹所给予的称号。

卷四 灵隐诗迹

西湖十景是：苏堤春晓、麦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两峰插云、三潭印月、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柳浪闻莺、花港观鱼。以至亭台楼阁、古刹名山，何处不留名人之题咏，为何诗迹二字，独加之灵隐？盖灵隐之诗，一字一句，皆为千古所不磨，故不留迹而迹自留也。

你道这是甚么诗？也不是明，也不是宋元，也还不是五代，乃是初唐时人，姓骆，名宾王，乃浙江金华义乌县人。这人生来有些夙慧，七岁上便能赋诗。不但能赋，出语定然惊人；至于为文，落笔千言，真有倒峡泻河之势。及长成了，大有声名。同时还有个卢照邻、王勃、杨炯，与他共称做“卢、骆、王、杨四才子”。那时王勃曾在滕王阁作赋，盛为海内所称，故骆宾王常对人说：“若论才名，吾愧在王前，耻居卢后。”其自负也如此。既入仕，初为的是侍御史，十分荣显。不期那时，唐高宗皇帝晏了驾，武则天太后临朝。初还恐人议论，立太子为帝，后见人心自属，遂将帝贬到房州，竟做了女主，自称金轮皇帝，渐渐将唐家宗室子孙，杀戮殆尽。骆宾王一时看不过，遂上疏请立庐陵王为帝，不宜反唐为周。武则天见了，不胜大怒，遂贬骆宾王为临海丞。

武则天既贬了骆宾王，恐怕又有人继此有言，遂严刑重罚，欲以籍天下人之口。不知天下人之口，虽被他箝了，然人心不平，个个怀愤，早恼犯了一个将军之怒。

这将军也姓徐，名敬业，原是个有血性的男子。因受了唐家爵禄，见武则天身为唐朝后妃，承恩受宠，隆重无比，今一旦反唐为周，大悖伦常，不觉忠义激发，遂训练精兵，竟犯帝阙。又恐天下人溺于闻见，不知其罪，因知骆宾王是个大才子，又见他为则天所贬，要求他做一道檄文，以讨其罪。因遣人到临海，将骆宾王竟请到军中。此时骆宾王一肚牢骚，无处发泄，要他做檄文，正中其怀，遂提笔来，朗朗烈烈，为徐敬业代做了一篇道：

伪周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泊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翬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漦帝后，识夏庭之遽衰。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家子，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固天下之失望，顺宇宙之推心。爰举义旗，以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靡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功，何功不克！

箝——同钳，限制、约束。

阙（què，音确）——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泛指帝王的住所。

翬（huì，音辉）——五彩山雉。翟（dí，音敌），长尾的山雉。

聚麀——指两代人之间的乱伦行为。

虺蜴（huì，yì，音悔义）——即蜥蜴。爬虫之属，俗称四脚蛇。青绿色，大如指，形状可恶。

龙漦——喻祸国的女子。

公等或居汉地，或叶周亲，或膺重寄于话言，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上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尚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穷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自此檄文一出，传遍天下，谁不数武后之罪，谁不慕敬业之忠，思量举义相从。一日，此檄传到武后御前，武后细细读去，读到“娥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两句，忍不住以袍袖掩口而笑，再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二句，便不觉动容。惊问道：“此檄文是何人所作？”左右禀道：“这就是日前上疏，被贬做临海丞的骆宾王所作。”武后听了，再三叹息道：“我贬他，只道他是个庸臣，谁知他有才如此，而使之流落不偶乎？此宰相之过也。”

骆宾王这道檄文，虽然做得妙，可以感动人心，争奈武则天反唐为周，这十八年原是天意，徐敬业的人力如何争得来？举兵不多时，早一败涂地。敬业既败了，骆宾王岂能使他独存？自然要走得没踪没迹了。武后果然放他不下，再三叫人物色。有人说他死在军中了，又有人说他逃回义乌去了，又有人说他削发为僧了。寻了年余，那里有个影响，武后也只得罢了。正是：

拨乱应须忠勇全，有忠无勇也徒然。

檄文纵是高天下，马到旗开便可怜。

骆宾王平昔最爱的是灵隐，此番竟隐于此，绝不露一些形迹。那灵隐的可爱在何处？略表一二便知。离城西十二里，高有九十余丈，周围亦有十二里，汉时称为虎林，因有白额虎常在阶下听经。至唐因避帝讳，更名武林。其发源直自新安，从富春至余杭，蜿蜒五百里，遂结脉于两峰三竺。这北高峰上，有浮屠七级，远眺则群山屏列，湖水镜浮；云光倒垂，万象俱俯；画舫往还，恍若鸥凫。其次，则有鸟门峰、石笋峰、香炉峰、狮子峰、莲花峰、飞来峰。岩洞则有呼猿洞、玉女洞、龙泓洞、射旭洞。溪涧则有南涧、北涧、大涧。名泉则有月桂泉、伏犀泉、永清泉、倚锡泉。其最为人所赏鉴者，惟冷泉。寺之左右，多有静室。如韬光庵，白沙庵、石笋庵、茶庵、无着庵、松偃庵，更有胜阁如望海阁、超然阁、永安阁、弥陀阁、云来阁，俱是天造地设的。独灵隐寺，是晋咸和元年，西僧慧理建造的。山门紧对着巉崖峭壁，门上一匾，是“绝胜觉场”，系葛洪写的。景德四年，改名“香月林”。还有白云岩、松隐岩。天下丛林，最著名的莫过于此。门前就是冷泉亭，乃唐刺史元 所建。高不倍寻，广不累丈，撮奇搜胜，真乃仙境。春之日，草碧花香，可以导和纳粹，畅人怀抱。夏之日，风冷泉亭，可以蠲烦消暑，起人幽情。秋冬则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起，水与阶平。坐而玩之，物元遁形。亭前峭壁，皆凿世尊罗汉，真是神工鬼斧。清溪内，怪石昂藏，流泉湍急，游鱼喷沫，碧藻澄鲜。卧可垂纶于枕上，坐可濯足于床间。自从这亭子造了，游人都要到亭子上息足片时，说些超世拔俗的话。冷之一字，大有开悟人处。

那亭子右首，不上里许，有一峰孤石，可四十围，山势葱郁，石瓣搓 ，远远望去，宛似一朵千叶莲花。峰腰有一小洞，其口不过二尺许，望之黝黝黯黯，峭峻不可攀跻。此中有一白猿窟穴在内。那白猿还是慧理法师所蓄的，

贻(yí,音疑)——赠送,遗留。

蠲(juān,音涓)——除去,减免。

每见那白猿临涧长啸一声，则诸猿毕集，人皆谓之猿父。好事者施食以斋之，闻呼即出，后人便建一饭猿台。到了宋朝，有僧守一，或朝或夕，每叩木鱼数声，那老猿即便下来，与守一作伴，代守一烧香换水，或洗菜担柴。闲暇便与守一弈棋 赌胜。凡事俱也领会，只是不能言语。守一自有此猿，不但朝夕不至寂寞，人来要看猿的，都有布施斋衬。就是那老猿，也日日有人持果品来与他吃。

忽一日，临安知府，姓袁，名元，来游灵隐。到了方丈坐下，遂与老僧叙茶，已毕，偶问道：“宾山有个呼猿洞，洞中有个千岁猿，能知人事，可是真么？”老僧道：“灵性相通，人物无间，都是有的。”老僧因请知府到冷泉亭上坐了，随唤支宾到守一长老处，呼取老猿到亭上来。守一连忙将木鱼敲了三下，老猿即从洞中走出。守一道：“本府大爷要请你相会，只索去走一遭。”老猿听见要他去见太爷，就把身子蹲了一蹲，头摇了两摇，却像有不欲去见的样子。守一道：“凡事随缘，岂容拣择，先天一着，却要留心。”守一道了四句，那老猿也就随了支宾，走到知府面前，两手作一问讯形状，随转身问讯了本山长老，知府也就觉道他灵异。长老道：“还有灵异处哩，极会下棋。”知府道：“果然会下？可晓甚棋？”长老道：“不论围棋、象棋，俱已精妙。”知府心内道，“天下国手，惟我称尊，岂有猴子倒好的道理？”就命取棋子来。先把象棋摆上，老猿拱手让知府起子，知府就把一个“海中捞月”之势，绝顶一着，从来没人赢得的。那老猿不慌不忙，走了几着，也只平常，临后几着，知府着忙道：“我输了，输了！”若论知府平日，极是高手，着着有解，此番或未容心算到至极处，故此输了。知府心里又道：“围棋，我有仙传，从来国手推让。”叫取围棋来，着了一盘“铁网势”。数到后来，老猿却输了半子。知府大喜，又要再着一局，老猿摇手，不欲再着。知府对长老道：“本府围棋，原系天下第一手，老猿输半子，也争差不多。今要再着，他便作难，未免有些惧怯。烦你转谕他。再试一局，何如？”长老便转叫老猿再着。知府遂着起手，老猿将手格住，右手就将一子放在当心。知府暗笑道：“从来无此一着也。”便随手应去。着到局终，知府却输半子，知府道：“我二十年来，从无一局相对，今日不料与老猿着得三盘，却输了两次，岂非怪事？只恐外人知我输与异兽，宁不可笑！”心中快快。不料济癫走近前来，把老猿头上一摸，说道：

先天一着已多年，黑白盘中没后先。

今日天机殊太泄，有缘缘里却无缘。

道罢，把手将老猿脑后一拍，只见那老猿把头点上两点，挺然直立在棋枰之侧，推来攘去，全然不动。仔细看之，竟像木削成，石琢就，天台山上老僧峰一样的。知府惊讶称奇。长老即命侍者，取些干柴，将老猿驾起，众僧念起往生咒来，立时焚化。守一说偈道：“咄！咄！”

断峡髯公，傲来小友。

不计年华，那知子丑。

踢碎虚空，劈开枷杻。

世外翛然，洞中藏丑。

太液池头，寻莲觅藕。

弈——下棋。

杻(ch u, 音丑)——古代刑具，手铐之类。

费了聪明，橘中逢叟。
一着先机，阿谁参剖？
口不谈天，手能摩斗。
却被顽仙，当头一捂。
大汗浹身，从空作抖。
急走急走，日已到西。
唱彻渭城，前途有酒。

咦！八万四千谁是你？世间没有闲花柳。”

守一道罢而回。知府笑道：“这个老猿，可谓极有神通的了，如何被这颠和尚三言两语，一掌打死？”但死得更奇，下火后，明明看见他在云端合掌作礼而去。也是一段公案。这是呼猿洞的后事，按过不叙。

且说那骆宾王既无踪迹，则诗人中又少了一个才子。不期过不得数年，又出了一个才子，叫做宋之问。这宋之问才子之名，却也不减于骆宾王。但此时见武则天女主临朝，逞纵淫欲，其他莫论，只朝臣中一个张昌宗，一个张易之，二人最为宠幸。那时宋之问年少才高，也动了个望幸之心，因赋了一首“明河篇”以寓意。

武后见了，微笑道：“诗意虽美，然是儿有口过。”遂不诏用。宋之问不胜愤忌，遂弃官而浪游于四方，以诗酒自娱。一日，游到杭州西湖之上，南北两山，遍历一回，因爱灵隐寺、飞来峰之形胜，泉石秀美，遂借寓于寺中，日夕观玩其妙。

原来灵隐后山最高，名曰鹫岭，从下而上，殊费攀跻。而山上有泉，转流而下，不烦众僧之取汲，自能流至厨灶间，以供众僧之饮。岭面朝东，而日出正照，钱塘之潮，隔城而望，如在目前。那时宋之问观之不尽，爱之有余，欲赋一诗，以占灵隐之胜，奈景界雄者雄，而幽者幽，可以入诗者应接不暇，从何处题起？一时苦吟，未得佳句。时值秋天，是夕月光皎洁，松筠与泉石互映，宋之问不忍便睡，因而绕廊闲行，只觉树影婆婆可爱，但秋气逼人，微有寒色，不觉信口吟一句道：

岭边树色含风冷。

宋之问偶然触发，吟了这一句，正想着再吟一句，合成一联佳叶，不期一时再对不出，因而口里念着这一句，只在殿前走来走去。忽见殿上琉璃灯下，蒲团之上，有一个老僧在那里打坐，见了宋之问，也不起身，只觉他苦吟不就，因忍不住问道：“年少郎君，既要吟诗，风景只在口头，何用如此苦搜？”宋之问听了，不觉暗自吃惊道：“除了卢、骆、王、杨，我也要算做当今一个才子，怎么这老和尚，开口就轻薄起来。”欲要呵叱他，又见他说话虽若戏侮，而风景只在口头之言，却大有意思。但问道：“师父莫不也会吟诗么？”那老僧却渐答道：“老僧诗虽不会吟，但这一句早已代郎君对就了也。”宋之问听见他说对就了，暗笑道：“不知对些什么出来。”因问道：“既对了，何不念与我听。”那老和尚因念道：

石上泉声带雨秋。

宋之问见老僧对句幽隽，不觉惊喜道：“老师父原来是个诗人，我弟子失敬了，请起奉揖。”揖罢，又问道：“老师父既出口便成，想胸中定然头头是道。我弟子见灵隐泉石秀美，欲赋一诗，以记其胜，虽说只在口头，却一时

拈不出，止做得首二句在此。请教老师父，不知可还能为我再续一联否？”老僧道：“首二句可念来。”宋之问因念道：

岭郁 峣 00200480_39_1，龙宫锁寂寥。

老僧听了，也不假思索，即随口道：“何不曰：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宋之问听了，愈加敬服道：“老师父先辈雄才也，弟子何能及一二。老师父既已露一斑，何不卒成之，以彰灵隐之胜？”那老僧闻言，略不推辞，欣然又续念道：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

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

霜薄花更发，冰轻叶互调。

夙龄尚遇异，搜对涤尘嚣。

待入天台路，看予度石桥。

那老僧不假思索，信口念完。宋之问听了，方才服倒。道：“老师父佳作，声调雄浑，摹写曲折尽情，自是诗坛名宿，卢、骆、王、杨之恃，也决非隐逸中偶然得句者。不知为何遁人缁流？”那老僧见问，但微微叹息，并不答应。宋之问知其别有深意，也便不复再问，但朝夕在寺中与他盘桓，深相结纳，暗暗细察，方知他正是骆宾王。欲待明问他，知他决不应承，因细细述武则天近日狂淫之事道：“只可惜徐敬业事不成，带累得骆侍御‘千古诛心’的一道檄文空作了，殊令人怅怅。”那老僧听了，不觉攒起眉来说道：“此既往之浮云，居士还只管说他作什么？”到次日，宋之问再寻那老僧闲谈时，已不知何往。只待宋之问去后，那老僧方又回到寺中。此时寺中僧众因他有“天香云外飘”之句，遂起了一所屋宇，名“天香院”，请那老僧住于其中。又过了许多时，一日，无疾而终，皆相传以为得了正果。世虽屡更，却流传下这一首诗，为灵隐千秋生色，再无一人敢于续笔，所以谓之诗迹。

卷五 孤山隐迹

尝思人生天地间，既具须眉，复存姓字，是显也，非隐也。所谓隐者，盖谓其人之性情，宜于幽，洽于静，僻好清闲，不欲在尘世之荣华富贵中，汨没性命。虽鸟兽不可同群，置身仍在人间，而金紫非其所欲，栖心已在天际，故出处之间，托迹山林，而别扬一段旷逸之高风，所谓隐也。虽然，隐固一也，而隐之情，隐之时，与隐之地，则不一也。巢由之隐，是逃天下也；荆蛮之隐，是计国也；沮溺之隐，是洁身也；七人之隐，是避世也。即赏菊思鲈，皆有所感，若一无所感而但适情于幽闲清旷之地以为隐者，惟宋之林和靖先生为最。

先生名逋，表字君复，和靖是其溢号也。杭之钱塘人，其祖名克己者，曾出仕于钱镠王，为通儒学士，至于君复，则少而孤，无所依傍。既长，则淡于好尚，但喜刻志而为学。经史百家，无不通晓。在真宗景德中，家居无聊，遂放游于江淮之间。游既久，见人所逐之利，所趋之荣，与己颇不相合，况山水之明媚，多不及西湖，便急急返掉，归而高卧于家。但家贫乏，经营衣食之资，有所不足，君复处之晏如。人有劝其娶者，又有劝人出仕音，君复俱不以为然。因自思曰：“人生贵适志耳，志之所适，方为吾贵。然吾志之所适，非室家也，非功名富贵也，只觉青山绿水，与我情相宜。而鼓钟琴瑟未尝不佳，以我志揆之，则落英饥可餐，笑举案齐眉之多事；紫绶金章未尝不显，以吾心较之，则山林偏有味，愧碌碌因人之非高。”和靖胸中自存了此念，则那不娶不仕之志已坚如石矣，又过了许久，只觉得城市中所见所闻，与疏懒不相宜，遂朝夕到湖上去，选择一结庐之地。六桥浅直而喧，两峰孤高而僻，天竺灵鹫，已为僧僚之藪，石屋烟霞，皆藏道侣之真。逐一看来，环山叠翠，如画屏列于几案；一镜平湖，澄波千顷，能踞全湖之胜，而四眺爽然者，惟孤山。细察其山分水合，若近若远，路尽桥通，不浅不深，大可人意。遂决意卜居于此，因而结茅为室，编竹为篱。

君复得此而居，畅怀不啻分封，由是朝置一楼，暮横片石，相地栽花，随时植树。不三四年间，而孤山风景已非昔日矣。凡游湖者，莫不羨其居址之妙，而慕其隐逸之高，然和靖不知也，惟以作字题诗自适。其字善行草，殊多别致，而为诗孤峭澄淡，自写胸臆，绝不袭人牙后，故流传至今，多为人重。

当日郡守薛映，敬其人，又爱其诗，故政事之暇，便时常到孤山来与之倡和。而和靖不亢不卑，恬然与之交接，却未尝入城一投谒。薛映亦谅之，愈加敬重。在和靖绝不以贵介为重，惟料理他自家的乐事。园中艳桃浓李，魏紫姚黄，春兰秋菊，月桂风荷，非不概植，而独于梅花更自钟情，高高下下，因山傍水，绕屋依栏，无非是梅。和靖所爱者，爱其一种缟素襟怀，冷香滋味，与己之性情相合耳。

自此日增月累，不觉恰好种了三百六十株，便想道：“这数竟按着周天之数，一岁薪米可以无虞，是天不绝我林君复之处。我之日给，何不竟以梅子所售之利为定则？”遂置一瓶，每一树所获之利若干，便包一包，投于瓶

巢由——巢父和许由，相传为尧时隐士，尧欲让位于二人，皆不受。

荆蛮——古代中原地区，泛称江南楚地之民。

沮溺——春秋时的隐士长沮和桀溺。

中，以三百六十株所售之钱，作三百六十包，每日随取一包，或一钱二钱，当日便使一钱二钱；若止五分，便使五分，总以梅价之多寡为日用支給之丰啬。每逢梅将放之时，便经月不出门，惟以诗酒盘桓其间，真王侯不易其乐也。所题梅诗句甚多，那最传诵者有云：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又云：

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总横枝。

又云：

湖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插一枝低。

又云：

蕊讶粉绡裁太碎，蒂凝红蜡缀初干。

又云：

横隔片烟争向静，半粘残雪不胜情。

略举数联，几将梅之色香情态，摹写殆尽。客有慕名来看梅者，和靖亦不深拒，但有数字画于门板云：

休教折损，尽许人看。不迎不送，恕我痴顽。

或有人问和靖曰：“此公庐也，公之梅，公所赏也，虽不折毁，何轻令人窃其香色？”和靖笑曰：“窃固不该相容，却喜香色未曾窃去，故乐得做一畅汉耳。”梅花开后，诚恐无聊，非煮茗而细咀山色，则衔杯而深领湖光。朝弄看云，夜良坐月；午睡足，弄笔晴窗，长吟短咏，只觉天地清明之气，与西湖秀韵之容，只供和靖一人之受用，而攘攘者竟不知也。人有慕名来访者，竟欣然接见，绝不检人辞避。但和靖之品第原高，无论等闲流俗，不敢请谒，即薄有才名，而相见时无高论惊人，并一长可取者，皆返掉却步而去。惟意有可投，言有可合，或字画，或诗文，可以相当者，方许往还。然可与相当的，能有几人？故和靖虽不避人，而人多自避也。然而高僧诗友，亦尝往还。和靖每因山水之好，多不在家，便想一法，买下仙鹤二只，置之园中，豢养已驯，遂纵之人云，少顷即归入笼内。和靖大喜道：“此犹吾子也。”遂题一绝云：

春静棋边窥野客，雨寒廊底梦沧洲。

是时四方贵客，不远千里而来访和靖者甚多。奈和靖旷达襟怀，除梅花盛开之日，杜门不出，余日则闲放小舟，邀游湖曲，竟日不归，殊无定迹。守门童子皆不知其处，自有二鹤之后，又见鹤知人性，每欲饮食，便俯首长鸣于和靖之前，和靖朝出暮归，必引颈相迎，如有所依之状，因戒童子道：“若有远方客至，急切不能觅予，且请客稍坐，速放一鹤，摩于空中。予若见鹤，便知有客至，即掉舟而还，庶宾主不致相左耳。”

天圣中，丞相王随以给事中出知杭州。既至，闻知和靖之名，即亲造其庐而访之。王随一见即问道：“处士何不出？”和靖答道：“非不出也，无出之才耳。”王随道：“出须何才？”和靖道：“上致君，下泽民，岂草野散人之所易及耶？”王随笑道：“吾闻出处同一道。山林经济，即是廊庙谋。”和靖道：“处之才不过栽培花木，豢养禽鱼，以及吟咏山水耳。逋虽不才，尚可于语句中致其推敲。”王随犹不以为意，因对园林佳致，遂分韵与之角险，见和靖吐辞恬淡，落笔高华，始叹赏道：“林君高名，自有真也。”见其所居，富于圃而陋于室，因出俸钱，重为新之。有巢居阁、放鹤亭、小罗浮，工竣，以启谢王随道：

自蒙惠辑，衡茆改色，猿鸟交惊，不意至陋之穷居，获此不朽之盛事。往者，名贤钜公，亦尝顾丘园之侧，微念土木之衰病，不过一在驾，一式庐而已，从未有过回玉趾，历览堵环，当纓蕤之盛集，摭风雅之秘思，率以赓裁，始成编轴。且复构他山之坚润，刊群玉之鸿丽，珠联缕错，雕缋相辉，攀植置佳，贲于空林，信可以夺山水之清晖，发斗牛之宝气矣。

自此和靖之高隐愈重，早有人传人帝京。祥符五年，真宗闻之，不胜称羨，因降敕于府县，令其赐与粟帛，常存恤之。和靖虽感圣恩，却绝不以此骄人。人有劝之者道：“圣恩既待先生如此隆重，何不出而承之，更为荣显。”和靖道：“荣显，虚名也；供职，危事也。怎如两峰尊严而耸列，一湖澄碧而当中，令予之饮食坐卧，皆在空翠中之为实受用乎？况繁华梦短，幽冷情长，决不肯以彼而易此。”因题诗于壁道：

山水未深猿鸟少，此生犹拟别移居。

直上天竺溪流上，独木为桥小结庐。

和靖诗虽多奇句，大可名家，但随就稿，随即弃之。或惜之道：“诗，风雅物也，得人风雅而流传之，诗人之荣也。先生佳句，大为人赏鉴，当录存以示后，奈何等闲轻弃之？”和靖笑曰：“情景有会，不能自己，聊托诗以喻之，原非为人也。况吾方晦迹，转欲以诗博名，岂不大相矛盾乎？”待郎李及，出知杭州，为人清介简重，恶时俗轻浮，禁士女游湖嬉戏，自亦足迹不到湖上。忽一日，天寒微雪，遽欲出郊。人皆道他作主湖头，邀宾客为高会，孰知其不然，单到孤山，来访林处士，清谈至暮而归。

和靖因不娶无子，而兄之子林宥，则再三教诲，遂登进士甲科。人有驳之者道：“自身高隐而教侄登科，荣之耶？辱之耶？”和靖道：“亦非荣，亦非辱，盖人之性情各有宜耳，宜则为荣，不宜则为辱，岂可一例论。”是时和靖虽以隐自居，然梅尧臣尝谓：“和靖之学，谈道则孔孟，语文则韩李，趣向博远，直寄适于诗尔。使之立朝，定有可观。”自此言一出，而人皆劝其当仕，”和靖听之，但付一笑而已。从此大隐之名愈振，故同时如范仲淹，皆有诗寄林处士道：

片心高兴月徘徊，岂为千钟下钓台？

犹笑白云多自在，等闲为雨出山来。

其一时名公，如陈尧佐、梅尧臣、龚宗元辈，皆有诗推赞和靖，而和靖视之漠如也。惟以风花雪月，领湖上之四时；南北东西，访山中之百美。初阳旭日，洗眼拜观；静寺晚钟，留心谛听。芳草多情，看走柳堤之马；书长无事，坐观花港之鱼。烹泉不便，暂入酒家，倚树多时，间过僧院。缓步六桥，受用荷香十里；情朗八月，消磨桂魄三更。花前小饮，不喜同人；柳外听莺，何妨独往。至于调鹤种梅，又其性命也。故和靖能高卧孤山，而足迹不入城市者二十余年，而从尤一日不恬然自足，诚甘心于隐，而非假借也。何以知之？知之于其诗也。诗云：

强接俗流终返道，敢嫌贫病是欺天。

文章敢道长于古，光景浑疑剩却闲。

读其诗，字字皆以隐逸为安。既老，恐侄与侄孙不克全其志，因自造一墓于孤山之庐侧。以见其归隐孤山之缘。先是祥符中，天书见于承天门。一时，大臣如王钦若等，皆请封禅泰山，夸示外国，此谀政也。故和靖临终，

衡茆（mào，音卯）——横木为门，茅草屋。指简陋的居室。

存恤（xù，音序）——慰问救济。

曾题一绝句，以自明守正之意，兼讥刺当时。诗云：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

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

题毕，踱出庭前，将鹤抚摩一回，道：“我欲别去，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汝往还可也。”又对满林梅树道：“二十年来，享尔之清供已足，从此听尔之舒放荣枯可也。”一时无疾而终，时年六十二。

侄宥与侄孙大年，正谋安葬，不意和靖未隐孤山时，曾客临江，偶见临江李谿，少年英伟，才思高华，虽举进士，人无知者，惟和靖先生一见便惊赏道：“兄乃公辅之器也！”李谿深感其知遇之情。后果人为三司。至是，忽罢三司，出为杭州守，因思昔年林君复先生期许之言，借此到湖上，便可酬谢知己矣。自到任之后，公事一完，即访林君复消息。左右道：“林处士已死数月了。”李谿闻信，不胜惊悼道：“我李谿承圣恩，赐我守杭，一则得以领略湖山佳景，二则便可请教君复先生诗篇墨妙，不料仙游，我李谿何不幸至此。”因为缌服，与其门人，哭而葬之于其庐侧自营之墓。因求先生之遗稿，读至先生临终一首，不觉叹服道：“先生真隐士也，千占之品行在此一绝中。”遂将此诗勒石，并纳于圻中。其时仁宗皇帝闻之，赐溢“和靖处士”，仍赐米五十石，帛五十疋于其家，以荣其大隐之名。后人思慕其高风，遂以其故庐立为祠宇，后复从神位于苏堤李邺候、白乐天、苏东坡三贤祠内，合而为四贤祠，焉。

缌（s，音思）——细麻布。

卷六 西泠韵迹

诗云：“出其东门，有女如云。”又云：“出其 都，有女如荼。”由此观之，则青楼狭邪，其来久矣。然如云如荼，不过形容其脂粉之妍，与夫绮罗之艳已耳，未有称其色占香奁，才高彤管，可垂千古之名者也。故衾裯色笑，仅供片时之乐；而车马一稀，则早已入商人之室矣。此其常也。孰知有其常，而邀山水之灵，则又未尝无其变，如南齐时钱塘之苏小小者也。

苏小小本生于妓家，父不知何人，而母死，门户冷落，风月中之滋味，已不识为何如。却喜得家住于西泠桥畔，日受西湖山水之滋培，早生得性慧心灵，姿容如画，远望如生花白雪，近对如带笑芙蓉。到了十二三岁上，发渐渐齐，而乌云半挽；眉看看画，而翠黛双分。人见了早惊惊喜喜，以为从来所未有。到了十四五时，不独色貌绝伦，更有一种妙处，又不曾从师受学，谁知天性聪明，信口吐辞，皆成佳句。此时的西湖，虽秀美天生，还未经人力点缀，而道路迂远，游览未免多劳。自西泠而东，至孤山，望断桥止矣，欲泛湖心，必须画舫。自西泠而西，一带松杉，逶迤迤迤，转至南山，沿湖不啻一二十里，步履殊劳。苏小小此时年虽幼小，却识见不凡，因自想道：“男子往来可以乘骑，我一个少年女儿，却蹙金莲于何处？”遂叫人去制造一驾小小的香车来乘坐，四围有幔幕垂垂，命名为油壁车。这油壁车，怎生形状？有《临江仙》词一首为证：

毡裹绿云四壁，幔垂白月当门。雕兰鉴桂以为轮，舟行非桨力，马走没蹄痕。望影花娇柳媚，闻声玉软香温。不须窥见已消魂。朝朝松下路，夜夜水边村。

自有此车，叫一人推着，傍山沿湖去游戏，自由自在，全不畏人。有人看见，尽以为异，纷纷议论道：“此女若说是大人家的闺秀，岂元仆从相随？怎肯教他出头露面独坐车中，任人饱看？若说是小人家儿女，毕竟有些羞缩处，那里有此神仙一般的模样？”大家疑疑惑惑，只管跟着车儿猜度。苏小小见了这些光景，也不回他长短，但信口朗吟道：

燕引莺招抑夹途，章台直接到西湖。

春花秋月如相访，家住西泠妾姓苏。

众人听了，也还不知其详。但一时轰传开去，已有细心，看破他的行径，便慕者慕，想者想，而不知涎垂几许矣，但见他年尚莺雏，时还燕乳，不敢便作蜂蝶之猖狂，然早有豪华公子，科甲乡绅，或欲谋为歌姬，或欲取为待妾，情愿出千金不惜，纷纷来说，苏小小尽皆辞去。有一贾姨娘来劝他道：“姑娘你不要错了主意。一个妓家女子，嫁到富贵人家去，虽说做姬做妾，也还强似在门户中，朝迎夕送，勉强为欢。况以姑娘的才貌，怕不贮之金屋？”苏小小道：“姨娘之意，爱惜甥女，可谓至矣。但甥女却有一癖处，最爱的是西湖山水。若一入樊笼，止可坐井观天，不能遨游于两峰三竺矣。况且富贵贫贱皆系于命，“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便决不生于娼妓之家。今既生于娼妓之家，则非金屋之命可知矣。倘人候门，河东狮子，虽不逞威；三五小星，也须生妒。况豪华非耐久之物，富贵无一定之情，人身易，出头难，倒不如移金谷之名花，置之日中之市，嗅于鼻，谁不怜香；触之目，谁不爱色。千金一笑，花柳定自来争。十斛片时，风月何曾肯让。况香奁标美，有如钓饵甜甜，彤管飞声，不啻溪桃片片。朝双双，暮对对，野鸳鸯不殊睢鸟；春

(y n, 音因)——古代瓮城的门。

红红，秋紫紫，假连理何异桃夭。设誓怜新，何碍有如皎日？忘情弃旧，不妨视作浮云。今日欢，明日歇，无非露水；暂时有，霎时空，所谓烟花。情之所钟，人尽吾夫，笑私奔之多事；意之所眷，不妨容悦，喜坐怀之无伤。虽倚门献笑，为名教所非讥；而惜旅怜鰥，亦圣王所不废。青楼红粉，既有此狭邪之生涯；缘鬓朱颜，便不可无温柔之奇货。由此想来，以甥女之才，一笔一墨，定当开楚馆之玉堂；以甥女之貌，一笑一颦，誓必享秦楼之金屋。纳币纳财，不绝于室，秣驹秣马，终日填门。弄艳冶之心，遂风流之愿。若能在妓馆中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佳人，岂不胜似在候门内抱憨痴之衾，拥迷瞞之被，做一个随行逐队之姬妾。甥女之志向若此，不识姨娘以为何如？”贾姨听说，不觉笑将起来，道：“别人以青楼为业地，原来姑娘到看得人情世故这等透彻，反以青楼为净土。既是主意定了，不消再说。

待老身那里去寻一个有才貌的郎君来，与姑娘破瓜就是了。苏小小听了，也只付之一笑。正是：

十分颜色十分才，岂肯风沉与雨埋？

自是桃花生命里，故教红杏出墙来。

一日，苏小小乘着那油壁香车，沿着湖堤一带，观玩那些山光水影，以遣闲情，不期遇着一个少年郎君，骑着一匹青马，金鞍玉镫，从断桥湾里出来，忽然看见了苏小小坐在香车中，琼姿玉貌，就如仙子一般，暗暗吃了一惊，想来：“难道尘世间能生出这等风流标致的女子来？”因勒住马，或左或右的，再三瞻视。原来苏小小看见那郎君少年俊雅，也自动心，便不避忌，任他顾盼。马在车左，苏小小也便左顾；马在车右，苏小小也便右顾。但彼此不便交言，苏小小只得口吟四句道：

妾乘油壁车，郎乘青马。

何处结同心，四冷松柏下。

苏小小吟罢，竟叫人驱车而去。那少年郎君听了，又惊又喜，早已魄散魂消。你道这少年是谁？他姓阮，名郁，表字文生，是阮道之子。因奉父命，到浙东公干，闻西湖之美，故乘马来游，不期恰遇着苏小小的香车，四目相视，未免留情，临去又朗吟出“结同心”之句，那欲火生烟，那里还按纳得住？但不知是何等人家。再三访问，方有人对他说道：“此妓家苏小小也，年才十五。大有声名，在城的贵公子，谁不想他慕他，但他出处风流，性情执拗，一时恐未许人攀折。”

阮郁听了，暗想道：“既系妓家，便不妨往而求见，纵不能攀折，对此名花，留连半晌，亦人生之乐事也。”到了次日，将珠玉锦绣备了百金之礼，叫人捧着，自仍骑了青马，绕着西北湖堤，望着松柏郁葱处，直至西泠桥畔。下了马，步到门前，见花遮柳护，甚是洁幽，又恐唐突美人，不敢轻易叩门，只在门前低回。恰好贾姨从里面开门走出来，看见了，因问道：“官人何事到此？莫非不识桃源，要问路么？”阮郁见贾姨问他，便忙上前深深一揖，笑说道：“若不识桃源，为何到此？”贾姨答礼道：“既识桃源，却是寻谁？”阮郁道：“昨偶在湖堤。侥幸之幸，遇见一美人，蒙垂青不弃，临行赠诗一首，指出西泠之路，故痴魂恋恋，特备一芹，妄想拜求一见。”贾姨道：“官人既要见舍甥女，为何不叩门，而闲立于此？”阮郁道：“这等说，是美人姨母了。”又作一揖道：“不是晚辈不叩门，因初到于此，无

鰥 (gu n, 音观) —— 无妻或丧妻者。

人先致殷勤，倘遂突然剥啄，只道少年狂妄，岂不触令甥女之怒，故尔鹄立以候机缘。今幸遇姨母，万望转达，定当图报。”贾姨道：“转达容易，但舍甥女还是闺女，荳蔻尚尔含葩，未必肯容人采，官人莫要错费了心情。”阮郁道：“但求一见，为荣多矣，谁敢妄想巫山之梦，姨母请但放心。”贾姨笑道：“好一个怜香惜玉的情种。待我去通知。”说罢，即回身人去。去不多时，出来道：“舍甥女闻得骑青马的官人来访，便叫老身请官人里面坐，但舍甥女睡尚未起，不能倒曳金莲，望勿见罪。”阮郁道：“蒙许登堂，则仙姿有望，便花砖影转，谁敢嫌迟？求姨母再报，绣衾不妨压而睡足。”说罢，方才斜穿竹径，曲绕松廊，转入一层堂内。那堂虽非雕画，却紧对湖山，十分幽爽。

贾姨送阮郁到堂，安了坐，他便去了。阮郁坐在堂上，明知窗外湖山秀美，他却竟如未曾看见的，一心只想在美人身上。忽想道：“美人此时定然起身梳洗了。”又半晌，忽想道：“美人此时定然妆罢簪花了。”正想不了，忽见两个侍儿，一个携着茶壶，一个捧着果盒，摆在临湖的一张长条桌上，请阮郁吃茶。侍儿道：“姑娘此时妆束将完，我们去请来相会。”阮郁道：“难为你二位了，可对姑娘说，慢慢不妨，我自品茶相候。”只觉那茶一口口俱有美人的香色在内，吃下去，甚是心悦神抬。又坐了一个时辰，方看见前边的那个侍儿，又捧出茶来道：“小姑娘出来了。”阮郁听见出来，忙起身侧立以待。早一阵香风，苏小小从绣帘中袅袅婷婷走出。但见：

碎剪名花为貌，细揉嫩柳成腰。红香白艳别生娇，恰又莺雏燕小。云鬓乌连云髻，眉尖青到眉梢。漫言姿态美难描，便是影儿亦好。

阮郁见苏小小今日妆束，比昨日湖堤相遇的模样更自不同，早喜得神魂无主。候苏小小走下堂来，忙叫人将礼物摆在堂上，方躬身施礼道：“昨幸有缘，无心中得遇姑娘仙驾，又蒙垂青，高咏‘同心’之句，归时喜而不寐，故今日敢不避唐突之嫌，聊备寸丝为敬，欲拜识仙姿，以为终身之奇遇，还恐明河在望，不易相亲，又何幸一人桃源，即蒙邀迎如故，真阮郁之大幸也。姑娘请上，容阮郁拜见。”苏小小见他谦谦有礼，又市帛交陈，十分属意。因笑说道：“贱妾，青楼弱女也，何足重轻，乃蒙郎君一见钟情，故贱妾有感于心，而微吟示意。又何幸郎君不弃，果殷殷过访。过访已自叨荣，奈何复金玉辉煌，郑重如此。可谓视葑菲如琼枝矣，敢不趋迎。但恨妆镜少疏，出迟为罪，郎君请上，容小小一拜。”

二人交拜毕，方东西就坐。茶罢，苏小小道：“男女悦慕，从来不免，何况我辈。但怅春未及时，花还有待，徒辱郎君之青目，却将奈何？”阮郁道：“姑娘怎么如此说？天姿国色，以一见为荣。幸今既蒙不拒，又辱款接如斯，则荣幸已出于望外。玉尚璞含，珠犹内蕴，谁敢不知进退，更作偷窃之想耶？姑娘但请放心，小子领一茶，即告退矣。”苏小小听了，大喜道：“郎君若如此相谅，便晨夕相对，无伤也，何必去之太促。”阮郁道：“姑娘不见督责，小子敢大胆再留连半晌，得饱餐秀色而归，使魂梦少安，便感恩非浅。”苏小小道：“妾留郎君者，盖蒙郎君垂顾，欲以一樽，少伸地主之谊耳。若云餐秀，贱妾蒲柳之姿，何秀之有？闻言未免增愧。”阮郁道：“白玉不自知洁，幽兰不自知香，惟弟之饿心馋眼，一望而明。若再坐久，

葩（P，音趴）——花。

葑菲——蔓青与蒿一类的菜。

只恐姑娘黛色容光，皆被我窃去矣。”苏小小微笑道：“妾不自知，而郎君知之，可谓妾真知己矣。且请到松杉轩傍，妾卧楼之前，镜阁之上，望望湖光山色，聊尽款曲，何如？”阮郁道：“本不当入室取扰，既姑娘有此盛意，我阮郁留一刻，也享一刻之福，何敢复以套辞，但些须薄物，望笑而挥入，无令陈此遗羞。”苏小小道：“乍蒙垂顾，怎好便受厚礼？若苦辞，又恐自外，却将奈何？”阮郁道：“寸丝半币，大辱章台，若再宣言，则愧死矣。”苏小小道：“郎君既留隋赵，为妾作声价，妾敢不拜嘉，以明用爱。”遂命侍婢收入。即邀阮郁到镜阁上去坐。

阮郁到了阁上，只见造得十分幽雅。正当湖面，开一大圆窗，将冰纱糊好，就如一轮明月。中贴一对道：

闭阁藏新月，开窗放野云。

窗外檐端悬一扁，题“镜阁”二字。阁下桃花杨柳，丹桂芙蓉，四围点缀得花花簇簇。在窗内流览湖中景色，明明白白，无所不收。若湖上游人画舫到过镜阁之前，要向内一望，却檐幔沉沉，隐约不能窥，故游人到此，往往留有余不尽之想。阁中琴棋书画，无所不具。阮郁见了，更觉神飞，因赞道：“西湖已称名胜，不意姑娘此阁，又西湖之仙宫也。弟何幸得蒙引入，真侥幸也。”苏小小道：“草草一椽，绝无雕饰，不过借山水为色泽耳。郎君直谓之仙，亦有说乎？”阮郁道：“弟之意中，实见如此，若主何说，则无辞以对。”苏小小因笑道：“对亦何难？无非过于爱妾，故并此阁亦蒙青盼耳。”阮郁听了，亦笑道：“弟之心，弟不自知，姑娘乃代为拈出。姑娘之慧心，真在千秋之上矣。”二人方问答合机，只见侍儿捧出酒肴来，摆在临湖窗前，请二人对饮。苏小小道：“不腆之酌，不敢献酬，以增主愧，望郎鉴而开怀。”阮郁来意，自以得见为幸，今见留人密室，又芳樽相款，怎不快心。才饮得数杯，早情兴勃勃，偷看小小几眼，又四围流览一番，忽见壁边贴着一首题镜阁的诗，写得甚是端楷，大有风韵。因念道：

湖山曲里家家好，镜阁风情别一窝。

夜夜常留明月照，朝朝消受白云磨。

水痕不动秋客净，花影斜垂春色拖。

但怪眉稍兼眼角，临之不媚愧如何？

阮郁读完，更加惊喜道：“原来姑娘佳作，愈出愈奇，然令人垂涎不已者，正妙在眉梢眼角，何以反言不媚，得元谦之太过乎？请奉一厄。”因而斟上，苏小小道：“贱妾谦之太过，既受郎君之罚，郎君举之太过，独不该奉敬乎？”因而也斟上一危。二人上拖拖逗逗，欢然而饮，忽贾姨走来，笑说道：“好呀，你二人竟不用媒了。”阮郁笑道：“男女同饮虽近私，然尚是宾主往来。若红丝有幸，还当借重于斧柯，焉敢无礼，而轻于犯悦，以获衍尤。”说罢，大家都欢然而笑。苏小小因请贾姨入座，又饮了半晌，大家微有醉意。阮郁便乘醉说道：“姨母方才争说竟不用媒，却像以媒自居。但不知姨母伐柯之斧利乎不利乎？”贾姨道：“宫人不消过虑，纵然不利，天下断无个破亲的媒人。官人若不信，可满饮一筋，待老身面试，试与官人看。”因筛了一大杯，送到阮郁面前，阮郁笑领了道：“姨母既有此高情，莫说一筋，便醉杀了，亦所甘心，但斧柯前一敬未伸，如何敢劳面试？”贾姨笑道：“先试而后伸敬，亦未为晚。”阮郁道：“既是如此相信，且领干

所赐，看是如何。”遂拿起酒来，一饮而尽。

贾姨见了，甚是喜欢，因对苏小小笑说道：“贤甥女，你是个聪慧的人，有心作事，有眼识人，不是个背前面后，随人勾挑引诱，便可倾心之人，故我做姨娘的有话便当面直说。大凡男女悦慕，最难称心；每有称心，又多阻隔。今日阮官人青聪白面，贤甥女皓齿蛾眉，感大作合，恰恰相逢，况你贪我爱，契合殊深，若情到不堪，空然回首，可谓锦片姻缘，失之当面矣。今所不敢轻议者，怜惜贤甥女瓜期尚未及耳。然此一事，做姨娘的也替你细细思量过了。你今年已交十五，去二八之期不远，若待到其时，婚好及时，千金来逼，何容再拒。倘不得其人，而云粗雨暴，交村蠢之欢，又不如早一日软软温温，玉惜香怜，宁受甘甜之苦矣。”苏小小听了，忍不住也笑将起来道：“姨娘怎直言至此，相想自是个过来人了。”

阮郁此时已在半酣之际，又被苏小小柔情牵扰，已痴过不能自主，恨不得一时即谐了花烛。今听见贾姨为他关说，又见苏小小听了喜而不怒，似乎有个允从之意，不胜快心。因筛了一大觥，送到贾姨之前道：“姨母面试文章，十分精妙，将我晚生肺腑，已深深掘出，即当叩谢，一时不便，且借芳憎，当花上献，望姨母慨饮。”贾姨道：“老身文章未必做的好，却喜阮官人批语批得好，自然要中主考之意了。”苏小小道：“上宾垂顾，当借西冷山水风流，聊劝一觥。姨娘奈何只以粉脂求售，无乃太俗乎？”贾姨听了，连点头道：“是我不是，该罚！该罚！”遂将阮郁送他的酒，一气饮干道：“再有谈席外事专，以此为例。”苏小小因叫侍儿，推开纱窗，请阮郁观玩湖中风景。阮郁看了，虽也赞赏，却一心只暗暗的对着小小，时时偷窥他的风流调笑，引得魄散魂消，已有八分酒意了，尚不舍得辞去。元奈红日西沉，渐作黄昏之状，方勉强起身谢别，苏小小道：“本当留郎君再尽余欢，但恐北山松柏迷阻归鞍，故不敢强为羁绊。倘情有不忘，不妨重过。”阮郁道：“未得其门，尚思晋谒，既已登堂，便思入室。何敢自外？明晨定当趋侍。”说罢再三致意而别。正是：

美色无非自出神，何曾想着要迷人。

谁知饥眼痴魂魄，一见何知更有身。

阮郁乃当朝相公之子，只贪绝色，看得银钱甚轻。到了次日，果备了千金纳聘，又是百金酬媒。此时已问明了贾姨的住处，故先到贾家，送上媒资，求他到苏家去纳聘。你道妇人家，见了白晃晃银子，有不眉欢眼笑的？略略假推辞两句，便收了道：“既承阮官人如此高情，舍甥女之事，都在老身身上。包管锦丛丛、香朴朴，去被窝中受用便了。”阮郁道：“若能到此，感谢不尽。”说罢，贾姨遂留阮郁坐下，竟叫阮家家人，携了聘礼，同送到苏家去。因暗暗对苏小小道：“千金，厚聘也；相公之子，贵人也；翩翩弱冠，少年也；皎皎多情，风流人物也；甥女得此破瓜，方不辱抹了从前的声价，日后的芳名。请自思之，不可错过。”苏小小道：“姨娘既谆谆劝勉，料不差迟。甥女无知，敢不从命？”

贾姨见他允了，满心欢喜，遂将聘金替他送入内房，便忙忙走回家，报知阮郁。阮郁闻报，喜之不胜，遂同贾姨到苏家来谢允，小小便治酒相款。阮郁又叫家人去，取了百金来，以为花烛之费。贾姨遂专主其事，忙叫人选择一个黄道吉日，请了许多亲戚怜媪。到了正日，张灯结彩，备筵设席，笙箫鼓乐，杂奏于庭，好不热闹。

众亲邻都在外堂饮酒，惟苏阮二人，却在房中对饮合卺^①之后。自外筵散后，二人饮到半酣之际，彼此得意，你看我如花，我看你似玉，一种美满之情，有如性命。才入夜，阮郁即告止饮，思量枕席功夫，苏小小却羞羞涩涩，倘着留饮，左一杯，右一杯，只是延捱。阮郁见小小延捱情态，又是一种娇羞，那炎炎欲火，愈加按捺不定。无可奈何，只得低声告求道：“夜已深了，醉已极了，万望姐姐垂情，容小生到巫山去少息，何如？”苏小小那里肯听，竟有个坐以待旦之意。还亏得贾姨走进房来，嗔怪道：“如此芳春良夜，坐傍蓝桥，不思量去饮甘露琼浆，怎还对此曲孽^②，痴痴强进，岂不令花烛笑人。”因叫侍儿将酒席撤去，立逼着他二人解衣就寝，小小到此际亦无可奈何，但半推半就，任阮郁拥入罗帏而已。正是：

虽曰情愿，却未曾经惯。痛痒此时难辨，直惊得，心头战。谁知桃片，忽须臾作践。到得甜甜留恋，只思量，何曾怨。

右调《霜天晓角》

阮郁与小小这，夜虽说千般怜，万般惜，然到那怜惜不得之时，未免也笑啼俱有，却喜得苦处少，乐处多，十分恩爱皆从此种出来。

到了次日晌午二人方才起来梳洗。贾姨早进房来贺喜，阮郁又再三向贾姨谢媒。自此之后，两人恩爱如胶似漆，顷刻不离。每日不是在画舫中。飞觞流览那湖心与柳岸的风光，就是自乘着油壁香车，阮郎骑着青^③骏马，同去望那南北两高峰之胜概。真个得成比目，不羨鸳鸯，已经三月，正在绸缪之际，不意阮郁的父亲。在朝有急变之事，遣人立逼他回去。二人那里舍得，徒哭了数日，无计可留，只好叮咛后约，匆匆而别。正是：

陌路相逢信有缘，谁知缘尽促归鞭。

劝君莫错怪人事，扯去牵来都是天。

阮郁既去之后，小小一时情意难忘，便杜门个出。争奈他的芳名，一向原有人羡慕的，今又经了相公之子千金为聘，这一番举动，愈觉轰动人耳目。早有许多富贵子弟，探知消息，都纷纷到西泠苏家来求复帐。奈小小一概谢绝，只说到亲眷家养病去了，却又无聊，只得乘了油壁车儿，两山游玩，以遣闷怀。有几个精细少年，见他出游，知他元病，打听阮公子这段姻缘，是贾姨撮合的，便暗暗备礼来求贾姨为媒。贾姨却又在行有窍，凡来求他的子弟，必须人物俊雅，可中得小小之意，又要挥洒不吝，有些油水滋培的，方才应承许可。若有些须不合，便冷冷辞去。但辞去的固多，应承的却也不少。从此，西泠的车马，朝夕填门。若说往来不断，便当迎送为劳，却喜得苏小小性情语默，比当道的条约还严。他若倦时，谁敢强交一语；到他喜处，人方踊跃追陪。睡到日中，啼鸟何曾惊梦？闲行月下，花影始得随身。从没人突然调笑，率尔狂呼，以增其不悦。故应酬杯斝，交接仪文，人自劳而他自逸。却妙在冷淡中，偶出一言，忽流一盼，若慰若籍，早已令人魂消，只感其多情，决不嫌其简慢，故声价日高，交知日广。而苏小小但知有风流之乐，而不知有拂逆之苦。以一钱塘妓女，而春花秋月，消受无穷；白面乌纱，交接殆尽。或爱其风流，或怜其娇小，或慕其多才，或喜其调笑，无不人人赞赏，处处称扬。他却性好山水，从元暇日。若偷得一刻清闲，便乘着油壁车儿，去寻那山水幽奇，人迹不到之处，他独纵情凭吊。

①合卺——旧时婚礼，饮交杯酒。

②孽（niè，音聂）——酿酒的曲。此处则指酒。

忽一日，游到石屋山中，烟霞岩畔，此时正是暮秋天气，白云低压，红叶满山，甚觉可爱，小小遂停了车儿，细细赏玩。赏玩不多时，忽见对面冷寺前，有一壮年书生，落落寞寞，在那里闲踱，忽看见了佳人停车，便有个要上前相问讯的意思，走不上两三步，忽又退立不前。苏小小见了，知他进退趑趄者，定为寒素之故。因下了车儿，轻蹙金莲，迎将上去，道：“妾乃钱塘苏小小也，品虽微贱，颇识英雄，先生为何见而却步？”那书生听了，不胜惊喜道：“果是苏芳卿耶？闻名久矣，第恨识面无由，今幸相逢。即欲仰邀一顾，又恐芳卿日接富贵，看寒儒不必人眼，故进而复退。不期芳卿转下车就语，可谓识面又胜似闻名多多矣。”苏小小道：“妾之虚名，不过堕于脂粉，至于梁夫人之慧心，红拂女之俏眼，惟有自知，绝无人道。及今睹先生之丰仪，必大魁天下，欲借先生之功名，为妾一验。”那书生道：“我学生既无李药师之奇才，又无韩良臣之勇敢，萧然一身，饥寒尚且不能自主，功名二字，却从何说起？芳卿莫非失眠。”小小道：“当此南北分疆时，上求贤久矣，功名虽有，却在帝阙王都，要人去取。先生居此荒山破宇中，功名岂能自至？还须努力，无负天地生才。”那书生听见说得透畅，不觉伤心大恸道：“苍天苍天！你既覆庇群生，何独不覆庇到我鲍仁？反不如钱塘一女娘，见怜之亲切也。”小小道：“先生莫怪妾直言。据妾看来，非大不培，只怕还是先生栽之不力耳。”鲍生听了，因跌跌脚道：“芳卿责我，未尝不是。不知帝阙王都，动足千里。行李也无半肩，枵腹空囊，纵力追夸父，也不能前往。”苏小小道：“先生若无齐治均平的大本领，我苏小小风月行藏，便难效力。若是这些客途资斧，不过百金之事，贱妾尚可为情。”鲍生听了，又惊喜道：“芳卿何交浅而言深，一至于此？”苏小小道：“一盼而肝胆尽倾，交原不浅。百金小惠，何为深？先生不要认错了。”鲍生道：“漂母一饭，能值几何？而千秋同感，施得其人耳，何况百金。但恐我鲍仁不肖，有负芳卿之知我，却将奈何？”苏小小道：“听先生自道尊名，定是鲍先生了。若不以妓迹为嫌，敢屈到寒家，聊申一敬。”鲍仁道：“芳卿，仙子也，所居自是仙宫，岂贫士所敢轻造。然既蒙宠招，自当趋承。敢请香车先发，容步后尘。”苏小小既上车儿，又说道：“相逢陌路，万勿以陌路而爽言。”鲍仁答道：“知己一言，焉敢自弃？”说罢，便前后而行。

不朗苏小小香车才到，已早有许多贵介与富家子弟，或携樽在他家坐待，或治席于湖舫，遣人来请的，纷纷攘攘。一见他到了，便你请我邀，喧夺不已。苏小小俱一概回他道：“我今日自作主人，请一贵客，已将到了，没有工夫。可拜上列位相公爷们，明日领教罢。”众人都里肯听，只是请求不去。苏小小便不理他，竟入内，叫人备酒俟候。不一时，鲍仁到了，见门前拥挤的仆隶，皆华丽异常，却自穿着缁袍草履，到了门前，怎好突人。谁知小小早遣了随车认，得的童子在门前等候，一见到了，便赶开众人，直请他到镜阁中去。小小早迎着说道：“鲍先生来了。山径崎岖，烦劳步履，殊觉不安。”鲍仁道：“珠玉之堂，寒儒踞坐，甚不相宜。”小小道：“过眼烟花，焉敢皮相英雄。”鲍仁道：“千秋义侠，谁知反在闺帏。”

二人正说不了，待儿早送上酒来对饮。饮不多时，外面邀请的又纷纷催迫，小小虽毫在不意，鲍仁听了，只觉不安。因辞谢道：“芳卿之情，已领至透骨骨髓矣。至于芳樽眷恋，即通宵达旦，亦不为长。但恨此时此际，眉

低气短，不能畅此襟怀，徒费芳卿之婉转，而触蜂蝶之憎嫌。倒不如领惠而行，直截痛决，留此有余不尽，以待异日，何如？”小小道：“妾既邀接鲍先生到此，本当扫榻亲荐枕衾，又恐怕流入狎邪之私，而非慷慨相赠之初心。况先生堂堂国士，志不在于儿女。既要行，安敢复留？”遂于座后，取出两封白物，送鲍仁道：“百金聊佐行旌，静听好消息耳。”鲍仁收了，近前一揖，道：“芳卿之情，深于潭水，非片言所能申谢，惟铭之五内而已。”说罢，竟行。小小亲送至门而别。正是：

游人五陵去，宝剑值千金。

分手脱相赠，平生一片心。

鲍仁既去，且按下不题。却说苏小小送了鲍仁，方才次第来料理众人。众人等得不耐烦，背地里多有怨言。及见小小走到面前，不消三言两语，只一颦一笑，而满座又早欢然。故纵情谈笑，到处皆著芳香；任性去来，无不传为艳异。最可喜是王侯之贵，若怜他娇。惜他美，便待之不啻上宾。尤妙的是欢好之情，若稍不浓，略不密，便去之有如过客。苦莫苦于人家姬妾，言非不工，貌非不美，沦于下贱，安得自由？怨莫怨于远别妻孥，望又不来，嫁又不可，独拥孤衾，凄凉无限。怎得如小小罗绮遍身，满头珠翠，鲙厌不甘，蚕嫌不暖，无人道其犯分而不相宜。故小小自十五而至二十，这四五年楚馆秦楼之福，俱已享尽。四方的文人墨士，与夫仕宦名流。无不过交、此时贾姨奔走殷勤，缠头浸润，也成一个家业了。每每称羨小小道：“甥女当日高标为妓之论，虽一时戏言，做姨娘的还不以为然，到了今日，方知甥女有此拿云捉月之才，方有此游戏花柳之乐，真青楼之杰出者也。”苏小小听了，也只付之一笑。

忽一日，有上江观察使孟浪，自恃年少多才，闻苏小小之名，只以为是虚传，不信红裙中果有此人，偶因有事西吴，道过钱塘，胸中原有一个苏小小横在心头，思量见他一面，便借游湖之名，叫了大楼船一只作公馆，备下酒席，邀了宾客，遂着人去唤苏小小来佐酒。自恃当道官，妓女闻呼，必然立至。不期差人去时，苏家一个老妪回道：“姑娘昨日被田翰苑家再三请去西溪看梅，只怕明日方得回家。你是那位相公家？若要请我姑娘吃酒，可留下帖子，待他回来看了，好来赴席。”差人道：“谁有帖子请他！是孟观察相公叫他佐酒。”老妪道：“我家姑娘从来不晓得做什么酒。既要做酒，何不到酒肆中去叫一个？”差人因苏小小不在，没法了，只得将所说的话，一一回复孟浪。孟浪沉吟半晌回思想道：“他既是一个名妓，那有此时还闲着的道理？不在家，想是实情。”又分付差人道：“既是明日来家，明日却是要准来伺候的。”差人领命，到了次日，黑早便去，连苏家的门还未开，只得且走了回来。及再去时，苏家老妪回道：“方才有信，说是今日要回，只是此时如何得能便到？极早也得午后。”差人午后再去，还说不曾回来。差人恐怕误事，便坐在门前呆等，直等到日落，也不见来，黄昏也不见影。只等到夜静更深，方看见两对灯笼，七八个管家，簇拥着一驾香车儿，沿湖而来，到了门前下车时，差人忙忙要上前呼唤，只见苏小小已酣酣大醉，两三个侍儿一齐搀扶了进去。众家人只打听明白，说苏姑娘已睡下了，方敢各散去。差人见他如此大醉行径，怎敢一时罗嗅？只得又回去，细细的禀知官府。孟浪道“果是醉了么？”差人道：“小人亲眼看见的。三个丫头挽他

鲙（kuài，音快）——细切的鱼肉。

不动，实实醉了。”孟浪道：“既是真醉，再恕他一次，若明日再左推右托，便饶他不过。”

及到了第三日，差人再去时，侍儿回道：“宿醒未醒，尚睡着；不曾起身，谁敢去惊动他？”差人道：“你快去说声：‘这孟爷乃上江观察使，官大着哩。叫了三日，若再不去，他性子又急，只怕还惹出事来。’”侍儿笑说道：“有舍子事？和尚道士。去迟了，不过罚两杯酒罢休了。”差人听得不耐烦起来。便走回船中禀道：“小人再三催促，那娼妓只睡着不肯起来，全不把相公放在心上。”孟浪听了，勃然大怒道：“一个娼妓，怎这等放肆？须拿他来羞辱一场方快。”又想到：“自去拿他，他认我是客官，定还不怕。必须托府县立刻拿来，方晓得利害。”即差人到府县去说，府县得知，俱暗暗吃惊道：“此人要津权贵，况且情性暴戾，稍有拂逆，定要口伤。”叫人悄悄报知苏小小，叫他速速去求显宦发书解释，然后青衣蓬首，自去请罪，庶可免祸。若少迟延，便不能用情。

侍儿俱细细与小小说知。小小听了，还只高卧不理。倒是贾姨闻知着急，忙忙走到床前说道：“这姓孟的，人人都说他十分惫，你不要看做等闲。我们门户人家，要抬起来，固不难，要作践，却也容易。你须急急起来打点，不可被他凌辱一场，把芳名损了。”苏小小道：“姨娘不消着急。他这两三日请我不去，故这等装腔作势，我无过勉强去走走便罢了，何必打点？”贾姨道：“不是这等说。据府县说来，连官府也怕他三分。又来分付，叫你求几位显宦的书，去说个人情，你方好去请罪。若不是这等，便定然惹出祸来。”苏小小被贾姨只管琐碎；只得笑笑，走起身来，道：“花酒中的一时喜怒，有甚么大祸？甥女因力倦贪眠，姨娘怎这样胆小，只管催促？”因穿了衣服，‘慢慢的走到镜台前去妆饰？’贾姨道：“你此去是请罪，不要认做请酒，只须搭上一个包头，穿上一件旧青袄，就是了，何消妆束？”小小又笑道：“妆束乃恭敬之仪，恭敬而请，有罪自消，如何倒要蓬首垢面、青衣轻薄起来？”遂不听贾姨之言。竟梳云掠月，妆饰得如画如描。略吃些早膳，就乘了车儿，竟到湖船上来，叫人传禀。

此时孟观察正邀了许多宾客，赏梅吃酒，忽听见说苏小小来了，心上虽然暗喜，但既发作一番，那里便好默默，必须哼喝他几句，然后收科。因问道：“他还是自来，还是府县拿来了？”左右禀道：“自来的。”孟观察道：“既是自来，且姑容他进见。”一面分付，一面据了高坐，以便作威福。不片时，人还未到面前，而鼻孔中早隐隐（尝）麝兰之味，将他暴戾之气，已消了一半。及到面前，虽然是淡妆素服，却一身的袅娜，满面的容光，应接不暇。突然望见一个仙子临凡，这孟观察虽然性暴，然正在壮年，好色之心颇盛，见了这般美丽，恨不得便吞他入口，只碍着观瞻不雅，苦苦按纳。在小小不慌不忙，走到面前，也不屈膝，但深深一拜，道：“贱妾苏小小，愿相公万福。”孟观察此时心已软了，说不出硬话来，但问道：“我唤了你三日，怎么抗拒不来，你知罪么？”小小道：“若说居官大法，贱妾与相公腰隔天渊，如何敢抗？至于名公巨卿，行春遣兴，贱妾来迟去慢，这些风花雪月之罪，妾处烟花，不能自主，故年年月月日日，皆所不免。贱妾虽万死，亦不能尽偿，盖不独为相公一人而坐，还望开恩垂谅。”观察道：“这也罢了，但你今日之来，还是求生，还是求死？”小小道：“‘爱之则欲其生，

恶之则欲其死’，悉在相公欲中，贱妾安能自定？”观察听了，不禁大笑起来，道：“风流聪慧，果然名下无虚，但此皆口舌之辩才，却非实学。你若再能赋诗可观，我不独不加罪，且当优礼。”小小便请题。观察因指着瓶内梅花道：“今日赏梅，就以此为题。”小小听了，也不思索，信口长吟道：

梅花虽做骨，怎敢敌春寒？

若要分红白，还须青眼看。

孟观察听了，知诗意皆包含着眼前之事，又不亢，又不卑，直喜得眉欢眼笑。遂走下坐来，亲手搀定小小道：“原来芳卿果是女中才子，本司误认，失敬多矣。”因邀之人坐，小小道：“贱妾何才？止不过情词曲折，偶会相公之意耳。”观察道：“情词会意，正才人之所难。”遂携了小小，并坐在上面，欢然而饮。饮酒之间，小小左顾右盼，诙谐谈笑，引得满座尽倾。观察此时，见他偎偎倚倚，不觉神魂俱荡。欲要留小小在船中，又恐官箴不便，直吃得酩酊大醉，然后差人明灯持火，送了小小回家，却与小小暗约下，到夜静时，悄悄移小船到镜阁下相就。如此者一连三夜，大快其心，赠了小小千金，方才别去。正是：

一怒双眸裂，回嗔满面春。

非关情性改，总是色迷人。

孟观察去后，贾姨因问道：“这观察接甥女不去，特着府县来拿，何等威严。自你去请罪，我还替你耽着一把干系。为何见了你，只几句言语，说得他大笑起来，这是何缘故？”小小道：“姨娘有所不知，但凡先要见甥女，后因不得见而恼怒者，皆是欣慕我才色之美，愿得一见者也。至于苦不得见方恼，则此恼非他本心，皆因不得见而生，故甥女妆饰得可人，先安慰定他的欣慕之心，则后来之恼怒，不待言而自消矣。若青衣蓬首，被他看得不才不美，无可欣慕。不更益其恼怒乎？我拿定他是个色厉而内荏之人，故敢直见之而不畏。”贾姨听了，不胜欢喜道：“我也做了半生妓女，进门诀、枕席上的诀、启发人钱钞的诀、死留不放的诀，倒也颇通，从不知妓女中还有这许多窍脉。怪不得甥女享此大名，原来还有这个秘诀。”苏小小笑道：“有何秘诀？大都人情如此耳。”

自有孟观察这番举动远近传闻，苏小小不独貌美，兼有应变之才、声名一发重了。苏小小却暗暗自思道：“我做了数年妓女，富贵繁华，无不尽享；风流滋味，无不遍尝；从不曾受人一毫轻贱，亦可谓饶天之幸了。须乘此车马未稀，早寻个桃源归去，断不可流落炉头，偿王孙之债。”主意定了，遂恹恹托病，淡淡辞人。或戒饮于绣佛之前，或遁迹于神龙之尾。蜂蝶原忙，而花枝业不知处；楼台自在，而歌舞悄不闻声。此虽人事看明，巧于回避；谁知天心有在，乐于成全。

忽一日，小小偶同了一个知己朋友，看荷花回来，受了些暑热之气，到夜来又贪凉，坐在露台，此时是七月半后，已交秋风冷，不期坐久，又冒了些风寒，染成一病，卧床不起。医生来看，都说是两感，多凶少吉。谁知小小父母久无，亲戚虽有，”却也久疏，惟有贾姨娘往来亲密，见小小病体十分沉重，甚是着急。因含眼泪说道：“你点点年纪，享了这等大名，正好嘲风弄月的，快活受用，奈何大之不仁，降此重疾。”小小道：“姨娘不要错

酩酊（mǐ dǐng，音毛逃）——大醉貌。

恹恹（yān yān，音烟）——形容患病而精神疲乏。

怪了天。此非天之不仁，正是天仁而成全我处，你想甥女一个女子，朝夕与鸿儒巨卿诙谐谈笑。得此大名者，不过恃此少年之颜色耳。须知颜色妙在青春，一过了青春，便渐渐要衰败，为人厌弃。人一厌弃，则并从前之芳名扫地矣。若说此时，眉尚可画，鬓尚堪撩，我想纵青黛有灵，亦不过再五年、十年止矣。而五年、十年，无非转眼，何如乘此香温温、甜蜜蜜、垂涎刮目之时，借风露天寒，萎芳香于一旦；假巫山云梦，谢尘世于片时；使的的红颜，不至出白头之丑；累累黄土，尚动人青鬓之思。失者片时，得者千古，真不大为得计乎？姨娘当为甥女欢喜，不当为甥女悲伤。”贾姨道：“说便是这等说，”算便是这等算，但人身难得，就是饥寒迫切、还要苟延性命，何况你锦绣丛中之人，一旦弃捐，怎生割舍？你还须保重。”小小似听不听，略不再言。

贾姨过了一日，见他沉重，又因问道：“你交广情多，不知可有甚未了，要情人致意否？就是后事，从丰从俭，亦望示知。”小小听了，勉强道：“交乃浮云也，情犹流水也，随有随无，忽生忽灭，有何不了？致意于谁？至于盖棺以后，我已物化形消，于丰俭何有？悉听人情可也。但生于西冷，死于西冷，埋骨于西冷，庶不负我苏小小山水之癖。”说罢，竟奄然而逝。贾姨痛哭了一场，此时衣衾棺椁已预备端正，遂收殓了，停于中堂。贾姨见小小积上许多银钱，欲要在他面上多用些，又恐妓家无靠，惹人是非，故退退缩缩，不敢举行。

忽一日，三四个青衣差人飞马来问道：“苏姑娘在家么？若在家，可少留半；若出门，可速速请回。我们滑州刺史鲍相公，立刻就要来面拜。”贾姨听见，不禁哭了出来道：“苏姑娘是在是在家，只可恨死了，不能接待。若是这鲍相公要追欢卖俏，就烦尊驾禀声，不消来了。”差人听说，都吃惊道：“闻说苏姑娘只好二十余岁，为何就死了？果是真么？”贾姨道：“现停柩在堂，如何假得？”差人没法，只得飞马去了。不多时，早望见那鲍刺史换了白衣白冠，轿也不乘，直走马而来。到西冷桥边，便跳下马来，步行到门，竟呜呜咽咽的哭了进乘来。及到柩前，不禁抚棺大恸道：“苏芳卿耶！你是个千秋具慧眼，有血性的奇女子。既知我鲍仁是个英雄，慨然赠我百金，去求功名，怎么就不待我鲍仁功名成就，来谢知己，竟辞世而去耶？芳卿既去，却教鲍仁这一腔知己之感，向谁去说？岂不痛哉！”哭罢，思量了半晌，忽又大恸起来道：“这一段知己之感，还说是我鲍仁的私情，就以公论，天既生芳卿这般如花之貌，咏雪之才，纵才貌太美，犯了阴阳之忌，也须念生才之难，略略宽假其年，奈何花才吐蕊，月尚垂钩，竟一旦夺之那？苍天耶！何不仁之至此那？”只哭得声息都无。

贾姨此时已问明侍儿，知是小小赠金之人，因在旁劝解道：“相公贵人，不要为亡甥女些小事，痛伤了贵体。”鲍刺史道：“妈妈，你不知道：人之相知，贵乎知心。他小小一女子，在贫贱时，能知我心，慨然相赠。我堂堂男子，既富且贵，反因来迟不能少申一报，非负心而何？日后冥冥相见，岂不愧死？”贾姨道：“相公既有此不忘之情，要报亡甥女，也还容易。”鲍刺史道：“他已玉碎香消，怎能相报？”贾姨道：“亡甥女繁华了一生，今寂寂孤魂，停棺于此，尚不知葬于何所，殊属伤心。相公若能择西冷三尺土，为亡甥女埋骨，使其繁华于始，而又能繁华于终，则亡甥女九泉有知，定当感激深厚。”鲍刺史听了，方才大喜道：“妈妈此言，甚是有理。”遂叫堪舆，在西冷桥侧择了一块吉地。又叫匠人兴工动土，造成一座坟墓。又自山

名发帖，邀请阖郡乡绅士大夫，都来为苏小小开丧出殡。众人见鲍刺史有此义举，谁敢不来？一时的祭礼盈庭。到那下葬之日，夹道而观者，人山人海。鲍刺史乃白衣白冠。亲送苏小小之柩葬于西泠。坟墓之内，立一石碑，上题曰“钱塘苏小小之墓”。又为他置下祭田，为贾姨守墓之费。临行又哭奠一场，然后辞去。

有此一段佳话，故苏小小之芳名，至今与吗湖并传不朽云。

卷七 岳坟忠迹

西湖乃山水花柳游赏之地，为何载一个千古不朽的忠勇大英雄于上？只因他生虽生在相州汤阴地方，往却住在杭州按察司内，死却死在大理狱风波亭上，葬却葬在北山栖霞岭下，故借他增西湖之雄。

你道这本英雄是谁？他姓岳，单讳一个人字，表字鹏举。父母生他时节，梦见一个金甲红袍，身長丈余的将军，走进门来，大声道：“我是汉朝张翼德也，今暂到汝家。”说毕，即时分娩，父亲因此就取名为飞。生不多时，忽值河水泛决，母亲姚氏惊慌无措，因抱岳飞、坐在一个大瓮中，冲涛触浪而去。既而抵岸，出时，母与飞俱无恙，人以此异之。

他生而威武，少负气节，家贫力学，最好学的是《左氏春秋》与《孙吴兵法》。未冠时节，就能挽三百斤的弓，八石的弯。他从的一个师父姓周名侗，射得好箭。日日受他的指教，不数年，早已尽得其妙，左右手都能开弓，发无虚矢。兼之十八般武艺，件件皆精。岳飞甚是感激。后来周侗死了，岳飞痛哭。每到朔望，必备酒肴楮帛，到坟头去祭奠，风雨不辍。父母甚喜道：“今日不忘师父之德，异日岂忘君父之恩！”

岳飞既长，闻知二帝蒙尘，不胜愤激，因题《满江红》词一首以见志道：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抒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飞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仇寇肉，笑谈渴饮刀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只这一首词，而岳公的忠肝义胆，侠气雄心已见于笔墨之内。此时金兵屡屡犯边，朝廷命刘拾为真定宣抚司，招募敢勇之士，岳飞因而应募。虽蒙收录在留守使帐下听用，却尚没人知他。偶一时犯了重法，刀斧手绑去要斩，幸得留守使宗泽出帐，看见他红光满面。一貌堂堂，不觉大惊，忙喝退刀斧手，亲解其缚，道：“此大将材也，几误大事。”正说未完，忽探马报金兀术攻汜水，锋不可当。宗泽点了五百骑，与他立功赎罪，岳飞领命而去。恰逢着兀术的先锋恃长胜之势，鼓勇而来。岳飞也不等他到百步之内，早张起硬弓，轻抽神箭，只听得飐的一声，那先锋早已两脚蹬空，折其性命。岳飞就这一箭里，飞马冲人，使起丈八点钢枪，就如一条乌龙，翻江搅海，人逢人死，马遇马亡，五百兵无一以当十。只这一阵，杀得金兵片甲不存，岳飞方整军而回。真是：

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回。

宗泽见岳飞得胜而回，遂大开辕门，迎他人去，亲自把盏，赏劳众军，遂升他为统制官。饮酒之间，宗泽对岳飞道：“尔智勇材艺，虽古名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之计。因把自己的得意阵图传示他。岳飞因答道：“阵而后战，兵家之常，但当此众寡之际，则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大以为为是。自此之后，天下方知岳飞是员大将。到了建炎元年，岳飞见高宗心志怠惰，因上书道：

陛下已登大宝，而勤王之师日集，宜乘敌怠而击之。黄潜善、汪伯彦，不能承圣意恢复，奉车驾日益南，恐不足击中原之望。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舒气，中原可复。

书上了，黄潜善、汪伯彦两个看见了，只咬得牙齿剥剥的响道：“小卒辄敢放肆如此！”遂在高宗御前互相谗语。高宗便降旨：“越职言事，夺去官爵。”

岳公知被谗讟，无可奈何，只得往投于河北招讨使张所。张所素晓得岳飞是个英雄，就授他为中军统领。因问岳飞道：“吾闻人尽称汝骁勇，不知汝能敌多少人。”岳公道：“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昔晋栾枝曳柴以败荆，楚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张所顿足称赏道：“君殆非行伍中人也。”愈加敬重，就升为武经郎。岳公因对张所说道：“国家都汴时，恃河北以为固。何不凭据要冲，峙列重镇。一城受围，则诸城或援或救，使金人不能窥河南，则京师根本之地固矣。”张所听了，大喜，因命都统王彦，率领岳飞等十一个将官，共七千人，渡河杀奔新乡而来。来到新乡，早望见金兵：

漫天盖地，不异蚁聚蜂屯；蔽日冲风，有若狐奔兽走。右绕左旋，旗交处云迷雾锁；前遮后拥，军哄时鬼哭神号。刀剑排百里冰霜；盔甲耀一天星斗。便是英雄，也应胆落；纵然豪杰，必定心惊。

王彦望见金兵势大，遂不敢前进，竟下了营寨，广排鹿角，密布蒺藜。岳公因说道：“我兵一到，须急急一战，先挫其锐气。今下了营寨，固守则可，岂战杀之策哉？若但如此，则新乡何日可得？况他众十万，我只七千，须并力向前，方可取胜。”王彦听了，惧怕金兵，默默无言。十个将官，俱面面相觑，不敢做声。岳公知众将无能，遂自招引部下的八百个精兵，也不听王彦的号令，竟奋勇杀人金营。金兀术见他兵少，不以为意。谁知岳家乃节制之兵，偏能以少击众。八百个兵，冲入阵来，就似八百个大虎一般。况岳公一骑当先，远的用箭，箭到即死；近的用枪，枪到即亡。直杀至他大纛边。从来大纛之旁，定有大将护守，不料岳公到了大纛下，手起枪落，搠死数人，夺过大纛，其舞如飞，人人见了心胆俱裂，杀得金兵四散五落。王彦见岳兵得胜，方才率领十个将官一齐杀来，遂复了新乡。王彦见岳公功成，大有不足之意。

明日，岳公又领了部下，战于候兆川。奋不顾身，身虽中箭中枪，血染衣甲，只是不退。众兵见主将如此，那一个敢退？又赢了一阵。不意粮少，只得到王彦营中来要粮。王彦正怀忌刻，只是不发，岳公无可奈何，只得引兵而北。与金兵战于太行山下；金兀术一员骁将，号为拓拔乌，有一丈多长，奇形怪状，膂力过人，使一柄三尖两刃八环刀，连杀了岳军帐下几个勇士。岳公大怒，挺身而出，亲自接战。拓拔虽然有力，怎当得岳公的神勇？战了五六十合，岳公便左手使枪，逼住了三尖两刃刀，便大喝一声道：“贼酋往那里去？”随用右手，款扭狼腰，从马上直活捉过来。金兵见主将被擒，便纷纷乱窜，岳兵一齐上前，杀死不计其数。回来把拓拔乌枭首祭旗。

隔不得两日，又与金兵接战，金兵队里，黑风大王当先出马，手持双刀，如入元人之境。岳公一箭射去，黑风大王早一刀拨过了。岳公见他拨了过第一箭，却把弓弦虚拽一声。黑风大王见弓弦响，侧身躲过，不知岳公会射连珠箭，早把第二枝箭扣得满，随着弦声就发去。黑风大王躲不及，恰中在护心镜上，当的一声，火光乱迸。黑风大王见岳公武艺高强，拨转马头就要走，怎知岳公的丈八钢枪已到背后心窝里，一刺，搠了透穿，将黑风大王从马背直挑起到半空，就像舞婴儿，做把戏的一般。金兵见了，皆抱头而走。岳兵又一齐赶杀上去，真似斫瓜切菜。金兵得命者皆痛哭而去，好不快畅。有诗为证：

黑风拓拔最骁雄，箭饮枪尖尽搠通。

谗讟（zèn，音怎 去声）——诬陷，中伤。

不是金人全不济，强中更自有强中。

岳公既胜之后，知王彦忌刻，遂率所部仍归宗泽。宗泽一心指望恢复，遂仍以岳公为统制。后来，不幸宗泽死了，高宗以杜充代宗泽，岳公为统制官。谁知杜充无志，将迁还建康。岳公苦谏道：“中原之地，尺寸不可弃。今一举足则此地非我有矣！他日欲复取之，非数十万人不能。”充不听，竟迂回建康。后金兵大至，杜充不能抵敌，竟降了金兀术，以致建康失守。高宗着急，遂奔往明州。明州即今之宁波府。岳公闻知，顿足叹息道：“早听吾言，岂致如此。”又闻得金兀术既得建康，又趋杭州。岳公见事危急，只得率领部下三千勇敢之士，走到广德境中。原来岳公部下有两个大将；一名牛皋，一名王贵，并女婿张宪、儿子岳云，四人俱有万夫不当之勇。岳公因叫牛皋领了五百骑，伏于左首，听炮声出战；又叫王贵领五百兵，伏于右首，听炮声出战；自领岳云、张宪一千人，皆令衔枚，伏于背后。打探得兀术兵过后，军中放起连珠号炮来。牛皋一枝兵从左边杀出，王贵一枝兵从右边杀出，岳公自领了岳云、张宪，从前后背抄转，喊杀连天，飞尘蔽日。那金兀术出其不意，先自慌了手脚，四散奔走，自相践踏，死者如山。

次日，金兀术合兵又战。岳公见金兵前列甚盛，白领骁骑，奋勇而前，却不从前军杀人，转从侧里横冲其阵，把他阵势截做两段，首尾不能相顾。岳公却在他阵中，横冲直撞，指东杀西，就是游龙猛虎一般，将他阵势揉得粉碎，杀得他七零八落。金兀术又大败了一阵。岳公收兵而回，犒赏了众军。因又分付牛皋、王贵：“金兵连日战败，汝二人体辞劳苦，各领五百兵，分两路而去，夜斫其营，我随后即来策应，毋得失事。”二将各领命而去。原来金兀术最善用兵，他也防着劫营，埋伏两枝人马在营左右。牛皋、王贵二将正到金营，谁知金营左右伏兵齐出，抵敌个正住。恰好岳云、张宪两枝兵又到，大家接着厮杀混战，直至天明。活捉了金将王权，并首领四十余员。金兵又大败了一阵。

岳公回营，见解到王权，并四十员首领，因思金兵正盛，但可智取，难以力敌，遂喝退了刀斧手，亲解其缚，结以恩义。四十员首领，即可用之人，都结以恩义。金兵感恩，情愿效死。降兵五百余人。岳公却教自家兵，一半穿了金兵衣甲，拿了兀术旗号，杂于金兵之中，假称放归之人。到得金营，金兵认做自家之人，开营放进。才进得营门，众兵一齐发作起来，金兵自先混乱，认不得的谁是岳家的兵。岳公又乘机随后领兵乱杀。直杀得：

烟尘滚滚，平遮了半天风日；杀气腾腾，贯满了遍地山河。刀转雪光，闪一闪，头颅忽落；弓弯月样，响一响，脚腿陡翻。咋擦一声，断送了许多战士；乒乓几阵，结果了无数将军。

初来时，水沸山崩，无人敢敌；败去后，云愁月惨，有足难奔。

金兵连败了六次，便不敢再犯杭州，因要回到建康。岳公闻知，便先遣轻骑三千，预先分兵埋伏在牛首山左右。金兵一到，左一枝兵先出，炮声一响，”早竖起岳家旗一面。金兵接战正急，忽然右一枝兵突出，炮响二声，早又竖起岳家旗二面、金兵忙分一枝迎敌。又听得炮响三声，早又竖起岳家旗三面，前面突出大队人马，栲栳圈围将转来厮杀。金兵三面受敌，只望兵少处杀出。岳公知围他不倒，反故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冲出，却只在后边，

建康——县名，即今南京市。

广德——县名，属安徽省。

栲栳（kǎo lǎng，音考老）——用柳条或竹子编成的笆斗之类的盛物器具。

用强弓硬弯，雨点般射将来。金兵乱窜，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又大败一阵。

岳公又于黑夜，叫死士百人，衣黑衣，混杀进金营。又令百人于金营左侧，乱鸣鼓角，金兵正不知有多少兵杀进，都自相攻击，死者无数。喊杀了半夜，这百人胡哨一声，文自聚在一处，乱杀而出。天暗月黑，又不敢追杀出来，只听得鼓角兀自乱鸣不住。挨到天明。金将计点军兵，尸横遍地，皆是自家队里杀的。到次日二更天，又听得前山鼓角乱鸣，震得山摇地动，寨中人先自胆寒，又乱起来。及至杀出寨外，那鼓角又寂然无声，岳家军已去得远了。

乱了数日，金兵个个心疑，立脚不定，遂把建康放了一把火，弃之而去，竟奔淮西。岳公探知他渡江，走静安镇，先从小路而抄到大路，埋伏下两枝人马，候金兵一到，伏兵杀出。金兵见岳家旗号，先自惧怕，怎能低敌？金兵虽有禁约，如何禁约得住？俱各抱头鼠窜，四散奔跑。岳家军遂复了建康，捷报高宗。高宗大喜，遂升岳飞为江淮副招讨使，张浚为江淮正招讨使。

此时，只因兀术搅乱中原，便有一班草寇乘机窃发，占据地方。一个叫做孔彦舟，绰号孔千斤，占据武陵地方；一个张用，绰号张飞虎，占据襄汉地方；一个李成，绰号李无敌，占据江淮湘湖地方。这三个共连兵数万，围了江州，围得水泄不通。城中渐渐支持不来。又有一个马进，绰号马八百，在扬州地方作乱。高宗因命招讨使张浚，督岳飞、杨沂中分道进讨。张浚受命，因集诸将计议。岳公道：“若要解江州之围，须先破他筠州。筠州破，他见巢穴受伤，则江州之围不必救而自解矣。”张浚大喜，从其言。那时岳公潜出贼右，一箭射其前部落马，然后纵坐下青聪马，挺手中铁枪，冲突其阵。所到之处，勇不可当。贼人见了，尽裹将来。那岳将军全无惧怯，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贼众齐上，岳公展起神威，大喝一声，就如平地起一个霹雳，手起枪落，只见杀人。贼众慌了，遂一哄而走。岳公却从后掩杀，马进大败，直奔至筠州。见事势危急，遂合集团围江州之众，背筠河而布阵，绵绵密密，如长蛇之形，直长至十五里。

岳公登高坡一望，见贼势浩大，因说张浚道：“贼势甚众，难以力敌，须用奇胜。”张浚是其言。岳公乃分精骑数千，授杨沂中，叫他乘夜衔枚渡过筠河，约以日中，但听前山炮响，却从山后共击。杨沂中领计而去。岳公乃自领三千人马，暗暗伏于远僻险隘之处，却于红罗旗上大书“岳”字，单只着二百个人随着旗帜，在前诱敌。贼望见岳家旗，虽然惧怯，却见他兵少，便不以为意。遂分一半人守寨，领十余万人一拥而前。这二百人怎生抵挡？只得拖着旗帜而走，贼众随后追来，追不上数里，早听得一声炮响，岳家埋伏之军，早星飞雷掣，一齐拥出。贼人见了，已自心惊。战到午时，已将大败，忽又听得山后战鼓齐鸣，杨沂中率领数千精骑，从山背驰下，张浚又自率二千步兵入贼寨。贼众首尾不能相顾，忙奔乱窜。岳公令人大叫道：“投降者，尽坐于地，决不妄杀。”一时坐而投降者，就有八万余人，贼人大败，马进竟为追兵所杀。遂复了江筠二州。岳公又领兵渡江，追杀至蕲州黄梅县。李成、孔彦舟见事急了，只得北走，投降了刘豫。惟张用还拥着十万之众，为盗于江西。岳公知他是相州人，因写书招他来降，道：

吾与汝同里。南薰门、铁路步之战，皆汝所悉。今吾在此，欲战则出，不战则降。

张用见书，叹息道：“真吾父也，若再不见机，死无日矣。”遂尽率十

万之众，亲自降于辕门。岳公大喜，出帐迎接，握手论旧，张用遂死心塌地为岳公所用。由此江淮之地悉平，张浚表奏高宗，以岳飞之功第一。高宗诏下，进岳飞右军都统制，屯洪州，弹压盗贼。

到了绍兴二年，又出了一个大盗曹成，拥众十余万，从江西历湖广，据道州、贺州、邵州、彬州，连州，到处骚扰，军民大受其害。高宗诏岳飞，权荆湖东路都总管。岳公受命，随即着一个将官，持金字牌、黄旗，招曹成来降。若不降，则大兵即来诛戮。曹成见了金字牌旗，正在军中吃饭，慌慌张张，连饭碗都打碎了，大惊道：“岳家军来矣，怎敌得他过？”随即拔寨而起，分道而遁。岳公闻报，即选精骑随后追赶，直赶上桂岭。曹成遂欲以十万之众，守住蓬头岭。那蓬头岭是个极险隘之处，真个是一夫当关，万人难过。岳公因分付前军道：“此地极为险峻，兵贵神速，趁他立脚未稳，一鼓破之。若容他把守停当，便天神也难攻破。”那时岳家兵止八千人，却人人奋勇，果然一鼓登岭。曹成见了心慌，竟逃往连州而去。

岳公因对张宪等一班将士道：“曹成败去，若尽数追杀，则胁从可悯；若纵放了他，又仍聚为盗。今汝辈但诛其首恶，余众须以恩义招其投降。切不可妄杀，以累上天保民之仁。”张宪等领命。于是自贺州直到庆、彬、桂，共招降万余人，与岳兵会于连州。曹成正被岳兵追赶得上天没路，恰值韩世忠遣将招曹成投降，曹成只得乘机就领了八万人马，诣韩世忠帐下投降。岳公探知，遂整得胜之军而回。岭表之地忽平，捷报朝廷，高宗大喜，遂授岳飞武安军承宣使。

到了绍兴三年，又出了一个云都大盗彭支，连兵寇掠循州、梅州等十一郡，其势甚是猖獗。高宗诏岳飞入朝，面谕以剿贼之事。又以隆祐太后被虔州震惊，密密谕岳飞道：“殄平盗贼之后，可即将虔州百姓尽行屠灭，然后报朕。”岳飞闻言，忙叩首阶下，道：“愿陛下但诛首恶而赦胁从，庶不负上天好生之德。”高宗沉吟半晌，方点首道：“卿言是也。”

岳公受了君命。遂领兵径到虔州。那大盗彭支，恃人多将广，在强盗中也要算一个英勇的，谁知见了岳将军，就不济起来。到得对阵时，战不上十数合，早已被岳公纵马而上，直律律的捉了过去。贼党一时惊怖，谁敢上前来？遂尽数退保于一个固石洞。岳公恐怕前面攻，他后面走，因访了几个老成居民做向导，领了三百名死士，各带鼓一面从山中小路衔枚而渡，反在他洞背后，将战鼓乱鸣，起来。贼众大惊，岳军然后一拥而上，破了洞口。正如瓮中捉鳖，贼人方出投降。岳公只诛了首恶，余人一概赦免。虔州百姓个个感其再生，家家香灯跪接，图像供养，岳公既平了云都之难，回朝复命，龙颜大悦，亲洒庚翰，书“精忠岳飞”四字，制大旗以赐之。岳飞谢恩而出。有诗为证：

制旗既已识精忠，只合存留作股肱。

何事风波亭子上，听谗全不念其功？

那时，许多山贼俱被岳将军平了，谁知又有一个水中的大盗，比山贼更是凶恶。他一名杨太，又名杨么。这杨么乘着宋朝之乱，无人料理着他，遂东勾西引聚集了十余万人，屯据湖中，僭号为大圣大王，时时上岸来骚扰地方，掳掠居民，官兵不敢正眼觑他。他常自夸说道：“我水中有穴，岸上有

辕门—官署的外门。

宸(chén, 音辰)——古指帝王居处之所，引申为帝王的代称。

巢，纵有官兵，也无奈我何？他若从陆路杀来，我却躲到水里；他若从水路杀来，我却又走到岸上，焉能犯我分毫。若要犯我，除是飞来。”因此骄矜，遂无恶不作，湖襄一带大受其害。高宗闻之，因命统制王夔，会兵进讨杨么。不期兵到鼎江，早被杨么率亡命之徒，只一阵，就将官兵几乎杀尽。报到高宗，高宗大怒。此时已升岳飞兼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高宗遂降诏，命岳飞移屯于鄂，剿捕杨么。

有人对岳公说道：“杨么屯据水中，水中出没，是他的熟路。今将军所部皆关西汉子，水战恐非所长。”岳公笑道：“兵亦何常之有？全在主将，陆则陆用之，水则水用之，顾用之何如耳！岂有不习水战之说哉？”遂先遣人招谕他来降。杨么虽狂横，置之不理，早有一个得力贼党，叫做黄佐，最有识见。因岳家来招谕，他就转了一个念头，遂聚所部商量道：“我见岳节使用兵与众不同，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连金兵数十万都被他杀败，我与他相抗，万无生理，不如投降他，乃为上着。”众亦以为然，遂亲到辕门纳款。岳公大喜，遂表奏黄佐武义大夫。随即率骑到黄佐营中按其部垒，有人谏止，俱不听。到了黄佐营中，出于意外，尽大惊，俯伏在地道：“将军推诚若此，情愿执鞭坠橙。”岳公都以温言抚慰，那些人欢声若雷。岳公接了营垒，以手拍黄佐肩道：“子知顺逆者，必能成功，封侯岂足道哉！我欲汝至湖中，视其可劝者招之，可乘者抚之。”黄佐感岳公赤心待人，誓以死报。

那时张浚都督诸军士至潭洲。他的参政席益见岳兵不战，说他玩寇，将欲奏闻。张浚道：“岳公，忠孝人也。兵有深机，胡可易言？”席益见张浚说了这一句，羞惭而止。过不多几日，黄佐欲邀一个贼将周伦，同来投降。那个周伦不肯听，黄佐因大怒，遂率领自部下的人马，夜袭其寨，把周伦一刀杀了，献于岳公。岳公大喜，随迁黄佐为武功大夫统制。

此时，岳公胸中已有了成算，正欲剪灭杨么。适值高宗有旨，要召张浚回去防秋。岳公忙去见张浚，袖中取出一个小小图儿，送与张浚看。上面细细开载：杨么屯兵某处，杨钦屯兵某处，俞端、刘铎屯兵某处，某处最险，某处可以进兵。岳公一一指示道：“已有定画。都督若少留，不八日可破贼也。”张浚道：“王夔已有前辙，君侯何言之易也？”岳公道：“前日王夔以王师攻水寇则难，非今以水寇攻水寇则易。若因敌将用敌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八日之内当俘诸贼。”张浚壮其言。

却说杨么有个心腹之贼，叫做杨钦，曾膂力绝人。黄佐又甜言苦口，说他来降。岳公大喜道：“杨钦骁勇，今既来降，贼腹心失矣。”遂表授杨钦为武勇大夫，礼待甚厚。因复遣杨钦到湖中去招降。杨钦感激不胜，因暗暗对岳公道：“将军招降固妙，然招降者有限，还须如此如此，方可完事。”岳公听了，愈加欢喜。杨钦辞去，果又到湖中，招了俞端、刘铎等来降。进到辕门，岳公见了，就喝骂杨钦道：“我叫你去湖中把众贼尽招了来降，今却只叫这几个儿来降，原来是个不了汉，见我何为？”喝令左右拖翻在地，杖了二十，道：“我今且恕你，可速速到湖中，尽数招降，方算你的大功。”杨钦喏喏而去，岳公却暗暗调下三万人马，等到黄昏夜静，遂令众兵马衔枚去攻他的陆寨。众兵马到了，一齐拥入。那些贼人不曾防备，慌慌张张，无计可施，都大叫“情愿投降”，岳公遂传令准降。那一夜，就降了七万余人，

膂力(1, 音吕)——体力。

众人方晓得日间杖杨钦，皆是岳公与杨钦定下之计，欲以攻其所不备也。有诗为证：

鬼神不测是兵机，岂肯客人识是非？

直待战功成以后，方知妙算古今稀。

湖贼此时已降去八九，独杨么还自拥着五万余兵，认做秦关之险，万万无失；又倚着他的大船利害，往来冲突，无人敢当。他那大船，长有数十丈，两旁俱可以走马，上有城楼，强弓硬弩、刀枪铳石，都藏于城楼之内。不用船舵，前后做成大车轮数十。若要运动，着数百人一齐踏动，其去如飞。他若要追人船，顷刻便到。人若要追他，便一年也不能够。两旁又置了撞竿，我船若遇着他的，只一撞便立成齑粉。以此官兵再奈何他不得。岳公却想出一计，叫三千人上君山去，听取大木下来，穿成大筏，把那些港汊尽数填塞满了。又把腐木乱草浮于上流而下，满铺水面。却捡那水浅之处，叫善骂之人，一头摇着船，一头乱骂，村言恶语，无所不至。

杨么不知是计，见官兵将他丑态都骂尽了，激得杨么怒气填胸，两太阳火星乱爆。随着人踏动车轮，来追兵官，只引他的船到那水浅之处，草木壅集车轮之内，将车轮碍住，踏他不转。车轮不转，船便一步也不能行。岳公乃遣兵，急急与他厮杀。那贼兵慌了，忙要奔入港汊中去，不料港汊口尽数都是巨筏塞满。官军却乘筏子，张着生牛皮，以蔽矢石，尽把巨木以撞其舟，官兵见了杨么的船，便都攒拢来，用挠钩搭住。杨么计穷，忽走到船尾上，扑通的撞入水里，思量赴水而逃。不期被牛皋看见，早一挠钩搭将起来，一刀斫了首级。众贼见了心胆俱碎，只得投降。

此时杨么水陆两路，还有八寨。岳公亲历诸寨，用好言抚慰。老弱者放他归田，少壮者籍以为军，人人感激。诸寨中粮草，尽数都搬运将来，其余寨栅，一把火烧个干净。果然只得八日，斩了杨么，湖湘尽平，张浚闻知，因赞叹道：“岳侯真神算也！”杨么初说“除是飞来”，今果死于岳飞之手，真先讖也。有诗为证：

杨么负固在湖襄，只倚船轮莫敢当。

腐草滞流行不得，飞来真个遇飞亡。

张浚见岳飞用兵如神，遂命驻扎襄阳，以图中原。且对岳公道：“此君之素心也。”未几，伪齐刘豫，遣子刘麟、刘猷，分两路兵寇淮西，声势甚是汹涌。此时是绍兴七年。岳公闻信，即上手书，奏道：

金人所以立刘豫于江南，盖欲荼毒中原，以中国攻中国，使粘罕得休兵观衅。臣欲陛下假臣月日，便则提兵趋京洛，据河阳、陕府、潼关以号召五路。叛将既还，王师前进，彼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陕右可以尽复。

高宗见书，大喜道：“有臣如此，顾复何尤？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因又召到寝阁，对岳飞道：“中兴之事，一以委卿。”岳飞出朝，欲图大举。不期秦桧力主和议，恶岳公如仇，忙进见高宗道：“不可主战，以失两家和好。”高宗听了，因又诏止岳军。岳公又因论人不合张浚之意，便解兵柄，以终母丧，步归庐山。后因高宗屡诏，众将跪请，只得趋朝待罪。高宗再三慰谕，始就原职。过了数月，岳公又上一本道：

臣愿提兵进讨，顺天道，因人心，以曲直为老壮，以逆顺为强弱，则万全之效可必。钱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愿都上游，用光武故事，亲率六军，往来督战，庶将士知圣意所向，人人用命。

高宗不报。既而岳飞又上奏，愿进屯淮甸，伺便进击，高宗又不许。但

诏岳飞驻师江州，以援淮浙地方。岳公久知刘豫一心结交粘罕，独与兀术不合。一夜，兵士巡哨，偶然捉得兀术手下一个头目，解入帐中。岳公此时正要离间刘豫与兀术，因心生一计。遂携灯下来仔细一照，假意喝道：“你是张斌呀！”那头目被捉，已是一死，忽见岳将军错认了他，就假意应道：“正是张斌。”岳公便拍案大怒道：“我前遣你到齐邦，约会刘豫，引诱四太子来，你竟不来，我又遣人到齐，已许我冬天会合，寇江为名，骗四太子到清和地方，你竟无书来回我。这是怎么说？”因又拍案大骂。那头目在下叩头求免，情愿立功赎罪。岳公听了道：“既是这等，恕你前次之罪，今番与我持书，书去须要约得停当，做得谨密。若漏泄了一毫机括，二罪俱发。”那头目闻言已得了性命，便喏喏连声。岳公遂写书一封。约会刘豫，引四太子来寇，乘机擒取之意。写完以黄蜡封了，对那假张斌道：“你拿此书到齐，有机密事在内，不可差误。讨了回书来，重重有赏。”遂将假张斌腿上割开一片肉，纳蜡丸在内。那头目只得忍痛而归，见了四太子，备说前事。将刀割开股肉，取出蜡书。兀术看了大惊，遂与金主计议，登时领了劲兵，攻破汴京，执了刘豫，废为蜀王，中了岳公之计。有诗为证：

一封书去废奸臣，尽羨玄机已入神。

何事朝廷双耳内，绝无一计去谗人？

岳公见金人废了刘豫，满心欢喜，遂表奏高宗，宜乘废刘之际，因其不备，长驱中原，以图恢复。高宗又不报。到了八年，金遣使张通古来说，要归我河南，陕西之地以讲和。岳公因又上表，言：“金人之言不可信，和好之意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遗后世之忧。”秦桧见了恨如切骨。九年正月，金人因别有图，偶归了河南之地，高宗大喜，以为和议讲成，天下无恙，遂降赦大赦天下道：

感上穹开悔过之期，而大金报许和之约。割河南之境土，归我舆图；戢宇内之干戈，用全民命。大赦天下，咸使闻之。

岳公见了赦诏，不胜叹息道：“此燕雀处堂之势也。”因又上疏道：

昔娄敬上言于汉帝，魏绛发策于晋公，皆以为盟墨未干，口血犹在，俄驱南牧之马，旋兴北伐之师；盖夷狄不情，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图暂安而解倒悬，犹云可也；顾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臣谓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词而益弊者进。今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颡以称藩。

此时和议已成，这样本章，谁来睬你？谁知仅仅和得一年，到了次年、金人旧性发作。兀术四太子早又率领了一万五千拐子马，来攻拱亳二州，好不利害。这拐子马，军士都坐在马上，披着重铠随你刀枪箭镞，一毫不能伤损。那马身上也都披着铁甲，用革索穿连，三人为一联放鸟，一放，一联三正，齐跑将起来，势如潮涌，官军怎能抵敌？接着便输，遇着便走，好生利害。拱亳守将刘椅纷纷告急。岳公先遣将去救刘椅，然后自领了雄兵，浩浩荡荡，杀奔郾城。既到郾城，早打探得兀术率领龙虎大王、盖天大王与韩当诸头目，放开拐子马，冲杀将来。岳公见拐子马，果然汹涌，恐挫了锐气，因分付儿子岳云道：“金人所恃者，拐子马也。以为人马俱着铁甲，万万不能伤，不知马足要走，却不能穿甲。汝若人阵，不可仰视，只用麻扎刀斫其马足。马折一足，则三马齐倒，而马上之将自坠。破金在此一战，汝若不能成攻，即将汝斫作两段，勿谓吾无父子之情。可拼舍身命，以报朝廷。吾自

领大军随后策应。”

岳云领了父命，率了敢死骑兵，各执麻扎利刀，候金人的拐子马一阵冲来，他便督领着将士，并不看他上面，低着头只斫马脚。果然那拐子马一连三正。斫倒了一正，便三正齐倒。斫的马脚多，只见一排一排，就如泰山般都崩跌下来。马上的将官纵如龙似虎，马倒了都倒栽葱跌将下来，夹在马倒中，那里挣扎得起？任凭岳家军手起刀落，如斫瓜切菜。正杀得尸横遍野，而岳公又领一枝生力兵前来相助。遂将这一万五千拐子马杀得一个不留。盖天大王已斫成肉酱。兀术与龙虎大王、韩当，仅仅逃得性命。兀术因大哭道：“吾自海上起兵以来，皆以此取胜，今被他这一阵所完，都无用了，此仇不可不报。”这是郾城一捷。正是：

兵体夸烈火，遇水便难支。

若问谁无敌，除非仁义师。

金兀术的拐子马原有五万，今被岳家军斫了他一万五千，他心下不服，又将其余从新整理了，叫马上将士俱用长枪下刺，防他来斫马脚。依旧一拥，又到郾城来报仇。岳营闻报，岳云即要领兵出阵。岳公道：“他既敢复来，定有心防我斫马脚。若仍前而出，必然不利。须领三千鬼背军去，方可成功。”你道这鬼背军有甚能处？原来都是岳元帅平日选了三千勇力之士，叫他身披着两重铁甲，左手执藤牌，右手执利刀，日日去跳濠撺涧。撺跳时一起一伏，都有法度。若穿着两层铁甲，撺跳得有五七尺高，则脱去铁甲，换了生牛皮甲，便身子轻松，就像蝴蝶儿一般。若往上一跳，有一二丈高，要斫人头，只如游戏。故今日用他上斫人头，下斫马脚，使金兵防下不能防上，防上又不能防下。

岳云点头会意，因领了鬼背军而去。只候拐子马一到，便向前冲杀。这般的拐子马，虽然防护马脚比前甚严，怎当得三千鬼背军身轻力健，就如猿猴一般。见他一心防马脚，便先跃上来，乱斫人头。人头斫慌了，只得提起枪来顾上；不期他又跳下来乱斫马脚。马脚一倒，便又连片的跌将下来。你要杀他，他东窜西跳，那里下手？他要斫你，甚是快便，不须臾，许多拐子马又都结果了，兀术无奈，只得率领残兵落荒而走。这是郾城第二捷。有诗为证：

你若防于地，他偏跳上天。

正如高国手，着着要争先。

岳云奏凯而回，岳公因对他道：“兀术屡败，既不敢复来，又不舍便去，必定还攻颖昌，颖昌王贵孤军，恐不能支。汝宜速去相援，方不令他乘隙。”岳云领了父命，刚到得颖昌；而兀术果如所算，已领兵而来。岳云忙率骑兵八百，挺前决战。王贵又率游奕兵，忙为左右翼。兀术见了岳云，惊以为神，心先怯了。及至合战，女婿夏金吾与副统军粘罕李谨都被杀了，兀术大败，只得遁去。

岳公见金兀术兵势甚衰，中原震动，遂自率了精兵二十万，杀奔朱仙镇，去汴京止得四十五里，与兀术对垒。先遣岳云领鬼背军五百，上前去击。兀术见了鬼背军，先自胆丧，战不及数十合，早又大败亏输，自知挣扎不住，只得弃了汴京而逃，思量出塞。忽有一个书生，拦住马头，叩马而谏道：“太子勿走，岳少保将自退矣。”兀术惊问道：“他兵势已如破竹，焉肯自退？”

撺（cuān，音余）——匆忙地做。

那书生道：“太子岂不闻自古以来，未有权臣在内而容大将立功于外者，吾恐岳少保自且不保，况欲成功乎？”兀术听了书生之言，一时大悟，因又回兵，住于汴京。

此时，岳公已遣梁兴布散德意，已招结两河豪杰韦铨、孙谋等，尽领兵固堡，以待岳元帅来。又有李通、胡清、李宾、孙琪等，率众来归，还有那磁、相、关、德、泽、潞、晋、绛、汾、隰州诸境，都与岳元帅约日兴师来会。凡是助岳元帅之兵，旗上都写“岳”字为号。那时，百姓争挽车牛，多备粮草，以馈岳元帅兵。一到皆香花灯烛，迎满道路。金兵队里统制王镇、崔庆，将官李凯、崔虎、华旺等，都率众投降。龙虎大王名乞查、千户高勇等，俱密受岳元帅旗号，暗以为应。将军韩当要将部下五万人为附，岳公大喜。因对众将官说道：“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那时一路百姓，都欢声如雷，只望岳家兵来，如解倒悬。谁知秦桧力主和议，欲将淮北尽数弃置，教众将班师回朝。岳公闻知，因上疏道：

全人锐气沮丧，尽弃辎重，疾走渡河。豪杰向风，士卒用命；时不再来，机难轻失。

0074.TXT/PGN>

秦桧见此数语，晓得他不肯回兵，遂诏张浚、杨沂中等先回，然后对高宗道：“岳飞孤军，不可久留，乞令班师。”高宗已听信秦桧和议之言，遂一日发十二道金牌，诏岳飞班师，岂不痛惜！有诗为证：

金人远遁八千里，贼桧班师十二牌。

若听岳家勤剿敌，中原岂更有风霜！

岳公见金牌连诏，知是秦桧之意，愤惋泣下，东向再拜，对众将官道：“十年心力，废于一旦！奈何？奈何？”众将官都谏道：“此非朝廷之意，皆秦贼蒙蔽圣明。如今中原震动，四方响应，恢复之时。况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古今矫诏兴师，权以济变。元帅若领师前进，众将愿出死力，为元帅前驱，擒灭兀术，献于天子，然后归朝待罪，未为晚也。再不然，请除君侧之恶，诛了秦桧，然后再立功勋，亦未为不可。”岳公道：“依君言，明是岳飞反，非秦桧反也，断断不可！”遂喝退了众将官，即日拔寨，班师回朝，那些百姓遮住马头哭诉道：“我等顶香运草，以迎官军、金人尽知。将军一去，我等性命休矣。”岳公在马上也洒泪道：“诏书既下，我怎敢擅留？汝等若虑金人，可急急收拾，从我迁徙，庶性命可存。我为汝暂留两日。”众百姓忙忙收拾，都扶老挈幼，跟岳元帅迁回。岳公随上一本，请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岳公既班师，那金人欢声如雷，仍一齐发作，将岳元帅恢复的城池依然尽数夺去。岳公回朝，面见高宗，并元一语。遂力请解了兵柄。金人所言和约，不上半年，早又分道渡淮，势如风雨，且写书与秦桧：“不杀岳飞，和议必不坚久。”故秦桧叫万俟卨等，将“莫须有”之事，装成圈套，再三罗织，竟将岳家父子陷在大理狱中，风波亭上，断送了性命，并送了宋室的江山。好人方才快活，以为得计。谁知一时之受用有限，而千古之骂名无穷。人生谁不死？而岳公一死，却死得香荫苗，垂万世之芳名。今日虽埋骨湖滨，而一腔忠勇，使才人诗客、游人士女，无日不叩拜景仰而痛惜之，连湖山也增几分颜色。昔日赵子昂有诗为证：

岳王坟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谁提？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卷八 三台梦迹

西于一湖，晴好雨奇，人尽以为此灵秀之气所钟也。灵秀之气结成灵秀之山水，则固然矣；孰知灵秀中原有一派正气在其中，为之主宰，方能令山水之气，酝酝酿酿，而生出正人来。正人 之气，若郁郁下散，又能隐隐跃跃，而发为千古之征兆，说来似奇，而实理之所不元。故醒时梦梦，不若梦中醒醒。

你道这西湖上所生的正人是谁？这人姓于，名谦，字廷益，杭州钱塘县人。杭州生人多矣，你怎知他是禀西湖之正气而生？只因他生的那时节，杭州三年桃李都不开花，及他死的那一年，西湖之水彻底皆于，以此察知。况他父亲于彦昭，生他这一年，又得了吉梦。母亲刘氏，临产他这一日，又有疾风大雨、雷电交加之异。及生下来，仪容魁伟，声音响亮。到了六七岁上，便聪明异常。读书过目成诵，出口皆成对句。一日，清明节，父亲合族同往祖莹祭扫。偶因路过凤凰台，其叔携了于谦的手，问道：“我有一对，你可对得出么？”因念道：

今朝同上凤凰台。

于谦听了，不假思索，即应声对道：

他年狡占麒麟阁。

那时合族听了，俱惊讶道：“此吾家之千里驹也。”祭毕回家，路过一牌坊，那牌坊上写着“癸辛街”三字，其叔复问道：“此三字，地名也，倒有二字属支干，再要对一支干地名，想来却也甚难。不知吾侄可还有得对么？”于谦道：“如何没有对？三国时魏延对诸葛亮所说的‘子午谷’，岂不是一确对？”叔父与众族人听了，俱大惊道：“此子必大吾门。”

一日，于谦病目，母亲欲散其火，与他顶心分挽两髻，叫他门前闲步。他步出门外，见许多人围着一个和尚，在那里相面，他便走近前去看。那和尚一见了于谦，便老大吃惊，就把手去摸他的两髻，因取笑道：

牛头且喜生龙角。

于谦怪他出口放肆，便答道：

狗口何曾出象牙。

说罢便撤身回家，到了次日，母亲见他散散火，目病略觉好些，因将他头上两髻，又挽作三丫，依旧叫他到门前去散散。他走出门外，看见那相面的和尚，原还在那里相面，便不觉又走到面前去看。那和尚正讲说天廷高耸，少年富贵可期，一见于谦，也不说相，便笑嘻嘻对他道：“昨日是两髻，今日忽三丫，只觉：

三丫成鼓架。”

于谦听了恼他轻薄忙答道：

一秃似擂槌。

众人见说，一齐大笑起来。那和尚道：“诸君莫笑。此子骨格不凡，出口成章，他日拨乱宰相也。”于谦听了，也不在心。一日，因家懂不在，母亲叫他到李小泉家去沽酒。不期李小泉的妻子正在分娩之时，忽被鬼缠住，再产不下，痛苦难言，李小泉慌得连店也不开，门都关了，忽然于谦要酒敲门，李小泉忙忙来开。妻子在床上，早听见床背后两个鬼慌乱道：“不好了！于少保来了，我们快些逃走去罢。”鬼一边走了，他妻子一边即产下孩子，满心欢喜，忙对李小泉说知：“亏于家小官人救了性命。鬼称他少保，必定

是个贵人，可留他住下，备酒谢他。“于谦听了，付之一笑，也不等吃酒，竟自去了。

又一日，是正月元旦。父亲与他一件红衣穿了，骑着一匹马，到亲眷家去拜节。忽从小路冲出，不期巡按从大街而来，竟一骑马冲入他仪从施节之中，直到巡按面前，那马方收得住。左右就要拿他，巡按见是一个孩子，便摇首叫且住，又见他形容端正，举止自若，毫不惊恐，就问道：“汝曾读书否？”于谦道：“怎么不读书？”巡按道：“既读书，我出一对与你对。若对得来，便不难为你。”因念道：

红孩儿骑马过桥。

那知巡按口里才念完。于谦早已对就道：

赤帝子斩蛇当道。

巡按见他应对敏捷，出语轩昂，又惊又喜，就问左右道：“这是谁家之子，”有认得的禀道：“他是太平里于主事之孙、于彦昭之子。”巡按大喜“就命人到县取银十两，与他为读书之费。不数年，就进了学，在富阳山中读书。二日，闲步到烧石灰窑前，观看烧灰，因而有感，遂吟诗一首道：

千锤万凿出名山，烈火光中走一番。

粉骨碎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谁知于谦自做了这一首诗，竟为他后来尽忠而死的戳语。又一日，读书于江干之慧安寺，同众朋友出到西湖上饮酒，路过于桑林之间，见人剪伐桑枝，因而有感，遂吟一首以纪其事。诗云：

一年两度伐枝柯，万木丛中苦最多。

为国为民都是汝，却教桃李听笙歌。

于谦吟罢，遂同众友到湖头，畅饮而归，来到寺门，脚步踉跄，忽被寺门首泥塑的急脚神，将他的衣服攀住了。于谦乘醉怒骂道：“如何见吾来而不跪接，反大胆攀我的衣服？可恶！可恶！元有一些而不可恶者也。明日罚你到岭南卫去充军。”于谦一头说，一头就到书房中去睡了。谁知正人正气，能服鬼神。那一夜，急脚神就托梦于住持和尚西池道：“我今得罪于少保，要贬我到岭南去充军，此行甚苦，惟吾师恳求，方可恕免。”西池醒来，大以为异。次早，果来见于谦道：“相公昨夜可曾要罚急脚神到岭南充军么？”于谦道：“醉后戏言实有之，老师何以知之？”西池道：“昨夜急脚神托梦于老僧道：岭南之行甚苦，再三托老僧求相公饶恕，故此知之。”于公听了，笑一笑道：“既老师劝免，恕之可也。”是夜，西池又梦急脚神来谢道：“蒙吾师善言，于少保已恕我矣。但我直立于此，少保出入，终属不便。烦吾师另塑一脚，作屈膝之状，方可免祸。”西池醒来，果如所言，塑了一尊，至今其像尚存。过不多数日，于公又饮醉而回，忽见急脚神改塑屈膝，因暗想道：“鬼神感通，梦兆原来不爽如此。”

于公回书房，要打从关帝座前走过。此时关帝座前，琉璃灯正明，于公因走入殿内，祝赞道：“帝君，正神也。我于谦也自负是个正人，后来若果有一日功名，做得一番事业，帝君何不显示我知，使我也好打点。”说罢，就回房去睡了。果然，正气所在，有感必通。这夜于公果梦关帝托梦于他道：“你的功名富贵、终身之事，不消问俺，只问汝长嫂，他说的便是了。”忽然惊醒，却是一梦，甚以为异，因暗想道：“我家嫂嫂，以他年长，视我为

婴孩，常常与我戏言取笑。今以正事问他，倘他又说些取笑之言，则关系我一生大事，如何是好？然关帝分付：又不得不信。”到次日，忙忙走回家，寻见长嫂，便深深作一揖，长嫂见了，笑将起来道：“叔叔为何今日这等恭敬而有礼？”于公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长嫂道：“求我些甚么？”于公遂将夜来得梦之言，细细对长嫂说了，道：“此乃我终身功名富贵所系，望嫂说几句兴头的话、万万不可又取笑，”长嫂听了，因笑嘻嘻说道：“叔叔小小年纪，倒思量做官了，既想做官，莫怪我说，八九品的大官料轮你不着，你只好捡一二品的做做罢了。”于公听了，满心欢喜。因又问道：“便是一二品的做做也罢。但不知却是何官？”长嫂又笑笑道：“无非是中举人，中进士，做御史，做侍郎，做尚书阁老罢了。你这天杀的，还想着要做到那里去？”于公听了，愈加欢喜，一时也想不到“天杀”二字上去，直到后来被戮，方才省悟梦兆之灵，一至于此。故于公一生信梦，自成神后，亦以梦兆示人。

又一日，许多会友道：“闻知宝极观星宿阁，屡有妖怪迷人，你自负有胆量，若敢独自在阁中宿一夜，安然无惧，我辈备湖东相请，何如？”于公道：“这个何难？”众友遂送他到阁中，锁门而去。于公坐到四更，毫无动静，正欲睡时，忽见窗外，远远一簇人，从空中而来，若官府之状。将人阁中，于公大喝一声道：“于谦在此！甚么妖魔？敢来侵犯。”妖怪闻喝，一时惊散。只听得空中道：“少保在此，险些被他识破。”少刻，寂然无声。于公推窗看时，见窗口失落一物，拾起一看，却是一只银杯，因袖而藏之，安然睡去。到了天明，众友齐集阁下，喊叫：“于廷益兄，我们来开门了！”于公故意不应，众友见无人答应，互相埋怨道：“甚么要紧，赚他在此，倘被鬼迷死，干系不小。”遂一齐拥上阁来，开锁人去，早见于公呵呵大笑道：“快备东道去游湖，还有好处。”众友道：“东道是不必说的了，还有何好处？”于公袖中取出银杯，将夜间之事一一说了。众人俱惊以为异，但不知是谁家之物，被妖怪摄来。于公道：“须访知人家，好去还他。”众友道：“我们且到众安桥杨家饭店吃了饭，再做区处。”及走到杨家饭店，早闻得有人传说：“昨夜何颜色家，因女儿患病，酌献五圣，不见了一只银杯，其实怪异。”又有的道：“往来人杂，自然要不见些物件，有何怪异？”于公知是何家之物，吃完饭，遂同众友，也不往湖上去，一齐竟到何家来，问何老道：“昨夜府上曾失甚物否？”何老道：“在下因小女有恙，将及两月；服药无效，昨夜酌献五圣，忽失银杯一只，不知何故。”于公听了，便袖中取出银杯，付与何老道，“这可是宅上的么？”何老接了一看，大声道：“正是！正是！先生从何得之？”众友遂把昨夜这事说了一遍，何老大喜，遂备酒厚待众人，深谢还杯之德。于公道：“杯乃小事，令爱的病是大事，可要他好么？”何老道：“百般医治，只是不好，也只索听命了。”于公笑道：“要好不难，速取纸笔来。”遂写“于谦在此”四字于红纸上，付与何老道：“可将此四字贴于令爱房门之上，包管无恙。”一笑而别。何老即将此纸贴了，其女果听得邪神说道：“于少保在此镇守，作速快走，休得惹祸。”说罢，倏然不见。自* 此之后，其女无恙。于公由是显名。

到了永乐十八年，庚子、辛丑联捷了，那时才得二十三岁，拜江西道监察御史。于公凤骨秀峻。声如洪钟，每奏对之时，上为之倾听。未几，出巡

江西，审出诬枉之人，拿获宁府梟横中官，及夹带私盐之强徒，绝不避权贵。未几，河南、山西两省各奏灾伤。廷议欲命大臣经理。宣宗亲书于谦姓名、授吏部超拜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公感上知遇，即单骑到任，延访父老，问以风俗利弊，日夜拊循。又立平余之法，又开仓赈济，兼煮粥食饥民。百般安抚，故两省饥民，全活甚众。自公莅任，家家乐业，户户安生。满九岁，迁左侍郎还朝。人问他道：“公既元金银以为惠，岂无一二土仪馈送诸人耶。”于公把两袖举起来，笑说道：“吾惟有清风两袖而已。”因赋诗以见志道：

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议短长。

此时宣宗皇帝已晏驾，传位正统登基。正统那时止得九岁，亏了上有女中尧舜的张太皇太后，下有杨士奇、杨溥、杨荣三相公，故治褐天下民安物阜。只可惜上统年幼，宠幸一个内臣、叫做王振，是山西大同人氏，官至司礼监，颇通六艺，擅作聪明、因上邀圣宠，故作威作福，要人奉承馈送，稍不如意，便或滴或拿，无所不至、于公仅两袖清风，冷气直冲，岂他所喜？一日于公朝回·恰遇着王振身乘四明车辇，随从人多，就如驾到一般。于公看见，心下已自忿怒，不期王振跟随人役，又大声叱道：“来的是甚么官儿，怎敢不回避俺家王爷？”公听了大怒道：“你王爷又是个甚么官儿，敢要人回避！”正说不了，王振车辇已到，于公因指着王振说道：“汝有何德能，妄肆尊大，擅乘此四明车辇。”两下遂争竞起来。路上过往官员看见，齐来劝解。于公因对众官说道：“此四明车辇，乃虞舜所制，取‘明四目，达四聪’之意，令帝王乘之，招来四方贤对，采取四方言路，洞烛四方民情。他系何人，怎敢妄自尊大，擅乘此车，僭越无礼？不过因汝是皇上宠幸之人，故不与汝讨计较。吾岂惧汝者？”言毕，即将王振车前横轼乱击。众官员知于公所论快畅，然不敢辨别是非，惟和哄着，劝开而已。王振心下虽愤恨，却因于公乃先帝特简之臣，又惧着张太皇太后在上，故不敢轻易伤害于公。不期于公到了次日，转上一本道：

臣闻发号施令，国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权。今王振窃弄国柄，擅杀谏官，宠任王祐等匪人，蒙蔽圣聪。前年南桃木麓川之征，丧师千万，将来之祸，有不可胜言者。乞陛下速黜王振，以杜乱萌，以靖国家，天下幸甚！

那时正统见疏，欲要发锦衣卫杖责，又因于谦系先帝之臣，恐触太后之怒；欲要降旨慰谕，又恐伤了王振体面，故但留中不下。于公遂屡疏乞休，王振就要趁势赶他回籍。不期山西、河南，共有千余人在京，俱上民本，乞于谦复任。又周晋二王，亦各有保本。王振见事体动众，一时奈何他不得，只得票旨，着吏部降于谦二级，为大理寺少卿仍差巡抚二省。正是：

朝内有奸人，安能容正臣？

谁知中与外，总是祸斯民。

王振既遣于公远去，又适值太皇太后宾天，再又三杨相公相继而亡，朝中大权，皆归于他，便肆无忌惮，日甚一日。天灾屡见，他略不警畏。到了正统十四年，钦天监奏荧惑人南斗。从来说：“荧惑人南斗，天子下殿走。”王振闻知，也不知警，但逞其奸贪。一日，也先照例遣使进马，实是二千匹，

闾阎（yán，音驴严）——泛指民间。

陟（zhì，音质）——登高。

诈称三千匹。王振怒其诈，减去马价。来使回报，也先大怒，遂失和好，因而发兵寇边，大肆杀掠。大同、宣府诸城堡，俱一时失陷，杀掠人畜万余，各处烽烟竞起，京中飞报，一日十数次。王振闻报，竟不与百官计议，遂劝上亲征。正统听信其言，遂下诏亲征。此时于公已回兵部，遂与尚书郾野等，同进谏道：“也先，丑竖子耳，遣调兵将，便足制之。陛下乃宗朝社稷之主，奈何不自重而轻与犬羊较乎？”王振在旁道：“自祖宗以来，每每亲征，不独上也。汝等何得故阻兵机？”于公忙奏道：“祖宗之时，将帅多智勇，士马皆精练，所以亲自巡边，遇逸威服。今天下承平日久，耳不闻兵戈铁马之声，目不视烟火烽尘之警，况老成宿将，皆已物故，今之将帅，皆公候后裔，世胄子孙，一旦临敌御武，焉能取胜？”争奈正统深信王振之言，所奏竟不作准。

到了十七日降旨，着御弟郾王，与太监金瑛、兴安等留过京都，于谦掌理北京兵部事。北征遂命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为先锋，平乡伯陈怀、都督井源为左右翼。上与王振领兵五十万，并扈从百官，御驾亲征。起身这一日，于谦又率众官在午门外谏止。王振乃一马当先道：“圣驾已发，为何拦阻？”遂大喝军士，拥驾前出居庸关。一路非风即雨，人心慌乱，也先的声息愈急。王振矫旨，先差都督井源二万人马前去冲阵。不两日，早飞马来报道：“井都督兵败死矣。”王振闻报，又矫旨差平乡伯陈怀，领人马二万前去接战。奈敌众如山拥来，陈怀急命放铙，而铙药为雨所湿，那里点得着？敌众一到，二万人都死于沙漠。到得大同，王振还要进兵，各官慌急。户部尚书王佐竟日跪伏草中谏止。钦天监正彭德清叱王振道：“象纬甚恶，一旦陷乘舆于草莽，谁任其咎？”学士曹鼎道：“臣子固不足惜，主上系天下安危，岂可轻进？”王振大怒道：“倘有此，亦天命也。”

日暮，有黑云如伞，罩于营上，忽雷雨大作，满营人马皆惊。王振心亦恶之。忽报西宁侯朱瑛、武进伯朱冕，全军覆没。又报成国公朱勇率兵五万人，战于鹞儿岭，被埋伏兵夹攻，五万人不曾留了一个。八月十三日到了土木地方，太监郭敬密密对王振道：“其势不可行。”王振始有回意。土木地方去怀来城止二十里，那时急急进怀来城，尚可保无事。王振因自己有辎重千余辆在后，还要等待，遂屯于土木。及到十四日欲行，而也先兵已如山一般，四面围拢杀来，但见尸横遍野，血染黄沙，五十余万兵尽作沙场之鬼。无论百官，早已陷乘舆于沙漠。

不数日，报到京师，满城震恐，百官无措，俱齐集廷中，放声大哭，请孙太后临朝奏事。孙太后惶惶不知所为，因问近侍道：“朝中臣子，谁有安邦定国之才，可托大事？”太监兴安忙奏道：“奴婢窃见兵部左侍郎于谦，赤心忠良。娘娘若托以大事，断能安邦定国。”孙太后听了，随即垂帘登殿，召于谦帘前奏事。于谦闻召，忙率多官进立帘下奏道：“圣驾失陷，臣等不共戴天，誓当迎请还朝，但社稷为重。国家不可一日无君，乞太后降旨，立皇子为皇太子，宣郾王上殿辅国，庶社稷有人，天下不至摇动矣。”太后随即降诏，二十日立皇子为皇太子，时年二岁，宣郾王代总国政；一面即遣使赍黄金珠玉、袞龙段疋，到也先营中，迎请车驾。

到了二十二日，郾王初摄朝，群臣即上奏道：“王振倾危社稷，罪恶滔

郾（f，音夫）野——郾县在陕西。

郾（chéng，音成）——周朝国名，在今山东汶上县北。

天，人人愤恨，若不灭其族属，以正典刑，何以慰安人心？”奏罢，遂一齐痛哭，声彻中外。郕王犹沉吟不决，王振恶党，锦衣卫马顺，早从旁喝叱百官起去。给事中王竑见马顺不奉旨，擅自喝人，不胜大怒，因厉声骂道：“马顺逆贼，助王振为恶，祸延社稷。今日事已至此，尚兀自放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一边骂，一边即揪住马顺，劈面一拳。众官愤极，遂一齐动手，乱靴踢打，顷刻脑浆涂地，血流中庭而死。马顺既死，众官仍要王振心腹王、毛二人，宫中秘匿不敢发出。众官见二人不出，便喧哗不止，无复朝仪。郕王惊疑不定，即欲起身回宫，于谦忙上前拽住王袍袖，叩请道：“今殿下若不发出二人来，恐诸臣哓哓不已，非安国家之计。”郕王遂传令旨，发出二人。众官亦一齐打死。于谦遂大声道：“附党奸邪俱已打死，众官各宜就班，勿得喧哗。”众臣就班讫，于谦又奏请郕王降谕，俯慰群臣。郕王因降谕道：“王振奸臣误国，即着都御史陈谏，抄没其家产。”于谦又奏：“也先不道，志满气骄，将有长驱深入之势，不可不预为之备。”郕王见于谦有才多能，遂听其谋划，一一传旨。着都督孙镗、范广、孙安、雷通等，守护京师，勿违节制。又乞赦杨洪、石亨罪犯，着紧守宣府，勿与浪战。仍差杨洪之子杨俊，充游击将军，率兵并口外归顺人等，前往涿州、保定、真定、沧州、河间等处，往来巡哨。但见我朝遭伤军兵，即令收抚，不可加责。又着郭登等，紧守大同等处，遇敌可截、可邀、可守、可杀，相机而行。又着九边将帅许贵、刘安等，谨守城堡，切勿浪战。又着石亨侄石彪，领游击等兵，沿城防守，以备不测。又着金瑛、兴安等，忠良内相，防守内城。

郕王见于谦一一区画，皆定国安邦之策，知人善任之谋，心中始安。各官都先命退，独留于谦在殿，直至一鼓方出，但见袍袖为之尽裂。此时吏部尚书王直，与多官尚在午门未散。见于公出朝，王直先说道：“今日之事，变起仓猝，赖公镇定，虽百王直，何能为耶？”众官都道：“朝廷洪福，今幸有公。于公逊谢，众方同散。正是：

社稷倒悬日，偏能一一持。</PGN0083.TXT/PGN>

盘根若不遇，利器何由知？

此时太后深知于谦大有才能，且为人望，即传旨升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入朝谢恩，即率众官，请早定大计，以定国本。至二十九日，皇太后即着金瑛传旨：“皇太子冲幼，未能践祚，遽理万几；郕王年长，宜早正大位，以安国家。”于是群臣交章劝进。至九月六日，郕王即皇帝位，遥尊正统为太上皇帝，尊孙太后为上圣皇太后，改明年为景泰元年。于是天下始知有君，朝纲始肃，法令始行矣。于谦因见帝痛言道：“胡人志满，必然深入。入则必须预备。今精锐之兵尽为随征丧尽，军资器械，十不存一。今宜遣官分头招募，官舍余丁义勇，再起集附近民夫，更替沿河漕运官军，令其悉隶各营，操练听用。再令工部齐集物料，造成攻战器具。户部尚书周忱，谋虑深长，乞令兼理二部事务。京城九门，最为紧要，向者，宣府、大同等处，尚为捍卫，今为也先残毁，便可直犯京师。前日虽着孙镗等将帅守护，还宜急取石亨、柳博为总帅，列营操练。再遣王竑，杨善等，分头巡视，勿令疏虞。郭外居民都迁进城，勿为敌所掠。一切关隘，楼橹城墙，墩台濠堑，倘有毁坏淤塞者，务要挑筑高深坚固。又着飞骑传示九边：‘若也先拥上皇到城下，可应道：赖宗庙社稷之灵，我朝已有君矣。’如违定以军法从事。”

奏毕，忽飞报也先拥上皇，从紫荆关而入，口称送驾，实杀伤指挥韩清等，掳去男女数百。将近京师，人心汹汹。侍讲徐理，苏州人，自以为识得天文，见荧惑不退舍，忙移家口还苏，道：“若再不去，定要作鞑子妇矣。”太监金瑛召廷臣问计，徐理倡言京师不可守，必须南还。于谦因恸哭奏道：“京师，天下根本。山陵社稷在此，百官万姓在此，帑藏仓储在此，六宫辇重在此，今不守此，将欲何为？若一迁都，大事去矣。昔宋高宗南渡之事可鉴也。一步不得离此！”金瑛、兴安大以于谦之言为是，因倡言道：“死则君臣一处同死耳，再有言迁都者，上命必诛之。”一面出榜晓谕，众心始定。

此时承平日久，城外仓场堆积，动以数百万。于谦闻敌临关，急令官军预支一年粮草，任其自运。其搬运不尽者，就放一把火，焚烧殆尽。有人说：“事体重大，何不报？”于谦道：“事有经权。今敌在目前，若必待报而行，适已资敌。敌食吾粮草，必久困吾，非计也。今行坚壁清野之计，彼无粮草，不能久留，将自退矣。”

不数日，也先兵果长驱至京城西北关外，此时喜宁降于也先，尽告以中国虚实，遂为向导。一路来势甚利害，焚烧长陵、献陵、景陵。此时石亨掌后府，要闭九门以避敌锋。于谦道：“断然不可。彼势甚是凶勇，今若闭门，是示之弱，益轻中国矣。”遂自提兵出德胜门，躬环甲冑，整顿人马，背城扎起九个大营，分布九门，共二十二万人马。激励将士，令石亨屯于城北，于谦自督其军，都督孙镗屯在城西，刑部侍郎江渊督其军于后，御史杨善等众臣闭门守城，以示必死。顷刻，也先蜂拥而来，我军严整不动。知也先拥上皇在军中，故不轻发一矢。也先因遣使来，假以送皇上为名，邀大臣出去议和迎驾，且邀金币巨万。于谦一无所许，但对他道：“赖宗庙社稷之灵，我国已有君矣。”也先来意，只以为奇货可居，今见于谦说得冰冷，老大没兴，遂把黑旗一麾，人马尽绕东城，而口称要攻南门。石亨要撤兵到南门，于谦道：“这不是攻南门，必抢通州而去。”也先果喝指道：“南朝可谓有人矣。”因又遣使来议和，就率大臣迎驾。于谦知其诈，因遣通政参议王复、中书赵萃往迎。二人到营，见上皇并也先。也先道：“尔等皆小官，可令于谦、石亨、胡滢来。”王复辞归，上皇私谕二人道：“彼无善意，尔等宜速去。”

二人方出，贼众早四面抢杀。只因坚壁清野，并无所得，遂仍拥了上皇而去。于谦哨探得上皇去远了，遂把军中黄旗一麾，放起联珠子母炮来，响得山摇地动。又将佛郎机、铜将军、铳炮一齐发，打死兵马不计其数。贼见势头不好，一哄而走。于谦又令石亨领敢死之士，奋勇杀出，杀到城西，又杀到城南，贼兵大败而去。石亨不舍，一直追杀了三日三夜，直追至清风店才住。

未几，也先又拥上皇至大同城下，要金币巨万，方才归驾。大同副总兵郭登，知其诈，闭门不纳，使人在城传说道：“赖祖宗社稷之灵，我国已有君了。”既而郭登设计，以与他金银为名，暗却结忠义壮士七十余人，令暗暗夺驾入城，不期淹留既久，也先疑心有变，一面收了金银，便大笑不应而去。此计不成，郭登心恨。到了景泰元年，也先又入朔州，郭登自领精兵，出其不意，从背后掩杀，杀死贼人无数。奏捷到京，于谦大喜，进封郭登为定襄伯。

也先吃了这一场亏，整点大队人马，仍要到大同来报复前仇。探事人报到城中，于谦恐九边有失，自请行边，指授方略。因先巡大同，对郭登道：“也先要来复仇，势大难以力敌，莫妙于火攻。此处风土高燥，若暗埋地雷、火铳，破敌必矣。”郭登又请兼用搅地龙、飞天网，于公皆允行之。因而巡到宣府，谓守将杨洪道：“总戎久在边庭，又且戮力，可谓有功。何土木之师，全不援救？今因多事，曲看汝罪，向后当尽心报国。”杨喏喏连声。又巡到独石，于公谓守帅朱谦道：“吾观独石城池一带，尽皆空虚，多有坍塌，此国家藩篱重地，若弃而不修，非但宣府难保，即京师亦为之动摇矣。”遂荐都督孙安，授以方略，从独石、度龙门等关，且守且筑，后果无虞，于公巡边指授停妥，遂自回京。

却说也先要报大同之仇，率领勇悍，一齐杀来。郭登准备端正，只要他来，号炮一响，火箭火炬，远远射去，射着乱草枯苇，药线发作，地雷火铳，天崩地裂，飞将起来，烟焰冲天，人亡马倒，贼兵打死无数。急急逃得性命，又陷入飞天网，搅地龙之内，死者又不计其数。共打有二十八里血路，也先叫苦不迭道：“中了南朝之计了。”于公又各处张挂榜文：“若有擒获也先者，封国公，赏万金。”因此也先怀疑，遂不敢轻易攻城。

原来也先要送上皇归国，原是实意，只可恨一个降贼的太监，叫做喜宁，在其中屡屡挑唆也先，伤害中国，故不能归国。上皇察知其意，因怒谓袁彬道：“若不诛喜宁，如何有还京之日。”袁彬因与上皇计较，写了一封书，叫总旗高磐寄去。那高磐原是中国人，一日能行二百余里，颇有忠心。他领了上皇之命，遂割开股肉，将书藏了，星飞至于宣府，将此书奏进。于谦看了，立时写书与杨洪，教他依计而行，擒取喜宁。你道此是甚么计？原来杨洪之子杨俊，英勇无比，力挽千斤，能两胁挟两个石狮子而行，所以于公授计于杨洪，叫他：“只说犒赏段正，去骗喜宁到宣府来，及到领段正时，却将段正从城上箠箩中吊将下来，再叫杨俊扎缚身体，一如彩段之色，藏在箠箩之内，上加段正遮掩，也吊将下去。但听高磐叫“喜宁哥，”指与你认，你便一把促住，擎在箠箩之内，城上登时吊上。”

杨洪因与高磐细细说明，高磐大喜，遂急急去见也先，说明朝着宣府赏赐段正。也先因令喜宁为向导，假以送上皇为名来领段正。因前次受了郭登之亏，步步看视。尚离城五六十里，便住了，只拥上皇在前。城上见了上皇，便放下数百筐箠箩来。高磐紧紧跟着喜宁的马，厮赶而走。此时杨俊已在箠箩之内。高磐落马，搬取彩段，喜宁也落马来搬。高磐见了，忙大叫三四声：“喜宁哥！喜宁哥！你不消搬，待我来搬罢。”叫声未绝，杨俊听得真，认得明，早跳出箩来，大叫一声：“宁贼休走！中了俺于尚书之计也。”把喜宁一似捉小鸡的一般，丢在箩内，自身压着。城上人见了，忙把绳索一齐扯起。众贼见喜宁捉上城去，恐怕有变，急急搬了彩段，如飞而走，报知也先。也先见喜宁被捉，知南朝有计，也急急拥上皇奔去。杨俊早得喜宁上城，已压得半死，即时因车解到京师，遂凌迟处死。正是：

好人不识是何心，专把伦常名教侵。

只道倚强身久住，谁知一旦忽遭擒。

也先自失了喜宁，无人挑唆，又见中国有人，不比旧时，便实心要归我上皇矣。因遣使赍番文一道，到京请和。礼部奏闻，要迎请上皇归国。景泰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彼绝，而卿等又为此请，不知何故？”吏部尚书王直奏道：“讲和者，因上皇在此，礼宜答复。请遣使臣，不可有他日之

悔。”景泰闻言不悦道：“当时大位，是卿等要朕为之，非出朕心。”于谦察知其意，忙奏道：“大位已定，孰敢再议？但上皇在北，当遣使尽礼，以舒边患耳。”景泰闻于谦之奏，方回嗔作喜道：“从汝，从汝。”遂差李实为礼部左侍郎，罗绮为大理寺卿，充正副使，同来使而行。既而鞑王脱脱不花亦遣人来讲和。朝廷只得又差都御史杨善、侍郎赵荣使北报命。此一行，赖李实、杨善二人知机识变，能言善语，说得也先与鞑王欢喜，兼之正统洪福未艾，故也先、鞑王俱实意送还，尽皆治酒饯行。到了九月初八日，上皇起驾，也先妻妾都罗拜哭别而去。伯颜率兵护送。十一日至野狐岭，伯颜道：“此处乃华彝界限。”一齐大哭道：“皇帝去矣，何时复得相见。”良久别去，仍命头目五百骑，送至京师。十四日，至怀来，抵居庸关，报到朝廷。群臣同礼部，请议迎复议注。都御史王文独大声道：“来？孰以为来耶？黠寇岂是真意？若不索金帛，便索土地。有许多事在，孰以为来耶？”众官都畏王文，不敢做声。独于谦道：“不必固执。防变方略，我当任之。来与不来，与议议注，固无害也。”遂具仪注。十五日，上皇至唐家岭，先遣使到京，诏谕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百官仅迎于安定门，上皇从东安门进，景泰迎拜，上皇答拜。拜毕，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推让良久，乃送上皇至南宫，厚赏来使而去。正是：

上皇避位情兼礼，景帝迎归礼近情。

何事南宫一入后，遂令同气不同声。

景帝见大位已定，听黄竑易储之说，遂立皇子见济为皇太子，改封皇太子为沂王，满朝文武，谁敢谏止？不意皇太子五月立得，十二月便得疾而毙。景帝大哭不已。早有御史钟同、礼部章伦上疏，请复立沂王为皇太子。景帝大怒，即下二人于狱拷讯，流血被体。逼令诬引大臣，并南宫通谋。二人不服，复加重刑，适天大风雨，黄沙四塞，方才停刑。一日，于谦见景帝，即面奏道：“臣窃见太子立未逾年，即遭疾而薨，此诚天意有属，然钟同、章伦二臣所奏，未为无当，乞陛下容而宥之。”景帝闻言，拂然不悦道：“卿亦为此言耶？”即辍驾入宫，于谦悚然而去。内监兴安见于公奏，因叹息道：“此足见于尚书忠心，为国固本也。”

于公自知威权已重，屡疏乞骸骨，归老西湖。景帝十分信任，再三不许。于公见上不允，自知必死。尝拍案叹息：“吾一腔热血，竟不知洒于何地。”既而于公病，景帝差太监兴安、舒良，更番看视。二人见于公自奉俭朴，不胜叹息。奏闻景帝，景帝亦为之叹息。因命尚食监，凡一应日用，酱醋小菜，果品之类，尽数给与。于公患痰病，御医奏治痰必须竹沥。京中无竹。景帝亲驾幸万岁山，伐竹烧沥，以赐于谦，亦异宠也。众官见上优待于谦，便都诽谤起来。兴安闻之大怒道：“你们都毁谤于廷益。如今朝廷正要用人，若有不要钱财，不贪官爵，不顾家计，日夜与国家分忧出力，何不保举一人来，替换了于尚书？也是你们为臣子之事。汝众人不要把私心乱谤，公论自然难逃。”众官听了，俱默默无言而退。正是：

庙堂故仗忠臣计，肘腋还须内宦全。

不是兴安廷叱众，谁人为国惜于谦？

到了景泰七年，杭州西湖之水，忽然彻底干枯。此时孙原贞正在浙江做巡抚，见此变异，因叹息道：“哲人其萎乎？吾正忧乎于公。”不期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景帝忽遭重病，不能坐朝，于谦心中甚忧。捱到次年正月，景帝渐渐病重。于谦遂与众官计议，请立沂王仍为东宫，奏请不允。于谦又

约十七日面奏泣请。不期徐有贞见景帝有不起之色，便与石亨计议，要乘机夺开南宫之门，迎请上皇复位，以成不世之大功。石亨大喜，以为然。因一面通知太监曹吉祥、蒋冕奏白于皇太后；又一面通知南宫；又一面会同掌兵都督张、张及都御史杨善；又一面假报北寇南侵，使于谦闻知，自去调度军务；又乘着北寇之信，暗暗纳兵入城。十六日晚，石亨等齐会于徐有贞宅中，徐有贞急急到台上观看星象，下来道：“时在今夕，不可失也。”到了四鼓，天色晦冥。石亨等惶惑道：“事当济否？”徐有贞大言道：“时至矣。”遂拥众到南宫城，那城门都用铁汁灌牢，众遂毁坏垣门而入。上皇问道：“尔等何为？”徐有贞、石亨俯伏奏道：“请圣驾复登九五。”遂扶上皇乘舆，兵士战惊，不能举动。徐有贞急忙上前自推，石亨一齐扶着。忽天色光明，星月交辉，众人呼噪，直入奉天殿，鸣钟击鼓，群臣尽皆失色。

其夜于谦尚宿于朝房，与众文武约定，次日祈遂前议。不意徐有贞、石亨等，希图迎复之功，竟将顺理之事，以为侥幸之图。于谦见众人有变，自知不免，然神色不变，徐整朝衣入班行礼。早闻得殿上传旨，拿王文、于谦、范广并太监王诚、舒良、张永，王勤等下狱。此皆徐有贞捏造其有谋迎立外藩之故也。

后二日，景帝驾崩，遂改八年为天顺元年，命徐有贞人阁办事，石亨封忠国公，余并升赏。徐有贞又唆给事王镇上疏，劾奏王文、于谦要坐以谋反之律，凌迟处死，严加拷掠，必要招承迎立外藩之事。王文道：“若要迎立外藩，必要金牌符敕，今金牌符敕见存禁中，不奏知皇太后，谁敢窃取而行？”石亨等道：“虽无显迹，其意则有。”王文道：“若以意欲二字诬陷文等，实不甘心。”琐琐辩之不已。于谦道：“汝辩之何益？石亨等意已如此。彼盖欲踵秦桧‘莫须有’之故智也。辩亦死，不辩亦死。忠臣岂恤死哉！”次日，石亨促成“迎立外藩，谋危社稷”之狱。天顺看了，尚犹豫不忍道：“于谦曾有大功。”徐有贞、石亨二人忙上前道：“臣等出万死一生，迎复陛下，若不置于谦等于死地，则今日之举为无名。”上意遂决。二十二日早，狱中取出王文、于谦、范广、王诚等，于西市受刑。王文犹称冤不住口，于谦笑道：“我与汝不必辩，日后自有公论。”遂口吟乱世诗一首道：

成之与败久相依，岂肯容人辩是非？

奸党只知谗得计，忠臣却视死如归。

先天预定皆由数，突地加来尽是机。

忍过一时三刻苦，芳名包管古今稀。

吟毕，即引颈受刑，完了他“忠臣不怕死”一句。时年六十一。是日，阴霾四塞，日月无光，都人莫不垂泪。于公受害，太皇太后都不知道，既死方知。后上进宫来，朝太皇太后，方嗟叹道：“于谦曾有大功于我国家，为何就令至此，皇帝蒙尘时，若无于谦，国家不知何如。此皆奸人误皇帝也。况迎立外藩，并无此事。”因而惨然。上亦为之动容，然悔无及矣。石亨曾荐陈汝言为兵部尚书，不上半年，赃私狼藉，抄没财物于大内庑下者累累。上大怒道：“景泰间，任于谦久且专，没无余财。汝还未几何，财帛之多如此！”石亨惟俯首默默。由是上益知于谦之冤，而恶石亨等矣。

也先闻知于谦被杀，料中国无人，乘机杀进，人人惊慌，京城大震。恭顺侯吴瑾在侧道：“于谦若在，安得有寇至此。”上亦再三叹息。后徐、石

凌迟——古代一种残酷的死刑，分割犯人的肢体。

二人争权，徐有贞贬云南卫充军，石亨谋反事露，石彪斩首，石亨赐白罗勒死。于冕初发辽东卫充军，至是赦归，始发棺回杭，葬于西湖之三台山。至成化即位，于冕上疏，讼父亲冤枉。上甚怜恤，因复其官爵，遣行人马旋，赐于谦祭物祭文。其谕有云：“卿以俊伟之器，经济之才，历事先朝，茂著劳绩。当国家之多难，保全盛以无虞；惟公道而自持，为权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

弘治元年，有诏道：“少保于谦，有社稷功，可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付，谥肃愍。”又立祠墓所，名曰旌功，命有司春秋致祭。万历年间，浙江巡抚傅孟春，偶有事宿于于坟，感梦于公，因上疏言所谥肃愍未合，改谥忠肃。自是之后，祈梦于祠下者，络绎不绝。祠侧遂造“祈兆所”，彻夜灯烛，如同白昼。诚心拜祷，其梦无不显应。

吾所谓正人之气，若郁郁不散，又能隐隐跃跃，而发为千古征兆者，此也。以此知西子湖灵秀之气中，有正气为之主宰，故为天下仰慕不已耳。

愍(mǐn, 音敏)——忧伤。同“悯”。

卷九 南屏醉迹

佛家之妙，妙在不可思议；尤妙在不可思议中，时露一斑，令人惊惊喜喜，愈可思议；及思议而似有如无，又终归于不可思议，此佛法所以有灵，而高僧时一出也，西子湖擅东南之秀，仙贤忠节，种种皆有，而三宝门中，岂无一真修之衲，为湖山展眉目？然或安隐于禅，而不显慧灵之妙；或标榜于诗，而但逞才学之名；至于认空是色，执色皆空，时露前知，偶存异迹，疯疯癫癫，透泄灵机，不令如来作西方之蠢汉者，岂易得哉？

不意西湖上有一僧，叫做道济，小变沙门之戒律，大展佛家之圆通；时时指点世人，而世人不悟，只认他作疯癫，遂叫他作济癫。谁知他的疯癫，皆含佛理。就有知他不是凡人，究属猜疑，终不着济癫的痛痒。然济癫的痛痒，多在于一醉；而醉中之圣迹，多在于南屏。故略举一二，以生西湖之色。

原来济癫在灵隐寺远瞻堂座下为弟子，被长老点醒了灵性，一时悟彻本来，恐人看破，故假作癫狂，以混人世之耳目。世人那里得能尽知？自到了净慈寺做书记，便于癫狂中做出许多事业来。

忽一日，大众正在大殿上，香花灯烛，与施主看经，济癫却吃得醉醺醺，手托着一盘肉，突然走来，竟踢地坐在佛前正中间。见众僧诵经，他却杂在众僧内唱山歌，唱一回，又将肉吃一回。监寺看见，不胜愤怒道：“这是庄严佛地，又有施主在此斋供，众僧在此梵修，你怎敢装疯作痴，在此搅扰！还不快快走开！若再迟延，禀过长老，定加责治。”济癫笑道：“你道我佛庄严，难道我济癫不庄严？只怕我这臭皮囊，比土木还庄严许多。你道施主在此斋供，难道我这肉不是斋供？只怕我这肉，比施主的斋供还馨香许多。你道众僧在此诵经，难道我唱的山歌儿不是诵经？只怕我唱的山歌儿，比众僧诵的经文还利益些。怎么不逐他们，倒来赶我？”监寺见逐他不动，只得央了施主，同来禀知长老。长老因命侍者唤了济癫来，数说道：“今日乃此位施主祈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场。他一片诚心，你为何不慈悲，使他如愿，反打断众僧的梵修功果？”济癫道：“这些和尚只会吃馒头，讨衬钱，晓得甚么梵修？弟子因怜施主诚心，故来唱一个山歌儿，代他祈保。”长老道：“你唱的是甚么山歌儿？”济癫道：“我唱的是：

你若肯向我吐真心，我包管你旧病儿一时都好了。”

济癫念完，因对着施主说道：“我这等替你祈保，只怕令堂尊恙此时已好了。你在此无用，不如回去罢。”正说得完，只见施主家里早赶了家人来报道：“太太的病已好，竟坐起来了。叫快请官人回去哩。”施主听了，又惊又喜。因问道：“太太数日卧床不起，为何一时就坐得起来？”家人道：“太太说，睡梦中只闻得一阵肉香，不觉精神陡长，就似无病一般。”施主听了，因看着济癫道：“这等看来，济老师竟是活佛了。待某拜谢。”说还未完，济癫早一路斤斗，打出方丈，不知去向了。

又一日，要寻沈提点，猜疑他在小脚儿王行首家，遂一径走到王家来。看见他娘子正站在门首，因问道“沈提点在你家么？”娘子道：“沈相公是昨夜住在我家的，方才起来去洗浴，尚未回来。你要见他，可到里面去坐了等他。”济癫因走了人去。只见房里静悄悄，王行首尚睡在楼上，不曾起来。楼门是开的，遂蹑着脚儿走了上去。此时王行首正仰睡在暖帐里，昏沉沉的

做梦。济癫看见，因走到床前，忙在踏板上取起一只绣鞋儿来，揭开了锦被，轻轻放在他阴户之上。再看王行首，尚恬恬睡熟。济癫恐有人来看见，遂折转身，走下楼来，恰好正撞着沈提点浴回。大家相见了，沈提点道：“来得好，且上楼去吃早饭。”二人遂同上楼来。此时，王行首已惊醒了，见阴户上放着一只绣鞋，因看着济癫笑说道：“好个圣僧，怎嫌疑也不避，这等无礼！”济癫道：“冲撞虽然冲撞，却有一段姻缘，非是我僧家无礼。”王行首道：“明明取笑我，有甚姻缘？”济癫道：“你才梦中曾见甚么？”王行首道：“我梦中见一班恶少，将我围住不放。”济癫道：“后来如何？”王行首道：“我偶将眼一闭，就都不见了。”济癫道：“却又来！这岂不是一段因缘？”因取纸笔写出一个词儿来道：

蝶恋花枝应已倦，睡来春梦昏昏。衣衫卸下不随身，娇痴生柳祟，唐突任花神。

故把绣鞋遮洞口，莫教觉后生嗔。非干和尚假温存，断除生死路，绝却是非门。

又一日，净慈寺的德辉长老，要修整寿山福海的藏殿，晓得济癫与朝官往来，故命他化三千贯钱，济癫道：“不是弟子夸口，若化三千贯，只消三日便完。但须请我一醉。”长老听了大喜道：“你既有本事三日内化出三千贯钱来，我岂有不请你一醉？”因命监寺去备办美酒素食，罗列方丈中，请济癫受用，长老亲陪。济癫见酒，一碗不罢两碗不休，直吃得大醉，方才提了缘簿去睡。到次早，竟拿了缘簿来见毛太尉道：“敝寺向来原有座寿山福海的藏殿，甚是兴旺，不意年深日久，尽皆倒塌，以致荒凉。今长老要发心修造，委我募化，须得三千贯钱，方能成功。你想我一个疯癫和尚那里去化？惟太尉与我有些缘法，求太尉一力完成。”便取出缘簿，递与太尉。太尉看了道：“我虽是一个朝官，那里便有三千贯闲钱作布施？你既来化，我只好随多寡助你几十贯罢了。”济癫道：“几十贯济不得事，太尉若不肯，却叫我再化何人？”太尉道：“既如此说，可消停一两月，待下官凑集便了。”济癫道：“这个使不得。长老限我三日便要，怎讲一两月？”太尉见济癫逼紧，转笑将起来道：“你这个和尚，真是个疯子。三千贯钱，如何一时便有？”济癫道：“怎的没有？太尉只收了缘簿，包管就有得来。”因将疏簿撇在当厅案上，急忙抽身便走。太尉见了，因叫人赶上，将疏簿交了还他。济癫接了，又丢到厅内地下，说道：“又不要你的，怎这等吝啬？”说罢，竟走出府去了。太尉只得将缘簿收下，因分付门上人：“今后济疯子来，休要放他进府。”

却说济癫回到寺中，首座忙迎着，问道：“化得怎么了？”济癫道：“已曾化了，后日皆完。”首座道：“今日一文也无，后日那能尽有？”济癫道：“我自会化，不要你担忧。”说罢，竟到禅堂里去了。首座说与长老，长老半信半疑，一时不能决断。

到了次日，众僧又来说：“道济自立了三日限期，今日是第二日了，竟不出寺去化，只坐在灶下捉虱子，明日如何得有？多分是说谎，骗酒吃了。”长老道：“道济虽说疯癫，在正务上还不甚糊涂。事虽近乎说谎，但他怎好骗我？且到明日再看。”

不期到了第二日，毛太尉才入朝随驾，早有一个内侍，从宫里出来，寻着毛公道：“娘娘有旨宣你。”毛太尉忙跟到正宫来叩见道：“娘娘宣奴婢，不知有何分付？”太后可道：“本官昨夜三更时分，正朦胧睡去，忽梦见一位

金身罗汉对我说道，西湖净慈寺，有一座寿山福海的藏殿，一向庄严，近来崩坍了，要化我三千贯钱去修造。我问他讨疏簿看，他说疏簿在毛君实家里。我又问他是何名号，他又说名号已写在疏簿之后，但看便知。本宫醒来，深以为奇。但不知果有疏簿在汝处么？”毛太尉听了，惊倒在地，暗想道：“原来济公不是凡人！”因启奏道：“两日前，果有个净慈寺的书记僧，叫做道济，拿一个疏簿到奴婢家来，要奴婢替他化三千贯钱，又只限三日就要的。奴婢一时拿不出，故回了他去。不期他急了，又弄神通来化娘娘。”太后又问道：“这道济和尚，平日可有甚么好处？”太尉道：“平日并不见有甚好处，但只是疯疯癫癫的要吃酒。”太后道：“真人不露相，这正是他的妙用，定然是个高僧。他既来化本宫，定有因缘。本宫宝库中现有脂粉银三千贯，可舍与他去修造。但此金身罗汉现在眼前，不可当面错过。你可传旨，备鸾驾，待本宫亲至净慈寺去行香，认一认这金身罗汉。”毛太尉领了太后的懿旨，一面到宝库中支出三千贯脂粉钱来，叫人押着；一面点齐嫔妃彩女，请娘娘上了鸾驾，自己骑了马，跟在后面，径到净慈寺而来。

此时济癫正坐在禅房中不出来，首座看他光景不像，因走来问道：“你化的施主如何了？”济癫道：“将近来也。”首座不信，冷笑而去。又过了半晌，济癫忙奔出房来，大叫道：“都来接施主銮！”他便去佛殿上撞起钟来，擂起鼓来，长老听见，忙叫众僧去看。众僧看见没动静，只有济癫自在佛殿上乱叫：“接施主”，因回复长老道：“那里有甚施主？只有道济在那里发疯。”

正说不完，早有门公飞跑进来，报道，“外面有黄门使来，说太后娘娘要到寺迎香，銮驾已在半路了，快去迎接！”众僧听见，方才慌了。长老急急披上袈裟，戴上毗卢帽，领着合寺的五百僧人，出到山门外来跪接。不一时，凤辇到了，迎入大殿。太后先拈了香，然后坐下。长老领众僧参见毕，太后就开口说道：“本宫昨夜三更时分，梦见一位金身罗汉，要化钞三千贯修造藏殿，本宫梦中已亲口许了，今日不敢昧此善缘，特自送来。住持僧可查明收了，完此藏库功德。”毛太尉闻旨，忙将三千贯钱抬到面前，交与库司收明。长老忙同众僧一齐叩谢布施。

太后又说道：“本宫此来，虽为功德，实欲认认这位罗汉。”长老忙跪奏道：“贫僧合寺虽有五百众僧人，却尽是凡夫披剃的，实不敢妄想称罗汉，炫惑娘娘。”太后道：“罗汉临凡安肯露相？你可将五百僧人尽聚集来我看，我自认得。”长老恐丛杂堂上一时难看，因命众僧抬着香炉，绕殿念佛，便一个一个都从太后面前走过。此时济癫亦夹在众僧中，跟着走。刚走到太后面前，太后早已看见，亲手指着说道：“我见的罗汉，正是此僧。但梦中紫磨金色，甚是庄严，为何今日作此幻相？”济癫道：“贫僧从来是个疯癫的穷和尚，并非罗汉。娘娘不要错认了。”太后道：“你在尘世中混俗和光，自然不肯承认，这也罢了，只是你化本宫施了三千贯钱，却将何以报我？”济癫道：“贫僧一个穷和尚，只会打斤斗，别无甚么报答娘娘，只愿娘娘也学贫僧打一个斤斗转转罢。”一面说，一面即头向地，脚朝天，一个斤斗翻转来。因不穿裤子的，竟将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来。众嫔妃宫女见了，尽掩口而笑。近侍内臣见他无礼，恐太后动怒，要拿人，因赶出佛殿来，欲将他捉住，不料他一路斤斗，早已不知打到那里去了。

长老与众僧看见，胆都吓破，忙跪下奏道：“此僧素有疯癫之症，今病发无知，罪该万死，望娘娘恩赦。”太后道：“此僧何尝疯癫，实是罗汉。他这番举动，皆是祈保我转女为男之意，尽是禅机，不是无礼。本该请他来拜谢，但他既避去，必不肯来，只得罢了。”说罢，遂上辇还宫。

太后去了，长老一块石头方才放下，因叫侍者去寻道济，那里寻得见。早有人传说，他领着一伙小儿，撑着一只船，到西湖上采莲去了。侍者回报长老，长老因对众僧说：“道济因要藏殿完成，万不得已，故显此神通，感动太后。今太后到寺，口口声声罗汉，他恐被人识破，故又作疯癫，掩人耳目。你们不可将他轻慢。”众僧听了长老之言，方才信服。

又一日，济癫走出到灵隐寺来望印铁牛，印长老道：“他是个疯子。”遂闭了门不见。济癫恼了，随题诗一首，讥诮他道：

几百年来灵隐寺，如何却被铁牛闷？
蹄中有漏难耕种，鼻孔撩天不受穿。
道眼岂如驴眼瞎？寺门常似狱门关。
冷泉有水无鸥鹭，空自留名在世间。

印长老看见，不胜大怒，遂写书与临安府赵府尹，要他将净慈寺外两傍种的松树尽行伐去，以破他的风水。赵府尹一时听信，径带了许多人来砍伐。德辉长老得知，着忙道：“这些松树，乃一寺风水所关。若尽砍去，眼见的这寺就要败了。”济癫道：“长老休慌。赵府尹原非有心，不过受谗而来。说明道理，自然罢了。”遂走出来迎接赵府尹，道：“净慈寺书记僧道济迎接相公。”赵府尹道：“你就是济癫么？”济癫道：“小僧正是。”赵府尹道：“闻你善作诗词，讥诮骂人，我今来伐你的寺前松树，你敢作诗讥诮骂我么？”济癫道：“木腐然后蠹生。人有可讥可诮，方敢讥诮之；人有可骂，方敢骂之。有如相公，乃堂堂宰官，又是一郡福星，无论百姓受惠，虽草木亦自沾恩，小僧颂德不遑，焉敢讥诮相公。此来伐树，小僧虽有一诗，亦不过为草木乞其余生耳。望相公垂览。”因将诗呈览。府尹接了一看，上写道：

亭亭百尺接天高，久与山僧作故交。
只认枝柯千载茂，谁知刀斧一齐抛。
窗前不见龙蛇影，屋畔无闻风雨号。
最苦早间飞去鹤，晚回不见旧时巢。

赵府尹将诗一连看了数遍，低徊吟咏，不忍释手。因对济癫说道：“原来你是个有学问的高僧，本府误听人言，几乎造下一重罪孽。”因命伐树人散去，然后复与济癫作礼。济癫便留府尹入寺献斋。斋罢，方欣然别去。长老见府尹不伐树而去，因对众僧道：“今日之事，若非济癫危矣！”因叫人寻他来谢，早已不知去向。

又一日，要到长桥与王公送丧，走到王家，恰好丧事起身，济癫因对王婆说道：“你又不曾请得别人，我一发替你指路罢。”因高声念道：

饽饽 儿王公，灵性最从容。擂豆擂了千百担，蒸饼蒸了千余笼。用了多少香油，烧了万千柴头。今日尽皆丢去，平日主顾难留。灵棺到此，何处相投？噫！一阵东风吹不去，乌啼花落水空流。

念罢，众人起材，直抬到方家峪，才歇下，请济癫下火。济癫因手提大

辇（ni n）——古时用人拉的车，后来多指皇帝坐的车。

饽饽（g duò，音骨刹）——面食品。

火把，道：“大众听者！”

王婆与我吃粉汤，要送王公往西方。

西方十万八千里，不如权且住余杭。

济癫念罢，众亲戚听了，暗笑道：“这师父说得好笑。西方路远，还没稽查，怎么便一口许定了住余杭？”正说之间，忽见一个人走来，报王婆道：“婆婆，恭喜！余杭令爱，昨夜五更生了一个孩子，托我邻人来报喜。”原来王婆有个女儿，嫁在余杭，王婆因他有孕，故不叫他来送丧。今听见生了孩子，满心欢喜，因问道：“这孩子生得好么？”邻人道：“不但生得好，生下来还有一桩奇处，左肋下，有‘饕餮王公’四个朱字。人人疑是公公的后身。”众亲友听了此信，方才惊骇道：“济公不是凡人。”急忙要来问他因果，他又早不知那里去了。

又一日，净慈寺被回禄，复请了松少林来做长老。长老见重修募缘没榜文，因对济癫说道：“只得要借重大笔一挥了。”济癫道：“长老有命，焉敢推辞？但只是酒不醉，文思不佳。还求长老叫监寺多买一壶来吃了，方才有兴。”长老道：“这个容易。”便叫人去买酒来与他吃。济癫吃得快活，便提起笔来，直写道：

伏以大千世界，不闻尽变于沧桑；无量佛田，到底尚存于天地。虽祝融不道，肆一时之恶；风伯无知，助三昧之威；扫法相还太虚，毁金碧成焦土；遂令东方凡夫，不知西来微妙。断绝皈依路，岂独减湖上之十方；不开方便门，实实缺域中之一教。即人人有佛，不碍真修；而俗眼无珠，必须见像。是以重思积累，造宝塔于九重；再想修为，塑金身于丈六。况遗基尚在，非比创业之难；大众犹存，不费招寻之力。倘邀天之幸，自不日而成；然工兴土木，非布地金钱不可。力在布施，必如天檀越方成。故今下求众姓，盖思感动人心；上叩九闾，直欲叫通天耳。希一人发心，冀万民效力。财众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轮之转，则钟鼓复设于虚空，香火重光子先帝。自此亿万千年，庄严不朽如金刚；天人神鬼，功德证明于铁塔。谨榜。

长老看见榜文做得微妙，不胜之喜；随即叫人写了，挂于山门之上。过往之人看见，无不赞美，哄动了合城的富贵人家，尽皆随缘乐助，也有银钱的，也有米布的，日日有人送来。长老欢喜，因对济癫说：“人情如此，大约寺工可兴矣。”济癫道：“这些小布施，只好热闹山门，干得甚事？过两日，少不得有上千上万的大施主来，方好动工。”长老听了，似信不信，只说道：“愿得如此便好。”

又过不得三两日，忽见济癫忙走入方丈，对长老道：“可叫人用上好的锦笺纸，快将山门前的榜文端端楷楷写出一道来。”长老道：“此榜挂在山门前，人人皆见，又抄他何用？”济癫笑道：“只怕还有不出门之人要看。快叫人去写，迟了恐写不及。”长老见济癫说话有因，只得叫人将锦笺抄下。恰好抄完，只见管山门的来报道：“李太尉骑着马，说是皇爷差他来看榜文的，要请长老出去说话。”长老听了，慌忙走出山门迎接。李太尉看见长老，方跳下马来，说道：“当今皇爷，昨夜三更时分，梦见驾幸西湖之上，亲见诸佛菩萨，俱露处于净慈寺中；又看见山门前这道榜文，字字放光；又看见榜文内有‘上叩九闾’之句，醒来时记忆不清，故特差下官来看。不期山门前果有此榜文，榜文内果有此‘叩闾’之句，大是奇事。但下官空手，不便回旨，长老可速将榜文另录一道，以便归呈御览。”此时长老因有锦笺抄下的，一时胆壮，随即双手献上道：“贫僧已录成在此，伺候久矣。”太尉接

九闾——九天之门，犹言九关。也用来比喻帝王的宫门。

了，展开一看，见笺纸精工，字迹端楷，不胜大喜道：“原来老师有前知之妙，下官奏知皇爷，定有好音。”说罢，即上马而去。

到了次日，李太尉早带领许多人，押着三万贯钱到寺来说：“皇爷看见榜文，与梦中相似，甚称我佛有灵。又见榜文有‘叫通天耳’之句，十分欢喜，故慨然布施三万贯，完成胜事。你们可点明收了，我好回旨。”

长老大喜，因率合寺僧人，谢了圣恩，李太尉方去复旨。长老正要寻济癫来谢他，济癫早又不知那里去了。长老见钱粮充足，因急急开工，诸事俱容易打点，只恨临安山中，买不出为梁、为栋、为柱的大木来，甚是焦心，因与济公商量道：“匠人说要此大木，除非四川方有；但四川去此甚远，莫说无人去买，就是买了也难载来。却如何区处？”济癫道：“既有此做事，天也叫通了。四川虽远，不过只在地下。殿上若毕竟要用，苦我不着，去化些来就是了。但路远，须要吃个大醉方好。”长老听了，又惊又喜道：“你莫非取笑么？”济癫道：“别人面前好取笑，长老面前怎敢取笑？”长老道：“既是这等说，果是真的。”因分付侍者去买上好的酒肴来，尽着济公受用。济癫见酒美肴精，又是长老请他，心下十分快活，一碗不罢，两碗不休，一霎时就有二三十碗，直吃得眼都瞪了，身子都软了，竟如泥一般，将下来。长老与他说话，也都昏昏不醒，因分付侍者道：“今日济公醉得人事不知，料走不去，你们可搀扶他去睡罢。”侍者领命，一个也搀不起，两个也扶不动，没奈何只得四个人连椅子抬到后面禅床上，方放他睡下。这一睡，直睡了一日一夜，也不见起来。众僧疑他醉死了，摸一摸，却又浑身温软，鼻息调和；及要叫他起来，却又叫他不醒。监寺因来埋怨长老道：“四川路远，大木难来，济癫一人如何得能走去化来？他满口应承者，不过是要骗酒吃。今长老信他胡言，买酒请他吃醉，今醉得不死不活，睡了一日一夜，还不起。等他到四川去化了大木回来，只好那事罢了。”长老道：“济公应承了，必有个主意，他怎好骗我？今睡不起，想是多吃几杯，且等他醒来，再作道理。”监寺见长老回护，不敢再言。

又过了一日，济癫只是酣酣熟睡，又不起来，监寺着急，因同了首座，又来见长老，道：“济癫一连睡了两日两夜，叫又叫不醒，扶又扶不起，莫非醉伤了脏腑？可要请医生来与他药吃？”长老道：“不消得。你不须着急，他自会起来。”监寺与首座被长老拂了几句，因对众僧说道：“长老明明被济癫骗了，却不认错，只叫等他醒起来。就是醒起来，终不然能到四川去！好笑，好笑。”

不期济公睡到第三日，忽然一咕嚕子爬了起来，大叫道：“大木来了。快分付匠人搭起鹰架来扯。”众僧听见，都笑笑，说的说：“骗酒吃的，醉了三日，尚然不醒，还说梦话哩。大木在那里？就有大木，不过是扛是拽，怎么叫人搭鹰架去扯？胡说，胡说！”济癫叫了半晌，见没人理他，只得走到方丈来见长老，说道：“寺里这些和尚甚是懒惰。弟子费了许多心机力气，化得大木来，只叫他们分付匠工搭鹰架去扯，却全然不理。”长老听了，也有些兀突，因问道，“你这大木是那里化的？”济癫道：“是四川山中化的。”长老道：“既化了，却从那里来？”济公道：“弟子想：大木路远，若从江湖来，恐怕费力费时，故就便往海上来了。”长老道：“若从海上来，必由

矮（cuó，音嵯）——短。

脏腑——五脏六腑。

鳖子门钱塘江上岸。你怎叫搭鹰架扯木？”济公道：“许多大木，若从钱塘江盘来，须费多少人工？弟子因见大殿前的醒心井，与海相通，故将众本都运在井底下来了。只要搭架子去扯。”

长老听见济公说得有源有委，来历分明，不得不信。因分付监寺快去搭鹰架。监寺因回禀长老道：“老师父不要信他乱讲。他吃醉睡了三日，又不曾半步出门。若说四川去化，好近路儿，怎生就化得大木来？就是有神通，化了从海里来，怎能够得到井底下？就是井底下通海，止不过泉眼相通，怎能容得许多大木？今要搭鹰架，未免徒费人工。”济公在旁听了，笑道：“你一个蠢和尚，怎得知佛家的妙用？岂不闻‘一粒米要藏大千世界’，何况偌大一井，怎容不得几根木头？”长老因叱监寺道：“叫你去搭鹰架，怎有许多闲说？”

监寺见长老发性，方不敢再言。只得退出，叫匠人在醒心井上，搭起一座大架子来，四面俱用转轮，以收绳索，索上俱挂着钩子，准备扯木。众匠人搭完了，走到井上一看，只见满满的一井水，却怎能有木头？因都大笑起来，道：“济癫说痴话是惯的，也罢了，怎么长老也痴起来？”监寺正要捉长老的白字，因来禀道：“鹰架俱已搭完，井中只有清水，不见有别物，不知要扯些甚么？”长老因问济公道：“不知大木几时方到？”济公道：“也只在三五日里。长老若是要紧，须再买一壶来请我？包管明日就到。”长老道：“要酒吃何难？”因分付侍者，又买了两瓶来请他受用。济公也不问长问短，吃得稀泥烂醉，又去睡了。长老有些识见，也还耐着；众僧看见，便三个一攒，五个一簇，说个不了，笑个不休。

不期到了次日，天才微明，济公早爬起来，满寺大叫道：“大木来了，大木来了！快叫工匠来扯！”众人听了，只以为济癫又发疯了，俱不理他。济公自走入方丈，报知长老道：“大木已到井了，请老师父去拜受。”长老听了大喜，忙着了袈裟，亲走到草殿上佛前礼拜了，然后唤监寺纠集众工匠，到井边来扯木。监寺与众工匠也只付之一笑，但是长老分付，不敢不来。及到了井边一看，那里有个木头影儿？监寺要取笑长老，也不说有无，但只请长老自看。长老不知他是取笑，因走到井边，低头一看，只见井水中间果露出一二尺长的一段木头在水外。长老看见，满心欢喜，又讨毡条，对着井拜了四拜，拜完，因看着济癫说道：“济公，真真难为你了。”济公道：“佛家公事，怎说难为？只可恨这班贼秃，看着木头，叫他纠人工扯扯，尚不肯动手。”长老因对监寺道：“大木已到，为何还不动手？”监寺忙走到井边，再一看时，忽见一段木头高出水面，方吃了一惊，暗想道：“济公的神通真不可思议矣。”忙叫工匠系下去，将绳上的钩子钩在木上，然后命人夫在转轮上转将上来。扯起来的木头都有五六尺为圆，七八丈长短。扯了一株，又是一株冒出头来。长老因问济公道：“这大木有多少株数？”济癫道：“长老不要问，只叫匠人来算一算。若不够用、只管取，只管有；若是够用，就罢了。也不可浪费。”长老点头道“是”。因叫匠人估计，那几颗为梁，那几颗为柱。扯到六七十颗上，匠人道：“已够用了。”只说得一声“够了”，井中便再没得冒起来了。合寺皆惊以为神，而济公又不知那里去了。

自此之后，寺中诸事俱有次第，独两廊的影壁未画。临安的显宦俱已有过布施，不可再去求他，独有新任的王安抚未曾布施，济公就打帐去化他。长老听说，忙皱着眉，摇着头说道：“这个官，万万不可去缠他。若去缠他，不但不肯布施，只怕还要惹出祸来。”济公道：“这是为何？”长老道：“我

闻得此官原是个穷秀才，未得第时，常到寺院投斋，受了僧人戏侮，所以大恨和尚。曾怒题寺壁道：‘遇客头如鳖，逢斋项似鹅。’这等怀嗔，化他何益？”济公道：“他偏怀嗔，我偏去化他。”遂带着酒意，疯疯癫癫，一径走到安抚前，探头探脑的张望。

适值王安抚坐在堂上看见了，因叫人拿了进去，拍案大骂道：“你这大胆秃厮，怎敢立在我府门外张望？”济癫道：“相公府门外人人可立，为何小僧立一立，便是大胆？”安抚道：“他人偶立立，便走去了。你这秃厮，立而不去，又且探头缩脑的张望，岂非大胆？”济癫道：“小僧立而不去，是心要求见相公，因无人肯通，不得其门，故不得已而张望。”安抚道：“你且说，要见我为着甚事？”济癫道：“闻知相公恼和尚，小僧以为和尚乃佛门弟子，只为梵修祝赞，暗为人增福寿，故赖人衣食，而不能衣食于人，无可恼处，故特来分辩。”安抚听了，默然良久，道：“我恼与不恼，你如何得知？且有甚分辩？”济癫道：“小僧也无甚分辩，只有一段姻缘，说与相公，求相公自省。”安抚道：“你且说来。说得好，免你责罚；说得不好，加倍用刑。”

济癫因说道：“昔日苏东坡学士与秦少游、黄鲁直、佛印禅师四人共饮。东坡因行一令：前要一件落地无声之物，中要两个古人，后要结诗二句。要说得有情有理，而又贯串，不能者罚。”旁边看的人都替济公担忧，济公却不慌不忙道：“相公听着：

苏东坡说起道：笔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管仲。管仲问鲍叔，如何不种竹？鲍叔曰：只须三两竿，清风自然足。

秦少游说道：雪花落地无声，抬头见白起。白起问廉颇，如何不养鹅？廉颇曰：白毛铺绿水，红掌拨清波。

黄鲁直说道：蛀屑落地无声，抬头见孔子。孔子问颜回，如何不种梅？颜回曰：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

佛印禅师后道：天花落地无声，抬头见宝光。宝光问维摩，僧行近如何？维摩曰：遇客头如鳖，逢斋项似鹅。”

王安抚听了，打动当年心事，忍不住大笑起来道：“语参禅妙，大有可思。且问你是那寺僧人？叫甚名字？”济公道：“小僧乃净慈寺书记僧，法名道济。”王安抚听了，大喜道：“原来就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济书记，果是名下无虚。快请起来相见！”重新见礼过，遂邀入后堂，命人整酒相留，安抚亲陪。

二人吃到投机处，济公方说起两廊画壁之事，要求相公慨然乐助，安抚道：“下官到任未久，恐不能多。既是济师来募，因取出俸钞三千贯，叫人押送到净慈寺去。”济公方谢别安抚，一同回寺。长老看见，只惊喜得吐舌道：“这位宰官化得他来，真要算他手段！”

又一日，吃得烂醉，走到清和坊街上，早一交跌倒。他也不扒起来，竟

秦少游——即秦观，宋代著名词人。

黄鲁直——即黄庭坚，宋代著名词人、书法家。

佛印——宋僧，名三元。

鲍叔——即鲍叔牙，春秋时齐人。

白起——战国时秦国大将。

维摩——即维摩洁，释迦同时人，义译无垢称，或作净名。

闭着眼要睡。正值冯太尉的轿过，前导的虞候看见，吃喝叫他起来。济公道：“你自走你的路，我自睡我的觉，你管我怎么？”太尉轿到面前，听见了，因喝骂道：“你一个和尚，吃得烂醉，说我管你不得，我偏要管你一番，看是何如？”因分付四五个虞候将济癫扛到府中，当厅放下。

太尉复问道：“你这和尚，既入空门，须持五戒，却癫狂贪酒，怎说无罪？”因叫当该取纸笔与他，问他是何处僧人，有何道行，可从实供来。济癫道：“要我供，便供何妨？”因接了纸笔，竟供道：

南屏山净慈寺书记僧道济，幼生宦室，长习儒风。自观音王以前，神通三昧；至传灯佛下世，语具辩才。宿慧暗通三藏法，今修背记十车经。广长舌，善译五天竺书；圆通耳，能省六国梵语。清凉山一万二千人，犹记同过滑石桥；天竺寺五百余尊者，也曾齐登鹫峰岭。理参无上，谁不竖降旗？妙用不穷，自矜操胜着。云居罗汉，惟有点头；秦州石佛，自难夸口。剃光头，卖萝卜，也吃得饭；洗净手，打口鼓，也免得钱。倔强赛过德州人，跷蹊压倒天下汉。有时娼妓家说些因果，疯狂不是疯狂；有时尼姑寺讲些禅机，颠倒却非颠倒。本来清净，笑他龙女散花多；妙在无言，笑杀文殊狮子吼。唱山词，声声般若；饮美酒，碗碗曹溪。坐不过，禅床上醉翻斤斗，戒难持，钵盂内供养屠儿。袈裟当于卢妇，尽知好酒癫僧；禅杖打倒庞婆，共道风流和尚。十六厅宰官，莫不尽我酒后往还；三天竺山水，从来听予闲中坐卧。醉昏昏偏有清头，忙碌碌却无拘束。虽则欲加罪，和尚易欺；只怕不犯法，官威难逞。请看佛面，稍动慈悲，拿出人心，从宽发落。今蒙取供，所供是实。

供完，当该取了呈上。冯太尉见其挥洒如疾风猛雨，已自惊羨，再见名字是道济，因讶说道：“原来你就是净慈寺的济书记！同僚中多说你是个有意思的高僧，为何这等倒街卧巷，不惜名检？今日经此一番，不便加礼，且放他去了罢。”济公听见放了他，他倒转大笑起来道：“我和尚吃醉，冲撞了太尉，蒙太尉高情放了，只怕太尉查不见外国进贡的这盒子玉髓香来，朝廷倒不肯放你哩！”太尉听见济癫说出“玉髓香”三字竟惊呆了。

原来朝廷果有一盒玉髓香，三年前八月十五日，曾取出来烧过，就分付冯太尉收好，冯太尉奉旨收在宝藏库第七口厨内。不期去年八月十五日，圣上玉体不安，皇太后取出来烧了祈保，就随便放在内库第三口厨里。皇上不知原由，叫冯太尉去取。冯太尉走去取时，已不见了，心上着忙，不敢复旨，故自出来求签问卜。今见济癫说出他的心事，怎不着惊？因问道：“这玉髓香，你莫不知道些消息在那里么？”济癫因又笑道：“贫僧方才供的，卖响卜也吃得饭，这些小事怎么不知？”太尉听见他说知道，满心欢喜，忙叫人将他扶起，自起身与他分宾主坐下，复问道：“济师既知，万望指教。”济公道：“说是自然要说，但贫僧一肚皮酒，都被太尉盘醒了，清醒白醒，恐说来不准。敢求太尉布施一壶，还了贫僧的本来面目，贫僧便好细说。”

冯太尉无奈何，只得叫人取酒请他。济公直吃得烂醉如泥，方才说道：“这香是皇太后娘娘旧年中秋夜，取出来焚烧。祈保圣安，因夜深了，就顺便放在内库第三口厨内。你为何问也不去问声，却瞎哄哄乱寻？”冯太尉听了，又惊又喜，却不能全信，因分付掌家款住他，自却飞马入朝去查问。去不多时，早欢欢喜喜飞马回来，向济公称谢道：“济师竟是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了！这玉髓香果在内库第三口厨里，连皇太后娘娘也忘记了。”说罢，济公辞出回寺。

自此之后，以游戏而显灵救世之功，也称述不尽。只到了六十外，忽尔厌世，遂作病容。松少林长老因看他道：“济公，你平日最健，为何今日一旦如此？”济癫笑笑，也不回说些甚么，但信口作颂道：

健，健，健，何足羨！止不过要在人前扯门面。吾闻水要流干，土要崩陷，岂有血肉之躯，支撑六十年而不变？棱棱的瘦骨几根，鳖鳖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禄，使他安闲；何苦忍饥寒，奔道路，将他作贱？况真不真，假不假，世法难看；且酸的酸，盐的盐，人情已厌。梦醒了，虽一刻，却也难留；看破了，从百年，大都有限。倒不如瞒着人，悄悄去静里自寻欢；索强似活现世，哄哄的动中讨埋怨。灵光既欲随阴阳，在天地间虚行；则精神自不肯随尘凡，为皮囊作榫。急思归去，非大限之相催；欲返本来，实自家之情愿。从此紧闭门，坐破蒲团；闲行脚，将山川踏遍。

长老听了，叹羨道：“济公来去如此分明，禅门又添一重公案矣。”故济公坐化后，留此醉迹，为西湖南屏生色。

卷十 虎溪笑迹

释家之有高僧，犹儒家之有才子也。才子虽修齐诚正工夫，到不得圣贤地位，然不朽文章，亦名教之所重。高僧的学问虽不及佛菩萨之神通，然戒律精严，性情灵慧，亦鬼神之所钦，高人之所敬。行为佛法增光，坐为湖山生色，有不可埋没者也。惟其品第相因，故才子与高僧，往往两相契慕。虎溪一笑，有自来也。

你道这笑迹，是怎生样留的？原来西湖南山中，有一龙井寺，本名龙泓，其来久矣。在孙吴的赤乌年中，葛稚川在葛岭炼丹，便按方位，选灵秀，到此龙井中来取水。盖因此地的林抛幽古，山麓深沉，满山空翠之色，泠泠欲滴；而石涧流泉，淙淙然不舍昼夜。闲花寂草，铺满深山；鸟韵樵歌，响答林谷。境界已自不凡，又相传井中有龙居焉，故大旱，居民祷雨，每到此拜求，多有灵验。一向也有僧人栖止，然无道德，无才能，不能为湖山开出生面。直到宋朝嘉祐年间，方来了一位高僧法名元净。后来神宗皇帝喜其讲解精微，又赐号辨才。他是临安於潜人，曾受戒于天竺的慈云法师，故学行精进；每每行住坐卧之处，都有舍利子流将出来；左肩肉上又现出袈裟文八十一条，后直到八十一岁方才坐化。他到了湖上，四山捡选，要寻个幽胜之地，以为栖息。湖曲则厌繁华，五云又嫌孤寂，直上风篁岭，寻到龙井，见其山灵水活，朝夕可亲，径路逶迤，又不阻绝，方才葺旧增新，创成一个丛林，住在里面。

从来说“人杰地灵”，这龙井寺自有了辨才住锡，只觉得一日兴头似一日。这是为何？盖因辨才的道行精严，又能持楞严秘密神咒，为人治病立愈，故有人尊敬他，不啻活佛，而辨才却只以学者自居，有才名之人来相访，便无不接见，恐怕当面失了高人。争奈龙井路虽不甚远，而山高路峻，往还者虽说有人，毕竟稀少。此时天竺自慈云法师归西之后，遂无高僧主持，便觉冷冷落落，不甚兴头。太守沈文通见了，甚不过意，因对众说道：“天竺乃观世音菩萨的丛林，观世音菩萨之教，是以声音宣扬佛力，却不是禅和子习静之处。吾闻龙井寺的辨才和尚，大有灵慧之才，若请得他来为天竺之主，宣场教力，便自然要兴头一番。”众人听了，皆以为然。沈太守见人情乐从，不胜欢喜，便做了一通请启，到龙井来敦请辨才法师出山，为天竺之主。正是：

佛法何尝择地兴，名山往往得高僧。

移将龙井菩提妙，来作三天竺上乘。

那时辨才的初意，也不肯舍了龙井之静，而就天竺之喧，只因却不过沈太守的面皮，只得应承来了。不期一到了天竺，人皆久慕其名，来学道的，来求讲的，纷纷不一。辨才虚心好道，又怕失了高人，凡来相访的，无不殷勤接见，与他论法谈禅，所以来的人多向往。况又能为人治疾，就是三五年不能痊愈的病，只要他在佛前至诚忏悔已往之愆，消除未来之过，拜毕，辨才便取净瓶中杨柳枝水洒地，结坛跏趺而坐，面前置净水一碗，朗诵楞严神咒三遍，再将杨柳枝上水，滴于病人手心内，叫病人饮了，随你千般病症，顷刻就好；任你一二十年宿疾，医士药不能奏效的，一遇辨才，便无不好之

泠泠（líng，音零）——形容滑凉。

跏趺（jiā fā，音加夫）——佛教徒的坐法，即所谓结跏趺坐。

理。偶然出到秀州楞严寺里，适有嘉兴县令陶象，止生一子，名凤官，年方十八。来任不上一年，忽染一奇症，犹如“还魂记”中说的，“似笑如啼，有影无形”，却是一个邪神野鬼牵缠；忽哭忽笑，忽起忽拜，谜言谜语，呢呢念念，饮食都废，骨瘦如柴。父母见他如此光景，不胜惊惶，广延医药，有的说是痰迷心窍，吃了许多半夏、竹茹、贝母，消痰之药，也不见效。有的说是心神恍惚，吃了许多琥珀、硃砂、牛黄、镇心之丸，绝不相干。父母见此光景心慌，只得求神祈祷。

原来嘉兴最信的是师巫，听得县里要祈祷，便来了八个，这干人口里专会放屁，敲锣击鼓，跳起神来，骗猪头三牲吃；哩 罗 ，请起几位伤司五路，唱了几个祝赞山歌，假说：“我是金元七总管下降。”一个道：“我是张六五相宋老相公是也。”不过是饮食若流，做个饱食饱餐的饿鬼一通，有甚效验？再访得城隍庙有个贾道士法高。真是：

降妖的天蓬元帅，捉鬼的六甲天丁。

请了这贾道士来衙，登坛设醮，穿戴起星冠羽衣，焚了信香，念了净心神咒；右手拿了七星降妖宝剑，左手用五雷诀捏着法水；踏罡 步斗，喷了几口法水，用天篷尺在桌上拍一拍道：“一击天门开，二击地户裂，三击神鬼惊！”又拍一拍道：“开天门，闭地户；留人门，塞鬼路；穿鬼心，破鬼肚。”念过了金光咒，又念净天地咒，念完，烧起符来，遣将捉邪。又念北方真武荡魔神咒。谁想那妖鬼就附在凤官身上，走到坛前，与这道士福了两福道：“师父，俺与你往日无冤，今日无仇，如何念咒遣我？我与陶公子宿世夫妻，乃五百年结就的。随你念咒书符，也禁我不得。”道士见精怪不怕他，他却有些慌了，连忙把令牌在桌上，门门门门，一片价敲得发喊道：

都天大雷公，霹雳震虚空。神兵千万万，来降此坛中。敢有逆令者，雷令敕不容。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又烧符召请庞、刘、荀、毕、邓、辛、张、王、马、赵、温、关十二天君。那妖怪在侧边，见道士做把戏，呵呵大笑道：“自己心上的魔，尚且不曾除，要除谁的魔，俺与你同是一魔，若以魔除魔，岂有此理！”说罢，竟自走入房中去了。道士无可奈何，老大扫兴，只得收拾法器剑印告回。

陶县令见这妖精神通广大，心中愈慌，恰好辨才法师来到秀州，陶县令素闻其名，就往请法师，救拔儿子性命。辨才问这妖精是怎生起的，陶县令道：“小儿始初得病的时节，见一个少年女子，从外而来，道：‘我与你夫妻，五百年来结下的缘分，休得相弃。俱是芳年，好生受用。’遂与小儿调笑欢呼，同走到一水边，这女子赠诗一首道：

生为木卯人，死作幽独鬼。

泉门长夜开，衾帙待君至。

自此之后，便源源而来，如今又说道：

仲冬之月，二七之间，

月盈之夕，车马来迎。</PGN0107.TXT/PGN>

今去仲冬十五之期，已不多几了，随你法官都治他不得，特来拜请吾师救度。”辨才法师允其请，即便迎到衙中。法师教除地为坛，上悬一幅大士像，取柳枝洒水于地，一面宣大佛顶首楞严秘密神咒，三绕坛而去。是夜，那妖竟不到凤官房里来。凤官但见坛前都是长身金甲的神将，手执刀斧剑戟，重

重围绕，遂得安寝。

次日，辨才又来坛前，结跏趺坐，密密宣咒，教四大天王速擒妖物来。那四大天王有通天的手段，专降的是恶魔凶怪，得了法旨，就像抓小鸡儿的，一把抓将过来，摔在坛前地下，这妖怪怎生模样？但见：

淡淡梨花白面，轻轻杨柳纤腰。朱唇一点晕红娇，好个青春年少。绿鬓照开明月，玉笋微露轻绡。盈盈十五女儿娇，嫁与潘郎正好。

右调《西江月》

法师见了，问道：“汝居何地而来此？”那女妖娇声的答道：

会稽之东，下山之阳，
是吾之宅，古木苍苍。

法师又问道：“汝姓甚么？”女妖又答道：

吴王山上无人处，几度临风学舞腰。

法师道：“据你这等说，敢是姓柳么？”女妖道：“便是。”法师道：“你何故在此媚人？”女妖答道：“因与陶公子原有宿世夫妻之分，非敢为媚也。”辨法师大喝道：“汝无始已来，迷已逐物；为物所转，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脱；入魔趣中，横生灾害，延及无辜。汝今当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当为汝宣说楞严秘密神咒，汝当谛听。讼既往过愆，返本来清净，党性若迷而不悟，再在此胡缠，吾当令四大王押汝到烈火坑中去，受苦无量。”说罢，女妖惊悟，涕泣叩头道：“承师父说法超度，不复在此贪恋，当别公子去矣。”遂入见凤官道：“妾本与君图百年姻眷，今辨法师佛力无边，神通广大，他说法超度我，我岂可迷而不悟，受烈火坑中之苦乎？今要别子而去，但久与子处，情不能顿舍，愿与子同饮酒一杯，为永别之意。”遂相对痛饮，作诗一首为赠。云：

仲冬二七是良时，江下无缘与子期。

今日临岐一杯酒，共君千里永相离。

遂拂衣而去。自此之后，凤官神气清爽，再无磨难。陶县令感辨才法师有再生之功，厚有所赠，而法师一毫不取。陶县令惟有心感其德而已，遂备盛斋奉款，以船送归天竺。其时因在嘉兴遣了柳妖，并陶公子的病立时脱体，故一时僧俗人等，来见者不计其数。遂致天竺境中，凿山筑室，不过三年，竟成了一个闹热场。辨才法师此时深以为繁，恐误静中之功，遂决意辞了大众，仍归于龙井寺，此时沈太守已经去任，无人留他，故得自由。

辨法师到了龙井，见天竺朝夕与人往还，并不曾遇一出类高人，雄谈快论，开益心胸，故此交接之念，也就淡了。便有个藏修之意，不欲与人应酬。然湖上到龙井，路有二十余里之远，又不好全行拒绝来人，因立一个清规条约道：

山僧老矣，精神衰惫，不能趋承。谨以二则预告：殿上闲谈，最久不过三炷香。山门送容，最远不过虎溪。垂顾大人，伏乞相谅。

山僧元静叩白

又造了一间远心庵，以为自家取静之地，本寺侍者因称他为“远公”。凡是与他来往的缙绅士夫，知他迎送之劳，因尊他敬他，却也都不坏他的规矩。如此年余甚是相安。

原来这龙井寺前，有一条小桥，桥下便是龙井的水，流出成溪。因溪中

有一块巨石，形类于虎，故就叫做“虎溪”，以配“龙井”之意。溪上这条桥，因而遂叫做虎溪桥。过了桥去，就是逶迤迤迤的一带长岭，岭傍俱是修竹在上，丛筱在下，风韵凄清，大有林壑之趣，故取名叫做风篁岭。岭上有石一块，高可丈许，青润玲珑，巧若镂刻，名曰“一片云”。远公未立清规之前，常常借送客而盘桓其间，偶题云：

兴来临水敲残月，谈罢吟风倚片云。

今因立了清规，便只以虎溪桥为界，一向倒也习成规矩：但走到桥边，脚早住了。

不期一日，苏东坡学士谪到临安来做太守，闻知辨才之名，公事一暇，即命驾往龙井寺来访他。管事僧接着，知他是本府太守，恐怕远公不肯迎送，以致得罪，因先跪禀道：“本寺老僧，不迎不送的清规行已数年；今不便顿改，须求相公宽恕。”东坡道：“我来访和尚，是访他的道行，谁访他的迎送？”一面说，一面就走到方丈里来。

此时辨才早已接住，相见过，才坐下，东坡便问道：“闻知和尚戒律精严，不知戒的是些甚么？律文是那几条？”辨才应声答道：“戒只是戒心之一件，律只是律心之一条，那里更有几件几条？”东坡道：“活泼泼一个心，受此戒律，不几死乎？”辨才道：“死而后活，方才超凡入圣。”东坡听了，不禁点头赞赏道：“辨师妙论入微，令人敬服。”二人遂促膝而谈，遂谈到快心处，彼此依依不舍，恨相见之晚，因而留宿。

到了次日，辨才又引东坡到潮音堂、神运石、涤心沼、方圆庵、寂室、照阁、闲堂、讷斋各处游赏。每到一处，不是题诗，便是作偈。二人你称我扬，甚是投机。吃过午斋，衙役整轿催归，东坡知留不住，方才约了后期。辞别出门，辨才相送，也只以为到桥自止，不期二人携手相搀，说到妙处，贪着说话，竟忘其所以，一步一步，只管走去，竟不知要走到那里方住。左右侍者着急了，只得从旁叫道：“远公，远公，送客已过虎溪矣！”辨才听见，忙举头一看，而身子已在风篁岭下矣，忍不住大笑起来道：“学士误我，学士误我！”东坡见了，也忍不住笑将起来道：“我误远公，不过是戒律。远公今日死心活了，超凡入圣，却又是谁之功？”二人相顾，又笑个不了。众人在旁，亦皆笑倒。远公道：“杜子有云：‘与子成二老，来往亦风流。’今日之谓也。”东坡有诗纪云：

此生暂寄寓，常恐名实浮。

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

送我过虎溪，溪水常逆流。

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

自远公与东坡行后，遂作亭岭上，名曰“过溪亭”。而西湖之龙井，有此笑迹，遂为后人美谈。正是：

高僧纵是高无比，必借文人始得名。

所以虎溪留一笑，至今千载尚闻声。

卷十一 断桥情迹

盖情之一字，假则流荡忘返，真则从一而终；初或因情以离，后必因真而合，所以破镜重圆，香勾再合，有自来也。

话说元朝，姑苏有一士人，姓文，名世高，字希颜。生来天资敏捷，博洽好学，但因元朝轻儒，所以有志之士，都不肯去做官，情愿隐于山林，做些词曲度日，故此文世高功名之念少，而诗酒之情浓。到至正年间，已是二十过头，因慕西湖佳丽，来到杭州，于钱塘门外，昭庆寺前，寻了一所精洁书院，安顿了行李书籍，却整日去湖上邀游。信步闲行，偶然步至断桥左侧，见翠竹林中，屹立一门，门额上有一扁曰：“乔木世家”。世高缓步而入，觉绿槐修竹，清荫欲滴，池内莲花馥郁，分外可人。世高缘景致佳甚，盘桓良久，忽闻有人娇语道：“美哉，少年！”世高闻之，因而四顾。忽见池塘之左，台榭之东，绿荫中小楼内，有一小娇娥，倾城国色，在那里遮遮掩掩的偷看。

世高欲进不敢，只得缓步而出，意欲访问邻家，又不好轻易问得。适见花粉店中，坐着一个老妇人，世高走近前，陪个小心道：“老娘娘，借宝店坐一坐。”老妇人道：“任凭相公坐不妨，只没有好茶相款。”世高见这老嫗说话贤而有礼，便问道：“老娘娘高姓？”老妇人接口道：“老身母家姓李，嫁与施家。光大亡过十年，只生得一个小女。因光夫排行第十，人都称老身施十娘，但不知相公高姓，仙乡何处，到此何干？”世高道：“在下姑苏人，姓文，因慕西湖山水，特来一游。”施十娘道：“相公特来游西湖，便是最有趣的人了。”

世高见他通文达礼，料到不是粗蠢之人，便接口道：“老娘娘，前面那高门楼，是甚么样人家？”施十娘道：“是乡宦刘万户家。可惜这人家，并无子嗣，只生得一位小姐，叫名秀英，已是十八岁了，尚未吃茶。”世高故意惊讶道：“男大当婚，女大须嫁。论起年纪，十八岁，就是小户人家，也都嫁了，何况宦家。”施十娘道：“相公有所不知，刘万户只因这小姐生得聪明伶俐，善能吟诗作赋，爱惜他如掌上之珍，不肯嫁与平常人家，必要嫁与读书有功名之人，赘在家里，与他撑持门户，所以高不成，低不就，把青春都错过了。”世高道：“老娘娘可曾见小姐过么？”施十娘道：“老身与他是紧邻，时常卖花粉与他，怎么不见？”世高听见，暗暗道：“合拍得紧，今日且未可说出。”遂叫声咕噪，起身回去，细细思想道：“这姻缘准在此老妇人身上有些针线。但这老妇人卖花粉过日，家道料不丰腴，我须破些钱钞，用些甜言美语，以图侥幸。”是夜，思念秀英小姐道：“他是闺门处女，如何就轻易出口称赞我？他既称赞，必有我的意思。况又道：‘美哉少年’，尤为难得。”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忽然不知不觉，梦到城隍庙里；一心牵挂着秀英小姐，便就跪在城隍面前，祷告道：“不知文世高与刘秀英有婚姻之缘否？”城隍分付判官查他婚姻簿籍。判官查出呈上，城隍看了，使就案上朱笔，写下四句与文世高，接得在手，仔细一看，上道：

尔问婚姻，只看香勾。

破镜重圆，凄惶好仇。

文世高正在详审之际，旁边判官高声一喝，飒然惊觉，乃是南柯一梦。

仔细思量：“此梦实为怪异，但‘破镜重圆，凄惶好仇’二句，其中有合而离，离而合之事，且待婚姻到手。再作区处。”到天明，急用了早膳，带了两锭银子。踱到施十娘店中来。那施十娘正在那里整理花粉，抬起头来，见文世高在面前，便道：“相公，今日有什么事又来？”文世高道：“有件事央求老娘。”施十娘道：“有何事？若可行的，当得效劳。”文世高便去袖中取出银子来，塞在施十娘袖中道：“在下并不曾有妻室，要老娘做个媒人。”施十娘见他口气，明明是昨日说了秀英小姐身上来的，却故意问道：“相公看上了那一家姐姐，要老身做媒？”文世高道：“就是老娘昨日说的刘秀英小姐。”施十娘道：“相公差矣！若是别家，便可领命；若说刘家。这事实难队命。只因刘万户生性固执，所以迟至于今。多少在城乡宦，求他为婚，尚且不从，何况你是异乡之人，不是老身冲撞你说，你不过是个穷酸，如何得肯、尊赐断不敢须。”便去袖中摸出那两锭银子来，送还文世高。

世高连忙道：“老娘娘，你且收着。在下还有一句话要说。”即将后前椅于移近柜边，道：“不是在下妄想，只因昨日步人刘万户园庭，亲见小姐坐在小楼之内，见了我时，说一声道：‘美哉少年！’看将起来，小姐这一句说话，明明有些缘故，今日特恳老娘进去，见一见小姐，于中见景生情，得便时，试问小姐可曾有这一句说话否，然而他是深闺小姐，如何就肯应承这句话？毕竟要面红耳赤。老娘是个走千家，踏万户，极聪明的人，须看风使船，且待他口声何如。在下这几两银子，权作酬劳之意，不必过谦。在下晚间再来讨回话。”施十娘听了，笑嘻嘻的道：“刘小姐若没这句话，你再也休想；若果有这句说话，老身何惜去走一遭。但你不可吊谎；若吊了谎，却不是老身偌大的罪过？反说是轻薄他，日后再难见他的面，这关系非同小可，你不可说空头话。”文世高道：“我正要托你做事，如何敢说谎？若是在下说谎，便就天诛地灭，前程不吉。”施十娘见他发了咒，料到未必是谎，即忙转口道：“老身特为相公去走一遭，看你姻缘何如。若果是你姻缘。自然天从人愿；若不是你姻缘，你休痴想，缠我也是无益的。”文世高点首道：“自然晓得。”便回下处。正是：

眼观旌捷旗，耳听好消息。

却说施十娘着落了袖里这两锭银子，安排午饭吃了，拣取几枝奇巧时新花儿，将一个好花盃儿来盛着，慢慢的走到刘家来。正是：

本为卖花老姬，权作探花冰人。

三姑六婆不入，斯言永远当遵。

却说这刘小姐自见文世高之后，好生放他不下，暗想道：“我看他一表不俗，断不是寻常之辈。若与他夫妻偕老，不枉我这一双识英雄的俊眼儿。我今年已十八，若不嫁与此等之人，更拣何人？但我爹爹固执，定要嫁势要之人，不知势要之人就是贫贱之人做起的。拣到如今，徒把青春耽误过了，岂不可叹？但不知所见少年是何姓名，恐眼前错过了，日后难逢。”这是小姐的私念。大抵女人，再起不得这一点贪爱之念，若起了时，便就心猿意马，把捉不定。

恰值那施十娘提了花篮儿来到刘家，见了老夫人，道个万福。夫人还礼道：“施妈妈，久不见你了。”施十娘道：“因家间穷忙，失看老奶奶和小姐。今日新做得几枝好花儿，送与小姐戴。”老夫人道：“我家小姐正思量你的花儿戴。你来的好。”吃了茶，就走到小姐绣房门口，掀开帘儿，走将人去。只见小姐倚着栏干，似一丝两气模样。上前忙道个万福，恰值小姐思

忆少年，一一时不知，见施十娘道了万福，方才晓得有人到来，急转身回礼道：“妈妈为何这几时不来看我？可有什么时新巧色花头儿么？”施十娘道：“有！有！”连忙开了花奩儿，都是崭新花样。一枝枝取出来，放在桌上，却取起一朵喜踏连科的金枝金梗异样好花儿，插在小姐头上道：“但愿小姐明日嫁个连中三元的美少年，带挈老身吃杯喜酒，可好么？”小姐笑笑，便随他戴了。

恰好丫鬟春娇送进茶来，施十娘接杯在手，顺口儿道：“老婆子今日吃了小姐的茶，不知几时吃小姐的喜酒哩。常时受小姐的好处，一些也不曾补报得，日夜在心。明日若替小姐做得一头好媒，老婆子方才放心得下。”小姐口中虽不做声，却也不怪他说。施十娘看房中无人，便走近小姐身边一步道：“小姐，老身有一句不知进退的活，敢在小姐面前说么？若不嫌老身多嘴，方敢说，若怪老身，老身也就不说了。”小姐道：“妈妈，你是老人家，如何怪你？有话但说不妨。”施十娘便轻轻说道：“小姐！你前日楼上，可曾见一个少年的郎君么？”小姐脸色微红，慢慢的道：“没有。”口中虽然答应，那意思甚懈。施十娘见他像个不嗔怪的意思，料到是曾见过来。因又说道：“你休瞒我。那少年郎君，今日特来见我，说前日见了小姐，小姐称赞他美少，可是有的么？”小姐不觉满面通红，便不则声。施十娘知窍，便说道：“那少年郎君是苏洲人，姓文，真个好一个风流人品。小姐若得嫁他，日后夫荣妻贵，也不枉了小姐芳容。你心下何如？”那小姐把头低了，微微一笑。施十娘见小姐这般光景，料到十拿九肯，又说道：“那文相公思想小姐，自从昨日至今，一连来数次，要老身访问小姐消息，不知小姐有何说话？”那小姐道：“没有什么说话，但不知这人可曾娶？”便不言了。施十娘接口道：“他说不曾娶妻，所以求老身做媒。据我看起来，这人不是个薄幸之人。论相貌，与小姐恰好是一对儿，不可错过了这好亲事。小姐若肯应允，老身出去就与他说知。”小姐将头点了一点，施十娘会意，忙收拾花奩儿起身，小姐又扯住他衣袂道：“老妈妈谨言。”施十娘道：“不必分付。”出来见了老夫人道：“小姐还要几枝好花儿，明日再送来。”说罢自去。正是

背地商量无好语，私房计较有好情。

施十娘出得门来，那文世高早已在店中候久了。见了施十娘欣欣然有些喜色，便深深唱一个喏道：“那事如何？”施十娘细细说一遍，喜得那世高浑身如虫钻骨痒一般，非常快乐，道：“小姐这般光景，婚姻事大半可成，我明日做一首诗，劳老娘寄与小姐一看，或求他和我一诗，或求他信物一件，以为终身之计。全仗维持。”施十娘依允了。

文世高回寓，当晚一夜元眠，次日早起，取出白绫汗巾一方，磨浓了墨，写七言绝句一首于上：

天仙尚惜人年少，年少安能不慕仙？

一语三生缘已定，莫教锦片失当前。

写完，封好了，急急走到店中，付与施十娘，道：“烦老娘寄一寄去，千万讨小姐一个回信。事成重重相谢。”

施十娘袖了诗又拣几枝好花儿，假意踱到刘家来，见了老夫人道：“今选上几枝花儿，比昨日的又好，特送与小姐。”说完了，便望小姐卧楼上走。

奩（liú，音录）——竹箱或小匣。

薄幸——薄情，负心。

小姐见了，比昨日更自不同，即忙见礼。施十娘四顾无人，便去袖中摸出那条汗巾儿，递与小姐。小姐打开一看，却是一首诗。仔细看来，大是钟情的意思，又见他写作俱妙，越发动了个爱才之念，看了不忍释手。施十娘见他这般不舍，就道：“小姐高才，何不就和他一首。”小姐笑道：“如何便好和得？”施十娘道：“文相公还要问你求件信物儿以为终身之计。”小姐听罢，便从箱子内，取出亲手绣的一条花汗巾，拿起一枝紫毫笔，就题一诗于上。云：

英雄自是风云客，儿女蛾眉敢认仙。

若问武陵何处是？桃花流水到门前。

题完诗，就递与施十娘。十娘道：“你两个既是这般相爱，定是前生结下的夫妻；但不知道这诗中可曾约他几时相会？”小姐道：“我诗中之意，虽未有期，却随他早晚来会便了。”施十娘道：“如此固好，但府上铜墙铁壁，门户深沉，却教他从何处进来？”小姐听了，没做理会。施十娘是偷香窃玉的老作家，推开窗四围一看道：“有了！老身的后门，紧靠着这花园墙内栖云石边。小姐，你晚间可到石上，垂过一条索子来，教文相公执着索子，攀着树枝，便可进来。”小姐道：“恰好有条秋千索在此。且喜这石畔有一株老树，尽可攀援，谅无失足之虞。”

两个计较得端端正正。小姐又取出一只穿得半新不旧的绣鞋儿，递与妈妈，道：“以此为验。”施十娘袖了绣鞋儿并花汗巾，起身作别。临行时，小姐去奁妆里取出金钗一股，赠与施妈妈，道：“权作谢仪，休嫌菲薄。”又叮嘱了几句，送至楼门口。正是：

情到相关处，身心不自由。

和盘都托出，闺阁惹风流。

施十娘急急走至店中，那文世高已候许久了，施十娘道：“文相公，恭喜贺喜！天赐良缘！我今日为你作合，你休负了小姐一片苦心。”遂取出汗巾、绣鞋儿，递与文世高。世高一时间见了，就如平地登天，喜之不胜。再看诗意，不独情意绸缪，而词采香艳风流，更令人爱慕。看了绣鞋儿，纤小异常，又令爱杀。正在仔细玩弄之际，忽然想起梦中城隍之言，“若问婚姻，只得香勾”之句，遂叹一声道：“好奇怪！”施十娘道：“有何奇怪？”文世高便将梦中之事，说了一遍。施十娘道：“可见夫妻真五百年结就的，不然，一见何便留情至此？”文世高遂把汗巾、绣鞋放入袖中。施十娘道：“还有好处哩，约你晚间相会！”并从墙上挂索之计，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喜得那文世高眉花眼笑，连叫谢天谢地，走到寓所，换了一套新鲜衣服。等到黄昏，街鼓微动，文世高就悄悄到施十娘家等候。候不多时，只听得墙头上果有秋千放过来，施十娘扶了文生，文生吊住索子，扒上墙头，慌慌张张，攀着一枯树枝，正欲跨到石上，不料那枯枝一断，从空倒跌在石峰上，立时丧命。只道是：

两地相思今会面，谁知乐事变成悲！

施十娘见文生跨过了墙，只道落了好处，竟自闭门而睡不题，小姐见文生已上墙头，正欲相迎，忽知跌下竟不动了；急走近身边一看，见牙关紧闭，手足冰冷，忙去摸他口鼻，一些气息也无。小姐慌了手脚，一霎时满身寒颤起来，欲待救他，又无计策、只得又去口鼻边摸一摸，气息全无，身上愈冷了。凄惶无措，不觉两泪交流，一则恐明早父母看见尸首，查究起来，谴责难逃；二则文生因我而亡，我岂有独生之理？千思百想，只得将秋千索自缢

而死。正是：

可怜嫩蕊娇花女，顿作亡生殒命人。

且说春娇这丫鬟，原是粗婢，日日清早，小姐几次叫他，也不就起来。这晚小姐因有心事，叫他先睡，故不知小姐自缢而死，竟睡得过不亦乐乎。老夫人不见春娇出来取面汤，随即自上楼来叫：“春娇，这时节怎么还不拿面汤与小姐洗面？”那春娇从睡梦中惊醒，起来见老夫人立在他面前，也便呆了。老夫人只道小姐贪睡，口里道：“女儿，你也忒娇养了，这时候还不起来，莫非身子有些不快么？”总不见则声，急急走到床前一看，并不见影响，忙问春娇道：“小姐在那里？”春娇梦梦不知，下楼四围一看，只见栖霞石上，跌死一少年男子；举头一看，树上吊着的，却是秀英女儿；一时吓倒，口里只叫道：“怎么好，怎么好！”急叫春娇把小姐抱起，自去喉间解了秋千索子，放将下来。已是直挺挺，一毫气息都无了。慌忙走到房中，见了刘万户，两泪如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刘万户不知甚么缘故，问道：“为何事这般慌张？”夫人咽了半日，方说得一句出，道：“女儿缢死了！”刘万户听了，惊得面如土色，急忙同了夫人，走到石边，看见两个死尸，便则声不得；点点头，叹一口气道：“这般丑事，怎处？”细问春娇，知是施婆做脚。刘万户对夫人道：“女儿之死，倒也罢了，但这贼尸却怎么处？”因又想道：“这事既是施婆做的，须叫他来设法出去。”便悄悄叫家人去唤施婆。

那时施十娘五更就立在后门首，等文生下来；再不见秋千索子，好生疑虑，不住的走进走出，绝不见影儿，心里委决不下。忽然间，刘家两个人走到面前道：“施妈妈，奶奶立等你说句话。”那施妈妈听了这句话，吓得面上就像开染坊的，一搭儿红，一搭儿紫，料道这事犯出来了；又设法儿做个脱身之计，只得硬着脸来见老夫人。

夫人道：“你如何害我小姐？”施妈妈道：“并不关我事，这都是小姐自看上了文生，赋诗相约，自家做出来的。”老夫人道：“如今两个都死了，怎么处？”施妈妈听了这一句，一发魂都没有了。同到山石边一看，连施妈妈也哭起来。刘万户道：“做得好事！谁要你哭？如今事已至此。无可奈何，我家丑声岂可外扬？却怎么弄得这两个尸首出去方好。恐家中小厮得知，人多口多，不当稳便。”施妈妈接口道：“我有个侄儿李夫，原卖棺木为生。他家有二三个工人。等找去叫他，晚间寂寂抬一口大些的棺本来，把他二人共殓了，悄悄抬到山里埋葬了，谁人得知？”刘万户与夫人都点头会意，取了二十两银子与施妈妈，叫他速去打点。又分付道：“切莫声张。来扛抬的人，都莫与他说真话，若做得干净。前情我也不计较你了。棺木须要黄昏人静，从后门抬进，不可与一人知觉。凡事谨言，不可漏泄。”说罢，施妈妈自出，暗暗的打点停妥，到得人静。刘万户只叫春娇开了后门，放那抬棺木的悄悄而入。扛抬的人留在外厢，单叫李夫进来，把这两个尸首放做一柩。老夫人不敢高声人哭，因爱惜这个女儿，虽有家货，已死无靠；遂将房中金银首饰尽数都放在棺内，方将棺材盖上钉好。老夫人又赏了扛抬的人，悄地抬出，抬到天竺峰下，掘开土来，把棺材放下。李夫分付众人道：“你们抬了这半夜，也辛苦了；你们先自回去买些酒吃。我受人之托，当终人之事，我自埋好了力回。”

众人取了扛索而回，独李夫心怀歹意，因人殓时，见老夫人将金银首饰放在棺内，约莫也有三百金，李夫是眼孔小的人，生平何曾见过这许多东西。一时眼热，恨不尽数拿来，揣在怀里，故先打发了这几个人回去，再四顾无人，便将铁锄把棺盖着实打了几下，那棺盖就松开一条缝。原来李夫先前用了贼智，便预备着这个意思，于钉钉时节，就不着实钉紧，所以一敲就开，再将铁锄去于口边撬将开来，把棺盖掀开，放在一边；正要伸手去小姐头上拔那首饰，你道世上有这样遇巧的事！一边李夫去取首饰，一边文世高远魂转来，哼叽一声。那李夫着实吃一惊，只道是死鬼作怪，慌了手脚，连忙便跑。只听见呼呼的，有鬼从后赶来，愈觉心慌，负极的往前奔走，一连跑了四五里路，方才放心。口转头来一看，并没一个人影。低头一看，原来脚上带了一条大荆棘草，索索的，不住拖着。四边荒草乱响，不觉疑心生暗鬼起来。李夫原不是久惯劫坟之人，所以一惊便走回去，那里还再来。正是：

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再不来。

且说文世高还魂转来，遍身疼痛难当；又不知何处，举目茫然。但见淡月弯弯，残星点点，荒蒿满眼，古木参天。见自己存身棺内，谁知棺内又有一尸，料是秀英小姐了，抱着小姐的尸首哭道：“我固为卿而死，卿必因我而亡。既得生同情，死同穴，志亦足矣。”因以面对面，抱着只是哭。见小姐不能回生，便欲再寻死地。忽见鼻孔中微有气息，文生急按耳哀呼，以气接气。良久，秀英星眼微开，文生大喜，渐渐扶起，觉音容如旧。

二人既醒，悲喜交集。秀英道：“今宵死而复生，实出意料，这是天意不绝尔我之配。但我父母谓尔我已陷于死亡，无复再生之理，不可骤归。不若妾与君同去晦迹山林，甘守清贫，何如？”文生点头道：“此言甚是有理。”

两人从坟中走出，文生因跌坏，步履艰难。秀英只得帮着文生，将棺内被褥打了一包；又将自己金银首饰收拾藏好；再将棺盖盖好，把铁锄锄些浮土掩了棺木，携了包裹，二人你搀我扶，乘着星月之下，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出山来。走到天亮，方才到得水口。文生雇了一只阿娘船，扶了秀英小姐下船，便与船家长几钱银子，买些鱼肉酒果之类，烧个平安神福纸，大家吃了神福酒，遂解缆开船而去。正是：

偷去须从月下移，好风偏似送归期。

傍人不识扁舟意，惟有新人仔细知。

这文生载了秀英小姐，就如范大夫载西施游五湖的一般，船中好不欢悦。又是死而复生之后重做夫妻，尤觉不同。只是身体被跌伤之后，少不畅意，每到村镇，便买些酒肉将息。

过了三日，早到了苏州地面，文生走上去，叫了一乘暖轿下来，收拾了包裹，放在轿内。两人抬到家里，歇下轿子，请那新娘子出来，那时更自不同。

不道是嫦娥下降，也说是仙子临凡。

原来文生父母双亡，他独自当家，就叫家中婢女收拾内房，打扫洁净，立时买了花烛纸马，拜起堂来，吃了交杯酒，方才就寝。从此夫妻相敬如宾，自不必说。

且说老夫人当日打发了这棺材出门，暗暗啼哭不住。只因止此一女，日

将——这里为“用”之意。

神福——祈神保佑幸福。

常不曾与他早定得亲，以致今日做出丑事来，没紧要，把一块肉屈屈断送了。心里又懊恨，又记挂，不知埋葬的如何。次日去寻施妈妈，正要问他埋葬的事。叫人去问，并无人答应。推开门看时，细软俱无，只乘得几件粗家伙。家人忙回复了夫人，夫人愈加伤感道：“恐我与他日后计较，故此乘夜逃去了。”正是：

千方百计度婆子，逃向天涯灭影踪。

那文生与秀英在家，正自欢娱，谁知好事多磨。其时至正末年，元顺帝动十七万民夫，浚通黄河故道，一时民不聊生，人人思叛。妖人刘福通，以红巾倡乱，军民遇害。刘万户以世胄人才，钦取调用。刘万户无可奈何，只得同夫人进京。经过苏州，又值张士诚作耗，路途骚动。那些军士们纷纷四散劫掠，遇着的便杀，有行李的便夺行李。到处父南子北，女哭儿啼，好不惨凄。刘万户欲进不能，暂羁吴门。

过不几日，那张士诚乘战胜之势，沿路侵犯到苏州地面，合郡人民惊窜。文生在围城中，亦难存济，只得打叠行囊，挈了秀英，同众奔出，也投泊到驿中。秀英小姐远远望见一人，竟像父亲模样，急对丈夫道：“那是我父亲，不知为何在此。但我父亲不曾认得你，你可上前细细访问明白。”那文世高依了秀英之言，慢慢踱到刘万户面前，拱一拱手道：“老先生是杭州么？”刘万户答道：“学生正是钱塘。”文生又道：“老先生高姓？”万户道：“姓刘。家下原系世胄，近因刘福通作乱，学生因取进京调用，并家眷羁滞在此。不意逢此兵戈满眼之际，不能前进，奈何？”文生听了这一番话，别了回来，对秀英小姐道：“果系是我泰山，连你母亲也来在此。”小姐听得母亲也在这里，急欲上前一见。文生止住道：“未可造次。你我俱是死而复生之人，恐一时涉疑，反要惹起风波，更为不美，且慢慢再作区处。”小姐不好拂丈夫之意，只得忍耐。然至亲骨肉，一朝见了，如何勉强打熬得住？

是夜，秀英暂宿馆驿间壁，思念父母，竟不成眠，呜呜大哭，声彻远近。刘万户与夫人细听哭声，宛然亲女秀英之声也，心中涉疑，急急往前一看，果是秀英。老夫人不管是人是鬼，一把抱住了大哭。独刘万户尚然不信，因说女已死久，必然是个鬼祟，变幻惑人。秀英闻言，细细说明前事。父亲只是不信。秀英见父亲固执，无计可施，只得说：“父亲若果不信，可叫人回到大竺峰下，原旧葬埋之处，掘开一看。若是空棺，则我二人不是鬼了。”刘万户依言，分付老仆刘道，速往西湖天竺峰下，面同施婆侄儿李夫，掘开旧葬之处，看其有无，速来回报。

刘道领了主人之命，走到湖上去寻李夫。谁知李夫当夜开棺，恐怕日后事露，夜间就同姑娘逃走了。没处寻下落。却问得原先李夫手下一个抬材之人，领了刘道，到山中掘开上来，打开棺材一看，果然做了孔夫子“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刘道方信还魂是真，急急奔到苏州，细细说知。刘万户始信以为实。然夫人见女儿重生，喜之不胜；独刘万户见女婿是个穷酸，辱没了家谱，心中只是不乐，几次要逐开他去，因干戈扰攘，姑且宁耐。

得到癸巳六月，淮南行省平章福寿击破了张士诚，会伯颜、帖木儿等，合兵进薪水破之。自此道路稍通。刘万户恐王命久羁，急于赶赴，遂携了夫人、女儿，同上京师。文生亦欲同行，争奈丈人是个极势利的老花脸，竟弃逐文生，不许同往。文生却与妻子依依不舍。那万户大怒，登时把秀英小姐

扶上车儿，便对文生道：“我家累世不赘白丁、汝既有志读书，须得擢名金榜，方许为婚。”说罢，登程如飞而去。气得那文生嚎陶大哭，珠泪填胸，昏晕几绝；又思量道：“这老势利如此可恶，而我妻贤淑，生死亦当相从。遂缓步而进。

到得京师，那时刘万户新起用，好不声势赫奕，世高穷酸，如何敢近？傍边又没个传消递息的红娘，小姐如何知道文生在此？况客中金尽，东奔西去，没个投奔，好不苦楚。兼之腊月，朔风凛凛，彤云密布，悠悠扬扬，下起一天雪来。文生冒雪而往，只见前面一个婆婆，提着一壶酒，冒雪而来，就像施十娘模样，渐渐走到面前。施十娘抬头一看，见是文生，好生惊恐，啐了一声，也不开言，连忙提了酒壶往前乱跑；口里只管不住的念“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菩萨！”文生见他如此害怕，晓得他疑心是鬼，便连赶上几步道：“施老娘不要心慌，我不是鬼，我有话与你说。”那施十娘心慌，也不听得他的话，见他从后面赶来，越发道是鬼了。走得急，不料那地下雪滑，一交跌倒，把酒罐儿丢翻在地。连忙爬起，那酒已泼翻了一半。文生忙上前扶住道：“老娘不须怕得，我不是鬼。”连声道：“不是鬼。”施十娘仔细一看，方才放心道：“你不要说谎，我是不怕鬼的。”文生道：“我实是人，并非虚谬。你却不晓得我还魂转来的缘故，所以疑心，我与小姐都是活的了。”施十娘道：“我不信！那棺材又是钉的，棺上又有土盖了，如何走得出来？”文生道：“不知那时有甚么人撬开棺木，要盗小姐首饰，却值我气转还魂，那人就惊走了去。我见小姐尸首，知是为我而亡，”并小姐亦活的事，细细说了一遍。

施十娘道：“如今相公进京来何干？”文生道：“谁知小姐父亲上京做官，驿中遇着了小姐。岳丈嫌我穷酸，竟强携了女儿进京，将我撇下，我感小姐情义，不忍分离，只得在此伺候消息。今日冲寒出来，又访不得一个音问，却好撞着老娘。不知老娘为何也到此住？”施十娘道：“自你那日死后，我却心慌惧罪，连夜与侄儿搬移他处，后因我女儿嫁了京中人，我也就同女儿来此，尽可过活。相公既如此元聊，何不到我舍下，粗茶淡饭，权住几时。一边温习经书，待功名成就再图婚娶，何如？”文生正在窘迫之际，见施十娘留他，真个是他乡遇故知，跟了十娘就走。

走不上数十家门面，便是他女婿家了。施十娘叫出女婿来见了，分宾主而坐，说其缘故，那女婿嗟呀不已。妈妈就去把先前剩的半壶酒烫得火热，拿两碟小菜儿，与文生搪寒。自己就到外厢收拾了一间书房，叫文生将行李搬来。文生从此竟在施妈妈处作寓，凡三餐酒食之类，都是施妈妈搬与他吃。文生本是不求闻达之人，因见世态炎凉，茗不奋迹巍科，如何得再续婚姻，以报刘小姐贞洁？因此下老实读书。

那刘万户在京，人皆趋他富贵，知他只此一女，都来求他为婚。刘万户也不顾旧日女婿，竟要另许势豪。幸得秀英小姐守志不从，父母苦劝，他便道：“若有人还得我香勾的，我就与他为婚。”万户见女儿立志坚贞，只得罢了。

一日，黄榜动，选场开，文世高果以奇才雄策，高掇纪科。那榜上明写着苏州文世高，岂有刘万户不知的道理？只因当日轻薄他，只知姓文，那里去问他名字，所以不知他中。又量他这穷酸，如何得有这一日。在文生高中，

也是本分内事，但刘万户小人心肠，只道富贵贫贱是生成的，不知富贵贫贱更翻送变，朝夕可以转移的；但晓得富贵决不贫穷，不晓得贫穷也可富贵，但时运有迟早耳。奉劝世人不可以目前穷通，认做了定局。

文世高自中之后，人见他年少，未有妻室，纷纷的来与他议亲？他一概回绝，仍用着旧媒人施妈妈，取出刘小姐原赠他的汗巾一方，香勾一只，递与施妈妈，烦他到刘万户家去，看他如何回话。施十娘即刻领了文老爷之命，喜孜孜来到刘万户衙内。衙内人见了施妈妈，俱各惊喜。施妈妈见了老夫人和小姐，真个如梦里相逢一般，取出小姐诗句、香勾，一五一十说了文老爷圆亲之意。合家欢喜道：‘小姐果然善识英雄，又能守节。’刘万户也便掇转头来道：“女儿眼力不差，守得着了。”一面回复施妈妈，择日成亲；一面高结彩楼，广张筵席，迎文生入赘。说不尽那富贵繁华，享用无穷。文世高是个慷慨丈夫，到此地位，把前头的事一笔都勾。夫妻二人甚是感激施十娘恩义，厚酬之以金帛；并他女婿，也都时常照管他。

后来张士诚破了苏州，文世高家业尽散，无复顾恋，因慕西湖，仍同秀英小姐归于断桥旧居，逍遥快乐，受用湖山佳景。当日说他不守闺门的，今日又赞他守贞志烈，不更二夫，人人称羨，个个道奇，传满了杭州城内城外，遂做了湖上的美谈，至今烱炙人口不休云。

卷十二 钱塘霸迹

草莽英雄乘权奋起，而招集士卒，窃据一方以成霸王之业，往往有人，不为难也，然皆侥幸得之，不旋踵即骄横失之；惟难在既成之后，能识时务，善察天心，不妄思非分以自趋丧亡，不独身享荣名而子孙且保数世之利如钱廓王者，岂易得哉？嗟乎！此吾过西子湖滨，渴钱王柯而有感焉。

王姓钱，名镠，字具美，浙之临安人也。初生时因有怪征，父母欲弃之，赖得邻人钱婆苦劝而留，故俗名“钱婆留”。少贫贱，及父母亡后，而孑然一身，愈觉无所为，却喜他天生的骁勇绝人。此时东西两浙之盐务大有利息，但官禁甚严，元人敢于私贩。钱镠贫困无聊，遂招集了一班流亡汉子，暗暗贩卖私盐。捕人知风来捉，他却自恃骁勇，尽皆被他打走，一时不能得他的踪迹。如此数年，遂不乏钱财忽自想道：“贩卖私盐，此小人无赖事也，岂大丈夫之所为！”正是：

乘时思奋起，雌伏不为雄。

壮志常留剑，指吞吴越中。

唐僖宗乾符年间，适值狼山镇守将王郢等，有功不赏，遂招众为乱，一时猖獗，势不可当。此时浙中虽有节度使控莅其地，不过虚应朝廷名号；至于谋讨之事，竟不能行，全赖各县乡勇士团出力。那士团内有一人，姓董名昌，也是临安人，最有英略。闻王郢作乱，遂欲起兵讨之，因出示招集英俊。钱镠访知，不胜欢喜道：“此吾出身之会也。”遂往投之。董昌见其人物雄伟，气宇不凡，不胜羡慕；又闻知也是临安人，同出一乡，更加欢喜，因用为前部讨王郢。王郢虽一时汹汹，然皆乌合，未经大战，钱镠兵至，前后冲击，遂皆星散。正是：

干戈闪烁列旌旗，战士常随钲鼓齐。

赢得将军封万户，滔滔腥血贱轮蹄。

朝廷闻董昌讨贼有功，遂补为石镜镇将，董昌遂以钱镠为石镜兵马使。自是，董昌与钱镠之英名著于两浙。到了中和年间，黄巢作乱，淮南节度使高 遣一使者来召董昌到广陵去议事。董昌见他官尊权重，不敢不往，因带了钱镠同至广陵进见。高 因说道：“董将军平王郢之乱，战功矫矫一时。今黄巢犯顺，横拢中原，将军既拥重兵，何不从予而讨平之？亦一代之奇勋也。不知将军有意否？”董昌听了，一时不能答，因俄首而思。高 因又说道：“此大事也，非鲁莽应承得的，可退而熟思之，明日复我。”正是：

思深能胜敌，审处可谈兵。

不是同谋侣，何须强用心？

董昌因谢而辞出，与钱镠商议。钱镠道：“往讨黄巢，固英雄之事，然从人牵制，未必便能成功。况镠观高公，不过虚扬讨贼之名，实无讨贼之意，不若以捍御乡里为辞，归而图杭城以为根本。此实际也。”董昌听了，大以为然。到次日，因进复高 道：“以昌僻乡土将，得从坛制旌节，进剿黄巢，以成不世之功，固大幸也；但思王郢虽亡，而余党尚潜林伏谷，未将若执量随征，倘潜伏者一旦复起，乘机乡里，则是后效未见一班而前功早已尽弃，故踌躇而不能立决也。望台相教之。”高 听了道：“将军所思，实老成之见。既是这等。请回罢。”

钲(zhēng, 音征)鼓——古代行军时用的打击乐器，有柄，用铜制成。

董昌既还石镜，兵马渐多，以为杭州在其掌握，不妨缓图；不期过不多时，忽闻朝廷命路审中为杭州刺史，董昌因惊思道：“杭州若有刺史，则我镇将无能为矣。再相攘夺，未免伤情，何不高才捷足，先往据之？彼闻吾先至，惧而不来，则声色俱可不动。即敢于赴任，同住一城，彼文我武，实亦元奈我何。”算计定了，即领兵将入据杭州，自称都押司知州事。正是：

如机不妨先下手，事后方知志过人。

杭州刺史路审中，正兴兴头头要到杭州来上任，不期才到得嘉兴，早有人报知：“石镜镇将董昌，已入据杭州，自称都押司，判理杭州之事矣。”路审中闻知，不胜惊惧，道：“董昌，乡团也，自恃讨王郢之功，往往横行，补为镇将，朝廷莫大之恩也，全不知感。今复入据杭州妄称押司，此岂知礼义之人之所为？我若到任，与之争辩，必遭其辱；莫若归奏朝廷，再作区处。”因而回朝。正是：

两人计较都相似，更看何人胜一筹。

有人报知董昌，董昌大喜，以为得计。钱镠因说董昌道：“天下事，虽可强为，然名分不正，终难服人；人不我服，祸之根也；路审中奉朝命而来为杭州刺史，名分甚正；今将军乃以兵将之强，先入而据之，使路审中畏惧不敢至而逃回，此等举动，实于名分有伤，虽朝廷微弱，不能兴师讨罪，倘草莽又有仗义英雄，如将军奋起者，一旦执此以为口实，不知将军何以应之？”正是：

英雄料事多周匝，绝倒当牟都押司。

董昌听了大惊道：“吾一时造次，实未思量及此。但事已外错，却将奈何？”钱镠道：“将军之在，名分不正也，今仍正其名分，则在者直矣。”董昌道：“名分如何能正？”钱镠道：“要正也还不难。小将见镇海节度使周宝，庸懦人也，况又多欲。若遣将吏，多赍金币，请于周宝，求其表奏朝廷，以将军为杭州刺史。彼若肯请，则朝廷元不从之理。朝廷命下，则将军名正言顺矣。”董昌听了大喜，因急遣将吏多资金币，清于周宝。宝果庸懦贪财，虽明知董昌据杭之为僭窃，却畏其兵威，又利其重赂，遂欣然为之表奏其平王郢之功，深得浙民之心，若命为杭州刺史，则浙土安矣。正是：

荀息片言擒虢主，钱镠一计定杭州。</PGN0124.TXT/PGN>

凭君漫论经邦事，谩什胜算有谁侔？

朝廷见节度使表奏，以为合理，不日命下，而董昌已实为杭州刺史矣。董昌自做了杭州刺史之后，十分敬重钱镠，百事皆听他张主，浙民到也相安。不期朝廷微弱，不能制伏群盗，竟陡升了刘汉宏到浙东来做观察使。你道这刘汉宏是个甚么人？原是兖州人，乘黄巢之乱，遂在江陵起而为盗，一时党羽浸盛。遂侵掠宋境，既而又南掠中州。朝廷被扰，因征东方诸道兵讨之，汉宏恐不敌，因而诸降。朝廷见其降，遂以为宿州刺史，汉宏又怪朝廷赏薄，口出怨言，朝廷不能制。故又计他做浙东观察使，他既到浙东，又嫌浙东偏僻，因遣弟刘汉有，与马步军都虞候辛约，共将兵二万，屯于钱塘江上。欲谋兼并浙西。

一时报到杭州，董昌闻知，不胜惊恐，道：“刘汉宏，大盗也。与黄巢共扰中原，为害不小。今坐拥浙东之重兵。而遣将以窥浙西，吾杭兵将虽有，恐非其敌，为之奈何？”钱镠道：“刘汉宏虽为大盗，骚扰中原，实未逢劲

敌，今又轻觑浙西，遣将来窥，好生无礼。请乘彼未备，痛击之，令其片甲不还，以振先声，彼方知我浙西之有人也。”董昌方大喜。即命钱镠领兵三千，驻扎钱塘江口以御之。

钱镠既至江，以探知刘汉有与辛约，惧立营对岸，因想道：“彼众我寡，与其旗鼓相当，方与对敌，又不若乘其未备，出其不意而击之，必获全胜。”这一夜，恰又值大雾漫大，钱镠遂率众兵乘雾渡江。比及登岸，而刘兵尚熟睡不知。钱镠遂指挥将士，奋勇杀人。刘汉宿与辛约梦中惊觉，但闻得满营中喊声动地，锣鼓震天，只吓得魂胆俱亡。忙忙走起，止带得几个贴身将士，跨马出后营而逃，那里还顾得营中的事。突然被劫，将士尤主，惟有逃窜而已；逃窜不及的，俱被杀死。二万兵马，早已丧去七八。正是：

纷纷兵甲自天来，将令军声四散开。

任我挥戈谁敢遇？招摇羽扇识雄才。

刘汉宏闻知兵败，不胜大怒，道：“钱镠何人？敢乘机袭我，殊可痛恨，誓必擒而斩之。”因又命上将王镇，统兵七万，往取杭州。王镇既至杭州，访知刘汉脊之败，是立营江岸，为其乘雾所袭，非对敌之故，因远远屯兵于西兴，先打了一封战书，责董昌暗袭刘汉行之罪，单索钱镠出战，钱镠既败刘汉宿之后，料定刘汉宏必遣兵重来，因在江之上下湾曲处，看了两条渡兵之所。今见王镇打了战书来讨战，遂批定“来日渡江大战。”因在江口虚立了一个大营，以为明日交战之地。王镇见了，信以为真，激励将士，来m临阵，必要奋勇，以擒钱镠，断不防钱镠又来劫寨。

不期钱镠到了半夜，竟率三千精勇之士，上从虎爪山，下从牛头堰两江，悄悄的渡了过来，两头杀人西兴寨内。孰知寨内将士未曾防备，一时惊起，人不及甲，马不及鞍，枪刀不知何处，只思量逃走，那里还敢对敌？钱镠率众兵将，逢人便杀，直杀得血流成河，尸积如山。王镇慌忙逃走，竟奔往诸暨，而七万人，杀死万余，其余星散，报到刘汉宏，汉宏方大惊道：“钱镠原来英雄如此！须谨防之。”因调兵分屯黄岭、岩下、真如三处，以为三镇，固守越州之门户。

钱镠因说董昌道：“刘汉宏两次大败，已丧胆矣，今调兵分屯三镇以自守，若再往攻破其三镇，不但浙西安如盘石，而越州一境，亦将动摇矣。但三千兵卒似乎太少。”董昌道：“吾初起兵时，与钱塘刘孟安、阮结、富阳闻人宇、监官徐及、新城杜稜、余杭凌文举、临平曹信，俱为都将，号称‘杭州八都’。今其人虽存亡不一，然八都之兵俱在。汝何不帅之往攻三镇？”钱镠大喜，遂领了八都之兵，由富春而先攻黄岭。刘汉宏原约一镇有事，二镇往援。今黄岭被攻，岩下镇将史并，与真如镇将杨元宗闻知，俱各引兵来救。及至二镇来救，而黄岭已为钱镠攻破矣。史杨二将既已到镇，退还不及，只得与战。怎当得钱镠骁勇异常，战不数合，早已鞭打史弃落马，而生擒杨元宗于马上矣。正是：

汉宏三败却如何？枉费精勤用力多。

强战不知曾料敌，至今野鬼哭山河。

刘汉宏探知三镇俱破，欲领精兵来救，辛约进议道：“三镇既破，救之已无及矣；莫若领兵断其归路。倘一战胜之，则三镇不救而自全矣。”刘汉宏大以为是，遂引精兵屯于诸暨。钱镠探知，大笑道：“断归路，是邀截败兵也，吾大胜之兵，是归师也。归师莫遏，彼若遏之，吾又立见其败矣。”

因将八都之兵，列做长蛇之形，振旅 而还。到了诸暨，刘汉宏不知好歹，竟引精兵从中突出，意欲冲做两段，不知长蛇阵法击腰则首尾相顾。刘汉宏的兵才冲来，而一声炮响，长蛇之腰往后一展，让刘汉宏杀人，而长蛇之首尾早已回盘拢来，将刘汉宏之兵重重包裹在内，不辨东西南北矣。欲击左，而左边兵卒有如铁壁；欲击右，而右边将士有若铜墙；欲要退回，而后已无路。四围喊杀将来，只叫“不要走了刘汉宏！”那刘汉宏听见，只吓得魂胆俱无，慌做一团。还亏得辛约杀开一条血路，拥着刘汉宏逃去，其余将士，丧亡过半。正是：

拥兵只道自强梁，南界图来想北疆。

谁料有时强不去，强争强夺是趋亡。

刘汉宏大败逃回，愈思愈恼，道：“吾横行半世，雄名矫矫，怎今一旦丧于钱镠之手？”辛约道：“观察虽兵败数次，皆被袭被劫，误中其诡计，并非堂堂正正，对垒交锋。观察若亲提大兵，直逼钱塘，声董昌妄攻之罪而击之，则胜负未可知也。何自出此短气之言？”刘汉宏听了，大喜道：“都虞侯之言是也。”因搜点全越之兵约十万，进屯西兴，以击董昌。董昌闻知，因谓钱镠道：“刘汉宏此番倾国而来，势非小可，将军不可轻视，须避其锐气而缓图之。”钱镠道：“刘汉宏虽倾国而来，实是计穷力竭，勉强支撑。然屡败之后，其心甚馁；若缓缓图之，则停留长志，必渐猖狂。莫若乘此战胜先声，济江逆击，使其立足不定，未有不败者。此一败，则越州不可保矣。”查昌道：“将军善觑方便，吾不中制。”

钱镠遂依旧率了八都之兵，渡过江去，对着西兴立一大营；却暗暗的差阮结领了数百细作兵丁，叫他转出西兴之后，四下埋伏，只听得前边阮结厮杀，便竖起旌旗，鸣锣击鼓，若将袭其后寨者。众领命而去。钱镠到了次早，即长枪大马，亲立于大纛之下，上首是顾全武，下首是杜稜，耀武扬威以率战。刘汉宏领着十万大兵而来，只以为钱镠兵寡，畏惧不出，便好逞强，不料兵马营盘尚未立定而钱镠早在阵前讨战；心虽忿忿，却又怯他骁勇；然事已到此，无可奈何，只得领了一班将士，拥出阵前，大声说道：“我浙东观察使也，董昌不过一杭州刺史，怎敢擅自用兵，袭我守将，破我三镇，以犯上下之分？今本使兴兵问罪，宜面缚以请，尚有可恕，奈何倚强逆命，直待身膏斧钋，悔之晚矣。”钱镠道：“汝本一盗耳，蒙朝廷准降，加以显职，此莫大之恩也。汝今既知以观察妄自尊大，便当思圣命，止敕观察浙东，如何两番遣将，窥我浙西？须知浙西名自有主。汝既以知犯我，则浙东越州，吾岂容汝安坐？”说罢，早一匹马，一杆枪，劈面冲来。刘汉宏的先锋穆用见了，只得横刀截战，战不数合，早被钱镠一枪刺于马下。正是：

凭君莫话封侯事，一战功成万骨枯。

刘汉宏见穆用刺死，着了忙，便麾众将齐出。钱镠一马当先，因叫众将道：“不乘此时捉了刘汉宏，更待何时？”遂纵马直抢至刘汉宏麾盖之下。顾全武与杜稜诸将。甲随后赶来。大家正是杀在一团。忽刘汉宏寨后锣鼓震天，旌旗招展，有如无数的兵马来劫寨。刘汉宏前面厮杀，尚支撑不来，怎禁得后面两傍又有兵来劫寨？直吓得心寒胆落，耳朵里又听得敌兵只叫：“不要走了刘汉宏！”汉宏恐怕被执；遂不顾众将输赢，竟策马刺斜里冲将出来，

振旅——抖擞精神，振奋军威。

纛（dào，音到）——古代军队里的大旗。

随路奔去。又听得行后有人赶来道：“那穿金甲锦袍的，定是刘汉宏！钱将军有令，不许放走，快赶去捉住。”刘汉宏听得分明，忙将金甲锦袍脱下，付与侍卫，又往前奔，不朗过得山来，却是西兴江口，是条绝路，急急要再复回，又听得人声汹汹：只叫“钱将军有令：不许走了刘汉宏。”刘汉宏事急，已拼着走到江边，投江而死，却喜江边有一只小渔船在那里，剖鱼为脍。刘汉宏见了，不胜之喜，忙跳下马来，钻入渔船，夺了渔，人股鱼的刀拿在手中，装做脸鱼之状，却叫渔人速速将船撑开。追兵赶到江边，不见踪迹，方才回去，刘营将士苦战多时，忽听得主帅已逃，便心灰意懒，尽皆败走。一霎时，十万余兵杀得东零西散，上剩得一个空寨。钱镠因谓董昌道：“刘汉宏屡败丧胆，浙东越州已在吾掌握。”董昌谓钱镠道：“将军若能为我取越州，吾当以杭州授将军。”钱镠道：“镠非敢念杭州，但越州不取，至容刘汉宏养成锐气，终为后患。”董昌道：“将军之言是也。”

此时是情宗光启二年冬十月，钱镠引兵伐越，却不由江路，竟从诸暨以趋平水，复凿山开道四五百里直出曹娥埭，以攻其不备。此地虽也有守将鲍君福守之，这鲍君福已知钱镠数败刘汉宏，又自谅兵微将寡，不是钱镠的敌手，遂帅众迎降于钱镠。钱镠大喜道：“子知顺逆者。”遂率之进屯丰山，刘汉宏闻知，急遣兵将来迎。钱镠兵威已著，尽皆败去。钱镠遂乘势进围。越州无人固守，钱镠兵朝至而夕破矣。刘汉宏此时兵将已无，又见城破，知事不济，奔出东门，逃往台州而去。台州刺史杜雄见刘汉宏逃来，因大惊道：“此祸端也。纳之必招董昌、钱镠之兵，非算也。”因设盛筵款待，等他吃得烂醉，然后将他绑缚起来，纳于槛车之中，差一队兵马、从间道直解到杭州，献于董昌。此时钱镠既克越州，命将护守，已回杭州报捷，适值刘汉宏解到。董昌犹以为浙东观察是奉朝命，恐不便行刑，钱镠道：“汉宏，大盗也，观察之职是挟制而得者，非出朝廷之正命。况失职弄兵，亦罪人也。不斩何为？”董昌以为然，遂斩之。正是：

为贼强梁乱杀人，杀人如草以为神。

谁知天道终须报，一旦诛屠到自身。

董昌既得了越州，便徙镇越城，自称“知浙东军府事。”不负前言，果以钱镠知杭州事。到了三年春，朝廷闻知刘汉宏在浙东作乱，为董昌钱镠所斩，因即以董昌为浙东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此即钱镠治杭之始也。

钱镠既治杭州，遂大加恩惠于民，民皆安堵。到了昭宗景福元年，朝廷置武胜军于杭州，遂以钱镠为防御使。到了二年闰五月，又改钱镠为苏杭观察使。钱镠见朝廷恩爵屡加，遂留心图治，又见杭民生齿日繁，并无城郭以为护卫，到了秋七月，农事将毕，因发民夫二十万及十三都军士，要筑杭州罗城，周围七十里，各门俱已筑完，独候潮一门，临于钱塘江上，江岸时时为潮水冲塌，故一带城墙，难于筑起。钱镠不觉大怒道：“吾钱镠，既为杭州一方之主，则一方神鬼皆当听命于我，怎敢以潮水无知，冲塌江岸，以致吾善政不能成功！若果如此，则朝廷官爵为无用矣，吾安肯低眉任其汹涌！”因选了精卒万人，各持劲弩，等到潮信之日，亲率六师排列于江岸之上，以待潮来。不多时，只见潮头起处，如银山雪一般，飞滚而来。古人有言：

千层雪练连接，万乘貔貅卷地来。

钱镠待潮头将滚到百步之外，便放了三个大炮，一声锣响，万弩齐发，

貔貅（píxiú，音皮休）——古书载为一种猛兽，比喻勇猛的军队。

箭箭都射在潮头之上。射了万箭又是万箭。真是英雄之气，直夺鬼神！那潮头被射，恰似有知的一般，便不敢冲突到岸边，竟撒转潮头，霎时退去。江口万民见了，莫不诧异，欢声如雷，皆伏钱将军之神武。自此之后，潮头往来，绝不冲岸，而城功立时告竣矣。到了九月，朝廷闻知，又加钱镠为镇海节度使。钱镠承命，益修职业。到了乾宁元年，又加钱镠为镇海节度使同平章事。

此时董昌因贡献殷勤，朝廷已加爵至陇西郡王，因而妄想非分，又有吴瑶、李畅之一班僚佐怂恿之，遂谋为帝。节度使黄锡、会稽令吴镣，山阴令张逊皆苦谏之，俱被杀戮。遂于乾宁二年二月，身披袞冕，登于城楼，即皇帝位，自称大越罗平国，改元顺天，以吴瑶为翰林学士，李畅之等皆为大将军。又移书钱镠，告以权即罗平国位，因以镠为两浙都指挥使。正是：

富贵荣华俱已极，更谋非分作超升。

钱镠得书，因叹息道：“富贵已极，乃自取死耶？”因复书戒之道：“天下事势，应须自揣。与其闭门作天子，与九族百姓皆陷入涂炭中，又岂若开门作节度使，终身享富贵之为快乎？及今棱悔，尚可及也；倘犹豫不决，大祸至矣。”董昌正才为帝，兴匆匆的，那里肯听。钱镠见其不听，因谓众将士道：“董公遇而且骄，自趋死路，非口舌所能争，须以兵谏之，庶几一悔。”因领了三方人马、弓上弦，刀出鞘，金鼓喧天，旌旗蔽日，直至越州城下，叫人传言，请董大王相见。要知董昌妄自称帝，原恃着钱镠夙好，定然相扶，今日他的兵早先至城下，吃一大惊，因排驾迎恩门，传谕钱镠道：“钱公别来无恙？今何故以兵相顾耶？”钱镠见董昌自出，因走马至迎恩门，下马再拜而说道：“大王位兼将相，富贵已极，正宜受享，奈何舍安就危，而造此灭族之事。我钱镠今日之来，虽兵马造次，然犹是念大王之久相爱庇，不忍坐视，尽此做忱，欲冀大王之改悔耳。倘大王听信好佞，必不见察，则公私之恩义已绝，异日天子命将出师，则非今日之比也，愿大王熟思之。大王纵不自惜，乡里士民何罪？忍随大王灭没耶？”董昌见钱镠侃侃指摘其罪犯，方才大惧，说道：“谨领大教。”随即人放，遣人致犒军钱二十万，以散士卒，又使人执道说吴瑶以及妄言巫覡数人送于钱镠，且请待罪于天子。钱镠见其有改悔之意，遂引兵西还，细以其状奏闻朝廷。朝廷念其输贡之勤，又怜其改悔，遂诏释其罪，纵归田里。

谁知董昌见钱镠兵至，一时改悔，及钱镠兵去，又惑于好人之说，复称帝号。又求救于杨行密。杨行密上表请赦董昌。又遣宁国节度使田頔、润州团练使安仁义攻杭州镇城，以救董昌。安仁义舟师至湖州，欲渡江应董昌。钱镠见董昌仍复称帝，不胜大怒，因遣武勇都指挥顾全武、都知兵马使许再思把守西陵，令安仁义不能渡。朝廷欲用杨行密之请，再赦董昌，复其官爵，钱镠不从，道：“为帝何事而可屡犯屡赦乎？”朝廷因敕钱镠讨之。钱镠遂遣顾全武、许再思进兵，直至越州城下。正是：

六师讨伐将天钺，欲悔前非恨已迟。

董昌遣兵拒战，战败而晏城自守。顾全武因拥兵围之，昼夜攻打，董昌榜徨无策，因又削去帝号，复称节度使。顾全武已破其外郭，董昌犹据牙城而拒之。钱镠因想道：“与其围困而擒，不若诱之出穴。”因遣董昌的旧将骆团往诱之。骆团既至越州，先止住顾全武之攻，然后入城说董昌道：“朝

廷已有诏，令大王致仕归临安，大王何不舍此自全？何苦尚据此以争不可知之命？”董昌正在垂危之际，闻致仕有命，便送出牌印，出居清道坊“以俟朝命。顾全武潜令都监使吴璋，以舟载董昌往杭州。行至小江南，骆团因说董昌道：“大王若在围城之中，一时城破，生死未保。今归临安，虽不得意，却喜危者安矣。况钱公与大王有旧，未有不周全之理。”董昌听了，又垂首沉吟了半晌，忽慷慨大声道：“吾与钱公同起乡里，彼微我显，且吾久为大将，今狼狈至此？几则死耳，有何面目以见之。”遂奋身一跃，投水而死。正是：

生死荣华何足羨？可怜功绩一时休。

董昌既死，浙东无主，钱镠因谕意吏民，令其上表，请以钱镠兼领浙东。朝廷知不能拂其意，因而从之。自是全浙皆归钱镠矣。到了天复二年，朝廷又进钱镠之爵为越王。此时虽杨行密、安仁义、陈约等，叛服不常，时有战争，然卒皆败去。故两浙得钱王，安然无恙。到了昭宗天祐末年，国运大衰，为朱温所夺，更立国号为梁，遂改元开平。知钱镠在昭宗时，枣均吴梦王，昭宗不许。梁主既即位，便降诏以钱镠为吴越王。钱王因奉表称谢，以为得意，不期镇海节度判官罗隐，知而进谏道：“大王此举差矣。大王在杭，受信昭两朝恩遇二十余载，位列为王，不为不显矣。今国运衰微，为朱温所夺，此正大王进忠报国之时也。纵使天心有属，不能成功，即退保吴越，自为东帝，亦元不安，奈何交臂事仇，岂不貽终古之羞乎？”钱镠自思：“吴越一隅，岂能支中原之大厦？然念罗隐抱用世之才而屡出屡屈，不遇于时，宜多愤恨，今为此言，真义士也，吾殊愧之。”到了均王贞明二年，又加吴越王镠为尚父。至于三年，因钱镠人贡，又加钱镠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未几，李存勖以兵灭梁，复称后唐，庄宗改元同光。

此时吴越王钱镠已建国自立，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所居之屋，改成宫殿；所署之府，皆为朝廷；教令行下，尽名制敕；将吏进见，一例称臣；惟不改元。若有表疏，朝廷但称吴越国，而不言军。此时富贵已极，便思衣锦以还临安。遂驾了车辇，以省其坟墓，并高曾祖父，都追封了王号。此时龙旗凤羽，鼓吹笙箫，兵士羽林，文武百官两傍排列，振动山谷。凡幼年喜游钓弋之所，尽造华屋装点，锦衣覆庇，并挑盐的箩担绳索，都把五彩盖覆，因叹息道：“睹兹故物，不敢忘本。”又封石镜乡为广义乡，临水里为勋贵里，安众营为衣锦营。当时石镜山有一片石如镜，曾照钱王未遇时，便有冕旒 莽玉之异，故此也封做衣锦山；大功山为功臣山。钱王幼年，常坐在一颗大树下纳凉，如今也封为衣锦将军，都将五彩锦绣披挂，以为荣耀。此时钱婆已死，因以千金造一报恩坊。又拔其二子都为显官，以报其抚育之恩。然后治酒筵，遍请一班熟识并高年父老，都来畅饮。直饮到烂醉之后，钱王乘兴而歌道：

立节还乡挂锦衣，吴越一王驷马归。天明明兮爱日晖，百岁荏苒兮会时稀。

酒罢，又各赠以金银彩缎，然后发驾还朝。此时钱王已得了一十四州江山。有个贯休和尚，做了一首律诗来献道：

贵逼身来不自由，几年辛苦踏山丘。

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

菜子衣裳官锦窄，谢公篇咏崎罗羞。

旒（liú，音流）——古代帝王礼帽前后的玉串。

他年名上凌云阁，岂羨当时万户侯！

吴越王见诗大喜，遣门下吏对贯休说道：“教和尚改‘十四州’为‘四十册’方许相见。”贯休道：“州亦难添，诗亦难改。我本闲云野鹤，何天不可飞，而必欲见耶？”遂飘然而去。时人尽服其高。吴越王要造宫殿于江头凤凰山，有个会看风水的道：“如在凤凰山建造宫殿，玉气大露，不过有国百年而已；若将西湖填平，只留十三条水路以蓄泄湖水，建宫殿于上，便有千年王气。”钱王道：“西湖乃天下名胜，安可填平？况且五百年必有王者起，岂有千年而天下无真主者乎？有国百年，吾愿足矣。”遂定基于凤凰山之上。

到了庆宗二年，钱王始复修本朝职责；直至明宗长兴三年春，忽尔寝疾，因诏众臣道：“吾疾必不起，诸儿庸懦，谁可为主？”众位奏道：“两镇令公，仁孝有功，孰不爱戴？”缪乃悉出印钥，授于子元瓘道：“将吏椎尔，宜善守之。”又嘱之道：“善事中国，无以易姓废事大之礼。”遂卒，年人十一。自莅杭五十余载，惠爱之政，深及于民，故既死之后，吏民思之不已，便起造一钱王祠于西湖之上，流传至今，历晋、汉、周、宋、元、明，将及千载，尚巍然于东郭，以生西湖之色。

其时子孙相继为王，直终五代，始知真正英雄，虽崛起一时，同于寇盗，能知上尊朝廷，下仁万姓，保全土地，不遭涂炭，不妄思非分，而顺天应人。其功与帝王之功自一揆矣，故能生享荣名，而死垂懿美于无穷。回视刘汉宏、董昌之非为，不几天壤哉？所以苏东坡亦有表忠碑立于钱王祠侧，余亦敬羨无已。因叙述其事，与岳于二公同称，使人知西湖正气，不独一秀美可嘉也。

卷十三 三生石迹

凡人一生之中，或聚或散，会合不常的，莫过于朋友。故信之一字，独加于朋友。孔子也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方成友道。看来人生最难践的是信。要求一终身不失信的，尚不可多得，何况再生！所以世人称情薄的曰“泛交”，情厚的曰“石交”。那泛交的，犹如泉之出涧，一过即流；水之遇风，一响无影。初则缔结同心，转盼便成吴越，就与他对神设誓，指日盟心，到后来相期相约之言，竟付之东洋大海去了。这却算不得是个朋友，唯那石交的，自有一种不可磨灭的真情，从性灵中发出来，生生世世，断不能忘，有如石之不可转移一般。这方称得一个朋友，予因检点西湖遗迹，于葛岭灵鹫之外；尚有存前生之精，成后生之魄，再世十三年后，复践约朗，而津津在人之口耳，以为湖山生色，千载称奇，不容不传者，如圆泽之约李源于三生石畔是也。

据此说来，这块三生石，一定在西湖天竺山的了，谁知却又不然。细考起来，这一块石头倒在那嵩山之下，是曹焕遇了老刘道士，约他后会，遂化于是石之上的事，却偏是西湖上的石头哄传，何也？天下事没有一段姻缘，这件东西由他沉埋在那草莽中，也不足为轻重；一遇着了高人，留下些踪迹，后来就成佳话，游览的也当一节胜景，定往观观。就如虎丘试剑石，自从砍了一剑，那块破石头，至今也就流传不朽。就如天竺寺后这片石头，自古及汉，也不知多少年代，竟元人题起。

到了唐朝，忽然来了一位高僧，法名圆泽，自从他到寺中，也不曾见他谈经，也不曾见他念佛，却也来得古怪，终日只是静静而坐，默默而观，又像观心，又像观世，人都测度他不出。且不喜与人交接，时常只在寺后盘桓，见他常倚着这片石头，沉思暗想。有时抚摩一回，有时坐卧半晌，日复一日，年又一年，绝元厌倦之色。寺中人人说他不受尘埃，不侵色相，却爱着这块石头，想是这石头里有些什么妙处。也有的说他要炼石补天，也有的说他要使顽石点头，也有的说他要思变石为金，也有的说他要令指石成羊，故此抚摩不了。总是不晓得他的意思，大家猜着。正是：

高怀_00200480_134_1 谁是侣？雅操_00200480_134_2 岂人知？

不遇同心者，难特意气期。

不期唐运中衰，天宝十一年，玄宗命安禄山兼河东节度。禄山领了三镇，阴蓄异谋，却值杨国忠激他反了范阳，遂攻东京。有一虎将，系京洛人，姓李名愬，率师拒敌，报国尽忠，捐躯赴难。东京既没，李愬也就死于安禄山之手。在李愬杀身成仁，倒也罢了，更难得的是李愬之子，名唤李源，又是一个烈性的奇男子。见父亲死于国难，便自悲痛不胜，立志终身不仕，并不娶妻，朝日以君父之仇为念。后来李光弼、郭子仪等克复东京，诛了禄山，天下太平。李源欲回京洛，恐怕有人知风，来缠扰他，要他出来做官，遂想隐姓埋名，潜踪远避，做个出世逍遥的人。正是：

有恨凭谁语？孤忠血未干。

报亲无一事，漂泊任摧残。

李源闻得西湖山水秀丽甲天下，遂立志要往西湖。及至到了湖上，见画舫笙歌，太觉繁华，欲寻一幽雅之所。因过九里松，访到下天竺，见溪回山静，甚是相宜，遂隐居于寺内。只是一腔悲愤，难对人言，常是闷闷不乐。独居一室，又没一个知己，就像圆泽一般，独行独止。圆泽倒还有块石头盘

桓消遣，他却一发干净。寺僧常对人说：“我们寺中到了两个泥塑木雕的活佛。”那李源坐了儿日，自家觉得元聊，偶尔闲行，步到寺后，只见莲花峰下，修竹千竿，穿石罅而出，层峦叠嶂，幽峭绝人。其中有块石头，拂拭得极其干净，精洁可爱。又见上面坐着一个僧人，神清骨秀，气宇不凡。李源一见，便觉有些留情。那圆泽抬起头来，见了李源，也便有些属意。二人尚未交言，先自眉目之间现出一段的因缘幅凑，竟像夙昔相知的一般。及至坐而楼谈，语语投机，字字合拍。这块石头上，起初只见一个圆泽，如今坐了两个，只当这石头遇着两个知己提拔，也就圆润起来了。当日两人彼此说些投机的话，便恋恋不舍，就在这石前订了三生之约。自此之后，便朝夕间形影不离，风雨时坐卧相对，至于春拈花，秋印月，夏吟风，冬拥雪，大半在寺后这块石上。两个人，一块石，做了三个生死不离的朋友。后人就叫这石为三生石。正是：

若果是知音，偏从浅见深。

浅深都不得，方信是同心。

二人在寺中石上，相与了数年，不独忘世，竟尔忘身。一日雪霁，李源邀了圆泽，同登高峰绝顶，远眺海门白练，俯观遍地银妆，李源不觉想到蜀中，对圆泽道：“我闻得蜀中的峨眉积雪，天下奇观。我与你闲居于此，总是寂寥。不若收拾行装，同往一游。名山胜水，也是不可不流览的。”圆泽陡然听了，沉吟半晌，方才答道：“朝礼名山，固我平生所愿，但要游蜀，须取道长安，由斜谷路而往方妙。”李源道：“这却使不得。我自离京以来，久绝世事，避迹于此，实为远器之计。今为流览而出，岂可复道京师辱地哉？必须从荆州溯峡而上，庶于途中无碍。”圆泽听了，又默然不语，半晌，遂惨然叹息道：“大数已定，行止固不由人。”遂不复辨，竟随着李源之意，悉听其买舟，由武林驿至湖广荆州，取路而行。行了几时，那船已到南浦地方，忽然逆风大浪，竟把船搁在那里，不能前进。舟人因舫于岸，就住了船。正是：

情缘忽已绝，风送一帆舟。

大数由来定，何须勉强留。二人对坐在篷窗之下，观玩江景，忽见一带长林中，有一竹篱茅舍，那篱门内走出一个中年妇人来，上穿的是苧袄，下着锦裆，手携一小瓮，立于江边汲水。圆泽举首见了，不觉动心，因对李源愀然不乐。李源见他心下不快，面有愁容，说道：“我与你三生之订，情同骨肉，恩倍寻常，一路相随，登山觅水，颇觉有兴，为何今日反有不择之色？”圆泽道：“你却不知，我今要别公去矣。”李源道：“千里偕行，三生共订，如何半途中就要爽信起来？或者弟有得罪处，望吾师明示开释，何必作此俗态？”圆泽道：“此非我欲别公，其中却有缘故。我的后生托身之地就在此处。本欲同公纵观峨眉巫峡之胜，奈此生有限，大数已周，不能相随至蜀矣。”李源听了大惊道：“何出此言，令人骇杀。不知何处是圆师托生之所？”圆泽因暗指那汲水妇人道：“此吾生身之人也。”又指篱门道：“此吾托生之地也。”李源道：“生死间隔，路实两分，师云托生在此，果有何据？”圆泽又道：“此妇姓王。当以吾为子，彼怀孕已三载矣，因吾不来，故不得乳。日前起程之时，吾欲假道京师以至蜀者，正欲避此也。”李源道：“前日既

因缘幅凑——相貌中显出的缘分痕迹。

汲水——打水。

然可避，今日何不可逃？”圆泽笑道：“今既相适，便无可逃之理。”李源闻知数不能逃，不胜追悔道：“此皆我之所误，实为罪谴。”心下十分悲咽，便搔耳捶胸，焦燥起来。圆泽道：“非公之误，亦非公之罪，皆吾命数已定，不能强也，公且自解愁烦，但我别后，三日浴儿之时，过临一视，以征前生后生之不昧。”李源道：“师但初生，言昧不昧，于何处征验？”圆泽道：“此时虽不能言而能笑，即以笑为征可也。”李源道：“我与师相逢今世，花同时合，定结种于前生。今又问影寻形，必判然于后世。不知此一笑之后，更别有相逢之日否？”说罢，不胜哀痛凄怆。圆泽道：“浮萍自在海中，特无情者不识耳。公若有情，后十三年中秋月夜，可到西湖葛洪川畔相访，当再与公一见，以遂三生之约，复完石下之盟便了。”正是：

前生留后约，后世续前期。

何必过求佛，高僧妙在兹。

当时圆泽与李源相订已毕，便闭目不言。李源因见事势至此，知道不可挽回，只得为之更衣沐浴。候至薄暮，而竟攸然示寂矣，到了次日，随遣人至王姓妇人门前打听消息。那人来回报道：“王家昨夜傍晚，果生一子。”李源方信以为姻缘不爽，到了三朝，李源欲验其笑，遂亲自走至妇人门首，立在那竹篱门外，寻消问息。只见有一个人走将出来。李源忍不住问他一声道：“府上三日前曾生一位孩子么？”那人应道：“前日果然生下一子，却是生了三日，这孩子只管啼哭，再不肯住，不知为甚缘故。”李源心下虽是照会，却疑惑道：“圆师别时，约我以笑，这个啼哭，却为甚么？难道他骗我不成？不要管他，待我进去看看，或者见我笑将起来也不可。”就对那人道：“这也不难，我能止他的哭。试抱出来与我一看。”那人闻说能止孩子的哭，便忙请李源进内堂坐下，自己再往里去抱了孩子出来，递与李源。李源接着一看，见那个孩子容颜眉目竟与圆泽元异，因抚摩他道：“咄，咄，咄！你原说笑，为何只是哭？”那孩子听了，便将李源定睛一看，竟像认得的一般，嘻然一笑，以后便再不啼哭了。其家见儿不哭，款待李源亦甚殷勤。李源因没了好友，故不胜哽塞；临出门时，又拍拍孩子肩头道：“十三年后之约不可忘了。”遂辞别王家，复回船中，独自一人，甚觉无聊，连蜀中峨眉之行，也不想去游了。正是：

为忆名山去，知音忽自离。

胜游虽可羨，触绪倍伤悲。

依旧返棹回杭，复到天竺寺中，日日在那寺后三生石边，照依圆泽当初，独自一个，抚摩着石头，盘旋不已。不觉光阴迅速，日月易迁，转眠又是十余年了。每因圆泽之约，切切在心，恐怕失了会期，预先到那西湖之上，朝两峰，暮六桥，不离葛洪之川，天竺之后，寻踪觅迹。想：“这孩子已经十三岁矣。若会着他，毕竟还可畅叙。却恨别了多时，路途间阻，如何得其踪迹？”又想：“泽师，神人也。昔日与我如此契厚，岂有爽信之理！况且身前身后俱已打算精明，岂是无据而空留此期的理？但我企想之深，恨不得早来一刻，也好早会一面。若短期不至，就拼老死湖山，以证三生之不灭。正是：

钟期曾有的，流水复高山。

欲见同心侣，何忧道路难。

你道李源为何先期这等着急？只因他约在葛川相会，只道他的肉身借寓在西湖前后，因此日夜相寻，不知他约了中秋月夜，就是十五早晨也决不

见你的。一直捱到中秋，这一夜因是十三年相约的正期，又兼月明如画，漫山遍野照得雪亮，李源乘着月色抖擞精神，满山夹涧，周围寻访。到葛洪川畔，忽听得隔溪有牧童歌声，隐隐而来。李源忙停了足，倾耳而听，只见那牧童，身穿紫花布袄，头挽菱角髻，骑着一匹斑驳牛，一径从隔岸大声呼来道：“李公别来无恙否？”李源见隔岸叫他姓名，心知有异，便定睛一看，却是个牧童，仔细相了一回，虽与圆泽老少不同，而姿容神理竟与圆泽生前无异，不胜欢喜道：“原来泽师在此！我到这里候了多时！何不寻路过溪，握手一叙？”那牧童也不回言，但高歌道：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临风不要论。

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

牧童歌罢，因说道：“不负期而来，李公真信士也！本当过溪一叙，但恨公俗缘未断，不敢相近。愿李公勤修深省，天地自不相负。”因又歌道：

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PGN0138.TXT/PGN>

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因烟掉上瞿塘。

李源见他不过溪来，只得四下寻路，要想赶过溪去，与他竟此长夜之谈。只见牧童歌罢，竟自策牛人烟霞而去。李源料是赶他不上，只得带着月光，懒懒摊摊，踱将回来，方信三生之约，真不幻也，故纪其事于天竺之后那一片石上，以继嵩山之旧迹。遂与寺僧乞此一片石，结庐其侧，朝夕梵修，得悟元生之妙谛，因终老于兹石间。至今流传其事于西湖之上，与灵隐、虎溪并垂不朽。有这圆泽、李源三生有约，至期不爽的，方称得个石交，才算得个信友。可不羞死那些翻云覆雨的子弟，愧倒那些口是心非的后生么？所以历叙西湖之事，因慕此一段精诚情迹，亟表而出之。有诗为证：

从来践约最为难，何况三生更不寒。

千里怀人终是恨，百年聚首亦谁欢？

笑容湘峡形先异，歌彻云衢笛欲阑。

惟有卷卷一片石，至今留迹两山间。

卷十四 梅屿恨迹

西湖，行乐地也，花索笑，鸟寻欢，春去秋来，皆供人之抬悦，何尝有恨？孰知人事不齐，当赏心乐意之场，偏有伤心失意之人如小青者，因而指出，为西湖另开一凄凉境界。

小青本姓冯，名玄玄，因从同姓冯子虚，故讳言姓，而以小青著，乃广陵人也。虽赋命不辰，而夙根颖异。在十岁时，而眼际眉端，早有慧色，触人之爱。忽有一老尼，自芙蓉城来到扬州，偶见小青，遂惊讶道：“谁家生有是儿？聪慧自不必言，但惜其世福薄耳，可千古而不可一时。若肯乞与老尼为弟子，尚可三十年活。”家人以为妖妄，嗤老尼道：“若仅活三十年，虽佛亦不去做他，何况一尼！”老尼正色道：“既不相信，万万不可令识字读书。”家人笑道：“世间识字读书的，难道都是短命的鬼么？”老尼见话不投机，飘然而去。

其时广陵闺阁，竟尚斯文伎艺。小青之母原系一女塾师，每日往教诸淑，而小青自幼随行，因得遍交诸名媛，每聚会时，或茗战而评品色香，或手谈而指点高妙，众论纷然，而小青交酬应答皆出人意料，人人惟恐失小青。在小青，素娴仪则，能解诗文，绝不以才自矜，盖其天性有然也。年方十六，归冯生。冯生乃西湖之富豪公子也，性贪佳丽，而束于妒妇，不能少生锦屏之色。后再三哀恳，方有许可之意，又不许就近娶讨，恐近地者系冯生素所狎昵，令其维扬远置，往返限以半月，如过期则不容入门。其意以为匆匆选择，未必便有；即有亦未必佳。不料冯生至维扬，适闻小青之名，再一见而神往矣，遂不惜厚聘以娶。其母亦利其厚聘，而即以女归冯生。小青闻之，潜然泪下道：“以素昧平生之人，一旦而从之于千里之外，母子生离，诚薄命也。”冯生惧违半月之限，立刻挂帆。舟中情况，果如范大夫之泛湖，欣然而归。

及至家，在冯生以为曾请命过，则非私娶，竟与小青双双入室。那妒妇初意以淮扬女子，多被官长娶去；虽有，无非寻常姬妾耳；及见了小青之面，虽低眉下气，不敢稍露风流，而一段嫣然之态愈隐愈彰，冯妇之妒心遂已百结不磨矣。小青至此，无可奈何，惟曲意下之。妒妇见其卑下，愈疑其有深心，时刻自随，不令丈夫私一笑语。小青所带脂粉，尽皆撤去，书籍尽为烧毁，拘禁内房，不通半线。真所谓“一个是画儿中的爱宠，一个是影儿里的情郎。”就要做一年一会的牵牛织女，也是不能的了。

冯生自思元奈，只得挽姑娘杨夫人与小六娘来劝解一番，或能令妻子回心，也未可知。遂往杨夫人处苦诉道：“妻子初容我娶，及至小青进门，便生许大风波，一骂就是三朝四夜，一打便到万紫千红，甚觉难堪。明日元宵佳节，请姑娘过舍，借观灯之意，苦劝一番。”杨夫人允其请，到十五，果同小六娘来冯家看灯。妒妇接着，叙不得几句寒温，便把丈夫娶妾，小青作妖，一五一十，说个不了。杨夫人道：“我也略知一二。你且叫他出来、与我一会，果然妖媚否。”小青出来见了礼，杨夫人定睛一看，便道：“好个女子！眉清目秀，温雅不群，非骚人韵士之偶，即玉堂金马之匹，却不是我侄儿的对头。今既屈他在此，还须侄媳涵养方好。”说话未终，只听见外面

阁（k n，音拈）——旧时指妇女居住的内室。

仪则——仪表，风度。

笙歌喧闹而来。小使禀道：“闹花灯的过了，请夫人小姐上楼观灯。”冯妇便叫小青陪夫人小姐楼上请坐。小六娘道：“青娘，谅你扬州灯看厌了，也要索个杭州灯儿换换眼睛。”小青道：“灯虽好，但恨妾不是赏灯人。”杨夫人道：“你不须忧虑，我自有一安顿你的所在。”遂辞别冯妇而归。

随即杨夫人着人约冯妇天竺进香。冯妇恐留小青在家，断有不测之事，便叫小青同往。瞻礼大士毕，冯妇道：“西方佛无量之多，而世人独专意拜礼大士，却是谓何？汝知其意乎？”小青低声道：“此无难知，不过望其慈悲耳。”冯妇知其讽己，因冷笑道：“我今当慈悲汝，何如？”杨夫人接口道：“二娘既有此心，你家孤山梅屿，何不送青娘在那里住住，也省得在面前惹气。”冯妇道：“夫人见教极是，且看他的缘法。”

既归，冯生候于室，小青见之欲避。冯妇道：“此我屋，非汝避地；此我室，又非汝见地。避见俱不可。看汝性情冷淡，命必孤独，何须为我仆仆耶？孤山梅屿是我家别业，山水幽雅，甚与汝相宜。无论避郎隐秀，即有时见郎，或亦不碍我之眼。但我有约法三章，汝须遵守：非我命而郎至，不许接见；非我命而郎有手札至，不许开拆；汝有书札，必由我看，不许私递与人。若有一差池，决不轻恕。”小青闻言，唯唯奉命。自放他住在梅屿内。

小青见了山明水秀，园中花木芬芳，池阁游鱼戏水、枝头好鸟嚶鸣，胜似在家日闻猎吠。但小青每自念：“我之来，实是彼之聘，罪不可突加。今置我于此闲地，又明戒我不许一毫举动，必然广布腹心，暗藏耳目。略有风吹草动，定借莫须有之事以鱼肉我：则彼有词矣，我焉可不慎？”遂深自敛戢。虽有佳山水，亦不敢推窗纵观。

冯妇无可奈何，只得借游湖为名，请了杨夫人、小六娘到船，撑到孤山。唤小青上船。放至苏堤，见驱驰挟弹，游冶少年三三五五，同舟诸女侍，或指点，或诙谐，无不畅观，而小青则澄目凝坐，若不知有繁华者。冯妇见之无说，惟杨夫人知其心事，便叫女儿与之对弈，欲与细谈。苦于冯妇在坐，因借景以巨觞觞冯妇，其已醉，乃徐语小青道：“舟有楼，可伴我一登。”遂登楼，稍稍远眺一番，即抚小青之背道：“好光景！可惜容花貌月，无徒自苦。唐之章台柳，亦倚红楼盼韩君平走马，而汝锦堂中人，乃作蒲团观想，岂不辜负天之生才耶？”小青道：“蒲团虽不愿，然贾平章剑锋殊可畏也。”杨夫人笑道：“汝误矣。贾平章剑钝，女平章乃利害耳。”左右再顾，寂无一人，杨夫人复从容讽谕道：“以汝之才，与汝之貌，举世无双，岂肯甘心而堕罗杀国中？我虽非古女侠，力尚可脱汝于火坑。请细思之，倘不以章台柳为多事，则湖上岂少韩君平？况彼视汝去，不啻拔眼中一钉耳，何伤乎？今纵能容汝，汝亦不过向党将军帐中，作一羔酒侍儿止矣。才伎风流，宁不可惜？”小青谢道：“夫人爱我，不啻父母，可谓至矣。但妾自思，金屋之贮，金屋之命贮之也。幼时曾遇一老尼，云妾薄福相，无令识字，可三十年活。妾后得一梦，梦手折一花，随风片片着水，水中花，岂能久乎？大都命止此矣。夙业未了，又生他想，彼冥曹姻缘簿，非吾如意珠。倘谢去孤单，又逢冷落，岂不徒供群口描画乎？”杨夫人闻言，沉吟半晌，忽叹道：“汝言亦是，我不敢勉强。但以汝之人，处此之地，当此之时，不得不为汝痛惜。虽然好自爱，彼之好言，或好饮食及汝，更可忧可虑，须留意一二。我不能时时看你，旦暮所须，不妨告我。再若要消愁解闷的书，也在我那里取看。”

遂相顾而泣下沾衣。又恐侍婢窃听，复拭泪还坐而别。

小青回到梅屿，感杨夫人慰安怜惜的情义，可谓不幸中之幸。又借得许多书籍在此，聊以解愁，便将“牡丹亭”开看，虽是旧日阅过的，止晰大凡，今夜雨滴空阶，愁心欲碎，便勉就枕函，终难合眼，不免再三味玩一番，因题一绝云：

冷语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

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自是小青幽愤悲怨，无可诉说，多托之于诗词。一日有感，作《天仙子》词一首云：

文姬远嫁昭君塞，小青又续风流债。也亏一阵黑罡，风火轮下，抽身快，单单另另清凉界。

原不是鸳鸯一派，体算做相思一概。自思自解自商量，心可在？魂可在？着衫又捻裙双带。

每有吟咏，多寄杨夫人，而杨夫人同调，尚有赏识者。后杨夫人从宦外游，遂无一人可语。间作小画，或画一扇，皆自珍秘，不令人见。每到夕阳落水时，空烟薄羹，临池自照，啾啾与影语，虽不泣亦神伤，因无聊赖，题一绝云：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

瘦影自怜春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从此郁郁成病，岁余益深，冯妇闻之，喜不自胜，因命医来，继遣婢以乐至，小青佯为称谢，俟婢出，遂掷药床头，笑道：“我固不愿生，亦当以净体归依，作刘安鸡犬，岂汝一杯鸩所能断送乎？”然病益不支，知不能起，因修书一封贻杨夫人，内有云：

瞻睇 慈云。分爨嘘寒，如依膝下。糜身百体，未足云酬。自仙槎北渡，断梗南楼，猜语哮喘，日为三至。渐乃微词含吐，亦如尊旨云云。窃揆鄙衷，未见其可。夫屠肆善心，饿狸悲鼠，此直供其换马，不当辱以当炉。去则弱絮风中，住则幽兰霜裹。兰因絮果，现丛谁深？若便祝发空门，洗妆浣虑，而艳思绮语，触绪纷来。正恐莲性虽胎，荷丝难散，又未易言此也。乃至远笛哀秋，孤灯听雨；雨残笛歇，稊稊松声。罗衣压肌，镜无干影；朝泪镜潮，夕泪镜汐。今兹鸡骨，殆复难支；痰灼肺燃，见粒而呕。错情易意，悦憎不驯。老母姊弟，又天涯间绝。嗟乎！未知生乐，焉知死悲。憾促欢淹，无乃非达。妾少受天颖，机警灵速。丰兹蓄彼，理讵能双？然而神爽有期，故未应寂寂也。至其沦忽，亦匪自今。结縻以来，有宵靡旦，夜台滋味，谅不殊斯。岂必紫玉成烟，白花飞蝶，乃谓之死哉？或轩车南返，驻节维扬，老母惠存，如妾之受。他时放船堤下，探梅山中，开我西阁门，坐我绿荫床，仿生平于响像，见空帷之寂陋，是那非耶？其人斯在。兴言及此，痛也如何！

书成，疾益甚，水粒俱绝，惟日饮梨汁一小盏，然明妆冶服，拥袂敬坐，虽昏晕几绝，断不蓬首垢面而偃卧也。忽一日，语老媪道：“汝可传语冤业郎，觅一良画师来，为我写一影。若此时不留个模样儿，越瘦得不堪，则不必画矣。”少顷，师至，即令写照。写毕，揽镜熟视，叹道：“仅得吾形似，未尽吾神也。”乞师再画一图。画完进览，道：“神是矣，而风态未流动。杜丽娘自为小像，恐为云为雨飞去，盖为丰采流动耳。我知其故矣。我之丰采不流动，多因目端手庄，矜持太过，必须再画一幅，不要拘束了眼睛，我自闲耍，师自临摹。”遂同老媪，或扇茶铛，或捡图书，或整衣衫，而来调

丹碧诸色，指顾语笑，纵其想会。须臾，图成，果极风雅之致。始笑道：“如今都是了。”师去后，取供榻前，褻以名香，设以梨酒，亲奠道：“小青！小青！此中岂有汝缘分耶？”抚几而泣，泪潸潸如雨下，一痛几绝，幸老姬救醒。遂将书一缄，托老姬觅便寄上杨夫人。人再指春容道：“此图千万为我藏好。我有花钿数事，赠你女孩儿罢。”言讫而终，年才十八耳。哀哉！人美如玉，命薄如云，瑶蕊优昙，人间一瞬。欲求如杜丽娘牡丹亭畔重主，安可得哉？

日向暮，冯生踉跄而来，披帷视之，见小青容光藻逸，衣态鲜好，如生前无病的一般，但少言笑耳，不禁哀号顿足，呕血升余。徐捡得诗一卷，遗像一幅。读到《寄杨夫人》诗云：

百结回肠写泪痕，重来惟有旧朱门。

夕阳一片桃花影，知是亭亭倩女魂。

冯生不觉狂叫道：“吾负汝矣，吾负汝矣！”妒妇闻之甚，立取第一图焚之，又向冯生素诗卷焚之。悲夫！广陵散从兹绝矣！犹幸第二图，其姻娅购去。稍有一二著作，则临卒时，赠老姬女花韧纸上得之。有小青手迹，字亦漫灭。细观之，得九绝句，一古诗，二诗余。诗余即寄杨夫人之作。又有冯生酒友刘无梦过梅屿，于小青卧处窗缝中，拾残纸少许，得“南乡子”词三句云：“数尽恹恹深夜雨，无多，也只得一半工夫。”虽李易安集中，无此佳句。

有意怜才者，多以小青郁郁而死为恨，予则不然，使冯生不畏妒妇，而冯妇不妒小青，不过于众姬妾间叨恩窃爱，受寻常福庇，纵有美名，顷刻销熔，安能于百年后，令文人才上过孤山别业，吊暮山之夕阳青紫，拟小青之风流尚在？嗟乎！此天不成就小青于一时者，正成就小青于千古也。何恨之有？

卷十五 雷峰怪迹

尝思圣人之不语怪，以怪之行事近乎妄诞，而不足为训，故置之勿论。然而天地之大、何所不有？荒唐者固不足道，若事有可稽，迹不能泯，而彰彰于西湖之上，如雷峰一塔，考其始，实为慎怪而设。流传至今，雷峰夕照，已为西湖十景之一，则又怪而常矣。湖上之忠坟、仙岭，既皆细述其事，以为千古之快瞻，而怪怪常常，又乌可隐讳而不倾一时之欣听哉？

你道这雷峰塔是谁所造？原来宋高宗南渡时，杭州府过军桥黑珠巷内，有一人叫做许宣，排称小乙。自幼儿父母双亡，依傍着姐夫李仁，现做南廊阁子库幕事官的家里住，日间在表叔李将仕家生药铺中做主管。此时年才二十二岁，人物也还算得齐整的。是年，恰值清明，要往保叔塔寺里荐祖宗，烧餐子。当晚先与姐姐说了，次日早起，买些纸马、香烛、经幡、钱垛等物，吃了饭，换了新衣服，好鞋袜，把子钱马，使条袱子包好，径到官巷口李将仕家来道：“小侄要往保叔塔追荐祖宗，乞叔叔容假一日。”李将仕道：“这也是你孝心，只要去去便回。”

许宣离了铺中，出钱塘门，过石函桥，径上保叔塔。进寺，却撞着送馒头的和尚；忏悔过疏头，烧了子，到大殿上随喜，到客堂里吃罢斋，别了和尚，还想偷闲，各处去走走。刚走到四圣观，不期云生西北，雾锁东南，早落下微微的细雨来了。初还指望他就住，不意一阵一阵，只管绵绵不绝。许宣见地下湿了，难于久待，只得脱了新鞋新袜，卷做一卷，缚在腰间，赤着脚，走出四圣堂来寻船。正东张西望，恐怕没有，忽见一个老儿，摇着一只船，正打面前过，连忙一看，早认得是熟识张阿公，不胜欢喜，忙叫道：“张阿公，带我到涌金门去。”那老儿摇近岸来，见是许宣，便道：“小乙官，着雨了，快些上船来。”

许宣下得船，张老儿摇不得十余丈水面，只听得岸上有人叫道：“搭了我们去。”许宣看时，却是一个戴孝的妇人，一个穿青的女伴，手中捧着一个包儿，要搭船。张老儿看见，忙把船摇拢道：“想也是上坟遇雨的了，快上船来。”那妇人同女伴上得船，便先向许宣深深道了个万福。许宣慌忙起身答礼，随掇身半边道：“请娘子舱中坐。”那妇人进舱坐定，便频把秋波偷瞧许宣。许宣虽说为人老实，然见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人，又带着个俊俏的丫鬟，未免也要动情。正不好开口，不期那妇人转先道：“请问官人高姓大名？”许宣见问，忙答道：“在下姓许，名宣，排行小乙。”妇人又问道：“宅上何处？”许宣道：“寒舍住在过军桥黑珠巷，舍亲生药铺内，做些买卖。”说完就乘机问道：“娘子高姓？潭府那里？亦求见示。”那妇人答道：“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嫁了张犹幸遇搭得官人之船，不至狼狈。”彼此说些闲说，不觉船已到了涌金门。将要上岸，那妇人故作忸怩之状，叫侍儿笑对许宣说道：“清早出门得急了，忘记带得零钱在身边。欲求官人借应了船钱，到家即奉还，决不有负。”许宣道：“二位请便，这小事不打紧。”因腰间取出，付了船家，各自上岸。岸虽上了，雨却不住。恐天晚了，只得要各自走路。那妇人因对许宣说道：“奴家在荐桥双茶坊巷口，若不弃时，可到寒舍奉茶，并纳还船钱。”许宣道：“天色已晚，不能久停，改日再来奉拜罢。”说过，那妇人与侍儿便冒雨去了。

许宣忙进涌金门，从人家屋檐下，捱到三桥子亲眷家，借了一把伞，正撑着走出洋坝头，忽听得有人叫道：“许官人慢走。”忙回头看时，却原是

搭船的白娘子，独自一人，立在一个茶坊屋檐下。许宣忙惊问道：“娘子如何还在此？”白娘子道：“只因雨不住，鞋儿都踏湿了，因叫青儿回家去取伞和脚下，又不见来。望官人伞下略搭几步儿。”许宣道：“我到家甚近，不若娘子把伞戴去，明日我自来取罢。”白娘子道：“可知好哩，只是不当。”许直递过伞来与妇人自去，方沿人家门檐下，冒雨而回。到家吃了夜饭，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想那妇人甚是有情，忽然梦去，恰与日间相见的一般。正在情浓，不觉金鸡三唱，却是南柯一梦。正是：

心猿意马驰千里，浪蝶狂蜂闹五更。

许宣天明起来，走到铺中，虽说做生意，却像失魂一般，东不是，西不是。捱到吃过饭，便推说有事，便走了出来，遂一径往荐桥双茶坊巷口，寻问白娘子。问了半晌，并没一人认得。正东西踌躇，忽见丫鬟青儿从东边走来，许宣见了，忙问道：“姐姐！你家住在那里？我来取伞。”青儿道：“官人随我来。”遂引了许宣，走不多路道：“这里便是。”许宣看时，却是一所大楼房，对门就是秀王的府墙。青儿进门便道：“官人请里面去坐。”许宣遂随到中堂，青儿向内低声叫道：“娘子，许官人在此。”白娘子里面应道：“请许官人进来奉茶罢。”许宣尚迟疑不敢入去，青儿连催道：“人去何妨。”

许宣方走到里面。只见两边是四扇暗格子窗，中间挂着一幅青布帘。揭开帘儿入去，却是一个坐起。桌上放一盆虎须菖蒲，两旁挂四幅名画，正中间挂一幅神像。香几上摆着古铜香炉花瓶。白娘子迎出来，深深万福道：“夜来遇雨，多蒙许官人应付周全，感谢不尽。”许宣道：“些微何足挂齿。”一面献茶。茶罢，许宣便要起身，只见青儿早捧出菜蔬果品来留饮。许宣忙辞道：“多谢娘子厚情，却不当取扰。”略饮了数杯，就起身道：“天色将晚，要告辞了。”白娘子道：“薄酌不敢苦留官人。但尊伞昨夜舍亲又转借去了，求再饮几杯，即着人取来。”许宣道：“天晚等不得了。”白娘子道：“既是官人等不得，这伞只得要求官人明日再来取了。”许宣道：“使得，使得。”遂谢了出来。

到了次日，在店中略做做生意，便心痒难熬，只托故有事，却悄地又走到白娘子家来付伞。白娘子见他来早，又备酒留饮。许宣道：“为一把破伞，怎敢屡扰。”白娘子道：“饮酒饮情，原不为伞。不妨饮一杯，还有话说。”许宣吃了数杯，因问道：“不知娘子有何话说？”白娘子见问，又斟了一杯酒，亲自送到许宣面前，笑嘻嘻说道：“官人在上，真人面前不敢说假话。奴家自亡过了丈夫，一身无主，想必与官人有宿缘。前日舟中一见，彼此便觉多情。官人若果错爱，何不寻个良媒，说成了百年姻眷。”许宣听了，满心欢喜。却想起在李将仕家做生意，居停不稳便，怎生娶亲？因此沉吟未答。白娘子见不回言，因又说道：“官人有话，不妨直说。何故不回言语？”许宣方说道：“蒙娘子高情，感激不尽。只恨此身，为人营运，自惭窘迫。仔细寻思，实难从命。”白娘子道：“官人若心不愿为婚，便难勉强；若为这些，我囊中自有余财，不消虑得。”便叫青儿：“你去取些银子来。”青儿忙走到后房中去，取出一个封儿，递与白娘子。白娘子接了，复递与许宣道：“这一封你且权拿去用。若要时，不妨再来取。”许宣双手接了，打开一看，却是五十两一个元宝，满面欢喜，便落在袖中，对白娘子说道，“打点停当，再来奉复。”遂起身作别。青儿又取出伞来，还了许宣。

许宣一径到家，先将银子放好，又将伞还了人，方才睡了。次日早起，

自取了些碎银子，买了些鸡鹅鱼肉之类，并果品回来，又买了一尊好酒，请姐夫与姐姐同吃。李幕事听见舅子买酒请他，到吃了一惊，因问道：“今日为何要你坏钞？”许宣道：“有事要求姐夫姐姐作主。”李幕事道：“既有事，何不说明？”许宣道：“且吃了三杯着。”大家依序坐定，吃了数杯，李幕事再三又问，许宣方说道：“愚舅蒙姐夫姐姐照管成人，感谢不尽，但今有一头亲事与愚舅甚是相宜。己有口风，不消十分费力。但我上无父母，要求姐夫姐姐与我玉成其事。”李幕事夫妻听了，只道要他出财礼，便淡淡的答道：“婚姻，大事也，须慢慢商量。今日且吃酒。”吃完酒，各自散去，竟不回头。

过了两三日，许宣等不得，因催姐姐道：“前日说的话，姐姐曾与姐夫商量么？”姐姐道：“不曾。”许宣道：“为何不商量？”姐姐道：“连日姐夫有事心焦，我不好问他。”许宣道：“我晓得姐姐不上紧的意思了，想是你怕我累姐夫出钱了。”因在袖中取出那锭大银子来，递与姐姐道：“我自有财礼，只要姐夫做个主儿。”姐姐看见银子，笑说道：“原来你在叔叔铺里做生意，也趲得这些私房，可知要娶老婆哩。我且收在此，待你姐夫回时，我替你说就是了。”过一会，李幕事回家，妻子即将许宣的银子递与丈夫看道：“我兄弟要娶亲，原来银子自有，只要你我做个主儿。须替他速速行之。”李幕事接了银子，在手中翻来覆去，细看那上面凿的字号，忽大叫道：“不好了，我全家的性命都要被这锭银子害了。”妻子道：“活见鬼！不过一锭银子，有甚利害？”李幕事道：“你那里知道，现今邵太尉库内封记锁押都不动，竟不见了五十锭大银，正着落临安府捉贼，十分紧急。临安府正没寻头路，出榜缉捕，写着字号锭数，捉获者赏银五十两，知情不首，及窝藏正贼者全家发边远充军。这银子与榜上字号相同，若隐匿不报，日后被人首出，坐罪不小。”妻子听了，只吓得咯抖抖的发战，道：“不知他还是借的，还是偷的。却怎生区处？”李幕事道：“我那管他是借的，是偷的，他自作自受，不要害我一家。”因拿了这锭银子，竟到临安府出首。

临安府韩大尹见银子是真，忙差缉捕捉拿正贼许宣。不多时，拿到许宣当堂。韩大尹喝问道：“邵太尉库中不动封锁，不见了大银五十锭，现有李幕事出首一锭在此，称是你的。你既有此一锭，那四十九锭却在何处？你不动封锁，能偷库银，定是妖人了。可快快招来。”因一面分付皂快备猪狗血重刑伺候。许宣见为银子起，忙辩道：“小的不是妖人，待小的直说。”便将舟中遇着白娘子，并借伞、讨伞以及留酒、讲亲、借银子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韩大尹道：“这白娘子是个甚么样人？现住何处？”许宣道：“他说是白三班白殿直的妹子，现住在荐桥双茶坊巷口，秀王墙对门，黑楼子高坡儿内。”

韩大尹即差捕人何立押着许宣去双茶坊巷口捉拿犯妇白氏来听审。何立押着许宣，又带了一干做工的，径到黑楼子前，一看时，却是久无人住的一间冷屋。随拘地方并左右邻来问，俱回称道：“此系毛巡检家的旧屋。五六年前，一家都瘟疫死尽了。青天白日，常有鬼出来买东西，谁敢还在里头住？且这地方并无姓白的娘子。”何立因问许宣道：“你莫要认错了，不是这里。”许宣此时看这个光景，也惊得呆了，道：“分明是这里，才隔得三五日，怎便如此荒凉？”何立道：“既是这里，只得打开门进去。”因叫地方动手，

趲(z n, 音赞)——快走。

将门打开，一齐拥了入去。

只见内中冷阴阴，寒森森，并无一个人影。大家一层一层直开了人去，并无一痕踪迹。直开到最后一层，大楼上，方远远望见一个如花似玉穿白的妇人。坐在一张床上。众人看见，不知是人是鬼，便都立住脚。独何立是公差，只得高声叫道：“娘子想是白氏了。府中韩大爷有牌票在此，要请你去与许宣对甚么银子的公事哩。”那妇人动也不动，声也不做。何立没奈何，只得大着胆子，拥众上前。将走到面前，只听得一声响亮，就似青天打一个霹雳，众人都惊倒了，响定再近床边一看，只见明晃晃一堆大银子，却不见了妇人。及点点银数，恰正是四十九锭。何立遂叫众人将银子扛到临安府堂上，一一交明，又将所见之事，细细禀上。韩大尹听了道：“这看起来，自是妖人作祟，与众人无干。地方邻里，尽无罪宁家。许宣不合私相授受，发配牢城营。”银子如数交还邵太尉，请邵太尉赏给五十两与李幕事。一件方才完了。

惟李幕事因出首许宣，得了赏银子五十两，又见许宣因我出首，发配牢城，心下甚是不安，即将给赏银子尽付许宣作盘费。又叫李将仕与了他两封书：一封与押司范院长，一封与吉利桥下开客店的王主人。许宣痛哭了一场，辞别姐夫姐姐，便同解人搭船，到苏州牢城营来。一到了就将二书投见范院长并王主人。亏二人出力，与他上下使了钱，付了回文与解人而去。许宣毫不吃苦，就在王主人楼上歇宿，终日独坐无聊，甚是闷人，正是：

独上高楼望故乡，愁看斜日照纱窗。

自怜本是真诚士，谁料相逢狐媚娘。

白白不知归甚处，青青岂识在何方。

只身孤影流吴地，回首家园寸断肠。

许宣在苏半载，甚是寂寞。忽一日王主人进来，对他说道：“外面有一乘轿子，坐着一位小娘子，又带着一个丫鬟寻你。”许宣听了吃惊，暗想道：“谁来寻我？”慌忙走到门前来看，不期恰正是白娘子与青青。一时见了，不胜气苦，因跌着脚，连声叫遭。“死冤家！自被你盗了官银，害我有屈无伸，当官吃了多少苦楚。今已到此田地，你又赶来做甚？”白娘子道：“小乙官人，不要错怪了我。我今特来要与你分辩。”王主人见二人只管立在门前说长道短，恐人看见不雅，因说道：“既是远来，有话请里面去说。”白娘子乘机便要入去。许宣忙横身拦住道：“他是妖怪，不可放他进去。”王主人因将白娘子仔细看了两眼，带笑说道：“世上那有这等一个妖怪？不可轻口诋人。请进去不妨。”

白娘子进到里面，先与主人妈妈见过，然后对许宣说道：“奴家既以身子许了官人，就是我的夫主了，终不成反过来迫害官人么。就是付银子与官人，也是为好，谁知有祸？若说银子来历不明，罪皆坐于先夫，奴家一妇人，如何得知？奴家一妇人，如何是怪？恐官人错埋怨，故特特来与官人辩明白了，我去也甘心。”许宣道：“这都罢了。只是差人来捉时，明明见你坐在床上，为何响了一声，就不见了？岂不是个妖怪？”白娘子笑道：“那一声响，是青青用毛竹片刷板壁，弄怪吓众人，众人认做怪，大家呆了半晌，故奴家往床后遁去。众人既害怕不敢搜求，见了银子，又以银子为重去了，故奴家得脱身，躲在华藏寺前姨娘家里。复打听得你发配在此，故带了些盘缠来看你，

并讨你婚姻的信息。不期你疑我是妖怪。我只得去了。”遂立起身来要走。主人妈妈忙留下道：“既偌远来了，就要去，也在舍下权住几日。”白娘子尚未肯，只见青青道：“既是主人家好意，再三劝留，娘子且住两日再商量。况当日原许过嫁小乙宫人的，今日也难硬绝。”白娘子接口道：“羞杀人！终不成奴家没人要，定捱在此。”主人妈妈道：“既然当初已曾许下，谁敢翻悔？须选个好日子，就在此成就了百年姻眷为妙。”许宣初已认真是妖怪，今被他花言巧语辩得干干净净，竟全然不疑了。又见他标标致致，殊觉动心，借主人妈妈之劝，便早欣欣然乐从了做亲之议。白娘子囊中充足，彼此喜欢。到了做亲之后，白娘子放出迷人的手段，弄得个许宣昏昏迷迷，如遇神仙，恨相见之晚。

时光易过，倏忽半载。一日，是二月半，许宣同着几个朋友到卧佛寺前看卧佛。忽走到寺门前，见一道人在那里卖药，并施符水。许宣无心，偶上前去看看。那道人一见了，便吃惊道：“官人头上一道黑气，定有妖怪缠身，其害非浅，须要留心。”许宣原有疑病，一闻道人之言，便不禁伏地拜求救度。那道人与他灵符二道，分付他三更烧一道，自家头发里藏一道。许宣到家，忙将一道悄悄的藏在头发之内，这一道要等到三更烧化。暗候时，白娘子忽叹口气道：“我和你许久夫妻，尚没一些恩爱，反信别人言语，半夜三更，要烧符来魔我。你且把符来烧烧看。”许宣被他说破，便不好烧。白娘子转夺过符来，灯上烧了，全没一些动静。白娘子笑道：“如何？我若是妖，必然做出来了。”许宣道：“这不干我事。是卧佛寺前一个云游道人说是妖怪。”白娘子道：“他既说我是妖怪，我明日同你去，且叫他变一个怪形与你看看。”

次日，分付青青照管下处，夫妻二人来到寺前。只见一簇人围着那道人，正在那里散符水哩。白娘子轻轻走到面前，大喝一声道：“你一个不学无术的方士小人，晓得些甚么？怎敢在此胡言乱语，鬼画妖符，妄言惑众。”那道人猛然听了，吃了一惊，忙将那女娘一看，见他面上气色古怪，知他来历不正。因回言道：“我行的乃五雷天心正法，任是毒妖恶怪，若吃了我的符水，便登时现出形来。何况你一妖女！你敢吃我的符水么？”白娘子听了，笑道：“众人在此做个证见。你且书符来，我吃与你看。”道人忙忙书符一道，递与白娘子。

白娘子不慌下忙接将过来，搓成一团，放在口中，用水吞了下去，笑嘻嘻立了半晌，并无动静。看的人便七嘴八舌，骂将起来道：“好胡说。这等一个女娘子，怎说他是妖怪？”道人被骂，目瞪口呆，话也说不出一句。白娘子道：“他方上野道，毁谤闺贤。本该罚他堕落，今看列位分上，只吊他一索罢了。”一面说，一面口中不知念些甚么。只见那道人就像有人捆缚的一般，渐渐的缩做一团，又渐渐的高高吊起，口中哼个不了。众人看见，尽惊以为奇，连许宣也惊得呆了。白娘子道：“若不看地方干系，把这妖道吊他一年才好。”因轻轻喷口气，那道人早立时放下地来。那道人得能落地，便只恨爹娘少生两只脚，飞也似的去了。众人一哄而散。夫妻依旧回家。正是：

邪邪正正术无边，红日高头又有天。

宁在人前全不会，莫在人前会不全。

过了些时，又是四月初八日佛生日，许宣一时高兴，要到承天寺去看佛会。白娘子道：“甚么好看。”既要去，因取出两件新鲜衣服，替他换了；又取出一把金扇，上系着一个珊瑚坠儿，与他扇；又分付他：“早早回来，勿使奴记挂。”许宣答应了，便穿着一身华服，摇摇摆摆到承天寺来闲戏。耳朵里虽听得乱哄哄传说：周将仕家典库内，不见了许多金珠衣物，现今番捕拿人，许宣却全不在意，自同着烧香的男女游玩。不期番捕有心，看见许宣身上穿的，手里拿的，与失单上的相同，便攒近许宣面前，道：“官人扇子可借我一看。”许宣不知是计，遂将扇子递与公人。众公人看了是真，便吆喝道：“贼赃有了，快快拿下。众人齐上，遂把许宣一索子绑了，好似：

数只皂雕追紫燕，一群饥虎啖羊羔。

许宣被捉，再三分辩，众人那里听他，适值府尹坐堂，众人竟押上堂来。府尹因问道：“穿的衣服、扇子，既已现被捉，其余金珠赃物，现在何处？从实供来，免受拷打。”许宣禀道：“小的穿的衣服物件，皆是妻子白娘子赠嫁的，怎说贼赃？望相公明镜详察。”太尹道：“好胡说！获物现与单对，怎敢以妻子推托！且你妻子今在那里？”许宣道：“现在吉利桥王主人楼上。”太尹即差缉捕押了许宣，速拿白娘子来审。众人一哄，到了店中。王主人见了惊问道：“做甚么？”许宣道：“白娘子害我，特来拿他。”王主人道：“白娘子如今不在楼上了。因你承天寺不回，他同青青来寺前寻你，至今未回。”缉捕见说白娘子不在家，便锁了王主人来回太尹。太尹道：“妇人家寻丈夫，谅去不远，着王主人寻拿。许宣寄监，候拿到白氏，审明定罪。”

此时周将仕见拿着了许宣，正立在府门前催审，忽家人来报道：“金珠等物都在库阁头空箱子内寻着了。”周将仕慌忙回家看时，果然全有，只不见扇子扇坠。将仕道：“扇子或有相同，明是屈了许宣。”便又到府中，暗暗与该房说知，有了情由，叫他松放许宣，故不复问罪，只说地方不相宜，改配镇江。将行，恰好杭州邵太尉又使李幕事到苏州干事。李幕事记挂着许宣，忙到王主人家来看他。闻知改配，李幕事因说道：“镇江的李克用，是我结拜的叔叔，住在针子桥下，开生药铺。我写书与你投他，自有好处。”

许宣得书，同差人不数日到了镇江，寻到李克用家，见了李克用，将书投上，说道：“小人是杭州李幕事的舅子，家姐夫有书在此，求老将仕青目。”李克用看了书，便请两个公差同他人去吃饭，一面即差当直的同到府中，下了公文，使用些钱钞，保领回家。公差讨了回文自去。许宣到家，拜谢了克用。

克用见书上说许宣原是生药店中主管，便留他在店中做买卖。看了几日，见他十分精细，甚是喜欢。许宣恐众人妒忌，因邀他们到酒肆中一叙，通通河港。众人吃完散去。许宣还了酒钱，出门觉道有些醉意，恐怕冲撞了人，只低着头往屋檐下走，不期一家楼上推开窗，播下熨斗灰来，飞了一头。许宣便立住脚，骂道：“谁家不贤之妇！难道眼睛瞎了！”只见那妇人走下楼来，道：“官人休骂，是奴家一时失误。”许宣抬头看时，不是别人，恰正是白娘子，不觉怒从心上起，因骂道：“你这贼妖妇，连累得我好苦！吃了两场大官司，苏州影也不见，却躲在这里。”遂走上前，一把捉住：“今日决不私休了。”白娘子忙赔笑脸道：“一夜夫妻百夜恩。你不消着急，且听

皂——黑色。

库阁——仓库。

我说明了，若有差错，再恼也不迟。前日那些衣服扇子，都是我先夫留下的，又不是贼赃。因你恩爱情深，故叫你穿在身上，谁知被人误认。此皆是你年灾月悔，与我何干？”许宣道：“那日我回来寻你，如何不见，反在此间？”白娘子道：“我到寺前寻你，闻知你被捉，决要连累我出丑，只得叫青青讨只船，到此舅舅家暂住，好打听消息。我既嫁了你，生是许家人，死是许家鬼，决不走开。今幸相逢，任你怎么难为我，我也不放你了。”许宣被他一顿甜言，说得满肚皮的气都消了，因说道：“你在此住，难道是寻我？”白娘子道：“不是寻你，却寻那个？还不快上楼去！”许宣转过念来，竟酥酥的跟他上楼住去了。正是：

许多恼怒欲持刀，几句甜言早尽消。

岂是公心明白了，盖因私爱乱心苗。

许宣与白娘子住了一夜，相好如初，依旧同搬到下处过日子。一日，是李克用的寿诞，夫妻二人买了烛、面、手帕等物，同到李家来拜寿。李克用安排筵席，留亲友吃酒。原来李克用是个色中饿鬼，一见了白娘子生得如花似玉，却便或东或西，躲着偷看。忽一会儿，白娘子要登东，便叫养娘指引他到后面僻静处。李克用却暗暗闪在一边，让白娘子到后面去了，他却轻脚轻手，悄悄跟到东厕的门缝里张看。不张看犹可，一张看，内里那有个如花似玉的佳人！但看见一条吊桶粗的大白蛇，盘在东厕之上，两眼就似灯盏，放出金光来。李克用突然看见，惊个半死，忙往外跑，刚跑转弯，腿脚战，早一交跌倒，面青唇紫，人事不知。养娘看见，慌忙报知老安人并主管，用安魂定魄的丹服了，方才醒转。老安人忙问：“这是为何？”李克用不好明言，只说：“连日辛苦，一时头风病发，不妨，不妨。你们自去饮酒。”

众人饮散，白娘子回家，恐怕李克用到铺中对许宣说出本相来，便心生一计，只是叹气。许宣道：“今日出去吃酒，是快活事，因何叹气？”白娘子道：“说不得！你道李克用这老儿是好人么？竟是假老实。见我起身登东，他遂躲在里面，欲要奸骗我，扯裙扯裤来调戏，我叫起来，又见众人都在那里，怕装幌子，只得推倒他，方得脱身。这惶恐却从那里出气？”许宣道：“既不曾沾污你，他是我主人家，出于无奈，只得忍了。以后再休去了。”娘子说道：“既如此，我还有二三十两银子在此，何不辞了他，自到马头上开个小药铺，岂不强如去做主管？”许宣道好。忙与李克用说了。李克用自知惶恐，也不苦留。

许宣自开店后，生意日盛一日。忽一日是七月初七，乃英烈龙王生日，许宣要去烧香。白娘子先再三劝他不要去，见他定要去，因说道：“你既要去，只可在山前山后大殿上走走，切不可到方丈里去与秃子讲话。恐他又缠你布施。”许宣道：“这个使得，依你便了。”遂在江边搭了船，径投金山寺来。先到龙王堂烧了香，然后各处闲走看看，元心中忽走到方丈里去，看见许多和尚围着，像说法一般，方想起妻子叮嘱之言，急急退出，却不防座上大和尚早看见了，道：“此人满脸妖气。”因分付侍者，叫他来说话。及侍者下来叫时，许宣已出方丈去了。大和尚见叫他不着，便自提了禅杖，赶将出来。赶到寺前，见众人皆欲渡江，因风大尚立在门外等待。忽见江心里一只小船，飞也似来得快，众人都惊道：“这些些小船，怎么不怕风又来得快？”

此时许宣也立在众人中，伸头争看。不期那来的小船，恰正是白娘子与青青立在上面。许宣正吃惊，要问他来做甚么，只见白娘子早远远叫道：“丈夫，风大，我特来接你。可速速上船来！”许宣见了，一时没主意。正要下船，不料大和尚在后看得分明，大喝一声道：“孽畜！你到此做甚么？”正要举禅杖打去，只见白娘子与青青，连船都翻下水底去了。许宣看见，吓得魂不附体，忙问人道：“这禅师是谁？”有认的道：“这是法海禅师，要算当今的活佛。”正说不了，那禅师早着侍者唤许宣去问道：“你从何处遇此孽畜？”许宣见问，遂将前项事情从头说了一遍。禅师道：“虽是宿缘，也因汝欲念太深，故两次三番迷而不悟。今喜汝灾难已过，可速回杭，修身立命。如再来缠你，可到湖南净慈寺里来寻我。有诗四句，你可牢记者：

本是妖蛇变妇人，西湖岸上卖娇声。

汝因欲重遭他计，有难湖南见老僧。”

许宣拜谢了禅师，急急回家，果然白娘子与青青都不见了，此时方信二人真是妖精。次早，到针子桥李克用家，把前项事情告诉了一遍。李克用道：“我生日之时，被他露出形来，我几乎被他吓死。因你怪我而去，我遂不好与你说。今事既已明白，你且搬到我家暂住住不妨。”

过不数日，朝廷有恩赦到来，除十恶大罪，其余尽行释放。许宣闻赦，满心欢喜，遂拜谢李克用回家。一到家，即来见姐夫、姐姐，拜了四拜。拜毕，李幕事即发话道：“两次官司，我也曾出些气力。舅舅你好无情，怎娶了妻子在外，就不通个喜信儿与我，是何道理？”许宣道：“我并不曾娶妻，姐夫此话从那里说起？”正说不了，只见姐姐同了白娘子、青青，从内里走了出来，道：“娶妻好事，何必瞒人？这不是你妻子么？”许宣一见，魂不附体，急叫姐姐道：“他是妖精！切莫信他！”白娘子因接说道：“我与你做夫妻一场，并无亏负你处，为何反听外人言语，与我不睦？我妇人家既嫁了你，却叫我又到那里去？”一面说，一面便呜呜咽咽哭将起来。许宣急了，忙扯李幕事出外去，将前边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道：“此妇实实是个白蛇精，不知有法可以遣他？”李幕事道：“若果是蛇不打紧，白马庙前有个呼蛇戴先生，极善捉蛇。我同你去接他来捉就是了。”

二人去时，适值戴先生立在门前，便问：“二位有何见教？”李幕事道：“舍下有一条大白蛇，相烦一捉。先奉银一两，待捉蛇后，另又相谢。”戴先生收了银子，问了住处道：“二位请先回，在下随后即到。”忙装了一瓶雄黄，一瓶煮的药水，一径来到李家。许宣接着，指他到里面房内去捉。戴先生走到房门前，只见房门紧闭，因敲敲门道：“有人在此么？”内里面道：“你是甚人？敢到此内里来？”戴先生道：“我非轻易到此，是你家特特请我来捉蛇的。”白娘子晓得是许宣请来捉他，便笑说道：“蛇是有一条，只怕你捉他不到。”戴先生道：“我祖宗七八代俱出名，叫做‘戴捉蛇’。何况这条把蛇，怎么就捉不到？”内里忽开了门，说道：“既会捉，请进来。”戴捉蛇才打帐走进去，只见房门口忽刮起一阵冷风来，直刮得人寒毛逼竖，早现出一条吊桶粗的大蟒蛇来，一双眼睛就是两只灯盏，直射将来。戴捉蛇突然看见，吃了一惊，望后便倒，连雄黄罐儿、药水瓶儿都打得粉碎。那蛇张开血红的大口，露出雪白的牙齿来咬先生。先生见来咬，慌忙爬起来，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死命地跑出堂前。李幕事与许宣迎着问道：“捉得如

雄黄——一种矿物，可以入药，能解毒。

何了？”戴捉蛇道：“原银奉还。蛇是我捉，妖怪如何我捉得？几乎连我性命都送了。”头也不回，竟跑去了。

二人你看我，我看你，无计可施。转是白娘子叫许宣入去，说道：“你好大胆！怎敢叫捉蛇的来捉我？你若和我好意，便佛眼相看；若不好时，带累一城百姓都要死于非命。”许宣听了，心寒胆战，不敢做声，便往外跑，一直跑出清波门外，再三踌躇，却无可奈何。忽想起金山寺法海禅师来，曾分付道：“若妖怪再来缠你，可到净慈寺来寻我。”今无心中走到此间，何不进去求他？遂一径走到净慈寺来，急问监寺：“法海禅师曾到上刹来否？”监寺回道：“不曾来。”许宣听说不在，又不敢回家，性急起来，遂走到长桥，看着一湖清水，道：“倒不如我死了罢，省得带累别人。”正要踊身跳时，只见背后有人叫道：“男子汉何故轻生？有事还须商量。”许宣回头一看，却正是法海禅师，背驮衣钵，手提禅杖，却好走来。许宣纳头便拜道：“救我弟子一命！”禅师道：“这孽畜如今在那里？”许宣道：“现在姐夫家里。”禅师因取出钵盂递与许宣，道：“你悄悄到家，不可使妇人得知。可将此钵劈头一罩，切勿手轻，紧紧按住，不可心慌，我自有道理。”

许宣拜谢了禅师回家，只见白娘子正坐在那里骂张骂李，许宣乘他眼慢，掩到他身背后，悄悄的将钵盂望白娘子头上一罩。用尽平生之力，按将下去，渐渐的压下去，压到底，竟不见了白娘子之形；不敢手松，紧紧按住。只听得钵盂内叫道：“我和你数载夫妻，何苦将我立时闷死？略放松些，也是你的情。”

许宣正没法处置，忽报道：“外边有一个和尚，说来收妖怪的。”许宣听得，忙叫李幕事快请进来。禅师到堂，许宣说道：“妖蛇已罩在此，求老师发落。”不知禅师口里念些甚么，念毕，揭起钵盂，只见白娘子缩做七八寸长，如傀儡一般，伏在地下。禅师喝道：“是何孽畜？怎敢缠人？可说备细。”白娘子道：“我本是一蟒蛇，因风雨大作，来到西湖，同青鱼一处安身。不想遇着许宣，春心荡漾，按纳不定，有犯天条。所幸者，实不曾伤生害命。望老师慈悲。”禅师道：“淫罪最大，本不当恕，姑念你千年修炼，仅免一死。快现本相！”白娘子乃现了白蛇一条，青青乃现了青鱼一尾。那白蛇尚昂起头来望着许宣。

禅师因将二怪置于钵盂之内，扯下褊衫一幅，封了钵盂口，拿到雷峰寺前，将钵盂放下，令人搬砖运石，砌成塔，压于其上。后来许宣又化缘而成了七层，使千年万载，白蛇与青鱼不能出世。禅师自镇压后，又留偈四句道：

雷峰塔倒，西湖水干。

江潮不起，白蛇出世。

法海禅师颂罢，大众作礼而散。惟许宣情愿出家，就拜法海禅师为师，披剃于雷峰塔下。修行有年，一夕，无病坐化。众僧买龕烧骨，造骨塔于雷峰之下。

怪迹虽不足纪，然雷峰由此而成名于西湖之上，故景仰雷峰，又不得不凭吊其怪事云。

卷十六 放生善迹

古来文人慧士，俱由前世善根夙悟，故托生来，即有一段超凡人圣的妙用，不像那些没根行的，不是系着了富贵功名，便是恋定了娇妻美妾，把这善根都汨没了。

西湖原是古放生池，后以湖心寺为放生池，余遂不禁人之捕捉，渐渐连湖心寺池内也便有名无实了。直至万历年间，西湖上有一个极有文名的秀才，后来做一个极有善缘的和尚。这人姓沈，名株宏，出家无门洞，法号莲池。他父亲号明斋处士，原是杭州望族。他生来慧敏，落笔成章，考着不出三名前后，二十岁就补了廪。那功名尽可随手而得，父母妻子都望他发科发甲，他却全不以功名在念，盖因前世是个善知识，故此这一途留他不住。

你道他前生是什么人？为何托生西湖，成这一篇佳话？他前生姓许，名自新。原系临川府尹，为官清正，晚好乾竺之学。一日，忽被冥司摄去，看见阎罗天子尊礼一个永明禅师，醒来就弃家寻访。访到西湖净慈寺，永明禅师知道衣钵该传这人，先期坐化，留偈与他。他见了偈，也就立化了，因此托生在仁和褚堂沈宅。到得二十年后，父亲弃世，妻张氏亦以病亡，止有母周氏孀居在室，因母命要他续娶了汤氏。这汤氏却也与佛有缘。日日清晨，见丈夫定要诵过了《金赐经》方才看书，做文字，他也心甘淡泊。却好这年除夜，杭城大作分岁之例，一家老小尽聚集拢来，饮酒欢呼，爆竹流星，笙箫锣鼓，响彻通宵，谓之守岁。莲池那时也随俗过了，但觉父母俱亡，前妻已故，对景凄然。正是：

心中无限伤情事，不耐灯前对酒卮。

汤氏见他心事不快，不喜饮酒，便叫丫鬟烹一杯好茶与相公吃。岂料“芥菜子偏落在绣花针眼里”，丫鬟棒了茶，魁地一声，口称“有鬼”，竟将茶打碎。外面叫鬼，忙来看时，只见直僵僵，丫鬟卧在地上，把莲池平日最爱的一只茶打得粉碎。莲池看了，不觉色温，对娘子道：“此自幼相随，已二十年，不意分离竟在今夕。”汤氏道：“相公，可知道万物有无常，因缘无不散？物之成毁，何足介意。”正是：

翻将开释语，激动有心人。

莲池闻得这两句话，暗想道：“娘子此言正合我平生之志。此身虚幻，酷似空花，百岁光阴，速如飞电。倘若无常一到，难免分离，毕竟与一样。”就立身向娘子拜了一拜，道：“茶匣虽小，倒是唤醒迷人的木铎；娘子之言，却是参透禅门的老僧。我从此得悟，猛醒回头，娘子就是吾师。我出家之志从此决矣。”汤娘子道：“我方才之吉，不过是劝你开怀的意思，为何当真要出家起来？你今年方三十，且到半百之后，功名已遂，儿女事完，方可行此勾当。如今一事无成，从哪里说起？”莲池只说：“元常迅速，人身难得。”手里却在案上写“生死事大”四字，绝不回言。

看看鸡鸣五更，东方渐白，却是新正元旦了。紧邻徐妈妈，起早在家堂神圣前烧了头香，念了一回佛，看了一卷心经，便锁锁门，走到沈家来贺节。适值汤娘子因丈夫要出家，无计可留，因徐妈妈到来，便将昨夜打碎茶的事细细说了一番，又见官人今日就要出家，故此着恼。徐妈妈道：“啊哟，这等没主意的！大娘，你且宽心，请相公出来，我倒有一番言语劝他，自然

不去了。”只见莲池里边踱将出来，向徐妈妈唱了一个喏。妈妈笑嘻嘻回礼道：“老身特来拜相公的节，恭喜相公今秋大比，必定高魁天下。忽闻得大娘说，相公反要弃家修行，不知是真是假？”莲池道：“生死事大，即刻便行，岂是假话？”妈妈道：“相公果要出家，老身却有一言相禀。我想太太生相公一场，指望为官作宰，光耀门庭，春秋祭扫，供设泉下。相公如此，岂不虚了先人之望？”莲池道：“妈妈虽说得是，我有一辞谢世的，试念与你听：

恩重山丘，五鼎三牲 未足酬。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呔！这是出世大因由。凡情怎割？孝子贤孙，好向真空究，因此，把五色封章一笔勾。”

妈妈又劝道：“出世酬恩，相公说得有理，但大娘嫁相公不久，家中又无人倚靠，怎忍得割断恩情，抛撇而去？”莲池道：“我既出家，也自顾不得了。我也有一辞念与你听：

凤侣鸾俦，恩爱牵缠何日休？活鬼乔相守，缘尽还分手。呔！为你两绸缪，披枷带扭，觑破冤家，各自寻门了走。因此，把鱼水夫妻一笔勾。”

妈妈又劝道：“夫妻也罢了，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公若有一男半女也就罢了。今子嗣尚无，可不绝了沈门后代么？”莲池道：“有子无子，总是一般，你不知道。我再念一辞你听：

身似疮痍，莫为儿孙作远忧。忆昔燕山窦，今日还存否？呔！毕竟有时休，总归无后，谁识当人，万古常如旧？因此，把桂子兰孙一笔勾。”

妈妈又劝道：“相公，我看你三更灯火，十载寒窗，如此用功，必须独占鳌头，庶不枉男儿志气。若去出家，岂不被人耻笑？”莲池道：“功名未来之事，如何羁留得我住？我也有几句念与你听：

独占鳌头，谩说男儿得意秋。金印悬如斗，声势非常久。呔！多少在驰求？童颜皓首，梦觉黄梁，一笑无何有。因此，把富贵功名一笔勾。”

妈妈又苦劝道：“相公既说这功名原是不可必之事，只如今现在的家舍田园，如何也舍得丢却了么？”莲池道：“妈妈，你也不要认真了是我姓沈的，千年田地，八百个主人，这是身外之物，何介我意。正是：

富比王侯，你道欢时我道愁。求者多生受，得者忧倾覆。呔！淡饭胜珍馐，袖衣如绣，天地吾庐，大厦何须构？因此，把家舍田园一笔勾。”

妈妈见他说来说去，都是推却的话，又实是一片大道理，因想说道：“相公这些事也都罢了，只你才高班马，学迈欧苏，一旦修行，真正埋没你一生的学问。”莲池大笑道：“你不知阎王面前是用不着‘者也之乎’的，一发不劳妈妈过虑了。”正是：

学海长流，文阵光芒射斗牛。百艺丛中走，斗酒诗千首。呔！锦绣满胸头，何须夸口？生死跟前，半字不相放。因此，把益世文章一笔勾。”

莲池道：“我意已决，妈妈切勿再言了。”妈妈道：“相公出世情真，超凡念切，如何老身一人可以劝得住的，但功名富贵固为身累，我想出世的人，春游芳草，夏赏荷池，金谷兰亭，尽堪流洒，只要存好心，行好事，在家亦可念佛修行，大娘还可依傍同修，何必要出家？”莲池道：“你还不悟，我且再说你听：

夏赏春游，歌舞场中乐事稠。烟雨迷花柳，棋酒娱亲友。呔！眼底逞风流，苦归身后，

三牲——旧时用于祭祀的牛、羊、猪。

珍馐（xi，音休）——珍奇贵重的食物。

可惜光阴，憾 空回首。因此，把风月情怀一笔勾。”

妈妈被这一番说话，七首词儿，讲得顿口无言。

坐了半晌，想了又想，但道：“相公，然虽如此，只是娘子少年，一朝孤处，深为不便。必须生一长久之计，安顿了大娘，方为了当。相公请细思之，老身就此告别，聒噪！多有得罪，相公莫怪。”莲池道：“妈妈，你且请坐着，还有商量。”便对妻子道：“我已踢开世网，打破爱河，自寻出路，你却怎么结局？也要你自己斟酌，自己情愿。”汤氏便道：“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男女虽殊，修行则一。你既已踢开世网，难道我独不能踢开世网？你能打破爱河，难道我独不能打破爱河？你既自寻出路，难道我独不能自寻一出路？总是同来同往，同证同修便了。”

莲池闻言大喜，遂对徐妈妈道：“我见你无男无女，独自在家。今日幸你在此，也是天假的善缘。我今就将娘子托付与你相陪。所有田园，尽可度日。等我云游回日，盖一尼庵，再去梵修便了。”遂到屠学道处告还了这项盛仓米的头巾。那提学愕然惊问道：“你是少年有才之士，为何讲个告字来？”莲池道：“生员的趋向不同，看得功名事小，生死事大。”说罢，便撒然而出。屠提学不胜叹息。

回来收拾行李，作别出门，竟投西湖而来。见了南北两山尚无定所，忽撞着一个疯僧，一手扯住莲池，胡斯乱嚷。莲池忙陪礼道：“弟子虽未披剃，也是佛门中人。”那僧相了又相，微微的笑说道：“背后有人唤你回去。”莲池回头一看，不见疯僧。只见一片纸条在地下，拾起看时，却是两句诗，写着：

无门窟里归无路，心生一大即伊师。

莲池拾了纸帖，不见这僧，心下暗想道：“或者我缘分应该在无门窟出家，这个圣僧却来指引。但闻岳坟后有一无门洞，想来就是。那第二句无头无脑，却详不出。”将字在手心里画了又画，便道：“醒得了！分开四字，合成二字‘心生’岂不是‘性’？‘一大’岂不是‘天’？‘性天’既是我师，何不竟到无门洞去寻访‘性天，虚实便了。”走到大佛头，过了葛岭，竟至岳坟，便往山后，弯弯曲曲走了半晌，却好到无门洞口。周围四望，果然一坐好山。有词为证：

峭壁插天如削，危崖仙掌遥擎。莲花池涌灿明星，屈曲苍龙卧岭。 太白携诗欲问，
昌黎贾勇先登。不如收拾利和名，到此缘何不醒？

右调《西江月》

莲池举头一看，上面一个大匾，写着“无门洞”三字，门傍有一对写道：

何须有路寻无路，莫道无门却有门。

莲池在洞门口立了一会，只见柴门紧闭，寂静无人，不敢敲门叫问，只得在外探望。忽见一老僧走出，约有七十余岁，开门，看见莲池人品，认是城中游客，便道：“相公，里面请坐。”莲池进门，先礼了佛，然后坐下，便问道：“宝山可有一位性天禅师么？”那老僧道：“不敢，贫袖就是。”莲池立起身便拜。性天不知何故，慌忙答礼。莲池道：“弟子久仰老师道德无涯，特来拜求剃度。”性天道：“我自陕西南五台云游到此，已经三载。道粮只勾老僧一人，所以不敢接待道友，收留徒弟。足下是城里人，享用过的，怎担得恁 般荒凉境界。莫说老僧不允，就是老僧允了，不是盛族还来劝

恁（nèn，音嫩）——那样，即。

归，就是足下耐不惯凄凉，久后仍要归宗，反增老僧一重罪案，却使不得。”

莲池听了，不觉失笑道：“老师的话，极为有理。只是弟子抛家割爱而来，单为生死事大，止求老师为我剃度，也不敢求住此间。”性天道：“汝念既坚，明日便与你披剃了罢。”取字佛慧。日与性大谈些禅理。不及数月，便辞别了性天，出外游方。饥餐渴饮，一直从山东、河南、北京，周围走了一个大栲栳圈。闻得有个遍融和尚，是个善知识，特去访他。那遍融和尚见了莲池，只回他道：“作福念佛。”又再叩问，便道：“脚跟须步步行得稳。”又叫他急急南归。莲池心中尚未明了，又闻笑岩大开炉精，莲池又去入室参访。笑岩道：“汝只持戒念佛。”

莲池闻二法师之言，终日参解，却无甚深意。一直行到东昌地方，见一茂林之所，山川幽峭，树木扶苏，便在大树之下，偃息片时。方才入定，只见许多佛祖立在面前，也有焚香的，也有合掌的，往他身前围绕了一周而去。少停，又见一班魔神，立在面前，奇形怪状，刀乾戈矛，也往身边围绕了一周而去。忽然焚香合掌的，都变了魔神；那奇形怪状的，都变做诸佛。浑了一番，方才出定。坐在树下，左思右想，恍然有悟道：“为魔为佛，总在一心，何必向外驰求？”遂做一偈道：

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

焚香掷戟浑如梦，魔佛空争是与非。

念完偈，便立起身，挑着行李，往南而来。走了数日，已到南京地方，身子觉得有些劳顿，远远望见两个僧人来了，不免同伴而行。只见两个游僧走近前来，打个问讯道：“长老往那里去的？”莲池道：“阿弥陀佛，我要往南去的。”游僧道：“我也是要往南去的。大家同行，一路也热闹些。不知长老肯相挈否？”莲池道：“同行极好。”遂同走了二三里路。

莲池挑了这担，如何跟得这两个爇头僧着。他两个便上前说道：“我看你路途辛苦，行李像是艰难，不若我们替你代挑一肩，一者松松你的肩，二者将息儿，明日也好同走，不然似你这般光景，却不耽误了大家走路？”莲池见他说得真切，便道：“路途艰难，彼此一般，如何倒反累道友起来？”那僧道：“总是会中人，何分尔我？不过替你挑几步，接力，少停，你又好挑。”莲池也不疑心，竟将行李付他挑了。方才接得上肩，那僧就把莲池豁地一声，推倒在地，竟似离弦的箭，飞也赶他不上，由你背后叫痛叫苦，他头也不回，去了。

莲池挣了半日，挣得起来，影也不见，心中却自懊悔，只愁只身何处歇宿，急急往前乱走。寻着一个丛林，上写着“瓦官寺”，且投此处暂住几日。那瓦官寺中，走出两个和尚来，见莲池只身而至，就有许多推阻的光景。不得已留住了几日，忽然莲池大病起来。师徒二人便商量一计，假意对莲池道：“明日有个斋主要来在此安息。他来定要搅你。我扶你到安静些的所在去，又好养病。”师徒二人竟将莲池扶在金刚脚下，半床草席，听其风吹地冷，进出绝不一顾。

莲池到此地位，正无可奈何，内有一道人看了，反觉不安，便道：“天上人间，方便第一。这和尚云游病此，无人照管，眼见得性命要送在金刚脚下了。我且拿盏滚汤与他吃。这现在功德，有何难做？”即时取了一盏汤，走到莲池面前道：“师父！你可吃些汤水么？”遂递汤水过去道：“这般冷地下睡，吃口下去也暖暖肚。”莲池道：“汤水倒不劳，只烦你到礼部沈老爷那里通个信，说道杭州莲池和尚病倒在此。多感多感。”道人闻说，吃了

一惊：“原来你就是莲池老爷！阿弥陀佛，何不早说？也免得受这苦楚。两三日，礼部沈爷，正在各处庵观寺院来寻访你，你却就是。失敬，失敬！我就去通报便了。”正是：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

你道沈礼部是谁？就是杭州沈三洲，系莲池的堂兄。他为何晓得莲池云游到此？数日前，有两个爇头僧，拐了莲池行李，分赃不均，嚷闹至礼部衙门前来。沈公见是两个和尚，争着一个被囊，一个说是“途中被他抢去，”一个说是“跌钱输与他作当的”。两个争执不已。沈公道：“取被囊上来，自有道理。”便唤衙役将被囊逐一搜检，内有度牒一张，看是何人，便有下列。上写着：

云游僧株宏年三十二岁，系杭州府仁和县人，因操方访道，但有经过天津渡口，不许拦阻。

右牒仰经过县驿等衙门准此

沈公看了，知是自己兄弟衣囊，便大怒道：“这被囊分明是沈莲池的，你这两个秃奴从何处得来？莲池现在何处？若有一字虚诬，立时处死。”两个嘴舌利便的骗贼听了沈礼部的说话，竟像遇了包龙图的一般，说得他毛骨悚然，便道：“爷爷，这莲池是小的们的师父。因怜小的赤贫，纳不起度牒，权借小的为护身符的。至于莲池，现在杭州。”沈公道，“好胡说的奴才，不是你诓骗来的，定是谋财害命得的，且收监再审。”即时差人四下寻访莲池消息，故此瓦官寺中也有人来问过。道人心里明白，所以听得莲池二字，即便欣然而往。到了礼部衙门，便对长班说知莲池现在瓦官寺。沈公闻报，立时打轿，往瓦官寺而来。

却笑瓦官寺的师徒两个正在那里议论道：“昨日扶出去的病僧，虽然不涉我事，若是死了，还要累着常住哩。”说犹未了，只见那道人喘吁吁的，一身生汗，跑将进来。师徒两个不知他为恁事，这样着惊。道人忙道：“你还不知杭州沈莲池老爷在此作寓，礼部就来寺里望他哩！”师徒二人还骂道：“你这疯道人，不要见鬼！我们寺中几时有个莲池在此？这般慌张。”道人笑道：“在这里，我倒晓得的。”二僧道：“果然在这里，快去请他到方丈来。若礼部老爷来拜，也好接待他。如今却在那里？”道人又道：“在这里。”二僧发急道：“这里是何处？”道人指着外面金刚脚下道：“前日扶出去的不是？”二僧听得说了，惊得目定口呆，没做理会处。徒弟道：“事不宜迟，我想一计在此，快出去请了莲池老爷进来，上房安息了，再行个苦肉汁，一味磕头哀求他，要他在沈老爷面前方便一声，或者出家人慈悲，宽恕我等，也不可。”师父道：“说得极是。”便走到金刚脚下，倒头便拜：“我辈有限不识泰山，一时小见，将老爷移出，罪该万死。今闻礼部老爷来拜，望乞慈悲。”一连磕了十数个头。莲池道：“阿弥陀佛，我修行人，不计较这些小事。”

师徒两个就请了莲池进去，到上房安息，一个烹了六安上号毛尖茶，送与莲池吃；一个薰得喷香绵被，与莲池盖。正忙做一团，只听得礼部沈爷已到寺门了。住持忙出门跪接进来。这两个势利和尚惊得牙关对撞，腿膝乱摇。直等莲池见了沈公，吃了两杯茶后，一字不题，方才放下这个“石称锤”。

沈公见兄弟病势甚重，便唤主僧过来分付道：“好生伏侍老爷，病痊之

日，自有重赏。”那僧领命去了。便把前日堂上获着二僧，搜出度牒的事对兄弟细细说了一番：“不知吾弟衣囊从何落在二贼之手？至今监候在此，待吾弟身子健了，面质后，断要处死他。”莲池道：“虽是这两僧不守清规，毕竟是佛门弟子。况我衣囊已获，望吾兄宽宥，放了他罢。”沈公道：“吾弟以恩报仇实是菩萨心肠，难得，难得！我就释放便了。”当时辞了莲池，回衙就请太医院到寺眼药调理。况有两僧在旁，不时服侍殷勤，不数日，病渐好了，就往礼部衙去别了沈公，回寺谢了主僧，打点行李回杭。

众僧见他执意要去，谅留他不住，遂作别起身，回到了西湖之上，便在南北两山，欲觅一僻静之所。忽见五云山一个去处，四山围合，径曲林幽，原是古云栖寺的旧基，宋朝雍熙年间，有一大扇和尚，善能伏虎，人便称他为伏虎禅师，这寺是他创造的。天禧中，敕赐真济禅院。不料弘治七年，洪水骤发，殿宇经像，尽皆漂没。莲池到此，已是隆庆六年。因爱此山岑寂，可以修行，遂孤形只钵，结个茅庵，默坐于内。一日止煨粥一餐；胸前挂一面铁牌，牌上写着：“铁若开花，方与人说。”自从莲池到了，虎狼驯伏，便有樵夫入山斫柴，传说莲池的好处，不但老虎不吃人，狗是老虎的酒，连酒杯儿也不动了。人人称异道：“又是个伏虎禅师了。”凡遇亢旱，莲池诵经祈祷，便降甘雨。人人一发说他是活佛临凡。这些檀越施主，若大若小，争出钱粮，情愿鼎新云栖，以为永远香火。肩泥挑石，运木移砖，不一日，便成兰若。但是莲池不喜庄严屋宇，聊取安适，支阁而已，所以外无崇门，中无大殿，惟禅堂处僧众，法堂奉经律，外设放生所，内启老病堂，西建十方堂。百执事各有寮，日有警策语，依期宣说；夜有巡司，击板念佛。再有宝刀战、回耀峰，为龙虎环抱。东冈而上，有壁观峰；峰下出泉，名青龙泉，中峰之旁，有圣义泉；西岗之麓，有金液泉。三泉览引，涓洁甘芳。称为“云栖六景”，遂成偌大丛林。清规整肃，毫忽无差。自书记、知宾，茶头，饭头、库头、菜头、园头、净头等执事员役，整整有条。六时礼佛，不许妇人女子进门，为四方道场之冠。缙绅士大夫苦空僧行，礼拜连座者，人千人万。

那时莲池方才开口说法，道：“无常迅速，一心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但不要随口念过，真能旋天转地，受用不尽。若果一心不乱，自然往升西方极乐世界。”内中一个御史左宗郢便问道：“念佛得悟道否？”莲池道：“怎么得不悟？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今反念念自性，怎么得不悟？此法极其简便直捷。那参禅喝棒，只好接引上等根器的人，凡夫俗子省得些甚么？故此念佛是广大教化法门。富贵人受用见成，正好念佛；贫穷人，家小累小，正好念佛。有子孙的，宗祀得托，正好念佛；无子孙的，孤身自在，正好念佛。若人子孝，安受供养，正好念佛；若人子逆，免生恩爱，正好念佛；若人无病，趁身康健，正好念佛；若人有病，切近无常，正好念佛。老年人光景无多，正好念佛；少年人精力有余，正好念佛。若人处闲，心事不扰，正好念佛；若人处忙，忙里偷闲，正好念佛；若已出家，逍遥物外，正好念佛；若不出家，知是火宅，正好念佛。若人聪明，通晓净土，正好念佛；若人愚鲁，别无所能，正好念佛。若欲参禅，禅是佛心，正好念佛；若思悟道，悟须佛证，正好念佛。”左御史又问道：“念佛时必须净室庄严否？”莲池道：“不必拘牵形迹。好静的，不必敲鱼击鼓，自可寂静念佛；怕事的，不必成群做会，只消闭门念佛；识字的，不必入寺听经，只消依教念佛。千

里烧香，不如安坐家堂念佛；供奉邪师，不如孝顺父母念佛；广交魔友，不如一身清净念佛；寄库来生，不如见在放生念佛；许愿保襁，不如悔过自新念佛。习学外道文书，不如一字不识念佛；无知妄谈禅理，不如老实持戒念佛；希求妖鬼灵通，不如正信因果念佛。”左御史听了，大悟而去。

莲池每见杭城大小人家多好杀生，遂举笔作“戒杀文”七则云：一曰生日不宜杀生。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己身始诞之辰，乃父母垂亡之日，正宜戒杀持斋，广行善事，使先亡妣考早获超升；见在椿萱，增延福寿。何得顿忘母难，杀害生灵？

二曰生子不宜杀生。无子则悲，有子则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爱其子。庆子生，令他子死，于心何安，夫婴孩始生，不为积福，而反杀生，不亦愚乎？

三曰祭先不宜杀生。亡者忌辰及春秋祭扫，俱当戒杀，以资冥福。夫八珍罗于前，安能起九泉之遗骨而使之食乎？杀生以祭，徒争业耳。

四曰婚礼不宜杀生。世间婚礼，自问名纳采，以至成婚，杀生不知其几。夫婚者，生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杀，理既逆矣。且吉礼而行凶杀，亦觉不祥。

五曰宴客不宜杀生。良辰美景，贤主嘉宾，蔬食果酒，不妨清致。何须广杀生命，穷极肥甘，笙歌麇妖于杯盘，宰割冤号于砧几？嗟乎！有人心者，能不悲乎！

六曰祈攘不宜杀生。世人有疾，杀生祀神，以祈福佑，不思己之祀神，欲免死而求生也，杀他命而延我命，逆天悖理，莫甚于此矣。

七曰营生不宜杀生。世人为衣食故，或畋猎，或渔捕，或屠宰牛羊猪犬，以资生计，而我观不作此业者，亦衣亦食，未尝冻馁而死也。杀生营生，神理所殛；以杀昌裕，百无一人。种地狱之深因，受来生之恶报，莫斯为甚矣。何苦而不别求生计乎？

莲池便命书记速传此戒杀文，广行天下。复作“放生文”劝人为善。遂凿上方池放生，自作碑记于长寿庵。因有人问道：“鱼鳖无万，群聚一池，如狱囚一般，不得畅快，奈何？”莲池道：“不强如杀乎？鱼鳖聚在一池，犹坐关和尚终日坐在斗室之中，游行自在，亦未见其甚苦。”又问道：“池中一勺之水，放得几何生？”莲池道：“此为之兆也。吾具放生之心，人难道不具放生之心乎？一处放生，以至于十处、百处、千处、万处，由杭而至于南北二京，川湖江广，山陕河南，无一处不放生，则天下便成极乐国土，世上亦永无刀兵杀运之灾矣。

一日净慈寺性莲和尚请莲池讲圆觉经，在南屏五十三日，人来听经的，如山似海，只有虞德园先生与之相好。虞德园见湖心寺放生池久废，遂邀莲池踱到龙王堂，望着湖心寺，不胜叹息道：“此三潭旧迹也，今薪草堆积，都变做了草滩，岂不可惜？况西湖原是古放生池，如今渔人昼夜网捕，无刻休息，甚是可怜。何不浚复三潭，仍为放生池，却比大师上方池不更开阔么？”莲池甚嘉其言，立心要成此功德，遂恳合城缙绅士庶，并呈明当道，立取葑泥，绕寺筑埂，还插水柳为湖中之湖，专为放生而设。重建旧寺为德生堂，

襁（ráng，音穰）——向鬼神祈祷消除灾殃。

妣考——父母。

——萱草。

山门仍名湖心寺，杭严道王应乾题匾其上。择僧看守，禁止渔人，不得越界捕捉。自莲池重兴后，那放生的源源不绝，也有为生日放生的，也有为生子放生的，也有逐月初一、十五做放生会的。西湖之上，竟做了西方乐国矣。

莲池复回云栖，只是闭门念佛，闲时著述些经文戒律，每每设放瑜伽施食，普济幽魂。到了万历十六年，杭州大旱，设坛祈雨的颇多，绝无一些云气，雨从何来？有人道：“近闻莲池大师道行高妙，何不去求他出来祈雨？”遂哄动了朱桥梵村的人，都来求大师祷雨。莲池道：“我又无符咒法术，晓得祈甚么雨？”众人只道他推却，一齐放声大哭，跪倒在地。莲池勉强应允，便随众出山。那些村中人只道大师怎样建坛，怎样请龙，怎样移云掩日，谁知大师绝无一些作为，只率领了众人，绕着田间，念了无数阿弥陀佛。自大师一念佛起，便有一片黑云从东北而来，行至半路，雷声隐隐的从云里响将起来。及至田内走了一周，只见那雨平倾的落了三四尺深，田禾尽活。愈信大师佛力广大。

次年潮信大发，冲倒朱桥，民人不能行走，揭衣而涉，多有溺死之人。村中欲请大师救济。忽一日，本府知府余良枢闻得云栖大师道德高妙，便欲请他主持其事，亲往云栖来见大师。只见一路山青水秀，叠嶂层峦，知非凡境。山门上一匾是“云栖”二字，旁有一对是：

翠藓封中觅路，碧峰尽处归庵。

余知府道：“真名山胜迹也。”到了寺前，有知宾接进，莲池即出相迎。进了方丈，宾主坐下，余知府开口便说：“非为别事，只因朱桥被潮汐冲塌，往来病涉，非有道之士主持其事焉能成此大功。本府欲借重和尚倡建，不知尊意何如？”莲池道：“贫僧出家人，原以济人为本，方便为门。砌路修桥，正是僧家之事。此举无论贵贱，每愿捐资八分，随缘而助，便可竣事。”知府道：“只恐功人施微，难以速成。”莲池道：“施不论多寡，但以得心为主。心力多则功成不朽。况八者，取坤土之义。以土制水，无有不成之理。”余知府道：“和尚出言平易，见解人微，真非凡人可及。”便叫门子拿拜匣来，取了一封银子，送与莲池道：“俸资八十两，稍助桥工，余仗和尚佛力。”随打轿回衙。四方好善的，闻得莲池大师兴工造桥，都来布施，立累千金，纠工筑基，每下一桩，便诵咒百遍。自起工至桥成之日，潮汐不至，以此得成其功，人皆称为神异。

当年汤氏因丈夫住持云栖，他便在菜市桥侧创造一尼庵，名孝义无碍庵，遂一心梵修，法名太素，得悟无生，先莲池圆寂。

莲池自出家几五十载，所著述除经疏，余杂录如竹窗随笔、二笔、三笔等书二十余种。忽一日，入城别诸弟子以及故旧，道：“我将他往，特来奉别。”人皆不知其故。回寺复命特设茶汤与阖寺僧众话别。众问：“大师何往？”但言：“此处吾不住矣。”众亦不知其故，次日上堂复对大众道：“明日准要行。”众留之，不听，便入丈室端坐，瞑目无语。众方醒悟，围绕师前。大师复开目道：“所著弥陀疏抄，实乃净土慈航，传灯正脉。当令普利群生，不可断绝。在大众只宜老实念佛，莫换题目便了。”言讫，竟自圆寂。少顷，城里城外弟子云集，欲与大师治丧。曰：“大师遗命，不许披麻带白，行世俗礼，照常规式。所有衣钵，尽行作福放生。”

大师生于嘉靖乙未，逝于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初四午时，葬于寺左岭下，

遂全身塔于此。其妻汤氏，先一载而化，亦塔于寺外之山右。可见佛慧性生，男女俱成正果。天下丛林，未有如云栖之处置精详，僧规严肃者。西湖放生池、万工池，并城中上方长寿两池，至今放生不绝。大师岂非西湖一大善知识！

豆棚闲话

第一则 介之推火封妒妇

江南地土洼下，虽属卑湿，一交四月，便值黄霉节气。五月六月，就是三伏炎天，酷日当空，无论行道之人汗流夹背，头额焦枯，即在家住的，也吼得气喘，无处存着。上等除了富室大家，凉亭水阁，摇扇乘凉，安闲自在；次等便是山僧野叟，散发披襟，逍遥于长松阴树之下，方可过得。那些中等小家无计布摆，只得二月中旬觅得几株羊眼豆秧，种在屋前屋后闲空地边；或拿几株木头、几根竹竿，搭个棚子，搓些草索，周围结彩的相似。不半月间，那豆藤在地上长将起来，弯弯曲曲依傍竹木，随着棚子牵缠满了，却比造的凉亭反透气凉快。那些人家或老或少，或男或女，或拿根凳子，或掇张椅子，或铺条凉席，随高逐低坐在下面，摇着扇子，乘着风凉。乡老们有说朝报的，有说新闻的，有说故事的。除了这些，男人便说人家内眷：某老娘贤，某大娘妒¹。大分说贤的少，说妒的多。那女人便说人家丈夫：某官人好，某汉子不好。大分爱丈夫的少，妒丈夫的多。可见“妒”之一字，男男女女，日日在口里提起，心里转动。如今我也不说别的，就把“妒”字说个畅快，到也不负这个搭豆棚的意思，你们且安心听着。

当日有几个少年朋友，同着几个老成的人，也坐在豆棚之下，右手拿着一把扇子，左手拿着不知甚么闲书。看到闹热所在，有一首五言四句的诗，忽然把扇子在凳上一拍，叫将起来，便道：“说得太过！说得太过！”那老成人便立起身子道：“却是为何？”那少年便把书递与他，一手指道：“他如何说：

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

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

做诗的人想是受了妇人闲气，故意说得这样利害，难道妇人的心，比这二种恶物还毒些不成？”那老成人便接口说道：“你们后生小伙子不曾经受，从不曾出门看见几处，又不曾逢人说着几个，如何肯信？即在下今年已及五旬年纪，宁可做个鳏夫，不敢娶个婆子。实实在江湖上看见许多，人头上说将来，又听得许多，一处有一处的利害，一人有一人的狠毒，我也说不得许多，曾有一个好事的人，把古来的妒妇心肠并近日闻见的妒妇实迹，备悉纂成一册《妒鉴》，刻了书本，四处流传。初意不过要这些男子看在眼里，也好防备一番；又要女人看在眼里，也好惩戒一番：男男女女好过日子。这个功德，却比唐僧往西天取来的圣经，还增十分好处。那晓得妇人一经看过，反道“妒”之一字从古流传，应该有的，竟把那《妒鉴》上事迹看得平平常常，各人另要搜寻出一番意见；做得新新奇奇。又要那人在正本《妒鉴》之后，刻一本《补遗》二集、三集。乃在妇道中称个表表豪杰，才畅快他的意思哩！”

又有一个老成人接口道：“这《妒鉴》上有的，却是现在结局的事，何足为奇！还有妒到千年万载，做了鬼，成了神，才是希罕的事。”那少年听见两个老成人说得筋筋节节，就拱着手说道：“请教！请教！”那老成人说道：“这段书长着哩！你们须烹几大壶极好的松萝片、上细的龙井芽茶，再添上几大盘精致细料的点心，才与你们说哩！”那少年们道：“不难不难，都是有的。只要说得真实，不要骗了点心茶吃，随口说些谎话哄弄我们。我

¹ 妒（dù，音杜）——忌妒，嫉贤妒能，意思是对才能、品德比自己强的人心怀怨恨。

们虽是年幼，不曾读书，也要质证他人，方肯信哩。”

那老成人不慌不忙，就把扇子折拢了，放在凳角头，立起身来说道：“某年某月，我同几个伙计贩了药材，前往山东发卖。骑着驴子，随了车驼，一程走到济南府章丘县临济镇之南数里间，遇着一条大河。只见两边船只牲口你来找往，你往我来，稠稠密密，都也不在心上。见有许多妇人，或有过去的，或有过来的。那丑头怪脑的随他往来，得个平常；凡有一二分姿色的，到彼处却不敢便就过去，一到那边，都把两鬓蓬蓬松松，扯将下来，将几根乱草插在髻上，又把破旧衣服换在身上，打扮得十分不像样了，方敢走到河边过渡。临上船时，还将地上的浮土灰泥擦抹几把，才放心走上船，得个平平安安渡过河去。若是略像模样妇人不肯毁容易服，渡到大河中间，风波陡作，卷起那腌腌臢臢的浪头，直进船内，把货物泼湿，衣服秽污，或有时把那妇人随风卷入水内，连人影也不见了。你道甚么妖魔鬼怪在彼作如此的凶险恶孽？我悄悄在那左近饭店轻轻访问，那里人都要过渡，惧怕他的，不敢明白显易说出他的来头。只有二个老人家，在那里处蒙馆的，说道：“这个神道其来久矣。在唐时，有个人做一篇《述异记》，说道此河叫名妒妇津。乃是晋时朝代太始年号中，一人姓刘名伯玉，有妻段氏名明光，其性妒忌。伯玉偶然饮了几杯饿酒，不知不觉在段氏面前诵了曹子建的《洛神赋》几句，赋曰：

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之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之出渌波。秣纤得中，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不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靦辅承权。环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碧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縠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

读至此，不觉把案上一拍，失口说道：‘我生平若娶得这个标致妇人，由你泼天的功名富贵都不愿了，吾一生心满意足矣！’此亦是醉后无心，说这两句放肆的闲话。那知段氏就心中顿然火发，口中发出话来道：‘君何说着水神的面目标致，看得十二分尊重，就当面把我奚落得不成人的地位？若说水神的好处，我死何愁不为水神！，不曾说完，一溜烟走出门来，那丈夫亦料无别事，不在心上，那知段氏就在河滨做个鹞子翻身之势，望着深处从空一跳，就从下边沉下去了。伯玉慌得魂不附体，放声大哭，急急唤人打捞，到底没有踪影。整整哭了七日，喉干嗓咽，一交跌倒，朦胧晕去，看见段氏从水面上走近前来，说道：‘君家所喜水神，吾今得为神矣！君须过此，吾将邀子为偕老焉。’言未毕口，段氏即将手把伯玉衣诀一扯，似欲同人水状。伯玉惊得魂飞天外，猛力一进，忽然苏醒，不觉乃是南柯一梦。伯玉勉强独自回家。诘料段氏阴魂不散，日日在津口，忽时有声，忽时现形，只要伺候丈夫过津，希遂前约。不料伯玉心馁，终身不渡此津。故后来凡有美色妇人渡此津者，皆改装易貌，然后得济；不然就要兴风作浪，行到河水中间，便

皓（hào，音浩）——白，洁白。

睐（lài，音赖）——看的意思。

苏（s）——死而复生，苏醒。

诘（jù，音剧）——岂的意思，表示反问。

遂——顺，如意。

遭不测之虞了。”

那些后生道：“这段氏好没分晓，只该妒着自己丈夫，如何连别的女人也妒了？”又有个老者道：“这个学究说的，乃是做了鬼还妒的事，适才说成了神还妒的事，却在那里？”内中一个老者道：“待我来说明白。妒妇津天下却有两处，这山东的看来也只平常，如今说的才是利害哩！”那后生辈听见此说，一个个都站将起来，神情错愕，问道：“这个却在何处？”老者道：“这个在山东对门，山西晋地太原府绵县地方。行到彼处，未及十里，路上人娓娓说长说短，都是这津头的旧事，我却不信。”

看看行到津门，也有许多过往妇人妆村扮丑，亦如山东的光景，也不足异。直到那大树林下，露出一个半大的庙宇，我跳下牲口，把缰绳、鞭子递与驴夫，把衣袖扯将下来，整顿了一番，依着照墙背后，转到雨道上去，抬头一看，也就把我唬了一惊。只见两个螭头直冲霄汉，四围莺爪高接云烟。八宝妆成鸳鸯瓦脊耀得眼花；浑金铸就饕餮门环闪人心怕。左边立的朱髭赤发，火轮火马，人都猜道祝融部下神兵；右边站的青面獠牙，皂盖玄旗，我却认做瘟疫司中牙将。中间坐着一个碧眼高颧、紫色伧兜面孔，张着簸箕大的红嘴，乃是个半老妇人，手持焦木短棍，恶狠狠横踞在上；旁边立着一个短小身材、伧倭苦楚形状的男人，朝着左侧神厨角里，却是为何？正待要问，那驴夫摇手道：“莫要开言，走罢走罢！”只得上驴行路。

走了五六里，悄问再三，驴夫方说：“这个娘娘叫做石尤奶奶，旁边汉子叫做介之推。直是秦汉以前列国纷争时节，此乃晋国人物。只因晋献公宠爱一个妒妇骊姬，害了太子申生，又要害次子重耳。重耳无计摆布，只得奔逃外国求生，介之推乃是上大夫介立之子，年纪甫及二十，才娶一妻，也是上大夫石吁之女，名唤石尤。两个原生得风流标致，过得似水如鱼，真个才子佳人，天生一对，盖世无双的了。却为重耳猝然遭变，立刻起程，之推是东宫侍卫之臣，义不容缓，所以奋不顾身，一辔头随他走了，不曾回家说得明白。就是路中要央个熟识寄信回时，那重耳是晋国公子，随行有五人，一个是魏犇，一个是狐偃，一个是颠颉，一个是赵衰，这个就是之推了，急切里一时逃走，恐怕漏了消息，骊姬知道，唆使献公登时兴兵发马，随后追赶，不当稳便；都是改头换面，褴褛褴褛，夜住晓行，甚是苦楚。石氏在家，那晓得这段情节？只说正在恩爱之间，如何这冤家魑魅地抛闪？想是有了外遇，顿然把我丢弃！叫天抢地，忿恨一回，痛哭一回，咒咀一回，痴想一回，恨不得从半空中将之推一把头发揪在跟前，生生的咬嚼下肚，方得快心遂意。不料一日一日，一年一年，胸中渐渐长起一块刀砍不开，斧打不碎，坚凝如石一般，叫做妒块。俗语说“女”傍有“石”，“石”畔无“皮”，病入膏肓，再销镞不得的了。”

那知之推乃是个忠诚苦节之臣，随了重耳，四远八方，艰难险阻，无不尝遍。一日逃到深山，七日不得火食，重耳一病几危。随行者虽有五人，独

错愕（è，音饿）——仓促惊讶，惊愕的意思。

甬（yǒng，音永）道——大的院落或墓地中间对着厅堂、坟墓等主要建筑物的路，多用砖石砌成。也指走廊、过道。

甫（fǔ，音福）——刚刚的意思。

魑（chī，音戍）——黑暗。

有之推将股上肉割将下来，煎汤进与重耳食之，救得性命。不觉荏苒苒，过了一十九年，重耳方得归国、立为文公，兴起霸来。后来那四个从龙的侍卫之臣都补了大官，受了厚禄；独之推一人，当日身虽随着文公周行，那依恋妻子的心肠端然如旧，一返故国，便到家中访问原妻石氏下落。十余年前，早已搬在绵竹山中去了，之推即往山中探访消息。

石氏方在家把泥塑一个丈夫朝夕打骂不已，忽然相见，两个颜色俱苍，却不认得。细说因由，方才厮认，忽便震天动地，哭将起来。之推把前情说了一番，那石氏便骂道：‘负心逆贼、闪我多年，故把假言搪饰！’只是不信。少不得妇人家的旧规，手挝口咬，头撞脚踢了一回。弄得之推好像败阵伤亡，垂头丧气，一言也不敢发。只指望待他气过，温存几时，依旧要出山做官受职去的。那知石氏心毒得紧，原在家中整治得一条红绵九股套索，在衣箱内取将出来，把之推扣颈缚住、顷刻不离，一毫展动不得，说道：‘我也不愿金紫富贵，流浪天涯，只愿在家两两相对，齏盐苦守；还要补完我十九年的风流趣兴。由那一班命运大的做官罢了！’之推既被拘系，上不能具疏奏闻朝廷，下不能写书邀人劝解，在晋文公也不知之推在于何处。到是同难五人中一人，不见之推出山，朝廷又不问他下落，私心十分想念，不肯甘心，造下一首四言鄙俚之句，贴于宫门，暗暗打动文公意思。诗曰：

有龙矫矫，顿失其所。

五蛇从之，周流天下。 </PGN0188.TXT/PGN>

龙饥乏食，一蛇割_00200480_189_1股。

龙返于渊，安其壤土。

四蛇入穴，皆有处所。

一蛇无穴，号于中野。

一时间宫门传诵，奏闻文公。文公惶愧不已，遂唤魏犇遍访之推下落。

之推身已被系，安得出来！魏犇是个武夫，那里耐烦终日各处搜求！况且绵竹之山七八百里开阔，实难踪迹，只得四下里放起火来，或者烧得急了，奔将出来，一时寻着也未可知。此时乃是初春天气，山上草木尚是干枯，顺着风势教人举火，一霎时漫大漫地卷将起来。那知之推看见四下火起，心知魏犇访求踪迹，争奈做了个藤缠螃蟹、草缚团鱼，一时出头不得。即使遇着魏犇，磨火得不成冠裳中人体面，一时忿恨在心，不如速死为快。因而乘着石氏睡熟，也就放一把无情火来。那火却也利害，起初不过微烟袅袅，搅着石罅亮光，在山间住久的还不得；未几火势透上树枝，惹着松油柏节，因风煽火，火炽风狂。从空舒卷。就地乱滚将来。一霎时百道金蛇昂头摆尾，千群赤马纵鬣长嘶。四壁厢跔跔叭叭之声，胜似元宵爆竹；半天里腾腾闪闪之焰，不减三月咸阳。逃出来的狐狸。跳不动的鹿鹿。都成肉烂皮焦；叫不响的鸦鹰、飞不动的鸾鹤，尽是毛摧羽烁。此时石氏上天无路，人地无门，奔前不能，退后不得，渐渐四下紧逼将来，只得把之推一把抱定，说道：“此后再不妒了！”却也悔之晚矣，那知石氏见火势逼近，绝不着忙，只愿与之推相抱相偎，毫无退悔，故此火势虽狂，介子夫妻到底安然不动。略不多时，

荏苒（rǎn rǎn，音忍然）——（时间）渐渐过去。

厮——互相的意思。

闪——方言，甩下，丢下的意思。

鬣（liè，音列） 某些兽类如马、狮子等颈上的长毛。

之稚与石氏俱成灰烬。

后魏犇搜山，看见两个烧死尸骸，方晓得之推大妇已自尽了。正要收取骸骨，中间尚有一堆禾火未熄，魏犇仔细上前看时，却又不青不红，不紫不绿。一团鬼火相似，真也奇异。忙教左右将那烧不过的树枝拨动他时，公然斗大一块鹅卵石滚来滚去。那火光亦渐渐煨了，石子中间却又放出一道黑气，上亘云宵，风吹不断。魏犇同一伙人见得恁般作怪，即忙写了一道本章，把此一块宝贝进上文公。大略说之推高隐之士，不愿公侯，自甘焚死。纪载他焚烧之时，正是清明节前一日。文公心中惻然，即便遣官设祭一坛，望空遥奠；又命下国中，人家门首俱要插柳为记，不许举火，只许吃些隔夜冷食。至今传下一个禁烟寒食的故事。那块宝贝，也只道甚么活佛神仙修炼成的金刚舍利子一样，忙教后宫娘娘妃嫔好好收藏。那知这物却是祸胎，自从进宫之后，人人不睦，个个参差。后来文公省得此物在内作祟，无法解禳，直到周天王老库中，请出后妃传下来百炼降魔破炉金刚宝锤，当中一下，将来打得粉花零碎，漫天塞地，化作万斤微尘，至今散在民间，这黑气常时发现。此时外传，不在话下。

且说那石氏，自经大火逼近之际，抱着耿耿英灵，从那烈焰之中一把扭定了介之推，走闯到上帝驾前，大声诉说其从前心事。上帝心里也晓得妒妇罪孽非轻，但守着丈夫一十九年，心头积恨一时也便泯灭不得；适值有一班散花仙女又在殿前，俱怜他两个夫妇都有不得已一片血诚：在生不曾受得文公所封绵上之田，死后也教他夫妻受了绵地血食。但是妒心到底不化，凡有过水的妇人，都不容他搽眉画额、大袖长衫，俱要改换装束；那男人到庙里看的，也不许说石尤奶奶面目变得丑恶、生前过失。但有奉承奶奶几句、数落之推几句的，路上俱得平安顺利。近日有个乡间妇人，故意妆扮妖妖烧烧，渡水而过，却不见甚么显应，此是石奶奶偶然赴会他出，不及提防，错失的事。那知这妇人意气扬扬，走到庙里卖嘴弄唇，说道：“石奶奶如今也不灵了！我如此打扮，端的平安过渡来了。”说未毕口，那班手下帮妒将帅火速报知，一霎时狂风大作，把那妇人平空吹入水里淹死了。查得当日立庙时节，之推夫妇原是衣冠济楚，并肩坐的，为因这事，平空把之推塑像忽然改向朝着左侧坐了。地方不安，改塑正了，不久就坍。如今地方上人理会奶奶意思，故意塑了这个模样。此段说话，却不是成了神还要妒的故事么！至今那一乡女人，气性极是粗暴，男人个个守法，不敢放肆一些。凡到津口，只见阴风惨惨，恨雾漫漫，都是石奶奶狠毒英灵障蔽定的。唐时有人到那里送行吟诗，有“无将故人酒，不及石尤风”之句，也就是个证了。

那几个后生听了，嚷道：“大奇大奇！方才那首‘青竹蛇儿’的诗，可见说得不差，不差。”又有一个说道：“今日搭个豆棚，到是我们一个讲学书院。天色将晚，各各回家，老丈明日倘再肯赐教，千万早临。晚生们当备壶酒相候，不似今日草草一茶已也。”

亘（gèn，音根，<去声>）——（空间上或时间上）延续不断。

参差（cān cī）——不一致。

第二则 范少伯水葬西施

俗语云：“酒逢知己千钟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可见饮酒也要知己，若遇着不知己的，就是半杯也饮不下去，说话也怕不投机。若遇着投机，随你说千说万，都是耳朵顺听，心上喜欢，还只恐那个人三言两语说完，就扫兴了。大凡有意思的高人，彼此相遇，说理谈玄，一问一答，娓娓不倦。假使对着没意思的，就如满头浇粟，一个也不入耳。到是那四方怪事、日用常情，后生小子闻所未闻，最是投机的了。昨日新搭的豆棚，虽有些根苗枝叶长将起来，那豆藤还未延得满，棚上尚有许多空处，日色晒将下来，就如说故事的说到要紧中央尚未说完，剩了许多空隙，终不爽快。

如今不要把话说得烦了，再说那些后生，自昨日听得许多妒话在肚里，到家灯下，纷纷的又向家人父子重说一遍，有的道是说评话造出来的，未肯真信；也有信道古来有这样狠妒的妇人；也有半信半疑的，尚要处处问人，各自穷究。弄得几个后生心窝潭里、梦寐之中，颠颠倒倒，只等天亮，就要往豆棚下听说古话。

那日色正中，人头上还未走动。直待日色蹉西，有在市上做生意回来的，有在田地上做工闲空的，渐渐走到豆棚下，各占一个空处坐下。不多时，老者也笑嘻嘻的走来说道：“众位哥哥却早在此，想是昨日约下，今朝又要说甚么古话了！”后生俱欣欣道：“老伯伯日昨原许下的，我们今日备了酒肴，要听你说好些话哩。但今日不要说那妒妇，弄得我们后生辈面上没甚光辉；却要说不个女人才色兼备又有德性，好好收成结果的，也把我们男人燥一燥脾胃。”那老者把头侧了一侧，说道：“天地间也没有这十全的事，红颜薄命，自古皆然。或者有色的未必有才，有才的未必有色，有色有才的未必有德，即使有才有色有德的，后来也未便就有好的结局。三皇以前远不可考，只就三代夏、商、周而言，当在兴时，看来虽有几个贤圣之后，那才、貌、德、色也不闻有全备之称。及至亡国之时，每代出了个妖物，倒是才色兼备的。”

众后生说：“那兴夏禹王的是那一个？”老者道：“待我慢慢想来。记得禹王之父名伯鲧，娶于有莘氏之女，名为修己，看见天上流星贯昴，感孕而生了禹王于燹道之石纽乡。那时洪水滔天，禹王才娶涂山氏做亲方得四日，因其父亲治水无功，尧帝把他杀在羽山。虞舜立时保奏禹王才能堪以治水，即便出门。在外过了一十三年，自家门首走过三次，并不道是家里边进去看看妻子。那涂山氏也晓得丈夫之性孤古乖怪，也并不出门来看看丈夫。不几年间，洪水之害平息，尧帝赐禹王玄圭告成其功，后来虞舜把天下亦让与他，涂山氏做了皇后，岂不是个有才又有德的！但当日也不曾有人说他怎的标致，此正是贤圣之君在德不在貌也。后来传了十六七代，传到履癸，是为帝桀，平生好勇，力敌万人，两手能伸铁钩。贪虐荒淫，伤害百姓，曾去伐那诸侯。有施氏见桀如此无道，无计复仇，止有一女，名为妹喜，看来生得十分美貌，多才多技，必能蛊惑君心，堪以进献。那桀王果然一见魂迷，无事不从，无言不听。把百姓之财尽数搜索拢来，如水用去。将那珍馐百味堆将起来，肉山相似。造下许多美酒，倾在池中，可通船只往来：两边的酒糟叠起成堤，人到上面，可望十里。凡游览至此，上边打一声鼓，下边人低头叩到池中饮酒，就像牛吃水的相似，叫做牛饮，不下有三千余人，妹喜方以为

馐（xi，音休）——滋味好的食物。

乐。如此淫纵，万民嗟怨，亏杀成汤皇帝出来，把妹喜杀了，桀王放于南巢。如今江南庐州府巢县地方，就是那无道之君结果处了，此是第一个女中妖物也。

夏的天下传到商时，商朝代代也有贤圣之后，只是平平常常，也无才德之显。直传到二十八代，生一个纣王出来。他大性聪明，作事敏捷，力气勇猛，可以抵对猛兽。说来的话都是意想不到的，如有人欲谏止他，就先晓得把言语搪塞在先，人却开口不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他却有无数巧言涂饰过了。终日兴工动作，做那舆马宫室之类，无不穷工极巧。就爱上一个诸侯有苏氏之女，名唤妲己。宠幸太过，惟其所好，无不依从。当初夏桀无道，做下的酒池肉林，也就摹仿他做将起来。又叫宫中男女赤体而行，淫污之事，随地而做，也不怕触犯天帝。宫中开了九市，长夜酣歌，沉湎不散，朝政不理，四方怨望。妲己看见人民恨他，威令不行，乃重为刑辟：以火烧红熨斗，叫人拿着手就烂了；更立一铜柱，炭火逼红，叫人抱柱，立刻焦枯，名为炮烙之刑。还有许多惨刻刑罚，却难尽说。那纣王只要妲己喜欢，那里顾得！后来武王兴兵伐纣，纣王自焚而死。假使妲己有这个美色，没有这种恶才，也不到得这地位。此又是一个有色有才的妖物证见了。

那时武王之父文王是个圣人，就有一个母亲后妃最是贤德，其才又能内助，并无妒心。文王姬妾甚多，生了百子，果然千古难得的，当日就有《关雎》、《麟趾》之诗诵他懿德。尚有人讥刺道：‘此诗乃是周公所作；若是周婆，绝无此言了。’这不是讥刺后妃，只为天下妒妇多了，故作此语，越显得后妃之贤不可及了。

至后来周幽王时，也又生出一个妖物，却比夏、商的更大不同，几乎把周家八百年的社稷，那时就要断绝了。这个妖物叫做褒姒，虽则是幽王之后，其来头却在五六百年前夏时就有种了。”众后生道：“这个妖物果是奇怪，怎么夏时就种这个祸胎在那里呢？”老者道：“夏德衰了，褒姒之祖与夏同姓，那时变作二龙降于王庭，乃作人言：‘我乃褒国之君也。’夏王怒而杀之，那龙口里吐出些津沫来，就不见了。臣子见是龙吐出的，却为奇异，就盛在木桶之内，封锢在宝藏库中。直到周厉王时，到库中打开桶来看时，那津沫就地乱滚，直入宫中，撞到幼女身傍，就不见了。此女才得十二三岁，有了娠孕。民间起了一个谣言，说道：‘弧箕服，实亡周国。’后来乡间一个男子手拿山桑之弓，一个妇人手拿草结之衣，上街闲卖，市人见他应着童谣，就要报官。二人慌忙逃窜，适然撞着有孕的童女生下一个女儿弃于道傍。那时夫妇怜悯他，收养在怀，逃入褒国。后值褒君有罪，系于狱中，遂将此女献上。周王见他色美，收在后宫。举止端庄，并不开口一笑。若论平常不肯笑的妇人，此是最尊重有德的了。那知这个不笑，却是相关甚大，得他一笑，正是倾国倾城之笑，故此一时不能遽然启齿。周幽王千方百计引诱着他，褒姒全然不动。那时周王国中有令，凡有外寇之警，举起烽台上号火为信，都来救应。幽王无端却放一把空火，各路诸侯来时，却无寇警。褒姒见哄动诸侯扑了一空，不觉哑然一笑。后来犬戎人犯，兵临城下，幽王着急，烧尽了烽台上火。那诸侯只当戏耍，都不来了，幽王随被犬戎所杀，却不又是一个亡国的妖物么！如此看来，才全德备的妇人委实不大见有。”

众少年接口道：“亡国之妖颠倒朝纲，穷奢极欲，至今人说将来，个个

痛恨，人人都是晓得的。昨日村中做戏，我看了一本《浣纱记》，做出西施住居宁萝山下，范大夫前访后访，内中唱出一句说：‘江东百姓，全是赖卿卿。’可见越国复得兴霸，那些文官武将全然无用，到靠着女子西施，却是第一个功臣。后来看到同范大夫两个泛湖而去，人都说他俱成了神仙，这个却不是才色俱备，又成功业，又有好好结果的么？”

老者道：“戏文虽则如此说，人却另有一个意思。看见多少功成名遂的人，遇着猜忌之主，不肯见机而去，如文种大夫毕竟为勾践所杀故事，故此假说他成仙，不过要打动天地间富贵功名的人，处在盛满之地，做个急流勇退的样子，那有真正成仙的地位？我却在一本野史上看见的，却又不同。说这西子住居若耶溪畔，本是一个村庄女子。那时做官的人看见富贵家女人打扮，调脂弄粉，高髻宫妆，委实平时看得厌了。一日山行，忽然遇着淡雅新妆波俏女子，就道标致之极，其实也只平常。又见他小门深巷，许多丑头怪脑的东施团聚左右，独有他年纪不大不小，举止闲稚，又晓得几句在行说话，怎么范大夫不就动心？那曾见未室人的闺女就晓得与人施礼，与人说话？说得投机，就分缕所浣之纱赠作表记？又晓得甚么惹害相思等语？一别三年，在别人，也丢在脑后多时了，那知人也不去娶他，他也不曾嫁人，心里遂害了一个痴心痛病。及至相逢，话到那国势倾颓，靠他做事，他也就呆呆的跟他走了。可见平日他在山里住着，原没甚么父母拘管得他，要与没识熟的男子说话，就说几句；要随没下落的男子走路，也就走了。

一路行来，混混帐帐，到了越国，学了吹弹歌舞、马扁的伎俩，送入吴邦。吴王是个苏州空头，只要肉肉麻麻奉承几句，那左右许多帮闲蔑片，不上三分的，就说十分；不上五六分，就说千古罕见的了。况且伯 暗里得了许多贿赂，他说好的，谁敢不加意帮衬！吴王没主意的，众人赞得昏了，自然一见留心，如得珍宝。古语云：‘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那吴王既待你如此恩情，只该从中调停那越王归国，两不相犯，一面扶持吴王兴些霸业，前不负越，后不负吴，这也真是千载奇杰女子。何苦先许身于范蠡，后又当做鹅酒送与吴王，一边腌腌臢臢，遗害国主奴颜婢膝，粪也尝来，至今叫那边的人口臭不了；一边弄得吴王不理朝政，今日游猎，明日采莲，费了百姓资财，造台凿池，东征西讨，万民皆怒！及至兵入内地，觑便抽身，把那个共枕同衾、追欢买笑的知己抛在东洋大海，你道此心如何过得？希图回到越邦，趁着半老丰姿，还要逞出许多功劳、许多娇爱，更要驾出越国夫人之上，受用不了。那知范大夫一腔心事，也是微倖成功。万一夫差是个精细的人，不听伯 邪言，信着伍员的好语，也不见得这个败坏，又万一暗里图谋，那勾践一朝命短，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虽有些工夫，也不到得这样圆成。况且阴谋诡秘，有许多不可告人的话头；下贱卑污，有许多令人不忍见的光景。到那吴国残破之日，范大夫年纪也有限了，恐怕西子回国，又把旧日套子断送越国；又恐怕越王复兴霸业，猛然想起平日勾当有些不光不明，被人笑话。况且范蠡出身又是楚之三户人氏，即今吴江县地方，原自姑苏属县。以吴之百姓，为越之臣子代谋吴国，在越则忠，在吴则逆。越王虽在流

浣(huàn, 音涣)——洗。

(p, 音批)——大的意思。此处只用于人名。

帮衬——方言，帮助、帮忙的意思。

衾(qīn)——被子。

离颠沛之中，那臣子的本末、君臣的分际，却从来是明白在心里的。到了归国时节，霸业复兴，兵多粮足，别的俱不在心上，单单只有这几个谋国之臣怀着鬼胎。倘或猜忌之主，无心中有些触犯，一朝追究，未免害了自己的身家。故此陡然发了个念头，寻了一个船只，只说飘然物外，扁舟五湖游玩去了。那五湖也只有七八百里开阔，难道人踪迹不到的？后来又都说越王长颈乌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那知范大夫句句说着自家本相，平日做官的时节，处处藏下些金银宝贝，到后来假名隐姓，叫做陶朱公。‘陶朱’者，逃其诛也。不几年间成了许多家赀，都是当年这些积蓄，难道他有甚么指石为金手段，那财帛就跟他发迹起来？许多暧昧心肠，只有西子知道。西子未免妆妖作势，逞吴国娘娘旧时气质，笼络着他。那范大夫心肠却又与向日不同了，与其日后池露，被越王追寻起来，不若依旧放出那谋国的手段，只说请西子起观月色。西子晚妆才罢，正待出来举杯问月，凭吊千秋，不料范大夫有心算计，觑着冷处，出其不意，当胸一推，扑的一声，直往水晶宫里去了。正是：

至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

那后生道：“老伯说来差矣！那范大夫湖心中做的事，有谁作证，你却说他如此？”老者道：“我也不是证见，我也不肯诬他，却见《野艇新闻》有《范少伯水葬西施传》，《杜柘林集》中有‘洞庭君代西子上冤书’一段，俱是证见；至今吴地有西施湾、西施滨、西施香汗池、西施锦帆泾、泛月陂，水中有西子臂、西施舌、西施乳，都在水里，却不又是他的证见么！他若不葬在水里，当时范大夫何必改名鸱夷子？鸱者，泉也；夷者，害也，西施一名夷光，害了西施，故名鸱夷。战国时孟子也说：‘西子蒙不洁，人皆掩鼻而过之。’就是葬在水里，那不洁之名还洗不干净哩！”

有一人道：“兄言之谬矣！从古来赞美西施的，直把个天地间至妙绝佳的杭州一个西湖比她。苏东坡题一首诗道：‘水光潋艳 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也相宜。’如此说来，难道东坡不如你的见识不成！”老者道：“这坡老看得西湖景致好了，没得赞赏，偶然把个古来美色的妇人比方，其实不是赞赏西子。其中还有一个意思，至今还没一个人参透这段道理。天下的湖陂草荡，为储蓄那万山之水，处处年年却生长许多食物东西，或鱼虾、菱芡、草柴、药材之类，就近的贫穷百姓靠他衣食养活。唯有西湖就在杭州郡城之外，山明水秀，两峰三竺高插云端，里外六桥掩映桃柳，庵观寺院及绕山静室却有千余，酒楼台榭比邻相接，画船箫鼓昼夜无休。无论外路来的客商、仕宦，到此处定要破费些花酒之资，那本地不务本业的游花浪子，不知在内嫖赌荡费多多少少。一个杭州地方，见得如花似锦，家家都是空虚，究其原来，都是西湖逼近郡城，每日人家子弟大大小小走到湖上、无不破费几贯钱的。前人将西湖比西子者，正说着西湖无益于

鸱(chī, 音吃) 古书上指鸱鸺。

泉(xiū, 音肖)——指鸱鸺(xiū, 音休留)鸟，羽毛棕褐色，有横斑，尾巴黑褐色，腿部白色。外形跟鸱鸺相似，但头部没有角状的羽毛。捕食鼠、兔等，对农业有益。

潋艳(liànyàn, 音练彦)——形容水波流动。

菱芡(língqiàn, 音零欠)——菱，一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池沼中，根生在泥里，叶子浮在水面，略作三角形，边缘略有锯齿，花白色。芡，一年生草本植物，生在水池中，全株有刺，叶子圆形，象荷叶浮在水面。花单生，花瓣紫色，种子供食用。

杭城，却与那西施具那倾国倾城之貌有害吴国意思一样。如今人却重了东坡的才名，爱看了西湖景致，不曾参悟到这个所在故耳。只有一个推官胡来朝，湖心寺柱上题一联对，却道破此意云：

四季笙歌，尚有穷民悲夜月；

六桥花柳，浑无隙地种桑麻。

其余题咏甚多，都是处处往来游客暂时流寓，无非形容西湖佳妙之处，还要嫌憎那胡推官道学气哩。

还有个小小故事，说与你们听了。近日吴中有个士夫宦游经过越地，特地买舟选骑，直到苧萝山边。看见山明水秀，游观不尽，便哼哼的做起诗来，赞得西子不知到甚么天仙地位，还要寻个媒人选聘女子，依稀沾些西子风味回去。正在访问，那知走出一个乡老来，说得极妙：‘你道西子是个国色天香？当初乃是敝地一个老大嫁不出门的滞货，偶然成了虚名。若果然绝色奇姿，怎么肯送到你下路受用。’那士夫一个没趣，即刻起身去了。”

众后生拍手笑道：“这老老到有志气占高地步，也省得苏州人讥笑不了。”正待走动，欲将蔬酒排下吃个尽兴，抬头忽见天上乌云西坠，似有山雨欲来之状，俱各抢地拱手，称谢而散。

第三则 朝奉郎挥金倡霸

自那日风雨忽来，凝阴不散，落落停停，约有旬日之余才见青天爽朗。那个种豆的人家即便走到棚下一看，却见豆藤骤长，枝叶蓬松，细细将苗头一一理直，都顺着绳子听他向上而去。叶下有许多蚊虫，也一一搜剔殆尽。那邻舍人家也都在门外张张望望，嚷道：“天色乍晴，就有人在豆棚下等说古话哩！我们就去。”一个个积不多时，就有许多坐下，却不见那说故事的老者。

众人道：“此老胸中却也有限，想是没得说了，趁着天阴下雨，今日未必来也。”内中一人道：“我昨日在一舍亲处，听得一个故事，倒也好听。只怕今日说了，你们明日又要我说；我没得说了，你们就要把今日说那老者的说着我也。”众人道：“也不必拘，只要肚里有的便说，如当日苏东坡学士无事在家，逢人便要问些新闻，说些鬼话，也知是人说的谎话，他也当着谎话听人，不过养得自家心境灵变，其实不在人的说话也。”

那人遂接口道：“我正说起的就是苏东坡。他生在宋朝仁宗时，做了龙图阁学士，自小聪明过人，凡观古今书史，一目了然。看见时事纷更，权奸当道，如王安石青苗等事，也不尝要把话讥刺他，或做诗打动他。聪明尖酸处固自占了先头，那身家性命却干系在九分九厘之上，到不如嘿嘿痴痴，随行逐队，依着仕路上画个葫芦，倒得个一路功名，前程远大，顺溜到底。可见苏东坡只为这口不谨慎，受了许多波波吒吒。一日在家，困顿无聊之极，却向壁上题下一首诗来，说道：

人家生子要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但愿吾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就是这四句诗，也是讥嘲当道公卿的话，却是老苏的旧病，不在话下。后来又有个老先生，于仕途上不肯通方流和，屡遭罢斥，看见那聪明伶俐的做了大官，占了便宜，也向壁上学那东坡，题下四句诗道：

只因资禀欠聪明，却被衣冠误此生。

但愿我儿伶俐且，钻天蓦地到公卿。

此一首诗，似与坡公翻案，而讥诮当道，亦与坡老相同，只好当个戏言。难道人家生的儿子聪明伶俐，就是好的不成！也有生来不聪不俊，不伶俐，初起看来是个泥团肉块，后来交了时运，一朝发作起来，做了掀天揭地事业，拜将封王，竟自有的，譬如三国时有个孔文举，年方十岁，随着父亲到洛阳任所。那时有个司隶校尉李元礼，极有名头，大官府要去见他，无论本官尊重，那门上吏也十分装腔作势，一时难得通报。彼时文举乃十岁小儿，大模大样，持了通家称呼的名帖，来到李府门上说道：“我是李府通家。”门吏看见小小聪俊孩儿，即与通报。后来李公接见问道：“足下与我那里通家？”那孔文举不慌不忙，从容对道：“昔先人仲尼与尊公伯阳有师友相资之谊，在下与老先生就是弈世通家之好也。”许多宾客在座听了，各各称奇。彼时座中有个陈建，最后方来，李元礼将此言说与陈建，建曰：“小时虽则聪明，元不了了，大来未必果佳。”文举应声说道：“看来老丈小时定是聪明，元不了了的了。”满座之人俱各笑将起来，称道：“如此聪明，异日不知至何地位！”那知这张利嘴人人忌刻，后因父亲朋党之祸，毕竟剪草除根了。可

见小时聪明太露，乃是第一不妙的事。

如今再说一个小时懵懵懂懂，后来做出极大的功业，封了极大的爵位，才是奇哩！此人出在隋末唐初，正当四海鼎沸之际，姓汪名华，初时无名，只有小字兴哥。祖居新安郡，如今叫做徽州府绩溪县乐义乡。居住彼处富家甚多，先朝有几个财主助饷十万，朝廷封他为朝奉郎，故此相敬，俱称朝奉。却说汪华未生时节，父亲汪彦，是个世代老实百姓的子孙，十五六岁跟了伙计，学习江湖贩卖生意。徽州风俗原是朴茂，往往来来，只是布衣草履，徒步肩挑，真个是一文不舍，一文不用。做到十余年，刻苦艰辛，也就积趱了数千两本钱。到了五旬前后，把家资打总盘算，不觉有了二十余万，大小伙计就有百十余人。算帐完了，始初喜喜欢欢，举杯把盏，饮至半酣，忽然泪下。众伙计问其原故，那汪彦道：‘我也不为着别的，只因向日无子，从南海普陀洛伽山求得一子，叫名兴哥，看来面方耳大，也成个人形。其如呆呆痴痴，到了十五岁，格格喇喇，指天画地，一句说话也不明白，却是哑吧一般。遇着饮食，不论多少，好象肚内有热炉热灶，无有不纳。岂不是个焦员外的令郎、胡永儿的丈夫？虽挣了泼天家私，也是一盘瞎帐！’说毕，复又凄凄惨惨，呜呜咽咽哭将起来。伙计中有那当心的，上前劝慰宽心，有劝到扬州、苏州再娶一妾，另生几个好的，有拿酒复来相劝，猜拳行令的，都也不在话下。临了来，有个老成的伙计走近前来，说道：‘老朝奉不消着忙，明年小主十六岁了。徽州俗例，人到十六岁，就要出门学做生意。我看小主虽则不大言语，心中也还有灵机，面貌上也有些福气，不若拨出多少本钱，待我辅佐他出门学学乖起，待他历练几年，就不难了。’一面就与兴哥说知，兴哥也就把头点了几点。众伙计尽道：‘小朝奉心里是明白的，不难不难。’俱各散讫。

到了次年正月初一日，众伙计会同拜年，吃酒中间，老成的伙计也就说起小朝奉生意的事。汪彦道：‘他年小性痴，且把三千两，到下路开个小典，教他坐在那里看看罢了。’约定二月起身。言之未已，那兴哥斯斯文文立起身来，却明明白白说道：‘我偌大家私，唯我一个承载，怎么止把三千两与我，就要叫我出门？却是不够。’众尽骇异，连那老朝奉听了，也不觉快活起来，接口连声说道：‘果然奇了！他说的话公然不差，想是福至心灵了！’满堂人俱各称羨，只待二月初头，整备行李，拜别父母起身。汪彦占卜得往平江下路去好。那平江是个货物码头，市井热闹，人烟辏集，开典铺的甚多，那三千两那里得彀！兴哥开口说：‘须得万金方行，不然我依旧闭着口，坐在家里。’那老朝奉也道他说得有理，就凑足了一万两。未免照例备了些腌菜干、猪油罐、炒豆瓶子，欢欢喜喜出了门。

那老伙计已预先托人，把铺面房屋、招牌架子、家伙什物，俱已停当，拣了黄道吉日开张，挂得一面招牌。就有一个人，拿着十个盒子进来说道：‘贺喜贺喜！愿小朝奉开典铺，就趁了十对盒利钱，权且当银十两做个彩头。’小朝奉听见说得快活，便道：‘我也不要你的盒子，送你二十两，酬你这个好意。’那伙计主持道：‘小朝奉不可听他，这是从来市井光棍打抽丰，讨彩头，都是套子，不可与他。’小朝奉道：‘第一次，也让我一个顺利。’

讫（qì，音气）——（事情）完结的意思。

辏（òu）——指辐辏，形容人或物聚集像车辐集中于车毂一样。也作辐凑。

抽丰——旧指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

伙计就闭口了。不多时，又见一伙衣冠济楚，捧着表礼走将进来。看名贴上整齐数来四十位，道是上下排邻，闻见朝奉开当，各人备了一两分资，外又添出五分，备了花红榼酒，都来贺喜。那伙计们少不得请出兴哥来做主人，众邻舍俱各唱喏称贺，分宾主坐了，奉茶而别。兴哥回转身，欣欣喜色，对众伙计道：‘怪不得老朝奉卜得此地开典好，就是这邻舍高清，却难得的。’一面就把那封的分资扯开两个。众伙计上前把手按住道：‘这是套礼，收不得的。过日备戏设席请他后，就返壁了。’兴哥道：‘方才二十两出门，今就有四十两进门，就是对合利钱佳兆，如何方才当盒子的，不要赏他！’说毕，仍旧把众分一卷，拿了进去，急得众伙计没些布摆，只是叫苦。少刻，唤一个小郎进去，兴哥打开银库，拣出十两一锭的银子，齐齐整整封作四十封，一面换了衣服，备了名贴，走出铺中，说：‘我如今要答拜了。’众道：‘四十封银为何？’兴哥道：‘没生所在，难得他们盛意，备礼答他。’众伙计道：‘只消费二十两一席戏酌够了，如何要这许多？’齐来把手按住道：‘不可！不可！’兴哥道：‘你们只晓得小家子局面，既在他地方开铺赚钱，就要结识地邻，日后有些事情也得便宜，自古道：他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这十两头也只照历来规例，亦未见得从厚。’言毕，径出门去，各家一一送了。那些邻舍个个喜欢，人人快活，称道小朝奉是个大方；那些伙计齐齐叹气跌脚，只好付之无可奈何而已。兴哥拜客，回铺中坐着，忽见一人牵着一马，进门道：‘在下是个马贩子，贩了五十匹马来，马价都是百金一匹的。遇着行情迟钝，众马嗷嗷，只得将一匹来宝铺当五十两买料，卖出依旧加利奉赎。’兴哥心中爱着骏马，一眼看了就笑起来。那伙计着：‘开口货从来不当，出去出去！’兴哥道：‘省会地面，马也是要用的，若不当与他，那四十九匹都饿死了，岂不可怜！’说毕，就往里边进去，那伙计越发回他，那马贩踟蹰半晌，只要候小朝奉出来，讨个下落就去。不多时，兴哥捧着元宝两锭，就招马贩进中门递与他。马贩说：‘当一锭够了。’兴哥说：‘你辛苦来此，须要趁钱方好，如何百金的价止当五十两，却不折了本么？快去快去。’那马贩倒地四拜，称谢恩主而去。众伙计尚自不知。兴哥又到铺内坐定，又见一个穷人，手拿铁锅一只，伙计上帐，当去三钱，才出门去。兴哥把头侧一侧，想道：‘这个穷人，家里不过一只锅子，将来当了，老婆在家如何煮饭？三钱银值得恁多！’即便走出铺来，提了锅子就上了马，一溜烟出门追去，毕竟寻着那个穷人，还了他去。

铺中耳边沸沸的说起方才当马之事，又吃了一惊，只等兴哥回来，大白日里就把当门关上。接着兴哥到厅上，众伙计一齐依次坐下，老伙计道：‘小主差矣！你从幼未经出门，你的身命干系都在我们身上，就是一万两本钱，也是在老朝奉面前包定加三利息来的。才得一二日，如此颠颠倒倒，本钱倒失去了一大块，将来怎么算帐？’兴哥道：‘不难不难！若说加三利息，你们众人就提了三千两去，余下本钱听我发挥罢了。你们做伙计的旧规俱已晓得，不过以旧抵新，移远作近，日用使费上扣刻些须，当官帮贴中开些虚帐，出入等头银水外过克一分，挂失票，留月分，出当包，讨些酒钱就是。你们伎俩，这也都都不在我心上，你们要去就去，难道我就迷失了路头不成？’众人被他数落，顿口无言，那老者道是不可挽回，同众人也备细写了禀贴，第二日就回徽州报信去了。

兴哥看见老者去了，心中不觉又松了一松。那些邻舍不久传闻出去，也都装了套子，或有说官司连累，急急去救父母的；或有说钱粮拖欠，即刻去

比卯救家属的；或有说父母疾病临危，要去调治结果的；或有说修盖庙宇，砌造桥梁，一时工钱要紧的：兴哥一一都不要当头，悉如来愿，应手而散去了。不一月间，那一万两金钱俱化作庄周蝴蝶。正要寻同乡亲戚写个会票接来应手，那老朝奉风快的到来，进门前后一看，叫屈连声，揪着兴哥就打。兴哥只是嘻嘻笑道：‘人若不把钱财散去，老朝奉在家只消半间草屋、几件布衣、数挑粗米、一罐猪油，就够一生受用，何必艰难险阻，一一搬到土窖中藏着，有何享用？’老朝奉听了又气又恼，晚年止得此子，也只好付之一笑，次日即收拾行李，退还房屋，一伙回家去了。就把兴哥关闭一室，不许在外应酬。

不觉过了四五个月，不知哪里寻得五千青蚨，把家中做生意的伙计都送一白文，按月要收二百文。众人在他门下，也就胡乱送些与他，不半年，也就积起三万上下。老朝奉知道说：‘此子如今晓得生放利钱，比当初大不相同。’兴哥只做不知，终日在私下盘放钱债。老朝奉一日道：‘你既知钱财当积的，何不再拿一万出去？’兴哥道：“前番一万胡乱做去，如今却要更多些，刻苦翻转那一万本来才好。”老朝奉道：‘说得有理。’问道：‘依旧开当罢？’兴哥道‘典铺如今开的多了，不去做他，须得五万之数，或进京贩卖金珠，或江西烧造瓷器，或买福建海板，或置淮扬盐引。相机而行，随我活变，再不必像前番占卜到平江府好的故事也。’老朝奉听了爽快，就兑下五万两，选下八个家人，仔细包包裹裹，共有三十担行李，兴哥依旧骑着那马，潇潇洒洒起身。同管家在路上商量得明州晒白鲞生意绝好，迳往明州进发，访得浮桥外下塘街，有几家大财主经纪可以安身，就在他家住下，安顿行李。

那知这晒鲞生意三月中方得通行，兴哥却早到半月，下处甚是寂寞，带了几个家人，且到洛迦山游玩数日，一者进香，再者观海，亦是畅事。那山上清净道场，并无俗客，次日单身步月而行，不觉信步一直到那钓鲞矶上，对着汪洋大海，盘膝而坐。月色正中，海气逼得衣袂生凉，正待回步，忽见矶边树林影里走一人来。兴哥也道奇怪奇怪，依旧坐下。那人将到面前，兴哥看见唬了一跳，那人果也生得奇异：

只见两只突眼，一部落腮。两鬓蓬松，宛似钟馗下界；双眉倒竖，犹如罗汉西来。雄纠纠难束缚的气岸，分明戏海神龙；意悠悠没投奔的精神，逼肖失林饿虎。

兴哥上前将欲迎他，他却高足阔步，全不相照，竟靠在一块凌空奇峭石崖嘴上，大叫一声道：‘老天，难道我老刘就罢了不成！安得五万金，成我一天大事也？’兴哥听见说得奇异，上前问道：‘君家于此地要这五万两何用？’那汉把眼一横道：‘乳臭小子，何足以知我事？’兴哥道：‘我非乳臭，足下亦不免为田舍翁，看得五万金恁难得也！’那汉闻此言，便回身下拜道：‘我诚为小人，不识君家何以应我？倘能周旋，明年此月此日，乃约

青蚨(f)——传说中的虫名，古代借指铜钱。

白鲞(xi ng, 音响)——剖开晾干的鱼。

钟馗(kuí, 音奎)——传说唐玄宗病中昼梦大鬼，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捉小鬼啖之。称终南进士钟馗，曾应举不第，触阶死。唐玄宗觉而瘳，诏吴道子画其像。其说自唐代已盛行。民间也贴钟馗像于门首。宋元明之际犹然。民间流传的“钟馗打鬼”故事大概源于此。

逼肖——很相似的意思。

恁(nèn)——方言，那儿，那样。

放此地还君十万，不食言也。’兴哥道：‘去此不远，我为君谋之。’即相拉下船，随从约有十五六人，一径回到下处。请出主人，唤小郎们搬出行李，将五万两一一交付那汉收去。那汉道：‘足下此马无甚用处，一并付我驰去，异日仍以此马还君。’兴哥连忙解辔送他。两人拱手而别，并无他言。

主人与小郎在侧，看了心目俱呆，不知甚么来历。主人只道是洋里捕鱼客人，或是沿海卫所经纪，也都只在那晒鳌的生意上作想，问道：‘此君何姓何名？住居何处？’兴哥道：‘我也不知。’即便叫小郎们收拾回去。小郎道：‘官人此来为何？’兴哥道：‘此番生意对本利钱，甚是省力爽快。’小郎也只得随口含糊，谢别主人，依着旧路回去。总来不及两月，已到家，老朝奉问道：‘甚么生意，回身得快？’且见行李轻松，吃了一惊。兴哥道：‘对年对月，对本利钱，也是顺利的了。’老朝奉仔细问其下落，并无一字回答；问及小郎，那小郎拿指头指着道：‘只去问他，我们一毫不知。’那老朝奉急得心躁，兴哥且自意气扬扬，指着前边‘该造大厅’，指着后边‘该造大圆’，不痴不颠，说来的都是迂阔之论。老朝奉揪发乱打，兴哥嘻嘻道：‘不要难为了十万贯的财主，且自耐烦，到了明年此时，若无本利到家，再吵再闹也未迟哩！’老朝奉只索忍气吞声，且自排遣过去。

不觉倏忽已到次年二月初边，老朝奉便要催他起身。兴哥道：‘不消早去，只要此月此日此夜，到那此地便了。’果然挨到边际，兴哥束装前往，先一日已到彼处，暂借僧房歇下。到那晚上，依旧单身坐在钓鳌矶上。黄昏已过，二更悄然，将及三更，那树影里果见一人，大踏步走上矶来，叫道：‘恩兄何在？’兴哥向前相见，把臂道：‘真信人也！去年所事如何？’那汉道：‘多承恩兄慷慨施助，将这五万银子，即在沿海地方分头余得粮食，接济六郡义师，方无脱巾之变。幸叨天庇，自去年四月起兵，所到之处犹如破竹。今总计之，闽粤以及浙西已得三十郡县，那海中岙夷岛寇归并百十余处。今海中所称海东天子刘琮，即弟也。去年潜身上普陀窥探，亦因营中缺乏粮食，欲向洛迦僧房借些布施，不料大大丛林，也就荒凉这个模样。敢问恩兄高姓大名？’兴哥道：‘山野鄙人毫无施展，留此姓名何为？’刘琮道：‘一言相许，五万衔恩，尸以祝之犹难为报，何姓名之见吝也？’兴哥遂将姓名住居一一道破。不料从旁扈从的人早已开报，一面将十万金钱差人送至徽州汪宅去矣。兴哥一些不知，这是后话未题。

且说刘琮邀了兴哥，搬了行李，到得河口，舡舟相待。不一时间到了大港，却有数十彩鹞鳞次而集，旗帜央央，就有许多披甲荷戈的整齐环列。刘琮扶了兴哥过船，便令发擂鸣金，挂帆理楫，出洋而去。未及五更，大洋中数万艨艟巨舰，桅灯炮火，震地惊天。到了大船，即唤出许多宫妆姬嫔，蒲伏舱板之上，齐称恩主，不减山呼。兴哥也不自觉，如在云梦之际。一面开筵设席，极尽水陆珍馐；一面列伍排营，曲尽威严阵势。异方音乐队队争先，海外奇珍时时奏献。兴哥整整住了十余日，即欲辞归。那刘琮苦苦相留，情

倏（shū，音书）忽——很快地，忽然。

余（dī，音笛）——买进（粮食）。

叨（tāo，音掏）——受到（好处），沾。

衔（xián）——接受，奉。

舡（yí，音乙）——使船靠岸。

楫（jí，音急）——船桨。

难判袂，心知兴哥不能再住，一边备了船只，逐程相送；一边捧出盖世奇宝，举以相赠。兴哥眼也不看，一概固辞。刘琮道：‘此非酬报恩兄之物，聊伸万一之敬。今既不受，弟有锦囊三个，异日要紧之际开看便得；此时未可预池其机也。’兴哥再拜受之而别，一路归家，也不知刘琮将钱十万，早已送到家下。

不题老朝奉喜得不了，且说兴哥依旧潇潇散散而回，老朝奉闻得兴哥回来，举家迎接，一门势利，都来道喜。兴哥心已知之，绝不露一毫于颜色。那些积年伙计俱来备席迎风，兴哥也一家不领，每人却送青蚨五万文，以偿日来相与之意，却在后园造起百尺高台，做那观星望气的勾当。耳边厢听得道路传闻，说海东天子占了某州某县，渐渐逼近徽州，人头上荒荒乱乱，俱作逃窜之计。兴哥道：‘此时事势已急。’开一锦囊看时，如此如此。彼时隋朝既灭，唐主登基，兴哥即便具了一道章疏，投在节度使李冕衙门，求其代为申奏。自认团练义兵三千，不费朝廷一文一粒，保障一方，直待平定之后，方受朝廷封赏。李节度正在求贤若渴之际，得此一疏，即便转奏，奉了唐皇新旨，暂授南路总管之职，取其便宜行事。

兴哥整师振旅，即便起行，驻师温睦之间。那些舛夷岛寇不奉正朔，听得义师初集，即便整兵秣马，一拥前来，把那兴哥全营密密层层，围得铁桶相似。正在危急，再拆一个锦囊看时，他便营中立起十丈高竿、一面黄旗，上书‘海东十三路水陆全师都总管汪’。外边这些岛夷看见旗号，许多头领即便把旗从左一招，兵分四路，左右前后屯扎住了。不多时，西南角上一队兵马约有百十余人，牵着白马一匹，飞星相似直奔前来。一人口称‘奉海东天子命令，特送白马，奉还恩主汪老爷的。’营中接应报去，即令先锋出来，接了来书，验看明白，果是当初之马。此马浑身雪白，背上前后却有黑斑二十四点，唤名葡萄雪，乃是一匹龙马。始初当在铺中，兴哥原是爱上他的，却叫不出他的名色。自从刘琮借去，一到海滨，如鱼得水，刘琮骑了他到处成功。海东一带地方，都认得一条白龙现世，不但人人畏惧，就是万马见了，亦个个攒蹄委鬣，无不慑伏他的。兴哥骑了此马，那沿海的地方，都认做刘老爷领兵到来，处处摆围迎接，供应殷勤，不烦一矢，俱已贴然归顺。始初止得义兵三千，不及一载，已就招来约有五万之众，俱是刘琮有令在先，要让漳南十镇，报他做个绝世奇功。

不料第三年间，天时亢旱，师次建南，米价腾涌至五两一担，人民汹汹，军士嗷嗷，朝暮将有不测之变。兴哥心急，又将一个锦囊拆看，却也正为此着，即传令沿海烽台，俱将白带号旗挂起。海上哨探小卒不日报知刘琮，即便传令速备粮米五百万石，沿海前来接济。军民欢声震地，一路太平。兵马已抵漳南大镇，建牙开府，大布雄威。节度藩镇屡屡奏有奇功，不时颇有钦赏，官爵加封至吴国公，褒衣玉带，赐尚方剑，便宜行事，不啻天子行为。

正在热闹之际，一日刘琮连千号，直进南海小洋，要与吴国公相会。吴国公开营列队，倍加整肃威严，一如前日刘琮相见故事。酒至三巡，刘琮即问：‘恩兄自前岁出山，闻得尚未娶有尊嫂，若不相弃，舍妹年已及笄，情愿送来，以备箕帚。’吴国公见说，逊谢不敢。刘琮决意再三，吴国公道：‘婚姻大事，在家人告父母；身在海外，当奏明朝廷，方敢应允。但弟又有

次——出外远行时停留的住所。此处意思是驻扎。

舍——谦辞，用于对别人称自己的辈份低或年纪小的亲属。

一说：既与吾兄结为姻亲，方今圣天子正位之初，四海闻风向化。吾兄与其寄身海外，孰若归奉正朔？在内不失纯臣之节，在外不损薄海之威。朝廷不疑，海邦安枕，此亦立身扬名之大节也。’刘琮连声允诺，即日齐集两边营内头目，设备太牢大礼，歃血盟心，一面赍修降表，一面保奏投诚。此时正是大唐武德四年，天子御览奏章，龙颜大喜，特旨差内翰官一员，沿海宣扬德化，大颁钦赏，进爵封为越王，赐名汪华，命钦天监择日完姻。刘氏封为安海郡君，金书铁券，世袭王爵，追封五世，俱如子职。刘琮赐爵为平海王，永镇海东。汪刘两家世世婚姻不绝，直终唐代，克尽臣节，以为千秋美谈。”

众人道：“今日这位朋友说这故事，更比寻常好听。不意豆棚之下，却又添了一位谈今说古，大有意思人也。”那人道：“在下幼年不曾读书，也是道听途说。远年故事，其间朝代官衔，地名称呼，不过随口揪着，只要一时大家耳朵里轰轰好听。若比那寻了几个难字，一一盘驳乡馆先生，明日便不敢来奉教左右矣。”从人道：“太谦太谦！尊兄口比悬河，言同勒石，胸中必多异闻异见正要拱听。”各各称谢而去。

歃（shà，音厦）血——古代举行盟会时，嘴唇涂上牲畜的血，表示诚意。

第四则 藩伯子散宅兴家

“陶渊明诗云：‘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不论甚么豆子，但要种他，须先开垦一块熟地，好好将种子下在里边。他得了地气，自然发生茂盛。望他成熟，也须日日清晨起来，把他根边野草芟除净尽，在地下不占他的肥力，天上不遮他的雨露，那豆自然有收成结果。譬如人生在襁褓中，要个正气的父母教训，没有甚么忤逆不孝的样子参杂他；稍长时，又要个正气的弟兄夹持，也没有甚么奸盗诈伪的引诱他，他自然日渐只往那正路上做去。小时如此，大来必能成家立业，显亲扬名。一代如此，后来子孙必然悠久蕃盛，没有起倒番覆，世世代代就称为积善之家了。再没有小时放辟邪侈，后来有收成结果的；也没有祖宗行势作恶，子孙得长远受用的。古语云：‘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分明见大地间阴阳造化俱有本根，积得一分阴鹭，才得一分享用。人若不说明白，那个晓得这个道理？今日大家闲聚在豆棚之下，也就不可把种豆的事等闲看过。”

内中一人上前拱手道：“昨者尊兄说来的大有意思，今又说起这般论头，也就不同了，请竟其说。”这位朋友反又谦让一回，说道：“今日在下不说古的，到说一回现在的。说过了，也好等列位就近访问，始知小弟之言不似那苏东坡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一类话也。且将几句名公现成格言说在前边，当个话柄，众位听来也有个头绪。你道那格言是何人的？乃是宋时一位宰相，姓司马，名光，封为温国公，人俱称他做司马温公。曾有几句垂训说道：‘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他这几句，不是等闲说得出的，俱是阅历人情，透彻世故，随你聪明伶俐的人，逃不出他这几句言语。譬如一个王孙贵客，他家的金银拥过北斗。后来子孙不知祖父创业艰难，只道家家都是有的，不当钱财，当费固费，不当费也费，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只自日渐消磨，不久散失，如何守得他定？‘子孙未必能守’，正谓此也。又道钱财易于耗散，囤在那里惹人看想，功名富贵，都是书香一脉发出来的，不如积下些千古奇书，子孙看了，一朝发迹，依旧起家，到不比那积金的，又悠久稳实些？那知富贵之家享用太过。生的子孙长短不齐，聪明的领会得来，依旧得那书的受用；那愚蠢的生来与书相忤，不要说不去读他，看见在面前，就如眼中之钉，急急拔去才好。或者一大部几十套的，先零落了几套；几十本的，先损坏了几本。或者内库纂修、或者手抄秘笈，人所不经见的，也当寻常《兔园策》、杂字本儿一样，值十两的不上二三，值二三两的不消三五钱，也就耗散去了。又或被帮闲蔑冲故意杂乱拆开，说道：‘这书是不全的，只好做纸筋称掉了。’他倒暗暗做几遭收去，却另辑成全部，卖了等段银子。看将起来，不惟不能读，就是‘读’字半边，连卖也未必能卖了。故此温公只要劝人积些阴德。在于人所不知不觉之处，那天地鬼神按着算子，压定盘星，分分厘厘，全然不爽，或于本身，或于子孙，一代享用不尽的再及一代，十代享用不尽的直及生生世世，不断头的。只要看那积的阴鹭厚薄

芟（shàn，音删）除——除去。

忤（wù，音午）逆——不孝顺。

阴鹭（zhì，音志）——指阴德。

忤——不顺从，不和睦。

何如，再不错了一人，误了一人。此事向人如何说得明白？连自己也全然不知。或一代就有报应的，或有十余代方有效验的，总之冥冥中自成悠远，不是那电光泡影，霎时便过的事也。

话亦不要说得长了，在下去年往北生意，行至山东青州府临朐县地方，信着牲口走到个村落去处，只见灌木丛阴之中峻宇如云，巍墙似雪，飞甍画栋、峭阁危楼，连着碧沼清池、雕栏曲槛，令人应接不暇。那周围膏腴千顷，牲畜成群，也都没有数目。此时在下也因日色正中，炎暑酷烈，就在近处一个施茶庵内憩息片时，问着一个僧人：‘此为何宅？’那僧人笑了一笑，两头看见没人，答道：‘此是敝檀越闫痴之宅。这些光景，都是痴子自挣来的。’我道：‘既痴，怎能到这地位？’僧人道：‘这话长哩！居士要知，请进里边坐下，吃些素斋，从容说来，到也是一段佳话。’在下随着长老进了斋堂，重复问讯。叙坐一回，奉茶将罢，僧人指着佛前疏头：‘此疏就是檀越大讳，姓闫名显，今年五十三岁了。他父亲名光斗，是万历初年进士，少年科第，初为昆山知县，行取吏科给事，资性敏捷。未经行取时节，做官倒也公道，自到了吏科，入于朋党，挺身而出，连上了两三个利害本章。皇帝只将本章留中不下，那在外官儿人人惧怕。不论在朝在家，天下的贪酷官员送他书帕，一日不知多少。到后来年例转了浙江方伯，放手一做，扣克钱粮，一年又不知多少。朝中也有看不过的，参了一本，他就潇潇洒洒回来林下。初时无子，也还有松动所在，自从得了痴子，只道挣的家当付托有人，那刻薄尖酸，一日一日越发紧了。每日纠集许多游手好闲之徒逐家打算，早早的起身到那田头地脑查理牛羊马匹、地土工程。拿了一把小伞，立于要路所在，见有乡间财主、放荡儿郎，慌忙堆落笑容，温存问候，邀人庄上吃顿小饭，就要送些银子，生放利息，或连疆接界的田地，就要送价与他。庄客一面骗他写了卖契，一文不与，日后遇着，早早避进去了。不五六年地土房产添其十倍。

公子到得十岁，那方伯公一朝仙逝去了，留的家当，都是管家平分的平分，克落的竞争克落了。平素那些亲眷都是被他斫削的，在旁冷眼相觑，并无一人照管着他。夫人请了一位先生教他读书，指望早早进学，也好保守家当，那知文理不通，连那县考也不得取一名。公子一般也晓得荣辱所关，拿了几两银子央人送考，那亲眷朋友正欲哄他，那有一人帮衬？

不觉已到十七八岁，自己也觉有些忿闷，一日改换衣装，直到五六十里之外，仔细探听自的家世如何如何。却见三四人坐在树下，一人嚷道：‘闫布政这样声势，如今却也报应人了。’公子听闻此言，也就挨身坐在旁边，徐徐问道：‘闫乡宦住在那里？’那人道：‘住在城里。’公子道：‘他家做官的虽死，却也无甚报应去处。’那人道：‘你年小不知。’把当初吞占的声势，骗哄的局面，盘算的计较，每人说了许多。临后一人说到伤心之处，恨不在地下挖他做官的起来，像伍子胥把那楚平王鞭尸三百，才快心满意哩。那公子惊得心瞪目呆，往家急走，叹气道：‘我父亲如此为人，我辈将来无瞧类矣！’一面唤了几个管家，一面唤了许多庄头，将那地土字号人户一一开出，照名检了文契，唤了一个苍头，自家骑匹蹇驴，挨家访问，将文契一

憩（qì，音气）——休息的意思。

斫（zhuó，音酌）——砍，削。

噍（jiào，音饺）类——能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蹇（jiǎn，音减）驴——跛的意思。

一交还。那人感谢不置。不半年，还人地土，也就十分中去了五分。那些年远无人的，依旧留下。

无心读书，日逐就有许多帮闲篋片，看得公子好着那一件，就着意逢迎个不了。一年之间，门下食客就有百余人；跟随庄户拿鹰逐犬，打弹踢球，舞枪使棒的，不下二三百辈。一日天雨，在家无事，唤一评话先儿到来。叩了一首，手中擎着一尾鲛鱼上献。公子唤厨司收去，不在话下。彼时五月天气，东海鲛鱼却是时物，每一尾值钱千文。那先儿虔心觅得，指望打一个大大抽丰，却见公子全不介意，心中十分委决不下，说得几句，便道：‘公子，小人所奉之鱼却是致心觅来，此时趁鲜脍用方好。’公子又不理论。先儿又勉强说了几句，又把那鱼提起。公子即便封银五两，赏赐先儿，又着人捧着一个大盒，叫那先儿且去。出门看时，却有十余尾鲛鱼在内，才见他家动用，不是小人意见度量得的了。老夫人及娘子看见公子浪费不经，再三劝化。公子道：‘家中所费值得恁的！清明时节南庄该我起社，你们上下内外人等乘着车子，随着驴马，来看乡会，才见我费得有致哩。’至日，夫人娘子果到庄上。公子早已唤人搭起十座高台，选了二十班戏子，合作十班，在那台上。有爱听南腔的，有爱听北腔的，有爱看文戏的，有爱看武戏的，随人聚集，约有万人。半本之间，恐人腹枵散去，却抬出青蚨三五十筐，唤人望空洒去。那些乡人成团结块，就地抢拾，有跌倒的，有压着的，有喧嚷的，有和哄的，拾来的钱，都就那火食担上吃个饜饱，谓之买春。那戏子出力做到得意所在，就将绫锦手帕、苏杭扇子掷将上去，以作缠头之彩。他在中间四面台上，头戴逍遥巾，身披鹤氅，左右青衣捧茗执拂，不住口笑嘻嘻，总要买春场上数万人个个得些欢心而去。不晓得他心事，却说闫布政该有这个败子。那知公子之心，只因当日种了许多毒孽，只当向佛前拿些果品蔬菜，小小忏悔而已，夫人娘子见此光景，各各心中忿忿，趁早将些细软之物藏之别室，以作后日章本。

一日早上，正唤家人抱了毡包，持了名贴，上了油壁香车出门拜客，却见大门背后遮遮掩掩，欲前不前，欲止不止。公子道：‘那大门外是甚么人？’着人去看，只见一个秀士头戴折角歪巾，身穿敝衣，足踹草履，菜色鸠形，上下气力两不相接，一息奄奄，似将委填沟壑之状。公子连忙下轿，着人扶将过来，睁睛一看，不觉殷勤致敬，一手搀扶，直到大厅之上，从容施礼，分宾而坐。公子就问道：‘先生尊姓大号，有何赐教？’那人徐徐道：‘不才姓刘，今年二十三岁，府城益都县庠生也。’袖中慢慢摸出一贴来，写着‘眷晚弟刘蕃顿首拜’。公子接着道：‘怎么敢当晚字！’刘蕃道：‘今因科考失利，随染一疾，遂尔伶仃。止有老母在家，饘粥不给。今日才好举步，匍匐而来，闻先生意气豪华，愿投门下做个书记。也不敢有所奢望，只愿随从众食客之后，派些小小执事，拏得老母三餐周全，意愿足矣。’公子道：‘敝门下之客皆菜佣屠狗之辈，何可以辱明公？今既扶恙而来，且在荒斋憩息数日。老伯母处，弟更有以处之矣。’一面唤小厮打扫上等书房，请

擎（qíng，音晴）——往上托，举。

枵（xiō，音肖）——空虚的意思。

茗（míng，音名）——原指某种茶叶，今泛指喝的茶。

饘（zhān，音沾）——稠粥。

给（jì，音济）——富裕充足。

刘相公安然住下，即备上等供给，小心伺候。此时也是刘蕃时运到来，亦是公子具眼，能于风尘中识得豪杰，即唤家下纪纲老仆：‘可备五百金，以三百为刘母寿，以二百为刘蕃觅一佳配。’不两月间，刘蕃保养得白白胖胖。人人道公子识人，这个刘蕃极不济，朝廷也要还他一个鼎甲也。

且不题公子得了刘蕃在家，十分恭敬，且说南庄上一人报来道：‘昨夜三更时分，有三五十人，明火执杖，打入庄门，将庄上当下客人布匹约有百十余筒捆载而去。庄丁持械追赶上前，众盗丢弃一半。殿后一人生得极长极大，膂力过人，只因天黑路迷，陷在古井之内。众人协力擒拿在此，只候公子送官处治。’用命庄丁各各请赏，公子一一唤进，细细问个明白，即书小票，仰庄头将夺回布匹照名给散，还免本丁租粮五石散讫，直到黄昏之际。然后带那所获之盗过来，将灯照看，公子忙道：‘快快将他松了，收件衣服过来给他穿上；取些酒食，请他到后轩坐定。’那汉再三负惭，连称不敢。公子道：如此好汉到我地方，我竟不能周旋，致使汝辈干此不良之事，皆我罪也。看汝一貌堂堂，富贵只在旦晚，何不耐烦至此！’内取白金三百两，一盘托出，送与那汉。那汉惶愧伏地，不敢仰视。公子心想道：‘左右人多，恐有认识，未便承受。’连将左右叱退，婉言逊语，劝化他从此做个好人，莫与此辈为伍。也不去问他姓名，到写了恳切一书，说是至亲姓赵名完璧，荐到辽阳铁岭总兵李如松标下，做个听用标官。当晚备了衣装，要他收了银子，悄悄送他出门。庄客一个不知，看见次日毫无动静，才晓得公子以义释去，感叹公子不了。

再说刘蕃自那日收留之后，得了如许盘费，家里也就像个人家。候到八月初，大考场里公然取出一名科举，放榜中了第三名经魁。回来同了母亲，上门正要拜谢公子，不料那日正值公子运退之时，忽然卧房中烈火冲天，黑烟蔽地，把前后屋宇，俱被祝融化为灰烬。许多田地庄舍又被洪水泛滥，冲没一空，人头帐目也就随着气运，讨不上了。母亲妻子道他日常浪费，俱各自保，那里顾恋一些？亲戚朋友也都道他退气穷鬼，对面俱不相照。始初卖些驴马牛羊，次则卖些残缺家伙，再次将家中僮仆待他转身取价，一日一日渐渐艰难。始初还道人到穷时，不过衣服褴褛，饮食粗糙，那知褴褛衣服、粗糙饮食俱不能够，连那栖身之所也不便了。公子一朝落魄，擎着两行珠泪徒步走上城来，意中觅两个旧日知己，那知十投九空，前边走去，后边便添许多指搨，道是此人今日合受此报。公子两耳听见，也只好置若罔闻。更苦无处栖身，有人指道：‘城外十余里有个土窖，不风不雨，上市来觅些饮食倒也顺便。’公子也只得依说而行，就在上窖安身住下。一般交个小运，遇着平日一个相知偶然在彼经过，看见公子如此光景，身边所带之物倾囊而与，约有百十余金。公子得手，次日就到旧处租起一所大房，买些家伙什物，收拾几个旧人帮身服侍。那些蔑片小人依旧簇拥而来，将那股水儿，不数月间一倾就涸，众人倏忽走散，公子依旧到土窖受用去了不题。

再说刘蕃中了举人，那日同了母亲上门拜谢，不料遇着火起，没处相会，只得怏怏而回。且去收拾行李进京会试，不期联捷中了进士，选了大名府推官。对月领了官凭，离京不远就到了任。那大名府理刑厅辖着九个知县，有名叫做十大阎王，从来钱粮易征，刑名易结，推官知县个个俱要行取、非科

搨（shuò，音说，去声）——刺，扎的意思（多见于早期白话）。

置若罔闻——放在一边儿不管，好像没听见一样。

即道、最聪察轩昂的。刘蕃是个穷儒出身，极能体恤民情，除奸剔暴，不一月间，上司俱钦敬。一面遣了衙役，持了些须薄俸，接取母亲到任。母亲即日起程，将次到那大名府境上，即唤衙役寻一公馆住下，不入境内。刘蕃心急，不省母亲心中是何缘故，疾忙骑了一匹快马，走出境外迎接母亲。双膝跪下，请问不入境内，此是何意？母亲开言道：‘今日我儿做了推官，一门荣耀。想起两年之前未见恩人闫公子之时，我与汝俱不免为沟中瘠矣。汝曾知近日闫公子形状否？今且土窖栖身，奄奄将毙，欲求汝当日伛偻谒见闫公子时光景，犹未得也。’刘蕃谢罪再三，请母亲入署，一面着人驰救恩人去矣，夫人方肯登车。到了衙内，刘蕃即备俸银及各县借凑千两之数，差人前往临胸接请公子。

那公子居在土窖，地方人却也不知。只有一个老成朋友，平日与公子极相契的，也因他浪费，劝阻不听，只得疏了。闻得有人请他，寻着衙役说道：‘闫公子下落我却知道。但一顿与他千金，他就迂而阔之起来了。我且往土窖远远说到边际，看他伎俩何如？’那人到彼，早已寻着，道：‘有一相知持百金觅汝，奉酬夙昔意谊，我特引来，汝将何以报我？’公子道：‘此时锱铢胜如钜万，使果有此，我当以半相酬也，’那人道：‘杜子春伎俩犹昔，足下真道器也；汝当困厄，我不能助汝，而肯受汝之酬耶！’因引衙役往见。一面为彼治装。不数日间，意气扬扬。竟到大名府刑厅署矣。刘蕃同母亲妻子出拜，公子亦拜，俱各欣欣住下。

不及三年，刘蕃政声茂著，行取吏部衙门，公子随了进京。彼时都中功令尚宽，凡吏部衙门请托及斡旋者，一年六选，无不由公子经手，囊中所积不啻五六万金。会见户工二部，开设新例，纳银三千，做了内阁中书。三年考满，升了湖广常德府通判。适遇张居正阁老事败，奉旨籍没，上司委他监守，所得宝玩金珠，不计其数。动了告病文书，竟归林下，前后田地房产俱各平价交易，绝不相强。庄丁食客依旧如雨如云，遇人接物无不豪爽。更有异事人所不及料者：白莲寇起，山东六府无不骚然，兵马所过，郡县一空。独有青州府领兵总镇，乃是辽东宁远伯标下出身，姓赵名完璧，自他领兵到来，即拨精兵一千驻防闫宅左右，一草一木，无人敢动。故此各处州县村落荒荒凉凉，独此一庄气色壮丽。若不是公子当日迁善改过，那父亲的阴鹭，到此时也成一片灰烬了。

公子今年五十三岁矣，生有四子，俱已游庠，富贵功名，方兴未艾。居士若肯住一日，小僧就同居士往拜同老爷，会会也妙。闫老爷并没一些纱帽气质的。’在下道：‘行路之人，不敢轻易谒见显者。老师父肯与在下说知，流传天下，以资谈柄，齿颊俱欣。’即便备了香仪参钱，酬其斋供，作礼而别。你道这段说话，不是游戏学得来的，也费些须本钱的了。”

众人道：“我们豆棚之下说些故事，提起银子就陋相了。”那人道：“不为要钱说的。只要众人听了，该摹仿的就该摹仿，该惩创的就该惩创，不要虚度我这番佳话便是了。”众人谢道：“尊兄说得是！尊兄说得是！”

契（qì，音气）——投合。

疏（shū，音书）——关系远，不亲近。

第五则 小乞儿真心孝义

人生天地间，口里说一句话，耳里听一句话，也便与一运气运休咎相关。只要认得理真，说得来，听得进，便不差了。古语云：“与善人居，加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亦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譬如人立在府县衙门前，耳边扰扰攘攘，是是非非，肚里就起了无限打算人的念头。日渐习熟，胸中一字不通的，也就要代人写些呈状，一日不去发动，心上痒痒难过。到后来一片善良初念，都变作一个毒蛇窠了。又譬如人走到庵堂庙宇，看见讲经说法，念佛修斋，随你平昔横行恶煞，也就退悔一分。日渐亲近，不知不觉，那些强梁霸道行藏，化作清凉世界。

书上说尧舜时，君臣都是和和霭霭，遇着当行的好事，君曰：“都！”都者，乃是美的光景。臣曰：“俞！”俞者，亦就赞叹道：“是该行的了！”遇着不当行的事。君曰：“吁！”吁者，艴然之辞。道：“此事如何该行！”那臣亦曰：“拂！”也就随着君王主持之意，道：“此事不该做的！”这个朝堂之上，君臣上下，一气和同，自然成个雍熙之世，太平之年。看到后来战国时，燕丹太子卑躬曲礼，聘请荆轲行刺强秦，也是一场千古豪快之事。如何平白地起个论调，君臣俱以素白衣冠送之，到那易水之上，就作慷慨悲歌，预先说个壮士不复还家之语，那空中也就巨起一道白虹，直贯天日，竟国亡家破。可见人口中说的言语，大则关乎国运，小则关乎一身。今日我们坐在豆棚之下，不要看做豆棚，当此烦嚣之际，悠悠扬扬，摇着扇子，无荣无辱。只当坐在西方极乐净土，彼此心中一丝不挂，忽然一阵风来，那些豆花香气扑人眉宇，直沁肌骨，兼之说些占往今来世情闲话。莫把闲字看得错了，唯是闲的时节，良心发现出来，一言恳切，最能感动。如今世界不平，人心叵测，那聪明伶俐的人，腹内读的书史，倒是机械变诈的本头。做了大官，到了高位，那一片孩提赤子初心全然断火。说来的话，都是天地鬼神猜料不着；做来的事，都在伦常圈子之外，到是那不读书的村鄙之夫，两脚踏着实地，一心靠着苍天，不认得周公、孔子，全在自家衾影梦寐之中，一心不苟，一事不差，倒显得三代之直、秉彝之良，在于此辈。仔细使人评论起来，那些踢空弄影豪杰，比为粪蛆还不及也。今日在下斗胆直向众位仁兄前，放肆说个极卑极贱的人，倒做了人所难及的事。说来虽然一时污耳，想将起来，倒也有味。

你道天下卑贱的是甚么人？也不是菜佣酒保，也不是屠狗椎埋，却是卑田院里一个乞儿。请问诸兄，天下的乞儿，难道祖父生来，世代袭职就是此辈不成？却也有个来头。这人姓吴名定，乃湖广荆州府江陵县人。他的祖叫

气运休咎（jiù 音就）——气运，命运；休，吉庆，欢乐，咎，凶。

强梁——强横，强暴的意思。

艴（fú，音扶）——生气的样子。

雍（yōng，音拥）熙——和乐升平之意。

沁（qìn，音琴 去声）——（香气，液体等）渗入或透出。

叵（pǐ）测——不可推测（贬义）。

孩提赤子——孩提，指幼儿时期；赤子，指初生婴儿。

衾（qīn，音亲）——被子。

做吴立，贡士出身，为人气质和平，遇人接物，无不以“恕”字“耐”字化导乡人。那一乡之人俱尊从他的教诲，称他为和靖先生。生有五子，四子俱已人胶庠，耕读为活。只因晚年欠些主意，偶将房中一个丫头有些姿色，一时禁持不定，收在身边，生下一子，长成六七岁，唤名吴贤。他的意念，就与人大不相同，四位长兄也俱不放在心上。十余岁父亲去世，那弟兄照股分居，吴贤也就随了母亲到自己庄上住了，请位先生教他攻习诗书，思量干那正经勾当。到了十七八岁不得入学，忽一日仰天而叹，说出一句骇人闻听之言，道：“人生天地间，上不做玉皇大帝，下情愿做卑田乞儿。若做个世上不沉不浮、可有可无之人，有何用处？不如死归地府，另去托生，倒也得个爽利。”此亦是吴贤一时忿激之谈，那知屋檐三尺之上，玉帝偶尔游行，从此经过，左右神司立刻奏闻。玉帝传旨，即命注生注死及盘查禄位判官一齐俱到，查那吴贤有无阳寿禄籍。那判官按簿清查，内有一条写着：“荆州人吴贤，志大福轻，妄生怨读，应行勾摄，抵作卑田。但他生平原无暧昧心肠，委身虽属卑微，品地还他高洁。”此是幽冥之事不题。

且说吴贤在家说了这句妄话，不数日间，阳寿顿绝。妻子尚有妊孕在身，到了十月满足，生下遗腹一子，乳名定儿。后来即名吴定，面貌却也清秀。年岁渐长，奈何家业日逐凋零，只因他命里注定是个乞儿。如何撑架得住？到了二十余岁，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只得奉了母亲往他乡外府。不料母亲双目俱瞽，沿路搀扶，乞食而去，家中叔伯弟兄毫不沾染，那些亲戚，只晓得他做物气高，不想到别处于这生涯，朝朝暮暮，一路讨来的或酒或食，先奉母亲噉了，方敢自食。忽然省得本年八月十五日，乃是母亲四十岁诞辰，定儿心里十分怀念，力量却是不加，日夜思索，不知怎么设处，为母亲庆个寿日才好。此在后话。

且说楚中有个显者，官至二品，奉旨予告，驰驿还家。那年六月初旬，正是此公五十华辰，其母亦登七秩，却在九月之抄。若论富贵声势，锦上添花，半年前便有亲亲戚戚，水陆杂陈，奇珍毕集，设席开筵，忙乱不了。那显者道：“我母尚未称觞，如何先敢受祝？况今已归林下，凡百都要收敛。我且避居山间僧舍，断酒除荤，拜经礼忏，虽不邀福，亦足修省身心，一大善事。”偶尔策杖潜行，忽闻鼗鼓之声出自林际，显者惊道：“是亲朋知我在此，张筵备席，率取音乐，以为我寿也。”心窃疑之。转过山坡，只见几株扶疏古木之下，一个瞽目老妪坐于大石之上。一个乞儿牵着一只黄犬，一手携着食篮，随将篮中破瓢土碗同着零星委弃之物，一一摆在面前，然后手中持着一面鼗鼓，播将起来。那黄犬亦随着鼓韵，在前跳舞不已。乞儿跪拜于下，高捧盆瓿，口里不知唱着甚么歌儿，恭恭敬敬进将上去，曲尽欢心。

那显者从旁看了半日，却是不解甚么缘故，走向前来问道：“此姬是汝之何人？”那定儿上前道：“尊官且请回避，吾母今日千秋之辰，弗得惊动！”显者笑道：“蠹食之李、鼠蚀之瓜、釜底余羹、瓶中浊酒，遂足为母寿乎？”定儿道：“官人谬矣！我虽读书不深，古圣先贤之语亦尝闻之。圣门有个曾子，养那父亲曾皙，每日三餐，酒肉俱备。吃得醉饱之余，问道：‘还有么？’曾子连连应声道：‘有。’就是没时，决答是有的。倘或父亲要请别人，也

瞽（g，音古）——一瞎。

华辰——称人生日。

（tō，音陶）——拨浪鼓。

立时设备。这教做‘养志’之孝。到那曾元手里，却不解得这个意思，供养三餐之外，虽酒肉照常不缺，若问说：‘还有么？’那曾元就应道：‘没了。’不是没了，却要留在下顿供养。这只教做“养体”，如何称得‘孝’字！我辈虽用破瓢土碗，与那金镶牙箸、宝嵌玉杯有何分别？就摆些浊醪败汁，与那海味山珍又有何各样？牵着黄犬，播着鼗鼓，唱着歌儿，舞蹈于前，便是虞廷百兽率舞、老莱戏彩班衣，我也不让过他的！”显者听了这段说话，连声赞道：“有理有理！”那瞽姬在上唤道：“是谁称赞？快请过来奉一巨觥。”定儿遵了母命，请过显者。那显者一时感动自己孝母之心，就不推托，竟尽欢一饮而尽。遂对定儿道：“见汝至诚纯孝，何不随我到府中，受用些安耽衣饭，度汝母亲残年，也免得朝夕离披匍匐之苦？”定儿摇手道：“不去不去！母亲百岁之后，我日则沿门持钵，夜则依宿草庐不离朝夕，宛若生前。若一人富贵之家，官人虽把我格外看待，那宅内豪僮悍婢，能不轻贱吾母哉！今见富贵缙绅之家，一膺新命，双亲远离，虽有忆念之心，关河阻隔，徒望白云，一番悲叹。不幸一朝见背，即有同僚当道绫锦吊奠挽章，及朝廷赐有焚黄祭葬、优恤重典，也只好墓顶夸张，坟头热闹。及至拜扫之余，儿女归家，灯前笑语，狐狸冢上，向月哀鸣。那从古来种柏居庐，闻雷扑墓的孝子能有几人？九泉之下，一滴难到，家中纵有黄金百万，能买我母亲生前一笑哉？”说得显者热闹胸中，化作一团冰雪连底冻的相似，垂头叹息。尚要开言说些甚么，定儿道：“吾母醉矣！”背负瞽姬，竟自去了，那显者快快地回，不在话下。

且说定儿背了母亲，回到旧日安身去处照常乞食，过了年余，那母亲也就故了。众乞儿俱来相吊，歌着《薤露》之词，掩埋在一空阔不碍之地。坟前左右，也植了几株松柏，结个草棚，便于藏身。日里常乞食，供奉三餐，整整三年同於一日。那近处乡村市上，舍北桥南，那道他是个孝子，人人起敬。况且遇着成熟之年，一方一境，那布施的、供养的都抢着先头，把定儿吃得肥肥胖胖，比那游方僧铺单打坐，人家轮流斋供的，胜如十分。定儿心满意足，也没有别的奢念。一日遇着母亲忌辰，清早起来备了些香烛，从人家讨了些荤素东西，一直来到坟前摆下。将香烛点起，仍似生前模样，把鼗鼓摇将起来，唱了许多歌儿，又哀哀惨惨哭了一回，把那供养的残酒也就一一饮在肚里。眼角乜斜，酒意渐渐涌上，一跤放倒，就在坟上睡了一觉。醒来不觉日色蹉西，睁眼一看，信步便走。不上行有半里之程，要过一道断头小河。脱了破鞋，踏着水沙，将近对岸上涯所在，脚指头忽然触着，疼痛异常。只道撞了石头，恐怕又撞了后来之人，带着疼痛，弯腰一摸，将欲丢弃道傍，原来不是石头，拿起看时，却是一个大大青布包袱。即便提到岸上树荫之下，打开看时，却是白屑屑、亮光光许多松纹雪花在内。定儿看了，点点头道：“此不知何人所失？此时又不知如何懊恨。无处追寻，只怕那人性命未知如何了也！”仍旧包裹好了。天色将晚，一面将银包悄悄埋在枯树之下，就在左近庙宇廊下宿了一夜。早间讨些早饭吃了，却也不往别处去，依旧走到那断河口阴凉所在，痴痴对着那一泓清水，眼也不合，已等甚么人来。

那个所在是个背路，却也过往的少，直待日色中时，只见一人披着头发，散开襟袖，失张失智，赤着两脚下过河来。定儿道：“此必是矣！”立起身

乜(mi)斜——眼睛因困倦眯成一条缝。

泓(hóng, 音红)——量词，清水一道或一片叫一泓。

走向前去，问着那人何往。那人看是乞儿，恐怕他化钱财逗留身子，一言不答，只往前奔。定儿道：“老兄如此慌张，莫不失了甚么东西？”那人回身即问道：“你莫不拾得么？”定儿道：“试说何物？”那人道：“在下出门三年，受了许多艰难辛苦，挣得几两银子，近来闻得母亲有病，心急行程，不料遗失中途。尊兄检得，若有高怀怜悯在下，情愿将一半奉酬。”定儿道：“可有甚么包裹的么？”那人道：“是一个青布双层夹包，千针百线纫捺成的。”定儿道：“是矣，是矣。可随我来！”走到枯树之下，原封不动，双手交还。那人打开，分了一半送与定儿。定儿道：“得此一半，何不全以匿之？”断不肯受。那人跪谢再三，不觉路上行人聚了一堆，从旁看见推逊不已，定儿执意如初，众人说：“送他二两当个酒资，难道你也不收？”定儿见众人说得有理，勉强收了，藏之怀中。个个叹道：“乞丐下贱，如此高义直薄云天，真真难得！”从此定儿的名头，远近也就尊重许多。

又一日，闻得北山之下，一个僧人募造白衣观音宝阁，塑了金相，将要开光，无数善男信女拜经礼忏。一则随喜，再则赶闹佛会，也得几日素饱。行到中途，望着茂林之间聊且歇脚，只闻得竹条丛里忽有呻吟之声。上前一看，却见一个年纪幼小妇人，骨瘦如柴，形容枯槁，瞬息垂毙。定儿见了，唬了一惊，想道：“无人去处，如何有此一物？莫非山魃木客假扮前来，哄我人头，打算我的性命！”又道：“既要哄我，如何作此赝赢之状？也还是人，断不是鬼，其中必有缘故。”复转身上前细看，那妇人口里也还说得话。定儿问道：“你何人？须要直言细说，我方救你。”那妇人徐徐道：“我是黄州麻城人家一个女子，自愧不端，乃被负心薄幸诱我潜逃。不料所带衣资盘缠殆尽、中途染了一病，旅店中住了几时，欠下房钱没可布摆。那负心人昨夜把我背负至此，抛弃荒林，不知去向。倘得恩人救拔，死不忘恩！”定儿听了这些说话，信是真的，也就扶掖起来，将他跽在背上，走到近处一座古庙之中，轻轻放下。一面寻些软草摊放地上，教他睡得稳了，一面寻个半破砂锅，拾些柴枝竹梗，煎些汤水小食，早晚接济。送毕饮食，那定儿即便住在门外另自宿歇，宛如宾客相似。不半月间，那妇人肌肉渐生，略堪步履，愿以身嫁。定儿道：“娘子差矣！汝虽是不端之妇，我自具救人之心，若乘人之危而利之，非义也；责人之报而私之，非仁也。这段念头，与我迥然不合。你自早晚调护身体，那个姻缘千万不可从此作想。你的父母家乡去此不远，何不同你渐渐访问，回家便了。”不数日间，就到了麻城。查问住居明白，那父母只得密密收下，感服异常，赠他盘费二两。定儿固辞，勉强再三，只得收了藏之怀中，依旧乞食而去。

偶然行到黄梅市上，看见一老者愁眉蹙额，携着一子约有十一二岁，头上插一草标，口称负了富室宿逋五金，愿此子以偿前债。走来走去，却也不见有人唤动。定儿凝睛看了半晌，叹口气道：“富室豪门，那里在此些须五两之负？毕竟鬻子以偿，何忍心也！”因出怀中之金，谓其人道：“吾将为子往请。”因同见富翁。鬻者人报，富翁道：“唤经手问其取足本利，还

逊——谦虚，谦恭。

山魃（xí o，音消）——传说中山里的独脚鬼怪。

去——此处指距离，动词。

鬻（yù，音玉）——卖。

鬻（h n，音昏）者——看门的人。

其原券是矣，见我何为？”阎者道：“又有一乞儿在外候见。”富者道：“是必拉取乞儿。将欲向我作无赖事也。”阎者道：“闻得乞儿持银在外，代其偿还。”富者心疑其事，因出厅前。那负债者同着定儿立在阶下，负债者道：“员外恩债，子母应偿。但老病家贫，实无所抵，还求员外开恩，宽限几时。”富者道：“此话说已久矣！前许鬻儿偿我，今见我何得又是前说？”定儿上前道：“员外家如猗顿，富比陶朱，五两之负，直太仓一粟耳！何必要人卖子以偿？吾不忍见。我虽行乞道上，怀中积有四金，代彼偿之。尚欠一金，须望宽恩。若必不肯蠲除，我情愿在贵地行乞，渐渐填补。”富者听了大怒道：“分明此人将这四两银子挽他出来，将我奚落。情实可恨！就是乞儿，安得怀中积贮四两？我前日闻得庄夜间被盗，失去粮银四两，此必无疑。速写一呈送去黄梅县里，并那欠债老儿指作窝家，追赃正法，刺配他乡，方平吾气！”那些左右家人听见家主指挥，即刻写成状纸，将那几个人一条绳子连鸡相似，火速送到县里。

彼时县主乃是新选甲科，姓包名达，聪察异常，不青殉情枉法，闻名的赛阎罗。将状收进，即刻升堂。把那前情一问，一边却是一欠债鬻子，一人仗义代偿；一边道是贼情，原脏执获在官。正在踟蹰，只见门外许多良耆里老鱼贯相似，一班约有三四十人，跪向门外。县主早已看见，俱唤进来。不待县主开口，那些跪下之人口里喊道：“一个义士！一个义士！众百姓们俱目击的，不可被那为富不仁的陷害了！”包大尹道：“我也不凭你们人多说的就信了，快退下上，待我一一问来。”先叫那欠债老子，将负债卖子原由说了一遍；又叫定儿将仗义代偿，及将说话触犯了员外情由说了一遍，包大尹详情道：“乞儿抄化之银，不过糠粃碎米，零星不多，如何有这四两大块银子？”正欲动刑，那众人上前把定儿抱住，将当初还金还妇两段情节，说得真真实实。大尹道：“也难凭信。若说还金还妇得来之银，此地相去不甚相远。”

两处行文，不几日都拘到案前，那失金之人与那失妇之人，说得凿凿有据。大尹先暗取四两银子试那二人，那二人看了不认；复取那四两银子验看，那两人上前连声道：“是是！”将一包零碎之银信手撮开两处，上那柜上等子一称，刚刚却是二两之数，一毫不差。大尹即将富者取出头号大板打了四十，发在监中，要问招诬之罪。富者再三求怜叩免。大尹姑息，于富者名下罚银叁百两，旌赏定儿；那妇尚未嫁人，即断配为夫妇。后来生有三子，仍习书香一脉，至今为黄州巨族。

列位尊兄，可信幽冥之事原不爽的？前边说那判官簿上，注着吴贤名下“委身虽属卑微，品地还他高洁”，今看将来，一字全然不差。皆因吴贤无心说这两句放肆之语，那知就落了个轮回，可见说话要谨慎的。我们今日在此说些果报之语，都是有益于身心学问的。若群居在豆棚之下，不知豆棚之上就有天帝玉皇过的，万一说些淫邪之后，冥冥之中。我辈也就折罚不尽也。

众人合掌道：“佛菩萨之真言，不是过也！”俱躬身唯唯，作礼而退。

第六则 大和尚假意超升

是日也，天朗气清，凉风至。只见棚上豆花开遍，中间却有几枝，结成蓓蓓蕾蕾相似许多豆荚。那些孩子看见，嚷道，“好了，上边结成豆了！”棚下就有人伸头缩颈，将要采他。众人道：“新生豆荚是难得的。”主人道：“待我采他下来，先煮熟了，今日有人说得好故事的，就请他吃。”众人道：“有理，有理。”

棚下摆着一张椅子，中间走出一个少年道：“今日待我坐在椅上，说个世情中有最不服人的一段话头，叫列位听了，猛然想着，也要痛恨起来。我想天上只有一个日月，东升西坠，所以万古长明；地上生物，只有一个种子，一条本根。所以生生无尽。至于人生天地间，偏偏有许多名目：君王是治天下的，臣子是辅佐君王的，百姓是耕种田地养活万民的。这叫做‘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因此古圣先贤立个儒教，关系极大，剖判天地阴阳道理，正明人伦万古纲常，教化文明，齐家治国平天下，俱亏着他。这是天地正气一脉，不可思议的了。又有一个道教，他也不过讲些玄微之理，修养身心，延年益寿，这种类还也不多，且慢议论着他。独有释教，这个法门参杂得紧，自汉明帝十二年佛人中国，道是西方来了圣人，拈着一个‘空’字立论，也不过劝化世人看得万事皆空，六根清净，养得心境玲珑，毫无挂碍，原没有甚么果报轮回之说。只因后来的人无端穿凿，说出许多地狱天堂，就起了骗人章本。此是后活未提。

只说这些和尚，我始初也道都是为生死事大，发愿修行，乃是聪明上智之人勾当。那知其中不论贤愚好歹，及好盗诈伪之人，都因日常间走了尽头路，天将不容，地将不载，没奈何将这几根头发剃下，颈上挂着数珠，肩上搭着褊衫，手里拿着木鱼，就道是个和尚，从前过恶，人也就恕他一分。看得这条道路宽绰有余，那无赖之徒逃窜入门，不觉一日一日逐渐多得紧了。没处生发衣食，或者截段竹头。铸口铜钟，买根锁条，城市上、乡村中，天未曾亮，做生意的尚未走动，他便乒乒乓乓的敲得头痛，叫得耳聋，指东话西。或是起建殿宇，修盖钟楼，装塑金相，印请藏经，趁口胡嘲，骗钱骗米，从此做去。若只守着本分度此一生，也不惹人厌恶，那知竟有穷凶极恶，具那覆地翻天伎俩，躲闪于中。人预先却不识他，只道是佛祖菩萨，至诚供养。未后做出事来，拖累人身家性命不保，以此连那好的也不信了。此是佛门变种败类，我也不必说他。

难道一派都是歹人不成？其中也有度世金仙、现身佛子，登坛说法，救拔沉迷。如达摩西来，生公出世，他却在心性上参悟道理，点化世人，说几句偈语，留几句名言，千古人所不及，委实足以服人，历代以来，希世有的。从来佛祖传道的拂子，也不曾见他轻轻付与那个。如今这些孽畜却另翻出一个局面，不论肚里通也未通，只要粗粗认得几字，丛林中觅几本语录，买几本注疏，坐在金刚脚下练熟声口，就假斯文结识几个禅友，互相标榜，拜过几个讲师；或自立个宗派，道是几年上某处大和尚付过拂的。悄悄走到外州他县，窥见冷落所在一个破坏寺院，就联络地方上几个佛总师婆，称说某处来了善知识，看得此寺当兴。或埋藏些古时碑版偶然掘出，或装诬本山伽蓝

玲珑——形容（人）灵活敏捷。

偈（jì，音记）语——佛经中的唱词。

在外显灵，或洒些糖水假名甘露，骗人之法，百计千方。不半月间，那一方一境愚夫愚妇，说得 轰轰热热。略略有些钱粮，道：“我们备办表礼，去请一位大和尚来，开期结制。”那个不尴不尬的和尚，也就纠合许多随堂行者，公然装模作样，将别处丛林的作为一一摹仿。或央人讨了巡简司的告示，或结识冷乡宦护法的名头，抄了许多偈语，学些宗门棒喝，房廊下贴了几张规条，斋堂前写出长篇参语，那些来来往往，看了一些也摸不头着，便道大和尚学问深远，一时领悟不来。分明白日里被他瞒过，这些愚人死也不知。

丛林中还有一件人所不晓得的，大凡大和尚到一处开堂，各处住静室的禅和子，日常间都是打成一片，其中花巧名目甚多，如：

西堂 维那 首座 悦众 书记 都讲 堂主 侍者 监院 知客
知浴 化主 点座 副诗 贴库 行堂 殿主 值钱 值科 香灯
下院 知藏 知随 铺堂 巡照 总管 都管 知众 知山 库头
菜头 钟头 田头 饭头 茶头 园头 火头 水头 圃头

这些名目科派出来，写下一张榜文贴在茶寮，却也好看。到那登坛时节，细吹细打，两边排列许多僧众，捧着香花灯烛，磕头礼拜，装点得不知怎样尊重。及至开讲，也不过将编成的讲章念了一遍，那个解悟得来？又请了几个废弃的乡宦、假高尚的孝廉、告老打罢的朋友、从旁护法，出身子做个招头，暗地分些分例，乡愚之人越发尊信得紧。如有那外方僧众，有意思的要到坛前辩驳佛法，那些侍者齐来拿去，打得臭死。各处寺院递了知单，认定面貌，不但走遍路头不许安单，在那地方化碗饭吃也不得了。还有一个规矩：大殿缘簿上写来布施，及在外抄化钱粮，方归常住；那道场上来的宰官、居士及婆婆妈妈的钱粮，都是大和尚随来僧众一并收贮，只待场期一毕，次日即照股烹分，走得一个没影。各各回去受用。常住欠了木料、油盐米帐，一些不管，请自支撑。再打听得别处开期，又去生发。你道这些和尚，却不比合伙的强盗又狠三分么？

考得‘大和尚’三字，乃是晋朝石勒的时节，有个佛图澄自己称道。其实他是个圣僧，看那石勒皇帝就如海上鸥鸟一般。神通广大，能知过去未来，俨然一尊燃灯古佛，自然动人钦敬。请问这些和尚，《华严经》尚未念着，不过设局骗人是其本愿，如何就便僭称为大和尚？时上有个笑话，却是嘲那大和尚的。说有个相公，乘着一只小船去访那大和尚。进方丈茶话毕，作别起身，大和尚直送出来。到那水口，相公仍下小船。西边日色晒来，相公脱下裙子挂着。大和尚道：‘直看相公之船箬叶大了，小僧方敢进去。’那相公坐在船里，也把遮的裙子揭开看那和尚。船已渐退，那管家道：‘大和尚立在水口，望去止有七八寸长了，请相公放下裙子罢。’只因和尚叫得大了，所以嘲他，这是诨话。

却又有一段闲话，乃是真真实实的。这话出在那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与那河南信阳州交界地方，叫做恨这关。乃是一座陡峻高山，四面葱茏树木，虽是要道，行人过往稀疏。山冈之上有一古刹，也是唐宋来的香火，志书上叫名普明寺。寺内止有二三十众僧人，都是茹荤饮酒的罗刹，不知迩来十五六年之间，却坐化十余位长老。四边传说，寺内风水原是圣地，所以禅师佛

圃（q ng，音青）——厕所。

僭（jiàn，音见）——超越本分。

箬（ruò，音若）叶——箬竹的叶子。

祖屡屡现身，各处布施倒也年年接凑。不期一日，有个采药医人到彼求宿，那僧人抵死不容，医者只得乘月而行。走了一二十里，却忘了一把锄头，放在山门外石碑亭中。猛然省起，恐怕有人取去，只得跌身转去，来到碑亭，寻那锄头。只听得墙内一人叫苦连天，口口叫道：‘老爷们，容我再活几日，然后上座罢！’医者觉得有些古怪，爬上墙头，挽着树枝仔细一看，只见堂前灯光射出，却见几个秃子把一老僧捆缚端正，将他扛上一个坐处，看不明白。那老僧杀猪般大叫数声，就不响了。医者挨了一夜，到次日看甚动静。到了天亮，只听得佛堂钟鼓齐鸣，佛号震天，道人出来说道：‘了明禅师昨晚坐化了。’四边分了斋贴，来了许多佛头，正要开张做法事，那医者进去仔细一看，却见一个愁惨之容，面皮黄如菜叶，一些血色没有。医者乘着空隙，将手从那座下一摸，只见满手鲜血，谷道中却生一个根的模样。医者即到信阳州里，将这段情节一一报知。

那知州夜有一梦，也见一个老僧浑身带血，声声叫苦。知州省得，即便乘了快马，领了乡兵将寺围住。进到里边，叫住持出来相见。那住持道是大和尚，不肯出来，只有一个当家的迎接。州官问道：‘昨日又坐化了一位禅师，特来顶礼，就便与他合缸造塔。’那当家也叩一首谢了。州官道：‘寺内多少僧人？——一点过，都要施些衬钱。’那几个如狼似虎的，俱出来低着头儿，垂下双手，听州官点过上名。每个和尚俱叫乡兵看守，一面叫手下请起坐化的僧人，看他手足是怎样的，两个乡兵上前推移不动，用力一抬，那谷道中一个二尺长的铁钉登时翻落，下边缸里却有一桶鲜血凝结于内。

许多和尚——即将绑缚带到州内，还把僧房层层拆将进去，却跑出十数个妇女来，大声喊屈。知州唤皂隶——一带过问道：‘你这几个妇人在内几时了？’妇人一齐招道：‘有三五年不等的，有本年的。都是这些和尚勾合光棍，在外诈作客商模样，不论银钱，只说娶亲做夫妻回家过活的。那知逐渐骗到家乡，忽一日托名探亲，带了直送到此处，藏于重墙复壁、深房曲室之中，天日也不得一见。也有近村人家，十余岁女儿在外闲耍，乘人不见，抱来藏在其中，待得十二三岁就受用了。’州官问道：‘这许多年，怎么没有一人往州县中首告？’那妇人道：‘手下使用的道人，俱是平昔杀人做贼之辈，无处投奔，四下收拾进来。日常间也各各自有去路，骗来钱米平平均分，邻近村中也俱日常沾些恩惠，故此内内外外，没有人与他作对。内中若有一人说些刁俏之话，众人也就登时结果去了。所以到今众口一心，绝无发觉。’州官问道：‘历年来，如何有这许多人坐化？’妇人招道：‘俱是过往单身客人。把他圈进里面，不容脱身，先把蒙汗药与他吃了；后将网子除下，绑缚了晒在日中，额角与面目都熏黑了，然后把他头发齐眉剪下，扮作头陀模样。或将身子上下捆缚做跏趺坐法。饿了三五日，头骨俱软，衣袂之中灌上硫磺焰硝，扶在柴楼龕座之上。纠唤地方旧日做佛头佛总的，谣言开去，四处俱来观看。攒钱设供，造塔看经，不知骗了多多少少，也照旧规分头派用。花费尽了，就要干这活佛勾当。’州官正在查问之际，门子报道：‘竹园内又掘出许多女人脚骨。’州官问道：‘都是女人脚骨为何？’一妇人道：‘男人死了，枯骨都无用处。唯有新死女人，这双腿骨血气不散，将来锯解碎了，加上水磨工夫，充作象牙筷子，无人认得，每得厚利。寺中道人无处生发钱钞，每每打听新死妇人，盗取来干这勾当。腿骨用去，所以存的都是脚骨。’

州官审得其情惨毒，每个和尚打了五十板，心窝里加上一钉，登时命绝。备将情节申闻上司，一一将来除个净尽，并那普明寺一火焚之，却是除了大害。这也是近日大和尚的故事。

更有一段故事，也是闻得来的。说是唐朝开元年间，河南怀庆府河内县地方开元寺，有个僧人法名死灰，这名就先奇了。生得相貌奇古，气宇昂藏，博通经典，贯串百家，兼识天文地理，能知过去未来、生人寿数。做得几句诗，写得几家字，画得几笔画，赛过海内名公，抹杀四方清客，四远慕名来求见的，须备了出奇方物供养，送进禅堂，上了号簿，候了三日，才出方丈见人一次。许多僧众簇拥出来，升在层台高座之上，两旁侍者提炉执拂，捧仗持瓶，面前摆的花尊烛台，当中炉内焚起沉檀降速，内外香烟宝篆结成华盖相似，好不热闹。三声云板，才许那问话的人依次上前跪下，方将要问的话头一一说了。他在上面，才把那囫圇捉四面光的话儿开示了几句，即叫退下。再欲开言，就是拦头一棒，打得发昏倒晕，由你自去猜度，然后又轮到第二班的上去，也照前是个模样。或说下几句话头，或留下几行诗偈，一般也有撞着之处，也有病人上前，将病原说了一番，向他请方。他胸中《难经》脉诀、《本草》药性原是明白，也便写些与人，服去却有灵验。不多时，四方之人说得长老活龙活现，连这长老也自不信自起来，公然道是活佛祖师出世来了。因此四下钱粮，云蒸雾集。重建丛林，前后山门殿宇，层层盖造，天下除了四大名山，也就数这开元寺了。

谁料那年仆固怀恩反了，朝廷起兵发马，要往征剿。河北地方乃是要地，设立藩镇，领兵元帅点了李抱真。此公膂力过人，谋多智足，领了五万人马屯扎河北，颇有纪律，不扰民间一草一木，各各相安，民间感激不啻父母。将那兵丁三日一操，五日一练，寸步不离营伍。李元帅闻得长老大名，到任三日即备许多布施，执弟子之礼，前去拜他。长老接见，看得元帅尊重了他，他反拿腔做势，要仿那佛图澄对那石勒的光景，十分傲慢。李元帅早已窥破这个和尚是个仗着资质做起来的，其实性地上的工夫全无把捉，这也不在话下。

那知这个和尚也是合该数尽，那河北一带地方遇了天时不凑，颗粒无收，朝廷月粮压欠七八个月不来接济，军中汹汹，暗地谣言将有楚歌吹散八千之意。李元帅无计设处，只得去到寺中，称说大和尚大有应变之才，合掌顶礼，跪在面前，虚心下意，请问和尚。那长老日常间具那骗小人的伎俩，却是有多余，那兵马呼吸待变，实实要凑处钱粮将来支放，却也一时窘定，没有甚么计策答那元帅。其实李元帅胸中成算早已定之，只要宛宛说将进去，口口奉承大和尚长、大和尚短，却使长老堕在计中毫无知觉，才有妙处。李元帅故意做那攒眉蹙额形容，停了一会问道：‘寺中钱粮不知现有多少积贮？可以暂借目前，救济一两月么？’那和尚的心肠，与伽蓝菩萨常住一样生成，拿进喜欢，拿出却不中意。说道：“近来常住不够十日支撑，亏得小僧有些福缘，到那不足时节，就有人紧着送来，才度得这些日子；若说有积聚多少，却是没有。’李元帅接口道：‘如今我也不要借常住钱粮。有个算计，只求大和尚“福缘”二字，我弟子就有生路了。’长老听说不借钱粮，只借福缘，精神抖擞起十倍，问道：‘如何？如何？’李元帅道：‘弟子领着兵马南征北讨，处处走过，看来无如此地百姓好善的多。如今弟子倒有一个粗念，欲仗着大和尚福缘，明日寺前出张榜文，说是弟子奉请大和尚开讲《华严》法宝，并弹《孔雀真经》，聚集些善男信女，化些钱粮，也可将来答救几时’

那长老道：‘这个道场也动不得人头，就是来也不多，如何得够？’元帅道：‘弟子还有计较。’附耳低言，如此如此，那长老笑了一笑，连忙点首。即于寺内宽敞所在，高搭起七层莲台。重重俱已遮蔽好了，外边化些松柴，周围叠起，台下掘个地道，可容一人走得出来的。到了开期第一日，讲经完毕，大和尚开口说道：‘大众们须要速速用心理会，我在此也不久了，只待四十九日道场圆满，我就要回首西方去了。’那些善信听见大和尚就要回首，却是异事，一时轰动，四远传闻，那些布施钱粮的堆山塞海而来。

李元帅密密着落几个长老上了簿籍，一一收贮在内，看看到那圆满之期，人也昼夜不散，四围松柴越发叠得多了。四面的人好像似看戏的，只等那时上台，不知大和尚显出怎样活佛的神通、圣僧的证果。长老心事：‘有那台下的地道出路，只说外边放起火来，我自有的隐身法儿。出了地道，日后随了元帅天涯海角受用不了。’那知元帅日常间一片机心，原是要算计那长老的，到了放火的时节，将那地道关闭紧了。长老方悟得元帅骗他，也说不得，硬着身躯，不一时顿成灰烬。元帅在下，至诚礼拜，就有附会的说道：‘亲见大和尚穿着大红袈裟，五色祥云，许多幢幡宝盖，接引西方去了。’次日元帅又在火堆中放些细白石头，都道捡得许多舍利子。元帅收去，即欲与死灰祖师造塔，这也就应着当初取那法名讖了。那一方不论男女，都有布施，不上一月，积了三十余万。元帅一一收去充作兵饷，并无一人知觉。这也是一个大和尚超升故事。若是这长老日常里只是苦行焚修，不妆这个模样，那李元帅也不来下此刻薄之着。后来说出这段情节，天下之人齐口称快。假使大和尚果能知得过去未来，怎么被人暗算到这地位？可见大和尚都是假钞人自痴迷，将自己血汗挣的钱财，被他骗去。”

众人道：“如今大和尚挨肩擦背，委实太多，那能个个登坛，人人说法？近来人也有些厌薄，不大十分的兴他。聚做一团无有斋吃，只好一个顶着一个，犹如屋角头的臭老鼠，扯长一串，拿个引磬，托着钵盂，沿街化食，单单学那释迦乞食舍卫城中光景。这却是大和尚做出来的下场头也！”豆棚主人道：“仁兄此番说话，果然说得痛快。豆已煮熟，请兄一尝何如？”

第七则 首阳山叔齐变节

昨日自这后生朋友，把那近日大和尚的陋相说得尽情痛快，主人煮豆请他，约次日再来说些故事，另备点心奉请。那后生果然次日早早坐在棚下。内中一人道：“大和尚近来委实太多，惹人厌恶。但仁兄嘴尖舌快，太说得刻毒。我们终日吃素看经，邀人做会，劝人布施，如今觉得再去开口也难。即使说得乱坠天花，人也不肯信了。今日不要你说这世情的话，我却考你一考。昨日主人翁煮豆请你，何不今日把煮豆的故事，说一个我们听听，也见你胸中本领，不是剿袭来的世情闲话也。”

那后生仰天想了一想，道：“不难不难。古诗有云：‘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此曹子建之诗。子建乃三国时魏王曹操之子。弟兄三人：伯曰曹丕字子桓，仲曰曹彰字子庄，季曰曹植字子建，乃是嫡亲同胞所生。曹彰早已被曹丕毒药鸩害了。子建才高，曹丕心又忌刻，说他的诗词，俱是宿构现成记诵来的。彼时偶然席上吃那豆子，就以豆子为题，教他吟诗一首。子建刚刚走得七步，就把煮豆之诗朗朗吟出，虽只五言四句二十个字，其中滋味，关着那弟兄相残相妒之意，一一写出。曹丕见他如此捷才，心益妒忌。其如子建才学虽高，福气甚薄，不多时也就死了。天下大统，都是曹丕承接。可见才与福都是前生定的，不必用那残忍忌刻，徒伤了弟兄同气之情。这是三国时事，偶因豆棚之下正及煮豆之时，就把豆的故事说到弟兄身上。其实天下的弟兄和睦的少，参商的多。”

三国前边有个周朝，周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旦，乃是个大圣人，武王去世，他辅着成王幼主坐了天下。周公摄行相事，真心实意为着成王，人人都是信的。独有弟兄行中有一个管叔，他虽是与周公同胞生将下来，那肚肠却是天渊相隔。周公道是自家兄弟，心腹相托，叫他去监守着殷家子孙。那知管叔乘着监殷之举，反纠合蔡叔、霍叔，捏造许多流言，说周公事权在握，不日之间将有谋叛之心，却于孺子成王有大不利之事。周公在位，听了这些不利之言，寝食不安，梦寐之间心神颠倒，也就不敢居于相位。当在商未之世，四方未服，朝廷京东适值起了一股人马，在商说是义兵，在周道是顽民。周公也就借个东征题目，领了兵马，坐镇东边，却好避那流言之意。彼时流言四布，不知起于何人之口，周公也不忍疑心在管叔身上。后来成王看见管叔与蔡叔、霍叔都帮着商家武庚干事，才晓得乃是奸党流言，况且打开金胜柜中，看见父亲武王大病之时，周公曾纳一册，愿以身代，方晓得周公心曲青大白日，无一毫暧昧难明之事。先日周公居东之时，大风大雨，走石飞沙，把郊外大树尽行吹倒，或是连根拔了起来。是日成王迎请周公归国，那处处吹倒之树仍旧不扶自起。此见天地鬼神亦为感动。若是当谤言未息之日，周公一朝身死，万载千秋也不肯信。可见一个圣人遇着几个不好的弟兄，也就受累不小。此又是周时一个弟兄的故事。

还有一个故事，经史上也不曾见有记载，偶见秦始皇焚烧未尽稗官野史中，却有一段奇事。即在周朝未定之时、商朝既烬之日，有昆仲两个，虽是同胞，却有两念，始虽相合，终乃相离。乃兄叫做伯夷，令弟叫做叔齐。他是商朝分封一国之君，祖为墨胎氏，父为孤竹君。夷齐二人一母所生，原是情投意合，友于恭敬得无比的。只因伯夷生性孤僻，不肯通方，父亲道他不

近人情，没有客人之量，立不得君位，承不得宗祧。将死之时，写有遗命，道叔齐通些世故，谄练民情，要立叔齐为君。也是父命如此。那叔齐道：‘立国立长，下大义。父亲虽有遗命，却是临终之言，是乱命也。’依旧逊那伯夷。而伯夷又道：‘父亲遗命，如何改得？’你推我逊不已，相率而逃，把个国君之位看得弃如敝屣，却以万古纲常为重了。

忽因商纣无道，武王兴兵来伐。太公吕望领了军马前来，一路人民无不倒戈归顺，还拿着箪食壶浆，沿路恭迎，不消枪刀相杀，早已把天下定了。伯夷、叔齐看见天命人心已去，思量欲号召旧日人民起个义师，以图恢复，却也并无一人响应，这叫做孤掌难鸣的事，只索付之无可奈何。彼时武王兴师，文王去世尚未安葬，夷、齐二人暗自商量道：‘他是商家臣子，既要仗义执言，夺我商家天下，把君都弑了。父死安葬为大，他为天下，葬父之事不题，最不孝了。把这段大义去罪责他，如何逃闪得去？’正商酌间，那周家军马早已疾如风雨，大队拥塞而来。夷、齐看得不可迟缓，当着路头，弟兄扣马而谏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这两句话说将过去，说得武王开口不得。左右看见君王颜色不善，就要将刀砍去。刚得太公与武王并马而驰，武王所行之师，乃是吊民伐罪之师，太公急把左右止住，心里也知是夷、齐二人，不便明言，只说：‘此义士也，不可动手！’急使人扶而去之。夷、齐这两句话虽然无济于事，那天地纲常伦理却一手揭出，表于中天，那天下人心晓得大义的，也就激得动了。其如纣王罪大恶极，人心尽去，把这两句，依旧如冰炭不同炉的。夷、齐见得如此，晓得都城村镇处处有周家兵马守住，无可藏身，倘或将这有用之躯无端葬送，不若埋踪匿迹，留着此身，或者待时而动，也不可。左思右算，只得鼓着一口义气，悄悄出了都门，望着郊外一座大山，投奔而去。

此山唤名首阳，即今蒲州地面。山上有七八十里之遥，其中盘曲险峻，却有千层，周围旷野，何止四五百里！山上树木稀疏，也无人家屋宇，只有玲珑孤空岩穴可以藏身。山头石罅，有许些薇蕨之苗，清芬叶嫩，可以充饥；涧底岩阿，有几道飞瀑流泉，澄泓寒冽，可以解渴。夷、齐二人只得输心贴意，住在山中。始初只得他弟兄二人，倒也清闲自在。那城中市上的人，也听见夷、齐扣马而谏数语，说得词严义正，也便激动许多的人：或是商朝在籍的缙绅、告老的朋友，或是半尴不尬的假斯文、伪道学，言清行浊这一班。始初躲在静僻所在苟延性命，只怕人知，后来闻得某人投诚，某人出山，不说心中有些惧怕，又不说心中有些艳羡，却表出自己许多清高意见，许多溪刻论头。日子久了，又恐怕新朝的功令追逼将来，身家不当稳便，一边打听得夷、齐兄弟避往西山，也不觉你传我，我传你，号召那同心共志的走做一堆，淘淘阵阵，鱼贯而入，犹如三春二月烧香的相似，都走到西山里面来了。

已说山中树木虽稀，那豺狼虎豹平日却是多得紧的。始初见些人影，都在那草深树密之处张牙露爪，做势扬威，思量寻着几个时衰命苦的开个大荤。后来却见路上行人稠稠密密，那些孽畜也就疑心起来，只道来捉他们的，却也不见网罗枪棒。正在踌躇未定之间，只见走出一个二三尺高庞眉皓齿白发银须老汉，立在山嘴边叫道：‘那些孽畜过来，听我吩咐：近日山中来了伯

逊——让位。

爰(yuán, 音圆)——及, 到。

夷、叔齐二人，乃是贤人君子，不是下贱庸流。只为朝廷换了新主，不肯甘心臣服，却为着千古义气，相率而来。汝辈须揖毛 齿，匿迹藏形，不可胡行妄动！’那众兽心里恍然大悟，才晓得如今天下不姓商了。因想道：‘我辈虽系畜类，具有性灵。人既旧日属之商家，我等物类也是践商之土，茹商之毛，难道这段义气只该夷、齐二人性天禀成，我辈这个心境就该顽冥不灵的么？’只见虎豹把尾一摆，那些獾狗狐狸之属，也俱鼓着一口义气，齐往山上衔尾而进，望着夷、齐住处，躬身曲体，垂头衔足，俱像守户之犬，睡在山凹石洞之中，全不想捕兔寻羊，追獐赶鹿的勾当。

后来山下之人异言异服，奇形怪状，一日一日越觉多了。伯夷的念头介然如石，终日徜徉啸傲，策杖而行，采些薇蕨而食，口里也并不道个‘饥’字。看见许多人来挨肩擦背，弄得一个首阳本来空洞之山渐渐挤成市井，伯夷也还道天下尚义之人人居多，犹是商朝一个好大机括。不料叔齐眼界前看得不耐烦。肚腹中也枵得不耐烦，一日幡然动念道：‘此来我好差矣！家兄伯夷乃是应袭君爵的国主，于千古伦理上大义看来，守着商家的祖功宗训是应该的。那微子奔逃，比干谏死，箕子佯狂，把那好题目的文章都做去了。我们虽是河山带砺，休戚世封，不好嘿嘿蚩蚩，随行逐队，但我却是孤竹君次子，又比长兄大不相同，原可躲闪得些。前日撞着大兵到来，不自揣量，对着家兄触突了几句狂言，几乎性命不免。亏得军中姜太公在内，原与家兄东海、北海大老一脉通家，称为义士，扶弃道傍，才得保全。不然这条性命，也当孤注一掷去了。如今大兵已过，眼见得商家局面不能瓦全。前日粗心浮气走上山来，只道山中惟我二人，也还算个千古数一数二的人品。谁料近来借名养傲者既多，而托隐求征者益复不少，满山留得些不消耕种、不要纳税的薇蕨蕨粮，又被那会起早占头等的采取净尽，弄得一副面皮薄薄澆澆，好似晒乾瘪的菜叶；几条肋骨弯弯曲曲，又如破落户的窗棂。数日前也好挺着胸脯，装着膀子，直撞横行。怎奈何腰胯里、肚皮中，软当当，空洞洞，委实支撑不过。猛然想起人生世间，所图不过“名利”二字。我大兄有人称他是圣的、贤的、清的、仁的、隘的，这也不枉了丈夫豪杰。或有人兼着我说，也不过是顺口带挚的。若是我趁着他的面皮，随着他的跟脚，即使成得名来，也只做个趁闹帮闲的饿鬼。设或今朝起义，明日兴师，万一偶然脚踏手滑，未免做了招灾惹祸的都头。如此算来，就像地上拾着甘蔗棍的，渐渐嚼来，越觉无味。今日回想，犹喜未迟。古人云：‘与其身后享那空名，不若生前一杯热酒。’此时大兄主意坚如金石，不可动摇，若是我说明别去，他也断然不肯。不若今日乘着大兄后山采薇去了，扶着这条竹杖，携着荆筐，慢慢的挨到山前观望观望，若有一些空隙，就好走下山去。’彼时伯夷早已饿得七八分沉重，原不提防着叔齐。叔齐却是怀了二心多日，那下山的打扮先已装备停当，就把竹杖、荆筐随地撇下，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道袍，头上带着一顶麻布孝巾，脚下踹一双八耳麻鞋，才与山中面貌各别，又与世俗不同。即使路上有人盘问，到底也不失移孝作忠的论头。

不说叔齐下山的话，且说那豺狼虎豹自那日随了夷、齐上山，畜生的心肠，倒是真真实实守在那里，毫无异念。其中只有狐狸一种，善媚多疑，想也肚里饿得慌了，忽然省悟道：‘难道商家天下换了周朝，这山中济济跽跽的人都是尚着义气，毫无改变念头？只怕其中也有身骑两头马、脚踏两来舡

枵(xi o, 音消)——空虚。此处指肚子饿。

的从中行奸弄巧。’一面就唤着几个獐儿、鹿儿、猿儿、兔儿，分头四下哨探些风声，打听些响动，报与山君知道。或者捉个破绽，将些语言挑动得他一个回心转意，我辈也就有肚饱之日了。商量停当，即便分头仔细踹探。只见前山树荫堆里，遮遮掩掩而来。那些打哨的早已窥见，闪在一边。待他上前，觑面看时，打扮虽新，形容不改，原来不是别人，就是前日为首上山的令弟叔齐大人。众兽看见，却也吓了一跳，上前一齐抓住，遂作人言道：‘叔齐大人，今日打扮有些古怪，你莫不有甚么改易的念头？’叔齐道：‘其实不敢相瞒，守到今日，也执不得当时的论头了。’众兽道：‘令兄何在？’叔齐道：‘家兄是九死不渝的。我在下另有一番主意，昨日在山上正要寻见你们主人，说明这段道理，约齐了下山，不料在此地相会。就请到这山坡碎石头上，大家坐了，与你们说个畅快。就烦将此段情节转达山君，一齐都有好处。’众兽听见叔齐说得圆活，心里也便松了一松，就把衣服放了道：‘请教！请教！’叔齐道：‘我们乃是商朝世胄子弟，家兄该袭君爵，原是与国同休的。如今尚义入山，不食周粟，是守着千古君臣大义，却应该的。我为次子，名分大不相同，当以宗祧为重。前日虽则随了入山，也不过帮衬家兄进山的意思，不日原要下山。他自行他的志，我自行我的事，不消说，我懊悔在山住这几时。如众位及山君之辈，既不同于人类，又不关系纲常，上大降生汝辈，只该残忍惨毒，饮血茹毛，原以食人为事。当此鼎革之际，世人的前冤宿孽消弭不来，正当借重你们爪牙吞噬之威，肆此吼地惊天之势，所谓应运而兴，待时而动者也。为何也学了时人虚 气质，口似圣贤，心同盗跖，半醒半醉，如梦如痴，也都聚在这里忍着腹枵，甘此淡薄？却是错到底了！你们速速将我这段议论与山君商酌，他自然恍然大悟。想了我这段好话，万一日后世路上相逢，还要拜谢我哩！’众兽听了这一番说话，个个昂头露齿，抖擻毛皮，扞天扑地，快活个不了。叔齐也就立起身，拱手道，‘你们却去报与山君知也。’众兽一齐跳起，火速星飞，都不见了。叔齐伸头将左右前后周围一看，道：‘我叔齐真侥幸也！若不是这张利嘴满口花言，几根枯骨几乎断送在这一班口里，还要憎嫌瘴虱气哩。’叔齐从此放心乐意，踹着山坡，从容往山下走了二三十里。到一市镇人烟凑集之处，只见人家门首俱供着香花灯烛，门上都写贴‘顺民’二字。又见路上行人有骑骡马的，有乘小轿的，有挑行李的，意气扬扬，却是为何？仔细从旁打听，方知都是要往西京朝见新天子的。或是写了几款条陈去献策的，或是叙着先朝旧职求起用的，或是将着几篇歪文求征聘的，或是营求保举贤良方正的，纷纷奔走，络绎不绝。叔齐见了这般热闹，不觉心里又动了一个念头道：‘这些纷纷坛坛走动的都是意气昂昂，望着新朝扬眉吐气，思量做那致君泽民的事业，只怕没些凭据，没些根脚，也便做不出来。我乃商朝世臣，眼见投诚的官儿都是我们十亲九戚，虽然前日同家兄冲突了几句闲话，料那做皇帝的人决不把我们锱铢计较。况且家兄居于北海之滨，曾受文王养老之典，我若在朝，也是一个民之重望，比那些没名目小家子骗官骗禄的，大不相同矣。’一边行路，一边思想，正在虚空模拟之际，心下十分喧热，抬头一望，却见五云深处缥缈皇都。叔齐知道京城不远，也就近城所在寻个小寓暂且安身，料理出

觑（dí，音敌）面——见面，当面。

宗祧（tiāo，音挑）——旧时指家族相传的世系。

锱铢（zī zhū，音资朱）——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事。

山之事。诸般停当，方敢行动，整整在那歇客店里想了一夜。

次日正要在那都城内外觅着乡亲故旧，生发些盘费，走不上一二里路，只见西北角上一阵黑云推起，顷刻暗了半天，远远的轰轰烈烈，喧喧阗阗，如雷似电，随着狂风卷地而来。叔齐也道是阵暴风疾雨陡然来的，正待要往树林深处暂为躲避，那知到了面前，却是一队兵马，黑旗黑帜，黑盔黑甲，许多兵将也都是黑袍黑面的。叔齐见了，先已闪得神魂颠倒。不料当着面前，大喊一声道：‘拿着一个大奸细也！’不由分说，却把叔齐苍鹰扑兔相似一索捆了，攒着许多刀斧手，解到营内。叔齐还道是周家兵马，大声喊道：‘我是初出山，来投诚报效的！’上边传令道：‘既是投诚报效的，且把绳索松了。’叔齐神魂方定，抬头一看，却见上面坐的都是焦头烂额、有手没脚、有颈无头的一班阵上伤亡。中间一人道：‘你出身投诚报效，有何本事？’叔齐也就相机随口说道：‘我久住山中，能知百草药性，凡人疾病，立能起死回生。’众伤亡听见这话，正在负痛不过的时节，俱道：‘你有药速速送上来，替我辈疗治一治，随你要做甚么官，都是便的。’言之未已，忽见左班刀斧手队里走出一人，上前将叔齐头上戴的孝巾一把扯落，说道：‘你既要做官，如何戴此不祥之物？就是做了官儿，人也要把你做匿丧不孝理论。’那右班又走出一个人来，把叔齐面孔仔细一认，大叫道：‘这是孤竹君之子、伯夷之弟，叫做叔齐。近来脸嘴瘦削，却就不认得了。’众人上前齐声道：‘是，是。若论商家气脉，倒是与我们同心合志的。但是这样衣冠打扮，又不见与他令兄同行，其中必有缘故。’中间坐的道：‘近来人心奸巧，中藏难测，不可被他逞着这张利口，脱漏了去！’吩咐众人带去。正待仔细盘诘个明白，叔齐心里才省得这班人就是洛邑顽民了，不觉手忙脚乱，口里尚打点几句支吾的说话，袖中不觉脱落一张自己写的投诚呈子稿儿。众人抬起从头一念，大家拳头巴掌雨点相似，打得头破脑开。中间的骂道：‘你世受商家的高爵厚禄，待你可谓不薄，何反蒙着面皮，败坏心术，就去出山做官？即使做了官儿，朝南坐在那边，面皮上也觉有些惭愧。况且新朝规矩，你扯着两个空拳，怎便有官儿到手？如此无行之辈，速速推出市曹，斩首示众！’众人把叔齐依旧捆绑，正要推出手，且未说毕。

只说前日众兽得了叔齐这番说话，报与山君，山君省道：‘有理，有理。我辈若忍饿困守山中，倒做了逆天之事。’一个个磨牙砺齿，一个个奋鬣张威，都在山头撼天振地，望着坡下，一队一队踉蹌而来。行到山下，适值撞着那些顽民营里，绑着叔齐押解前来，将次行刑之际。那前队哨探的狐兔早已报与山君道：‘前日劝我们出山的叔齐，前途有难。’那山君即传令众兽上前救应，却被那顽民队里将弓箭刀枪，紧紧布定。众兽道：“拜上你家头领！叔齐乃是我辈恩主，若要动手，须与我们山君讲个明白，方可行刑。不然，我们并力而来，你们亦未稳二便！”不一时，那顽民的头目与那兽类的山君，两边齐出阵前，俱各拱手通问一番。然后山君道：‘叔齐大人乃我辈指迷恩主，今日正要奉上天功令度世安民，刈除恶孽，肃清海宇，敷奏太平。你如何把他行害？’那顽民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叔齐乃商朝世勋，他既上欺君父，下背兄长，是怀二心之人。我辈仗义兴师，不幸彼苍不佑，致使我辈沦落无依。然而一片忠诚，天日可表；一腔热血，万载难枯。今日幸得狭路相逢，若不剿除奸党，任他衣紫腰金，天理何存？王纲何在？’两

边俱各说得有理，不肯相让。

正在舌锋未解之时，只见东南角上祥云冉冉，几阵香风，一派仙乐齐鸣。前有许多珍禽异兽跳跃翱翔，后有许多宝盖幢幡飘摇飞舞，中间天神天将簇拥着龙车凤辇而来，传呼道：‘前边的畜生饿鬼俱各退避！’那顽民、兽类也先打听得来的神道，乃是玉皇驾前第一位尊神，号为齐物主证世金仙，专司下界国祚兴衰，生人福祿修短，并清算人世一切未完冤债等事。今当国运新旧交接之时，那勾索的与填还的正在归结之际。两边顽民、兽类与叔齐见了，一齐跪下，俱各诉说一番。齐物主遂将两边的说话仔细详审，开口断道：‘众生们见得天下有商周新旧之分，在我视之，一兴一亡，就是人家生的儿子一样，有何分别？譬如春夏之花谢了，便该秋冬之花开了。只要应着时令，便是不逆天条。若据顽民意见，开天辟地，就是个商家到底不成？商之后不该有周，商之前不该有夏了？你们不识天时，妄生意念，东也起义，西也兴师，却与国君无补，徒害生灵，况且尔辈所作所为，俱是腌臢龌龊之事，又不是那替天行道的真心，终甚么用！若偏说尔辈不是，把那千古君臣之义便顿然灭绝，也不成个世界。若尔辈这口怨气不肯消除，我与尔辈培养，待清时做个开国元勋罢了。’众顽民道：‘我们事虽不成，也替商家略略吐气。可恨叔齐背恩事仇，这等不忠不孝的人，如何容得！’齐物主道：“道隆则隆，道污则污。从来新朝的臣子，那一个不是先代的苗裔？该他出山，同着物类生生杀杀，风雨雷霆，俱是应天顺人，也不失个投明弃暗。”众顽民道：‘今天下涂炭极矣，难道上天亦好杀耶？’齐物主道：‘生杀本是一理，生处备有杀机，杀处全有生机。尔辈当着场子，自不省得。’众顽民听了这番说话，个个点首。

忽然虎豹散去，那顽民营伍响亮一声，恍如天崩地裂。那一团黑云黑雾俱变作黄云，逍遥四散，满地却见青莲万朵，涌现空中。立起身来，却是叔齐南河一梦。省得齐物主这派论头，自信此番出山却是不差，待有功名到手，再往西山收拾家兄枯骨，未为晚也。”

众人道：“怪道《四书》上起初把伯夷、叔齐并称，后来读到‘逸民’这一章书后，就单说着一个伯夷了。其实有来历的，不是此兄凿空之谈。敬服敬服！”

第八则 空青石蔚子开盲

孔圣人之门有个弟子樊迟，曾向夫子请学为圃。那为圃之事乃是乡庄下人勾当，如何樊迟要去学他？这是樊迟讽动夫子之意。看见夫子周流天下，道大莫容，不知究竟何似，不如寻个一丘一亩，种些瓜茄小菜，倒也有个收成结实的时节。若论地亩上收成最多而有利者，除了瓜蔬之外，就是羊眼豆了。别的菜蔬都是就地生的，随人践踏也不计较，惟有此种在地下长将出来，才得三四寸就要搭个高棚，任他意儿蔓延上去，方肯结实得多。若随地抛弃，尽力长来，不过一二尺长，也就黄枯干瘪死了。譬如世上的人，生来不是下品贱种，从幼就要好好滋培他，自然超出凡品，成就的局面也不浅陋。若处非其地，就是天生来异样资质，其家不得温饱，父母不令安闲，身体不得康健，如何成就得来？此又另是豆棚上一样比方了。

昨日主人采了许多豆荚，到市上换了果品打点在棚下，请那说书的吃。那知这些人都是乡愚气质，听见请吃东西，恐怕轮流还席，大半一哄走了，止有十余人大雅坐在那里，正经说过书的一个不在。却有一位少年半斯不文，略略像些模样，主人请过来坐，他也就便坐了。后来众人上前道：“今日主人兴致甚佳，不要被那班俗老扫尽了。”指着这位少年道：“看来今日别无人了，却要借重尊兄，任意说一回故事点缀点缀。”那少年道：“在下虽是这个模样，人道是宦门子弟，胸中毕竟有些学问。其实从小性子养骄，睁着两只亮光光眼睛，却是一个瞎字不识，日常间人淘里挨着身子，听人说些评话，即使学得几句，只好向不在行的面前胡言乱道，潦草压俗而已。今日若要我上场，说那整段的书，万万不敢！”众人道：“不管前朝后代，真的假的，只要说个热闹好听便了。”少年道：“昨日房下叫我检个日子，却把历日颠倒拿了，被人笑话。若今日说出些没头脱柄的故事，被侧边尖酸朋友嗅嗅鼻头，眨眨眼睛，做鬼脸，捉别字，笑个不了，下遭连这个清凉所在，坐也坐不成了。列位谅不是那浮薄之辈，若毕竟要说，没奈何，也只得献丑。但说过，我是听别人嘴里说来的，即有差错，你们只骂那人嚼蛆乱话罢了。”众人道：“只是这个话柄，也就圆活波澜得紧，自然妙的！”

少年道：“我上年到苏州城里北寺中闲耍，听得和尚打着铙钹，说道：“天地开辟以来，一代一代的皇帝都是一尊罗汉下界主持。唐虞时揖让，汤武时征诛，后来列国纷争，秦汉吞并，有以仁义得国的，有以奸雄得国的，其间千态万状，不可名数，总是那冥冥中一位罗汉作主。这也是个轮来苦差，推不去的。当初不知那个朝代交接之际，天上正在那里检取一位罗汉下界，内中却有两个罗汉。一尊叫做电光尊者，一尊叫做自在尊者，都不知尘世龌龊，争着要行，往见燃灯古佛，求他作主。古佛道：‘下界这一遭，都是不可免的，只差个先后来去。我也没个别法，只将我面前铁树二株，各人取一本去种在东西山上，先开花的就去。’两尊者俱各领命而行。电光尊者心里急躁，看得西方背阴处好培植，即将树种在西山。随从的罗刹们道：‘铁树须要用火去锻炼他，就有花了。’顷刻移那万丈火坑中的烈焰，一霎时顺风卷去，那花顿然迸发：却是空花，眼前一晃就不见了。自在尊者心性从容，看得东方近着生气，将树种在东方，待他自然长大开花。却候了许久才发出一些萌芽，眼见得开花尚有几时也。那古佛早已看见，道：‘电光，你见识差了，只图到手得快，却是不长久的。既有花在先，你先去罢；自在且略缓些，也随后就来了。’电光尊者即下尘凡，降生西牛贺州，姓焦名薪，任着

火性，把一片世界如雷如电，焚灼得东焦西烈。百姓如在洪炉沸汤之中，一刻难过。也是这个劫运该当如此，不在话下。

且说自在尊者不慌不忙，也随即下了云端，降生东胜神州，姓蔚名蓝，生来性子极好清静。一日正在山中做那调神养气的工夫，那晓得焦薪行那些残忍暴虐之政，处处禁受不得，积怨深怒上达天庭。上帝震怒，即唤天神天将纠集风伯、雨师、雷公、电母，领着火轮、火部一切神祇，从空豁喇一声，霎时山崩地裂，拔术飞砂，连昆仑天柱也迸作两截；世界人民物畜，一半都被震烈飘朋颺。化作纤悉微尘，不知去向。那山中蔚蓝也被唬得魂不附体，看见世界这场大变，不知甚么缘故，竟往山外奔出命来。忽见天上五花迸烈，就像一座极大高山倾圮半边，这半边也像就倒下来的光景，虽有十分惧怕，却也无处投奔。勉强看着脚下，随高逐低检路而去，只见地上一块斗大圆石里外通明，青翠可爱。蔚蓝原是天生智慧的，晓得此石唤名空青，当初女娲氏炼石补天，不知费了多少炉锤炼得成的。今日天上脱将下来，也是千古奇缘。此石中间止有一泓清水，世间一切瞽目，金针蘸点，无不光明。紧紧抱在怀中，立愿点开世人瞎眼尽还光明，才为正果。信步而行，不觉走到中州地面。渐渐琢开那块青石，正欲普度人间黑暗地狱，逢着瞽目之人一点就亮。不两日间，四下瞽者俱已传遍，来了许多，俱要求点。只见云端里现出一位金甲神人，大声呼着蔚子道：‘你却违了天心也！’蔚子跪下请问其故，那神人道：‘当今时世，乃是五百年天道循环轮着的大劫，就是上八洞神仙也难逃遁。这些世上盲子，都是前冤宿孽，应该受的。你如何一概与他点明？将上天折罚之条，是不得行于人世了！速速藏过，日后自有用头，不可滥用了。’言讫，渐渐云掩拢来，就不见了。蔚蓝大仙省得上天之意，就把空青收拾好了。访得陕西华山是天下名境，中有陈抟老祖整整睡了千年，忽然醒了，能知世间过去未来之事。指点愚人吉凶祸福先讖，人往叩之，无不响应。不若就往华山，寻个静室，皈依老祖，也好就近做那访道修真之事，不在话下。

再说中州有个先儿，那地方称瞎子叫名先儿。这瞎子姓迟名先。有人问道：‘你怎么叫做迟先？’那瞎子道：“我不是先儿之先。却另有个意思。如今的人眼明手快，捷足高才，遇着世事，如顺风行船，不劳余力。较之别人受了千辛万苦，撑持不来，他却三脚两步，早已走在人先。占了许多便宜。那知老天自有力寸，不肯偏枯曲庇着人，惟那是脚轻手健的，偏要平地上吃跌，毕竟到那十分狼狈地位，许久闹不起。倒不如我们慢慢的按着尺寸平平走之，人自看我蹭蹬步滞，不在心上，那知我倒走在人的先头，因此叫做迟先。”那人道：‘你何苦闭着双眼，终日嘿嘿痴痴坐在家里？当此艳阳天气。何不走在市上，生发几贯钱来买酒吃也好。’迟先道：“我也闷得极了，昨日独自睡在冷草铺上，听得屋槽外桃柳树上燕语莺啼，叫得十分娇媚。又听得东边卖花声，西边沽酒声，儿欢女笑，成团结队。或是上坟的，或是踏青的，好不喧轰热闹！自恨前生不知作何罪孽，把我失却双眼，上前不得，退后不得，一个黑漆漆囫圇空影，不知何时踹得他破！昨日有人传说，市上来了一个云游道人，手持空青，点开了许多双瞽。偏我没缘，急急寻他，又不知那里去了。如今欲打听个实信，四下找寻，那有眼的如何肯扶掖我到前路去！今想一个道理在此：站在十字路口，等个同伴走过，先去撞他个头昏

脑晕，然后渐渐与他说入港去。”

言之未毕，只听得西边巷里咯支咯支的，明杖响处，却有个先儿来也。迟先把个头颈伸放在左臂膊上，仔细侧着耳朵，听到将次面前，便把肩膀横冲过去。却好把那先儿的太阳撞得十生九死，仰面一交，跌在地下。那先儿手也伶俐，就把迟先左腿抱定，死也不放。少觉苏醒转来，就把迟先腿上咬了两口，骂道：‘你又不是我的儿子，如何也学我把人乱撞！’一气的连珠贯串骂个不了。迟先连忙道：‘得罪得罪！’那先儿右手一摸，方晓得也是同道中人，带怒问道：‘同在黑暗地狱中人，有何心事要紧，走得这般莽撞？’迟先道：‘只怕对你说了，连你也莽撞起来。你不晓得，市上有个仙人，拿着空青点开了许多瞎眼。因要寻他，如此性急。’那先儿道：‘奇哉奇哉！我昨日耳边，又闻得华山顶上陈抟老祖千年睡醒，能言人过去未来现在祸福，往问者纷纷。因此我出门，也要觅个伙计，前往一遭。今既与兄同病，自合与兄同调。不若就在此地盟心设誓，并胆同心，互相帮扶，一面去访点眼仙人，一面上山拜问老祖，岂不一举两得？’迟先道：‘极妙极妙！’那先儿道：‘老兄高姓大名？’迟先就把先边所以取名‘迟先’的话儿说了一遍。也赞道：‘迟字上说出个先字来，大意思理。’迟先道：“也要请教尊兄姓名？”那先儿道：‘弟姓孔名明。’迟先道：‘孔明是个后汉时刘先主的军师，你如何盗窃先贤名姓？’孔明道：‘我不是那三国的孔明，却另有个取意。如今的人，胡乱眼睛里读得几行书，识得几个字，就自负为才子。及至行的世事，或是下贱卑污，或是逆伦伤理，明不畏王章国法，暗不怕天地鬼神，竟如无知无识的禽兽一类。倒不如我们一字不识，循着天理，依着人心，随你古今是非、圣贤道理，也都口里讲说得出来，心上理会得来，却比孔夫子也还明白些，故此叫做孔明。’迟先道：“难得我与你一对儿合拍的。但是同行合伴前去，途中日子正长，也要彼此预先计较停当，譬如行商坐贾，也要对着本儿，如今我们出路的勾当，不过空双白手，本领赚钱，不知你我伎俩何如？不若寻个空处，大家将本事讲论明白，试演一番，省得前途你推我诿，漏了破绽，被人讥诮。’孔明道：‘有理。寻个僻静去处方好。’

两个挨查了半日，刚得一个冷落的庙宇。两个走进庙里，放了拐儿，朝着神道连唱数诺，相率坐下。迟先道：‘我的本领多着哩，有个《西江月》说与你听：

挑水担泥做瓦，炉磨粉驼盐。子平《易课》准如仙，铁口人人夸羨。

孔明道：‘我的伎俩比你高贵哩，也有一个《西江月》：

品竹弹弦打鼓，说书唱曲皆能。祈神保福与禳星，牌谱棋经俱胜。

迟先道：‘我与你合了伙计一路行去，不论高低贵贱都用得着。不怕前途没处寻饭吃。但各人俱要放出本心来相处，一路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不要退悔。就是今日各出少许，在神圣前烧一陌纸，盟一明心，彼此各有个相信处。’孔明道：‘妙妙！’两个就各问了生年月日。孔明却长迟先一岁，认做哥哥，先在肚兜内摸出十个钱来，六个钱买块豆腐，四个钱买了蜡烛。迟先身边也取出钱十文，买一小瓶黄酒，又买一股线香。摆列端正，各各祷告一番，立了一誓，拜了四拜方完。孔明即伸手悄悄的摸那酒瓶，私自呼了一口。迟先也去偷那豆腐。两个以手触手，登时便喉急嚷将起来，一个说：‘你偷来吃。’一个说：‘你先动手。’可笑两个盟兄盟弟，登时就变转脸来，气吼吼的俱要动手相打；惹动了地方两个光棍，一个叫做油里滑，一个叫做滑里油，立在旁边看了许久，道：‘两个盲囚不知来历，路上相逢，就

要拜盟，一言不合，登时嚷闹，倒也是个近日好耍子的世情。我们趁他争竞之际，一个装做官儿，一个扮作皂隶，拿他过来问个明白，却不好么？’油里滑即装皂隶，开声叱喝道：‘不要嚷！’滑里油道：‘甚么人喧嚷？快拿过来！’迟先、孔明信道真的，即便跪将过去，说了一遍。官道：‘这样小事也来惊动上官，本待各打二十，问个罪名，罚几两银子。怜你废疾之人，各罚本领，试演一出，饶你去罢！’迟先就请官儿的八字。皂隶的勾当，将子平《易课》推算了半晌；孔明也就把当时编就的‘李闯犯神京’的故事说了一回，又把半日天的戏本唱了一出。弄得两个唇干舌燥，又磕了许多头，方才释放。迟先道：‘此地怎么有这位好老爷！若经别的衙门，这官司不知何时归结。今又不动刑，不问罪，立刻发落，真难得的。这样清廉的官，若在大府大县里，就该造一个极大的生祠了。’孔明道：‘我与你依旧相好如初，天下拜弟兄的，打场官司也是常事，若不经这争论一番，你我心事都未见得。今后把这齷齪心肠大家洗涤干净，却就好了。’

两个从此你敬我爱，一程一程，仗着技艺趁些饭食，一路来点空青的道人尚未寻着，不觉的已到华山脚下。进了山门，一步一拜，到了山顶。那山上乃是仙家藏真修炼之处，山花果木、猿鹤禽鱼，都非人间所有，药炉丹灶，俱有仙童看守，那些求仙问福的虽有许多，也俱在彼静心守候，直待老祖讲道之余方去叩问。迟、孔二人虔心，不远千里而来，巴不得立时讨个下落回去，那里等得？两个忽然大哭起来。老祖念他心诚，吩咐仙童扮作采樵汉子，故意作难他道：‘你们既要来此问仙，须把旧日肺肠先在山下洗刷净尽，方好问道。何得粗心浮气。刚刚来得，就哭泣起来！’迟、孔二先心知自己不诚，求恳樵子领路，走下山来，在那池边将双手掬水入口，喷漱不了。樵子道：‘肺肠如何洗得净的？我有小白石子数枚，从口吞入，待他在内磨砺一番，就干净了。’迟、孔二先如法吞下，不一时却吐出许多腌臢血肉之类，顿觉心地空灵。樵子又每人与枣一枚，食之，也竟不知饥馁。

忽有一个仙童立在山顶峻峭崖嘴之上，招呼道：‘两俗子速上山来，听候发付！’迟、孔二先仍复匍匐而上，依着仙童之言叩到老祖讲席之下，高声道：‘小子罪孽深重，获怒上天，削夺双明，糊涂一世。今闻老祖睡足千年，觉开万古，弟子虔心拜叩，求问生前有何恶孽，致使五行蹭蹬，一隙无明，受此迷离颠倒之苦？’老祖道：“二子远来叩问，性灵中也就开了一线光明。那知你本来恶孽却与常人不同，人身受病各有不齐，如聋者、跛者、鳖者、瘤者，不过一世二世。天资刻薄，小占便宜，或面是背非，或阻人善事，犹与伦常彝理之上不相关涉，乃有当身结束，或转世承当，这一盘零星小帐也就勾销尽了。若凿去双睛，沉沦白昼，这孽障更觉重些。今世界大矣，一双脚走不尽；宝贝多矣，一双手拿不完；滋味美矣，一个臭皮囊装不满。只因世人心雄意狠，走出娘怀，逞着聪明，要读尽世间诗书；凭着气力，要压倒世间好汉。钱财到手，就想官儿；官儿到手，就想皇帝。若有一句言语隔碍，便想以暗箭蓦地中伤；若有一个势利可图，便想个出妻献子求媚。眼见得这些焰头上根基，都是财筑起的；强梁的口嘴，都是势装成的；雄威的体面，都是党结就的。遇着有识见的，到此地位早早抽身，跳出圈外；略不济的，便是粪里蛆虫，和身钻入。你在前世，两只眼睛早已盲矣！今世怎么又肯把你一对眼睛？你若今世晓得自己罪孽非轻，急图修省，后世还把你做明眼人看待。若痴迷锢塞，不肯回头，那天条瞽目一款之外，更有泥犁不尽地狱之苦矣！’老祖说得痛切，那迟、孔二先仰天号淘大哭，觉得此生不得开眼看

那光明世界，便要寻个陡险山崖从空跳下，做个舍身之计。老祖道：‘那“舍身”二字，不过唤醒愚人脱那“贪恋”二字，原不叫人将身跳下。尔辈既要开眼看那光明世界，也不难的。我有个道友蔚蓝大仙，现在西山茹茨庵，可前往求他便了。’迟、孔二人叩谢而下未题。

却说蔚蓝大仙自那日来到华山，与老祖终日讲论，看得世界扰扰攘攘，东分西裂、尚无定所，观那天星，该是他的气候方肯出山。一路上访着那孝子顺孙、义夫节妇，都已收载轮回簿上，以待天运转时应世而起，一一用着他的。那一块空青封锢好的，终日藏在枕下。忽见迟、孔二先，仙童领着自东山一步一拜而来，到了面前，依旧是前日模样，放声大哭。蔚蓝见了，心上就发出一点仁慈，道：‘既是老祖送来见我，我却无别的说话，只有枕下那一点空青可救得你。’即往睡处取出那一块石来，开了封皮，将瞳神上每人蘸上一点。那四个眼珠子豁然而开，朝着蔚蓝叩头就拜。蔚蓝道：“去暗还明乃是上天所主，只该拜谢上大罢了。但此乃是仙家所在，你尘俗之子，速速下山，不可在此久住。”那迟、孔二先立在山顶，从空一望，世界上红尘碌碌，万径千溪都在目前，反又哭将起来道：‘向来合着双眼，只道世界上不知多少受用。如今开眼一看，方悟得都是空花阳焰，一些把捉不来，只乐得许多孽海冤山，劫中寻劫，到添人眼中无穷芒刺。反不如闭着眼的时节，倒也得个清闲自在。弟子没眼时，倒好走上山来。如今有了眼，却不肯走下山去。’蔚蓝大仙被他哀求不过，却又说道，‘此与尘世相隔，不时有天曹仙使往来宣召，尔辈不便容留。向日曾在弥勒大师处借得布会一个，此中空洞洞，可容三千大千世界。所培养者，都是忠孝节义正气一脉，日后应运而兴，正可仗他扶持世道。尔辈乃上天刑余之夫，不过碌碌等辈，又不便与正人君子同居。’勉强另显一个神通，吩咐仙童往杜康处借一大埕，叫这二人投身入内。

始初迟、孔二人看得埕口甚小，将头近埕一望，只见埕内尚自宽大，两个就和身钻入。举头四顾，俱是平坡旷野，不见城廓宫室。趁着风和日暖，走到一个市上，觉得风俗甚醇，相与之人俱欣欣揖让，和和蔼蔼，绝无喜怒爱憎之色。散诞开怀，脱帽露顶，或歌诗喝曲，或掷色猜枚，或张拳较力，或肆口詈人。彼此没有成心，尔我俱无仇恨。衣服不须布帛，饮食不须五谷。憨憨呼呼，天不知高，地不知厚。四时不知寒暑，朝夕不知晦明。要行即行，不必舟车驴马；要睡便睡，不须床席枕衾。与鸟鲁鱼鳖杂处而不觉，无痛痒疾病之相关。耕作不相为谋，租税不来相逼。正所谓‘壶中日月常如此，别有天地非人间’也。只叫那迟、孔二人坐在昆仑山顶，大着两眼，看那电光尊者雷风雹雨过那一阵，地面上把那些孽火劫灰括得净尽。然后随着自在尊者出来，逍遥世道，安享太平之福尔。

此段说话实是玄虚，原不堪入耳。既承主人有兴，又复承列位推爱，冒昧而谈，便好请教别位朋友，当个抛砖引玉之意。”众人道：“承领高谈，不觉两胁风生，通体透快。乘着天气凉爽，各且别去，今夜我等且到杜康埕里世界，安享一夜何如？”

埕(chéng, 音成)——方言，酒瓮。

詈(lì, 音历)——骂。

第九则 渔阳道刘健儿试马

金风一夕，绕地皆秋。万木梢头。萧萧作响，各色草木临着秋时，一种勃发生机俱已收敛。譬如天下人成过名的。得过利的，到这时候也要退听谢事了。只有菹豆一种，交到秋时，西风发起，那豆花越觉开得热闹。结的豆荚俱鼓钉相似，圆湛起来，却与四五月间结的瘪扁无肉者大不相同。俗语云：“天上起了西北风，羊眼豆儿嫁老公。”也不过说他交秋时，豆荚饱满，渐渐到那收成结实，留个种子，明年又好发生。这几时秋风起了，豆荚虽结得多，那人身上衣服渐单，肩背上也渐飒飒的冷逼拢来。那有家业的，衣服整备，只要开箱笼取出穿上，登时温暖。那些游手好闲的。风来风尽。雨来雨尽，瓶中尚元隔宿之米，身上那得御寒之衣？四下里没处摆布，未免就起一个无赖之想，不良之心。小意思逞着自己一身伎俩，做个掏摸，随着造化，偷得或多或少，也有几时口嘴肥甜，还图个微幸，不到那败露之日。那大意思的，就去勾合了许多狐朋狗党，歃血盟心，觅了些刀枪弓箭，聚在一处。预先打听了某家豪富，某家殷实，某家有备，某家无备。或乘月黑风雨之夜，或乘人家忙倦之时，带着火草软梯。爬墙上屋，劈门挖洞，大声发喊。逞着雄威，持着利刃，捉住财主，活逼献宝。口气略松，便绑缚起来，或将弓弦捎逼，火焰炙烙，不论金珠缎匹、器皿衣服，装抬包裹而去。倘遇外边风声紧急，即便放起火来，夺路而走，拣个僻静所在，赃物照股瓜分，一时星散。这些勾当，全凭时运撞着为数。有劫得金银宝贝的，有劫得破烂衣服的，也有用了许多气力一毫不曾拿得，反被杀伤捉获的。一文钱不曾沾手，一碗面不曾下肚，到问了“已行而但得财，不论首从皆斩”之律，本等清清白白一个百姓，把这条性命 趲趲葬送去了。这都是日常间不遵父母伯叔之教，不听弟兄朋友之劝，终日游花闲赌，口嘴吃惯，身上穿惯，手里用惯，气质使惯，以至到这田地。难道祖父生将下来，限定干这勾当不成？所以人家子弟，从小时候就要择交，遇着惫懒的小厮，不可容他近身。难道小子就有甚么行害着他？但是孩子家心性，不要容他习学惯了，也是防微杜渐之意。

在下向在京师住了几年，看见锦衣卫东厂，及京营捕盗衙门，管着禁城内外地方，奉旨严缉贼盗。属着锦衣。卫东厂的，叫做伙长 头，俱是千百户官儿出身；属着东西南北中五城兵马司的，叫做番子手。逢着三六九日，立限比较。若官府不甚紧急，那比较也是虚应故事。如地方失事，上边官府严追，不消几个日子，那盗贼一一的捉将来。却像瓮中捉鳖，手到拿来。不知甚么神通？偶然相会一个番子，无心间请问着他，那番子倒也口直，说道：“这强盗多没有真的。近日拿来的，都是我们日常间种就现成有的，所以上边要紧，下边就有。”在下一闻此言，不觉十分惊骇道：“怎么盗贼也像瓜儿菜儿种得就的？”那番子道，“我们京城里伙伴不下万人，日常里伙长 头出些盘费，吩咐小番子三两个一伙，或五六个一伙，走出京城四五百里之内。到了村头镇脑，或大集大会所在，寻个庵堂寺观居住。逢着赌场妓店，挨身进去，或帮嫖捉赌，大手花费，妆着光棍模样，看得银子全不在心。逢人就拜弟兄，娼妓就拜姊妹。自然有那不肖之子亲近前来，日日酒肉，夜夜酣歌。遇着有钱的子弟，乘空就骗他的钱财；无钱的小伙，就拐来做了龙阳，到处花费。看见他身边没了银子，故意哄他输了赌钱，人上与他吵打，

然后伙中替他代应。自从得他应了银子，只当这身子卖与他的一般，过了几日，变转脸来，要他本利算还，却无抵手。一边就挽几个积贼，暗地哄说钱财便利，手到拿来。不知不觉勾到空闲之处，做了一帐两帐，手便滑利，心便宽闲，吃得肥肥胖胖，也就像个好汉。设或北京城上甚处失事，比较得紧，即便暗地捉他顶缸。虽然赃物不对，说不得也冤屈了他。那些小伙子亦拼送这条性命，绝无怨心，所以绑在法场之上，还要唱个歌儿。正经那大伙打劫人的本根老贼，倒在家中安享。每月每季，只要寻些分例进贡他们。若把本贼缉获尽了，这班番子 头所靠何来？这都是京城积年的流弊，惟有番子心里知道，外边人却不晓得。”

如今在下再说一个少年，没要紧听信人一句说话，到底躲闪不过，把个性命轻轻送了。这人姓刘名豹，住在顺天府遵化县地方。父亲叫做刘荅臣，万历庚子科举人出身，初任淮安府山阳县知县，宦囊居积也有一二万金。只因居官性子傲僻，临民苛刻，冤死多人，后来升了工部主事，吏部大计考察，处了贪酷，闲住在家。妻妾五人，止生此子，平素骄养坏了，到得十五六岁，父亲疯疾在家，起身不得，家中用度出入俱付此子经管。始初年纪不多，不过在家使些气质，逞些公子威风，打大骂小，却也没甚破坏。不料交十九岁上，其父一命归阴，嫡庶之母日常威服下的，不敢喘息，却就有许多恶少拜结弟兄，诱嫖诱赌。家中跟了僮仆一二十人，兼着帮身箴片，将槽上马骡就骑了三十来匹，或上京城，或到通湾，或到天津。处处自有那等吃白食、挨帮闲的朋友招接，哄着刘豹放手费钱。若只用在婊子门中倒也有限，那知做了嫖客，就做赌客。若只自己输钱也还有限，那知自己输了，帮客又输。若是帮客果然输的，代他清偿也还有限，那知自己真正输了，那帮客假装作输，这就没清头，没底止了。所以出门的时节，皮箱拜匣中带了几千两银子，不够十余日，泼撒精光。一面写信回家，拿来接济，一面又等不得到手，就将马骡烂贱准折去了。可怜一个泼天的家私，不上三两年间，荡废净尽。嫡庶之母无计挽回，未几两年，俱气死了。止存得僮仆三人，却也终日挨饥受饿，别处逃生。刚刚剩得一个本身，流来淌去，亲眷朋友俱已深恶痛绝。

一日闻得蓟镇，乃古渔阳地方，添设一个总督团练衙门，增了五六万兵马，人烟凑集，货物俱齐，好不热闹。遵化与蓟州相去止隔得七八十里，那刘豹思想起来：本地香火所在，并无一人怜惜，只当个客处他乡一般。如今看看清晨至晚，一碗稀粥也没处搜寻。不若忍着空肚，慢慢的挨到州里，或者有人推我向日情面，东边西边，挨顿饱饭也不可。思量已定，即刻抽身出了城门，望着西边州里大路迤 而行。也是刘豹合该交运，也是刘豹合该倒运，走不上二里多路，却遇着一个熟识的人，乃是三五年前在天津卫城里薛鹁子家的嫖客。身子生得长大，有些膂力，总督看他模样雄雄纠纠，是个将材，又当用人之际，就赏他做个红旗千总。各处招人尚无头绪，无心中坐在马上劈头撞着，仔细看了一会。刘豹也觉有些熟识，把头脸佯佯低着。那马已走过了一段，仍旧勒将转来问道：“那走路的可是刘兄么？”刘豹听见，躲避不过，正在落寞之际，巴不得有人问他。他也便抬头答道：“小子便是。”那人即跳下马来，唱了一诺，问道：“刘兄，你如何到此田地？”刘豹道：“小子向日不才，沦落至此。”便问那人姓名。那人道：“你彼时豪华洒落，正是焰头上富贵之人，原也不知我的姓名。小弟姓李名英，号定山，山西太

原府人。当年在天津薛老鸨家相会，不觉又五年了。看你光景，像个支撑不来的，不若同我到蓟州住下。若识得字，就在我营中做个字识；若有力气，就在我营中补名月粮。宽住几时，再与你渐渐图个出身。只要悔改前边过失，况且年纪不多，正是日出之光，守定程墨，依着本分做去，将来未可料也。”即唤伴当，将后边一匹空马叫他骑上，竟往蓟州进发，跟到营里住下。李千总即寻几件衣服与他穿了，酒饭与他吃了，不上半月间，也就居移气，养移体，依旧成个精壮子弟模样。那知这种人犯了漂流的命运，吃了饱饭，便生出事来。遇着三朋四友，扯去店上大肆嚼作。始初人也怜他，不要还席。及至过了月余，李千总把个空粮名字顶上，待得月粮到手，等不得天亮，就去请人还席。不上半月，都费去了。李千总道他有了月粮使用，别项衣食也就不来照管，却仍旧窘迫得没奈何。

一日正睡在冷草铺中，大声叹气道：“我刘豹直凭荒凉得手里一文也无，不如寻条绳子，做个悬梁的苏秦；一把青锋，做个乌江的楚霸王，倒也干净！”不料隔壁房里也住着一个营里家丁，叫名黄雄，遂接声道：“老刘，老刘，莫要长吁短叹，搅我睡头！可过我房里来，指引你一条好路。”刘豹信是好话，即便跳起身走将过去，听他说些甚么。黄雄道：“我看你又不矬，又不跛，又不聋，又不瞎，虽在这个营里挂名月粮，那里够我们好汉子用度的？一般我们当家丁，也只这些月粮。那早早晚晚的花费尽多，也还靠些别处来路，方得够用。”刘豹听了此言，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再三请问，黄雄道：“你这痴人！何须细说？难道我们带着纯阳吕祖的指头不成，只要臂膊上弯着一张弓，腰胯里插着几条箭，一马跑去，随你金珠财宝都有，任你浪费。只要投在营里，依傍着将官的声势，就没有人来稽查了。如今眼面前穿红着绿、乘舆跨马的，那个不是从此道中过来？”刘豹道：“我心里早已有这意思，只是没有这条腿，奈何？”黄雄道：“满地是腿，那一处不寻条来？不难不难，我的马这几日该操，却是不空；中右营有个弟兄的马尚未该操，却是空的。待我说了，你就好与他借骑。”刘豹耳朵里闻了此言，心里想道：“目前这班好汉，果然囊中银钱便意，衣服鲜明。若非从此道中来，却是那里来的？”一时也不敢认是好话，遽然应承，就与黄雄别道：“承老哥把这话开示我，我晓得乃是耍呆子的。万一听了这句没来头的話，设使那人依了做去，日后被你挟制着，倘不依你的性儿，或是不满你的心愿，在人前露些不干不净的话头，我这一生一世，只好做你名下的贴户也不级了。不去不去！”口里虽把几句干净话儿回复，也是刘豹的贼星照了一时发露的乖处，恐怕遽然应允干这勾当，被人知道不当稳便。口里一边说，脚下一边走，仍旧归在自己窝铺，把房门扑的一关，叹口气道：“我道你有甚么好话说，却原来是哄我的！”睡倒连声叹气。黄雄又道：“痴小子！明明指你一条道路，不肯信我。只怕日后我们干得勾当兴头，你又在旁看得眼热，到反说三道四，漏泄风声。那时你的性命就不保了！”刘豹又卖乖道：“老哥，你怎么又把这几句利害的话恐吓着我？你也不是疑我的心肠转来疑你，却只是要哄我信这话儿，上那条道去。我有主意在肚里，不要哄我。”说言未毕，天已大亮，即起身走到李将宅内，听候指使去了。黄雄自言自语道：“这小子口里虽如此说，心里却要做的，恐怕我日后挟制着他，倒说这不做的假话。如今边关上兵马用得多了，处处行人俱带着腰刀弓箭，一时落巧干些勾当，却也偶

凑不着。正要勾合这小子上路做个帮手，他又假惺惺说那白地上撇清的话。如今安心牢笼着他，毕竟诱他上这条路去。”

过了半月有余，又该领那月粮之际，刘豹指星望月，到手要做一件夹布箭衣，身面上也得光鲜。不料走到衙门鹿角边，撞着一个醉汉姓朱名龙，绰号叫做红脸老虎。平素最是无赖，仗着有些气力，晦气的撞着他，定要破费几钱；极不济也要吃个醉饱，方肯放手。这日刘豹候着本官尚未开门，不期被朱龙着实打一鹞膀。刘豹猛然惊起，也就还他一拳，嚷道：“你吃酒放在肚里，如何把个臂膊越地打我一下？”那朱龙斜着眼睛看道：“你这小子，为何穿我袍子不还？”刘豹道：“我与你并无半面，此言从那里说起？”众人齐近前来拆解，对着朱龙道：“想是你醉后误认了人？”朱龙一口咬定不差。众人俱晓得他的旧规，任他结扭做一堆，没人劝解。少刻，只见黄雄走来道：“朱哥，这个后生是我的兄弟，千万看我分上，放了手罢！”刘豹实要与他并力打闹一场，倒为黄雄说了这话，只得放手。旁边又有几个人将话见挫刘豹道：“你在营中吃粮，难道朱哥也不曾认得？适才即有些得罪你处，你也不该就举手回拳。虽朱哥不受你打，你也是得罪的了。”刘豹听了这话，愈加气忿，却不知众人何为护庇着他。黄雄道：“刘兄弟，你不要动气，如今好歹陪他一个礼儿，且到铺中坐下。你快回去，收拾几钱银子来，若一时不便，就是衣服，到印子铺里押几钱来亦可。”刘豹听了此言，爽利口也不开，眼见得身无半文，凭他发付便了，黄雄道：“想你身边没得摆布，不然把一分月粮顶与别人，胡乱消缴罢了。”众人俱如此说，刘豹是初入营头的，不知其中有何忌讳。大家俱让着他，没奈何，只得将月粮指名揭了六钱银子与他，按日加一起利。不两日间，月粮属之乌有。刘豹仔细打听，原来朱龙乃是本官的舅子，又是宗室出身，所以人人让他一分。但是不寻别人，偏偏寻着刘豹，恰好又遇着黄雄解劝陪礼，这明是黄雄怀着歹心，故意使他颠倒破费，不容他身边积趱一些。后来刘豹猜破，也就怀个念头算计黄雄。日日晚头到他房里说话，早间同他出门，情意甚笃。

一日黄雄感冒风寒，本官处告假在家，那马放出城外吃草。刘豹觑个落空，只说：“明日有弟兄央我到兵道衙门过队，要借黄哥号衣鞋带一用。”黄雄正在烦躁之际，就应允了，并那壁上挂的弓箭撒袋，也除在手里。一面将鞍辔悄悄运出城外，不到天亮，就在城外把马备上一两个辮头。走了七八十里，到了三河县邦均店地方，在个黑树林里闪着。不多时，只见一个骨瘦老者骑一匹大叫驴，身下坐着一个被囊，觉得有些沉重。刘豹认道是个乡间财主，囊中有货，一马跃出，装着西人声气喝道：“下来！快送些盘缠与老子。”那老者不慌不忙，拿着鞭梢指道：“盘缠倒也彀你用了！但我年纪七旬有余，不要惊吓。待我慢慢下了牲口，你自过来取去。我两臂软弱，实提不起来。”刘豹信是实言，果然在马上侧着身子，向驴背取那被囊。不料老者一手做个千金下坠之势，把他拉倒在地，鞭干中抽出一把锋利尖刀，指着骂道：“乳臭庸奴！老汉在渔阳道上往返五十余年，不知结果多少毛贼！将视我为鸡皮老翁可啖耶？”言未毕，即欲将刀挖那两眼。刘豹大声哀告道：“小子有眼不识，原不敢作此行藏，只因八十老母抱病临危，无计策救，勉强行之。不意冒渎天威，乞求饶恕！”老汉道：“齷齪小子不足污我之刃，只剁你两指，以警将来！”

彼时刘豹正在危急之际，只见林内又一马跃出。马上坐着一位雄纠大汉，

黑面虬髯，说道：“老翁处之非过，但他为着母病一语，似属可矜。若去两指，则终身不复赎矣！”袖中出银五两，为老汉寿，即请问老汉姓名，老汉以一笑谢之，不受其金，亦不言其姓名，止将营马烙印马尾刀割下来，马亦负痛奔回原路。老汉上驴，昂然而去。刘豹起来拜谢大汉，大汉道：“我有空马在后，你快骑上，少迟便有番役至矣。”刘豹着忙，坐了空马，紧紧随着大汉而行。大汉道：“我辈驰聘于邯郸道上，已念余年。凡有举动，必先于发脚处端听着实，窥其护从，尾其后者。沿途又有四五人扮作商旅，三十里一换，或五十里一换，同其歇宿，使之不疑。然后于中途一矢加之，无不应弦拱手从命。若如此冒昧而前，未有不败者也！今已到柏乡县，与渔阳隔绝千里，谅没有人知觉。”遂引入一荒僻古寺，佛座之下取出元宝四锭、碎银十两，与之潜归。但云：“汝善藏之，母病尚可药也。”刘豹脱下里衣包裹好了，正待叩谢，请问姓名，大汉骑上马，牵着空的，一溜烟不别而去。刘豹得了大宝，悄悄的变易做村庄下人，也不敢回到蓟州居住，直到永平府迁安县地方。始初代人耕种，过一二年，渐渐置起田地。自知微幸全身，改过前非，做个庄家百姓，就近娶了一妻，将就过活不题。

却说那营马被老汉割去尾印，飞奔回营，邦均店地方得知此事，具一报单，各衙门登时知道。蓟镇总督即批守道查报。那老者拿了马尾烙印，也到道里报了。即时查出，乃是黄雄的马。黄雄却在病中推个不知，只说刘豹借去骑的。那刘豹又拿不着，黄雄也推不去，只得代他认罪。申详总督，把黄雄依律问罪，立刻梟示。这也是黄雄立心不善，反累其身的报应了。

再说那刘豹避居迁安地方，做个守分百姓，也是改过自新的人，上天也该恕他一分。那知这年遇着大旱，苗地俱如龟背裂开，秋成无望。只要唤些长年汉子开垦一番，还有指望，不期人工忙促，没处寻觅。忽然镇上遇着十余个凤阳府点来筑修边墙的班军，完工回去，原是空闲身子，刘豹叫他趁工几日，照例算钱，那一伙班军也就应允。不两日，地上开垦完了，都到家中算工银。刘豹一时手头不凑，把厨灶下埋着当日剩下两个元宝，悄悄乘着月夜掘出，将些炭火烧红，鏊 凿开来。不意那些班军听见鏊银的声，爬起屋檐，望见大锭，众人就起心拥将进去，一罨而取，不知去向。刘豹也只得叹几口气，正所谓得之易，失之易也。不题。

却说班军得了这两大锭，喜喜欣欣，从真保等府将到汴梁地方。众人却要照股分用，无计布摆，大胆走到铁铺鏊开。却遇着一班捕役捱身进去，问道：“凿开要亏折四五钱，何不到我铺中，换些碎银，分使两便。”众人就携了元宝，跟着捕人走到一个大宅子内。接取元宝一看，认出字号，大声叫道：“拿贼！拿贼！”倏忽走出二三十人，把这伙班军锁炼起来。原来这元宝，乃是三年前江西差官解的金花银两。在汴梁城外被大盗劫去，至今贻害地方官民，赔捕未完。狱中虽捉了几起大盗，却不是这案内人犯。至今捕役监禁三日一比，却无原赃。今见锭上印凿分明，有何疑案？一伙送到大梁守道衙门。那些班军大声喊冤道：“我们俱是筑修边墙班军领来的盐菜银两！”官道：“你们虽是班军，盐菜钱粮彼处零星分给，那有大锭的？况且这宗钱粮尚未解到，如何有得发出？”用起刑来，然后将那迁安刘豹家中劫来情节，

矜(jīn, 音斤)——怜悯, 怜惜。

梟(xiāo, 音消)示——旧时的刑罚, 把人头砍下并且悬挂起来。

鏊(zàn, 音赞)——在砖石上凿, 在金银上刻。

一一招出。守道就申文抚院，抚院即移文蓟督衙门，差人登时押往河南质对。刘豹将从前试马及大汉相赠之言，从头诉说，一一备人文内。

沿途拨兵护解，行至顺德府地方，忽然遇着大汉半醉单骑而来。刘豹上前泣诉始末，众人听了，就晓得是劫元宝的大盗，向来四下躡缉，没处踪迹着他。内中一人乖巧，满口称赞：“好个豪侠！萍水相逢，能救人性命，反又赠他银子，今日他自己运蹇，到此败露。你这种高义，甚是可敬！”众人要请他店上叙情，大汉推托。一人乘其空隙，用力将那马腿一砍，倒堕下地，一齐用力上前，就把大汉绑了。地方人道：“你们虽拿住他，却要谨慎。倘有风声漏泄，不上三十里，就有追骑抢夺，连你们性命亦不可保！”一人道：“我们有个处法，此贼害人多矣，不便远解，若绑缚少松，就要脱去。将他颠倒绑在马上，用小刀把他谷道铤割出来，再用绳子拴在树上。把马一鞭挥去，马跑肠出，我们岂不放心快意！”众道：“有理有理！”如是而行，割下头来，丢弃五六里之外，始终无人知觉。然后把刘豹解到汴梁，一一承认，问了不待时的死罪，方结这五六年劫鞘公案。那前边错拿的，已死过了一半，其余因其无赃，尽行释放。

可见天地间非为之事，万无没有报应之理。刘豹少年孟浪，正当危急，忽遇李大汉片言排解，怜其母病一言，即赠之金，令其速遁。藏之五六年厨灶之下，神鬼不知，可谓密矣！偏偏遇着凤阳班军，乃于夜半鏖凿声一朝漏泄。李大汉二十年邯郸道上恶孽多端，偏在救人施惠之际，却好途中撞着刘豹起解而来，毕命于群解之手。前边黄雄设心不善，早受冤诛。天道报施之巧，真如芥子落在针孔，毫忽不差。可见人处于困穷之时，不可听信歹人言语。一念之差，终身只在那条线上，由你乖巧伶俐，躲闪不过，只争在迟速之间。天工算人，好似傀儡套子，撮弄得好不花簇哩！

众人道：“我们坐在豆棚下，却像立在圈子外头，冷眼看那世情，不减桃源另一洞天也。”

蹇(jiǎn, 音减)——不顺利。

孟浪 鲁莽的意思。

第十则 虎丘山贾清客联盟

《食物志》云：扁豆二月下种，蔓生延缠，叶大如杯，圆而有尖。其花状如小蛾，有翅尾之形。其荚凡十余样：或长或圆，或如猪耳，或如刀镰，或如龙爪，或如虎爪。种种不同，皆累累成枝。白露后结实繁衍，嫩时可充蔬食茶料，老则收子煮食。子有黑、白、赤、斑四色，惟白者可入药料。其味甘温无毒，主治和中下气，补五脏，止呕逆，消暑气，暖脾胃，除湿热，疗霍乱、泄痢不止，解河豚酒毒及一切草木之毒。只此一种，具此多效，如何人家不该种他！还有一件妙处，天下瓜茄小菜，有宜南不宜北的，有宜东不宜西的，惟菹豆这种，天下俱有。只是猪耳、刀镰、虎爪三种，生来厚实阔大，煮吃有味，惟龙爪一品，其形似乎厚实，其中却是空的，望去表里照见，吃去淡而无味。止生于苏州地方，别处却无。偶然说起，人也不信，今日我们闲话之际，如有解得这个原故，也好补在《食物》、《本草》之内，备人参考。

内一人道：“这也是照着地土风气长就来的。天下人俱存厚道，所以长来的豆荚亦厚实有味。唯有苏州风气浇薄，人生的眉毛尚且说他空心，地上长的豆荚，越发该空虚了。”众人道：“姑苏也是天下名邦，古来挺生豪杰，发祥甚多；理学名儒，接踵不少。怎见得他风气浇薄？毕竟有几件异乎常情、出人意想之事，向我们一一指说。倘遇着苏州人嘴头刻薄，我们也要整备在肚里，尖酸答他。”那人道：“苏州风俗全是一团虚哗，一时也说不尽。只就那拳头大一座虎丘山，便有许多作怪，阊门外山塘桥，到虎丘止得七里，除了一半大小生意人家，过了半塘桥，那一带沿河临水住的，俱是靠着虎丘，山上养活不知多多少少扯空研光的人。即使开着几扇板门，卖些杂货或是吃食，远远望去挨次铺排，倒也热闹齐整；仔细看来，俗语说得甚好：‘翰林院文章，武库司刀枪，太医院药方。’都是有名没实的。一半是骗外路的客料，一半是哄孩子的东西。不要说别处人叫他空头，就是本地有几个士夫才子，当初也就做了几首竹枝词或是打油诗，数落得也觉有趣。我还记得几首，从着半塘桥埭下那些小小人家，渐渐说到斟酌桥头铺面上去：

路出山塘景渐佳，河桥杨柳暗藏鸦。

欲知春色存多少，请看门前茉莉花。

骨董摊

清幽雅致曲阑干，物件多般摆作摊。

内屋半间茶灶小，梅花竹筴避人看。

清客店并无他物，止有茶具炉瓶。手掌大一间房儿，却又分作两截，候人闲坐，兜揽嫖赌。

外边开店内书房，茶具花盆小榻床。

香盒炉瓶排竹几，单条半假董其昌。

茶寮兼面饼

茶坊面饼硬如砖，咸不咸兮甜不甜。

只有燕齐秦晋老，一盘完了一盘添。

酒馆红裙当炉

阊门——神话传说中的天门、宫门。

筴（dá，音达）——方言，一种用粗竹编成的形状像席的东西，通常铺在地上晾晒粮食。

酒店新开在半塘，当炉娇样幌娘娘。

引来游客多轻薄，半醉犹然索酒尝。

小菜店种种俱是梅酱、酸醋、饧糖捣碎拌成

虎丘攒盒最为低，好事犹称此处奇。

</PGN0255.TXT/PGN> 切碎捣齑 __00200480_256_1 人不识，不加酸醋定加饧 __00200480_256_2。

蹄肚麻酥

向说麻酥虎阜山，又闻蹄肚出坛间。

近来两件都尝遍，硬肚粗酥杀鬼馋。

海味店

虾鲞 __00200480_256_3 先年出虎丘，风鱼近日亦同伴 __00200480_256_4。

鲫鱼酱出多风味，子鲚 __00200480_256_5 镑皮用滚油。

茶叶

虎丘茶价重当时，真假从来不易知。

只说本山其实妙，原来仍旧是天池。

席店

满床五尺共开机，老实张家是我哩。

看定好个齐调换，等头银水要添些。

花树

海棠谢子牡丹来，芍药山鹃次第开。

柴梗草根人勿识，造些名目任人猜。

盆景

曲曲阑干矮矮窗，折枝盆景绕回廊。

巧排几块宣州石，便说天然那啁生。

黄熟香

一箱黄熟尽虚胞，那样分开那样包。

道是唵叭曾制过，未经烧着手先搔。

相公

举止轩昂意气雄，满身罗绮弄虚空。 </PGN0256.TXT/PGN>

拚成日后无聊赖，目下权称是相公。

时妓

妓女新兴雅淡妆，露盘头发似油光。

翠翘还 双飞鬓，散出犀簪两寸长。

老妓

涂朱抹粉汗流班，打扮跷蹊说话弯。

嫖容 ，多帮衬少，拉拉扯扯虎丘山。

窠子

机房窠子半村妆。皂帕板曾露额光。

古质似金珠似粟，后鹰喜鹊尾巴长。

和尚

三件僧家亦是常，赌钱吃酒养婆娘。

近来交结衙门熟，蔑片行中又惯强。

花子

蓬头垢面赤空拳，褴褛衣衫露两肩。

短簿祠前朝暮立，声声只说要铜钱。

老龙阳

近来世道尚男风，奇丑村男赛老翁。

油腻嘴头三寸厚，赌钱场里打蓬蓬。

后生

轻佻卖俏后生家，遍体绫罗网绣鞋。

毡帽研光齐揪、靛、名公扇子汗巾揩。

大脚嫂

大家嫂子最跷蹊，抹奶汗巾拖子须。

敞袖白衫翻转子，一双大脚两鳊鱼。

孝子举殡者多在山塘一带，孝子无不醉归

堪嗟孝子吃黄汤，面似蒲东关大王。 </PGN0257.TXT/PGN>

不是手中哭竹棒，几乎跌倒在街坊。

此段略带吴中声口，仍是官话，便于通俗。

以上说的都是靠着虎丘做生意的，虽则马扁居多，也还依傍着个影儿养活家口，也还怨得他过。更有一班却是浪里浮萍、粪里臭蛆相似，立便一堆，坐便一块，不招而来，挥之不去，叫做老白赏。这个名色，我也不知当初因何取意。有的猜道，说这些人光着身子，随处插脚，不管人家山水、园亭、骨董、女客，不费一文，白白赏鉴的意思。一名蔑片，又叫忽板。这都是嫖行里话头。譬如嫖客本领不济的，望门流涕，不得受用，靠着一条蔑片帮贴了方得进去，所以叫做蔑片。大老官嫖了婊子，这些蔑片陪酒夜深，巷门关紧，不便走动，就借一条板凳，一忽睡到天亮，所以叫做忽板。这都是时上旧话，不必提他。只想这一班，做人家的开门七件事，一毫没些抵头。早晨起来，就到河口洗了面孔，隔夜留下三四个青蚨，买了几朵茉莉花签在头上，便戴上一个帽子，穿上一件千针百补的破烂道袍，出门去也没成心，任着十脚指头撞着为数。有好嫖的，就同了去撞寡门，觅私窠，骗小官。有好赌的，就同去入赌场，或铺牌，或掷色，或 掬，件件皆能。极不济，也跟大老官背后撮些飞来头，将来过活。如今且说正文。

彼时正当五月端午之后，大老官才看过龙船，人头上不大走动。一班老白赏却也闲淡得委实无聊，聚在山塘一带所在，或虎丘二山门下茶馆上、骨董摊边，好像折腿鹭鸶立在沙滩上的光景，眼巴巴只要望着几个眼熟的走到。忽然大山门外走了几个人来，前边乃是一位相公，头戴发片凌云方巾，身穿官绿硬纱道袍，脚踹酱色挽云缎鞋，手里拿着螺甸边檀香重金扇子，年可三十上下，面方耳大，沿鬓短胡。后面随着四个戴一把抓毡帽、小袖箭衣的管家，俱拿着毡包、拜匣、扶手、雨伞之类，摆摆踱踱走上山来。众白赏们道是个西北人，不甚留意。看他走到千人石上周围观看，径上天王殿去，

揪（qín，音芹）——方言，按。

靛（yè，音叶）酒窝。

成心——故意的意思。

掬（shuò，音说（去声））——刺，扎（多见于早期白话）。

鹭鸶（lùsī，音路丝）——即白鹭，鹭的一种，羽毛白色，腿很长，能涉水捕食鱼、虾等。

对着弥勒佛相拜了四拜。有几个油花和尚挟了疏簿上前打话，求他布施。就在一条椽木上写着：‘山西平阳府信官马才舍银十两。’

那些和尚即刻殷勤势利起来，请马爷方丈奉茶。马才道：‘咱也不耐烦呷茶，有句话儿问你，这里可有唱曲匠么？’和尚语言不懂，便固道：‘这里没有甚么鲳鱼酱。若要买玫瑰酱、梅花酱、虾子鲞、橄榄脯，俱在城里清街坊戈家铺子里有。’马才道：“不是。咱今日河下觅了个船儿，要寻个弹弦子拨琵琶唱曲子的。”和尚方懂得，打着官话道：‘我们苏州唱曲子的不叫做匠。凡出名挂招牌的叫做小唱，不出名荡来荡去的叫做清客。’马才道：‘小唱咱知道的，却不要他。只要那不挂招牌荡来荡去的罢了。咱问你。怎么叫做“清客？”’和尚道：‘虎丘乃天下名山，客商仕宦聚集之处，往来游玩作耍的人多。凡遇饮酒游山时节，若没有这伙空闲朋友相陪玩弄，却也没兴。’马才道：‘陪酒也算不得“清”，玩弄也算不得“客”。’和尚道：‘这班人单身寄食于人家，怎么不叫“客”、大半无家无室、衣食不周的，怎么不叫“清”？’马才道：‘咱今日要寻几个相陪玩弄的，可有么？’和尚道：‘有有！’疾忙在殿前门槛上往下一招。只见那五十三格大石上，跑起三两个来道：‘可是那位官儿要寻白赏朋友么，我去我去！’和尚道：‘弗要乱窜！一伙做淘走去，凭渠拣罢哉。’这几人都有个绰号：一个绰号叫做油炸糊强舍，当日强梦桥之子。因他日常手零脚碎，坐不安闲，身材短小，故有此名。一个绰号叫做皮画眉徐佛保，因他没些窍头，大老官问他一句，才响一声，没人理他，就自家吃得头红面赤，鼾鼾的就睡着桌上。一个老的叫做祝三星，年纪将已望七，面皮格绉、眼角眨，须鬓染得碧绿，腰背半似弯弓。他恃着是个先辈伯伯，却占着人的先头。人也厌他，改他“三星”的号为“三节”。因他少年人物标致，唱得清曲，串得好戏，人去邀他，装腔做势，却要接他三次方来。乃是“接请”之“接”。中年喉噪批哑，人皆嫌鄙。清明走到人家，推他不去，直过端午中秋方肯转动，乃是“时节”之“节”。如今老景隳颓，人又另起他个笑话。说小时出身寒薄，乃是吕蒙正上截；中年离披不堪，乃是郑元和中截；如今老朽龙钟，沟壑之料，却是蔡老员外下截。又是“竹节”之“节”。

和尚引了三人，马才见了喜之不胜，说道：‘贵处多才之地，怎的把手一招，就有几位来了！’众白赏道：‘晚生们乃无贝之才，还仗爷们有贝之才培植培植！’马才一手拉了强舍，将与和尚作别。强舍就把和尚一手扯定，向马才道：‘马爷既有兴玩水登山，寻花问柳，断断少不得一位长老，才是胜会。今日相凑，乃是奇缘，难道就与马爷别了不成！况且马爷写了布施，你也该去领来投在柜内，韦驮神前也要销邀这个大讳。’马才道：‘有理有理！同行同行。但我们还要寻个婊子，只怕长老有些不便。’祝老道：‘敝处这些人，到是长老无甚忌讳，原走惯的。正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了。’一边嚼蛆，一边已走到顾家园上。徐佛保道：‘这是扬州新来燕赛官住在里面，待我敲门进去。’里面回道：‘昨日浒墅关上几个相公接去了。’又走到山塘桥韩家园上，寻那吴老四。说：‘太仓徐乡宦设席，不便接见。’连走三四家，不见人影。马才便焦躁起来道：‘这些蹄子淫妇，分明见咱，故意躲着。难道咱是吃人的么？’众白赏齐劝道：‘马爷勿要焦躁。敝处是个客商码头去处，来往人多，近来又添了营头上人，吵闹得慌，婊子们存扎

呷（xi，音瞎）——方言，喝的意思。

不定。止有这几个婊子，委实不得空闲。’强舍道：‘许老一就在这里，身段极介溜，面孔也介花臊。马爷与他相处极好，是介对络个哉。你们陪着马爷桥上略坐一坐，待我先进去看一看，只怕此时还睡着哩。’却不知老一早已梳洗停当，正在厨房下就着一个木盆洗脚，连声道：‘不要进来！’强舍早已到了面前，吃了一惊道：‘老一，我向来在你个边走动，却不晓得你生子一双干脚！’老一道：‘小乌龟又来嚼蛆哉！那亨是双干脚？’强舍道：‘若勿是干脚，那亨就浸涨子一盆？’老一抄起脚来，把水豁了强舍一脸。笑道：‘臭连肩花娘，好意特别送个孤老把你，到弄出多呵水来！’老一道：‘真个？’即便拭了脚，穿上鞋与那衫子，出来接着。欢天喜地，拂尘看座，连口唤茶，一番热闹。马才也不通名道姓，便开口道：‘咱不吃那撞门寡茶，到就去舡上呷酒罢。’众白赏也就揆掇下了酒船。马才一边就在腰下取出银包，拿了一块银子递与家人，叫买菜取酒。马才等不得，就要老一唱个曲子。老一道：‘我们只会睡觉，哪里知道唱甚么曲子？’祝三星道：‘他的《哭皇天》、《山坡羊》、《银绞丝》、《玉河郎》，是此间第一无赛的了！’马才道：‘你会唱，怎说不会？想是初会面生么？咱们自今日相知了，早上便要唱到晚，晚上还要唱到天亮哩！’众白赏道：‘别人不敢夸口，若是老一这个力量，却是不让人的。除了老一，苏州也便没第二个了。’老一被这几个局得快活，也就直了喉咙喊个不住。

少间摆上一桌菜蔬，烧猪头、煨牛肚、薰蹄肿、卤煮鸡，约有七八碗，大盘大块堆上许多，装出几壶烧酒，斟了几巡，马才举杯道：‘请！’老一就一气饮了数杯，佛保也就随着照杯。强舍看见老一脱介家怀，就照老一做了几个鬼脸，连篇的打起洞庭市语，机哩咕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大，不知甚么来历。那管家刻落了些东道使费，心里恐怕主人算帐，怀着鬼胎，却到主人耳边一擦，说道：‘这几个蛮子骂老爷哩！’马才性气勃发，将桌上一碗酱煮肥肉，照着众白赏头脸一泼，抽出拳头，乒乒乱打。徐佛保躲出船外，祝老老直僵僵靠着壁立，许老一油腻污了衣服，的哭个不了。强舍坐在老一上首，一时跑不脱身，一手按着桌角，口里说道：‘大杀风景哉！’那管家又对主人道：‘他还要打杀封君来！’马才越觉怒发，提起脚凳打去。强舍拼命跑到梢上，却往水中一跳，就不见了。管家道：‘老爷惹出人命来也！’马才也着急，到梢上问那船家。船家道：‘无事，刚方随风飘过对河去哉。’管家道：‘怎么不沉下去？’船家道：‘这些人浑身是海螵蛸样的，那亨肯沉呀！’此是一班白赏偶然出丑诨话，不题。

再说一个老白赏，叫做贾敬山，自幼随着主人书房伴读，文理虽未懂得，那一派文疯却也浑身学就。一日听见强舍同徐佛保、祝三星受了一番狼籍，人头上越发形容得不像人样，他就拉了十余个白赏们的前辈，齐行的相似，都到虎丘千顷云亭上挨次坐了，创起一个论来道：‘我哩个行业，说高原弗高，说低也弗低。昨日闻得个些小伙子们受了许多狼狽，多因技艺弗曾讲习，窈窕弗介玲珑，身分脱介寒贱，所以人上看得我哩脱介轻薄。如今我们也要像秀才们自己尊重起来，结起一个大社，烧介一陌盟心的纸。’众白赏道：‘请啁神道做个社主？’山敬道：‘我哩吹箫唱曲帮衬行中，别的也没相干。想道当初只有个伍子胥吹箫吃食于吴市，传了这个谱儿；伯大夫掇臀捧屁，传了这个身段。这却是我辈开山始祖，我哩饮水不要忘了源头。’众人道：‘弗可弗可！伍子胥是个豪杰丈夫，伯是个臭局个小人，弗好同坐。’敬

山道：‘我哩个生意，弗论高低，侬好同坐。得子时，就要充个豪杰；弗得时，囡囡是个臭局。神明是弗计较个，’众白赏道：‘伍子胥弗敢劳动，倒换子郑元和与我哩亲切点罢。请问那亨打扮？’敬山道：‘头上戴顶过文。’众人道：‘那亨叫做过文？’敬山道：‘我哩向来戴着鬃帽，却坐弗出。若竟换子高巾阔服，人家见子，侬做鬼脸。只戴一顶弗方弗扁个过文，大家侬弗觉着。身上穿介一件油绿玄青半新弗破个水田直裰，人看子也弗介簇簇，自也道弗介猖狂。脚上尽穿介宕口黄心草鞋，也介斯文，弗当破费。路上相唤，侬叫老社盟兄；小一辈个，侬称老社盟伯。见子大官府，侬称公相；差点个便称老生。或在人家叫曲，侬称敝东尊馆；学戏个小男，侬叫愚徒门生。弗拘吵人品物件，都以仙人称唤。撞着子管家大叔，总也叫他先生。’

正在讲论之际，只见前日打坏的强舍道：‘河口来了两只卷梢二号座船，上边摆着深檐黄伞，想是过往仕宦在此停泊。老伯伯走动走动，或者寻个线路挈带挈带。’敬山听见，即便奔落山去。却见船上打着扶手，主人头上云巾，山道袍，大红云履，同着闾门巷里馄饨书铺两个乡亲，一路打着乡谈，走上山来。敬山悄悄挨着管家，轻轻动问，才知是万历癸丑科进士，吉安府吉水人，姓刘名谦。官至通政，告致回家，要在苏州买些文玩骨董，置些精巧物件，还要寻添几个青秀小子、标致丫头，教习两班戏子哩。敬山听了，不觉颠头簸脑，不要说面孔上增了十七八个笑靥，就是骨节里也都扭捏起来。连声大叔长，先生短，乘个空隙，就扯进棚子里吃起茶来。又打听此地那个年家，那个同乡，那个亲戚，一一兜搭在心里，转身就到馄饨书铺，求他转荐。那人也就对刘公说了。刘公道：‘你们在此做生意，端是客居。若用此辈，须要本地有身家的作个中保方好。’敬山得了口气，却道‘这个题目甚难’，整整候了两日，犹如热锅灶上蝼蚁扒不上来，硬骨头里蛆虫钻不进去。却好管家回了闾门盛德号开缎铺吴松泉，乃是旧日相与，为买货批帐请来，又遇着刘公拜客未回，敬山乘着半面之识，一霎时热闹趋奉，求他鼎言推荐。

那徽人是好胜的，竟应承了。不多时就同下船，一边引见，一边极口称扬道：‘他技、艺皆精，眼力高妙，不论书画、铜窑器皿，件件董入骨里。真真实实，他就是一件骨董了！’刘公笑了一笑，叫书童卷箱内取那个花樽来，与敬山赏鉴。那书童包袱尚未解开，敬山大声喝采叫好。刘公道：‘可是三代法物么？’敬山道：‘这件宝贝青绿俱全，在公相宅上收藏，极少也得十七八代了。’刘公笑道：‘不是这个三代。’敬山即转口道：‘委实不曾见这三代器皿。晚生的眼睛只好两代半，不多些的。’刘公又取一幅名公古笔画的《雪里梅花》出来与看，四下却无名款图书。敬山开口道：‘此画公相可认得是那个的？’刘公道：‘宋元人的。不曾落款，到也不知。’敬山道：‘不是宋元，却是金朝张敞画的。’刘公又笑一笑道：‘想是这书画骨董，足下不大留心。那官商音律，乃是究心的了。我要寻几个秀气小女子，教得戏的，可有么？’敬山道：‘有有。只是近年四乡成熟，一时寻也费力，即便寻得有时，也弗得草草。面目脚手第一要紧，弗须说起，还要问渠爷娘曾出痘瘡也未？身上有吵吵疾？肚里有吵脾气？夜间要出尿否？喉音批亮何如？爷娘弗肯割舍远。只有晚生，当日曾与几位老生经手几个，后来出跳伶俐，收在房中生公子，至今亲戚往来，所以人家俱道晚生得托，有啥囡

(diào, 音调)远——(距离)遥远。

囡(n n, 音楠 阴平)——方言,小孩儿。

儿济肯放心。公相不问，晚生也弗敢说，公相既要寻觅几个，弗是晚生夸口，别人也勿敢应承。’刘公道：‘正要借重。’敬山又问：‘公相有几时停泊？’刘公道：‘这也不论时日，只要就绪方行。’一面就与松泉开了缎疋帐目，即便同敬山别了。

敬山即去会了许多朋友，四处搜寻，却也没有头路。没奈何，只得把个别外甥女儿同着邻舍的小囡，哄说陪到虎丘顽耍，就引到船上。刘公看了道：‘总之生旦净丑，俱是用得，不必细看，只问多少身价？’敬山道：‘如今成熟年岁，人家俱舍不得出身。闻得公相府内极肯优待，又是晚生居间，方肯领来。在当日只消念两一个，如今须得四十两方肯。’刘公道：‘比当日加十两罢。’敬山初意不过唤来搪塞，以为进身之计，那知刘公登时就发银子，着管家同到吴松泉处立契成交。敬山心里又转了一念：即使立了文契，还要我领去教他。不若将计就计，且骗到手转动转动。立刻写了文契，收了价钱，连中人酒水也干折了，并求松泉着个保押。敬山仍旧拿了银子，走到船中禀道：‘公相，女子虽然买下，他的父母还要做几件衣服、鞋子与他，须在晚生身上少待五六日。公相若要教戏，不若就在晚生家下。晚生虽在公相门下奔走，房下也是会教的。恐怕公相不肯放心，连银子也留在公相处。’刘公道：‘吴松老所举，断然不差，就烦尊阃费心，容日总酬罢！’敬山欣然拿了银子回去，一时花哄起来，不在话下。

不料此辈钻心极密，看见贾敬山谋身进去，有些想头，却又走出一个顾清之来，也在船边伸头探脑。打听得刘公差人去请医生杨冲菴来合药，清之与冲菴也有一面，一口气即奔到杨家，求其荐举。冲菴就与他同下船来。刘公接见，说了许多闲话，乘便就把清之的赞扬起来。刘公也极蔼然，留待午饭。刘公道：‘昨日有个贾敬老来相会，我已托他觅了两个女子，就留在他家教曲。尚有几个小价，都不过十五六岁，如今也要叫他学唱，不知可教得否？’清之道：‘十五六岁的孩子，正是喉音开发之际，极不费力，晚生斗胆效劳。’刘公道：‘贾敬山曾相识否？’清之一边看冲菴在那边写方甚忙，一边低声答道：‘敬山虽系识认，晚生们从来不便与他同坐。’刘公道：‘他人品差池，行止有甚不端么？’清之举手便把鼻子摸了一摸，手也做个势子，还道：‘老爷所托他买的女子，也要留心查看要紧。’刘公也就把头点了一点。冲菴将药方过来，说了一遍。刘公平素极好男风，那几个要教唱小子，就是刘公的龙阳君。清之看见刘公照管得紧，也就要图谋这馆，佯佯的对冲菴道：‘晚生年纪不多，近来得了痿症，人道俱绝。’刘公信道这话是真，即就托他教那几个小子，一两日间，把这小馆就坐定了，一面就去寻着敬山要看女子，还要分他媒钱。敬山道：‘是我在刘老爷处荐你教曲！’也要分他束修。两个鬼吵闹了一场。次日齐到刘公船中坐了一回。早饭已毕，就同随了阃门外买些货物，专诸巷里买些玉器。两边面面相觑，背地里仍旧伸了几个指头，各人悄地讨了趁钱，各自心照去了。

刘公抵暮赴席而回，坐着一只小船。敬山悄悄渡船赶上，见了刘公，开口指道：‘今日小管家如何不带出门？若单留清之在船上，也要悄悄留心体访。若引诱坏了身子，那喉音再不得亮了。’刘公却是专心此道，极要吃醋的，自听了敬山这句话，就动了觉察的念头。只因他说阳道痿绝，不去提防。那日也是清之合当败露，当着刘公午睡，不听见小子唱响，悄地窥他。只见

阃(k n, 音捆)——门坎。也指妇女居住的内室。

清之正当兴发，挺着那件海狗肾的东西相似，颇称雄猛，与小子干那勾当。却被刘公看见，即时唤出，将小子打了三十，把清之去了衣中，一条草绳牵着脖子，只说偷盗银杯，发张名帖送在县里，血比监追，打得伶伶仃仃。直待把自己十五六岁青秀儿子送进宅内，方准问了刺徒，发配京口驿摆站去讫。

敬山自从拔去眼中之钉，却也十分得意，凡有卖字画、骨董物件的，俱要抽头，先来与他说通，方成交易。就是讨书求分上的，先要与他后手；管家小费，一网包罗。就有几个门生故旧走来，他也要插身奉陪，还要掉句歪文，读些破句，惹人笑得鼻塌嘴歪。那知福过灾生，苍苍之天，毒毒的偏要与此辈弄个花巧。不期敬山骤然骗了许多银两，不敢出手交与妻子，藏在床下一酒坛内。连日得意，夫妻女儿三口多吃了几杯，一觉睡熟，却被一个偷儿撬落门臼。就是卧房、厨灶周围一摸，摸着床下两个酒瓮，一个满满盛的是米，一个半空不空，上面压着一块大砖，中间不知何物，一手摸下，拿着就走。将要出门，神堂前一个香炉跌在马桶上，响亮一声。床上夫妻两个一觉惊醒，将坛口一摸，大叫起来，贼已去得远了。

正在喉急之际，刘公宅内催要两个丫头进去服侍，急得敬山上天无路，人地无门。邻舍街坊娓娓传说，前日丫头原是指空骗的，银子失去却是真的。那管家不容宽纵，一直扭到船上，说知原故。刘公大怒，即刻发了名帖送到府里，追要丫头。敬山两只空拳，泥也捏不成团，如何措手？追出原契，却又着落保头一一代偿，仍说敬山拐带一女。身在监中敲朴不过，也只得将自己亲女十二三岁，送到船内做了使女。也照顾清之一案，问了站徒，送到京口驿去。仍旧使他二人打个帮儿，在那南北码头送迎官长，也不在老白赏，靠着虎丘山得这一场结果。至今说起，留了一个笑声。”

第十一则 党都司死泉生首

农家祝岁，必曰有秋。何以独说一个“秋”字？春天耕种，不过菜、麦两种，济得多少？若到四五夏天耘耨时节，过着天雨久涝，大水淹没，或天晴亢旱，苗种干枯，十分收拾便减五分，也还好趁着未立秋时，另排苗秧，望那秋成结实。若到秋来水大不退，旱久无雨，这便断根绝命，没得指望。所以年单单重一“秋”字。张河阳《田居》诗云：“日移亭午热，雨打豆花凉。”寒山子《农家》诗云：“紫云里田禾足，白豆花开雁鹜忙。”为甚么说着田家诗，偏偏说到这种白豆上？这种豆一边开花，一边结实。此时初秋天气，雨水调匀，只看豆棚花盛，就是丰熟之年。可见这个豆棚，也是关系着年岁的一件景物。当着此时，农庄家的工夫都已用就，只要看那田间如云似锦，不日间污邪满车、穰穰满家是稳实的，大家坐在棚下，心事都安闲自在的了。若是荒乱之世，田地上都是蓬蒿稗草，那里还有甚么豆棚？如今豆棚下连日说的，都是太平无事的闲话，却见世界承平久了，那些后生小子却不晓得乱离兵火之苦。今日还请前日说书的老者来，要他将当日受那乱离苦楚从头说一遍，也令这些后生小子手里练习些技乞，心上经识些智着，万一时年不熟，转到荒乱时，也还有些巴拦有些担架。众人道：“有理有理，我们就去请那老者。”

却好那老者是个训蒙教授，许久在馆未回，这日乘着风凉回家探望。众人请来棚下坐定，就道：“老伯多时不在，觉得棚下甚是寂寞。虽有众人说些故事也不过博古通今的常话。老伯年齿高大，闻得当年历过许多兵荒离乱之苦。要求把前事叙述一番，令小子们听着，当此丰熟之际，也不敢作践了五谷，荡坏了身躯。”老者道：“若说起当初光景，你们却唬杀也！记得万历四十八年，辽东变起，泰昌一月短祚。转了天启登基，年纪尚小，痴痴呆呆，不知一些世事。天下募兵征饷，被魏太监将内帑弄得空空虚虚。彼时的吵闹还在山海关外，内地尚自平静。不料换了崇祯皇帝，他的命运越发比天启更低。遇着天时不是连年亢旱，就是大水横流，不是瘟疫时行，就是蝗虫满地，兼之赋性吝啬。就有那不请世务的科官，只图逢迎上意，奏了一本，把天下驿递夫马钱粮尽行裁革，使那些游手无赖之徒绝了衣食，俱结党成群，为起盗来。始初人也不多，不过做些响马，邀截客商，打村劫舍。后来上官知道，遣兵发马，护卫地方。这些盗党或啸聚山林，或团结水泊。那时若得一位有胆勇智谋的元戎出来招安，没有在朝的官儿逼索他贿赂、当道的上司掣肘他事权，也还容易消灭的。不料国运将促，用了一个袁崇焕，使他经略辽东。先在朝廷前夸口，说五年之间便要奏功，住那策勋府第。后来收局不来，定计先把东江毛帅杀了。”

留下千余原往陕西去买马的兵丁，闻得杀了主帅之信，无所依归，就在中途变乱起来。四下饥民云从雾集，成了莫大之势，或东或西没有定止，叫名流贼。在先也还有几个头脑假仁仗义，骗着愚民，后来所到之处，势如破

鹜（wù，音误）——鸭子。

祚（zuò，音坐）——君主的位置。

慳（qiān，音千）吝——吝啬。

响马——旧时称在路上抢劫旅客的强盗，因抢劫时先放响箭而得名。

掣（chè，音车 去声）肘——拉住胳膊。比喻阻挠别人做事。

竹。关中、山右地土辽阔，各州府县既无兵马防守，又无山险可据。失了城池村镇，抢了牛马头畜，不论情轻情重，朝廷发下厂卫，缇骑捉去，就按律拟了重辟，决不待时，那些守土之官权衡利害，不得不从了流贼，做个头目快活几时。即使有那官兵到来，干得甚事？那时偶然路上行走，却听得一人唱着一只边调曲儿，也就晓得天下万民嗟怨，如毁如焚，恨不得一时就要天翻地覆，方遂那百姓的心愿哩。他歌道：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四下起了营头，枝派虽不记清，那名字绰号也还省得，如：

| | | | | | |
|-----|-----|-----|-----|-----|-----|
| 大傻子 | 刘通 | 王老虎 | 王国权 | 老回回 | 马进孝 |
| 过天星 | 徐世福 | 闯王 | 高汝岳 | 闯将 | 李自成 |
| 没遮拦 | 闫洪 | 扫地王 | 惠登相 | 平世王 | 贺景 |
| 闯塌天 | 韩国基 | 革天王 | 贺一龙 | 混十万 | 刘国龙 |
| 活阎罗 | 马守应 | 一秤金 | 牛成虎 | 虎拉海 | 范世寿 |
| 赛金刚 | 薛有功 | 红狼 | 刘希尧 | 巴山虎 | 李园 |
| 草上飞 | 徐家宝 | 紫金梁 | 冯进孝 | 鬼子母 | 董国贤 |
| 革里眼 | 孙仁 | 金翅鸟 | 王国曜 | 曹操 | 罗汝才 |
| 九条龙 | 郭大成 | 一斗谷 | 孙承恩 | 独脚虎 | 刘兴子 |
| 金钱豹 | 柳夫成 | 莽张飞 | 杨世威 | 蝎子鬼 | 白广恩 |
| 八大王 | 张献忠 | 李公子 | 李严 | 邓天王 | 邓廷臣 |
| 阎王鼻 | 刘越 | 云里虎 | 张得功 | 三猴儿 | 刘超 |
| 老当家 | 坤一魁 | | | | |

许多头目，在那没有城池、乡兵寨堡的地方，兵马一到，老小随着俱行。凭着力气，抢得驴马，收得小子多的就是管队。凡四十岁以上，不论男妇一概杀了，只留十二三岁到二十四五岁上下的，当作宝贝，或义结做弟兄，或拜认作父子。你道他营中为何不要那老成的？因他年纪大了，多有系恋家小财产，恐生外心。惟是这些小伙子，奋着少年血气，身家父母俱无挂碍，不知天高地下。遇着打仗不避利害，即使炮火打来，坏了前边的，后边的就涌上去。撞看坚厚城池，小子们拿着云梯、遮阳、挠钩、套索搭着，一个个扒顶而上。一日不破攻一日，十日不破攻十日。日间一队一队更番攻打，夜间又有一班专扒地洞的，在于城壕一二里外，用着卷地蜈蚣、穿山铁甲绕地而进。或刨了一两个空隙，加上炮火，一声炸烈，登时城墙倒塌，一拥入城。城内人民杀戮之外，剩下小子都率领而去。始初破城，只掳财帛、婆姨；后来贼首有令：凡牲口上带银五十两、两个婆姨者，即行梟示。残破地方，抛弃的元宝不计其数。有那贪心的，只好暗地埋藏，记认明白，希图日后事平，掘取受用。谁知性命不保，那里轮得你着？日久埋没，听人造化而已。所以彼时小子看得钱财如粪土一样，只要抢些吃食、婆姨，狼藉一番。还有那忍心的，将有孕妇人赌猜肚中男女，剖看作乐。亦有割割人的心肺，整串熏干，以备闲中下酒。更有极刑惨刻，如活剥皮，凿眼珠，割鼻子，剁手腕，剔脚指，煅炼人的法儿，不知多少！只好粗枝大叶说些光景，叫人在太平时节想那离乱苦楚，凡事俱要修省退悔一番。

缇（tí，音提）——橘红色。

重辟——死刑。

前日有个客人从陕西、河南一路回到湖广地方，遇着行人，往往有割去鼻耳的，有剁去两手的，见了好不寒心。后来见得多了，不甚希罕。更有一个受伤之人，说来人也不信。大凡人的耳目口鼻、手足四肢有些残缺，还不伤命；只那头颅砍了，登时便死，没甚么法儿补救得的。有个人，却在河南府雒阳县地方荒村小镇之上，偶然骑着牲口走到彼处，遇着疾风暴雨无处躲闪，要借人家屋檐之下暂时避雨。不料大雨滂沱，到晚不住，只得要求人家屋内借宿。里边走出个老者道：‘屋宇蜗小，不敢相留。须往前村二三十里，方有歇店。’那客人因天色渐晚，不便赶程，看见老者家里尚有侧屋二间空闲闭着，再三相恳。那老者道：‘侧房虽是空的，客官借宿何难？此中有个舍弟在内，不便同居。’客人道：‘既是令弟单身在内，有何不便？’老者道：‘穷途相值，也是奇缘。但你见了，不要害怕。’客人道，‘我也在江湖上走了一二十年，随你甚么尊官贵客、穷凶极恶之人，何处不遇？怎便到你宅上就害怕起来！’嘴里一头说，脚下一头走。将近侧门，老者轻轻叩了一声，里边响动，把门门拔脱，一手推开。客人随着老者进内，猛然抬头一看，只见门左侧站着个没头的人。那客人一见，就大声叫道：‘不好，有鬼有鬼！’口尚张着未曾合闭，两脚也就倒下地去。老者连忙扶起道：‘预先我已说明莫要害怕，你也口强说道不怕。如何便怕到这个地位？’那客人呆了半晌，问道：‘怎么缘故？’老者道：‘你且坐定，待我慢慢说与你听。’一手指着没头人道：‘这个舍弟，向在潼关卖布生理，前年被流贼一路追赶逃回。不料到家只离得三十里地面，却被土贼从旁杀出，把舍弟一刀将头砍落，倒在地上。夜间就有许多豺狼，把死尸一半残食。将次食到弟尸，那魂灵只听得耳边一声喝道：‘畜生快走！督阵功曹尚未查勘，如何就食？’少间，却见许多人马簇拥而来，将阵上伤亡一一照名验过。点到舍弟，簿上无名，换个簿子查看，乃是受伤不死，尚有阳寿四载。次日舍弟心上却就明白起来，将手摸那头时，只有一条颈骨挺出在外。是夜我尚躲在村中僻处，却听见有人叩门，乃是舍弟声音。荒村中又无灯火，只得从黑影子里扶进屋内，他就将前村遇害缘故，说得明明白白。挨到天亮，才见是没头的。却原来与没头的说了半夜，始初也吃了一惊。只见身体尚暖，手足不僵，喉咙管里唧唧有声。将面糊、米汤茶匙挑进，约及饱了，便没声息，如此年余。近来学得一件织席技艺，日日做来，卖些钱米，倒也过日子。’客人听见说得明白，心下方安。毕竟那脱惶怍，一夜不敢睡着，到底是个怕字。这也是乱世来的奇事，说做活人不得，说做死人也不得。

如今再说一个分明是死人，倒做了活人的事。此事却在陕西延安府安塞县地方，姓党名一元。生平性子刚直，膂力过人，家业也极丰足。地方上有那强横霸道的人做那不公不法的事，他也就去剪除了他。凡有贫穷厄难之人，他便捐费赀财，立为提挈。远近村方，俱感激他的义气，一两年间，处处仰慕他的声名，不减太平庄上柴大官、郟城县的宋押司了。此时流寇尚未充斥，州县地方闻有贼警，乡绅士庶俱各纠集庄丁，措办月粮器械，以为固守之计。上司又恐民间有那不轨之徒乘机生事，也就上了一本：凡流贼蠢动地方，俱要举一智力兼备之人，在郡城立为都统，州县立为团练，村堡镇寨立为防守，俱各从公选举。若才行不足的，也就不敢担承。那时朝廷公令虽严，世风恶薄，有前程的做官尚要费许多资财，若没前程的百姓，梦也梦不见了。不料时有团练之举，人头上也就当做真正官职一般。彼时公道在人，地方绅衿保甲齐声推荐党一元堪当此任。文书申上抚按司道，即便发落，党一元也就

承其任职。凡一应城守事务，调停设备，俱各得宜，不在话下。

却说延安府清涧县也有个团练，姓南名正中。乃是乡绅子弟，家业丰厚，通县称为巨族。平日好弄枪棒，行些假仁仗义之事。只是心性好淫，见了人家美色妇女，即便魂不附体，不论钱财，毕竟要弄到手方住。若论其素行，怎么将团练举他？因他平日专好结识市井无赖小民，地方村镇稍有不平，便成群聚党，搅地番天起来，依着他的行为方罢。故此地方上大大小小都是惧怕他的，背后起他一个绰号，叫做花花太岁。这个团练之职，除了此君，别人也不敢指望。一日吩咐人城外打扫演武厅，选了日子，操练庄丁。极早备了鲜明旗帜、锋利刀枪，大吹大擂，摆列行伍，一路整齐，迎到教场内去。那些乡民却从来未曾经见，有在市上住的，预先请了亲眷住在家里，门前垂了帘儿，看那行兵耍子。不料甫团练坐在马上，举头望进帘内，见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团练即便勒住了马，故意道：‘前队兵丁如何稀少？’忙叫营中字识取那册来查点。吩咐地方速备围屏公座，紧紧对着帘内，摆设停当，下马坐定，叫那字识逐名唱过。那团练一眼只射在帘内，做出许多身分卖弄风骚。倒费了两三个时辰，才到教场内去，也不过虚应故事，即便回衙。眠思梦想，正没寻个头路，却有门下一个伴当头李三，绰号叫做铁里蛀虫，晓得本官意思。即便摘了两朵玫瑰花，故意走到本官前道：‘小的偶在前街张乡宦宅内采来，一朵进献老爷，一朵进上奶奶。’团练道：‘三四位奶奶，一朵怎彀？’李三道：‘这花不能多得，老爷只好送得意的一位奶奶戴罢。’团练道：‘有甚么得意的？昨日我倒看见一个十分得意，却难得到手。’李三佯作不知，问道：‘住在何处？’团练就吧帘内住处说知。李三道：‘小的晓得了，这是本县儒学齐长朱伯甫相公之妻党氏，就是党团练的妹子。如何能彀到手！’团练道：‘你为我设一计策，重重赏你。’李三贪着重赏，左思右算，想了一回道：‘容小的三日后来回后。’团练便欣欣笑道：‘我心里如热锅灶上蚂蚁，恨不今日就来回话才好。’

李三随口应着，即便走出宅门。打听得朱伯甫平素好酒赌钱，李三就带了几十贯钱，寻到彼处与他相赌。故意卖个撒漫，勾引着他同去见那团练。往来却好是三日，团练正在怀想之际，李三先进去附耳低声：如此如此。团练一见朱伯甫果然是个酒糟头、没塌的朋友，即便留茶，称赞了许多，道：‘舍下少一位幕宾相公。’立刻备了齐整聘礼，即日起馆。午后排了极盛酒席，与他痛饮，直到五更。朱伯甫心中十分快活，次日即将聘礼送与李三作酬。住了三四日，朱伯甫却要回家说知，也就要料理些安家粮食。团练道：‘我知兄有内顾，早已着人送去。若不弃我武途出身，就今日与老兄结义拜了兄弟，尊嫂即请到舍下同住，岂不两便！’伯甫乃是糊涂糟块，即便应承，就叫李三到家与朱宅娘子说知。娘子道：‘我前日在门首，看见团练举动轻轻狂狂，只怕到宅同住却是不便。不若我在城内舍亲处觅间小房，与宅内相近些罢了。’李三见娘子如此说话，却像有三分知觉的。若说得太紧，不肯进城，岂不误事？只得含糊应允。一面备了车儿，装载些要紧家伙，到城中亲眷处住下。

团练看得光景十分宽缓，即便同了朱伯甫过门邀请，说是通家盟弟兄嫂，必要请见。朱伯甫也撺掇娘子出来见了。团练假装出十分老成恭敬，党氏不觉堕其术中，依他搬到宅内。供给周全，自不必说，却就有些眉来眼去，党氏也不在意。过了数日，李三却遣妻子携了酒盒，假以探望为由，吃酒中间，露些风情说话。娘子听得不甚耐烦，不言不语。李三妻子只道娘子有暗允之

意，乘着酒意，将团练思慕设局移来之意，一一说个详悉。袖中拿出一枝金镶碧玉搔头、白玉同心结一枚，递与党氏。党氏心知是计，也不推辞，且留在手中做个指证，即唤丈夫出来，商量早早脱身。无如伯甫口嘴肥甜，一心信这团练是个好人，反把妻子骂个不贤不慧，生出事来，党氏无计可施，只得写了一信，将前后情节通知哥哥党团练处。

党团练闻知此信，怒发冲冠，心下想了一想道：‘三日后新总督老爷到任，他必同我一处迎接。’乘着空隙，密密差了十数名伴当，带了马骡，相隔不过二百余里，火速就到。进了南宅大门，门上牢子拦挡不住，直入花园之内，竟将娘子搀扶上马，那酒徒朱伯甫尚在醉乡，也不管他，竟自出门来了。宅内登时差人报与南团练知道，彼时就在接官亭上，与党团练争嚷起来。同僚相劝尚未息口，李三一马就跑到党宅，前后探听娘子下落。南团练也不回家，带了二三百个健丁，出其不意，竟到党宅，把娘子抢了便行。党团练路上闻知，即带随从不多兵丁，登时追去。百里之外，狭路相凑，打了一仗。党团练胆勇过人，反把南处人马伤了许多。南团练元心搦战，只抱着娘子先跑。娘子看见仍落贼手，披发颠狂，骂不绝口。转到陡峻山坡，将身乱进，马忽惊跳，南团练手脚略松，娘子坠落重崖。可怜一个如花似玉之人，眼见得粉憔玉淬，南团练抱恨不已。

党团练知道妹子全节而死，即在督台下马放告之日，写状并朱伯甫一齐告准。督台看见状上情节，拍案大怒，立刻差了八个旗牌找拿。南团练自揣罪孽重大，对头又狠，后头收拾不来。平日强横霸道惯的，向来原有反叛之心，今朝撮促拢来，无计可脱，那铁里蛀虫又在旁十分挑激，遂开声道：‘反了罢！’那些手下兵丁，似虎如狼的一哄就起，先把本县知县杀了，劫了库藏，烧了城楼。一路逢人就杀，怕杀的，一路就跟随了许多。提督早已知道，点兵发马，就把党团练加升都司，差他领了二千兵丁，上前扑剿。南团练十余日间就拥了六七千人马，虽则人众，其实难民居多，日间放抢，夜间又怕官兵赶来，昼夜不睡，却都是疲倦的。怎当得党都司奋勇当先，部下又是练熟人马！一齐抄出小路，两下撞着，大砍一番，将南团练的兵马杀了十之六七，负伤大败，领了残兵逃入深山躲避，整整饿了七日。

不料李三起手之时，就将本城内所抢辎重，带了许多骡马，前往流贼老回回营中先已投顺，做个家当在彼。一时间闻得南团练被官兵杀败躲在山中，即便请了五千贼党，抬营前来接应。南团练得这救兵解了重围，即投入贼营，做个前队。党都司得了大捷，督台甚是喜欢。正在休息之际，忽报贼兵已抵界上，仍复疾忙披挂，领兵应敌。只见有贼兵千余在前诱敌，党都司不知是计，奋力追上。转过树林深处，四面尽是砍倒树枝，塞着去路。急待回军，那贼兵漫山遍野而来。党都司逞着雄威左冲右突，东挡西搪，虽则杀了多人，自己牌杀到西刻，终是气力有尽，不料蹇凑山凹之处，马足一蹶，坠落崖中。草窠里伸出许多挠钩，将党都司捆缚而去。

解到营内，正当老回回升帐，远远望见解进，即便下位亲解其缚，口口叫道：“哥哥，弟有罪了！”党都司忠烈成性，怒目张牙，大声骂道：“逆贼逆贼！朝廷何负于你，如此跳梁？且又护庇淫恶之贼。元端扰害地方。大兵不日剿除，尚不知死！”张拳就打，却被两边牙爪上前挤住。党都司回身一肘，几个掀翻。老回回吓道：“左右与我依旧捆了，发到剥皮亭上，就差

跳梁——跳跳蹦蹦（多用于比喻跋扈，猖獗）。

南团练细细摆布他罢！”南团练得了这句，就像奉了圣旨一般，换了一件红袍，吩咐手下摆了公座，两班牢子大声喝起堂来。将党都司搀进营来，要他下跪，党都司挺身骂不绝口。南团练故意摇摇摆摆，做那得意形状，上前数数落落。党都司将自己舌头嚼得粉碎，照脸喷去。南团练掩了面目，复去坐在位上，骂道：‘你如此性烈，如今插翅难飞，少不得受我磨折！’道言未了，那党都司咽喉气绝，觉得怒气尚然未平。

左右报道：‘党都司已死，手足如冰。’南团练徐徐走近前来上下摸看，果然死了，忙叫左右备起几桌酒席，请了许多弟兄，开怀吃个得胜之杯。一边叫人将党都司骑的马笼将过来，扶他尸首坐在马上，那口雁翎刀也插在他怀里，然后大吹大擂起来。南团练手持一杯，走到党都司尸前骂道：‘党贼，党贼，你往日英雄何在？今日也死在我手！’将酒杯往他脸上一浇，依旧转身，将往上走。口中虽说，心下却不提防，不料那马纵起身来，将领鬃一抖，大嘶一声。党都司眉毛竖了几竖，一手就把怀中所插之刀掣在手内。两边尽道：‘党都司活了！党都司活了！’南团练急回头看时，那雪亮的刀尖往上一幌，不觉南团练之头早已落地。众人吃了一惊，党都司僵立之尸才仆倒在地。那马猛然一跃而起，冲出营门，正撞李三骑马回来，却当面一口，把李三咬翻在地，心头踢了几踢。眼见李三已死，那马即跳了几跳，也就死了。众人尽道：‘忠臣义士之魂至死不变，说已死了，尚且如此英灵，报了仇去。这个人比那死作厉鬼杀贼，更爽快许多了！’老回回看见英魂如此猛烈，也就退兵而去。后来世界平静，屡屡显灵，至今盖个庙宇，香火不绝。

起初说的，是活人做死人的事；这回说的，是死人做活人的事。可见乱离之世，异事颇多。彼时曾见过乱世的已被杀去，在世的未曾经见，所以淹没，无人说及。只有在下还留得这残喘，尚在豆棚之下闲话及此，亦非偶然。诸公们乘此安静之时，急宜修省。”众人听罢，俱各懔然慨叹而散。

懔（lǐn，音临 上声）然——严肃，可敬畏的样子。

第十二则 陈斋长论地谈天

天下事不论大小，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即如豆棚上生了几个豆荚，或早或晚采些自吃，或多或少卖些与人，不费工本，不占地方，乡庄人家其实便利，也是小小意思，只因向来没人种他，不晓得搭起棚来可以避暑乘凉，可以聚人闲话。自从此地有了这个豆棚，说了许多故事，听见的四下扬出名去，到了下午，渐渐的挨挤得人多，也就不减如庵观寺院摆圆场，掇桌儿说书的相似。昨日老者说到没头人还会织席，死的人还会杀人，听见的越发称道奇怪之极。回去睡在床上，也还梦见许多败阵伤亡张牙舞爪，弄棒拖枪，追赶将来，没处躲闪。醒来虽则心里怦怦惊恐，那听说话的念头，却又比往日更要紧些。此是豆棚下的人情，大率如此。

不料这个说书的名头看看传得远了，忽然传到城中一个人耳朵里。听见城外有人在那里说故事，即便穿了一件道袍，戴上一顶方巾，远远走出城来，挨村问信。彼时从人头上听得不真，竟不提起豆棚的话，却误说了一个囊朋友在村中讲书，特来请教。东边西边挨村问过，那里有人晓得？将次问到那村中前后，有一人笑道：“先生差矣！此地并没有囊朋友会得讲书。只有这边村里偶然搭个豆棚，聚些空闲朋友在那里谈今说古。都是乡学究的见闻，何足以渎高贤清听！”那人却也笑将起来，道：“我委实误矣！”即便走到这边村里去，果然看见豆棚下有许多人坐着，他也便挨身进去。座内一个人看见这人挨进棚来，随即起身扯着一人，附耳低言道：“此老乃城中住的一位斋长，姓陈名刚，字无欲，别号叫做陈无鬼。为人性气刚方，议论偏拗，年纪五十余岁，胸中无书不读，听他翻覆讲论天地间道理，口如悬河一般滔滔不竭，通国之人辩驳不过。不知那个勾引他到这乡村里来的？”道言未了，那斋长也就对面拱了一拱，开口道：“闻得这里有一位大学问的朋友，讲论古往今来的道理，小弟不远数十里，特来求教！”众人俱也面面相觑，不知甚么来历，只有昨日说书的老者道：“小弟辈偶然乘着风凉说些闲话，都是耳目前的见闻、道路间的事实，不通经书，不入理路，就像念那劝世文一般的。幸而今日天气还早，诸友因未来齐，万一小弟不知先生到来，在此放肆胡说，只怕污了先生之耳，连清晨的早饭也要喷出来哩！”陈斋长道：“老仁翁言之太谦！小弟此来也不是好事，只因近来儒道式微，理学日晦，思想起来，此身既不能阐扬尧舜文武之道于朝廷，又不能承接周、程、张、朱之脉于吾党，任天下邪教横行，人心颠倒，将千古真儒的派，便淹没无闻矣。”老者道：“今日幸荷先生降临，亦生平难遭之会。先生如不弃老朽，请登上席赐教一二，大开众人茅塞。在先生具有救世婆心，想断无所吝教！”

斋长听老者这番说话，却似挑动疥癩疮窠一般，连声道：“余岂好辩哉？亦不得已也！”对众人将手一拱，竟到中央椅上坐了道：“老仁翁要我从那里说起？”众人道：“从未有天地以来说起何如？”斋长道：“未有天地以前，大空无穷之中浑然一气，乃为无极，无极之虚气即为太极之理气，太极之理气即为天地之根虱。天地根 化生人物，始初皆属化生；一生之后，化生者少，形生者多。譬如木中生虫，人身上生虱，皆是化生。若无身上的汗气，木中朽气，那里得这根虱：可见太极的理气，就是天地的根。或说来未必明白，取一张纸来，画一图你们去看。”那时就有好事的后生取笔的去

取笔，借砚的去借砚，摆列得在桌上。那斋长取过一张纸来，画出一图与众人观看：

太极初分时，阳气轻清，包旋于周围；（图见下页）

阴气重浊；沉聚于中间。

众人道：“太极理气，怎么就有阴阳、日月星辰？”斋长道：“阳之精为日，阴之精为月，星辰浮运於天，俱以象显。阴气聚会于中为地，五行万物承载于地，俱以形显。譬如人鼻中气息，出者发扬而温，属阳；入者收敛而寒，属阴。阴凝聚于中，而水泥变化，五行皆备。阳浮动包罗于外，运旋上下，形如鸡蛋。地乃鸡黄，浮奠于中而不动；天如鸡青，运动于外而不已。天行常健，自无一息之停，随气运动，自成春夏秋冬、风云雷雨，人物之化化生生，而世界乃全

矣。天地灵秀之气充溢满足，自生圣人，以助造化所未备。故圣人与天地参者，正谓此也。你们未必明白，再画二图你们细看。”随又画出一个图来。（图见下页）

日所到处即为时，如日到午则为午，余时皆然。

天包地而左旋，有南北而无东西上下。

众人道：“天体轻清，那玉皇大帝在于何处？地体重浊，那阎王鬼狱又在何处？”斋长道：“大体轻清，时时运行，岂容一物！物既不容，安得容神道居之？昼在上者，夜必随时序而渐转于下；夜在下者，昼必随时序而渐转于上。若有玉皇等神果在天宫，必因时刻运转。难道神道也随着倒转来不成？地体极厚，下皆水泥上石，重重积聚。若有阎王鬼狱，难道住在水泥土石之中不成？”众人道：“圣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天地在，圣人亦该在。如何羲皇、尧、舜、孔子，也就随世而没？”斋长道：“未生圣人之时，此理此气在天地；既生圣人之后，此理此气即在圣人。虽圣人寿考而终，那道德教化垂范万世，与天地同其悠久。可见圣人之身虽没，那理道依旧还之天地。天地常在，即圣人亦常在也。”众人道：“孔子是个圣人，也还去请教那太上老君。想也是个怕死的缘故？”斋长道：“老子乃是个贪生的小人，其所立之论尚虚，尚无，尚柔。观其训弟子曰：“观吾舌，舌在，非以其柔耶？观吾齿，齿亡，非以其刚那？”天地生物宜刚自刚，宜柔自柔。如使人口中牙齿皆像那舌根柔软，连饭也不能吃了，何以生长于世？又如金有五色，有黄金，有白银，有黑铁，有铜锡。若说金银性柔而贵，金银不过打造首饰、器皿、玩物等类。在刚铁，用于耕，则有粒食养命之功；用于厨，则有烹庖断割之功；用于兵，则有安民御盗之功。其他难以尽述，总之为其刚而可用也。人之贪色者，必以柔而眷恋；贪财者，必以柔而弥缝；小人之徒，必以柔而趋利避害。假如女人性刚，谁敢调戏得他？火性至烈，谁敢玩弄得他？羲经易理专重刚字，老 日为阳主，当子之正中，日上升，阳气皆升，所以属阳。午之正中日下降，则阳气皆降，而阴气升矣。所以属阴。子说个柔字，则已违悖圣经天道矣。且人生不过百年，老子贪生于百岁之外，又与阳神不灭，以盗造化之气，故其尚虚无者，实欲贪其有也；尚柔者，实欲胜其刚也。与天地正理不大相悖乎？

考得老子生于周末，即今河南府灵宝县地方。其父名广，乃乡野贫人，幼与富家佣工，年过七十尚未有妻。其母亦乡之愚妇，年过四十尚未有夫。

偶在山中苟合，得了天地灵气，怀胎八十个月。主人恶其胎久，不容于家，不得已走于旷野，大李树下生下一白发白眉之子。其母亦不知广为何姓，遂指则树为姓，见其耳大，遂名李耳。世人见其发白，呼为老子。及长而为周天子看藏书，做个卑官，所以多知古事古礼，故孔子有问礼问官之举。及后来年老，见周室将乱，遂骑青牛西入函谷关。遇关尹名喜者师之，作《道德经》五千言于秦川周至县，遂卒于此。其墓在焉。此老子之始终也。生前不能救周室之乱，又不建一毫功业于世，死后返为天上三清，岂有是哉！”

众人道：“佛子西来之教如何？”斋长道：“佛氏亦贪寿之小人，其说尚空。一切人道世事，皆弃而不理，并欲绝灭其念虑，使心常空空元我。有耳目灭其视听，使耳目常空；有口体手足阴阳之形，必尽制之不动，使百体常空。务要精、气、神三者完足，会而为一，性灵不灭，常存于世，此以贪生贪有之心，由真空而成其真实也。盗天地之精华，不肯还之天地，是天地间之大贼也，岂得谓之真空！考得佛未生之先，其母梦一大白象来梦中投生，自此怀胎。日日渐大，腹不能容，及生时，裂其母腹，死而后生。此天生怪异之人将乱宇宙，故先杀其母耳。世间恶物如桌鸟，如蝎子，如毒蛇，其生也，母必先死而后出。佛之生也，岂与恶类之相同乎？因其初生而先伤其母，世人乃设斋打醮，百方为母祈福。是佛之不保己母者，反能保他人之母乎？又考得佛在西域为梵王国主，有美妻美妾称为菩萨，金帛财宝极多。国虽殷富而地方狭小，气势甚弱，四邻之国皆强横暴虐，常常被他侵袭。佛国兵马微少，不能抵敌，遂弃国而逃。没奈何倡一修行好善之说，又立出许多四生六道、报应轮回的榜样，以愚弄那四邻。他的意思不过说道：‘你等今世杀我人民，抢我财物，后世必转变犬马填还我的。’是以十二年间四邻果被愚惑，佛复归国与妻子完聚，其国仍旧富强起来，子子孙孙方得保全。佛本以智术说个真空，倒得了许多实利。他原不以术化我中国，只因中国圣人之教化不行，人的欲心胜了，则惑心益胜，不敢向尧、舜、周公、孔子阐明道义，惟向佛子祈求福泽。圣人教人无欲，教人远鬼神以尽人道之常。佛子惟知有己，把天下国家置之度外，以为苦海而全不思议。自以为真空，而其实一些不能空。诱人贪欲，诱人妄求，违误人道之正，总此求空之一念也。”

众人道：“四大皆空，阳神不灭。佛老之论总无沾滞，不过存此真性，可以长生永命，亦天人之正理也。先生言之何其僻欤！”斋长道：“老子贪生，寿过百岁，而又欲阳神不灭；佛子贪生，止活六十三岁，而乃要真性常存。世上人寿数皆有定期，而佛老独要长生；举世死皆灭亡，而佛老独要常存。此身之外，又说一个阳神之灵，又有一个真性之灵，故佛氏一身而分三像，老氏一身而有三清。分明地上一株柳树，又变一个柳精出来；洞里一个狐狸，又变一个。狐精出来。一个佛老，又能分身出世，岂不与树木、禽兽之成精作怪的有何分别？不惟如此，我还把佛老邪说，向来世人受其大惑大乱，皆属迷而不悟，我今历历指出，约有十件。你们细心领会着：

一件、佛经舍利子之说。以此身为房舍，性灵常存，世世轮回。吃母之乳，如江水无穷，遂以父母为房舍，特借其房以转生。此则轻视亲身，比之土木，启天下万世以不孝之罪。其灭天性一体之大惑，一可恨也。

一件、佛经视此身为房舍，而不知爱惜。故求福利者，今生如不遂意，欲来生受用，乃因朝山进香舍身，投之千丈崖下，跌碎骨体。又如荡子与娼妓，淫男与狂童，情浓爱厚，一时不能割舍，遂同自缢投河者，往往有之。盖谓今生不常相守，欲祈来生做夫妻也。此则信了转身之谬，一旦轻弃此身。

其妄自杀身之大惑，二可恨也。

一件、世人视此身为房舍，而不知珍重。故信神奉佛的妇女，被僧道奸徒欺哄，以为此身一客房耳，极不要紧。女体多与男相交，通龙脉，会佛根，今生阴形，来生必转为男身。往往富室良家妇女每被奸淫，甘丧羞耻而隐昧终身。此其淫乱闺门之大惑，三可恨也。

一件、世人迷于前生报应之说，故强盗凶徒执刀夺人财物，曰：‘你前世少我债负，我今来讨！’或恃势逼人之奸，或巧言诱人之淫，曰：‘我与你原有宿缘，今世所以遇我。’其他种种恶积，皆可以借口前生为解。又有那好学仙人炼丹养汞，每被方士将银盗去。此其阴助奸盗之大惑，四可恨也。

一件、世人迷惑佛经，信其忏悔罪过。故奉佛者白昼百方为恶，无所不至，及夜间焚香诵经，祈免罪获福。日日作恶，夜夜忏悔。甚者有一盗入午门楼上，及内官拿住，把他衣服剥开搜看，浑身皆是佛经。盖彼酷信佛经免祸超脱，故穿在身上以作盗耳。此陷害世情之大惑，五可恨也。

一件、世人迷惑于奉佛敬道，朝山进香，每月苦力攒钱积米，而父母冻饿，衣食不足，全不在心。又家家设立神龛，供奉佛仙外神，而祖宗先代反无祠堂。此其灭亲背祖之大惑，六可恨也。

一件、世人惑于清净苦空之说，以为修仙学佛者，必无妻子家产而后成。不知人乃血气骨肉以成此身，岂是土木水石，岂无阴阳配合之欲！彼佛老虽倡清静之论，亦何曾无妻妾子孙财产？彼乃虚说这个箍圈，天下后世之人反实实遵行着他。终久戒守不定，仍旧那情欲妄动，无所不为：奸拐徒弟，哄诱良妇，甘心为禽兽而不恤。此其败坏廉耻之大惑，七可恨也。

一件、佛老倡欺世异说，使后世人人迷于求福，不修人事。故前有贼兵围了京都，君臣犹穿了戎马之服，听讲老子，听讲佛法者、不可胜数。不止于梁武帝饿死台城，宋徽宗被掳沙漠，唐玄宗播迁蜀道。此其欺君诬国之大惑，八可恨也。

一件、假佛老神术仙方，烧香聚众。始令人照水盆，看见自己乃一贫病乞儿；听将家财罄舍，照见盆内，男则王侯将相，女则皇后嫔妃冠裳珮玉之状。久已起兵造反，屠城陷阵，如汉时张陵、张角，元时韩林儿、徐增受，及明时唐赛儿、赵古元、徐鸿儒等类，流毒天下，伤命数万，虽绑在法场，那师兄弟犹说‘我等往西天去’，至死不悟。此其陷世斩杀之大惑，九可恨也。

一件、士农工商各修职业，无非接济衣食居室之利，尽伦理教化之常，缺一不可。彼佛老倡修行谬说，僧道姑尼四等男女游手游食，骗钱安享，做那淫逸不道之事，上逆天伦，下废人事，消磨世间财物，与猪羊鱼鳖相同。如达摩西来，在嵩山面壁九年。安享世间衣食，以自修证，使天下人人皆面壁九年，则职业尽废，谁人肯去耕织？衣食无所从出，则举世之人皆冻饿死矣，岂是天地造化之正！况其修庙宇，贴金像，醮祭斋会，费财无穷。此其废业蠹财之大惑，十可恨也。

我乃聊举十件，他类尤多，不可胜述。即此可以相推，彼佛老仙神果可以劝化愚俗，我亦何苦举此十件，说他许多违悖正经道理？但我自有生以来，凡所闻见，皆其惑世诬民，蠹财乱伦之事，深可厌恶，请君果能体察此情，

播(b)迁——迁移，流亡。

蠹(dù,音杜)——蛀。

则知我不得已之心，甚于孟子继尧、舜、周、羽，以解豁三千年之惑矣。”

众人道：“如先生之说，佛老俱不足取，则天堂、地狱、鬼神一道，亦灭绝矣。”斋长道：“世俗之人醉生梦死，于神鬼之说沉溺而不可解，总起於贪利邀福之心，成其迷惑。佛老乘其迷惑之见，假捏天堂、地狱、水府等神，及鬼怪人妖、长生锡福等事，骗人之财，惑人之心，乱人之伦，欲与尧、舜、周公、孔子之教争立于世。说天上有玉皇仙官，如封神降雨，赏善罚恶，皆奉玉皇敕旨后行。《玉皇经》云：‘西方有净德国王，四十无子，宝月皇后与君同祈于三清老君。老君送一子，生即玉皇。’《玄武经》云：‘西方有净乐国，国君无子，祈于老君。老君送一子，即玄武祖师。’《佛经》云：‘西方有净善国，生太子名佛，娶妻耶陀氏，生子摩喉罗。后出家十二年，得道成佛。’如此看来，释氏之始，实生在周家七百年之后。古即是今，今即是古，今时之所无，岂古时之所有，如今查考西方，皆腥臊膻臭之夷人，何得以‘净’字名之？今时所见，并无三头六臂、四眼八手之人，何得信其为天王神将？亦并元二百三百岁之人，何得信其为长生不老乎！”众人道：“玉皇即上帝也。书上说，武丁梦上帝赐传说；孟子说：‘斋戒沐浴，可祀上帝。’明明的是有上帝矣。”斋长道：“唐虞之世，已惑于鬼神之说，就传得有上帝之象。武丁好贤，极其诚笃，梦中见一个传说的形貌，未曾知其名姓，遂画形像，访而求之。如世上人不曾见生龙活凤，梦寐中却常见之，亦画像中见过，故能形于梦寐。若说真有上帝，冕旒冠裳模样，那黄帝方制衣裳，可见上帝乃在黄帝后所生，黄帝前则不曾有上帝矣。”

若说黄帝前就有的，难道始初赤着身体，到黄帝时重复冠裳乎？所谓帝者，天地万物之主宰也，故名之为帝。日上帝者，自统体一太极者言也。太极即上帝，有何形像可见？可以祀上帝者，即此心清净，可以对上天也。”

众人道：“地狱阎罗掌管生死，生时有鬼送他来，死时有鬼勾他去，受罪有鬼拷打他。人之为善，转生富贵；物之为善，亦能转生为人。人之为恶，转为禽兽，物之为恶，灭其性灵，其说果否？”斋长道：“此戒训愚俗之人则可，其实道理不然。彼男女交媾，父精母血聚而成胎，母腹中本自生生。若待有了胎然后鬼魂来投，不知从孕妇口中投的，还从孕妇腰间投的？向来肚中血块岌岌而动者，又是何物？人有此身，必形与气相合，而后知疼痛。今有半身不遂瘫痪之夫，火攻针刺尚不知痛，若人死后形气相离，都化为飞尘，荡为冷风矣，有何躯壳形质，可以加其刀山剑树、油锅礁磨之刑？即使说黑罡风把恶人的既散之魂依旧吹合拢来，再受罪起，那阴司鬼判也没这样细细工夫。”众人道：“阎王鬼判注人生时即注死期，一切妻子富贵穷通等项，皆注定在簿上不容改移，这却有的么？”斋长道：“《玄武传》上说：‘妖魔吃人无数，玄武收之，人间方除得害。’若果然吃人无数，则阎王处不曾注定人应死之数矣。若说注定妖魔该吃，此报应正当之法，玄武出力救之，反不是注定生死之说矣。又说八百岁的彭祖，曾娶过妻七十二人，第七十二之妻将死之时，问彭祖何故享寿太多，想不在阎王簿上么？”彭祖曰：“我的姓名，判官将来做纸捻儿钉在簿上。”妻见阎王，阎王问道：“彭祖何妻之多？”妻对云：“他姓名做纸捻了。”阎王拆簿看之，方勾取彭祖而去。这样看来，彭祖之妻也是溷乱生的，阎王不曾注定。彭祖一生衣食穷通不曾注

冕旒 (mǐ niú, 音免留) ——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

溷 (hùn, 音混) ——混乱。

定，别人的偏注定不成？况孔孟时世无纸书，俱以竹简、木板为之，此地狱尚在水泥上石之下，那得有个簿籍藏这个纸捻？此说太荒唐矣！”

众人道：“城隍、土地之神乃是处处有的，难道也有甚么别说？”斋长道：“唐虞之际尚无城池，夏商以后方建城池以御盗贼，后人遂立城隍庙祀。城隍、土地总称地祇，是人与万物之母也。分之在田土，谓其功生五谷，祀之为社神；在乡村、街市，谓其功能奠安，祀之为土地之神；在一家宅院，谓其功能承载，祀之为中溜之神；在一方山陵，谓其功出百货，祀之为山岳之神；在城墙池濠，谓其有御盗捍患之功，故祀之为城隍之神：皆此一土耳！在人心中，无非饮水思源、感恩报德之意，岂可以前殿塑男，后殿塑女，在家又塑一老头子之像！分明以人身之小形像，辄敢诬枉天地自然之正神也。此说更又荒唐矣。”众人道：“城隍、土地往往显灵，实实有个人像活现出来，怎么总说一个‘土’字？”斋长道：“显灵者，又有一种道理。世间忠义英雄烈士，或抱冤枉屈死，或无子早年猛死，其英灵之气不散，多依神庙显应。如元时杀了文天祥，明时杀了于忠肃，谓其为今之都城隍。天地间生为正人，死为正气。正气之灵为河岳山川城隍等神，自然而然，不消敕封，不由人捏，皆造化正理之妙运耳。其实山川土地本自个神灵，不可专指某人为某神也。”

众人道：“正人固是以气为主。天地间尽有妖人异事，不常显将出来。我数年在中州，看见柳树上生一二寸人形；江西天上落下黑米；徐州天上落下人头细豆，眼目口鼻俱完全的。世间异事妖物，信有之矣。”斋长道：“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也晓得世间非常之变间或有之，乃是灾祸征兆。圣人只道其常，不肯信此怪事以启人迷惑之端。若佛老专专以此吓人，所以为邪道耳。如世界将变，或万物将死于兵荒，故五行皆成妖怪，不独柳树、石块、狐狸、猴子已也。在人，只有正身修德以消化之耳。”众人道：“妖术怪事，不是神仙也造作不出。明朝成化年间，河南偃师县一个百姓叫名朱天宝，死了埋后三日，其妻三翠儿拿了些荤素酒食往去祭祀。走过高岭，遇见一块大石高有二丈。翠儿刚到石边，忽然一声响亮，山石崩倒，露出石匣一个。翠儿上前看时，石匣开有一缝，露出宝剑一口、妖书一本。翠儿悄悄持回，诵习数日，便知人家未来之事。乡人称其奇异，奉为佛母，拜从的不及一年，约有万人。他有法术，田中苗叶吹气变为刀枪，板凳变成虎豹，布围变作城池。一旦反乱起来，官兵剿捕，两下杀伤甚多，方得拿获。翠儿监禁在狱，不出三日，枷锁镣时俱在，翠儿不知去向。此等法术，不是仙人具此神通，也不能有此灵异。”斋长道：“妖人亦神仙之类，盗天地一种化工之巧，为此妖术，藏在山间。世运将变，人民应该遭劫，一旦付之妖人助以为乱，彼时杀死、饿死、屈死者，不可胜数。虽天地气数所致，万民生灵所遭，然自神仙作之，其逆天之罪难逃。信乎神仙非惟无益于世，而实有损于世者也。”

众人道：“金主渡扬子江，水不及马腹；元太子北逃，至大河元船，空中献一金桥渡河而去，非怪事乎？”斋长道：“天地造化之气，不足者助之，有余者损之。夏商以前，人生极少，故天运多生圣贤，以生养万民。至周家八百年太平以后，人生极多，则暴恶亦多，良善极少。天道恶恶人之多，故生好杀之人，彼争此战。如生白起坑赵卒四十万人；柳盗跖横行天下，寿终于家。助金主返江以乱中原，赐元太子金桥以存其后，原非天道无知，乃损

中溜（liú，音留）——古代五祀之一，即后来之宅神。

其有余故也。即如天意欲复汉业，故光武有冰坚可渡之异。天道穷则变通，怪异之事亦或有之，不可一概拘拘论也。”众人道：“先生之言俱是穷源探本之论，大醒群迷。我辈闻所未闻，开尽从来茅塞。但佛老之教盈满天地，浸灌人心久矣。先生一人独持其说，排以斥之，《佛骨表》、《无鬼论》不足奇也。窃恐外道之羽翼居多，先生之唇舌有限，先生未必能为世人福，而世人实能为先生祸也。”斋长觉得众人之论牢不可破，乃云：“日将暮矣，余将返驾入城。”

老者送过溪桥，回来对着豆棚主人道：“闲语之兴，老夫始之。今四远风闻，聚集日众。方今官府禁约甚严，又且人心叵测，若尽如陈斋长之论，万一外人不知，只说老夫在此摇唇鼓舌，倡发异端曲学惑乱人心，则此一豆棚，未免为将来酿祸之藪矣。今时当秋抄，霜气逼人，豆梗亦将槁也。”众人道：“老伯虑得深远，极为持重。”不觉膀子靠去，柱脚一松，连棚带柱一齐倒下。大家笑了一阵，主人拆去竹木竿子，抱蔓而归。众人道：“可恨这老斋长执此迂腐之论，把世界上佛老鬼神之说扫得精光。我们搭豆棚说闲话，要劝人吃斋念佛之兴，一些也没了。”老者道：“天下事被此老迂僻之论败坏者多矣，不独此一豆棚也。”

照世杯

卷一 七松园弄假成真

美人家住莫愁村，蓬头粗服朝与昏，
门前车马似流水，户内不惊鸳鸯魂。
座中一目识豪杰，无限相思少言说，
有情不遂莫若死，背灯独扣芙蓉结。

这首古风，是一个才子赠妓女的。众人都道妓女的情假，我道是妓女的情最真；众人都道妓女的情滥，我道是妓女的情最专；众人都道妓女的情薄，我道是妓女的情最厚，这等看起来，古今有情种子，不要在深闺少艾中，留心注目，但在青楼罗绮内，广揽博收罢了。只是，妓女一般也有情假、情滥、情薄的，试看眼前那些倚门卖笑之低娼，搽脂抹粉之歪货，但晓得亲嘴咂舌是情、拈酸吃醋是情，眼挑脚勾是情、赔钱贴钞是情，轻打悄骂是情。那班轻薄子弟初出世做嫖客的，也认做这便是情。更有一种假名士的妓女，倩人字画，居然诗伯词宗，遇客风云，满口盟翁社长。还有一种学闺秀的妓女，乔称小姐，入门先要多金，冒托宦姬，见面定需厚札。局面虽大，取财更巧，其被窝浪态，较甚于娼家，而座上戏调，何减于土妓。可怜把一个情字，生生汨没了，还要想他情真、情专、情厚，此万万决不可得之理。我却反说妓女有情，反说妓女情真、情专、情厚，这是甚么缘故？盖为我辈要存天理、存良心，不去做那偷香窃玉，败坏闺门的事。便是闺门中有多情绝色美人，我们也不敢去领教。但天生下一个才子出来，他那种痴情，虽不肯浪用，也未必肯安于不用。只得去寄迹秦楼，陶情楚馆，或者遇得着一两个有心人，便可偿今生之情缘了。所以，情字必须亲身阅历，才知道个中的甘苦。惟有妓女们，他阅人最多，那两只俏眼，一副俊心肠，不是挥金如土的俗子可以买得转。倘若看中了一个情种，便由你穷无立锥，少不得死心塌地，甘做荆钗裙布，决不像朱买臣的阿妻，中道弃夫，定要学霍小玉那冤家，从一而死。看官们，听在下这回小说，便有许多人要将花柳径路从今决绝的。更有许多人，将风月工夫从今做起的。

话说苏州一个秀士，姓阮讳苜，号江兰，年方弱冠，生得潇洒俊逸，诗词歌赋，举笔惊人。只是性情高傲，避俗如仇。父母要为他择配，他自己忖量道：“婚嫁之事，原该父母主张。但一日丝萝，即为百年琴瑟，比不得行云流水，易聚易散，这是要终日相对，终身相守的。倘配着一个村姬俗妇，可不憎嫌杀眉目，辱没杀枕席么！”遂立定主意，权辞父母道：“孩儿待成名之后，再议室家。”父母见他志气高大，甚是欢喜。且阮江兰年纪还小，便迟得一两年，也还不叫做旷夫。

有一日，阮江兰的厚友张少伯约他去举社，这张少伯家私虽不十分富厚，爱走名场，做人还在慷慨一边。是日举社，宾朋毕集，分散过诗题，便开筵饮酒，演了一本《浣纱记》，阮江兰啧啧羡慕道：“好一位西施。看他乍见范蠡，即订终身，绝无儿女子气，岂是寻常脂粉？”同席一友叫做乐多闻，

青楼——指妓院。

汨（g，音古）没——埋没。

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因为还没有到壮年，称作弱冠，后世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年纪。

忖（c n，音寸 上声）量——揣度，思量。

接口道：“西施不过一没廉耻女子耳！何足羡慕？”阮江兰见言语不投，并不去回答。演完半本，众人道：“浣纱”是旧戏，看得厌烦了，将下本换了杂出罢。”扮末的送戏单到阮江兰席上来，乐多闻道：“不消扯开戏目，演一折《大江东》罢。”阮江兰道：“这一出戏不许做。”乐多闻道：“怎么不许做？”阮江兰道：“平日见了关夫子圣像，少不得要跪拜。若一样妆做傀儡，我们饮酒作乐，岂不亵渎圣贤？”乐多闻大笑道：“老阮，你是少年人，想被迂夫了过了气，这等道学起来。”对着扮末的道：“你快分付戏房里妆扮。”阮江兰冷笑一笑，便起身道：“羞与汝辈为伍。”竟自洋洋拂袖去了。

回到家里，独自掩房就枕，翻来覆去，忽然害了相思病。想起戏场上的假西施来，意中辗转道：“死西施只好空想，不如去寻一个活跳的西施罢。闻得越地产名姝，我明日便治装出门，到山阴去寻访。难道我阮江兰的时运，就不如范大夫了？”算计已定，一见窗格明亮，披着衣服下床，先叫醒书童焦绿，打点行囊，自家便去禀知父母。才走出大门，正遇着张少伯。阮江兰道：“兄长绝早往那里去？”张少伯道：“昨日得罪足下，不曾终席奉陪，特来请罪。”阮江兰道：“小弟逃席，实因乐多闻惹厌，不干吾兄事。”张少伯道：“乐多闻那个怪物，不过是小人之雌，一味犬吠正人，不知自家是井底蛙类，吾兄何必计较？”阮江兰道：“这种小人眼内也还容得，自然付之不论、不议之列。只是小弟匆匆往山阴去，不及话别。今日一晤，正惬意予怀。”张少伯道：“吾兄何时言归？好翘首伫望。”阮江兰道：“丈夫游游山水，也定不得归期。大约严慈在堂，不久就要归省。”张少伯握手相送出城。候他上了船，才挥泪而别。

阮江兰一路无事，在舟中不过焚一炉香，读几卷古诗。到了杭州，要在西湖上赏玩，又止住道：“西湖风景不是草草可以领会，且待山阴回棹，恣意受用一番。”遂渡过钱塘江，觉得行了一程，便换一种好境界。船抵山阴，亲自去赁一所花园，安顿行李，便去登会稽山，游了阳明第十一洞天。又到宛委山眺望，心目怡爽。脚力有些告竭，徐徐步入城来。见一个所在，无数带儒巾穿红鞋子的相公，拥挤着眇望。阮江兰也挤进去，抬头看那宅第，上面是石刻的三个大字，写着“香兰社”。细问众人，知道是妇女做诗会。阮江兰不觉呆了，痴痴的踱到里面去。早有两三个仆役看见，便骂道：“你是何方野人？不知道规矩。许多夫人、小姐在内里举社，你竟自闯进来么？”有一个后生怒目张牙，起来喝叱道：“这定是白日撞，锁去见官，敲断他脊梁筋！”一派喧嚷，早惊动那些锦心绣口的美人，走出珠帘，见众人争打一位美貌郎君，遂喝住道：“休得乱打。”仆役才远远散开。

阮江兰听得美人来解救，上前深躬唱喏，弯着腰再不起来，只管偷眼去看。众美人道：“你大胆扰乱清社，是甚么意思？”阮江兰道：“不佞是苏州人，为慕山阴风景，特到此间。闻得夫人、小姐续兰亭雅集，偶想闺人风雅愧杀儒巾，不知不觉擅入华堂，望乞怜恕死罪。”众美人见他谈吐清俊，因问道：“你也想入社么？我们社规严肃，初次入社要饮三叵罗酒，才许分

惬（qiè，音怯）——（心里）满足。

棹（zhào，音照）——桨，这里指船。

眇（miào，音免）——斜着眼看。

佞（nìng，音泞）——有才智。不佞，旧时谦称，意思是不才。

韵做诗。”阮江兰听见许他入社，踊跃狂喜道：“不佞还吃得几杯。”美人忙唤侍儿道：“可取一张小文几放在此生面前，准备文房四宝，先斟上三叵罗入社酒过来。”阮江兰接酒在手，见那叵罗是尖底巨腮小口，足足容得二斤多许，乘着高兴，一饮而尽。众美人道：“好量！”阮江兰被美人赞得魂都掉了。愈加抖擞精神，忙取过第二叵罗来，勉强掙持下肚。还留下些残酒，不曾吃得干净。侍儿执着壶在旁边催道：“吃完时，好重斟的。”阮江兰又咽下一口去，这一口便在腹肚内轱辘了。

原来阮江兰酒量，原未尝开垦过，平时吃肚脐眼的钟子，还作三四口打发，略略过度，便要害起酒病来。今日雄饮两叵罗，倒像樊哙撞鸿门宴，卮酒安足辞的吃法，也是他一种痴念，思想夹在明眸皓齿队里做个带柄的妇人，挨入朱颜翠袖丛中，假充个半雄的女子。拼着书生性命，结果这三大叵罗。那知到第三杯上，嘴唇虽然领命，腹中先写了避谢的帖子。早把樊哙吃鸿门宴的威风，换了毕吏部醉倒在酒瓮边的故事。

众美人还在那里赞他量好，阮江兰却没福分顶这个花盆，有如泰山石压在头上，一寸一寸缩短了身体，不觉蹲倒桌下去逃席。众美人大笑道：“无礼狂生，不如此惩戒，他也不知桃花洞口原非渔郎可以问信。”随即唤侍女：“涂他一个花脸。”侍女争各拿了朱笔、墨笔，不管横七竖八，把阮江兰清清白白赛安岳，似六郎的容颜，倏忽便要配享冷庙中的瘟神痘使。仆役们走来，抬头拽脚，直送到街上。那街道都是青石铺成的，阮江兰浓睡到日夕方醒，醉眼朦胧，只道眠在美人白玉床上。渐渐身子寒冷，揉一揉眼，周围一望，才知帐顶就是天面，席褥就是地皮。惊骇道：“我如何拦街睡着？”立起身来，正要踏步归寓，早拥上无数顽皮孩童，拿着荆条，拾起瓦片，望着阮江兰打来。有几个喊道：“疯子！疯子！”又有几个喊道：“小鬼！小鬼！”

阮江兰不知他们是玩、是笑，奈被打不过，只得抱头鼠窜。归到寓所，书童焦绿看见，掩嘴便笑。阮江兰道：“你笑甚么？”焦绿道：“相公想在那家串戏来？”阮江兰道：“我从不会串戏。这话说得可笑。”焦绿道：“若不曾串戏，因何开了小丑的花脸？”阮江兰也疑心起来，忙取镜子一照，自家笑道：“可知娃童叫我是小鬼，又叫我疯子。”焦绿取过水来净了面。阮江兰越思想越恨，道：“那班蠢佳人，这等恶取笑，并不留一毫人情。辜负我老阮一片怜才之念。料想苕萝村也未必有接待的夷光。便有接待的夷光，不过也是蠢佳人慕名结社，摧残才子的行径罢了。再不要妄想了。不如回到吴门，留着我这干净面孔，晤对那些名窗净几，结识那些野鸟幽花，还不致出乖露丑。倘再不知进退，真要弄出话巴来。难道我面孔是铁打的？累上些瘢点，岂不是一生之玷？”遂唤焦绿收拾归装，接浙而行，连西湖上也只略眺望一番。正是：

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前有子猷，后有小阮。

话说阮江兰回家之日，众社友齐来探望，独有张少伯请他接风。吃酒中间，因问阮江兰道：“吾兄出游山阴，可曾访得一两个丽人？”阮江兰道：“说来也好笑，小弟此行，莫说丽人访不着，便访着了，也只好供他们嘻笑之具。总是古今风气不同，妇女好尚迥别。古时妇女还晓得以貌取人，譬如遇着潘安貌美，就掷果，左思貌丑，就掷瓦。虽是他们一偏好恶，也还眼里识货。大约文人才子，有三分颜色，便有十分风流，有一种蕴藉，便有百种俏丽。若只靠面貌上用工夫，那做戏子的，一般也有俊优，做奴才的，一般

也有俊仆，只是他们面貌与俗气、俗骨是上天一齐秉赋来的。任你风流俏丽杀，也只看得，吃不得，一吃便嚼蜡了。偏恨此辈惯会败坏人家闺门。这皆是下流妇女，天赋他许多俗气、俗骨，好与那班下贱之人浃洽气脉浸淫骨髓。倘闺门习上流的，不学贞姬节妇，便该学名媛侠女。如红拂之奔李靖，文君之奔相如，皆是第一等大名眼、大侠肠的裙钗。近来风气不同，千金国色定要拣公子王孙，才肯配合。闺阁之家，间有美女，又皆贪图厚贖，嫁作妾媵。间或几个能诗善画的闺秀，口中也讲择人，究竟所择的，也未必是才子。可见佳人心事原不肯将才子横在胸中。况小弟一介寒素，那里轮流得着，真辜负我这一腔痴情了。”张少伯笑道：“吾兄要发泄痴情，何不到扬州青楼中一访？”阮江兰道：“若说着青楼中，那得有人物？”张少伯道：“从来多才多情的，皆出于青楼。如薛涛、真娘、素秋、亚仙、湘兰、素徽，难道不是妓家么？”阮江兰拍掌大叫道：“有理！有理！请问到处有妓，吾兄何故独称扬州？”张少伯道：“扬州是隋皇歌舞，六朝佳丽之地，到今风流一脉，犹未零落。日前一友从彼处来，曾将花案诗句写在扇头，吾兄一看便知。”阮江兰接扇在手，读那上面的诗道：

晚客幽如空谷兰，镜怜好向月中看。

棠娇分外春酣雨，燕史催花片片转。

阮江兰正在读罢神往之际，只见乐多闻跑进书房来，嚷道：“反了！反了！我与老张结盟在前，老张与小阮结盟在后，今日两个对面吃酒，便背着我了。”张少伯道：“小弟这席酒因为江兰兄自山阴来，又要往扬州去。一来是洗尘，二来是送行。倘若邀过吾兄来，少不得也要出个分子，这倒是小弟不体谅了。”乐多闻道：“扬州有个敝同社，在那里作官，小弟要去望他，同阮兄联舟何如？”

阮江兰道：“小弟还不就行，恐怕有误尊兄。”乐多闻道：“是他推却。”酒也不吃。作别出门去了。阮江兰还宽坐一会才别。

且说乐多闻回家暗恼道：“方才小阮可恶之极，我好意挈他同行，怎便一口推阻？待我明日到他家中一问。若是不曾起身便罢，倘若悄悄儿去了，决不与他干休。”那知阮江兰的心肠，恨不得有缩地之法，霎时到了扬州，那里管乐多闻来查谎？这乐多闻偏又多心，道是阮江兰轻薄，说谎骗他，忙忙唤船，也赶到扬州，遍问关上饭店，并不知阮江兰的踪迹。

原来阮江兰住在平山堂下七松园里，他道扬州名胜，只有个平山堂：那画船、箫鼓、游妓、歌郎皆集于此，每日吃过饭，便循着寒河一带，览芳寻胜。看来看去，都是世俗之妓，再不见有超尘出色的女子。正在园中纳闷，书童焦绿慌慌走来道：“园主人叫我们搬行李哩，说是新到一位公子，要我们出这间屋与他。”阮江兰骂道：“我阮相公先住在此，那个敢来夺我的屋？”还不曾说完，那一位公子已踱到园里，听见阮江兰不肯出房，大怒道：“众小厮可进去将这狗头的行李搬了出来！”阮江兰赶出书房门，正要发话，看见公子身边立着一位美貌丽人，只道是他家眷，便不开口，走了出来。园主人接着道：“阮相公莫怪小人无礼，因这位公子是应大爷，住不多几日就要去的。相公且权在这竹阁上停下。候他起身，再移进去罢了。”阮江兰见那竹阁也还幽雅，便叫书童搬行李上去。心中只管想那丽人，道是：“世间有

媵（yìng，音映）——陪嫁的人，此处指妾。

转（tuán，音团）——盘旋。

这等绝色，反与蠢物受用。我辈枉有才貌，只好在画图中结交两个相知，眼皮上饱看几个尤物，那得能够沐浴脂香，亲承粉泽，做个一双两好？总之，天公不肯以全福予人。隔世若投人身，该投在富贵之家，平平常常学那享痴福的白丁，再不可做今世失时落运的才子了。”正是：

天莫生才子，才人会怨天。

牢骚如不作，早赐与婵娟。

阮江兰自此之后，时常在竹篱边偷望，有时见丽人在亭子中染画，有时见丽人凭栏，对着流水长叹，有时见丽人蓬头焚香，有时见丽人在月下吟诗。阮江兰心魂荡漾，情不自持，走来走去，就像走马灯儿点上了火，不住团团转的一般，几番被应家下人呵斥，阮江兰再不理论。这些光景早落在公子眼里了。

公子算计道：“这个馋眼饿胚，且叫他受我一场屈气。”忙叫小厮研墨，自家取了一张红叶笺，杜撰几句偷情话儿，用上一颗鲜红的小图印，铃封好了，命一个后生小厮，叫他：“送与竹阁上的阮相公。只说娘娘约到夜静相会，切不可露我的机关。”小厮笑了一笑，竟自持去。才走出竹篱门，只见阮江兰背剪着手，望着竹篱内叹气。小厮在他身后，轻轻拽一拽衣袖，阮江兰回头一看，见是应家的人，恐怕又惹他辱骂，慌忙跑回竹阁去。小厮跟到阁里，低低叫道：“阮相公，我来作成你好事的。”阮江兰还道是取笑。反严声厉色道：“胡说！我阮相公是正经人，你辄敢来取笑么？”小厮叹道：“好心认做驴肝肺，干折我娘娘一片雅情。”故意向袖中取出情书来，在阮江兰面前略晃一晃，依旧走了出去。阮江兰一时认真，上前扯住道：“好兄弟，你向我说知就里，我买酒酬谢。”小厮道：“相公既然疑心，扯我做甚么？”阮江兰道：“好兄弟，你不要怪我，快快取出书来。”小厮道：“我这带柄的红娘，初次传书递柬，不是轻易打发的哩。”阮江兰忙在头上拔下一根金簪子来送他。小厮接在手里，将书交付阮江兰。又道：“娘娘约你夜静相会，须放悄密些。”说罢，打阁外去了。阮江兰取书在鼻头上嗅了一阵，就如嗅出许多美人香来。拆开一看，书内写道：

妾幽如敛衽拜，具书阮郎台下，素知足下钟情妾身，奈无缘相见。今夜乘拙夫他出，足下可于月明人静之后，跳墙而来，妾在花阴深处，专候张生也。

阮江兰手舞足蹈，狂喜起来。坐在阁上，呆等那日色落山，死盼那月轮降世，又出阁打听消息。只见应公子穿着簇新衣服，乔模乔样的，后面跟着三四个家人，夹了毡包，一齐下小船里去了。又走回一个家人，大声说道：“大爷分付道，早闭上园门，今夜不得回来。这四面旷野，须小心防贼要紧。”阮江兰听得，暗笑道：“呆公子，你只好防园外的贼，那里防得我这园内的偷花贼？”

将次更阑，挨身到竹篱边，推一推门，那门是虚掩上的。阮江兰道：“美人用意，何等周致！你看他先把门儿开在这里了。”跨进门槛，靠着花架走去。阮江兰原是熟路，便直达卧室。但第一次偷婆娘，未免有些胆怯，心欲前而足不前，趑趄趑趄，早被一块砖头绊倒。众家人齐声喊道：“甚么响？”走过来不问是贼不是贼，先打上一顿，拿条索子绑在柱上。阮江兰喊道：“我

婵(chán, 音缠)娟——(姿态)美好, 古代诗文里多用来形容女子, 也指月亮。

铃(qián, 音前)——盖(图章)。

更阑——更深夜尽。

是阮相公，你们也不认得么？”众家人道：“那个管你软相公、硬相公，但夤夜入人家，非奸即贼，任你招成那一个罪名。”阮江兰又喊道：“绑得麻木了，快些放我罢。”家人道：“我们怎敢擅放？待大爷回来发落。”阮江兰道：“我不怕甚么，现是你娘娘约我来的。”忽见里面开了房门，走出那位丽人来，骂道：“何处狂生，平白冤我夤夜约你？”阮江兰道：“现有亲笔书在此，难道我无因而至？你若果然是个情种，小生甘心为你而死。你既揜我于大门之外，毫不怜念，我岂轻生之浪子哉！”那丽人默然不语，暗地踌躇道：“我看此生风流倜傥，磊落不羁，倒是可托终身之人。只是我并不曾写书约他，他这样孟浪而来，必定有个缘故。”叫家人搜他的身边，那些家人一齐动手，搜出一幅花笺来。丽人看了，却认得是应公子笔迹，当时猜破机关，亲自替阮江兰解缚，送他出去，正是：

多情窈窕_00200480_299_4 女，爱杀可怜人。

不信桃花落，渔郎犹问津。

你道这丽人是那一个？原来是扬州名妓，那花案上第一个，叫做畹容的便是。这畹娘性好雅淡，能工诗赋，虽在风尘中，极要拣择长短，留心数年，莫说郑元和是空谷足音，连卖油郎也是稀世活宝。择来择去，并无一毫着己的。畹娘镇日闭户，不肯招揽那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之人。且诙谐笑做，时常弄出是非来。老鸨本意要女儿做个摇钱树，谁知倒做了惹祸胎，不情愿留他在身边。得了应公子五百余金，瞒神瞒鬼，将一乘轿子抬来，交付应公子。畹娘落在火坑，也无可奈何，不觉染成一病。应公子还觉知趣，便不去歪缠，借这七松园与他养病。那一夜放走阮生之时，众家人候公子到来，预先下石畹娘，说：“是绑得端端正正的，被畹娘放了。”公子正要发作，畹娘反说出一篇道理来，道：“妾身既入君门，便属君家妻妾，岂有冒名偷情，辱没自家闺闼之理？风闻自外，不说君家戏局，反使妾抱不白之名，即君家亦蒙不明之诮，岂是正人君子所为？”应公子目定口呆，羞惭满面，畹娘从此茶饭都减，病势转剧。应公子求神请医，慌个不了。那知畹娘起初害的还是厌恶公子、失身非偶的病痛，近来新害的却是爱上阮江兰，相思抑郁的症候。这相思抑郁的症候，不是药饵可以救得，针砭可以治得，必须一剂活人参汤，才能回生起死。畹娘千算万计，扶病写了一封书，寄与那有情的阮郎，指望阮郎做个医心病的卢扁，那知反做了误杀人的庸医。这是甚么缘故？

原来阮江兰自幼父母爱之如宝，大气儿也不敢呵着他，便是上学读书，从不曾经过一下竹片，娇生娇养，比女儿还不同些。前番被山阴妇女涂了花脸，还心上懊悔不过，今番受这两点的拳头脚尖，着肉的麻绳铁索，便由你顶尖好色的痴人，没奈何也要回头，熬一熬火性。又接着畹娘这封性急的情书，便真正嫡笔，阮江兰也不敢认这个犯头。接书在手，反拿去出首，当面羞辱应公子一场。应公子疑心道：“我只假过一次书，难道这封书又是我假的？”拆开一看书上写道：

足下月夜虚惊，皆奸谋预布之地，虽小受挫折，妾已心感深情。倘能出我水火，生死以之，即白头无怨也。

夤(yín, 音银)——深的意思。

倜傥(tì tǎng, 音替躺)——洒脱，不拘束。

羁(jī, 音计)——拘束。

闺闼(guī tǎn, 音规捩)——旧时指妇女居住的地方。

应公子不曾看完，勃然大发雷霆，赶进房内，痛挞畹娘。立刻唤了老鸨来，叫他领去。阮江兰目击这番光景，心如刀割，尾在畹娘轿后，直等轿子住了，才纳闷而归。迟了几日，阮江兰偷问应家下人，备知畹娘原委，放心不下，复进城到畹娘家去询视。老鸨回说：“女儿卧病在床，不便相见。”阮江兰取出三两一锭，递与老鸨。老鸨道：“银子我且收下，待女儿病好，相公再来罢。”阮江兰道：“小生原为看病而来，并无他念。但在畹娘卧榻边，容我另支一榻相伴，便当厚谢妈妈。”老鸨见这个雄儿，是肯出手的，还有甚么作难？便一直引到床前。畹娘一见，但以手招阮江兰，含泪不语。阮江兰道：“玉体违和，该善自调摄。小生在此，欲侍奉汤药，未审尊意见许否？”畹娘点头作喜，从此阮江兰竟移了铺盖来，寓在畹娘家里，一应供给，尽出己资。且喜畹娘病好，下床梳洗，艳妆浓饰，拜谢阮江兰。当夜自荐枕席，共欢鱼水。正是：

银 照冰簟，珀枕坠金钗。

云散雨方歇，挂人春满怀。

两个在被窝之中，订了百年厮守的姻缘，相亲相爱，起坐不离。但小娘爱俏，老鸨爱钞，是千百年铁板铸定的旧话。阮江兰初时还有几两孔方，热一热老鸨的手，亮一亮老鸨的眼，塞一塞老鸨的口，及至囊橐用尽，渐渐要拿衣服去编字号，老鸨手也光棍了，眼也势利了，口也零碎了。阮江兰平日极有性气，不知怎么到了此地，任凭老鸨嘲笑、怒骂、一毫不动声色，就像受过戒的禅和子。

有一日，扬州许多恶少，同着一位下路朋友，来闯寡门。老鸨正没处发挥，对着众人一五一十的告诉道：“我的女儿已是从良过了，偏他骨头作痒，又要出来接客，应公子立逼取足身价，老身东借债、西借债，方得凑完。若是女儿有良心的，见我这般苦恼，便该用心赚钱。偏又恋着一个没来历的穷鬼，反要老娘拿闲饭养他。许多有意思的主客，被他关着房门，尽打断了。众位相公思想一想，可有这样道理么？”那班恶少裸袖挥拳道：“老妈妈，你放心，我们替你赶他出门。”一齐拥进房里，正要动手，那一个下路朋友止住道：“盟兄不须造次，这是敝同社江兰兄。”阮江兰认了一认，才知道是乐多闻。

众人坐下，乐多闻道：“小弟谬托在声气中，当日相约同舟，何故拒绝过甚？莫不是小弟身上有俗人气习，怕过了吾兄么？”阮江兰道：“不是吾兄有俗人气习，还是小弟自谅不敢奉陪。”乐多闻讥消道：“这样好娘娘，吾兄也该做个大老官，带挈我们领一领大教。为何闭门做嫖客？”阮江兰两眼看着畹娘，只当不曾听见。乐多闻又将手中一把扇子递与畹娘道：“小弟久慕大笔，粗扇上，要求几笔兰花，幸即赐教。”畹娘并不做腔，取过一枝画笔，就用那砚池里残墨，任意画完了，众人称羨不已。乐多闻道：“这一面是娘娘的画，那一面少不得江兰兄的诗，难道辞得小弟么？”江兰胡乱写完，乐多闻念道：

古木秋厚散落晖，王孙叩犊不能归。

骄人惭愧称贫贱，世路何妨骂布衣。

畹娘晓得是讥刺乐多闻，暗自含笑。乐多闻不解其中意思，欢欢喜喜，同着众人出门，那老鸨实指望劳动这些天神、天将，退送灾星出宫。那知求诗求画，反讲做一家，心上又添一番气恼。只得施展出调虎离山之法，另置一所房屋，将畹娘藏过，弄得阮江兰似香火无主，冷庙里的神鬼。正是：

累累丧家之狗，惶惶落汤之鸡。

前辈元和榜样，卑田院里堪栖。

不提阮江兰落寞，话说乐多闻回到苏州，将那一把扇子到处卖弄。遇着一个明眼人，解说那阮江兰的诗句，道是：“明明笑骂，怎还宝贝般拿在手里，出自己的丑态？”乐多闻衔恨，满城布散流言说：“阮江兰在扬州嫖得精光，被老鸨赶出大门，亲眼见他在街上讨饭。”众朋友闻知，也有惋惜的，也有做笑话传播的。独有张少伯着急，向乐多闻处问了女客名姓，连夜叫船赶到扬州。

访的确了碗娘住居，敲进门去，深深向老鸨唱喏，老鸨问道：“尊客要见我女儿么？”张少伯道：“在下特地相访。”老鸨道：“尊客莫怪老身，其实不能相会了。”张少伯询问来历，老鸨道：“再莫要提起，只因我女儿爱上一个穷人，一心一念要嫁他，这几日那穷人不在于前，啼啼哭哭，不肯接客，叫老身也没奈何。”张少伯道：“既然是你令爱不肯接客，你们行户人家可经得一日冷落的？他既看上一个情人，将来也须防他逃走。稍不遂他的意，寻起一条死路来，你老人家贴了棺材，还带累人命官司哩。不如趁早出脱这滞货，再讨一两个赚钱的，这便人财两得。”老鸨见他说得有理，沉吟一会道：“出脱是极妙的，但一时寻不出主客来。”张少伯道：“你令爱多少身价？”老鸨道：“是五百金。”张少伯道：“若是减价求售，在下还娶得起。倘要索高价，便不敢担当。”老鸨急要推出大门，自家减价道：“极少也须四百金。再少便挪移不去。”张少伯道：“你既说定四百金，我即取来兑与你，只是即日要过门的。”老鸨道：“这不消说得。”张少伯叫仆从卸下背箱来，老鸨引到自家房里，配搭了银水，充足数目，正交赎身文契。忽听得外面敲门响，老鸨听一听，却是阮江兰声气，便不开门。张少伯道：“敲门的是哪个？”老鸨道：“就是我女儿嫁的那穷鬼，叫做甚么阮江兰。”张少伯道：“正是，我倒少算计了，你虽将女儿嫁我，却不曾与你女儿讲通，设使一时不情愿出门，你如何勉强得？”老鸨道：“不妨，你只消叫一乘轿子在门前，我自 lawful 度，可令一位大叔远远跟着，不可露出行径来。”张少伯道：“我晓得了。”忙开门送出来，老鸨四面一望，不见阮江兰在门外。放心大胆，回身进去，和颜悦色对女儿说道：“我们搬在此处，地方太偏僻，相熟朋友不见有一个来走动，我想坐吃山空，不如还搬到旧地，你心下何如？”碗娘想一想道，“我那心上人，久不得他音信，必是找不到此处，若重到旧居，或者可以相会。”遂点头应允。

老鸨故意收拾皮箱物件，碗娘又向镜前掠鬓梳头，满望牛郎一度。老鸨转一转身，向碗娘道：“我在此发家伙，你先到那边去照管。现有轿子在门前哩。”碗娘并不疑心，莲步慢挪，湘裙微动上了轿。老鸨出来，与张家小厮做手势，打个照会，那轿夫如飞的抬了去，张家小厮也如飞的跟着轿子。后面又有一个人如飞的赶来，扯着张家小厮。原来这小厮叫做秋星，两只脚正跑得高兴，忽被人拽了衣服，急得口中乱骂。回过头来，只见后面那一个人破巾破服，好似乞食的王孙，不第的苏子，又觉有些面善。那一个人也不等秋星开口，先自通名姓道：“我是阮相公，你缘何忘了？”秋星“哎哟”道：“小人眼花！连阮相公竟不认得。该死！该死！”阮江兰道：“你匆忙跟这轿子往那里去？”秋星道：“我家相公新娶一个名妓，我跟着上船去哩。”阮江兰还要盘问，秋星解一解衣服，露出胸脯，撒脚的去。了。

原来阮江兰因老鸨拆开之后，一心尚牵挂碗娘，住在饭店里，到处访问

消息。这一日正寻得着，又闭门不纳。阮江兰闷恹恹，在旁边寺院里闲踱，思想觑个方便好进去，虽一条肚肠放在门内，那一双饿眼远远射在门外，见了一乘轿子出来，便像王母云车，恨不得攀辕留驾。偏那两个轿夫比长兴脚子更跑得迅速。阮江兰却认得轿后的是秋垦，扯着一问，才知他主人娶了畹娘。一时发怒，要赶到张少伯那边，拼个你死我活。争奈着了这一口气，下部尽软了，挪不上三两步，恰恰遇着冤家对头，那张少伯面带喜容，抢上前来，深躬大喏道：“久别吾兄，渴想之极。”

阮江兰礼也不回，大声责备道：“你这假谦恭哄那个？横竖不过有几两铜臭，便如此大胆，硬夺朋友妻妾！”张少伯道：“我们相别许多时，不知你见教的那一件？”阮江兰道：“人儿现已抬在船上。反佯推不知么？”张少伯哈哈大笑道：“我只道那件事儿得罪，原来为这一个娼家。小弟虽是淡薄财主，也还亏这些臭铜换得美人来家受用。吾兄只好想天鹅肉吃罢了。”阮江兰道：“你不要卖弄家私，只将你倒吊起来，腹中看可有半点墨水？”张少伯道：“我的腹中固欠墨水，只怕你也是空好看哩。”阮江兰道：“不敢夸口说，我这笔尖儿戳得死你这等白丁哩。”张少伯道：“空口无准，你既自恃才高，便该中举、中进士，怎么像叫化子的形状，拿着赶狗棒儿骂皇帝——贵贱也不自量。”阮江兰冷笑道：“待我中一个举人、进士，好让你们小人来势利的。”说罢竟走去了。正是：

相恶无好友，相骂无好口。

我见绸缪时，平昔肉与酒。

话说阮江兰被老张一段激发，倒把思想畹娘之念，丢在东洋大海了，一时便振作起功名的心肠。连夜园去，闭关读书，一切诗词歌赋，置之高阁，平日相好朋友，概不接见。

父母见他潜心攻苦，竭力治办好饮食，伺前伺后，要他多吃得一口，心下便加倍快活。埋头三年，正逢大比，宗师秉公取士，录在一等，为没有盘缠动身，到了七月将尽，尚淹留家下。父母又因坐吃山空，无处借贷，低着头儿纳闷，忽然走一个小厮进来，夹着朱红拜匣，阮老者认得是张家的秋星，揭开拜匣一看，见封筒上写着“程仪十两”，连忙叫出儿子，说：“张家送了盘费来。”阮江兰不见犹可，见了分外焦躁道：“是张少伯，分明来奚落。”他拿起拜匣，往阶墀上一掷，秋星捣鬼道：“我相公送你盘费，又不希图甚么，如何收这样嘴脸？”拾起拜匣，出门去了。

阮老者道：“张少伯是你同窗好友，送来程仪，便该领谢才是，如何反去抵触他？”阮江兰切齿道：“孩儿宁可沿路叫化进京，决不受这小人无义之财。”阮老者不知就里，只管再三埋怨。又见学里门斗顾亦齐、走来催促道：“众相公俱已进京，你家相公怎么还不动身？”阮老者道：“不瞒你说，前日在县里领了盘费来，又余米买柴用去，如今向那个开口？”顾亦齐道：“不妨不妨，我有十两银子，快拿去作速起身罢。”阮江兰感激了几句，别过父母，带领焦绿，上京应试。刚刚到得应天府，次日便进头场，果然篇篇掷地作金石，笔笔临池散蕊花。

原来有意思的才人，再不肯留心举业。那知天公赋他的才分宁有多少，若将一分才用在诗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精神；若将一分才用在画上，举业

恹恹(yān, 音淹)——形容患病而精神疲乏。

佯(yáng, 音羊)——假装的意思。

内便少了一分火候；若将一分才用在宾朋应酬上，举业内便少了一分工夫。所以才人终身博不得一第，都坐这个病痛。阮江兰天分既好，又加上三年苦功，还怕甚么广寒宫的桂花，没有上天梯子，去拿利斧头折他么？正是：

为学如务农，粒粒验收成。

不勤则下获，质美宜加功。

阮江兰出场之后，看见监场御史告示写道：“放榜日近，生员毋得归家。如违，拿歇家重究。”阮江兰只得住下，寓中闲寂不过，走到街上去散闷，撞到应天府门前，只见搭棚挂彩，红缎扎就一座龙门，再走进去，又见一座亭子内供着那踢斗的魁星。两廊排设的尽是风糖胶果，独有一张桌子上更觉加倍摆列得齐整。只见：

颤巍巍的风糖，酷肖楼台殿阁；齐臻臻的胶果，恍如花鸟人禽。蜂蝶闻香而绕座，中心好之；猿猴望影而垂涎，来尝饱也。颁自尚方称盛典，移来南国宴春元。

阮江兰问那承值的军健，才知道明日放榜，预先端正下鹿鸣宴。那分外齐整的是解元桌面。阮江兰一心羡慕，不知自己可有这样福分。又一心妒忌，不知那个有造化的吃他。早是出了神，往前一撞，摇倒了两碗风糖，走拢两三个军健，一把扯住，要捉拿见官。阮江兰慌了，情愿赔还。军健道：“这都是一月前定做下的，那里去买？”阮江兰再三哀告，军健才许他跟到下处，逼取四两银子。又气又恼，一夜睡不着，略闭上眼，便梦见风糖、胶果，排在面前，反惊得一身冷汗。叹口气道：“别人中解元，我替他备桌面，真是晦气。侥幸中了还好，若是下第，何处措办盘费国家？”翻来覆去，辗转思量。忽听耳根边一派喧嚷，早有几个汉子从被窝里扶起来，替他穿了衣服、鞋袜，要他写喜钱。阮江兰此时如立在云端里，牙齿捉对儿的打交，浑身发店儿的缩抖，不知是梦里，是醒里。看了试录，见自家是解元，才叫一声“惭愧”，慌忙打点去赴宴。

一走进应天府，只见地下跪着几个带红毡帽的磕头捣蒜，只求饶恕。阮江兰知道是昨日扯着要赔钱的军健，并不较论。吃宴了毕，回到寓所，同乡的没一个不送礼来贺。阮江兰要塞张少怕的口，急急回家，门前早已竖了四根旗竿。相见父母，各各欢喜。少顷，房中走出一个标致的丫环来，说道：“娘娘要出来相见哩。”阮江兰只道是那个亲戚家的，呆呆的盘问。父母道：“孩儿，你倒忘记了，当初在扬州时，可曾与一个畹娘订终身之约么？”阮江兰变色道：“这话提他则甚？”父母道：“孩儿，你这件事负不得心。张少伯特特送他来与你成亲，岂可以一旦富贵，遂改前言？”阮江兰指着门外骂道：“那张少伯小畜生，我决不与他干休。孩儿昔日在扬州，与畹娘订了同衾同穴之约，被张少伯挟富娶去，反辱骂孩儿一场。便是孩儿奋志读书，皆从他辱骂而起。若论畹娘也只好算一个随波逐浪的女客，盟誓未冷，旋嫁他人。虽然是妓家本色，只是初时设盟设誓者何心？后来输情服意，荐他人枕席者又何心？既要如此，何苦在牝牡骊黄之外结交我这穷汉？可不辜负了他那两眼睛？如今张少伯见孩儿侥幸，便想送畹娘来赎罪，孩儿至愚不肖，决不肯收此失节之妇，以污清白之躯。”

正说得激烈，里面走出畹娘来，娇声婉气的说道：“阮郎，你不要错怪了人。那张少伯分明是押衙一流人物。”阮江兰背着身体笑道：“好个为自家娶老婆的古押衙！”畹娘道：“你不要在梦里骂人，待奴家细细说出原委来。昔日郎君与妾相呢，有一个姓乐的撞来，郎君曾做诗讥消他。他衔恨不过，便在苏州谎说郎君押邪狼狈，仿了郑元和的行止。张少伯信以为真，变

卖田产，带了银子星夜赶来，为妾赎身。妾为老鸨计赚，哄到他船上，一时间要寻死觅活。谁知张少伯不是要娶我，原是为郎君娶下的。”

阮江兰又笑道：“既为我娶下，何不彼时就做一个现人情？”畹娘道：“这又有个话说，他道郎君是天生才子，只不肯沉潜读书，恐妾归君子之后，未免流连房闱，便致废弃本业。不是成就郎君，反是贻害郎君了。所以当面笑骂，总是激励郎君一片踊跃功名的念头。妾到他家里，另置一间房屋安顿妾身。以弟妇相待，便是张宅夫人亦以妯娌相称。后来听得郎君闭关读书，私自庆幸。见郎君取了科举，晓得无力进京，又馈送路费，郎君乃掷之大门之外。只得转托顾门斗送来。难道郎君就不是解人？以精穷之门斗，那得有十金资助贫士？这件事上，不该省悟么？前日得了郎君发解之信，朝天四拜道是：‘姻缘担子，此番才得卸肩。’如此周旋苦心，虽押衙亦不能及。若郎君疑妾有不自白之行，妾亦无足惜，但埋没了热肠侠士，妾惟有立死君前，以表彰心迹而已。”阮江兰汗流浃背，如大梦方醒。两个老人家啧啧称道不绝，阮江兰才请过畹娘来，拜见公婆，又交拜了。随即叫两乘轿子，到张少伯家去，请他夫妇拜谢。从此两家世世往来，竟成了异姓兄弟。

卷二 百和坊将无作有

造化小儿强作宰，穷通切莫怨浮沉。
使心运智徒劳力，掘地偷天枉费心。
忙里寻闲真是乐，静中守拙有清音。
早知苟得原非得，须信机深祸亦深。

丈夫生在世上，伟然七尺，该在骨头上磨练出人品，心肝上呕吐出文章，胼胝上挣扎出财帛。若人品不在骨头上磨练，便是庸流。文章不在心肝上呕吐，便是浮论。财帛不在胼胝上挣扎，便是虚花。且莫提起人品、文章，只说那财帛一件，令人立地就想祖基父业，成人就想子禄妻财。我道这妄想心肠，虽有如来转世，说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斩绝世界上这一点病根。

巨说明朝叔季年间，有一个积年在场外说嘴的童生，他姓欧，单名醉，自号滁山。少年时有些临机应变的聪明，道听途说的学问，每逢考较，府县一般高高的挂着，到了提学衙门，就像铁门槛，再爬不进这一层。自家虽在孙山之外，脾气却喜骂人，从案首直数到案末，说某小子一字不识，某富家多金夤缘，某乡绅自荐子弟，某官府开报神童，一时便有许多同类，你唱我和，竟成了大党。时人题他一个总名，叫做“童世界”，又起欧滁山绰号叫做“童妖”，他也居之不疑，伊然是童生队里的名士。但年近三十，在场外夸得口，在场内藏不得拙，那摘不尽的髭髯，渐渐连腮搭鬓，缩不小的身体，渐渐伟质魁形。还亏他总不服老，卷面上“未冠”两个字，像印板刻成的，再不改换。众人虽则晓得他功名淹蹇，却不晓得他功名愆期。他自父母亡后，留下一个未适人的老丫头，小名秋葵，做了应急妻室。家中还有一个小厮，一个苍头。那苍头耳是聋的，只好挑水烧锅，惟有那小厮叫做鹞绿，眼尖口快，举动刁钻，与秋葵有一手儿。欧滁山时常拈酸吃醋，亲戚们劝他娶亲，只是不肯。有的道：“他志气高大，或者待进学后才议婚姻。”不知欧滁山心事全不为此，他要做个现成财主女婿，思量老婆面上得些油水。横了这个见解，把岁月都磋跎过了。又见同社们也有进学的，也有出贡的，再不得轮流到自己。且后进时髦，日盛一日，未免做了前辈童生。要告致仕，又恐冤屈了那满腹文章，十年灯火。忽然想起一个出贡的朋友姜天淳，现在北直真定作县，要去秋风。

他带了鹞绿出门，留苍头看家。朝行暮宿，换了儿番舟车陆马，才抵真定。自家瞞去童生脚色，分付鹞绿在人前说是名士秀才。会过姜天淳，便拜本地乡室，乡宦们知道是父母官的同乡同社，又是名士，尽来送下程请酒。欧滁山倒应接不暇。一连说过几桩分上，得了七百余金。我道欧滁山簇新做游客，那得如此获利？

原来他走的是衙门线索，一应书办快手，尽是眷社盟弟的帖子，到门亲拜。还抄窃时人的诗句，写在半金半白的扇子上，落款又写“拙作请教”，每人送一把，做见面人情。那班衙门里朋友，最好结交，他也不知道甚么是名士，但见扇子上有一首歪诗，你也称好，我也道妙，大家捡极肥的分上送

胼胝(piánzhī, 音偏 阳平 支)——胛子(jiǎnzi), 手掌或脚掌上因摩擦而成的硬皮, 也说老趼。

淹蹇(yānjiǎn, 音烟碱)——淹, 久, 迟延; 蹇, 不顺利。

愆(qiān, 音迁)期——延误日期。

磋跎(cuōtuó, 音搓托)——光阴白白地过去。

来，奉承这诗伯。欧滁山也不管事之是非，理之屈直，一味拿出名士腔调来，强要姜大淳如何审断，如何注销。若有半点不依他，从清晨直累到黄昏，缠扰个不了。做官人的心性，那里耐烦得这许多。说一件准一件，只图耳根干净，面前清洁便罢了。所以游客有四种熬他不得的去处：

不识羞的厚脸，惯撒泼的鸟嘴。

会做作的乔样，弄虚头的辣手。

世上尊其名曰“游客”。我道游者流也，客者民也，虽内中贤愚不等，但抽丰一途，最好纳污藏垢，假秀才、假名士、假乡绅、假公子、假书帖，光棍作为，无所不至。今日流在这里，明日流在那里，扰害地方，侵渔官府，见面时称功颂德，背地里捏禁拿讹。游道至今日大坏，半坏于此辈流民，倒把真正豪杰、韵士、山人、词客的车辙，一例都行不通了。歉的带坏好的，怪不得当事们见了游客一张拜帖，攒着眉，跌着脚，如生人遇着勾死鬼的一般害怕。若是礼单上有一把诗扇，就像见了大黄巴豆，遇着头疼，吃着泄肚的。就是衙役们晓得这一班是惹厌不讨好的怪物，连传帖相见，也要勒措纸包。

我曾见越中一游客，谒某县令，经月不见回拜，某客排门大骂，县令痛恶，遣役投帖送下程。某客恬不为耻，将下程全收，缴礼之时，嫌酒少，叱令重易大坛三白。翌日果负大坛至，某客以为得计，先用大碗尝试，仅咽一口，呕吐几死，始知坛中所贮者乃溺也。我劝自爱的游客们，家中若有一碗薄粥可吃，只该甘穷闭户。便是少柴少米，宁可受妻子的怨谯，决不可受富贵场内的怠慢，闲话休提。

且说欧滁山一日送客，只见无数脚夫，挑着四五十只皮箱，后面十多乘轿子，陆续进那大宅子里去了。欧滁山道：“是那里来的官家？”忙叫鹞绿访问，好去拜他的。鹞绿去不多时，走来回道：“是对门新搬来的。说是河间府屠老爷小奶奶。屠老爷在淮扬做道，这小奶奶是扬州人，姓缪。如今他家老爷死在任上，只有一个叔子叫做三太爷，同着小奶奶在这边住。”欧滁山道：“既是河间人，怎么倒在这里住下？”鹞绿道：“打破沙锅问到底，我那知他家的事故？”欧滁山骂了几声“蠢奴才”，又接着本地朋友来会，偶然问及河间屠乡宦，那朋友也道：“这乡宦已作古人了。”欧滁山假嗟叹一回，两个又讲些闲话才别。

次日，见鹞绿传进帖子来道，“屠太爷来面拜了。”欧滁山忙整衣衫，出来迎接。只见那三太爷打扮：

头戴一顶方巾，脚穿一双朱履。扯偏袖，宛似书呆出相。打深躬，恰如道士伏章，主人看坐，两眼朝天，仆子送茶，一气入口。先叙了久仰久慕，才问起尊姓尊名，混沌不知礼貌，老生怀葛之矢，村愚假学谦恭，一团酒肉之相。

欧滁山分宾主坐下，拱了两拱，说几句初见面的套话。三太爷并不答应，只把耳朵侧着，呆睁了两只铜铃的眼睛。欧滁山老大诧异，旁边早走上一个后生管家，悄悄说道：“家太爷耳背，不晓得攀谈，相公莫要见怪。”欧滁山道：“说那里话，你家老爷在生时，与我极相好，他的令叔便是我的叔执了。怎么讲个怪字？”只问那管家的姓名。后生道：“小的姓徐。”欧滁山接口道：“徐大叔，你家老爷做官清廉，可有多少官囊么？”徐管家道：“家

谒(yè,音叶)——谒见,进见(地位或辈分高的人)。

谯(zhé,音折)——责备,指摘的意思。

老爷当时也曾买下万金田产，至于内里囊橐都是扬州奶奶掌管，也够受用半世。”欧滁山道：“这等你家日子还好过哩。”只见三太爷坐在对面，咂嘴咂舌的喊道：“小厮拿过拜匣来，送与欧相公。”又朝着滁山拱手道：“藉重大笔。”欧滁山揭开拜匣，里面是一封银子，写着“笔资八两”，不知他是写围屏、写轴子、画山水，画行乐。着了急，忙推辞道：“学生自幼苦心文字海中，不曾有余暇工夫摹效黄庭，宗法北苑。若是要做祭文、寿文，还不敢逊让。倘以笔墨相委，这便难领教了。”三太爷口内唧了几十声，才说出两个字来道：“求文！求文！”倒是徐管家代说道：“家老爷死后，生平节概，无人表白，昨日闻得欧相公是海内名士，特求一篇墓志。些微薄礼，聊当润笔。”欧滁山笑道：“这何难，明日便有，尊礼还是带回去。”徐管家道：“相公不收，怎么敢动劳？”欧滁山道：“若论我的文章，当代要推大匠。就是本地土绅求序求传，等上轮个月才有。但念你老爷旧日相与情分，不便受这重礼，待草完墓志，一并送还。”徐管家见三太爷在椅子上打磕睡，走去摇醒了，搀他出门。欧滁山进来暗喜道：“我老欧今日的文章才值钱，当时做童生，每次出去考，经营惨淡，构成两篇，定要赔卷子，贴供给。谁知出来做游客，这般燥脾，一篇墓志打甚么紧？也送八两银子来，毕竟名下好题诗也。不过因我是名士，这墓志倒不可草草打发。”研起墨来，捏着一管笔，只管摇头摆脑的吟哦，倒默记出自家许多小题来。要安放在上面，不知用那一句好，千踌躇，万算计，忽然大叫道：“在这里了。”取出《古文必读》，用那《祭十二郎文》，改头换尾，写得清清楚楚，叫鹞录跟了，一直走到对门来。

徐管家迎见，引至客堂，请出三大爷来相见。欧滁山送上墓志，三太爷接在手里，将两眼觑在字上，极口的道：“好！”又叫徐管家拿进去与奶奶看。欧滁山听见奶奶是识字的，毛孔都痒将起来。徐管家又传说：“奶奶分付，请欧相公喝一杯南酒去。”欧滁山好像奉了皇后娘娘的懿旨，身也不敢动，口中先递了诚欢诚忭的谢表。摆上酒肴，一时间山珍海错，罗列满前，真个大人家举止，就如预备在家里的。欧滁山显出那猪八戒的手段来，件件都啖得尽兴，千欢万喜回去了。

迟不上几日，徐管家又来相请。欧滁山尝过一次甜头儿，脚根不知不觉的走得飞快。才就客位坐下，只听得里面环珮叮当，似玉人甫离绣阁；麝兰氤氲，如仙女初下瑶阶。先走出两个女婢来，说道：“奶奶亲自拜谢欧相公。”滁山未及答应，那一位纓奶奶袅袅娜娜的，走将出来。女婢铺下红毡，慌得欧滁山手足无措，不知朝南朝北，还了礼数。纓奶奶娇声颤语道：“妾夫见背，默默无闻，得先生片语表彰，不独未亡人衔感，即泉下亦顶戴不朽。”欧滁山连称“不敢”。偷眼去瞧他，虽不见得十分美貌，还有七种风情：

眼儿是骚的，嘴儿是甜的，
身体儿是动的，脚尖儿是 的。
脸儿是侧的，颈儿是扭的，
纤纤指甲儿是露出来的。

欧滁山看得仔细，那眼光早射到裙带底下，虚火发动，自家裤裆里活跳起来，险些儿磨穿了几层衣服。又怕不好看相，只得弯着腰告辞出来。回到

忭（biàn，音变） 欢喜，欢乐。

见背——婉词，指长辈去世。

寓中，已是黄昏时候，一点淫心忍耐不住，关了房门，坐在椅子上，请出那作怪的光郎头来，虚空模拟，就用五姐作缘，闭上眼睛，伸直了两只腿，勒上勒下，口中正叫着“心肝乖乖”，不期对面桌子下，躲着一个白日撞的贼，不知几时闪进来的，蹲在对面，声也不响，气也不喘。被欧滁山滚热的精华，直冒了一脸，那贼“呀”的叫喊起来，倒吓了欧滁山一跳。此时滁山是作丧之后，昏昏沉沉，四肢摊软，才叫得一声“有贼”，那贼拔开门闩，已跳在门外。欧滁山赶去捉他，那贼摇手道：“你要赶我，我便说出你的丑态来了。”欧滁山不觉又羞又笑，那贼已穿街走巷，去得无影无踪。欧滁山只得回来。查一查银子，尚喜不曾出脱，大骂鸨录。

原来鸨录是缪家的大叔们请他在酒馆中一乐，吃得酥醺大醉，昏天黑地，睡在椿凳上，那里知道有贼没贼。欧滁山也没奈何，自己点了灯，四面照一照，才去安寝。睡便睡在床上，一心想着缪奶奶，道：“是这般一个美人，又有厚资，若肯转嫁我，倒是不求而至的安稳富翁。且待明日，向他徐管家讨些口气，倘有一线可入，夤缘进去，做个补代，不怕一生不享荣华。”翻来覆去，用心过度，再也睡不着。到四更天气，才闭上眼。又梦见贼来，开了皮箱，将他七百两头装在搭包里。欧滁山急得眼里冒出火来，顾不得性命，精光的爬下床来，口中乱喊：“捉贼！”那鸨录在醉乡中，霎时惊醒了，也赤身滚起来，暗地里恰恰撞着欧滁山，不由分说，扯起钉耙样的拳头，照着欧滁山头脸上乱打。欧滁山熬不过疼痛，将头脸靠住鸨录怀里，把他精身体上死咬。两个扭做一团，滚在地下。你骂我是强盗，我骂你是贼徒。累到天明，气力用尽。欧滁山的梦神也告消乏了，鸨录的醉魔也打疲倦了。大家抱头抱脚的，敬跨睡在门槛上。直睡到日出三竿，鸡啼傍午，主仆两人才醒。各自揉一揉睡眼，都叫诧异。欧滁山觉得自家尊容有些古怪，忙取镜于一照，惊讶道：“我怎么脱换一个青面小鬼，连头角都这般峥嵘了。”鸨录也觉得自家贵体有些狼狈，低头一看，好似掉在染缸里，遍体染就个红红绿绿的。面面相觑，竟解不出缘故来。

一连告了几日养病假，才敢出去会客。那缪奶奶又遣徐管家，送过四盘果品来看病。欧滁山款住徐管家，要他坐下。徐管家道：“小的是下人，怎敢陪相公坐地？”欧滁山笑道：“你好呆，敬其主以及其使，便是敝老师孔夫子，还命遽伯玉之使同坐哩！你不须谦让。”徐管家只得将椅子移在侧边，半个屁股坐着。欧滁山分付鸨录，叫他在酒馆中取些热菜来，酒儿要烫得热热的。鸨录答应一声去了。欧滁山问道：“你家奶奶性儿喜欢甚么？待我好买几件礼物回答。”徐管家道：“我家奶奶敬重相公文才，那指望礼物回答？”欧滁山道：“你便是这等说，我却要尽一点孝敬。”徐管家道：“若说起我家奶奶，纱罗绸缎，首饰头面，那件没有？若要他喜欢的，除非吃食上橄榄、松子罢了。”欧滁山道：“你家奶奶原来是个清客，爱吃这样不做肉的东西。”徐管家嬉的笑起来。鸨录早取了熟菜，摆上一桌，斟过两杯酒，二人一头吃，一头说，欧滁山乘兴问道：“你家奶奶又没有一男半女，年纪又幼小，怎么好守节？”徐管家道：“正是。我们不回河间去，也是奶奶要日后好寻一分人家，坐产招夫的意思。”欧滁山道：“不知你家奶奶要寻那样人儿？”徐管家道：“小的也不晓得。奶奶还不曾说出口来。为碍着三太爷在这里。”欧滁山道：“我有一句体己话儿对你讲，切不可向外人说。”忙把鸨录叫开

了，说道：“我学生今年才三十一岁，还是真正童男子，一向要娶亲，因敝地再没得好妇人。若你家奶奶不弃，情愿赘在府上，我虽是客中，要措办千金，也还供得你家奶奶妆奁。”徐管家道：“相公，莫说千金万金，若是奶奶心肯，便一分也不消相公破费。但三太爷在此，也须通知他做主才妙。”欧滁山道：“你家三太爷聋着两只耳朵，也容易结交他。”徐管家道：“相公慢慢商量，让小的且回去罢。”欧滁山千叮万嘱一遍，正是：

耳听好消息，眼观旌节旗。

话说姜天淳晓得欧滁山得过若干银两，又见不肯起身，怕在地方上招摇出事来，忙对起八两程仪，促他急整归鞭。欧滁山大怒，将程仪掷在地下，道：“谁希罕这作孽的钱？你家主人要使官势，只好用在泛常游客身上。我们同窗同社，也还不大作准，试问他，难道做一生知县，再不还乡的么？我老欧有日和他算帐哩。”那来役任凭他发挥，拾了银子，忙去回复知县。

这叫做好意翻成恶意，人心险似蛇心。我道姜天淳这个主人，便放在天平上兑一兑，也还算十足的斤两。看官们，试看世界上那个肯破悭送人，他吃辛吃苦的做官，担惊担险的趁钱。宁可招人怨，惹人怪，闭塞上方便门，留积下些元宝，好去打点升迁，极不济，便完赃赎罪，拌着流徙，到底还仗庇孔方，保得一生不愁冻饿。我常想古今慷慨豪杰，只有两个：一个是孟尝君，舍得三餐饭养士；一是平原君，舍得十日酒请客。这大老官的声名千古不易。可见酒饭之德，亦能使人品传芳。假若剜出己财，为众朋友做个大施主，这便成得古今真豪杰了。倘自负慷慨，逢人通诚，耰锄水火的小恩惠，也恶夸口，这种人便替孟尝君厨下烧锅，代平原君席上斟酒，还要嫌他齷齪相。但当今报德者少，负义者多。如欧滁山皆是另具一副歪心肠，别赋一种贱骨格。抹却姜天淳的好处，反恶声狂吠起来。这且不要提他。

话说缪奶奶屡次着人送长送短，百倍殷勤。欧滁山只得破些钞儿，买几件小礼点缀。一日，三太爷拉欧滁山街上去闲步，见一个簇新酒帘飘荡在风里，那三大爷频频咽涎，像有些闻香下马的光景，只愁没有解貂换酒的主人。欧滁山见景生情，邀他进去，捡一副干净座儿，请他坐地。酒保陆续搬上肴馔来，两个一递一杯，直吃到日落，还不曾动身。欧滁山要与三太爷接谈，争奈他两耳又聋，只好对坐着哑饮。谁知哑饮易醉，欧滁山满腔心事，乘着醉兴，不觉吐露道：“令侄妇青年人怎么容他守寡？你老人家该方便些才是。”那三大爷偏是这几句话听得明白，点一点头道：“我正要寻一个好人物，招他进来哩！急切里又遇不着。”欧滁山见说话入港，老着脸皮，自荐道：“晚生还不曾娶亲，若肯玉成，当图厚报。”三太爷大喜道：“这段姻缘绝妙的了，我今日便亲口许下，你择日来纳聘何如？”欧滁山正喜得抓耳搔腮，侧边一个小厮，眼瞅着三大爷道：“不知家里奶奶的意思，太爷轻口便许人么？”欧滁山忙把手儿摇着说道：“大叔你请在外面吃酒，都算在我帐上。”把个小厮哄开了，离席朝上作了揖，又自斟一杯酒送过去。三太爷扶起道：“你又行这客礼做甚么？”欧滁山道：“既蒙俯允，始终不二，便以杯酒为订。”三太爷道：“你原来怕我是酒后戏言，我从来直肠直口，再不会说谎的。”欧滁山极口感激，算完店帐，各自回寓。

妆奁（zhuān gān，音装连）——嫁妆（原指女子梳妆用的镜匣）。

入港——（交谈）投机，（多见于早期白话）。

玉成——敬语，指成全。

次日打点行聘。这缪家受聘之后，欧滁山即想做亲。叫了一班鼓乐，自家倒坐在新人轿里，抬了一个圈子，依旧到对门下轿。因是第一次做新郎，心里老大有些惊跳。又见缪奶奶是大方家，比不得秋葵丫头，胡乱可以用些枪法的。只得在那上床之时，脱衣之后，求欢之际，斯斯文文，软软款款，假学许多风雅模样。缪奶奶未免要装些身分，欧滁山低声悄语道：“吉日良辰，定要请教。”缪奶奶忍笑不住，放开手，任他进去赴考。欧滁山才入门，一面谦让道：“唐突！唐突！”那知兢持太甚，倒把一个积年会完卷的老童生，头一篇还不曾做到起讲，便老早出场了，自家觉得惭愧，喘吁吁的赔小心道：“贻笑大方，改日容补。”缪奶奶只是笑，再不则声。

过了数日，欧滁山见他房中箱笼摆得如密篋一般，不知内里是金银财宝，还是纱罗绸缎，想着要入一入眼。因成亲不久不便开口说得，遂想出一个抛砖引玉之法来，手中拿着钥匙，递与缪奶奶道：“拙夫这个箱内，尚存六百多金，娘子请看一看。”缪奶奶道：“我这边的银钱还用度不了，那个要你的？”欧滁山道：“不是这样讲，我的钥匙交付与娘子，省得拙夫放在身边。”缪奶奶取过来，交与一个丫头。只见三太爷走到房门前说道：“牛儿从河间府来，说家里的大宅子，有暴发户戚小桥要买，已还过九千银子。牛儿不敢做主，特来请你去成交易哩。”缪奶奶愁眉道：“我身子不大耐烦，你老人家同着姑爷去兑了房价来罢。”欧滁山听见又有九千银子，好像做梦的，恨不得霎时起身，搬了回来，这一夜加力奉承那财主奶奶。

次日，备上四个头口，三太爷带了牛儿，欧滁山带了鹞绿，一行人迤迤而去。才走得数里，后面一匹飞马赶来，却是徐管家，拿着一个厚实实的大封袋，付与欧滁山道：“你们起身忙，忘记带了房契，奶奶特差小的送来。”欧滁山道：“险不空往返一遭儿哩！还亏你奶奶记性快。”徐管家道：“爷们不要耽搁，快赶路罢。”两下各加一鞭。只见：

夕阳影里马蹄过，沙土尘中人面稀。

停了几日，已到河间府。三太爷先把欧滁山安顿在城外饭店里，自家同着牛儿进城，道是议妥当了，即来请去交割房契。欧滁山果然在饭店中等候，候了两日，竟不见半个脚影儿走来，好生盼望。及至再等数天，就有些疑惑，叫鹞绿进城去探问。鹞绿问了一转，依旧单身回来，说是城内百和坊，虽有一个屠乡宦，他家并不见甚么三太爷。欧滁山还道他问得不详细，自己袖着房契，叫鹞绿领了，走到百和坊来。只见八字墙门，里面走出一个花帕兜头的大汉。欧滁山大模大样问道：“你家三太爷回来了，为何不出城接我？”那大汉啐道：“你是那里走来的乌蛮子，问甚么三太爷、四太爷？”欧滁山道：“现有牛儿跟着的，烦你唤出牛儿来，他自然认得我。”大汉骂道：“你家娘的牛马儿！怎么在我宅子门前歪缠？”欧滁山情急了，忙通出脚色来道：“你家小奶奶现做了我的贱内，特叫我来卖房子哩。”这一句还不曾说完，大汉早劈面一个耳掌，封住衣袖揪了进去。鹞绿见势头不好，一溜烟儿躲开。可怜欧滁山被那大汉捉住，又有许多汉子来帮打，像饿虎撵羊一般，直打得个落花流水。还亏末后一个少年喝住，众汉才各各收了拳兵。

此时欧滁山魂灵也不在身上，痴了一会，渐渐醒觉，才叫疼叫痛，又叫起冤屈来。那少年近前问道：“你这蛮子声口像是外方，有甚缘故？快些说

唐突——乱闯，冒犯的意思。

迤迤(y l，音已里)——曲折连绵。

来。”欧滁山带着眼泪说道：“学生原是远方人，因为探望舍亲姜天淳，所以到保定府来，就在保定府娶下一房家小，这贱内原是屠老先生之妾。屠老先生虽在任上亡过，现有三太爷做主为媒，不是我贪财强娶。”那少年道：“那个耐烦听你这些闲话？只问你无端为何进我的宅子？”欧滁山道：“我非无端而来，原是为来兑房价的。现有契文在此，难道好白赖的么？”少年怒道：“你这个蛮子，想是青天白日见鬼。叫众汉子推他出去。”欧滁山受过一番狼狈的，那里经得第二遍？听见一声推出去，他的脚根先出门了，只得闷闷而走。

回到饭店，却见鹞绿倒在炕上坐着哩。欧滁山骂道：“你这贼奴才，不顾主人死活，任他拿去毒打。设使真个打死，指望你来收尸，这也万万不能够了。”鹞绿笑道：“相公倘然打死，还留得鹞绿一条性命，也好回家去报信，怎倒怨起我来？”欧滁山不言不语，连衣睡在床上，捶胸捣枕。鹞绿道：“相公不消气苦，我想三太爷原姓屠，他家弟男子侄，那里肯将房产银子倒白白送与相公么？”欧滁山沉吟道：“你也说得是，但房契在我手里，也还不该下这毒手。”鹞绿道：“他既下这毒手，焉知房契不先换去了？”欧滁山忙检出房契来，拆开封筒，见一张绵纸，看看上面，写的不是房契，却是借约。写道：

立借票人屠三醉，今因乏用，借到老欧处白银六百两。俟起家立业后，加倍奉偿。恐后无凭，立此借票存照。

欧滁山呆了，道：“我被这老贼拐去了。”又想一想，道：“前日皮箱放在内屋里，如何盗得去？”又转念道：“他便盗我六百金，缪奶奶身边，千金不止，还可补偿缺陷。”急急收拾行李，要回保定，争奈欠了饭钱，被房主人捉住。欧滁山没奈何，只得将被褥准算，主仆两个，孤孤恹恹，行在路上，有一顿没一顿，把一个假名士，又要假起乞丐来了。

趱到保定，同着鹞绿入城，望旧寓走来。只见：

冷清清门前草长，幽寂寂堂上禽飞。破交椅七横八竖，碎纸窗万片千条。就像远塞无人烟的古庙，神鬼潜踪；又如满天大风雪的寒江，渔翁绝迹。入其庭不见其人，昔日罗帏挂蛛网；披其户其人安在，今朝翠阁结烟萝。

欧滁山四面搜寻，要讨个人影儿也没得。鹞绿呜呜的又哭起来，欧滁山问道：“你哭些甚么？”鹞绿道：“奶奶房里使用的珠儿，他待我情意极好，今日不见了，怎禁得人不哭？”欧滁山道：“连奶奶都化为乌有，还提起甚么珠儿？我如今想起来了，那借票上写着屠三醉，分明是说‘三醉岳阳人不识’，活活是个雄拐子，连你奶奶也是雌拐儿。算我年灾月厄，撞在他手里。罢了！罢了！只是两只空拳，将甚么作盘缠回家？”鹞绿道：“还是去寻姜老爷的好。”欧滁山道：“我曾受过恩惠，反又骂他，觉得不好相见。”鹞绿道：“若是不好相见，可写一封书去，干求他罢了。”欧滁山道：“说得有理。”仍回到对门旧寓来，借了笔砚，恳恳切切写着悔过谢罪的话，又叙说被拐致穷之故。鹞绿忙去投书。姜天淳果然不念旧恶，又送出二十两程仪来。欧滁山制办些铺盖，搭了便船回家。

一路上少不得嗟叹怨恨，谁知惊动了中舱内一位客人。那客人被他耳根聒得不耐烦，只得骂了船家几句，说他胡乱搭人，船家又来埋怨。欧滁山正没处叫屈，借这因头，把前前后后情节，像说书的一般，说与众人听。众人

也有怜他的，也有笑他的。独有中舱客人，叫小厮来请他。欧滁山抖一抖衣服，钻进舱去。客人见欧滁山带一顶巾子，穿一双红鞋，道是读书的，起身来作揖，问了姓氏。欧滁山又问那客人，客人道：“小弟姓江，号秋雯，原籍是徽州。因今岁也曾遇着一伙骗子，正要动问，老丈所娶那妇人，怎的一个模样？”欧滁山道：“是个不肥不瘦的身体，生来着实风骚，面上略有几个雀斑。”江秋雯笑道：“与小弟所遇的不差。”欧滁山怒目张拳道：“他如今在那里？”江秋雯道：“这是春间的事体，如今那个晓得他踪迹？”欧滁山道：“不知吾兄如何被骗的？”江秋雯道：“小弟有两个典铺，开在临清。每年定带些银两去添补。今春泊船宿迁，邻船有一个妇人，看见小弟，目成心许。将一条汗巾掷过来。小弟一时迷惑，接在手中，闻香嗅气。那妇人不住嘻笑，小弟情不自禁，又见他是两只船，一只船是男人，一只船是女人。访得详细，到二更天，见他蓬窗尚未掩着，此时也顾不得性命，跳了过去，倒是那妇人叫喊起来，一伙仆从捉住小弟，痛打一顿，骗去千金才放。小弟吃这个亏，再不怨人，只怨自己不该偷婆娘。”欧滁山道：“老丈有这等度量，小弟便忍耐不住了。”江秋雯道：“忍耐不住便怎么？小弟与吾兄同病相怜，何不移在中舱来作伴？”自此，欧滁山朝夕饮食，尽依藉着江秋雯。到了镇江，大家上岸去走走，只见码头上，一个弄蛇的叫化子，鹁渌端相一遍，悄悄对欧滁山说道：“这倒像那三太爷的模样哩。”欧滁山认了一认，道：“果然是三太爷。”上前一把扯住，喊道：“捉住拐子了”。那叫化子一个拳头撞来，打得不好开交。江秋雯劝住道：“欧兄，你不要错认了，他既然拐你多金，便不该仍做叫化子。既做叫化子，你认他是三太爷，可不自己没体面？”欧滁山听了，才放手，倒是那叫化子不肯放，说是走了他的挣钱儿子。江秋雯不晓得甚么叫做挣钱儿子。细问起来，才知是一条蛇儿。欧滁山反拿出几钱银偿他。

次日，别了江秋雯，搭了江船，到得家里。不意苍头死了。秋葵卷了些值钱物件，已是跟人逃走。欧滁山终日抑郁，遂得膨胀病而亡。可见世人须要斩绝妄想心肠，切不可赔了夫人又折兵，学那欧滁山的样子。

卷三 走安南玉马换猩绒

百年古墓已为田，人世悲欢只眼前。

日暮子规啼更切，闲修野史续残编。

话说广西地方与安南交界，中国客商，要收买丹砂、苏合香、沉香，却不到安南去，都在广西收集。不知道这些东西尽是安南的土产，广西不过是一个聚处。安南一般也有客人到广西来货卖。那广西牙行经纪，皆有论万家私，堆积货物，但逢着三七，才是交易的日子。这一日叫做开市。开市的时候，两头齐列着官兵，放炮呐喊，直到天明，才许买卖。这也是近着海滨，恐怕有奸细生事的意思。市上又有个评价官，这评价官是安抚衙门里差出来的。若市上有私买私卖，缉访出来，货物入官，连经纪客商都要问罪。自从做下这个官例，那个还敢胡行？所以，评价官是极有权要的。名色虽是评价，实在却是抽税。这一主无碍的钱粮，都归在安抚。

曾有个安抚姓胡，他生性贪酷，自到广西做官，不指望为百姓兴一毫利，除一毫害，每日只想剥尽地皮自肥。总为天高听远，分明是半壁天子一般。这胡安抚没有儿子，就将妻侄承继在身边做公子。这公子有二十余岁，生平毛病是见不得女色的，不论精粗美恶，但是落在眼里就不肯放过。只为安抚把他关禁在书房里，又请一位先生陪他读书，你想旷野里的猢猻，可是一条索子锁得住的？况且要他读书，真如生生的逼那猢猻妆扮李三娘挑水，鲍老送婴孩的戏文了。眼见得读书不成，反要生起病来。安抚的夫人又爱惜如宝，这公子倚娇倚痴，要出衙门去玩耍。夫人道：“只怕你父亲不许。待我替你讲。”早是安抚退堂，走进内衙来。夫人指着公子道：“你看他面黄肌瘦，茶饭也不多吃，皆因在书房内用功过度。若再关禁几时，连性命都有些难保了。”安抚道：“他既然有病，待我传官医进来，吃一两剂药，自然就好的。你着急则甚？”公子怕露出马脚来，忙答应道：“那样苦水，我吃他做甚么？”安抚道：“既不吃药，怎得病好哩？”夫人道：“孩子家心性原坐不定的。除非是放他出衙门外，任他在有山水的所在，或者好寺院里闲散一番，自然病就好了。”安抚道：“你讲的好没道理。我在这地方上，现任做官，怎好纵放儿子出外玩耍？”夫人道：“你也忒糊涂，难道儿子面孔上贴着安抚公子的几个字么？便出去玩耍，有那个认得，有那个议论？况他又不是生事的。你不要弄得他病久了，当真三长两短，我是养不出儿子的哩。”安抚也是溺爱，一边况且夫人发怒，只得改口道：“你不要着急，我自有个道理。明朝是开市的日期，分付评价官领他到市上，玩一会就回。除非是打扮要改换了，才好掩人耳目。”夫人道：“这个容易。”公子在旁边听得眉花眼笑，拍手跌脚的，外边喜欢去了。正是：

意马心猿拴不住，郎君年少总情迷。

世间溺爱皆如此，不独偏心是老妻。

话说次日五更，评价官奉了安抚之命，领着公子出辕门来，每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到得市上，那市上原来评价官也有个衙门。公子下了马，评价官就领他到后衙里坐着，说道：“小衙内，你且宽坐片时，待小官出去点过了兵，放炮之后，再来领衙内出外观看。”只见评价官出去坐堂，公子那里耐烦死等？也便随后走了出来。此时天尚未亮，满堂灯炬照得如同白日，看那

忒(tu，音推，又音t i)——方言，大的意思。

四围都是带大帽，持枪棍的，委实好看。公子打人丛里挤出来，直到市上，早见人烟凑集，家家都挂着灯笼。公子信步走去，猛抬头看见楼上一个标致妇人，凭着楼窗往下面看，他便立住脚，目不转睛的瞧个饱满。你想，看人家妇女，那有看得饱的时节？总是美人立在眼前，心头千思万想，要他笑一笑，留些情意，好从中下手。却不知枉用心肠，像饿鬼一般，腹中越发空虚了。这叫做眼饱肚中饥。公子也是这样呆想。那知楼上的妇人，他却贪看市上来来往往的，可有半些眼角梢儿留在公子身上么？又见楼下一个后生，对着那楼上妇人说道：“东方发白了，可将那几盏灯挑下来吹熄了。”妇人道：“烛也剩不多，等他点完了罢。”公子乘他们说话，就在袖里取出汗巾来。那汗巾头上系着一个玉马，他便将汗巾裹一裹，掷向楼上去。偏偏打着妇人的面孔，妇人一片声喊起来。那楼下后生也看见一件东西在眼中幌一晃，又听得楼上喊声，只道那个拾砖头打他。忙四下一看，只见那公子嬉着一张嘴，拍着手大笑道：“你不要错看了那汗巾，里面裹着有玉马哩！”这后生怒从心上，恶向胆边，忙去揪着公子头发，要打一顿。不提防用得力猛，却揪着了帽子，被公子在人丛里一溜烟跑开了。后生道：“便宜这个小畜生！不然打他一个半死，才显我的手段。”拿帽在手，一径跑到楼上去。妇人接着笑道：“方才不知那个涎脸，将汗巾裹着玉马掷上来。你看这玉马，倒还有趣哩。”后生拿过来看一看，道：“这是一个旧物件。”那妇人也向后生手里取过帽子来看，道：“你是那里得来的？上面好一颗明珠。”后生看了，惊讶道：“果然好一颗明珠。是了，是了！方才那小畜生不知是那个官长家的哩！”妇人道：“你说甚么？”后生道：“我在楼下见一个人瞧你，又听得你喊起来，我便赶上去打那一个人。不期揪着帽子，被他脱身走去。”妇人道：“你也不问个皂白，轻易便打人。不要打出祸根来。便由他瞧得奴家一眼，可有本事吃下肚去么？”后生道：“他现在将物件掷上来，分明是调戏你。”妇人道：“你好呆，这也是他落便宜，白送一个玉马，奴家还不认得他是长是短，你不要多心。”正说话间，听得市上放炮响，后生道：“我去做生意了。”正是：

玉马无端送，明珠暗里投。

你道这后生姓甚么？原来叫做杜景山，他父亲是杜望山，出名的至诚经纪，四方客商都肯来投依，自去世之后，便遗下这挣钱的行户与儿子。杜景山也做人乖巧，倒百能百干，会招揽四方客商，算得一个克家的肖子了。我说那楼上的妇人，就是他结发妻子。这妻子娘家姓白，乳名叫做凤姑，人材又生得柔媚，支持家务件件妥贴，两口儿极是恩爱不过的。他临街是客楼，一向堆着货物。这日出空了，凤姑偶然上楼去，观望街上，不期撞着胡衙内这个祸根。你说，惹了别个还可，这胡衙内是个活太岁，在他头上动了土，重则断根绝命，轻则也要荡产倾家。若是当下评价官晓得了，将杜景山责罚几板，也就消了忿恨。偏那衙内怀揣着鬼胎，却不敢打市上走，没命的往僻巷里躲了去。走得气喘，只得立在房檐下歇一歇力。不晓得对门一个妇人蓬着头，敞着胸，手内提了马桶，将水荡一荡，朝着侧边泼下。那知道黑影内有一人立着，刚刚泼在衙内衣服上。衙内叫了一声：“噯哟！”妇人丢下马桶，就往家里飞跑。我道妇人家倒马桶，也有个时节，为何侵晨爬起来就倒？只因小户人家，又住在窄巷里，恐怕黄昏时候街上有人走动，故此趁那五更天，巷内都关门闭户，他便冠冠冕冕，好出来洗荡。也是衙内晦气，泼了一身的粪渣香。自家闻不得，也要掩着鼻子。心下又气又恼，只得脱下那

件外套来，露出里面是金黄短夹袄。衙内恐怕有人看见，观瞻不雅，就走出巷门。看那巷外却是一带空地，但闻马嘶的声气。走得几步，果见一匹马拴在大树底下，鞍辔都是备端正的，衙内便去解下疆绳，才跨上去，脚蹬还不曾踏稳，那马如飞跑去了。又见草窝里跳起一个汉子，喊道：“拿这偷马贼！拿这偷马贼！”随后如飞的赶将来。衙内又不知这马的缰口，要带又带不住，那马又不打空地上走，竟转一个大弯，冲到市上来。

防守市上的官兵，见这骑马汉子在人丛里放辔头，又见后面汉子追他是偷马贼，一齐喊起来道：“捉拿奸细！”吓得那些做生意买卖的，也有挤落了鞋子，也有失落了银包，也有不见了货物，也有踏在深沟里，也有跌在店门前，纷纷沓沓，俨有千军万马的光景。

评价官听得有了奸细，忙披甲上马，当头迎着，却认得是衙内。只见衙内头发也披散了，满面流的是汗，那脸色就如黄腊一般。喜得马也跑不动了。早有一个胡髯碧眼的汉子喝道：“快下马来，俺安南国的马，可是你蛮子偷来骑得的么？”那评价官止住道：“这是我们衙内，不要罗唆。”连忙叫人抱下马来。那安南国的汉子把马也牵去了。那官兵见是衙内，各各害怕道：“早是不曾伤着那里哩！”评价官见市上无数人拥挤在一团，来看衙内，只得差官兵赶散了。从容问道：“衙内出去，说也不说一声，吓得小官魂都没了。分头寻找，却不知衙内在何处游戏。为何衣帽都不见了？是甚么缘故？”衙内隔了半晌，才说话道：“你莫管我闲事，快备马送我回去。”评价官只得自家衙里取了巾服，替衙内穿戴起来，还捏了两把汗，恐怕安抚难为他。再三求告衙内，要他包含。衙内道：“不干你事，你莫要害怕。”众人遂扶衙内上马，进了辕门，后堂传梆，道是：“衙内回来了。”夫人看见，便问道：“我儿，外面光景好看么？”衙内全不答应，红了眼眶，扑籁籁掉下泪来。夫人道：“儿为着何事？”忙把衣袖替他揩泪。衙内越发哭得高兴。夫人仔细将衙内看一看，道：“你的衣帽那里去了？怎么换这个巾服？”衙内哭着说道：“儿往市上观看，被一个店口的强汉，见儿帽上的明珠，起了不良之念，便来抢去，又剥下儿的外套衣服。”夫人掩住他的口道：“不要提起罢！你爹原不肯放你出去，是我变嘴变脸的说了，他才依我。如今若晓得这事，可不连我也埋怨起来？”正是：

不到江心，不肯收舵。

若无绝路，哪肯回兵？

话说安抚见公子回来，忙送他到馆内读书。不期次日众官员都来候问衙内的安。安抚想道：“我的儿子又没有大病，又不曾叫官医进来用药，他们怎么问安？”忙传进中军来，叫他致意众官员，回说衙内没有大病，不消问候得。中军传着安抚之命，不一时又进来禀道：“众官员说，晓得衙内原没有病，因是衙内昨日跑马着惊，特来问候的意思。”安抚气恼道：“我的儿子才出衙门游得一次，众官就晓得，想是他必定生事了。”遂叫中军谢声众官员。他便走到夫人房里来，发作道：“我原说在此现任，儿子外面去不得的。夫人偏是护短，却任他生出事来，弄得众官员都到衙门里问安，成甚么体统？”夫人道：“他玩不上半日，那里生出甚么事来？”安抚焦躁道：“你还要为他遮瞒。”夫人道：“可怜他小小年纪，又没有气力，从那里生事起？是有个缘故，我恐怕相公着恼，不曾说得。”安抚道：“你便遮瞒不说，怎遮瞒得外边耳目？”夫人道：“前日相公分付，说要儿子改换妆饰，我便取了相公烟墩帽，上面钉了一颗明珠，把他带上，不意撞着不良的人，欺心想

着这明珠，连帽子都抢了去。就是这个缘故了。”安抚道：“岂有此理，难道没人跟随着他，任凭别人抢去？这里面还有个隐情，连你也被儿子瞒过。”夫人道：“我又不曾到外面去，那里晓得这些事情。相公叫他当面来一问，就知道详细了，何苦埋怨老身。”说罢便走开了。

安抚便着丫环，向书馆里请出衙内来。衙内心中着惊，走到安抚面前，深深作一个揖。安抚问道：“你怎么昨日出去跑马闯事？”衙内道：“是爹爹许我出去，又不是儿子自家私出去玩耍的。”安抚道：“你反说得干净！我许你出去散闷，那个许你出去招惹是非？”衙内道：“那个自家去招惹是非？别人抢我的帽子、衣服，孩儿倒不曾同他争斗，反回避了他，难道还是孩儿的不是？”安抚道：“你好端端市上观看，又有人跟随着，那个大胆敢来抢你的？”衙内回答不出，早听得房后夫人大骂起来，道：“胡家后代，只得这一点骨血，便将就些也罢。别人家儿女还要大赌大嫖，败坏家私。他又不是那种不学好的，就是出去玩耍，又不曾为非做歹，玷辱你做官的名声。好休便休！只管唠唠叨叨，你要逼死他才住么？”安抚听得这一席话，连身子麻木了半边，不住打寒噤，忙去赔小心道：“夫人，你不要气坏了。你疼孩儿，难道我不疼孩儿？我恐孩儿在外面吃了亏，问一个来历，好处治那抢帽子的人。”夫人道：“这才是。”叫着衙内道：“我儿，你若记得那抢帽子的人，就说出来，做爹的好替你出气。”衙内道：“我还记得那个人家灯笼上明明写着‘杜景山行’四个字。”夫人欢喜，忙走出来，抚着衙内的背道：“好乖儿子，这样聪明，字都认识得深了。此后再没人敢来欺负你。”又指着安抚道：“你胡家门里，我也不曾看见一个走得出来，会识字像他的哩！”安抚口中只管把“杜景山”三个字一路念着，踱了出来。又想到：“我如今遽然将杜景山拿来，痛打一阵，百姓便叫我报复私仇。这名色也不好听。我有个道理了，平昔闻得行家尽是财主富户，自到这里做官，除了常例之外，再不曾取扰分文。不若借这个事端，难为他一难为。我又得了实惠，他又不致受苦。我儿子的私愤又偿了。极妙！极妙！”即刻遂传书吏写一张取大红猩猩小姑绒的票子，拿朱笔写道：“仰杜景山速办三十丈交纳，着领官价，如违拿究，即日缴。”那差官接了这个票子，可敢怠慢？急急到杜家行里来。

杜景山定道是来取平常供应的东西。只等差官拿出票子来看了，才吓得面如上色，舌头伸了出来，半日还缩不进去。差官道：“你火速交纳，不要迟误，票上原说即日缴的，你可曾看见么？”杜景山道：“爷们且进里面坐了。”忙叫妻子治酒肴款待。差官道：“你有得交纳，没得交纳，也该作速计较。”杜景山道：“爷请吃酒，待在下说出道理来。”差官道：“你怎么讲？”杜景山道：“爷晓得这猩猩绒是禁物，安南客人不敢私自拿来贩卖。要一两丈，或者还有人家藏着的，只怕人家也不肯拿出来。如今要三十丈，分明是个难题了。莫讲猩猩绒不容易有，就是急切要三十丈小姑姑绒也没处去寻。平时安抚老爷取长取短，还分派众行家身上，谓之众轻易举。况且还是眼面前的物件，就着一家支办，力量上也担承得来，如今这个难题，单看上了区区一个，便将我遍身上下的血割了也染不得这许多。在下通常计较，有些微薄礼，取来孝顺，烦在安抚老爷面前回这样一声。若回得脱，便是我行家的造化，情愿将百金奉酬。就回不脱，也要宽了限期，慢慢商量，少不得奉酬。就是这百金，若爷不放心，在下便先取出来，等爷袖了去何如？”

遽(j, 音拒)然——突然的意思。

差官想道：“回得脱，回不脱，只要我口内禀一声，就有百金上腰，拚着去禀一禀，决不到生出事来。”便应承道：“这个使得，银子也不消取出来。我一向晓得你做人是极忠厚老成的。你也要写一张呈子，同着我去。济与不济，看你的造化了。”杜景山立刻写了呈子，一齐到安抚衙门前来。

此时安抚还不曾退堂，差官跪上去禀道：“行家杜景山带在老爷台下。”安抚道：“票子上的物件交纳完全么？”差官道：“杜景山也有个下情。”便将呈子递上去。安抚看也不看，喝道：“差你去取猩猩绒，谁教你带了行家来？你替他递呈子，敢是得了他钱财？”忙丢下签去，要捆打四十。杜景山着了急，顾不得性命，跪上去禀道：“行家磕老爷头，老爷要责差官，不如责了小人。这与差官没相干，况且老爷取猩猩绒，又给官价，难道小人藏在家里，不肯承应？有这样大胆的子民么？只是这猩猩绒，久系禁物，老爷现大张着告示在外面，行家奉老爷法度，那个敢私买这禁物？”安抚见他说得有理，反讨个没趣。只得免了差官的打。倒心平气和的对杜景山道：“这不是我老爷自取，因朝廷不日差中贵来，取上京去。只得要预先备下。我老爷这边宽你的限期，毋得别项推托。”忙叫库吏，先取三十两银子给与。杜景山道：“这银子小人决不敢领。”安抚怒道：“你不要银子，明明说老爷白取你的了。可恶！可恶！”差官倒上去替他领了下来。杜景山见势头不好，晓得这件事万难推诿，只得上去哀告道：“老爷宽小人三个月限，往安南国收买了，回来交纳。”安抚便叫差官拿上票子去换，朱笔批道：“限三个月交纳，如过限，拿家属比较。”杜景山只得磕了头，同着差官出来。正是：

不怕官来只怕管，上天入地随他遣。

官若说差许重说，你若说差就打板。

话说杜景山回到家中，闷闷不乐，凤姑捧饭与他吃，他也只做看不见。凤姑问道：“你为着甚么这样愁眉不开？”杜景山道：“说来也好笑，我不知那些儿得罪了胡安抚，要在我身上交纳三十丈猩猩小姑绒。限我三个月，到安南去收买回来。你想众行家安安稳稳在家里趁银子，偏我这等晦气。天若保佑我，到安南去容容易易就收买了来，还扯一个直。若收买来不来时，还要带累你哩！”说罢不觉泪如雨下。凤姑听得，也惨然哭起来。杜景山道：“撞着这个恶官分明是我前世的冤家了，只是我去之后，你在家小心谨慎，切不可立在店门前，惹人轻薄。你平昔原有志气，不消我分付得。”凤姑道：“但愿得你早去早回，免得我在家盼望。至若家中的事体，只管放心。但不知你几时动身？好收拾下行李。”杜景山道：“他的限期紧迫，只明日便要起身。须收拾得千金去才好。还有那玉马，你也替我放在拜匣里，好凑礼物送安南客人的。”凤姑道：“我替你将这玉马系在衣带旁边，时常看看，只当是奴家同行一般。”两个这一夜凄凄切切，讲说不了，少不得要被窝里送行，愈加意亲热。总是杜景山自做亲之后，一刻不离。这一次出门，就像千山万水，要去一年两载的光景。正是：

阳台今夜鸾胶梦，边草明朝雁断愁

话说杜景山别过凤姑，取路到安南去，饥餐渴饮，晓行暮宿，不几时望见安南国城池，心中欢喜不尽。进得城门，又验了路引，搜一搜行囊，晓得是广西客人，指引他道：“你往朵落馆安歇，那里尽是你们广西客人。”杜景山遂一路问那馆地，果然有一个大馆，门前三个番字，却一个字也不认得。进了馆门，听见里面客人皆广西声气。走出一两个来，通了名姓，真是同乡遇同乡，说在一堆，笑在一处。安下行李，就有个值馆的通事官，引他在—

间客房里安歇。杜景山便与一个老成同乡客商议买猩猩绒。那老成客叫做朱春辉，听说要买猩猩绒，不觉骇然道：“杜客，你怎么做这犯禁的生意？”杜景山道：“这不是在下要买，因为赍了安抚之命，不得不来。”随即往行李内取出官票与朱春辉看。朱春辉看了道：“你这个差不是好差。当时为何不辞脱？”杜景山道：“在下当时也再三推辞，怎当安抚就是蛮牛，一毫不通人性的，索性倒不求他了。”朱春辉道：“我的熟经纪姓黎，他是黎季犛丞相之后，是个大姓。做老了经纪的。我和你到他家去商量。”杜景山道：“怎又费老客这一片盛心？”朱春辉道：“尽在异乡就是至亲骨肉，说那里话？”两个出了朵落馆，看那国中行走的，都是椎髻剪发，全没有中华体统。到得黎家店口，只见店内走出一个连腮卷毛白胡子老者，见了宋客人，手也不拱，笑嬉嬉的，说得不明不白，扯着朱客人，往内里便走。杜景山随后跟进来，要和他施礼，那老儿居然立着不动。朱春辉道：“他们这国里，是不拘礼数的，你坐着罢。这就是黎师长了。”黎老儿又指着杜景山问道：“这是那个？”朱春辉道：“这是敝乡的杜客人。”黎老者道：“原来是远客。待俺取出茶来。”只见那老者进去一会，手中捧着矮漆螺顶盘子，盘内盛着些果品，杜景山不敢吃，朱春辉道：“这叫做香盖，吃了满口冰凉，几口口中还是香的哩！”黎老者道：“俺们国中叫做庵罗果，因尊客身边都带着槟榔，不敢取奉，特将这果子当茶。”杜景山吃了几个，果然香味不同。朱春辉道：“敝乡杜景山到贵国来取猩猩绒。为初次到这边，找不着地头。烦师长指引一指引。”黎老者笑道：“怎么这位客官要做这件稀罕生意？你们中国，道是猩猩出在俺安南地方，不知俺安南要诱到一个猩猩，好烦难哩！”杜景山听得，早是吓呆了，问道：“店官，怎么烦难？”只见黎老者作色道：“这位客长官，好不中相与，口角这样轻薄。”杜景山不解其意，朱春辉赔不是道：“老师长不须见怪，敝同乡极长厚的，他不是轻薄，因不知贵国的称呼。”黎老者道：“不知者不坐罪。罢了！罢了！”杜景山才晓得自家失口叫了他“店官”。黎老者道：“你们不晓得那猩猩的形状，他的面是人面，身子却像猪，又有些像猿。出来必同三四个做伴。敝国这边张那猩猩的叫做捕雉。这捕雉大有手段，他晓得猩猩的来路，就在黑蛮峪口一路，设着浓酒，旁边又张了高木屐，猩猩初见那酒，也不肯就饮，骂道：“奴辈设计张我，要害我性命。我辈偏不吃这酒，看他甚法儿奈何我？”遂相引而去。迟了一会，又来骂一阵。骂上几遍，当不得在那酒边走来走去，香味直钻进鼻头里，口内唾吐直流出来，对着同伴道：“我们略尝一尝酒的滋味，不要吃醉了。”大家齐来尝酒。那知酒落了肚，喉咙越发痒起来，任你有主意，也拿把不定，顺着口儿只管吃下去，吃得酩酊大醉，见了高木屐，各各欢喜，着在脚下，还一面骂道：“奴辈要害我，将酒灌醉我们。我们却留量，不肯吃醉了。看他甚法儿奈何我？”众捕雉见他醉醺醺，东倒西歪的，大笑道：“着手了！着手了！”猛力上前一赶，那猩猩是醉后，且又着了木屐，走不上几步，尽皆跌倒。众捕雉上前擒住，却不敢私自取血，报过国王，道是张着几个猩猩了，众捕雉才敢取血。那取血也不容易，跪在猩猩面前哀求道：“捕奴怎敢相犯？因奉国王之命，不得已要借重玉体上猩红，求分付见惠多少，倘若不肯，你又枉送性命，捕奴又白折辛苦。不如分付多惠数瓢，后来染成货物，

赍(j, 音机)——怀着, 抱着。

雉(nuò, 音诺)。

为你表扬名声，我们还感激你大德，这便死得有名了。”那晓得猩猩也是极喜花盆，极好名的，遂开口许捕雉们几瓢。取血之时，真一点不多，一点不少。倘遇着一个慳鬼猩猩，他便一滴也舍不得许人，后来果然一滴也取不出。这猩猩倒是言语相符，最有信行的。只是献些与国王，献些与丞相，以下便不能够得。捕雉落下的，或染西毡，或染大绒，客人买下，往中国去换货。近来因你广西禁过，便没有客人去卖，捕雉取了，也只是送与本国的官长人家。杜客长，你若要收买，除非预先到捕雉人家去定了，这也要等得轮年经载，才收得起来。若性子急的，便不能够如命。”

杜景山听到此处，浑身流出无数冷汗，叹口气道：“穷性命要葬送在这安南国了。”黎老者道：“杜客长差了，你做这件生意不着，换了做别的有利息生意也没人拦阻你，因何便要葬送性命？”朱春辉道：“老师长，你不晓得我这敝同乡的苦恼哩！”黎老者道：“俺又不是他肚肠里蛔虫，那个晓得他苦恼？”杜景山还要央求他。只听得外面一派的哨声，金鼓旗号，动天震地。黎老者立起身道：“俺要迎活佛去哩。”便走进里面，双手执着一枝烧了四、五尺长的沉香，恭恭敬敬，一直跑到街上。

杜景山道：“他们迎甚么活佛？”朱春辉道：“我昨日听得三佛齐国来了一个圣僧，国王要拜他做国师。今日想是迎他到宫里去。”两个便离了店口，劈面正撞着迎圣僧的銮驾，只见前头四面金刚旗，中间几百黑脸蓬头赤足的小鬼，抬着十数颗枯树，树梢上烧得半天通红。杜景山问道：“这是甚么故事？”朱春辉道：“是他们国里的乡风。你看那活鬼模样的都是獠民，抬着的大树，或是沉香、或是檀香。他都将猪油和松香熬起来，浇在树上点着了，便叫敬佛。”杜景山道：“可知鼻头边又香又臭哩！我却从不曾看见檀香、沉香，有这般大树？”朱春辉道：“你看这起椎髻妇女，手内捧着珊瑚的，都是国内宦家大族的夫人、小姐。”杜景山道：“好大珊瑚，真宝贝了。我看这些蛮娘妆束虽奇怪，面孔还是本色。但夫人、小姐怎么杂在男獠队里？”朱春辉道：“他国中从来是不知礼义的。”看到后边，只见一乘龙辇，辇上是檀香雕成、四面嵌着珍珠宝石的玲珑龕子。龕子内坐着一个圣僧，那圣僧怎生打扮？只见：

身披着七宝袈裟，手执九环锡杖。袈裟耀日，金光吸尽海门霞；锡杖腾云；法力卷开尘世雾。六根俱净，露出心田；五蕴皆空，展施杯渡。佛国已曾通佛性，安南今又振南宗。

话说杜景山看罢了圣僧，同看朱春辉回到朵落馆来，就垂头要睡。朱春辉道：“事到这个地位，你不必着恼。急出些病痛来，在异乡有那个照管你？快起来，锁上房门，在我那边去吃酒。”杜景山想一想，见说得有理，便支持爬起来，走过朱春辉那边去。朱春辉便在坛子里取起一壶酒，斟了一杯，奉与杜景山。杜景山道：“我从来怕吃冷酒，还去热一热。”朱春辉道：“这酒原不消热，你吃了看，比不得我们广西酒。他这酒是波罗蜜的汁酿成的。”杜景山道：“甚么叫做波罗蜜？”朱春辉道：“你初到安南国，不曾吃过这一种美味。波罗蜜大如西瓜，有软刺。五六月里才结熟。取他的汁来酿酒，其味香甜，可止渴病。若烫热了，反不见他的好处。”杜景山吃下十数盅，觉得可口。朱春辉又取一壶来，吃完了，大家才别过了睡觉。

杜景山却不晓得这酒的身分，贪饮了几盅。睡到半夜，酒性发作，不觉

慳 (qi n, 音迁)——吝嗇。

袈裟 (ji sh, 音加沙)，和尚披在外面的法衣，由许多长方形的小块布片拼缀而成。

头晕恶心起来，吐了许多香水，才觉得平复。掀开帐子，拥着被窝坐一会。那桌上的灯还半明不灭，只见地下横着雪白如炼的一条物件。杜景山打了一个寒噤道，道：“莫非白蛇么？”揉一揉双眼，探头出去仔细一望，认得是自家盛银子的搭包，惊起来道：“不好了，被贼偷去了。”忙披衣下床，抬起搭包来，只落得个空空如也。四下望一望，房门又是关的，周围尽是高墙，想那贼从何处来？抬头一看，上面又是仰尘板，跌脚道：“这贼想是会飞的么？怎么门不开，户不动，将我的银子盗了去。我便收买不出猩猩绒，留得银子在，还好设法。如今空着两只拳头，叫我那里去运动？这番性命合葬送了。只是我拚着一死也罢，那安抚决不肯干休，少不得累及我那年幼的妻子出乖露丑了。”想到伤心处，呜呜咽咽哭个不住。

原来朱春辉就在他间壁，睡过一觉，忽听得杜景山的哭声，他恐怕杜景山寻死，急忙穿了衣服，走过来敲门，道：“杜兄为何事这般痛哭？”杜景山开门出来道：“小弟被盗，千金都失去，只是门户依然闭着，不知贼从何处来？”朱春辉道：“原来如此，不必心焦。包你明日贼来送还你的原物。”杜景山道：“老客说的话太悬虚了些，贼若明日送还我，今夜又何苦来偷去？”朱春辉道：“这有个缘故，你不晓得。安南国的人虽不晓得礼义，却从来没有贼盗。总为地方富庶，他不屑做这个勾当。”杜景山道：“既如此说，难道我的银子不是本地人盗去的么？”朱春辉道：“其实是本地人盗去的。”杜景山道：“我又有些不解了。”朱春辉道：“你听我讲来：小弟当初第一次在这里做客，载了三千金的绸缎货物来，也是夜静更深，门不开，户不动，绸缎货物尽数失去。后来情急了，要禀知国王，反是值馆的通事官来向我说道，他们这边有一座泥驼山，山上有个神通师长。许多弟子学他的法术，他要试验与众弟子看。又要令中国人替他传名。凡遇着初到的客人，他就弄这一个搬运的神通，恐吓人一场。人若晓得了，去持香求告他，他便依旧将原物搬运还人。我第二日果然去求他。他道，你回去时，绸缎货物，已到家矣！我那时还半疑半信，那晓得回来一开进房门，当真原物一件不少。你道好不作怪么？”杜景山道：“作怪便作怪，那里有这等强盗法师？”朱春辉道：“他的耳目长，你切莫毁笑他。”杜景山点一点头，道：“我晓得，巴不能一时就天亮了，好到那泥驼山去。”正是：

玉漏声残夜，鸡人报晓筹。

披衣名利客，都奔大刀头。

话说杜景山等不得洗面漱口，问了地名，便走出馆去。此时星残月昏，路径还不甚黑，迤迤行了一程，早望见了一座山。不知打那里上去，团团在山脚下，找得不耐烦，又没个人儿问路。看那山嘴上，有一块油光水滑的石头，他道：“我且在这里睡一睡，待天亮时好去问路。”正曲臂作枕，伸了一个懒腰，恐怕露水落下来，忙把衣袖盖了头。

忽闻得一阵腥风，刮得渐渐逼近，又听得像有人立在跟前大笑，那一笑连山都振得响动。杜景山道：“这也作怪，待我且看一看。”只见星月之下，立着一个披发的怪物，长臂黑身，开着血盆大的口，把面孔都遮住了，离着杜景山只有七八尺远。杜景山吓得魂落胆寒，肢轻体颤，两三滚，滚下山去。又觉得那怪物像要赶来，他便不顾山下高低，在那沙石荆棘之中，没命的乱跑。早被一条溪河隔断。杜景山道：“我的性命则索休了。”又想道：“宁可死在水里留得全尸，不要被这怪物吃了去。”扑通的跳在溪河里，喜得水还浅，又有些温暖气儿。要渡过对岸，恐怕那岸上又撞着别的怪物。只得沿

着岸，轻轻的在水里走去。不上半里，听得笑语喧哗。杜景山道：“造化！造化！有人烟的所在了，且走上前要紧。”又走几步，定睛一看，见成群的妇女，在溪河里洗浴，还有岸上脱得赤条条才下水的。杜景山道：“这五更天，怎么有妇女在溪河里洗浴？分明是些花月的女妖。我杜景山怎么这等命苦？才脱了阎王，又撞着小鬼。叫我也没奈何了！”又想到：“撞着这些女妖，被他迷死了，也落得受用些儿。若是送与那怪物嘴里，真无名元实，白白齷齪了身体。”倒放泼了胆子，着实用工窥望一番，正是：

洛女波中现，湘娥水上行。

杨妃初浴罢，不敌此轻盈。

你道这洗浴的，还是妖女不是妖女？原来安南国中不论男女，从七八岁上就去弄水。这个溪河，叫做浴兰溪，四时水都是温和的，不择寒暑昼夜，只是好浴，他们性情再忍耐不住。比不得我们中国妇人，爱惜廉耻。要洗一个浴，将房门关得密不通风，还要差丫头立在窗子下，惟恐有人窥看。我道妇人这些假惺惺的规模，只叫做妆幌子。就如我们吴越的妇女，终日游山玩水，入寺拜僧，倚门立户，看戏赴社，把一个花容粉面，任你千人看，万人瞧，他还要批评男人的长短，谈笑过路的美丑，再不晓得爱惜自家头脸。若是被风刮起裙子，现出小腿来；抱娃子喂奶，露出胸脯来；上马桶小解，掀出那话来，便百般遮遮掩掩，做尽丑态。不晓得头脸与身体总是一般，既要爱惜身体，便该爱惜头脸，既要遮藏身体，便该遮藏头脸。古云说得好：“篱牢犬不入”，若外人不曾看见你的头脸，怎就想着亲切你的身体？便是杜景山受这些苦恼，担这些惊险，也只是种祸在妻子凭着楼窗，被胡衙内看见，才生出这许多风波来。我劝大众要清净闺阁，须严禁妻女姊妹，不要出门是第一着。若果然丧尽廉耻，不顾头面，倒索性像安南国，男女混杂，赤身露体，还有这个风俗。我且说那杜景山，立在水中，恣意饱看，见那些妇女浮着水面上，映得那水光都像桃红颜色。一时在水里也有厮打的，也有调笑的，也有互相擦背的，也有搂做一团抱着，像男女交媾的，也有唱蛮歌儿的。洗完了，个个都精赤在岸上洒水，不用巾布揩拭的。那些腰音间短阔狭，高低肥瘦，黑白毛净，种种妙处，被杜景山看得眼内尽爆出火来。恨不生出两只长臂膊、长手，去抚摩揉弄一遍。那晓得看出了神，脚下踏的块石头踏滑了，翻身跌在水里，把水面打一个大窟窿。众蛮妇此时齐着完了衣服，听得水声，大家都跑到岸边道：“想是大鱼跳的响，待我们脱了衣服，重下水去捉起来。”杜景山着了急，忙回道：“不是鱼，是人。”众妇人看一看道：“果然是一个人，听他言语又是外路声口。”一个老妇道：“是那里来这怪声的蛮子，窥着俺们，可叫他起来。”杜景山道：“我若是不上岸去，就要下水来捉我。”只得走上岸跪着通诚，道：“在下是广西客人，要到泥驼山访神通师长，不期遇着怪物张大口要吃我，只得跑在这溪里躲避，实在非有心窥看。”那些妇女笑道：“你这呆蛮子，往泥驼山去，想是走错路，在枕石山遇着狒狒了。可怜你受了惊吓，随着俺们来，与你些酒吃压惊。”杜景山立起了身，自家看看上半截，好像雨淋鸡；看看下半截，为方才跪在地上沾了许多沙土，像个灰里糊糊。

走到一个大宅门，只见众妇人都进去，叫杜景山也进来。杜景山看见大厅上排列着金瓜钺斧，晓得不是平等人家，就在阶下立着。只见那些妇女依旧走到厅上，一个婆子捧了衣服，要他脱下湿的来。杜景山为那玉马在衣带上，浸湿了线结，再解不开，只得用力去扯断，提在手中。厅上一个带耳环

的孩子，慌忙跑下阶来。劈手夺将去，就如拾着宝贝的一般欢喜。杜景山看见他夺去，脸都失了色，连湿衣服也不肯换，要讨这玉马。厅上的老妇人见他来讨，对着垂环孩子说道：“你戏一戏，把与这客长罢。”那孩子道：“这个马儿，同俺家的马儿一样，俺要他成双做对哩！”竟笑嘻嘻跑到厅后去了。杜景山喉急道：“这是我的浑家，这是我的活宝，怎不还我？”老妇人道：“你不消发急，且把干袍子换了，待俺讨来还你。”老妇人便进去，杜景山又见斟上一大橘瓢酒在面前，老妇人出来道：“你这客长，为何酒也不吃，干衣服也不换么？”杜景山骨都着一张嘴道：“我的活宝也去了，我的浑家也不见面了，还有甚心肠吃酒、换衣服？”老妇人从从容容在左手衣袖里提出一个玉马来，道：“这可是你的么？”杜景山认一认道：“是我的。”老妇人又在右手衣袖里提出一个玉马来道：“这可是你的么？”杜景山认一认道：“是我的。”老妇人提着两个玉马在手里，道：“这两个都是你的么？”杜景山再仔细认一认，急忙里辨不出那一个是自家的。又见那垂环的孩子哭出来道：“怎么把两个都拿出来？若不一齐与俺，俺就去对国王说。”老妇人见他眼也哭肿了，忙把两个玉马递在他手里道：“你不要哭坏了。”那孩子依旧笑嘻嘻进厅后去。杜景山哭道：“没有玉马，我回家去怎么见浑家的面？”老妇人道：“一个玉马打甚要紧？就哭下来。”杜景山又哭道：“看见了玉马，就如见我的浑家。拆散了玉马，就如折散我的浑家，怎叫人不伤心？”老妇人那里解会他心中的事？只管强逼道：“你卖与俺家罢了。”杜景山道：“我不卖，我不卖，要卖除非与我三十丈猩猩绒。”老妇人听他说得糊涂，又问道：“你明讲上来。”杜景山道：“要卖除非与我三十丈猩猩绒。”老妇人道：“俺只道你要甚么世间难得的宝贝，要三十丈猩猩绒，也容易处，何不早说？”杜景山听得许他三十丈猩猩绒，便眉花眼笑，就像死囚遇着恩赦的诏，彩楼底下，绣球打着光头，扛他做女婿的，也没有这样快活。正是：

有心求不至，无意反能来。

造物自前定，何用苦安排。

话说老妇人叫侍婢取出猩猩绒来，对杜景山道：“客长，你且收下，这绒有四十多丈，一并送了你，只是我有句话动问，你这玉马是那里得来的？”杜景山胡乱应道：“这是在下传家之宝。”老妇人道：“客长你也不晓得来历，待俺说与你听。俺家是术术丞相，为权臣黎季犛所害，遗下这一个小孩儿，新国主登极，追念故旧老臣，就将小孩儿荫袭。小孩儿进朝谢恩，国主见了异常珍爱，就赐这玉马与他，叫他仔细珍藏，说是库中活宝。当初曾有一对，将一个答了广西安抚的回礼，单剩下这一个。客长你还不晓得玉马的奇怪哩。每到清晨，他身上就是透湿的，像是一条龙驹。夜间有神人骑他，你原没福分承受，还归到俺家来做一对。俺们明日就要修表称贺国主了。你若常到俺国里来做生意，务必到俺家来探望一探望，你去罢。”

杜景山作谢了，就走出来。他只要有了这猩猩绒，不管甚么活宝死宝，就是一千个去了，也不在心上。一步一步的问了路，到朵落馆来，朱春辉接着问道：“你手里拿的是猩猩绒，怎么一时就收买这许多？敢是神通师长还你银子了？”杜景山道：“我并不曾见甚么神通师长，遇着术术丞相家，要买我的宝贝玉马，将猩猩绒交换了去。还是他多占些便宜。”朱春辉惊讶道：“可是你常系在身边的玉马么？那不过是玉器镇纸，怎算得宝贝？”杜景山道：“若不是宝贝，他那肯出猩猩绒与我交易？”朱春辉道：“恭喜！恭喜！”

也是你造化好。”杜景山一面去开房门道：“造化便好，只是回家盘缠一毫没有，怎么处？”猛抬头往房里一看，只见搭包饱饱满满的挂在床棱上，忙解开来，见银子原封不动，谢了天地一番，又把猩猩绒将单被裹好。朱春辉听得他在房里诧异，赶来问道：“银子来家了么？”杜景山笑道：“我倒不知银子是有脚的，果然回来了。”朱春辉道：“银子若没有脚，为何人若身边没得他，一步也行不动么？”杜景山不觉大笑起来。朱春辉道：“吾兄既到安南来一遭，何不顺便置买货物回去，也好趁些利息。”杜景山道：“我归家心切，那里耐烦坐在这边收货物？况在下原不是为生意而来。”朱春辉道：“吾兄既不耐烦坐等，小弟倒收过千金的香料，你先交易了去何如？”杜景山道：“既承盛意，肯与在下交易，是极好的了。只是吾兄任劳，小弟任逸，心上过不去。”朱春辉道：“小弟原是做生意，便多住几月也不妨。吾兄官事在身，怎么并论得？”两个当下便估了物价，兑足银两，杜景山只拿出够用的盘费来，别过朱春辉，又谢了值馆通事，装载货物，不消几日，已到家下。还不满两个月。

凤姑见丈夫回家，喜动颜色，如十余载不曾相见，忽然跑家来的模样。只是杜景山不及同凤姑叙衷肠，话离别。先立在门前，看那些脚夫挑进香料来，逐担查过数目，打发脚钱了毕，才进房门。只见凤姑预备下酒饭，同丈夫对面儿坐地。杜景山吃完了，道：“娘子，你将那猩猩绒留下十丈，待我且拿去交纳了，也好放下这片心肠，回来和你一堆儿说话。”凤姑便量了尺寸，剪下十丈来，藏在皮箱里。杜景山取那三十丈，一直到安抚衙门前，寻着那原旧差官。差官道：“恭喜回来得早，连日本官为衙内病重，不曾坐堂。你在这衙门前略候一候，我传进猩猩绒去。缴了票子出来。杜景山候到将夜，见差官出来道：“你真是天大福分，不知老爷为何切骨恨你，见了猩猩绒，冷笑一笑道：‘是便宜那个狗头。’就拿出一封银子来。说是给与你的官价。”杜景山道：“我安南回来，没有土仪相送，这权当土仪罢。”差官道：“我晓得你这件官差，赔过千金，不带累我吃苦，就是万幸。怎敢当这盛意？”假推了一会，也就收下。

杜景山扯着差官到酒店里去，差官道：“借花献佛，少不得是我做东。”坐下，杜景山问道：“你方才消票子，安抚怎说便宜了我，难道还有甚事放我不过么？”差官道：“本官因家务事，心上不快活，想是随口的话，未必有成见。”杜景山道：“家务事断不得，还在此做官。”差官道：“你听我说出来，还要笑倒人哩！”杜景山道：“内衙的事体，外人那得知道？”差官道：“可知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我们本官的衙内，看上夫人房中两个丫环，要去偷香窃玉。你想，偷情的事，须要两下讲得明白，约定日期，才好下手。衙内却不探个营寨虚实，也不问里面可有内应，单枪独马，悄悄躲在夫人床脚下安营。到夜静更深，竟摸到丫环被窝里去，被丫环喊起“有贼！”，衙内怕夫人晓得，忙收兵转来。要开房门出去，那知才开得门，外面婆娘、丫头齐来捉贼，执着门闩、棍棒，照衙内身上乱打。衙内忍着疼痛，不敢声唤。及至取灯来看，才晓得是衙内。已是打得头破血流，浑身青肿。这一阵比割须弃袍还败得该事哩。夫人后来知道打的不是贼，是衙内，心中懊恨不过，就拿那两个丫环出气，活活将他皆吊起来打死了。衙内如今闭上眼去，便见那丫环来索命，服药祷神，病再不脱，想是这一员小将，不久要阵亡了。”

杜景山听说衙内这个行径，想起那楼下抛玉马的必定是他了。况安南国

术丞相的夫人，曾说他国王将一个玉马送与广西安抚。想那安抚逼取猩猩绒，分明是为儿子报仇，却不知不曾破我一毫家产。不过拿他玉马，换一换物，倒总成我做一场生意，还落一颗明珠到手哩！回家把这些话都对凤姑说明，凤姑才晓得是这个缘故，后来也再不上那楼去。

杜景山因买着香料，得了时价，倒成就一个富家。可见妇女再不可出闺门。招是惹非，俱由于被外人窥见姿色，致起邪心。“容是诲淫之端。”此语真可以为鉴。

卷四 掘新坑慳鬼成财主

我也谈禅，我也说法，不挂僧衣，飘飘儒袂；我也谈神，我也说鬼，纵涉离奇，井井头尾。罪我者人，知我者天。掩卷狂啸，醉后灯前。

你看世上最误事的是人身上这一腔子气，若在气头上，连天也不怕，地也不怕，王法、官法也不怕，霎时就要取人的头颅，破人的家产。及至气过了，也只看得平常。却不知多少豪杰，都在气头上做出事业来，葬送自家性命。又道活在世间一日，少不得气也随他一日，活在世间百岁，气也随他百岁。倘断了气，就是死人。这等看起来，除非做鬼，才没有气性，我道做鬼也不能脱这口气。试看那白昼现形，黄昏讨命的厉鬼，若没有杀气，怎么一毫不怕生人？只是气也有禀得不同。用气也有如法、不如法。若禀了壮气、秀气、才气、和气和，直气、道学气、义气，清气，便是天地间正气。若禀了暴气、杀气、颠狂气、淫气、慳吝气、浊气、俗气、小家气，便是天地间偏气。用得如法，正气就是善气。用得不如法，偏气就是恶气。所以老子说一个“元气”。孟夫子说一个“浩气”。元气要培，浩气要养。世人不晓得培气养气，还去动气使气，斫丧这气。故此，范文正公急急说一个“忍”字出来，叫人忍气。我尝对朋友说，那阮嗣宗是古来第一位乖巧汉子，他见路旁有攘臂擅袖，要来殴辱他，阮嗣宗便和声悦气，说出“鸡肋不足以容尊拳”这一句话来，那恶人便敛手而退。可见阮嗣宗不是会忍，分明是讨乖，看官们晓得这讨乖的法子，便终身不吃亏了。在下要讲这一回小说，只为一个读书君子，争一口气，几乎丧却残生。亏他后边遇着救星，才得全身远害，发愤成名。

话说湖州乌程县义乡村上，有个姓穆的太公，号栖梧，年纪五十余岁，村中都称他是新坑穆家。你道为何叫做“新坑”？原来义乡村在山凹底下，那些种山田的，全靠人粪去栽培。又因离城远，没有水路通得粪船，只好在远近乡村田埂路上抬些残粪。这粪倒比金子还值钱。穆太公想出一个计较来道：“我在城中走，见道旁都有粪坑，我们村中就没得，可知道把这些宝贝汁都狼藉了。我却如今想个制度出来，倒强似做别样生意。”随即去叫瓦匠，把门前三间屋掘成三个大坑，每一个坑，都砌起小墙隔断，墙上又粉起来，忙到城中亲戚人家讨了无数诗画斗方画，贴在这粪屋壁上。太公端相一番，道：“诸事齐备，只欠斋匾。”因请镇上训蒙先生来题。那训蒙先生想了一会，道：“我往常出对与学生，还是抄旧人诗句。今日叫我自出己裁，真正逼杀人命的事体。”又见太公摆出酒肴来，像个求文的光景，训蒙先生也不好推却，手中拿着酒杯，心里把那城内城外的堂名，周围想遍，再记不出一个字。忽然想着了，得意道：“酒且略停，待学生题过匾，好吃个尽兴。”太公忙把臭墨研起来，训蒙先生将笔头在嘴里咬一咬，蘸得墨浓笔饱，兢兢业业写完三个字。太公道：“请先生读一遍，待小老儿好记着。”训蒙先生道：“这是‘齿爵堂’三个字。”太公又要他解说，这训蒙先生原是抄那城

袂(jì, 音加)——同夹, 双层的(衣被等)。

厉鬼——即恶鬼, 鬼怪。

禀(bǐng, 音饼)——承受的意思。

(diào, 音调)远——距离遥远的意思。

狼藉——乱七八糟, 杂乱不堪的意思, 此处有浪费的意思。

内徐尚书牌坊上的两个字，那里解说得出？只得随口答应道：“这两个字极切题，极利市，有个故事在里面，容日来解说罢。”酒也不吃，出门去了。太公反老不过意，备了两盒礼，到馆中来作谢。

训蒙先生道：“太公也多心，怎么又破费钱钞？”太公道：“还有事借重哩！”袖里忙取出百十张红纸来，训蒙先生道：“可是要写门联么？”太公道：“不是，就为小老儿家新起的三间粪屋，恐众人不晓得，要贴些报条出去招呼。烦先生写：‘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廿个字。”训蒙先生见他做端正了文章，只要誊录，有甚难处？一个时辰都已写完，太公作谢出门，将这百十张报条四方贴起。果然老老幼幼尽来赏鉴新坑，不要出大恭的，小恭也出一个才去。况那乡间人最爱小便宜。他从来揩不净的所在，用惯了稻草瓦片，见有现成草纸，怎么不动火？还有出了恭，揩也不揩，落那一张草纸回家去的。又且壁上花花绿绿，最惹人看。登一次新坑，就如看一次景致。莫讲别的，只那三间粪屋，粉得像雪洞一般，比乡间人卧室还不同些。还有那蓬头大脚的婆娘来问：“可有女粪坑？”太公又分外盖起一间屋，掘一个坑，专放妇人进去随喜。谁知妇人来下顾的比男人更多。太公每日五更起来，给放草纸，连吃饭也没工夫。到夜里便将粪屋门锁上，恐怕家人偷粪换钱。

一时种田的庄户，都在他家来趸买。每担是价银一钱，更有挑柴、运米、担油来兑换的。太公从置粪坑之后，到成个富足的人家。他又省吃俭用，有一分积一分，自然日盛一日。穆太公独养一个儿子，学名叫做文光，一向在蒙馆读书。到他十八岁上，太公就娶了半山村崔题桥的女儿做媳妇。穆文光恋着被窝里恩爱，再不肯去读书。太公见儿子渐渐黄瘦，不似人形，晓得是儿子贪色，再不好明说出来。因叫媳妇在一边，悄悄分付道：“媳妇，我娶你进门，一来为照管家务，二来要生个孙子，好接后代。你却年轻后生，不知道利害，只图关上房门的快活。可晓得做公公的是独养儿子，这点骨血就是我的活宝。你看他近日恹恹缩缩，脸上血气都没得，自朝至夜，打上论千呵欠，你也该将就放松些。倘有起长短来，不是断送我儿子的命，分明断送我的老命了。”媳妇听得这些话，连地洞也没处钻，羞得满面通红，急忙要走开，又怕违拗了公公。说他不听教诲。只得低了头，待公公分付完，才开口道：“公公说的话，媳妇难道是痴的、聋的，一毫不懂人事？只是媳妇也做不得主。除非公公我们在两处睡，这才方便。”穆太公见媳妇说话也还贤慧，遂不做声。

到得夜间，叫穆文光进房道：“我老年的人，一些用头也没了，睡到半夜，脚后冰冷，再不敢伸直两腿。你今夜可伴我睡。”穆文光托辞道：“孩儿原该来相伴的，只恐睡得不斯文，反要惊动了爹爹。”太公道：“不妨，我夜间睡不得一两个时辰，就要起来开那坑上的锁。若是你惊醒了我，便不得失晓了。极好的！极好的！”穆文光又推托道：“孩儿两只脚，上床难得就热，怕冰了爹爹身体。”太公怒道：“你这不孝的逆种，难道日记故事上黄香扇枕那一段，先生不曾讲与你听么？”穆文光见老子发怒，只得脱去鞋袜、衣服，先钻到床上去。太公道：“你夜饭也不吃就睡了？”穆文光眼的回道：“这一口薄粥，反要吊得人肚饥，不如不吃罢。”太公道：“你这畜生，吃了现成饭，还说这作孽的话。到你做人家，连粥也没得吃哩！”太公气饱了，也省下两碗粥，就上床去睡。睡到半夜，觉得有冷风吹进来，太公怕冻坏儿子，伸手去压被角，那知人影儿也不见了。太公疑心道：“分明与

儿子同睡，怎便被里空空的，敢是我在此做梦？”忙坐起来，床里床外四围一摸，又揭开帐幔，怕儿子跌下床去。争奈房里又乌天黑地，看不见一些踪迹。总是太公爱惜灯油，不到黄昏，就爬上床去。不像人家浪费油火，彻夜点着灯，稍稍不亮，还叫丫头起来，多添两根灯草哩！可怜太公终年在黑暗地狱里过日子。正是：

几年辛苦得从容，力尽筋疲白发翁。

爱惜灯油坐黑夜，家中从不置灯笼。

话说太公睡在床上，失去了儿子，放心不下，披着衣服，开房门出来，磕磕撞撞，扶着板壁走去，几乎被门槛拌倒。及至到媳妇房门前，叫唤道：“媳妇，儿子可曾到你房里来？”那晓得儿子同媳妇，狮子也舞过一遍了。听得太公声气，穆文光着了忙，叫媳妇回说不曾来。媳妇道：“丈夫是公公叫去做伴，为何反来寻取？”太公跌脚道：“夜静更阑，躲在那里去？冻也要冻死了。我老人家略起来片刻，还在此打寒噤哩！叫他少年孩子，怎么禁得起？”依旧扶着墙壁走回来，还暗自埋怨道：“是我这老奴才不是，由他两口儿做一处也罢。偏要强逼他拆开做甚么？”眼也不敢闭，直坐到天明。拿了一答草纸，走出去开门，却不晓得里外的门都预先有人替他开了。太公慌做一堆，大叫起来道：“这门是那个开的，敢是有贼躲在家里么？”且又跑回内房，来查点箱笼，一径走到粪屋边，惟恐贼偷了粪去。睁眼一看，只见门还依旧锁着，心下才放落千斤担子。”

正要进去查问，接着那些大男、小妇，就如点卯的一般，鱼贯而入，不住穿梭走动，争来抢夺草纸。太公着急道：“你们这般人，忒没来历，斯文生意何苦动手动脚？”众人嚷道：“我们辛辛苦苦吃了自家饭，天明就来生产宝贝，老头儿还不知感激。我们难道是你家子孙，白白替你挣家私的？将来大家敛起分子，挖他百十个官坑，像意儿洒落，不怕你张口尽数来吃了去！”太公听他说得有理，只得笑脸儿赔不是，道：“诸兄何必发恼，小老儿开这一张臭口，只当放屁。你们分明是我的施主，若断绝门徒，活活要饿杀我这有胡子的和尚了。”众人见他说得好笑，反解嘲道：“太公即要扳留我们这般肯撒漫的施主，也该备些素饭粉汤，款待一款待，后来便没人敢夺你的门徒。”太公道：“今日先请众位出空了，另日再奉补元气何如？”众人才一齐大笑起来。太公暗喜道：“我偶然说错一句话。险些送断了药蒲根，还亏蓬脚收得快，才拿稳了主舵。”正是：

要图下次主顾，须陪当下小心。

稍有一毫怠慢，大家不肯光临。

你道穆太公为不见儿子，夜里还那样着急，睡也不敢睡，睁着眼睛等到鸡叫，怎么起来大半日，反忘记了，不去寻找，是甚么意思？这却因他开了那个方便出恭的铺子，又撞着那班鸡鸣而起抢头等的乡人，挤进挤出，算人头帐也算不清楚。且是别样货物，还是赊帐，独有人肚子里这一桩货物，落下地来，就有十足的纹银。现来做了交易。那穆太公把爱子之念，都被爱财之念夺将去，自然是财重人轻了。况且我们最重的是养生，最经心的是饥寒。穆太公脸也不洗，口也不漱，自朝至夜，连身上冷暖，腹内饥饱都不理会。把自家一个血肉身体，当做死木槁灰，饥寒既不经心，便叫他别投个人身，他也不会受用美酒嘉肴，穿着绫罗缎疋的。既不养生，便是将性命看得轻。将性命既看得轻，要他将儿子看得十分郑重，这那里能够？所以，忙了一日，再不曾记挂儿子。偏那儿子又会作怪，因是暗地溜到自家床上来睡，恐怕瞞

不过太公，他悄悄开出门去，披星戴月，往城里舅舅家来藏身。他这舅舅姓金，号有方，是乌程县数一数二有名头吃馄饨的无赖秀才。凡是县城里可欺的土财主，没势要倚靠的典当铺，他便从空捏出事故来，或是拖水人命，或是大逆谋反，或是挑唆远房兄弟、叔侄争家，或是帮助原业主找绝价，或是撮弄寡妇孤儿告吞占田土屋宇。他又包写、包告、包准。骗出银子来，也有二八分的，也有三七分的，也有平对分的。这等看起来，金有方倒成一个财主了。那里晓得没天理的钱，原不禁用的。他从没天理得来，便有那班没天理的人，手段又比他强，算计又比他毒，做成圈套，得了他的去，这叫做强盗遇着贼偷，大来小往。只是那班没天理的人，手段如何样强、算计如何样毒，也要分说出来，好待看官们日后或者遇着像金有方这等绝顶没品的秀才，也好施展出这软尖刀的法子，替那些被害之家少出些气儿。你道为何？原来金有方酷性好吊纸牌，那纸牌内百奇百巧的弊病，比衙门内不公不法的弊病还多，有一种惯洗牌的，叫做药牌，要八红就是八红，要四赏四二肩，就是四赏四二肩，要顺风旗，就是顺风旗。他却在洗牌的时候，做端正了色样。对面腰牌的，原是一气相识。或有五张一腰的，或有十张一腰的，两家都预先照会，临时又有暗诀，再不得错分到庄上去。

近来那三张一腰的叫做“薄切”，薄切就要罚了。纵有乖巧人看得破，争奈识破他一种弊病，他却又换一种做法，那里当得起几副色样。卷尽面前筹码，就霎时露出金漆桌面来。故此逢场吊牌，再没有不打连手做伙计的。若是做了连手，在出牌之时，定然你让一张，我让一张，还要自家灭去赏肩。好待他上色样。有心要赢那一个人，一遇着他出牌，不是你打起，就是我打起，直逼得他做了孤家寡人才歇手。你想，这班打连手的还如此利害，那做药牌相识人的，可禁得起他一副色样么？金有方起初也还赢两场，得了甜滋味，只管昼夜钻紧在里面。后来没有一场不输，拼命要去翻本，本却翻不成，反尽情倒输一贴，将那平日害人得来的银钱，倾囊竭底的白送与那些相识，还要赔精神、赔气恼，做饶头哩！俗语说得好，折本才会赚钱。金有方手头虽赌空了，却被他学精了吊牌的法子，只是生意会做，没有本钱：那些相识吊客，见他形状索莫，挤不出大汤水来，也就不去算计他。反叫他在旁边拈些飞来头。一日将拈过的筹码算一算，大约有十余两银子，财多身弱，又要作起祸来，忙向头家买了筹码。同着三个人，在旁边小斗。正斗得高兴，只见家中一个小厮跑来，说道：“乡间穆小官人到了。”金有方皱着眉头，道：“他来做甚么？也罢。叫他这里来相会。”小厮便走出门去请他。我想，人家一个外甥来探望，自然千欢万喜。金有方反心中不乐，是甚么缘故？

原来穆太公丧妻之时，金有方说是饿死了妹子，因告他在官，先将穆家房奁囊囊，抢得精一无二。穆太公被这一抢，又遭着官司，家计也就淡薄起来。亏得新坑致富，重恢复了产业，还比前更增益几倍。那金有方为着此事，遂断绝往来。忽然听得外甥上门，也觉有些不好相见，正是：

昔日曾为敌国，今朝懒见亲人。

话说穆文光到得金有方家，舅母留他吃朝饭，小厮回来请道：“官人在间壁刘家吊牌，不得脱身。请过去相会哩！”穆文光就走出门，小厮指着道：“就是这一家。小官人请立着，待我进去通知一声。”穆文光立在门前，见有一扇招牌，那招牌上写着：“马吊学馆”。穆文光道：“毕竟我们住在乡

奁（lián,音连）——古代妇女梳妆使用的镜匣。

间，见识不广，像平时只晓得酒馆、茶馆、算命馆、教学馆、起课馆、教戏馆、招商馆，却再不知道有马吊馆。这马吊馆是甚么故事？”

正在那里思量，小厮走出来道：“小官人进来罢。”穆文光转了几个弯，见里面是一座花园，听得书房里、厅里、小阁里、轩子里，都有击格之声。听那声气又不是投壶声，又不是棋子声，又不是蹴球声，觉得忽高忽下，忽疾忽徐，另是一种响法。小厮指道：“那小阁里便是。”穆文光跨进阁门，只见内里三张桌儿，那桌儿都是斜放的，每张桌儿四面坐着秃头褻衣的人，每人手内拿着四寸长、二寸廓的厚纸骨，那厚纸骨上又画着人物、铜钱、索子，每人面前都堆着金漆筹儿，筹儿也有长的、短的，面前也有多的、少的，旁边又坐着一个人，拿了棋箸儿，内里也盛着许多筹码，倒着实好看。穆文光见了金有方，叫声：“娘舅”，深深作下揖去。金有方一面回个半礼，手中还捏着牌，口里叫道：“我还不曾捉。”慌慌张张抽出一个千僧来，对面是桩家，忙把他的千僧殿在九十子下面，众人哄然大笑。金有方看了压牌，红着脸要去抢那千僧，桩家嚷道：“牌上桌，项羽也难夺，你牌经也不曾读过么？”按着再不肯放。金有方争嚷道：“我在牌里用过十年功夫，难道不晓得压牌是红万，反拿千僧捉九十子么，方才是我见了外甥，要回他的礼，偶然抽错了。也是无心，怎便不肯还我？”桩家道：“我正在这无心上赢你，你只该埋怨外甥，不该埋怨别人。”众人道：“老金，你是赢家，便赔几副罢了。”只见桩家又出了百老，百老底下拖出二十子，成了天女散花的色样。侧坐的两家道：“我们造化，只出一副百老，别的尽是老金包了去。”金有方数过筹码，心中不平道：“宁输斗，不输错。我受这一遭亏不打紧，只是把千僧灭的冤枉了。”正是：

推了车子过河，提了油瓶买酒。

错只错在自家，难向他人角口。

原来那纸牌是最势利的，若是一次斗出色样来，红牌次次再不离手。倘斗错了一副，他便红星儿也不上门。间或分着一两张赏肩，不是无助之赏，就是受伤之肩。撞得巧，拿了三赏，让别家一赏冲了去。夺锦标倒要赔钱，可见鸽子向旺处飞，连牌也要拣择人家，总是势利世界。纸糊的强盗，还脱不得势利二字，金有方果然被这一挫，渐渐输去大半筹码。穆文光坐在旁边，又要问长问短。金有方焦躁道：“你要学吊牌，厅上现有吊师，在那里开馆，你去领教一番，自然明白，不必只管问我。”穆文光是少年人，见这样好耍子事，他怎肯放空？又听得吊牌也有吊师，心痒不过，三步做了两步，到得厅上。见厅中间一个高台，上面坐着带方巾，穿大红鞋的先生。供桌上，将那四十张牌铺满一桌。台下无数听讲的弟子，两行摆班坐着，就像讲经的法师一般。穆文光端立而听，听那先生开讲道：“我方才将那龙子犹十二篇，条分缕析，句解明白，你们想已得其大概。只是制马吊的来历，运动马吊的学问，与那后世坏马吊的流弊，我却也要指点一番。”众弟子俱点头唯唯，那先生将手指着桌上的牌，说道：“这牌在古时，原叫做叶子戏，有两人斗的，有三人斗的，其中闹江、打海，上楼、斗蛤，打老虎、看豹，名色不同。惟有马吊，必用四人。所以按四方之象，四人手执八张，所以配八卦之数，以三家而攻一家，意主合从；以一家而赢三家，意主并吞。此制马吊之来历也。若夫不打过桩，不打连张，则谓之仁。逢桩必捉，有千必挂，则谓之义，

褻（xiè，音谢）——轻慢，淫秽的意思。此处指脏而不整齐。

发牌有序，殿牌不乱，则谓之礼。留张防贺，现趣图冲，则谓之智。不可急捉，必发还张，则谓之信。此运动马吊之学问也。逮至今日，风斯下矣。昔云闭口叶子，今人喧哗叫跳，满座讥讽。上一色样，即狂言‘出卖高牌’，失一趣肩，即大骂‘尔曹无状’。更有暗传声，呼人救驾，悄灭赏，连手图赢。小则掷牌撒赖，大则推桌挥拳。此后世坏马吊之流弊也。尔等须力矫今人之弊，复见古人之风，庶不负坛坫讲究一番。”说罢就下台，众人又点头唯唯。

穆文光只道马吊是个戏局，听了这吊师的议论，才晓得马吊内有如此大道理，比做文章还精微，不觉动了一个执贄从游之意。回到小阁里，只见舅舅背剪着手，看那头家结帐，自家还解说道：“今日威风少挫，致令无名小卒，反侥幸成功。其实不敢欺我的吊法。你们边岸还不曾摸着。”众人道：“吊牌的手段，只论输赢。你输了自然是手段不济。”金有方道：“今日之败，非战之罪，只为错捉了九十子，我心上懊恼，半日牌风不来。若说手段不济，请问那一家的色样，不是我打断。那一家的好名件，不是我挤死？你们替我把现采收好，待老将明日再来翻本。”说罢，领了穆文光回家。在下曾有《挂枝儿》，道那马吊输了的：

吊牌的人，终日把牌来吊，费精神，有甚么下梢？四十张打劫，人真强盗。头家要现来，赢家不肯饶。闷恹恹的回来，哥哥还有个妻儿吵。

这穆文光住在舅舅身边，学好学歹，我也不暇分说。且说那穆太公，自儿子出门之后，只道儿子躲往学堂里去。及至夜间，还不见归。便有几分着忙。叫人向学堂里问，道是好几日不曾赴馆。太公此时爱财之念稍轻，那爱子之念觉得稍重。忙向媳妇问道：“我老人家又没有亲眷，儿子料没处藏身，莫不是到崔亲家那边去么？”媳妇道：“他一向原说要去走走，或者在我父亲家也不可。知。”太公道：“我也许久不看见亲家，明日借着去寻儿子，好探望一番。只是放心不下那新坑。媳妇，我今夜数下三百张草纸，你明日付与种菜园的穆忠，叫他在门前给散，终究我还不放心，你若是做完茶饭，就在门缝里看着外边，若是余下的草纸，不要被穆忠落下，还收了进来要紧。”媳妇道：“我从来不走到外厢，只怕不便。”太公道：“说也不该，你不要享福太过。试看那前乡后村，男子汉散脚散手，吃现成饭。倒是大妇小女在田里做生活。上面日色蒸晒，只好扎个破包头；下面泥水汪洋，还要精赤着两脚去耘草。我活到五十多岁，不知见过多多少少，有甚么不便？”媳妇见太公琐碎，遂应承了。太公当夜稳睡，到得次日，将草纸交明媳妇，媳妇道：“家中正没得盐用，公公顺便带些来。我们那半山村的盐，极是好买。”太公道：“我晓得。”遂一直走出来，开了粪屋锁，慢慢向田路上缓步将去。

“约略走过十余里就是崔题桥家。到得中堂，崔亲母出来相见，问罢女儿，又问女婿。太公见他的口气，晓得儿子不曾来，反不好相问，要告别出门，崔亲母苦留，穆太公死也不肯，辞得脱身，欢喜道：“我今日若吃了他家东西，少不得崔亲家到我家来，也要回礼。常言说得好，亲家公是一世相与的，若次次款待，连家私也要吃穷半边哩！还是我有主意，今日茶水总不沾着，后日便怠慢了亲家，难道好说我不还席？”这穆太公一头走路，一头捣鬼，又记起媳妇叫他买盐，说是半山村的盐好买。他从来见有一毫便宜之事，可肯放空？遂在路旁站里买了。又见那店里，将绝大的荷叶来包盐，未

贄（zhì，音志）——初次拜见长辈所送之礼物。

免有些动火，也多讨了一个荷叶拿在手里。走不上一箭地，腹中微微痛起来。再走几步，越发痛得凶。

原来穆太公因昨日忍过一日饥，直到夜间，锁上粪屋门，才得放心大胆吃饱，一时多吃了几碗，饮食不调，就做下伤饥食饱的病，肚里自然要作起祸来。毕竟出脱腹中这一宗宝货，滞气疏通，才得平复。穆太公也觉得要走这一条门路，心上又舍不得遗弃路旁，道是：“别人的锦绣，还要用拜帖请他上门来，泄在聚宝盆内，怎么自家贩本钱酿成的，反被别人受用？”虽是这等算计，当不得一阵阵直痛到小肚子底下，比妇人养娃子将到产门边，醉汉吐酒撞到喉咙里，都是再忍耐不住的。穆太公偏又生出韩信想不到的计策，王安石做不出的新法，急急将那一个饶头荷叶，放在近山涧的地上，自家便高耸尊臀，宏宣宝屁，像那围田倒了岸，河道决了堤，趁势一流而下，又抬起一块瓦片，塞住口子，从从容容系上裙裤，将那荷叶四面一兜，安顿在中央，取一根稻草，也扎得端正，拿着就走。可煞作怪，骑马遇不着亲家，骑牛反要遇着。远远望见崔题桥从岸上走来，穆太公还爱惜体面，恐怕崔题桥解出这一包来，不好意思。慌忙往涧里一丢，上前同崔题桥施礼，崔题桥要拉他回家去，说是：“亲家公到了敝村，那有豆腐酒不吃一杯之理？”那知穆太公在他家里还学陈仲子的廉洁，已是将到半途，可肯复转去赴楚霸王的鸿门宴么？推辞一会，崔题桥又问他手中所拿何物？穆太公回说是盐。崔题桥道：“想是亲家果然有公务，急需盐用，反依尊命，不敢虚邀。”穆太公多谢了几句，便相别回家。心中懊恼道：“我空长这许多年纪，再不思前想后，白白将一包银子丢在水里也不响。像方才亲家何等大方，问过一句便丢开手。那个当真打开荷叶来看？真正自家失时落运，不会做人家的老狗骨头。”穆太公暗自数骂一阵，早已将到家了。正是：

狭路相逢，万难回避。

折本生涯，一场晦气。

且说穆太公前脚出门，媳妇便叫穆忠在门前开张铺面，崔氏奉公公之命，隐着身体在门内，应一应故事，手中依旧做些针指。忽听得外面喧嚷之声，像是那个同穆忠角口，原来喧嚷的是义乡村上一个无赖，姓谷，绰号树皮，自家恃着千斤的牛力，专要放刁打诈，把那村中几个好出尖的后生，尽被谷树皮征服了。他便觉得惟我独尊，据国称王，自家先上一个徽号，要村中人呼他是谷大官人。可怜那村中原是山野地方，又没得乡宦，又没得秀才，便这等一个破落户，他要横行，众人只好侧目而视。虽不带纱帽，倒赛得过诈人的乡宦；虽不挂蓝衫，反胜得多骗人的秀才；便是穆太公老年人，一见他还有六分恭敬、三分畏惧、一分奉承哩！偏那穆忠坐在坑门前，给发草纸，他就拿出一副乔家主公的嘴脸，像巡检带了主簿印，居然做起主簿官，行起主簿事，肃起主簿堂规，装起主簿模样来。那谷树皮特地领了出恭牌，走到新坑上，见穆忠还在那边整顿官体，他那一腔无明火，从尾脊庐直钻过泥丸宫，捏着巴斗大的拳头，要奉承穆忠几下，又想到：“打狗看主人面，我且不要轻动褻尊。先发挥他一场，若是倔强不服，那时再打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怕主人不来赔礼。”指着穆忠骂道：“你这瞎眼奴才，见了我谷大官人，还端然坐着不动。试问你家太公，他见我贵足踏在你贱地来，远远便立起，口口声声叫官人，草纸还多送几张，鞠躬尽礼，非常的小心。你这奴才，皮毛还长不全，反来作怪么？”穆忠回嘴道：“一霎时有轮百人进出，若个个要立起身，个个要叫官人，连腰也要立酸，口也要叫干了。”穆忠还

不曾说完，那边迎面一掌，早打了个满天星。穆忠口里把城隍土地乱喊起来，谷树皮揪过头发，就如饿鹰抓兔，穆忠身子全不敢动弹，只有一张嘴还喊得出爹娘两个字。

崔氏看见，只得推开半扇门，口中劝道：“小人无状，饶恕他这一遭罢。”谷树皮正在那里打出许多故事来，听得娇滴滴声气在耳根边相劝，抬头一看，却是一位美貌小娘子。他便住手，忙同崔氏答话。崔氏见他两个眼睛如铜铃一般，便堆下满脸笑容来，也还是泥塑的判官，纸画的钟馗，怎不教人唬杀？崔氏头也不回，气喘喘走回卧室内，还把房门紧紧关住。那谷树皮记挂着这小娘子，将半天的怒气都散到爪哇国去了。及至见崔氏不理他，又要重整复那些剩气残恼。恰遇着穆太公进门，问了缘故，假意把穆忠踢上几空脚，打上几虚掌，又向谷树皮作揖赔不是。谷树皮扯着得胜旗，打着得胜鼓，也就洋洋踱出门了。

穆太公埋怨穆忠道：“国不可一日无王，家不可一日无主，古语真说得不差的。我才出去得半日，家中便生出事端来。还喜我归家劝住，不然连屋也要被他拆去。你难道不知他是个活太岁，真孛星，烧纸去退送，还退送不及，反招惹他进门降祸么？”又跑进内里，要埋怨媳妇。只见媳妇在灶下做饭，太公道：“我也不要饭吃，受恶气也受饱了。”崔氏低声下气问道：“公公可曾买盐回来？”太公慌了，道：“我为劝闹，放在外面柜桌上，不知可有闲人拿去？”急忙走出来，拿了盐包，递与媳妇道：“侥幸！侥幸！还在桌上，不曾动。你煎豆腐就用这新盐，好待我尝一尝滋味。”崔氏才打开荷叶，只闻得臭气扑鼻，看一看道：“公公去买盐，怎倒买了稀酱来？”太公闻知吓得脸都失色，近前一看，捶胸跌脚起来，恨恨的道：“是我老奴才自不小心！”又惟恐一时眼花，看得不真，重复端详一次，越觉得心疼，拿着往地下一掷。早走过一只黄狗来，像一千年不曾见食面的，摇头摆尾，啧啧啞啞的肥嚼一会。太公目瞪口呆，爬在自家床上去叹气。又不好明说出来，自叹自解道：“只认我路上失落了银子，不曾买盐。”又懊悔道：“我既有心拿回家来，便该倾在新坑内，为何造化那黄狗？七颠八倒，这等不会打算！敢则日建不利，该要破财的。”正是：

狗子方食南亩粪，龙王收去水晶盐。

公公纳闷看床顶，媳妇闻香到鼻尖。

这穆太公因要寻取儿子回家，不料儿子寻不着，反送落一件日用之物，又送落一件生财之物。只是已去者，不可复追，那尚存者，还要着想。太公虽然思想儿子，因为二者不可得兼的念头横在胸中，反痛恨儿子不肖。说是带累他赔了夫人又折兵，却不晓得他令郎住在金有方家，做梦也不知道乃尊有这些把戏。

话说金有方盘问外甥，才知穆文光是避父亲打骂，悄悄进城的。要打发他独自回家，惟恐少年娃子，声到半路又溜到别处。若要自家送他上门，因为前次郎舅恶交，没有颜面相见。正没做理会处，忽有一个莫逆赌友，叫做苗舜格，来约他去马吊。金有方见了，便留住道：“苗兄来得正好，小弟有一件事奉托。”苗舜格道：“吾兄的事，就如小弟身上的事。若承见托，再无不效劳的。”金有方道：“穆舍甥在家下住了两日，细问他方知是逃走出来的。小弟要送他回去，吾兄晓得敝姊丈与小弟不睦，不便亲自上门。愚意要烦尊驾走一遭，不知可肯？”苗舜格沉吟道：“今日场中有个好主客，小弟原思量约兄去做帮手，赢他一场。又承见托，怎么办？”金有方道：“这

个不难，你说是那个主客？”苗舜格道：“就是徐尚书的公子。”金有方道：“主客虽是好的，闻得他某处输去千金，某处又被人赢去房产，近来也是一个踢皮儿哩！”苗舜格道：“屏风虽坏，骨格犹存。他倒底比我们穷鬼好万倍。”金有方道：“我有道理：你代我送穆舍甥回家，我代你同徐公子马吊。你晓得我的马吊神通，只有赢，没有输的。”苗舜格道：“这是一向佩服，但既承兄这等好意，也不敢推却。待小弟就领穆令甥到义乡村去罢。”金有方叫出穆文光来，穆文光还做势不肯去。金有方道：“你不要执性，迟得数日，我来接你。料你乡间没有好先生，不如在城里来读书，增长些学问。今日且回去。”穆文光只得同苗舜格出门，脚步儿虽然走着，心中只管想那马吊，道：“是世上有这一种大学问，若不学会，枉了做人一世。回家去骗了父亲费见礼，只说到城中附馆读书。就借这名色，拜在吊师门墙下，有何不可？”算计已定，早不知不觉出了城，竟到义乡村上。

只见太公坐在新坑前，众人拥着他要草纸。苗舜格上前施礼，穆文光也来作揖。太公道：“你这小畜生，几日躲在那里？”苗舜格道：“令郎去探望舅舅，不必责备他。因金有方怕宅上找寻，特命小弟送来。”穆太公听得儿子上那冤家对头的门，老大烦恼。又不好怠慢苗舜格，只得留他坐下，叫媳妇备饭出来。苗舜格想道：“他家难道没有堂屋，怎便请我坐在这里？”抬头一看，只见簇新的一个斋匾，悬在旁边门上。又见门外的众人，拿着草纸进去。门里的众人，系着裤带出来。苗舜格便走去一望，原来是东厕。早笑了一笑，道是：“东厕上也用不着堂名。就用着堂名，或者如混堂一样的名色也罢。怎么用得着‘齿爵堂’三个字？”暗笑了一阵，依旧坐下，当不起那馨香之味环绕不散。取出饭来吃，觉得菜里饭里尽是这气味。勉强吃几口充饥。倒底满肚皮的疑惑，一时便如数出而哇之。竟像不曾领太公这一席盛情。你道太公为何在这“齿爵堂”前宴客？因是要照管新坑，不得分身请客到堂上，便将粪屋做了茶厅。只是穆太公与苗舜格同是一般鼻头，怎么香臭也不分？只为天下的人情，都是习惯而成自然。譬如我们行船，遇着粪船过去，少不得炉里也添些香，蓬窗也关上一会。走路遇着粪担，忙把衣袖掩着鼻孔，还要吐两口唾沫。试看粪船上的人，饮食坐卧，朝夕不离，还唱山歌儿作乐。挑粪担的，每日替人家妇女倒马桶，再不曾有半点憎嫌，只恨那马桶内少货。难道他果然香臭不分？因是自幼至老，习这务本生意，日渐月摩，始而与他相合，继而便与他相忘，鼻边反觉道一刻少他不得。就像书房内烧黄熟香，闺房里烧沉香的一般。这不是在下掉谎，曾见古诗上载着“粪渣香”三字。我常道，习得惯，连臭的自然都是香的；习不惯，连香的自然都是臭的。穆太公却习得惯，苗舜格却习不惯。又道是眼不见即为净。苗舜格吃亏在亲往新坑上一看，可怜他险些儿将五脏神都打口里搬出来。穆太公再也想不到这个缘故。慌忙送他出门，居然领受那些奇香异味。正是：

鼻孔嗅将去，清风引出来。

自朝还至暮，胜坐七香台。

话说穆文光，心心念念要去从师学马吊，睁眼闭眼，四十张纸牌就摆在面前。可见少年人，志气最专，趋向最易得摇夺。进了学堂门，是一种学好的志气。出了学堂门，就有一种学不好的趋向。穆文光不知这纸牌是个吃人的老虎，多少倾家荡产的。在此道中消磨了岁月，低贱了人品，种起了祸患。我劝世上父兄，切不可向子弟面前说马吊是个雅戏。你看这穆文光，为着雅戏上，反做了半世的苦戏。我且讲穆太公，要送儿子进学堂，穆文光正正经

经的说道：“父亲，不要孩儿读书成名，便在乡间，从那训蒙的略识几个字，也便罢了。若实在想后来发达，光耀祖宗，这却要在城内寻个名师良友，孩儿才习得上流。”太公欢喜道：“好儿子！你有这样大志气，也不在父亲积德一世。我家祖宗都是白衣人，连童生也不曾出一个。日后不望中举人、中进士，但愿你中个秀才，便死也瞑目。”穆文光道：“父亲既肯成就孩儿，就封下贽见礼，孩儿好去收拾书箱行李，以便进城。”太公听说，呆了半晌，道：“凡事须从长算计。你方才说要进城。我问你，还是来家吃饭，是在城中吃饭？”穆文光道：“自然在城中吃饭。”太公道：“除非我移家在城中住，你才有饭吃哩。难道为你一人读书，叫我丢落新坑不成？”穆文光道：“这吃饭事小，不要父亲经心。娘舅曾说，一应供给，尽在他家。”太公啐道：“你还不晓得娘舅做人么？我父亲好端端一分人家，葬送在他手里。你又去缠他做甚？”穆文光道：“孩儿吃他家的饭，读自家的书，有甚么不便？”太公见儿子说得有理，遂暗自踌躇。原来这老儿是极算小没主意的。想到儿子进城，吃现成饭，家中便少了一口，这样便宜事怎么不做？因封就一钱重的封儿，付与儿子去做贽礼，叫穆忠挑了书箱行李入城。

穆文光便重到金有方家来，再不说起读书二字。

金有方又是邪路货，每日携他在马吊场中去。穆文光便悄悄将贽礼送与吊师。那吊师姓刘，绰号赛桑门，极会装身份，定要穆文光行师生礼。赛桑门先将龙子犹十三篇教穆文光读。谁知同堂弟子，晓得他是新坑穆家，又为苗舜格传说他坑上都用“齿爵堂”的斋匾，众弟子各各不足老师，说是收这等粪门生，玷辱门墙，又不好当面斥逐，只好等吊师进去，大家齐口讥讽。穆文光一心读马吊经，再不去招揽。

有两个牌友，明明嘲笑他道：“小穆，你家吃的是粪，穿的是粪，你满肚子都是粪了。只该拿马吊经，在粪坑上读，不要在这里薰坏了我们。”穆文光总是不理。还喜天性聪明，不上几日，把马吊经读得透熟。赛桑门又有一本《十三经注疏》，如张阁老直解一般，逐节逐段替他讲贯明白，穆文光也得其大概。赛桑门道：“我看你有志上进，可以传授心法。只是洗牌之干净，分牌之敏捷不错，出牌之变化奇幻，打牌之斟酌有方，留牌之审时度势，须要袖手在场中旁观，然后亲身在场中历练，自然一鸣惊人，冠军无疑矣！切不可半途而废，蹈为山九仞之辙。更不可见异而迁，萌鸿鹄将至之心。子其勉旃勉旃。”穆文光当下再拜受教。赛桑门因叫出自家兄弟来，要他领穆文光去着局。他这兄弟也是烈烈轰轰的名士，绰号“飞手夜叉”。众人因为他神于拈头，遂庆贺他这一个徽号。

穆文光跟他在场上，那飞手夜叉，移一张小凳子放在侧边，叫穆文光坐着。只见四面的吊家，一个光着头，挂一串蜜蜡念珠在颈上，酒糟的面孔，年纪虽有三十多岁，却没得一根胡须，绰号叫做“吊太监”，这便是徐公子。一个凹眼睛，黑脸高鼻，连腮搭鬓，一团胡子的，绰号叫做吊判官，这人是逢百户。一个粗眉小眼，缩头缩颈，瘦削身体，挂一串金刚念珠在手上的，绰号“吊鬼”，这人是刘小四。一个赖麻子，浑身衣服龌龊龌龊的，绰号“吊花子”，这便是苗舜格。四家对垒，鏖战不已。飞手夜叉忽然叫住，道：“你们且住手，待我结一结帐，算一算筹码。”

原来吊太监大败，反是吊花子赢了。飞手夜叉道：“徐大爷输过七十千，该三十五两，这一串蜜蜡念珠只好准折。”苗舜格便要向徐公子颈上褪下来，徐公子大怒道：“你这花子奴才，我大爷抬举你同桌马吊，也就折福了。怎

么轻易取我念珠？我却还要翻本，焉知输家不变做赢家么？”苗舜格见他使出公子性气，只得派桩再吊。

将近黄昏，飞手夜叉又来结帐。徐公子比前更输得多。苗舜格道：“大爷此番却没得说了。”徐公子道：“另日赌帐除还，你莫妄心想我的念珠。”苗舜格晓得他有几分赖局，想个主意，向他说道：“大爷要还帐，打甚么紧？只消举一举手，动一动口，便有元宝滚进袖里来。”徐公子见说话有些蹊跷，正要动问，苗舜格曳着他衣服，从外面悄语道：“有一桩事体商议，大爷发一注大财爻，在下也发一注小财爻。这些须赌帐，包管大爷不要拿出己货来。”徐公子听得动火，捏着苗舜格的手，问道：“甚么发财事？”苗舜格道：“坐在横头看马吊的，他是新坑穆家，现今在乡下算第一家财主。”徐公子道：“我们打了联手，赢他何如？”苗舜格道：“这个小官人，还不曾当家，银钱是他老子掌管。”徐公子道：“这等没法儿算计他。”苗舜格道：“有法！有法！他家新坑上挂一个斋匾，却用得是大爷家牌坊上‘齿爵’两个字，这就有题目，好生发了。”徐公子道：“题目便有，请教生发之策。”苗舜格道：“进一状子在县里，道是欺悖圣旨，污秽先考。他可禁得起这两个大题目么？那时我去收场，不怕他不分一半家私送上大爷的门。”徐公子笑道：“好计策！好计策！明日就发兵。”苗舜格道：“还要商量，大爷不可性急。穆家的令舅，就是金有方。这金有方也曾骗过穆家，我们须通知了他才好。”徐公子道：“我绝早就看见金有方来了，不知他在那里马吊？”苗舜格道：“只在此处，待我寻来。”苗舜格去不多时，拉着金有方，聚在一处商议。大家计较停当，始散。正是：

豺虎食人，其机如神。

无辜受阱，有屈何伸。

话说穆太公好端端在家里，忽见一班无赖后生蜂拥进来，说道：“太公你年纪老大，怎么人也不认得？前日谷大官人来照顾你新坑，也是好意。为何就得罪他？如今要掘官坑，抢你的生意。我们道太公做人忠厚，大家劝阻，谷大官人说道：‘若要我不抢他生意，除非叫他的媳妇陪我睡一夜才罢。’”太公叫声：“气杀我也！”早跌倒地下。众人都慌忙跑出门去，崔氏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急走出来，见公公跌倒，忙扶公公进房。太公从此着了病，一连几日下午不得床。崔氏着穆忠请小官人来家，穆文光晓得父亲病重，匆匆赶到义乡村，见太公话也说不出，像中风的模样。看着儿子只是掉泪，穆文光心上就如箭攒的，好不难过，向崔氏问起病的根由，崔氏也不晓得。穆文光道：“我也顾不得钱钞，开了厢子，取出几两来，买些猪头三牲果品、酒肴，整治齐备，到黄昏时候，叫穆忠送到土地堂里。穆文光正跪着祷祝，忽见一人大喊进来，道：“祭神不如祭我”。穆忠看见，叫声：“不好！小官人快回避。”穆文光如飞的跑出来，喘定了，问穆忠道：“方才这是那一个？”穆忠道：“这个人凶多哩！他叫做谷树皮，小人几被他一顿打死。前日他要同我家做对头，如今现掘起一个丈余的深坑，抢我家生意。”穆文光道：“他不过是个恶人，难道是吃人的老虎？何必回避他？快转去。”穆忠道：“小官人去罢，我曾被他打怕了，死也是不去的。”穆文光道：“你这没用的奴才，待我独自去见他，可有本事打我？”说罢，便从旧路上望土地堂来，听得里面声气雄壮，也便有三分胆怯，立在黑地里窥望。他只见谷树皮将一桌

祭物嚼得琅琅有声，又把一壶酒，揭开盖，一气尽灌下去。手里还提着那些吃不完的熟菜，大踏步走出土地堂来。

穆文光悄悄从后跟着，行了十数步，见谷树皮走进一个小屋里去。迟得半会，听得谷树皮叫喊。穆文光大着胆，也进这小屋来一看，还喜不敢深入，原来这屋里，就是谷树皮掘的官坑。不知他怎生跌在里面，东爬西爬，再爬不起来。穆文光得意道：“你这个恶人，神道也不怕，把祭物吃得燥脾，这粪味也叫你尝得饱满。”谷树皮钻起头来，哀求道：“神道爷爷，饶我残生罢。”穆文光道：“你还求活么？待我且替地方上除一个大害。”搬起一块大石头，觑得端正，照着谷树皮头上扑通的打去。可怜谷树皮头脑迸裂，死于粪坑之内。穆文光见坑里不见动静，满意快活，跑回家来。在太公床面前，拍掌说道：“孩儿今日结果了一个恶人，闻得他叫谷树皮，将孩儿斋土地的祭品，抢来吃在肚里。想是触犯神道，自家竟跌在粪坑内。被孩儿一块石头送他做鬼了。”太公听说，呵呵大笑，爬下床来，扯着穆文光道：“好孝顺儿子！你小小人儿，倒会替父亲报复大仇。我的病原为谷树皮而起，今日既出了这口气，病也退了。”自此合家欢喜不尽。那知穆太公的心病虽然医好，那破财的病儿却从头害起。

一日，太公正步到门前来，不觉叹息道：“自谷树皮掘了官坑，我家生意便这样淡薄。命运不好，一至于此。”正盼望下顾新坑的，那知反盼望着两个穿青衣的公差。这公差一进门，便去摘下齿爵堂的斋匾，太公才要争论，早被一条铁索挂在颈项里，带着就走。太公道：“我犯着何罪？也待说出犯由来，小老儿好知道情节。兄们不须造次。”有一个公差道：“你要看牌么？犯的罪名好大哩！”太公又不识字，叫出穆文光来，穆文光看见铁索套在父亲颈上，没做理会。读那牌上，才明白是为僭用齿爵堂。徐公子是原告。公差又要拉太公出去。穆文光道：“诸兄从城中来，腹内也饿了，请在舍下便饭，好从容商议。”公差道：“这小官倒会说话，我们且吃了饭。”着摆出饭来，又没大肴大酒，太公又不舍得打发差钱，公差痛骂一场，把太公鹰拿燕捉的，出门去了。

穆文光哭哭啼啼，又不放心，随后跟进城来。向娘舅家去借救兵。只见金有方陪苗舜格坐着，穆文光说出父亲被告的原由，便哭个不了。金有方道：“外甥你且莫哭，我想个计较救你父亲，则个……”因对苗舜格道：“吾兄与老徐相厚，烦出来分解一番，只认推看薄面。”苗舜格道：“老徐性极惫懒，最难讲话，如今且去通一通线索，再做主意。”苗舜格假意转一转身，就回复道：“小弟会着老徐，再三劝解一通。他的题目拿得正大。这件事，我想只有两个门路：不是拚着屁股同他打官司，就是拿出银子向他挽回。”金有方道：“敝姊丈，未必舍得银子，只好拚着屁股去捱官司罢了。”穆文光道：“娘舅说那里话？银子是挣得来的，父母遗体可好损伤得？”苗舜格道：“既要如此，也须通知你令尊。”

穆文光正牵挂父亲不知作何下落，遂同了金有方、苗舜格到县前来。寻到差人家家里，见穆太公锁在门柱上，两眼流着泪，穆文光抱头大哭。

原来差人都是预先讲通，故意难为乡下财主的。金有方假怒道：“谁不晓得我老金的亲眷，这等放肆无礼！”走出一个差人来，连连赔礼，把铁索解下。穆太公此时就像脱离了地狱，升到天堂的模样，异常感激金有方。金

有方道：“你不要谢我，且去央求苗兄要紧。这苗兄与徐公子相厚，方才我已曾着他去讨口气，你问他便知道了。”苗舜格道：“老丈这斋匾，是那个胡乱题的？徐公子道是齿爵牌坊原是圣旨赐造，如今僭用圣旨，就该问个罪名。况又污秽他先考，这情罪非同小可。”金有方道：“苗兄，你莫说利害话，只是想个解救法儿出来。”苗舜格道：“要解救法儿，除非送他轮千银子。”金有方道：“你将银子看得这等容易？”苗舜格道：“这场官司他告得有理。且是徐公子年家故旧又多，官官相护，令姊丈少不得破家吃苦。”穆太公恐怕决撒了，忙叮嘱道：“老舅调停一个主意，我竭力去完局罢了。”金有方道：“这事弄到后边，千金还费不出。依我预先处分，也得五百金送徐公子，一百金送县里销状，太少了也成不得。”穆太公道：“把我拘锁在此，也没处措置。必须自家回去，卖田卖产，才好设法。”金有方道：“这个容易。”随即分付了差人。

太公同着儿子回家，只得将零星熬苦熬淡、积分积厘的银子拿出来。自家为前次锁怕了，不敢进城，便交付与儿子，叫他托金大舅把官司收拾干净，一总酬谢。

穆文光领着父命，一面私自筹画道：“银子分付送五百两与徐家，难道少欠他的，定要五百足数？我且私取下百金，做马吊本钱，好赢那徐公子的过来，也替父亲争口气。”遂将销状的一封银子藏在腰里。见了金有方道：“我家爹爹致意娘舅，说是拮据，只凑得五百金，千万借重娘舅布置。”金有方道：“那一百金销状的，是断断少不得。”穆文光道：“徐公子处，送他四百金，便可挪移出一百来。”金有方道：“待我央苗舜格送去，受与不受，再做区处。”金有方拿了银子出门，会同苗舜格，到徐公子家每人分一百金。徐公子得了三百，拿个帖子去销状。金有方回家说道：“事体虽然妥当，费我一片心机，你父亲也未必晓得。”穆文光道：“爹爹原说要来酬谢的。”金有方道：“至亲骨肉，要甚酬谢？”穆文光见官司结局，欢喜不尽，摇摆到马吊馆来，向飞手夜叉说道：“我要向场中马吊一回，若是赢了，好孝顺师叔的。”飞手夜叉道：“你才初入门，只好小吊罢。”穆文光道：“大输大赢，还有些趣味。小吊便赢了，也没多光景。”飞手夜叉道：“你有多少来历？就想大吊。”穆文光在腰间取出那百两一封来。飞手夜叉看见了，道：“徐公子正寻人大吊，为少脚数，你凑一脚，是极好的。只输后不要懊悔。”穆文光道：“那懊悔的人，也不算一个汉子。”飞手夜叉便引他在着内里楼上，只见徐公子、苗舜格、冯百户先在上面。飞手夜叉道：“我送一脚来补数了。”徐公子晓得是穆小官，也不言语，大家派定坐位，拈桩洗牌。

穆文光第一次上场，红张倒不脱手，一连起了无数色样，偏是斗得聪明，把三家筹码卷得干干净净。飞手夜叉，在旁边称赞道：“强将手下无弱兵，我家兄教出来的门生，自然不同。”众人道：“暴学三年赢，他后来有得输哩！”飞手夜叉见穆文光赢得多了，忙在桌下踢上几脚，叫他歇场。穆文光乖觉。到他做桩，便住手道：“小弟初学马吊，今日要得个采头，且结了帐再吊何如？”飞手夜叉又道：“说得有理。”众人还不肯放牌，见头家做主，遂静听结帐。

原来穆文光是大赢家，徐公子输去一百五十两。苗舜格所得的百金，手也不曾热，依旧送还穆文光。穆文光对飞手夜叉道：“这两家的现物我都收下，那冯爷欠的送与师叔罢。”说罢，拿着银子跑下楼去。徐公子与苗舜格面面厮觑，只好肚里叫苦。正是：

闻道岂争前后，当场还较输赢。

攫金不持寸铁，但将纸骨为兵。

话说金有方听得外甥赢了二百多金到手，意思要骗来人已，假作老成，说道：“你少年人，切不可入赌场。今日偶然得胜，只算侥幸。若贪恋在马吊上，不独赢来的要送还人，连本钱也不可保。你将财折放在我身边，为你生些利息。我晓得你令尊一文钱舍不得与你的。你难道房屋里不要动用么？闲时在我处零碎支取，后来依旧交还你本钱何如？”穆文光正暗自打算，只见穆忠来付信，穆文光道：“你来得极好。”便将自家落下与赢来的凑成三百两，打做一包，其余还放在腰里，向穆忠说道：“这银子须交明太公，官司俱已清洁，不必忧虑。”穆忠答应了一声便往外就走。金有方黑眼睛见了白银子，恨不得从空夺去。又见穆文光不上他的钓竿，又羞又恼。早是苗舜格撞进来，说是徐公子要复帐，一直拖着穆文光到马吊馆来。

穆文光道：“明日也好马吊，何苦今夜磨油磨烛，费精费神么？”徐公子怒道，“你这龟臭小畜生，不知高低，我作成你这许多银子，便再吊三日三夜也不要紧，便这等拿班作势，恼动我性子，教你这不识抬举的东西吃点苦头！”穆文光道：“你这个性子，便是你的儿子、孙子也不依着你，我又不是你奴才，犯不着打巴掌。”徐公子道：“你这才出世的小牛精也挺触老夫了。你还不晓得 这 处日牵了你家老牛精来，一齐敲个臭死，才知我手段哩！”穆文光见伤了父亲，不觉大怒道：“谁是牛精？你这不知人事的才真是牛精！”徐公子隔着桌子，伸手打来，穆文光披头散发，走了出去。苗舜格道：“这一二天原不该同他认真顶撞着。”金有方进来的工夫，飞手夜叉道：“你们现有四人，何不吊牌？”众人叫声有理，各各按定坛场，果然吊得有兴。正是：

此标夺锦，披庆散花，没名分公孙对坐，有情义夫妇圆栾。旁家才贺顺风旗，谁人又斗香炉脚。说不尽平分天地，美得杀小大比肩，莫言雅戏不参禅，试看人心争浑素。

话说徐公子正斗出一个色样来，忙把底牌捏在手里，高声喊道：“且算完色样，再看冲。”忽然哎哟一声，蹲倒地下。众人不知道为甚缘故。争来扶他，只见衣衫染的一片尽是鲜血，个个惊喊起来。旁边一个人叫道：“杀死这奴才，我去偿命，你们不要着急。”众人看时，原来是穆文光。齐声喝道：“不要走了凶身。”疾忙上前拿住。又搜出一把小解手刀来，刀口上都是血。金有方道：“他与你有甚冤仇，悄地拿刀害他性命？”穆文光道：“说起冤仇来，我与他共戴天哩！”金有方道：“他又不曾杀你父亲，甚么叫做不共戴天？”穆文光道：“他设计骗我父亲，比杀人的心肠还狠。”金有方道：“你却是为马吊角口起，讲不得这句话。”穆文光又要去夺刀，气忿忿的道：“我倒干净结果了这奴才罢。”还不曾说完，早赶进一伙人来，把穆文光锁了出去。

金有方跟在后面，才晓得是徐衙里亲戚、仆从击了县门上鼓，差人来捉的。那知县听得人命重情，忙坐堂审事。差人跪上去禀道：“凶身捉到了。”知县问道：“你黑夜持刀杀人，难道不惧王法么？”穆文光道：“童生读书识字，怎么不惧王法？只为报仇念重，不得不然。”知县骂道：“亏你读书识字的童生，轻易便想杀人。”忙抽签要打，穆文光道：“宗师老爷，不必责罚童生，若是徐公子果然身死，童生情愿偿命。”知县问徐家抱告，道：“你主人可曾杀死？”抱告道：“主人将死，如今又救活了。”知县道：“既经救活，还定不得他罪名，且收监伺候。”遂退了堂。金有方见外甥不曾受

累，才放下心，那些公人赶着金有方要钱，金有方只得应承了。

次日清晨，到穆太公家报信。可怜那太公，闻知儿子下监，哭天哭地，几乎哭死过去。金有方道：“凡事要拿出主意来，一味蛮哭，儿子可是哭得出监的？”太公才止了哭声，里面媳妇又重新接腔换调的哭起来。金有方道：“老姊丈分付媳妇莫哭，你快取百十两银子，同我进城，先要买好禁子，使你令郎在监便不吃亏。”穆太公随即取了银两，同金有方入城。

到得县门前来，寻着禁子，送了一份见面礼，便引着太公到监中来，父子抱头大哭。只见堂上来提穆文光重审，太公随后跟着。将到仪门边，内里一个差人喊道：“犯人穆文光依旧收监。”禁子只得又带转来。穆太公问道：“怎么今日不审？”差人道：“新官到了要交盘哩！没工夫审事。”金有方附耳对太公道：“这是你儿子好机会，我们且回家去罢。”太公遂住在金有方家，每日往监中看儿子。后来打听得新官行香之后，便坐堂放告，太公央金有方写了一张状子，当堂叫喊，知县看完状子，就抽签要徐某验伤，一面监里提出穆文光来审。知县见了穆文光年纪尚小，人材也生得倜傥，便有一分怜悯之心，因盘问道：“你为何误伤徐某？”穆文光跪上去道：“童生是为父报仇，不是误伤。”知县指着穆太公道：“既不是误伤，你这老儿便不该来告谎状。”穆太公唬得上下牙齿捉对儿打交，一句也回答不出。知县见这个光景，晓得他是良善人，遂不去苛求。又见穆文光挺身肯认为父报仇，分明是个有血性的汉子。遂开一条生路，道：“穆文光，你既称童生，毕竟会做文字，本县这边出一个题目，若是做得好，便宽宥你的罪名。做得不好，先革退你的童生，然后重处。”穆文光忻然道：“请宗师老爷命题。”知县道：“题目就是‘虽在縲绁之中，非其罪也’。”又叫门子取纸、墨、笔、砚与他。穆文光摊开纸，濡墨吮毫，全不构思，霎时就完篇。

太公初见知县要儿子做文章，只道是难事，出了一身冷汗，暗地喊灵感观观音，助他的文思。忽然见儿子做完，便道：“祖宗有幸，虚空神灵保佑。”两只眼的溜溜望着那文章送到知县公案上，又望着知县不往点头。

原来这知县姓孔，原是甲科出身，初离书本，便历仕途。他那一种酸腔还不曾脱尽，生性只喜欢八股。看到穆文光文章中间有一联道：“子产刑书，岂为无辜而设。汤王法网，还因减罪而开。”拍案称赞道：“奇才！奇才！”正叹赏间，忽然差人来禀道：“徐某被伤胁下，因贴上膏药冒不得风，不曾拿到，带得家属在此。”知县道：“既不曾死，也不便叫穆文光偿命。”遂叫去了刑具。徐家抱告禀道：“穆某持刀杀家主，现有凶器。若纵放他，便要逃走。还求老爷收监。”知县骂道：“谁教你这奴才开口？若是你主子果然被伤而死，我少不得拿他来抵偿。”又问穆文光道：“你因何事报仇？可据实讲上来。”穆文光道：“童生的父亲原不识字，误用徐某牌坊上‘齿爵’二字做堂名，徐某告了父亲，吓诈银五百两。童生气不愤，所以持刀去杀他。”知县道：“你在何处杀他的？”穆文光道：“是在赌钱场上。”知县大怒道：“本县正要捉赌贩，你可报上名字来。”穆文光恐怕累了师叔与娘舅，只报出苗舜格来。知县忙出朱签，叫捉苗舜格。不一时，捉到了，迎风就打四十板。又取一面大枷，分付轮流枷在四门以做示通衢。又对穆文光说道：“本县怜你是读书人，从宽免责。但看你文章，自然是功名中人，今府县已录过童生，你可回家读书。俟宗师按临，本县亲自送你去应试。”穆文光父子磕头拜谢而去。

过了月余，值宗师按临湖州，知县果然送他去考，发案之时，高高第一名入学。报到义乡村，太公如在云雾中的一般，看得秀才不知是多大前程。将那进学的报单，直挂在大门上。自家居然是老封君，脱去酱汁白布衫，买了一件月白袖直裰，替身体增光辉。除去瓜棱矮粽帽，做了一顶华阳巾儿，替头皮改门面，乔模乔样，送儿子去谢考。正到宗师衙门前，听得众人说：“宗师递革行劣生员。”都拥挤着来看，只见里面走出三个突头裸体的前任生员来，内里恰有金有方。穆太公不知甚么叫做递革，上前一把扯住道：“老舅，你衣冠也没有，成甚体统？亏你还在这大衙门出入。”金有方受这穆太公不明白道理的羞辱，掩面飞跑了去。穆文光道：“娘舅革去秀才，父亲不去安慰他，反去嘲笑他，日后自然怀恨。”太公道：“我实在不晓得，又不犯着他行止，怎便怀恨？”说罢，穆文光同着一班新进，谢了宗师。又独自走去拜谢孔知县提拔之恩。孔知县也道自家有眼力，遂认做师生往来。

以后穆文光养的儿子，也读书入学，倒成了一个书乡人家。至今还称做新坑穆家，可见穆太公亏着新坑致富，穆文光亏着报仇成名。父子倒算得两个白屋发迹的豪杰。

附录

《三台梦迹》所附《于祠祈梦显应事迹》

张元洲，名翰。未第时，祈梦于祠下。梦公虚左席以待。少顷，命吏持大书一部与之。张辞出，至角道上，忽见一杖，自天而降，遂觉。其年连捷。后累官至吏部尚书，年八旬，朝廷存问赐杖。始悟梦吏持书一部者，官至吏部尚书也；从天降杖者，赐杖之验也。

姚行人未第时，祈兆于坟。梦公曰：“汝是当今第七个恶人。”令左右剗去其心。姚惊觉，思曰：“此非吉兆，想吾心不诚故也。”遂斋戒三日，再求一梦，以定前程。是夜，复梦公曰：“汝这第七个恶人又来了。”急令人再剗去其心。姚复惊醒。自思平日毫无罪过，何得有此恶梦？乃叹曰：“吾非但功名不成，他日必得心疾而亡。”其年乡试，中第七名亚魁，会试又中第七，始悟二次恶字。去心，乃亚字也。其隐微若此。

陆参政未达时祈梦。梦公曰：“汝来大参我也。”陆诉以求问功名之事。公曰：“汝到头万事总成空耳。”既觉，心中不乐。后登科甲，官至参政。致仕归，乃语人曰：“吾乡场遇‘空’字三号，得中，会场又遇‘空’字七号，中。今官参政，岂非神验乎！”

有一秀士陈之俊，因问前程，往求神梦。公曰：“汝之前程，问张天官即知。”遂往拜张宦，述于公托梦之言，求张先生说句好讖。张天官云：“兄之前程，太学生便了。”奈屡试不中，援例北雍，后以积分监贡，作江西令。始悟“太学生”由监生出身也。

黄秀才因乡试祈梦。梦公云：“取汝者，乃状元也。”其年典试官果状元孙继皋，私心甚喜，亲友知者无不预贺。及放榜不中，黄心悒悒，思梦不灵。下科乃李会元典试，黄竟以为无望，谁知中式本房，乃翁青阳也，青阳时就教职，聘同考试。明年，翁殿鼎甲。黄始悟公状元取中之验。闻之于翁，皆钦神异。

郑长史，号梅庵。为科举祈梦。梦公曰：“汝来正好。吾一部‘通鉴’与汝掌管。”觉来思之，今科后场题目，必出“通鉴”，遂留心“通鉴”。及人试，二三场皆非鉴题。虽中式，郑亦不知何因。屡上礼闈不第，只得就职，后升王府长史。回籍，始明公命掌“通鉴”者，长史之验也。

杨盐台未第时，寓西湖，祈梦祠下。梦公令人导引而进，叙语久之。临别曰：“与子日后盐台再会。”及登第后，至癸丑年，钦差浙江巡盐。一到，即往谒词致祭。满任时，捐资修整祠宇，并庀廓之下皆立房榻，使人祈卧。

李旻因葬亲，堪舆许以应子必贵。复语李曰：“近闻于坟祈梦甚验，何不为令郎一祈？”因梦一人递与一管长大等子，又用黄绦一条系其腰。及觉，以所梦告堪舆曰：“我半世营生，望子成名，不料于公与我等子，明示我子亦生理人也。”堪舆详出，贺喜道：“神赐你长大等子，黄绦系腰者，是等儿子长大后，腰系黄金带也。”后李子阳大魁天下，父果受封金带，梦与风水俱验。

陈曲水为子功名祈梦。梦多人在旷野中种荆棘，惟曲水子独将一桂树连根种下。顷刻，枝树长大，其子即攀援至顶。曲水恐子跌下，乃大叫一声而醒。是年，其子登科，主考乃桂检讨也。方悟梦种桂者，应大座师也；跃树之顶者，取中提拔之验也。

吴举人未中时祈梦。梦见一异怪，身長丈余，多目多手。吴见之惊怖，

不敢仰视。忽闻公大喝曰：“无恐！此乃汝发轳之具也。”遂惊觉。明年中榜，方悟梦怪多目多手者，场题乃“十目所视，十手所指”之验也。

俞瞻白进士未第时，梦八人皆峨冠盛服，内有一女人，亦凤冠佩服见公。公迎近甚敬，因携俞袖与九人并立。既觉莫解其意。次年乡场题，乃“唐虞之际”至“有妇人焉，九人而已。”遂中第十名。方悟八人中一女，应场题也；复拉立九人后，是中第十名之验也。

举人郎明槐，三试札闹不第，往祈一梦。梦一人指郎曰：“论汝是当今第一人。”觉来甚喜，此番必定是元了。及会试中式非元，殿试又是三甲，梦竟不验。过数日，同门拉谢房师。薛公谈及文字，皆有赞美之语，独后谓郎曰：“贤契之论，当今可为第一。”始信神兆之灵。

王秀才年至四旬，不得观场，斋戒祈梦。梦一人持画一轴，与之曰：“要知前程，须观此老翁。”王展看时，是半截姜太公图。醒来自思曰：“吾功名元望了。若到太公之年，必须八十。”悒悒不乐。明年竟中式，因与同年孙友言及前梦。孙笑曰：“此正应年兄今年该中。太公八十始遇，兄梦半截身子，岂非四十乎？”

周进士未第时祈梦。梦见一长大人，张弓对周面连射二箭。觉来不解。次年会试，乃张江陵主试，中周后又荐人翰林。往谢江陵，问及恭喜曾有佳兆否，周告以于坟祈梦事，正应老师贵姓，二次荐拔之意。江陵鼓掌叹曰：“于公二百年之灵爽，尚昭昭也。”

周徐二儒士同往祈梦。梦老者领一小子，过岳词前，小子买一方泥人儿双手捧与老者。周徐二人见这方人儿精奇，取过一看，被老者将二人擘面一掌，夺之。二人惊醒，所梦皆同，不知何应。其年，李宗师考题是“子贡方人”。皆首取人伴。“方人”应题，“擘面掌”应批首。

陈儒士年三十未进，祈梦。梦走出神祠，见一刀在地，拾起视之者三。觉来不解。其年道考题是“力不足者”，取第三名人泮，方悟“刀”字乃“力”之不足者，正应考题。

邵仰山素有膂力，原学倾银，元大出息。有友劝其习武，因往祈梦。梦见一人，付笞帚一把，又曰：“汝既有力，此间一石柏，若掇得出外，方显汝管得兵马。”邵即掇出而醒。与友言别，遂往边投兵。恰值表舅在彼为参将，因邵斩获有功，叙提把总，不三年，得升都司。始知与管帚一把者，官为把总也；有力掇石柏者，得舅力也。

徐江山四十无子，祈梦。梦见观音从空而降，呼徐曰：“我知汝无儿，特来赐汝。”随摘手中数珠一颗与之，徐双手喜接而醒。次年，妾果生一子，草褥不育，每叹梦兆不灵。老来终于无子，亲友劝其承继，遂立长房次子，恰好名珠，方省梦中赐珠之验。

潘吴兴家富无子，祈梦。梦神曰：“汝当去面上之痣，留项上之痣，即有子也。”觉来，自思面与项并无一痣，神何教我去一留一，累日不解。闻有一友。善解哑谜，因告以神梦。其人思想半晌，答曰：“兄面上可有至亲，名与表号带‘智’、‘志’字者？你可远他；或有姓项者，你当亲近他，庶几有子。”潘顿省曰：“是了，我小妾叫智女，久而不孕，分明神令我去之。”随唤媒遣嫁。恰好媒人姓项，潘因问项媒有女否，项曰：“有二女”，遂以百金聘其长女。娶后果生一子。深谢友之妙解，并携子拜谢神灵。

柏(jiù,音旧)——柏树,即乌柏。

候岐山中年无子，祈梦。梦一人领候到一大田上，令其周回耕种，甚是劳力。觉来，同宿者问曰：“兄夜间叫乞力，何也？”遂告以梦，皆不解。次年生子，亲友往贺，侯叹曰：“此子大来是个辛苦耕夫。”因告以神梦。一庠友解曰：“不然，你竭力耕田者，用力田下，分明是生男也。”

朱静庵为求子兆，祈梦一人提朱到东方，忽一大霹雳，随又两小霹雳，大惊而苏。路遇孙友，告以梦兆之凶。孙笑曰：“恭喜！据梦当得三子。”朱曰：“何故？”孙答道：“提兄到东方震地，震为雷，为长男，连打一大两小霹雳，应妻生一子，妾生二子。”后果验。

陆玄明乏嗣，祈梦。梦一人曰：“你今好了。”觉来甚喜。次年，妻果有孕，怀至十二个月不产，心中惶惶，复往求梦。梦一人道：“望后二日当产。”陆烦人解，解者曰：“望后二日，乃十七也。”候至十七不产，直至下月初二方产，又是一女。始悟“好”字是女子，望后是月望后初二也。

谢承源家颇富，梦求长寿。梦一人道：“明日汝见张孔目，则知其数矣。”路遇张外郎，亦在山中归。谢曰：“兄从何来？”张云：“荒垆种树来。”谢曰：“种树几何？”张曰：“五十三株。”后谢寿果至五十三终。

潘养元于祠祈寿。梦一卒持一鹤啄潘而醒，求解于人。解者曰：“兄寿止六十。”潘曰：“何故？”答曰：“鹤者，寿算也。一卒持与，卒字内加人字，乃六十也。”后果周甲而终。

姚外郎祈梦。梦神先令千里眼为姚引导，后令顺风耳跟随。觉来不解。至五十，选二尹，六十病危。偶与一友，言及前梦。友曰：“兄寿恐止矣。千里眼引导，应兄过二尹，离家千里也；顺风耳随行者，‘论语’云：‘六十而耳顺。’兄今六旬，恐应数耳。”不两月果卒。

江吏典少以聪敏自负，祈梦。梦县考、府考，以至道考，出见一吏送之曰：“此路不通，通往别路是汝前程也。”醒来大喜，以为必进学了。谁知府、县常取，到道考便无名。一日，与高友言及梦之不验，高友曰：“何为不验？于公明示你府县道是三考吏，别路是汝前程，教兄走异路功名也。”江点首大悟。即纳吏，考满选官。

付养心京回，祈梦。梦一猴孙，将铜钱数万，缠于付腰，又将一鹤与骑。付腰重不能跨鹤，被跌而醒。因与人言梦，皆称大富之兆。后孙织造来杭，付为堂长，家私巨万。始悟猴孙即织造姓也。

王芝、何若诚二人因家贫元聊，同往祈梦。梦神令左右将王打三十，王哀告免责，喝令起。何梦神与一块大土，复命称之，重六十斤。二人觉来，各言所梦，王独不乐。后何掌千金，王亦渐富。一日，李友欲往于坟祈梦，王何沮曰：“祈他何用？我二人祈过，毫无应验。”李问何梦？二人各言所梦。李想了一会道：“王兄打三十放起者，必至三十岁起家；何兄与土一块，‘书’云：‘有土此有财。’今兄有千金，千金岂不重六十斤乎？”方赐神灵。

赵大为富不仁，同二友祈梦。梦一客背负珍珠宝贝至，赵欲以贱价强买，客畏赵，忙曰：“珍珠我不卖，宝贝憎愿对分。”分毕而醒。二友闻梦贺曰：“宝贝乃贵重之物，兄不但富而且贵之兆。”后来赵渐贫困，不能度日，偶路遇二友，若不相认。赵怒与二人争，众皆劝问。赵曰：“我富时二人不知用我多少财物。同往祈梦，许我日后贵显，今见我贫，便不理我。”众问向

得何梦，赵以梦告。内一人笑解曰：“那人分贝与兄，明示兄贫也。二人当日贺兄，不过奉承富；今日薄兄，不过弃嫌贫。世态炎凉，从来如此，何必争闹？”众闻言，一哄而散。

一小家子日渐富饶，思欲图一官，以光门户。求梦，梦到廊下，见一大蜘蛛网，兜着一顶纱帽，其人将头一凑，戴上。出门见一人将网挑腌鱼一担，其人曰：“我与你挑，何如？”答曰：“你戴了纱帽不好挑担；你肯回转就好。”醒来知纱帽有分，即援一吏，加纳进京。将及选官，忽然患病甚危，相识劝他回家，他道神梦许我做官，如何因病便回？”一友解曰：“兄梦网内盛腌鱼。腌鱼，鲞也，乃妄想二字；又道你戴纱帽不好，回转就好，明教你莫妄想纱帽的意思。”其人方悟。回家病果愈。

罗姓人求一终身梦。梦神唤罗名，令伸手来，用笔书“止此”二字于掌，醒来悲泣不已。同梦人问曰：“何梦悲切？”罗言：“神教我伸手，乃讨饭之兆。”皆慰之曰：“梦是反的，未必如此应也。”后因写得字，以书手成家。

沈嵩山好驰马射箭，欲习武，求梦。梦神曰：“汝能骑马。”令牵马与沈，在丹墀上往来六次，喝令止曰：“终身事在此。”醒来，自喜必由武科发达。及三试武科不中，家甚贫窘，遂投花柳场中，与妓女作牵头度日。偶与邵姓友言梦幻无凭，邵大笑曰：“此梦字字皆验。神令兄骑马往来六次者，应兄帮闲做牵头也。牵头，别号马泼六。”沈闻之竦然。

吴杜二友，因婚姻祈梦。吴梦傍人将一圭笏与之，杜梦天降嫦娥与食。醒来各述所梦，杜心甚悦而吴不悦。后吴娶妻美而勤，家日丰裕；杜娶妻陋而且长，懒惰好吃，家日窘迫，常时三餐不给。杜一日过吴，见其妻美而勤，嗟叹不已。适吴之妻兄在坐，问及嗟叹之由，杜告以梦之不灵。吴之舅笑曰：“兄勿怪弟即解之。天赐嫦娥与食，嫦字乃女之平常者，娥字去女合食乃饿字，想兄娶尊嫂之后，或有缺乏处也定不得。”杜闻之竦然。复问：“令亲得圭何应？”答曰：“傍人与圭者，圭傍立人，乃佳字也。非得佳偶而何？”二人叹服。

刘子诚织机为业，有五口，不能自给，泣告与神曰：“小人穷民，不求富贵，但愿五口不致饿死。乞赐一梦。”梦公大声曰：“吾乃上天命司，士大夫禄籍之神。叵耐无知小民，往往以琐屑事求吾之兆，不与，辜他来意虔诚；与之，不胜其渎。今观汝心甚虔，即以一元宝与之，此足汝用矣。”刘醒，拜谢而归。至中途，偶见宋机户正来寻他织机。自在宋家三载，得有工银五十两。后亦开一机，五口足食，始悟神赐元宝之灵也。以上略举所见所闻数则，以表于公神异，千载如生。

竦(s ng, 音耸)然——害怕的样子。

